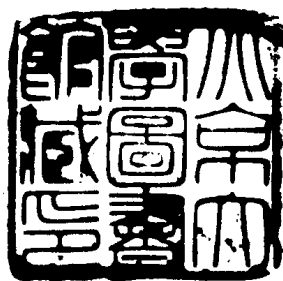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三四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子部第三四册目次

子部・兵家類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二十卷（二）

〔明〕黃道周註斷　周亮輔增補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六年本立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廣名將譜十七卷》提要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十一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增補

郭子儀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也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遷單于副都護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詔子儀充朔方節度使與李光弼合兵東討破賊將史思明於沙河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和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及與戰未決因戮一部將以狥上懼殊死鬬遂破之斬獲甚衆於是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息氣益老乃與李光弼等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思明跣奔補凌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首以迎王師方北圖范陽會哥舒翰敗天子入蜀太子即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率步騎五萬赴行在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總節度俄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是戰李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十騎回紇以騎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賊將張通儒夜亡陝郡翼日工入京師老幼夾

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王休士三日遂東出安
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屯陂助逆儒旌旗
鉦鼓經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陣于嶺遣二隊逐之
又悉軍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會嗣業率
回紇從後擊塵飛矢集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
屍相屬于道嚴莊等挾慶緒走保相州王師遂收東
都於是河東河西河南郡縣悉平入朝帝遣迎灞上
勞之曰國家再造卿之力也帝復命九節度使大舉
討安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但用魚朝

虎鈐經　卷之十二

恩爲觀軍容使而不主帥（不主帥○使勳功不專取敗之道）子儀自杏園濟河圍衛州
慶緒分其衆爲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士伏壁
內誡曰吾却賊必乘壘若等譟而射既戰僞遁賊薄（此設伏擊之法）
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駭王師整而奮斬首四萬執
安慶和收衛州遂營進圍相州引漳水灌城浸二時
不能破城中糧盡人相食慶緒求救于思明思明自
魏來光弼前軍遇之戰鄴南勝負相當子儀將後軍
未及戰會大風拔木晝晦咫步不能相物色於是子（至○十○節○之○敗）
師南潰賊亦走將王師衆而無統進退頗望責功不

專是以及於敗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謗之故帝以
李光弼代子儀領朔方軍子儀雖失軍無少望于朝（能○又○抑○○在○九）
廷議者謂子儀有社稷功而擊逆首乃置散地非
所宜帝亦悟及李光弼敗邙山朝廷發賊合而少年
新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爲兵馬副元帥進封汾
陽郡王屯絳州時帝不豫引見臥內曰河東事一以
委卿子儀嗚咽流涕出至屯誅首惡數十人代宗立
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因罷子儀副元
帥子儀懼讒乃盡裒肅宗所賜詔敕千餘篇上言之

以自明帝詔曰朕不德貽大臣憂朕甚自愧自今公
無有疑廣德二年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
萬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功奉天帝問計所出子我
曰無能爲也懷恩本臣裨將雖慓悍然素失士心今（無○後○明）
能爲亂者因思歸之人劫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
以恩信結彼忍以刃相向乎帝曰善寇邠州光驅（知○已○決○策）
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料○敵○即○知）
德我吾緩之當自携二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
之賊果遁去永泰元年懷恩盡誘回紇吐蕃党項羌

渾口刺等三十萬掠涇邠由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帝命李忠臣李光弼諸將等各屯要害自將屯苑中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敵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等諸將各當一面身自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怪問是誰報曰郭令公回紇曰令公存乎懷恩言天可汗棄天下令公即世中國無主故我從以來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報曰天子萬壽回紇悟曰懷恩欺我子儀使人諭敵曰昔回紇涉萬里戡大憝助復二京我與若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叛臣一何愚也彼背主棄親於回紇何有回紇曰本謂令公亡不然何以至此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曰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敵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騎五百從又不聽即傳呼曰令公來敵皆持滿待子儀以數十騎出免冑見其大酋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忍忘忠誼而至是耶回紇舍兵下馬羅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即召與飲遺錦綵結歡誓好如初因曰吐蕃本吾舅甥國相負而來棄親也馬牛被數百里公等若倒戈乘之

若取一芥是謂天賜不可失且逐戎得利與我繼好不兩善乎會懷恩暴死群敵無所統一遂許諾吐蕃疑之夜引去子儀遣將白元光合回紇衆追躡大軍繼之破吐蕃十萬于靈武西原後回紇赤心遣人請市馬萬匹有司以財乏止市千匹子儀曰回紇有大功宜答其意況中原須馬臣請內一歲俸佐馬直詔不聽人許其忠帝嘗與語吐蕃方強慷慨至流涕退因上書曰朔方國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獫狁天寶中戰士十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自先帝受命靈武戰士從陛下征討無寧歲頃以懷恩之亂殘傷凋耗十存二三今吐蕃兼吞河隴雜羌渾之衆每深入畿郊將何以安臣惟陛下不制勝耳力非不足但簡練不至進退未一將老師老地廣勢分願於諸道料精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也竊惟河南河北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殫屈廩給未始蒐擇臣請追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全長久之策也德宗嗣位賜號尚父薨年八十五子儀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棄

取不常然奉詔肯即日就道無纖芥顧望故讒間不行破吐蕃靈州而朝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入見帝言之即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發先人墓此天譴非人患也朝恩又嘗約子儀修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於公其下衷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子儀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傲狠不軌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其使曰茲膝不

屈于人久矣今爲公拜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頤指進退若部曲然與李光弼齊名而寛厚得人過之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二十年

斷曰

郭公子儀爲唐名將安史亂時天下板蕩西蜀蒙塵靈武草創時事之難少得多喪子儀一身獨當其亢屢敗思明祿山時向每戰有功長安無恙强暴易懲難當讒謗詔刋即行罷兵就放纖芥不存尚發父葬及敵寇邊驚無人仗再起子儀安敢辭

謗敵一見形早拜于帳所以功名無出其上

李抱真

李抱真字太元沉慮而斷兄抱玉爲以軍事授汾州別駕僕固懷恩反陷焉挺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搆變之召抱真問狀抱真曰郭子儀嘗領朔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爲魚朝恩所殺今起而用之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解也帝從之起子儀既而懷恩敗一如抱真策因遷澤潞節度留後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

凋刓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租徭給弓矢令閒月約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戍卒二萬既不廪于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用矣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初田悅反圍邢及臨洺詔抱真往救之斬其楊朝光遂解臨洺邢之圍復與悅戰洹水走之會朱滔王武俊反救悅抱真退保魏府倉卒狩奉天間問諸將皆哭各引麾下還屯此時李希烈陷汴李納反鄆李懷光朝攻河中抱真獨以數州截然衛絕諸數中離沮其姦爲唐捍

所憚朱滔悉幽薊兵與回紇圍貝州以悉朱泚而希
烈既稱名號則欲臣置諸叛衆稍離天子下罪己詔
並赦群盜抱眞乃遣客以大義說武俊合從擊泚武
俊許諾而內猶豫抱眞將自造其壁議軍事於盧元
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遂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
惟子厲兵東向雪吾之恥亦惟子卽以數騎馳入見
武俊曰泚希烈爭竊帝號滔攻貝州其志皆欲自肆
於天下足下既不能與競長雄捨九葉天子而臣反
虜乎且詔書罪己禹湯之心也方上暴露播越公能
自安乎因持武俊泣下武俊亦泣左右皆泣退臥帳
中酣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乃益恭指心誓天曰此
身已許公死矣食訖約爲兄弟而別旦日合戰大破
滔經城進檢校司空抱眞喜士聞世賢者必欲與之
遊雖小善皆甲辭厚幣邀致之至無可錄徐徐以禮
謝好方士因餌丹而卒

斷曰

懷恩造反挑敵出頭抱眞不忍逃歸獻策令公請
兜以伐其謀果如所籌懷恩敗着山東有變兵賦
旱求三十擇一二萬已優田悅初反邢洺皆仇希
烈李納復反邢州懷光相次河中虔劉抱眞忠勇
獨自挺矛離泪潰叛賊不自由未泚之反名號已
浮馳說武俊帝爲可倖武俊感悟合兵以救盡力
若此爲臣之尤

李晟

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洮人年十八事河西王忠嗣從
擊吐蕃悍日乘城殺傷士卒甚衆忠嗣怒求善射者
晟挾一矢殪之三軍讙呼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
大曆初吐蕃寇靈州李抱玉表晟爲右將軍授以兵
五千擊之晟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
由大震關趨臨洮屠定秦堡執其帥慕容谷鍾敵乃
解去馬璘與吐蕃戰鹽倉敗績晟率游兵援璘以歸
璘內忌晟威名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晟爲神策先
鋒與河東馬燧昭義李抱眞合兵攻之放乘水渡洺
水破悅又戰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朱滔王武俊之
四合日知於趙州也抱眞分兵二千戍邢燧怒欲班
師晟曰本詔東討者乃三帥也邢乃趙之北壁今賊

以兵加趙是邪有晝夜憂李公分兵守之不爲過公奈何遽引去悰悟釋然然卽造抱眞壘與交歡晟建言以兵趣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帝壯之俾晟自魏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會帝出奉天有詔召晟卽日治嚴而孝忠以軍介二盜間倚晟爲重數止晟無西晟語衆曰天子播越人臣當百舍一息義武欲止吾吾當以子爲質乃以憑約昏并遺良馬孝忠有親將謁晟晟解玉帶遺之使喻孝忠乃得踰飛狐次代州詔迎拜神策行營節度使進臨

渭北壁東渭橋所過樵蘇無犯時劉德信自扈澗敗歸晟責其所以敗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無敢動晟已并兵軍益振李懷光方軍咸陽不欲晟當一面請與晟合有詔從屯與懷光聯壘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望見惡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爲賊餌哉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伏欲令是之奪其心耳懷光不悅每兵至都城下而懷光兵多鹵掠晟軍整戢懷光使分所獲遺之晟又辭不敢受懷光謀沮撓其軍卽奏言神策兵給賜北方

[illegible]稍厚令朱泚未平軍不可以異懷光欲晟自削其軍則士怨易撓帝議諸軍與神策等力且不贍遣學士陸贄臨詔懷光令與晟計所宜者懷光曰原賜不均軍何以戰贄數顧晟晟曰公元帥也政得專之晟將一軍惟所命其增損資調敢不聽懷光嘿然計沮顧刻削麾賜事出己乃止懷光陰與朱泚謀反適有使者到晟軍晟卽令曰有詔從屯遂結陣趨渭陽橋時帝狩梁州詔瑊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晟能辦賊耶瑊曰晟忠義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帝乃

因下詔進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晟提孤軍橫當寇鋒恐二盜合以覘之則卑辭厚幣僞致誠於懷光既而芻米告具乃陳兵下令以激發諸將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凶以取富貴非豪英也衆皆奮泣惟公命於是分屯要害皆受晟節度懷光始懼晟乃移書顯責之使破賊自贖懷光不懷然其下携落畏爲晟所襲乃奔河中爭投歸晟者衆以要官帝欲西幸晟請駐梁漢以繫天下望晟家屬爲賊質左右有言者晟泣數行下曰陛

下安在而欲恤家乎朱泚使人狄壁門曰公等家無恙晟怒曰爾乃與賊爲間乎立斬之遊士得姚令言諜者晟命釋縛飯飲之遣還敕曰爲我謝令言等善爲賊守勿不忠於泚引兵叩都門明日會諸將圖所向衆對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晟曰外城有里閈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囂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皆在苑中今直擊之是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諸將曰善乃自東渭橋進薄都城賊將張庭芝等來戰晟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自死來矣誘之奔遂勒兵急

擊大破之泚率殘卒萬人西走餘黨悉降露布至梁帝感泣群臣上壽盛稱晟功帝曰晟天生爲社稷萬民豈獨朕哉拜司徒兼中書令初晟屯渭橋熒惑守歲久忽退府中皆賀曰熒惑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耶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天維五緯盈縮不常晟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晟常曰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皆將臣沓貪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蓋

東徙自棄之爾且士無鎧衆人苦役擾思唐之心豈有既乎因悉家資懷輯降附得大口浪息叛表以王號每敵使至必召息襲於坐衣大錦袍金帶終與之敵皆指目欲絕吐蕃君臣大懼有尚結贊者善計乃計曰唐名將特李晟馬燧渾瑊耳不去之必爲吾患盲遣使卑辭因燧請和且求盟因盟謀執瑊以賣燧於是尚結贊大興兵掠隴屢因戰敗而乞和會晟朝京師奏言敵人無信不可許而時宰延賞當國故與晟有隙害言晟不可久持兵帝咸其言貞元三年拜

晟太尉中書令罷其兵是歲瑊與吐蕃盟平涼劫之瑊挺身走免詔罷燧河東皆如結贊策不出晟所料九年薨晟性疾惡臨下明毅治軍必曰某有勞某長於是雖廝養小善必記姓名

論曰

李晟爲將忠勇天生以謀爲用以和幾成朱泚之反懐光得情甲辭厚幣僞致其誠紛來告具然後慨行家爲賊質涕下淚天子安在敢私自營與賊爲間立斬以懲拔外城非計勞心始終勒兵急擊

敗走無形群臣上壽以賀太平延賞一諧遂罷其
兵結贊奸莠賊幾命傾危唐名將首數李晟

李愬

李愬字元直有籌略善騎射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
度使高霞寓既敗以袁滋代將復無功愬因求自試
宰相李逢吉以愬可用乃命愬爲唐鄧節度使討之
愬以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爲斥堠部伍或有言
者愬曰賊方安袁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
於衆曰天子知愬能忍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衆

信而安之蔡人以嘗敗辱霞寓等又愬名非夙所畏
易之不爲備愬務推誠待士故能張其柔弱而用之
賊來降輙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衣帛遣還（宜其哉）
勞之曰爾亦王人也無棄親戚衆願爲愬死故山川
險易與賊情僞一能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如此何師何患不克）
師詔河中鄜坊二千騎於是繕鎧厲兵攻馬鞍山
下之進軍青陵擒驍將丁士良與其才不殺表爲捉
生將士良謝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以陳光
洽爲之謀也我能爲公取之乃擒以獻於是秀琳以

文城柵降遂以其衆攻吳房殘外垣始出攻吏曰往
亡日法當避愬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既引退賊
以精騎尾擊愬下馬堅胡床令軍曰退者斬衆決死
戰射殺其將賊乃走或勸遂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有識）
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初秀琳降愬單騎
抵柵下與語親釋縛表以爲將秀琳因與愬策曰必
欲破賊非李祐無與成功祐賊之健將也守興橋柵
其戰嘗易官軍愬謀祐護穫於野因遣史用誠以壯騎
三百伏其傍乃見羸卒若將燔聚者祐果輕出用誠

擒而還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爲客待間召
祐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分忠義亦賊將軍中多諫
此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募死士三千人命祐爲突
將以統之會雨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以爲不殺
祐之罰將吏雜然不解愬力難獨完祐乃持以泣曰
天不欲以平賊乎何見奪者衆耶則械而送之朝表
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以還愬愬乃令佩刀
以出入帳中表爲六院兵馬使六院者隋唐兵也凡
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銳士故委祐統之祐捧檄嗚咽

諸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襲蔡之謀皆令敢舍諜者
族愬刊其令一切撫之故諜者反効以情愬益悉賊
虛實時李光顏戰数勝元濟悉鋭卒屯洄曲以抗光
顏愬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澥見裴度告師期府
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祐以突將三千爲前
（洄曲○進是攻其○無備處）
鋒李忠義副之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
文城柵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
抱戈凍死於道十二三皆謂投不測始發吏請所向
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

祐計然業從愬人人不敢自爲計愬分輕兵斷橋以
絕洄曲道又以兵絕郎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
城雪甚城旁皆鵝鴨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
房郎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
者開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
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
求格衣耳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薄之火南門元濟
方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申光諸屯尚二萬衆皆降
愬不戮一人使不疑乃屯兵鞠場以俟裴度至愬以

橐鞬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
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聳觀乃還屯文城柵有
詔進尚書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涼國公時諸
將請曰始敗於郎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
風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人所
不諭敢問其故愬曰郎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矣
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
雨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
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

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後帥魏
博長慶會疾甚不能軍以太子少保還東都卒

斷曰

唐憲宗時元濟據蔡霞寓袁滋屢討屢敗李愬自
求因用爲帥欲示無能事事忍耐元濟不知隄防
果懈蔡之英雄李祐無賽愬獲降之最親最愛衆
忍懷奸請誅至再愬只不聽愈加客待仍徵統軍
嗚咽感戴因而請兵直人使臨鵝鴨亂軍風雪歷
界元濟成擒請裴受拜方知將軍才高功大

馬燧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也。常歎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遂老一儒哉安祿山反使賈循守范陽燧因說循曰祿山首亂今雖舉洛陽將誅覆公盍斬向潤客牛廷玠傾其根本使不得入關退亡所據則坐受擒矣此不世之功也循許之不時安祿山遣韓朝陽召循詐事因縊殺之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燧為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億不稱輒殺人抱玉將餽勞賓介無敢往

燧自請與辦具乃先賂其長與約得其旗章為信犯令者得殺之（威制得伸）又取死犯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蕃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抱玉才之表為隴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上有通道寇常出入燧聚石種木障之設二門為譏櫟八日而畢寇不能暴遷河東節度使太原兵力衰單燧募厮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短長三制俾士所衣以便趨進為戰車冒以貌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完銳居一年闢廣場籬兵三萬以肆威震北方初田悅新有魏博恐下未附即輸款朝廷燧建言悅必反既而悅果圍邢州身攻臨洺築重城絕內外援詔燧以步騎二萬與昭義李抱真神策兵馬使李晟合軍救之燧出鄴口未過險移書抵悅示之怯（以卑辭驕之也）悅以燧畏已大喜既次邯鄲悅使至燧皆斬之（斬其使以奪其氣）遣兵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炫之悅聞使大將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雙岡築東西二柵以禦燧意燧攻柵未下則吾已拔臨洺斃士以戰必勝之術也燧令大將李自良等以騎兵守雙岡戒曰令悅得過

者斬燧乃推火車焚朝光柵自晨及晡急擊大破之斬朝光擒其將盧子昌進軍臨洺悅悉軍戰燧自以銳士當之凡百餘返士皆決死悅大敗斬首萬級俘係千人邢圍亦解初將戰燧約衆勝則以家貲賞至是殫私財賜麾下德宗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千萬償其財進兼魏博招討使悅救至悅因哀散兵二萬壁洹水遂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城扼軍路燧于下流以鐵鎖維車數百絕河載土囊遏水而後涉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齋十日糧進營倉

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自挑戰悅不出陰伏
萬人將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鷄鳴時鳴鼓角
而潛師棄洹而趨魏州令曰聞賊至止爲陣留百騎（是攻其所必救）
爇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悅衆渡即焚橋燧行十餘
里悅率兵踰橋乘風縱火譟而前燧乃令士無動命
除榛莽廣百步爲埸募勇士五千人陣而待比悅至
火止氣少衰燧縱兵擊之悅敗奔橋橋巳焚衆赴水
死者不可計斬首二萬級悅夜走魏州李抱眞問曰
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戰利速兵善於致人今
悅與淄青恒爲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非深知方畧者不能道）
未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受敵也法有攻其必救
故取魏以破之皆曰善李懷光反河中詔燧與渾瑊
駱元光合兵討之時賊黨各據地分守燧移檄鐫諭
皆以州降時天下蝗兵艱于食朝臣多請宥懷光帝
未決燧以河中近甸捨之屈威靈無以示天下乃捨
軍入朝爲天子白言之且得二十日糧足平河中許
之乃與瑊元光合兵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
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則所傷必衆乃挺身至

城下廷光廷光憚燧威拜城上燧傾其心巳屈因曰
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
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爲滅族計若從
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爲欺
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
皆流涕即率衆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此眞是方畧）
更爲王人矣渾瑊自以爲不及也因歎曰嘗疑馬公
能君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吾不逮遠矣燧
濟河薄城下是日賊將牛名俊斬懷光降河中遂平
後誤請許尚結贊之和爲其所賣帝悔怒奪其兵卒

斷曰

馬燧多才知機識變術不從亡同兵雖暴山直吐
蕃隮其通道田悅圍邢先示柔好既斬俏光兵突
直校斬係萬千邢圍解耗悅知食棘夾洹復造縱
火乘風向前鼓譟燧伺氣衰職雄虎豹夜走魏州
傷咨俏貌欲討懷光長春城嚼燧說廷光廷光奉
詔復爲王人民心懽樂

渾瑊

渾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善騎射祿山反從李光弼定河北射賊驍將李立節貫其左肘死從郭子儀復兩京討安慶緒勝之新鄉從僕固懷恩平史朝義大小數十戰皆趫自武鋒軍改授太常卿吐蕃涂寨深入瑊會馬璘討之次黃善原瑊引衆據險設槍壘自營以過賊奔突舊將史抗等內輕瑊顧左右去槍叱騎馳賊既還敵躡而入遂大敗子儀召諸將曰朔方軍高天下今敗于敵奈何瑊曰願再戰乃馳趨秦原吐蕃引去瑊邀擊破之悉奪所掠而還建中中李希烈詐爲瑊書若同亂者帝識其謀用不疑更賜良馬錦幣帝狩奉天瑊率家人子弟以從朱泚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至瑊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治攻具矢石如雨晝夜不息人心危惴帝與瑊相泣泚又造雲梁廣數十丈施大輪濡氈及革冒之周布水囊爲障指城東北構木廬蒙葦周置之運薪土其下將塞湟帝召瑊授以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又賜減筆使量功授詔不足則以衣授因曰朕與公訣矣

瑊俯伏嗚咽帝撫而遣之瑊乃前與防城使侯仲莊揣雲梁所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燃之賊乘風推梁以進瑊數千人王師乘城者皆東傒甲弊兵饑瑊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人憂不支群臣號天以禱瑊中矢自拔去被血而戰愈厲雲梁及隧而陷風返悉焚賊皆死與城歡噪乃第賞將吏泚攻城益急會李懷光奔難賊乃棄去後吐蕃相尚結贊陷鹽夏除圖京師而畏瑊與李晟馬燧欲以計勝之乃詭詞重禮請燧請許燧[illegible]贊來乃詔約盟平涼州以瑊爲盟使既至爲結贊所劫副使崔漢衡以下皆陷惟瑊得免自奉天入朝蠃服待罪詔釋之會吐蕃復入寇使瑊鎮奉天敵罷還河中卒瑊性忠勤功高而志益下歲時貢奉必躬閱視每有賜子下拜跪受如在帝前世方之金日磾故帝始終倚任貞元後天子常恐藩侯生事每事姑息惟瑊有所奏論不盡從可瑊私喜曰上不疑我故治鎮十六年猜間不能入

斷曰

渾瑊本來鐵勒九姓光弼掌兵河北從定郭復兩

京畿緒曾勝其餘戰爭皆㨿於令史抗敗名再[illegible]
以正李詐賊書帝不疑聽朱泚薄城危如懸磬惟
帝與賊相倚為命血戰不休號天相應燒賊雲[illegible]
陷填地弃天未絕唐火返賊淨吐蕃圖京請賊講
競追陷多人惟賊保虛釋鎮奉天卒于忠敬

王忠嗣

王忠嗣華州鄭人也父海賓為先鋒追戰吐蕃至長
城堡諸將娟其功按兵觀望遂至戰死玄宗憐其忠
忠嗣時年九歲始名訓入見帝伏地號泣帝撫之曰

此去病孤也更賜令名收養禁中及長雄毅寡言有
武略上與論兵應對蠭起帝器之蕭嵩出河西引為
麾下帝以其年少有復仇志詔不得特將及嵩入朝
忠嗣曰從公三年無以歸報天子乃請精銳數百襲
敵殺賊數千人獲牛馬萬計嵩上其功帝大悅屢遷
左威衛將軍代北都督時突厥新有難忠嗣進軍磧
口經畧之烏蘇米施可汗請降忠嗣以其方強特文
降耳乃營木刺山諜虛實因上平戎十八策策大
同瀞邊二城徙清塞橫野軍以寔之併受降振武為
一城自是敵不敢盜塞徙河東節度使忠嗣本以勇
敢及為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為將撫
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闕
缺輒補有漆弓百五十斤每弢之示無所用軍中士
氣盛日夜思戰忠嗣縱諜間同敵隙時出奇兵襲敵
所向無不克故士樂為用軍每出召偏長付以兵使
授士卒雖弓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亡矢皆按
名第罪以是部下人自勸器甲充牣自朔方至雲中
袤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遠自張仁愿後四

十餘年忠嗣繼其功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
近世未有也帝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奏言
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
恐所得不補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帝意不快而
李林甫尤忌其功日鉤遮過咎會董延光建言請下
石堡遂詔忠嗣忠嗣不得已而出軍而士無賞格延
光不悅李光弼因謂忠嗣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延
光心雖名受詔實奪其謀然大夫已付萬衆而不立
賞格何以賈士勇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啓讒口有

如不捷歸罪大夫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審矣得一城不足以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衛再不者黜中上左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先弼又何言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又陰使人誣告忠嗣嘗養宮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付三司詳驗罪應死哥舒翰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解貶漢陽太守卒後翰引兵攻石堡拔之死亡畧盡如忠嗣言故當世號爲名將

斷曰

忠嗣遺孤養於禁內詔從蕭嵩立功於外歸報無顏襲敵自代上策平戎敵難盜塞本負勇名持重以戒恐爲功名陷衆於害雖彀漆弓出去敵敗石堡有城攻計何在忠嗣沮之帝意不快得城非功失城何礙忍以一官致禍於大縱使受牽金吾不壞豈料奸誣竟以死概賴有哥舒棄官請貸再貶漢陽功名何賴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十三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獻耆增補

王彥章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初事梁太祖繼事末帝歷遷澶州刺史爲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人號王鐵鎗梁分魏相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

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厚其供給間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絕晉（忠不顧家）梁自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爲先鋒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乃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梁人大恐宰相敬翔見末帝曰事急矣非王彥章不可帝乃召彥章爲招討使以段凝爲副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置酒大會陰使人（機密）具舟于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illegible]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

佯起更衣遂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斷浮橋彥章引兵擊南城破之適三日焉時晉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爲招討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于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行二十里得報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乃撤北城爲栰下揚劉與彥章俱浮於河各行一岸每舟栰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揚劉攻之幾下晉人乃計築壘博州東以分其勢彥章果引兵攻

之不克再還擊揚劉遂戰敗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巖等交通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爲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已書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揚劉之敗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巖等復從中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爲招討使彥章馳至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跡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勒還第及晉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惟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之兵

乃以屬彥章彥章以兵少戰敗馬踣被擒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謝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主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遂見殺

斷曰

梁將彥章慣用鐵鎗入魏處變魏已改常虜其妻子招歸晉王章怒斬使一意保梁晉橫鐵鎖夾寨逞強章期三日一火燒洴功成雖易讒毀難當段

凝邀賞彥章無償畫地陳說反加中傷兵少善鬬被擒逼降留皮留名忠早酌量死得其所死又何妨

五代晉

周德威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情事晉爲招討使小字陽五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爲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叉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

求周陽五欲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乂欲得汝
以求刺史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
刺史非臣作耶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
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章出挑戰
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矟
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鉄鎚擊之中章墮馬遂生
擒之梁攻燕晉遣德威將五萬人爲燕攻梁取潞州
梁軍捨燕攻潞圍以夾城潞州守將李嗣昭閉城拒
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晉王病且革語莊

宗曰梁軍困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及王
喪在殯莊宗新立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莊宗使人
以喪告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卽日還軍太原留其兵
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絶遂從莊宗復擊
梁軍破其城與李嗣昭歡如初天祐中梁遣王景仁
將兵擊趙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德威于石
橋進距栢鄉時梁兵精鋭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
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之曰此汴宋傭販
兒徒飾於外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値數十千擒之

適足爲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而往取之退告莊
宗曰梁軍甚鋭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
提孤軍出千里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
之衆寡則吾無所施也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
不能野戰吾之騎利于平川廣野今軍河上迫賊營
門非用長之地使梁得舟楫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
軍鄗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勝也監軍張承業
亦以德威之言爲是適擒梁游兵言景仁治舟數百
將爲浮梁莊宗乃笑而從之退軍鄗邑德威進兵卽

梁營挑戰景仁悉兵與德威轉戰于鄗南兩軍皆陣
莊宗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眞吾之勝地卽
欲進兵德威諫曰梁兵輕出而遠來與晉轉戰必不
暇齎糗糧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皆饑因
其將退而擊之未有不勝者諸將皆以爲然至未申
時梁軍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軍曰梁軍走矣梁
軍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之自鄗退至栢鄉
橫屍數十里景仁僅以身免劉守光僭號于燕晉遣
德威領兵擊之已盡得燕諸州縣獨幽州不下圍之

驍年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鎗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馳不可止德威縱其少過奮撾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燕始破莊宗與劉鄩相持於魏而臨清有積粟且爲晉軍餉道鄩欲東趨臨清而德威已先馳據之以故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之莊宗勇而好戰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十五年從莊宗領兵河上進據汴州忽候騎報曰梁兵至矣莊宗即欲趨戰德威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

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非利也可以計勝難以力爭且吾軍先在此糧爨具而營柵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兵無動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不聽遽督軍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兵已接而梁兵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亂驚走入德威軍而梁兵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及莊宗即位贈德威太師门

斷曰

陽五德威望塵知敵天下聞名勇而有力誰能擒之刺史加穀野叉陳章求之甚急德威笑言欲得偏失因詭誘之鐵鎚一擊既獲野叉誰不震慄初與嗣昭兩心有隙因念國家歡然不釋乘饑敗梁廷珪芥拾凡有戰爭莫非勝蹟奈何汴州莊宗狠擲苦諫不從父子狼籍敗後痛悲事已無及天意雖然人謀可惜

五代晉唐

郭崇韜

郭崇韜代州雁門人也事晉代孟知祥爲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張文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爲文禮爲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勢已振矣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引短兵出戰爲彥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因問計于崇韜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

其志在取鄆州也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要
（此得我每而試分以法）
爭之地以應鄆州為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
圖也然版築之功難卒就須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
彥章兵不得東十日則壘成矣莊宗然之乃遣崇韜
將數千人夜行渡河築壘於博州東六日壘成彥章
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兵多熱死攻之不克所失
大半復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梁康延孝奔唐先
見崇韜崇韜延之臥內盡得梁虛實延孝又言梁方
召諸鎮兵欲大舉莊宗聞而惡之以問諸將諸將皆

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
黎陽以河為界與梁約罷兵無相攻庶幾以為後圖
莊宗不悅召問崇韜崇韜對曰陛下興兵十餘年大
號已建河北人皆引領望成功今得一鄆州不能守
而棄之雖欲指河為界誰為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
勝時四方商賈咸集芻餉如山自失南城保楊劉道
路轉徙亡失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此豈按兵
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得梁虛實此天亡之時
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

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因
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
門而出況成算已決區區常談豈足信也莊宗即日
下令歸其家屬于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
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崇韜未嘗親戰陣
徒以謀議佐命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為己任遇事無
所迴避而宦官伶人不便毀之崇韜懼乃聽故人子
弟之言請立劉氏為皇后欲求中宮之助又請魏王
征蜀因自副之欲立大功以為自安之計及平蜀莊

宗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而延嗣大怒魏
王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多不平毋思
有以中之因與延嗣共構之延嗣還上蜀簿因言蜀
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
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
劉皇后教彥珪矯詔殺之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略既
已破蜀因遣使以唐德威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
來之可謂有志矣

莊宗為王崇韜事晉晉圍鎮州契丹引進晉人皆
驚欲解圍遁莊宗狐疑召崇韜問崇韜力言晉威
已振果破契丹兵心大奮彥章再來唐已得鄆梁
壘必爭彥章空陣群臣無才只謀淺近惟有崇韜
敗成先論謫至破梁其言方信無奈群邪苦加讒
諮功在身亡向誰申恨

宋

曹彬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illegible]歲父母以百玩
羅其前觀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
取一印他無所視人皆異之宋乾德二年冬詔伐蜀
以劉光毅為前軍彬為都監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
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上聞降
詔褒之全斌等晝夜宴飲不恤軍士諸將多取子女
玉帛彬橐中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以全
斌等屬吏詔彬清介廉謹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
度使彬入見[illegible]將士俱得罪臣獨受賞恐無
以示勸上曰[illegible]伐設有微累仁贍等

豈惜之哉懲勸國之常典無可讓開寶七年將伐江
南彬奉詔先赴荊南發戰艦由荊南順流而東破峽
口砦進克池州連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幾十
一月作浮橋跨大江以濟師八年二月師進次秦淮
江南水陸十餘萬陣於城下吳人出兵來禦破之自
三月至八月又連破之樵採路絕李煜危甚遣其臣
徐鉉奉表詣闕請緩師上不之省先是大軍列三砦
圖其形勢遣使上聞太祖指北砦謂使者曰吳人必
夜出兵來寇爾急去令曹彬築深溝以防無墮其計
中溝既成吳人果夜來襲彬等依溝拒之吳人大敗
奏至上笑曰果如此彬圍城每緩師冀煜歸服因使
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靈若能歸順策
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
曰予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
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
誓明日即愈又明日城陷李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
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客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
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

[illegible]素懦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之君臣卒
[illegible]全初彬之總師也太祖詔曰俟克李煜當以卿
為使相及是副師潘美以為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
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
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及還獻俘上語彬曰
本欲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
笑上遽詰所以美以實對上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
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爾太宗
即位議征太原召彬問曰卿以為何如彬曰以國家
兵甲精銳剪太原之孤壘如摧枯拉朽爾何為而不
可太宗意遂決三年果下太原既而賀金剛等言於
上曰契丹主少女后專政寵幸用事請乘其釁以取
幽薊上遂遣彬自雄州由重進趨飛狐潘美出雁門
約期齊舉將發上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趨雲應卿
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須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
聞大軍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既而美之
師先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
得山後要害地彬亦連下州縣勢大振每奏至上已
訝彬進軍之速及兵次涿州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
援餉饋上聞之曰敵在前反退師以援芻粟失策之
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會
按兵養銳以張西軍之勢俟美等盡掠山後地會重
進之師東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聞美及重
進累建功而已握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
得已乃復裹糧再往攻涿州契丹大衆當前時方炎
暑軍士乏困糧且盡彬退軍無復行伍遂為所躡而
敗還朝雖治其伏違詔失律之罪責授右驍衛上將
軍真宗即位召拜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上趣為臨
問手為和藥仍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
可言臣二子材器可取皆堪為將上問其優劣對曰
璨不如瑋六月薨追封濟陽郡王

斷曰

曹彬為將與衆不同仁以撫下廉以治躬奉詔伐
蜀圖書自封毫不矜伐上賀其功江南之伐命之
總戎城危將下忽作病容誓不妄殺方起而克李
煜伏罪籍得其帑盡貨使相彬曰無用但多得錢

何必位崇既而特與北伐食窮因念前績祿位耶
終

曹翰

曹翰大名人少爲郡小吏好使氣凌人不爲鄉里所
容乾祐初隸周世宗帳下尋遷樞密承旨世宗征淮
南留翰甲數千在正陽既而得降卒八百部送歸京
師時翰適從京師來請過正陽十數里遇之慮劫兵
器爲叛遂矯殺之及見世宗具言其事世宗不悅翰
曰賊以固歸我非心服祇所得器甲盡在正陽苟爲
所劫是復生一淮南矣世宗因不之罪世宗大漸諭
范質等以王者爲相翰爲宣徽使質以著侍酒翰飾
詐而專並殺之宋初太祖親征西蜀移剩均州均州
澗谷深險翰令鑿石通道師旋以濟又詔兼西南諸
州轉運使自石門徑趨歸州餉運不乏全師維權衆
據鄂縣以叛翰率兵會劉先殺曹彬等討平之未幾
軍校呂翰殺武懷節據嘉州叛翰及諸將拔其城誅
賊約三更復來攻翰戒知更使緩向晨猶二鼓賊衆
不集而潰因破之劍南遂平後金陵平江州軍校胡
德牙將宋德明據城拒命翰率兵攻之凡五月而將
屠城無噍類殺兵八百所掠金帛以億萬計從征太
原分部攻城翰攻東北劉遇攻西北西北與劉繼元
值城尤險固遇欲與翰易處翰言觀察使班次下當
部東北遇堅欲易之數日不決上慮諸將不協乃遣
使諭翰曰卿智勇無雙西北面非卿不能當也翰乃
築土山瞰城中繼元大恐詔開南河以通漕運議築
大堤以捍之翰遣徒數萬伐巨木于漢境遣騎五援
五色旗爲斥候前遇兵據水澤寇賊烟火則各舉其
旗以爲應又起烽燧于境上敵疑不敢近寨得巨木
數萬以濟用汝陰令孫崇望詣闕訴翰私市兵器所
爲多不法詔遣御史鞫之獄具當棄市上貸其罪削
官爵流錮登州雍熙二年起爲右千牛衛將軍淳化
三年卒贈太尉

論曰

曹翰小吏勉爲大計矯詔殺人恐竊兵器遁命宣
徽以翰爲使因翰詐多其命遂廢宋祖劉征均州
澗剩移石通道師旋以濟轉運諸州糧餉咻利賊

一叛嘉州奪城以閉賊約三更重來爭地晚臨工吏
賊驚奔避德明據城屠無噍類西北雖當代木道
騎因私市兵法當棄棄削爵流登才品遂替

王全斌

王全斌開州太原人初事莊宗屢歷內職同光末國
有內難兵入宮城近臣宿將皆棄甲遁去惟全斌等
十數人居中拒戰莊宗中流矢扶掖至絳霄殿全斌
乃慟哭而去宋乾德二年詔伐蜀命全斌為西川前
軍由鳳州路進討召示川陝地圖授以方略全斌始

下興州獲軍糧四十餘萬斛進軍三泉又獲糧三十（因糧於敵是行軍要著）
餘萬斛遂至嘉州蜀人斷閣道軍不得進全斌議取
羅川路以入康延澤曰羅川路險軍難並進不如分
兵以治閣道全斌以為然因督治閣道數日成遂進
擊金山砦破小漫天砦乘勢轉戰進克利州又得軍（是役其無備）
糧八十萬斛自利州趨劍門次益光蜀將王昭遠等
據守劍門全斌會諸將曰劍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戈
萬夫莫前各宜陳進取之策有降卒牟進言益光江
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
岸有渡自此出關南二十里至清彊店與大路合可
於此進兵即劍門不足恃也全斌聽之乃自督兵攻
劍門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至清彊王昭遠聞宋兵
自來蘇至清彊即退陣於漢源坡留偏將守劍門全
斌擊破之昭遠崇韜皆遁走遣輕騎追獲傳送闕下
遂克劍州師次魏城孟昶遣使奉表來降全斌等遂
入成都俄詔發蜀兵赴闕人給錢十千未行者加兩
月廩食全斌等不即奉命由是蜀軍憤怨人人思亂
既行全斌等又不令隨軍部送蜀軍至綿州遂叛劫

屬邑衆至十餘萬蜀交州刺史全師雄嘗為將有威
惠士卒畏服適攜其族赴闕下至綿州遇亂恐為所
劫乃匿民舍亂民探知遂推為主帥全斌聞亂遣都
監米光緒往招撫之光緒不察盡滅師雄之族又納
其愛女及橐裝師雄知之遂無歸志因號興蜀大王
開幕府置僚屬署節帥二十餘人分據灌口道以及
青城等縣彥進欽祚等討之或死或敗賊衆益盛全
斌等甚懼既而曹彬等破之又值師雄病死賊衆始（既誅保全功名不宜貪殘嗜）
息全斌因謂所親曰我聞古之將帥多不能保令功

名今西蜀既平欲稱疾東歸庶免悔吝猶豫未決會
有訴全斌及彥進等破蜀日奪民間子女玉帛不法
等事與諸將同時召還太祖以全斌等初立功雖犯
法不欲辱以獄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令御
史臺於朝堂集百官議其罪罪當大辟請准律處分
乃下詔曰全斌等貪殘無厭殺戮非罪稽於偃革職
爾玩兵尚念前勞特從寬貸止停旄鉞猶委藩宣全
斌責授崇義軍節度觀察留後開寶末車駕幸洛陽
召全斌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
律故抑卿數年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仍
賜酒器萬兩帛萬四錢十萬全斌至鎮數月卒

斷曰

全斌歸宋伐蜀領軍重修閣道直至劍門既降孟
和召衆歸屯斌不奉命怨切人人既許其行護送
不關至綿遂叛劫雖為君震驚天子命討紛紜雖
獲寧定罪在全斌況私子女更宜加論念功寬貸
深感聖恩

潘美

潘美字仲詢大名人少倜儻嘗謂人曰漢代將終兇
臣肆虐大丈夫不于此時立功名取富貴碌碌與萬
物共實可羞也宋太祖遇美素厚及受禪命美先往
見執政諭旨于中外陝帥袁彥兇悍嗜殺且繕甲兵
太祖慮其為變遣美監其軍以圖之美單騎往諭以
天命既歸宜修臣職彥遂入朝上喜潘美不殺袁彥
能令來覲成我志矣湖南人心未平乃授美潭州防
禦使嶺南劉鋹數寇桂陽江華美擊走之溪峒蠻獠
自唐以來不時侵掠美窮其巢穴多所殺獲餘加慰
撫夷落遂定開寶三年征嶺南以美為諸軍都部署
尹崇珂副之進克富州鋹遣衆來援遇賊大破之遂
克賀州又下昭桂連三州進次韶州鋹窮蹙遣左僕
射蕭漼奉表乞降美諭以上意以為彼能戰則與之
戰不能戰則勸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不能降則死
不能死則亡卽令冉彥衮部送漼等赴闕鋹復遣其
弟保興率衆拒戰美因率厲士卒倍道趨柵頭鋹兵
十五萬依山谷堅壁以待美因築壘休士與諸將計
曰彼編竹為柵若攻之以火彼必潰亂再以銳師夾

擊之萬全策也遂分遣勇夫數千人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及夜萬炬俱發會天大風火勢甚熾鋹衆驚擾來犯美揮兵急擊之鋹衆敗走斬獲數萬計長驅至廣州鋹盡焚其府庫遂克之擒鋹送京師領表遂安八年上命美同曹彬等征江南進次秦淮時舟楫未備美下令曰美受詔提驍軍數萬人期于必勝豈阻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麾以涉大軍隨之吳師大敗及采石磯浮梁成吳人以戰艦二十餘鳴鼓泝流來趣利美麾兵奮擊奪其戰艦擒其將七人又

破其城南水砦分舟師守之奏至太祖遣使令亟徙置戰艦以防他變美開詔即徙軍是夜吳人果來攻砦不能克進薄金陵與曹彬晝夜百道攻城金陵遂平上征范陽以美知幽州行府事及班師又命兼三交都部署留屯以捍北邊三交西北三百里地名固軍其地險阻為北邊咽喉美潛師襲之遂據有其地因積粟屯兵以守之自是北邊以寧嘗巡撫至代州既秣馬蓐食俄而遼兵萬騎來寇近塞美誓衆御枚奮擊大破之詔內徙其民會遼兵奄至戰于陳家谷口不利驍將楊業死之美坐削秩二等責授檢校太保明年復檢校太師知真定府數月卒

斷曰

潘美丈夫羞稱碌碌宋祖開基美為力戮袁彥諭劉鋹親征伏擒鋹送京數萬斬獲同下江南其功更足上征范陽幽州以屬美善守之屯兵積粟再破遼兵徙民入腹不意遼兵突攻陳谷楊業戰亡降秩削祿試問功名是榮是辱

曹瑋

曹瑋字寶臣彬之少子也沉勇有謀喜讀書通春秋三傳於左氏尤深李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即召見以本官同知渭州時年十九至州馭軍嚴明賞罰立決善用間周知虜動靜舉措如老將李繼遷虐用其國人瑋度其下必怨即移書諸部諭以朝廷恩信以動諸羌由是康奴等族多請內附繼遷畧西番避瑋遂擊於石門川俘獲甚衆以鎮戎軍據平地便于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以東循古長城塹以為限又以弓箭

手皆士人習障塞蹊隧曉羌語耐寒苦官未嘗與兵
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賊恐無以責死力遂給以
境內閒田春秋耕斂州爲出兵護作而蠲其租繇選
死其子德明請命于朝瑋上言繼遷擅河南二十年
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即捕
滅後更強盛不可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
送闕下復河西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方以恩致德明
不報既而西延稼俄熟魏數大族請拔帳自歸諸將
猶豫不敢應瑋曰德明野心不急折其翮後必颺去
即日將其士薄天都山受降者內徙德明不敢拒瑋
嘗上涇原環慶兩道圖帝出以示左右曰華夷山川
城郭險固出入戰守之要舉在是矣因勅別繪二圖
以一留樞密院以一付本道俾諸將得按圖計事瑋
後爲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於是隴山諸族皆來
獻地瑋築堡山外爲籠竿城募士兵守之曰異時秦
渭有警此必爭之地也西羌將舉事必先定約束號
爲立文法唃廝囉使其舅賞樣丹與廝敦立文法於
離王族謀內寇瑋陰結廝敦解寶帶予之廝敦感激
求自効間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斷以獻
瑋曰我知賞樣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爲我取賞樣丹
首乎廝敦諤然應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初張佶
知秦州置四門砦侵奪羌地羌人多叛去畏得罪不
敢出瑋招出之令入馬贖罪還其故地至者數千人
每送馬六十匹給綵一端築弓門等十寨浚壕三百
八十里皆役屬羌廂兵工費不煩民唃廝囉率衆數
萬大入寇瑋迎戰三多谷追奔三十里斬首千餘級
既而河州洮蘭安江妙敦邈川黨逋諸城皆納質爲
熟戶時瑋作塹抵擐囉嚨西皆要害地也先是瑋遣
小吏楊知進護賜物送甘州可汗王還過宗哥界李
立遵邀知進語曰秦州大人宜以兵入擐囉嚨求幸
爲我言願罷兵歲入貢約蕃漢爲一家因使其人黨
失畢陵從知進來獻馬自是唃廝囉勢沮退保磧中
不出秦人請刻石紀功有詔褒之宰相丁謂逐寇準
恐瑋不附己指爲準黨謫容州觀察使知萊州瑋以
宿將爲謂所忌即下道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韔矢
箙自隨謂敗改彰武軍節度使卒贈侍中謚武穆

用士得其死力平居甚閒暇及師出多奇計田人神
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
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廷下矣嘗稱疾加訖戈臥閤中
不出會賊至瑋會起裹鎗披甲跨馬賊望見皆遁去
瑋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唃廝囉聞瑋名即望
瑋所在東向合手加額契丹使過天雄部勅其下曰
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也渭州有告戍卒叛入夏國
者瑋方對客奕棋遽曰吾使之行也夏人聞之即斬
叛者投其首境上羌殺邊民入羊馬贖罪瑋下令曰

若自相犯從其俗犯邊民者論如律自是毋敢犯環
慶屬夷田多爲邊人所市以致單弱不能自存瑋盡
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遷其家內地所募弓箭手使
馳射較强弱勝者與田二頃再使獲課市一馬馬必
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則團
爲一指揮要害處爲築堡使自塹其地爲方田環之
立馬社一馬死衆出錢市馬降者既多因制屬羌百
帳以上其首領爲本族軍主次爲指揮使又次爲副
指揮使不及百帳爲本族指揮使其蕃落將士止于

本軍敘進以其習知羌情與地利不可徙他軍也天
雄卒有犯盜者衆設獄具必殺之瑋乃處以常法人
或以爲疑瑋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衆
者非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乎初守邊時山東知名
士賈同造瑋客外舍瑋欲按邊即同舍邀與俱同問
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
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殆名將也

斷曰

讚瑋寶臣彬之少子叔康成明賞罰不詭既敗繼

遷德明慮死帝方用恩貴之不理瑋恐飽颺遁降
內徙陰結廝敦榛丹死女大敗廝囉納質比北檢
點邊功實有可紀宰相謂公恨不附己日爲準私
斧州安甘謂取復官改節度使不測用心別妙可
喜謂之名將深得其體

李繼隆

李繼隆字霸圖潞州上黨人都監處耘之子也以父
蔭補官初領雄武卒三百戍邪州止給刀楯繼賊數
千陣長沙南截其道繼隆率衆力戰始遁去手足俱

中毒矢得良醫而愈太祖嘉其勇敢而器重之嘗復
吳將部送赴闕至項縣而病斬其首以獻太祖益嘉
之從李符督荊湖漕運給征南軍會有機事當奏時
在軍中者皆欲伺城陷獻捷不願行繼隆獨請赴闕
時城尚未下太祖見其來甚訝之繼隆復金陵破在
旦夕言臣來時城雖未下而在途遇大風順物實
破城之兆也翌日捷奏至太祖召繼隆謂曰如汝所
料矣契丹犯邊繼隆與諸將禦之初太祖授以陣圖
及臨陣有不便衆以上命不可違繼隆曰（將作外而）事有應變
安可預定設有違詔之罪請獨當之仰從便行事敗
契丹于徐河從曹彬征幽州進克涿州矢中左股血
流至踵獲契丹貴臣一人彬欲上其功繼隆止之俄
而傅潛米信軍敗衆潰獨繼隆所部振旅而還即命
繼隆知定州尋詔分屯諸軍繼隆令書吏盡錄其詔
旬餘有敗卒集城下不知所向繼隆按詔給券俾各
持詣所部太宗益嘉其有謀初朝議有寇至令堅壁
清野勿與戰一百契丹騎至攻蒲城至唐河逆軍袁
繼忠慷慨請出師衆以詔書止之繼隆曰閫外之事

將帥得專乃與繼忠出兵擊走之嘗有詔廢威口軍
繼隆言梁門爲北面保障（知要害所在）不可廢遂城守如故訖爲
要地夏州趙保忠與李繼遷連謀爲患朝廷使繼隆
與尹繼倫討之既而繼遷遁去擒保忠以獻祕將侯
延廣等議請誅保忠及忠兵追繼遷繼隆曰保忠几
上肉耳當請于天子繼遷遁千里窮磧艱於轉餉宜
養威持重未易輕舉延廣等服其言詔五路討李繼
遷以繼隆出環州取東關領由赤檉苦井路赴之繼
隆以所道廻遠乏水請由橐駝口趣賊之巢穴且遣
弟繼和入奏太宗召詰之知其必敗追周瑩齊詔切
責之督其進軍赤檉及瑩至繼隆以便宜發兵不俟
報行二十餘日果不見賊而還諸將失期士卒困乏
先是送軍糧赴靈州必由旱海路（積過用此路）自冬至春而芻粟
始集繼隆請由古原州蔚州以如河便太宗許之是
爲鎭戎軍眞宗即位加中書門下平章事從王師失
利于望都繼隆累表求請闕面陳邊事俄召還延見
詢訪因言醜類侵擾蓋亦常事願委將帥討伐不煩
親征眞宗慰諭之加開府儀同三司會疾作上親臨

間卒贈中書令

斷曰

隆戍邵州領卒三百蠻賊數千一戰逐北獲將送京道中病革斬首上聞喜權有得城破有机隆先奏白果如其言至期報克契丹犯邊戟遵詔額隆急破之違詔願責從征幽州一人功窄傳衆喪師令軍生色保忠繼遷連謀作賊繼隆討之擒逌兩迫後縱無功亦稱奇特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十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敬菴補

尹繼倫

尹繼倫開封浚儀人父勲爲鄆州防禦使嘗丙將繼倫以爲可用太宗即位以從征太原功使充北面緣邊都巡檢使端拱中契丹潛入寇上遣李繼隆護送輜重數千乘契丹將于越諜知之率精銳數萬騎將邀于路繼倫適領兵遊徼路與寇值于越徑越大軍過繼倫軍不顧而去繼倫謂其麾下曰寇蔑視我爾（深得敵情）彼南出而捷還則乘勝驅我而北不捷則亦洩怒于我將無遺類矣爲今日計但當捲甲御枚以躡之彼銳氣前驅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豈可泯然而死爲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軍秣馬伺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川徐河天尚未明于越去大軍四五里會（出其不意妙）食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忽擊殺其將皮室一人皮室者契丹相也皮室被殺衆遂驚潰

于越方食失箸爲短兵中其脅創甚乘善馬先逝縋
兵隨之大潰蹂殘死者無數斧丹自是不敢窺邊錄
相戒當避黑而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也以功領長州
刺史至道二年分遣將帥五道以討李繼遷上疑李
繼隆逗遛不進急召繼倫至京師授鑾慶副都部署
欲以夾輔繼隆時繼倫已被病强起受詔上素聞其
嗜酒以上尊酒賜而遣之即日赴行營僅至慶州卒

斷曰

尹子繼倫領軍巡徼繼隆擁輜于越欲擾兵過尹

前視之如草繼倫怒嗔激衆共討俟其前驅忽從
後掩斬相皮室于越驚倒僅中短兵萬馬奔跑潰
兵蹂踐死者不少黑面大王戒避須蚤再奉詔行
奈命不保

狄青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善騎射寶元初趙元昊反
詔擇衛士從邊時偏將屢爲賊敗士卒畏怯惟青願
行當爲先鋒凡四年前後大小二十五戰中流矢者
八破金湯城略宥州屠嵬咩歲等族燔積聚數萬收

其帳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喬子谷築大郎
等堡皆阨賊要害嘗戰安遠被創甚聞寇至即挺起
馳赴臨敵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不敢當
尹洙爲經略判官青見之洙與談兵善之薦于經略
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見而奇之待遇甚
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
青折節讀書由是益知名青奮起行伍十餘年而貴
是時面涅猶存帝嘗敕青傅藥除字青指其面曰陛
下以功擢臣不問門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

願留此以勸軍中不敢奉詔皇祐中廣德州蠻儂智
高反陷邕州嶺南騷動師久無功救孫沔余靖爲安
撫使討賊猶以爲憂青因自請于帝曰臣起行伍非
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
於闕下帝壯其言遂除宣徽南院使經制廣南盜賊
事置酒垂拱殿而遣之時智高還據邕州青合孫沔
余靖兵次賓州先是蔣偕張忠戰敗軍聲大沮廣西
鈐轄陳曙乘青未至復以步卒八千犯賊潰于崑崙
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至乃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

晨會諸將堂上揖狄起并召用等三十八人按以敗亡狀俱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錯愕諸將股慄已而頒甲令軍中休十日諜覘者以爲軍未即進青明日乃整軍騎一晝夜絶崑崙關出歸仁鋪爲陣賊既失險悉出逆戰前鋒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鋭甚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騎兵從左右翼出其不意遂大敗之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智高縱火燒城遁去明日檢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

也始交阯願出兵助討智高余靖言其可信具萬人糧于邕欽待之詔以緡錢三萬賜交阯爲兵費許賊平厚賞之青既至檄余靖無通使假兵即上奏曰李德政聲言將步兵五萬騎一千赴援非其情實且假兵於外以除內患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横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起亂何以禦之請罷交阯助兵從之及賊平人服其有遠慮青在樞密四年每出卒輒指目以相矜誇既而出判陳州卒贈中書令青爲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饑寒勞苦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故其出常有功尤喜推功與將佐始與孫沔破賊謀一出于青賊既平經制餘事悉以諉沔退若不用意者沔始嘆其有勇既而服其爲人自以爲不如也

斷曰

狄青爲將戰功紛紛帶銅面具所向吸魂朝野名重面涅猶存帝命藥去請留勸軍儂智高反衆敗崑崙青怒盡勒突出關門賊出不意大敗而奔高死未確不敢妄聞智高一叛青已早論破之亦易何假于人賊平之後方服其神

种世衡

种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也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析其貲者世衡盡推與之惟取圖書而已以放蔭補官時西邊用事守備不足世衡因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董其役夏人屢出爭而世衡且戰且城之然

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於石石工
辭不可穿世衡即命屑石一畚酬百錢卒得泉城成
賜名青澗城遷內殿崇班知城事遂開營田二千頃
募商賈貸以本錢使通貨贏其利城遂富實間出行
部族慰勞曰長或解與所服帶嘗會客飲有得敵情
來告者即以飲器與之由是屬羌皆樂為用再遷洛
苑副使知環州番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倔強未嘗
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
帳勞其部落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

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信遂緣險而進奴
訛方臥帳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蹵而起奴訛大驚
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疑我耶率其族
羅拜聽命又羌長慕恩部落最強世衡嘗夜與飲出
侍姬以佐酒既而佯起入內潛於壁隙窺之慕恩竊
與侍姬戲語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懼請罪世衡乃
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二
者使討之無不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因令諸族置
烽火有急則舉燧介馬以待葛懷敏敗率羌兵數千

人以援涇原無敢後者嘗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
釋其罪有辭某事請某事輒因中否而與奪之人人
自厲皆精于射由是數年敵不敢近環境范仲淹檄
令與蔣偕築細腰城世衡時臥病起將所部甲士晝
夜與築城成而卒初世衡在青澗城元昊未臣其貴
人剛浪㖫號野利王又一將遇乞號天都王皆元昊
腹心親信用事欲以謀間之未得其隙會剛浪㖫令
浪理賞乞媚娘三人詐世衡請降世衡知其詐曰與
其殺之不若因以為間遂留以監商稅出入騎從甚

寵有僧王光信者趫勇善騎射習知番部山川道路
世衡出兵常使為鄉導改名嵩世衡為蠟書遺嵩遺
剛浪㖫內言浪理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漢心命為
夏州節度使奉錢月萬緡旌節已至等語令嵩窖藏
衣中非瀕死不得泄別以棗一部畫龜一幅遺野利
以諭其早歸之意剛浪㖫得之大懼命執嵩歸元昊
元昊疑剛浪㖫貳已召嵩廷詰問書所在嵩堅執無
有雖甚箠笞不言元昊命曳出斬之嵩乃大號曰种
將軍客遣野利王書戒不得輕泄今至死不了得將

單事卽解衣出書書又元昊遂疑野利陰遣別將假爲野利使使于世衡傳野利語世衡審知爲元昊所遣轉媵罵元昊盛稱野利內附之意仍厚遣使者曰爲我歸語汝主速決無稽留也使者去嵩卽還而野利已報死矣世衡知謀已行因欲并間天都王又置祭境上作文書于版以弔之多述野利與天都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敗之意遺於境上傳聞于元昊并殺天都王遂復遣使請降稱臣如舊世衡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須縣官大有恩惠及卒羌長朝夕臨者數日青澗及環人皆畫像祠之

斷曰

种子卞衡少尚氣節有事西邊心盡力竭既爲築城又將泉掘先開營田復貸商業荒凉邊城富如帝闕行部慰勞羌長陰結約帳往還不憚大雪敵感且懷拜皆羅列以酒醉之再贈姬妾若有所圖死亦勇央種類猜嫌因而間別所忌掃除所憎挑滅勢獨歸降不生釁孽所以邊庭常淸常謐

郭遵字仲通其先自邢徙洛遵始隷陝西范仲淹麾下仲淹方議取靈武遵曰地遠而食不繼城大而兵不多未見其利未幾涇原任福以全軍沒人服其先見陳執中安撫京東奏遵爲駐泊將執中嘗與賓佐論當世名將共推葛懷敏遵曰懷敏喜功徼幸徒勇無謀易與耳他日必敗朝廷事執中嘆曰君直知兵巳而懷敏果覆師保州卒叛田況遣遵往招之遵與亂首待其臻嘗同事范仲淹因馳至城下示以舊所佩紫囊臻識之卽與其黨再拜邀遵登城旣見申諭禍福衆疑不卽下遵曰若降恐不免遵請以身爲質於是開城降龐籍鎭河東俾遵權忻州契丹來求天池廟地以無稽也籍不能決以訪遵遵訪得太平興國中故牘遂爲王土檄報之契丹愧伏湖北溪蠻彭仕義叛遵招得蠻所親信爲鄉導盡平諸巢遂破其所居桃花州仕義棄城走衆悉降神宗卽位改宣徽南院使判鄭州是時种諤受嵬名山降因取綏州夏人遂殺楊定朝論以邊釁方起欲棄綏州遵曰敵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見弱已甚且名山擧族來歸當

何以處既而夏人欲以塞門安遠二砦來易綏州許
之逵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
與遣其屬趙卨等與夏使議夏使惟言砦基卨曰二
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爲界西平王祥
符所移書固在也敵使驚不能對乃寢其請初詔焚
棄綏州逵匿而不下至是帝問大臣皆不知逵始自
劾向者違詔旨之罪帝手詔襃荅之夏人又求以亡
命景詢易名山逵曰詢庸人也于事何所重輕受之
則不得不還名山恐自是番人無復敢向化矣逵詗
得殺楊定首領姓名詐告將斬之於境以謝罪逵曰
是且梟死犯以給我報曰必執李崇貴韓道喜來夏
人言殺之矣逵命以二人狀貌物色詰問敵請得乃
執獻之逵慷慨喜兵學神宗常訪以八陣[illegible]
曰兵無常形是特奇正相生之一法耳因爲帝論其
詳在延安使人教兵久不就乃擇習金鼓屯營者六
十四人使一人教一隊頃刻而成就李復圭治慶州
之敗既斬李信又欲罪鄜延巡檢白玉玉見逵托以
後事且泣言不得終養逵哀之不遺申救甚力得免

已而玉夭捷於新砦神宗謂逵曰自玉能以功補過
卿之力也逵每戰先招懷後戰鬬惜士卒不妄加誅
戮其殺戝婦女老弱者皆不賞雖坐征南無功久廢
猶隱然爲一時宿將云

斷曰

郭逵談兵頗有先見任福覆軍懷敏師陷一如其言
誰不欽羡保州招降登城戒勸恐衆有疑留身爲
务觔地契丹無稽思占故牘查明王土可驗湖北
溪蠻仕義有變招蠻之親爲蠻之患若棄綏州弱
見于而匿詔不宣後方無玷坐論成功勝于力戰

王韶

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試制科不中客遊陝西訪
采邊事詣闕上平戎策三篇其略以爲西夏可取欲
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
比年攻青唐不能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
渭之間牧馬于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西築
武勝遣兵時掠洮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瞎征兄
弟其能自保耶今唃氏子孫惟董氊粗能自立瞎征

欺巴溫之徒文法所及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于洮河蘭部皆故漢郡縣所謂湟中浩亹大小榆抱罕土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諸種既服唃氏敢不歸唃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掌中矣且唃氏子孫瞎征差盛為諸羌所畏若招諭之使居武勝或渭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用漢法異時族類雖盛不過一延州李士彬環州慕恩耳為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結連策之上

也神宗異其言召問方略因以韶管幹秦鳳機宜文字時番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大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以成敗招致之龍珂遂率屬十二萬口內附帝乃志復河隴築古渭為通遠軍以韶知軍事初羌保險諸將謀置陣平地韶曰賊不舍險來鬥則我師必徒歸今已入險當使險為吾有乃徑趨抹邦山壓敵軍而陣令曰敢言退者斬賊乘高下鬭師小却韶乃躬環甲胄麾帳下兵逆擊之羌人潰焚其帳而還洮西大震會瞎征度洮為之援餘黨復集韶分潛師越武勝遇瞎征首領瞎藥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為鎮洮軍復擊走瞎征降其部落二萬人更名鎮洮為熙州以熙河洮泯通遠為一路會景思立敗于踏白城賊圍河州韶聞之日夜馳至熙熙方城守命撤之選兵得二萬議所向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我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者也乃直扣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瞎征知援絕拔柵去初思立

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廷議棄熙河帝為之旰食數下詔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乃大喜韶還熙以兵巡西山繞出踏白後焚八千帳瞎征窮蹙丐降因俾以獻拜韶觀文殿學士未幾召為樞密副使韶欲求退因言決里廣源之建臣以為貪虛名而忘實禍執政乃疑臣為譏刺方舉事之初臣力爭極論欲寬民力而省財用但同列不肯聽至以熙河事折臣臣本意不費朝廷而可至伊吾廬耳初不欲令熙河作路河岷作刑也今與衆異論倘不求退必致不容帝見其

以勤兵費財歸曲朝廷由是不悦故罷職知洪州西
年病疽卒韶起孤生用兵有機畧臨出師召諸將授
以指麾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卧帳中前部遇敵
矢石已交呼聲震山谷侍者往往股慄而韶鼻息如自
韶交多羌人依韶求仕乃分隸諸將或殺降羌老弱
子以首為功級悦所言動不常頗若病狂既病疽洞
見五臟蓋亦多殺之徵云

斷曰

王韶有志上策平戎西夏可取河西掌中神宗驚

異機宜與東蕃龍珂招致內附相通帝復河隴韶領
軍充壓敵而陣甲冑環列麾兵逆擊焚帳奏功再
議所向直逞羌鋒斷夏國路使其不通瞎征窮蹙
俘獻重瞳兵勤財費歸曲聖聰帝意不悦罷職知
洪病雖疽卒人亦稱雄

种師道

种師道字彝叔少從張載學以蔭為熙州推官議役
法忤蔡京旨知德順軍又謂其詆毀先烈罷入黨籍
屏廢十年以武功知懷德軍夏國畫境其使焦彥堅
必欲得故地師道曰如古故地當以漢唐為正則君
家疆土益蹙矣彥堅無以對童貫擁兵柄翕張威福
見者皆旅拜師道長揖而已召詣闕徽宗訪以邊事
對曰先為不可勝來則應之妄動生事非計也貫議
延內郡弓箭手實邊而指為新邊所募帝復訪之對
曰臣恐勤遠之功未立而近擾先及矣帝善其言賜
襲衣金帶以為提舉秦鳳弓箭手時五路並置官帝
謂曰卿吾所親擢也貫殊不悦師道不敢拜久之知
西安州督兵築佛口城敵至壓壘葫蘆河師道壓

於河濟若將决戰者陰使偏將曲充徑出橫嶺揚言
援兵至敵方駭顧而楊可世旱潛軍衝其後姚平仲
復以精甲襲擊之敵大潰斬獲甚衆其長僅以身免
卒城而還又帥陝西河東七路兵征臧底城期以旬
日必克既薄城下敵守備甚固官軍小怠偏校有據
胡床自休者立斬之屍于軍門令曰今日城不下視
此衆股慄譟而登城城即潰時兵至纔八日童貫謀
伐遼使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今日之舉如盜入
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

聽既次白溝遼人譟而前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
一巨梃自防賴以不大敗遼使來請曰女眞之叛本
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
結虎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貫不能對
師道復諫以爲宜許之又不聽密劾其助賊王黼怒
責爲右衛將軍致仕而用劉延慶代之延慶敗績於
盧溝帝思其言起爲河北制置使師道聞命即東過
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至洛陽聞斡離不屯
京城下或止勿行曰賊勢方熾願少駐汜水以謀萬

深此以少擊衆之法

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
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我來士氣自
振何憂賊哉因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
遂抵城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
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春秋高天下稱
爲老种欽宗聞其至喜甚開安上門命尚書李綱迎
勞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女眞不知
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
和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師

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汭在廷頗
倨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師道笑曰彼爲卿故也
威能屈敵
京師自被圍諸門盡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啓城南壁
便民也
聽民出入如常金人有擅過偏將馬忠軍者忠斬其
六人金人來訴師道付以界旗使自爲制後無敢越
佚者种氏姚氏皆山西巨族平仲父古方以熙河兵
入援平仲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以士不得速戰爲言
達於上李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
自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奏言過春

分乃可擊時相距幾八日帝以爲緩竟用平仲斫營
以及於敗李綱罷太學諸生都人伏闕願見种李詔
趣使彈壓師道乘車而來衆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
相率聲喏而散金師退乃罷師道爲中太一宮使御
史中丞許翰見帝以爲不宜解師道兵摲上曰師道
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令相見於殿門外師道不語
翰曰國家有急詔諭訪所疑公勿以書生之故不肯
談師道始言我衆彼寡但分兵經營控守要地使彼
糧道不通坐以持久可破也翰嘆味其言復上奏謂

師道智慮未衰尚可用於是加少師進太尉爲河東宣撫使屯滑州實無兵自隨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論以大敵甫退不宜勢師以示弱却不用既而師中戰死姚古敗朝廷震悚召師道巡邊次河陽遇王汭揣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爲怯復召還既至病不能見十月卒京師失守帝撫膺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金兵之始退也師道申前議勸帝乘半濟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爲國患故追痛其語

斷曰

老种師道宋末主兵非貫不悅即忤蔡京帝問邊事不敗爲精來則以應妄動事生邀功未立近屢先驚揚言援至前擊後衝敵潰斬獲城功始成再征臧底斬悄先登師纔八日敵已削平遼乃都也伐之何名白溝戰敗轉互相傾再起河北或止勿行師道亟進直壓敵營帝聞而喜慮懼而停平仲心忌戰以速爭种請少緩帝亦不聽既而戰敗功罪無憑大都亂世良將空稱既病而死方痛撫膺

宗澤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也幼有大志登進士第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其直寘末甲通判登州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眞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此多事矣靖康元年陳過庭爲澤充和議使澤曰是不生還矣或問之澤曰敵能悔過退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辱君命乎會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上因不遣命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托故不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即日

單騎就道磁經蹂躪之餘人民逃徙帑廩枵然澤至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爲固守不移之計金人破眞定引兵南取慶源自李固渡渡河恐澤兵躡其後遣數千騎直扣磁州城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賞軍士康王再使金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未幾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乃自趨渡道遇北兵乃

遣秦光弼張俊夾擊大破之金人既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餘砦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澤履氷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曹輔齎蠟封欽宗手詔至自京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獪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飢渴冝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不能成功在此）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

兵會京城又遣書總管趙野范訥曾楙等合兵入援二人皆以澤為狂不荅澤以孤軍進都統陳淬言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欲斬之諸將乞貸淬使進兵遇金人敗之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又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騎三千往援金人果至又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孔彥威夾擊又大敗之澤兵進至衛南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曰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又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

皆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餘里澤計敵十倍於我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時金人已逼二帝北行澤聞即提軍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約大元帥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乃止不進而屢表勸王即帝位於南京澤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

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也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陜之蒲解乎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上壯其言欲留輔政潛善等沮之遂徙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盗賊縱横人情洶洶澤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盗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盗賊屏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營泣謂之

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
乎今日　　　　　不可失也普感泣曰敢不効
力遂解甲降時楊俊號　　兵三十萬王再興李
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　　侵掠爲患澤使人諭以禍
福悉招降之上疏請上　　京時金遣人以使偽楚爲
名至開封府澤曰此名爲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
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置別館澤復上疏曰國家承
平久不識兵革以敵國誕謾爲可憑信恬不置疑今
金人假使偽楚來覘虛實臣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

下惑于人言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詔
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澤憂金人入攻
乃渡河約諸將議圖恢復因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
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沿河鱗次
爲連珠砦又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
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視師河北
還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掠侵欺
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固有阿
意順旨以叨富貴者亦有不恤詭隨以獲罪戾者陛

下覩之叨富貴者爲是乎獲罪戾者爲是乎今之言
遷幸者猶前日之言和議可行者也今日言不可遷
者猶前日之言和議不可行者也惟陛下熟思而審
用之且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奈何輕棄以遺敵
國乎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又上疏曰京師天
下之腹心也兩河雖未安猶特一手臂之不伸耳今
遽欲去之是并腹心而棄之矣澤前後建議輒爲黃
潛善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爲狂金將兀朮渡
河謀攻汴京諸將請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

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部將劉衍趨滑劉
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
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
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奕
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
數千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
後夾擊之金人果敗去東京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
以義師爲名請下令止勤王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
義之士憤懣奮激越數千里爭先勤上當時大臣無

遠識大器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饑餓困窮弱者塡溝
壑强者爲盜賊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時措置乖謬
所致耳今河東西不從敵國而保山砦者不知其幾
諸處節義之夫自黥其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
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
復有願忠効義之心哉王策者本遼種爲金將往來
河上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語之曰契丹本宋兄弟
國今女眞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耻策感泣
願効死澤因問敵國虛實盡得其詳遂決爲大舉之

計乃召諸將謂曰汝等素有忠義之心當協謀勦賊
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金人
戰不利悉引兵去澤又上疏曰天下之事見機而爲
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伊洛而金人渡河捍
蔽滑臺而敵國屢敗山東河北山砦義民引領舉踵
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
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澤屢敗
金人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
曰宗爺爺澤又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
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討賊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
河同致死力臣聞多助之至天下順之陛下及此時
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國之足憂乎上乃降詔擇日
還京後不果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皆爲潛善
等所抑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
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賊則我死無恨
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眞英雄）
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恢復之志至死不變）
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薨都人號痛遺表猶贊上

入京斷曰
宗澤將軍天生忠勇兩河破殘單騎往董固守不
移城池復聳金人南來神弓力猛縱擊直前斬首
成踵康王使金請毋覆踵京師入援兵須速擁迭
戰十二捷報洶洶奈何朝廷和議受哄二帝蒙塵
江山失統帝及康王已非英種再相權奸惟貪榮
龍澤雖英雄難回懵懂望駕還京首猶南拱憂憤
發疽誰爲一捧連呼過河誰爲一動每一悲思淚
如泉湧

新鍥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十四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illegible]補

岳飛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也(今河南彰德府)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于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于其家父義之曰汝為時用其徇國死義乎真定宣撫劉韐募敢死士飛應募時相有劇賊陶俊賈進

和飛請百騎滅之先遣卒偽為商人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佯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嘗從劉浩解東京圍與敵相持於滑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飛麾其徒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遂大敗遷秉義郎宗澤見而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

是其言康王即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略謂黃潛善汪伯彥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因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采樵以致絞謀定故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擊金人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翌日戰侯兆川又

敗之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臥不動金兵卒不來食盡走彥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于太行山擒金將拓拔耶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馳丈八鐵鎗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澤卒杜充代之與金人大戰汜水關射殪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慮敵不易走因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而束夜半爇兩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而潰三年賊黃善曹成孔彥舟等合衆

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爲諸軍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大敗之徙充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也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克不聽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賊李成與戰皆敗之成奔江西時命充守建康金人與成合窺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請視師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逆戰諸將皆潰飛獨力戰會充降金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秋毫無犯兀朮趨

杭州飛邀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破之金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降附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首山待之又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因奏建康爲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兀朮歸飛邀擊於靜安又敗之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李成時成將馬

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自爲先鋒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殺汝坐而降者百有餘人成鬪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過于樓子莊將與戰又大敗而追之進成走蘄州降僞齊張用寇江西用亦湯陰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

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據道賀二州詔付飛金字牌黃旗招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即分道而遁飛至茶陵知成遁不從招因上奏曰比年多命招安故爲盜者力强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略加勦除蠭起之衆未可遽殄上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諜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食盡矣奈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諜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諜歸

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績溪木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揮兵掩擊賊大潰而成走飛因謂張憲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汝等誅其魁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沿道招降二萬餘人進兵追成成走宜撫司降翻表平府虔吉盜連兵寇掠帝命飛平之飛至虔賊彭友躍馬迎戰飛麾兵即馬上擒之賊衆驚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帝有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

赦脅從帝因曲赦之人感飛德繪像祠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自製旗以賜之先是李成使金人入侵又覩趨兩浙與楊么會飛因上奏襄陽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使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群盜因渡江顧中流而誓曰不擒賊不涉此江既至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卒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皐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既合戰馬應鎗而

斃步卒騎衝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遂復襄陽既而又復鄧州帝聞之喜曰吾但知岳飛行軍有紀律不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又復唐州襄漢平又擊走劉豫兀朮而廬州平因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順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

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且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既受飛命因襲周倫砦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會詔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入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之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賊浚許之飛遂

如蘄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勇既降賊
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欽又說余端
劉先等來降又徑入湖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仍
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
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
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
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
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
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舟盡壞么投水牛臯擒斬之

飛入賊壘餘賊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
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
岳侯神筭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
是人以其言爲讖未幾居母憂降制起復飛扶櫬還
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既而從幸
建康詔以王德酈瓊兵隸于飛且諭德等聽飛號令
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畧帝荅曰有臣如此
朕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閤命之曰
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

以德瓊兵隸於飛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
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督府
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揠之在
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
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
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耳豈能馭此軍浚艴然曰浚
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
其愚豈以得兵爲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制
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母墓側帝累詔趣飛還職飛

力辭又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始還朝待罪
帝慰遣之未幾酈瓊叛浚始悔飛復奏願進屯淮甸
伺便擊瓊不許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因思劉
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諜者飛佯責之曰汝
非吾軍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
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
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
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兀朮事因
謂諜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刲股納書戒

縱諜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
飛復請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
十年金人攻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因賜札曰設施
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先遣張憲姚政馳赴之
後乃遣王貴牛皐等分布經畧西京汝鄭諸郡又命
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
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闞中原未幾所遣諸
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
騎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曰諸帥
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
俱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
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
兵逼郾城飛遣其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
勝先斬汝雲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
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
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
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
軍奮擊遂大敗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

今已矣方郾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
汝宜速援王貴既至兀朮果至雲復大敗之兀朮遁
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亦屢戰皆捷中
原大震飛因進軍朱仙鎮距汴梁四十五里與兀朮
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
遁還汴京是時磁相等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
所揭旗以岳字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
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
號令不行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
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
陵思謀及崔慶等皆次第來降將軍韓常亦欲以五
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與諸君痛飲
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遂降詔班
師飛奏金人銳氣喪盡矣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
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
回一日奉十二金字牌詔飛班師飛憤惋泣下東向
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飛班師民遮道慟哭訴
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相公去

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吾不得擅留因
留五日以待其從從而南者如市又亟奏以漢上田
處之方發方兀术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
岳少保且退矣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
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書生曰自古未有權臣
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
功乎兀术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飛力請
解兵柄不許既而金兵分道渡淮帝趣飛應援飛師
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兀术破濠州楊沂中遇伏而

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兀术乃遺檜書曰
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
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己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乃
使万俟卨何鑄羅汝楫交章彈論飛又論張俊令劫
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
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
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
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
卨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言其書已焚

飛繫獄兩月無可證者又逼孫革等誣飛受詔逗遛
命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傅會成獄歲暮獄不
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
籍家貲徙嶺南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稱之聞
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死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
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歡飾名姝遺之飛曰主
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受帝欲為飛營第飛辭
曰敵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
不要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孝宗詔復飛官以

禮改葬追封鄂王

斷曰

岳侯忠勇貫絕古今雖好野戰妙在一心賊五十
萬八百立勳中原淚棄兀术南侵牛首敗走新城
又奔李成之討自洪至筠不從者坐招降賊人分
道而遁蒸見岳軍么湖中破彭馬上擒既而北伐
中原直臨刀斬馬足拐子敗群賊屍布野積如獸
爲兀术大慟欲遁還金書生點破內有權臣死且
不免功又何論其言果應遺恨至今

韓世忠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也鷙勇絕人年十八以勇敢應募西夏騷動世忠斬關殺敵將擲首陳外夏人大敗去俄復出世忠領一騎士銳甚問為誰或曰監軍駙馬兀啰也遂躍馬斬之敵衆復大潰方臘反江浙震動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次杭州賊從至勢張甚諸將惶怖無策世忠以兵二千北伏關堰賊過伏發蹂亂擊之賊敗而遁淵嘆曰真萬人敵也時有詔能得臘首者授兩鎮節鉞世忠窮追至睦州清溪洞賊浚據巖屋為三窟(之誠未可及)諸將莫知所入世忠潛行溪谷(以身先)問野婦得徑即挺戈直前踰險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從宣撫李彌大討山東賊追擊至臨淄河(置之死地而後生)兵不滿千分為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令後隊剿殺於是皆死戰破之乘勝(一身皆是)追至宿遷(膽)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膽識俱高)立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飲啖之盡於是衆悉就降黎明見世忠軍不至始大悔

失色然無及矣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劫帝位傳於皇子勇張浚等在平江議討之知世忠至更相慶慰世忠開宴大慟舉酒酹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士卒皆奮因見浚曰今日大事世忠願以身任之公無憂即欲進兵浚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不測已遣馮轓甘言誘賊矣既而世忠進兵至秀州稱病不行造雲梯治器械傅等始懼初傅與正彥聞世忠來檄以其兵屯江陰世忠以好語報之且言所部殘零欲赴行在傅等大喜許之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皆為傅所質防守甚嚴為朱勝非所紿白太后遣還世忠與其勤王未幾明受詔至世忠乃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其使取詔焚之進兵益急傅等大懼因使賊將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河為陣中流置鹿角以梗行舟世忠舍舟力戰軍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而不被數矢者皆斬(奮不顧身處)於是士卒用命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傅正彥擁精兵二千開湧金門以遁世忠馳入帝步至

宮門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爲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執於市又自衢信追擊至漁梁皆擒而伏誅帝手書忠義二字揭旗以賜兀朮將入侵帝召諸將問移蹕之地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於是以世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既而兀朮分道渡江諸屯皆敗世忠自鎮江還保江陰杜充以建康降敵兀朮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乃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敵歸邀

擊之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矣兀朮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請盡歸所掠假道不許請以名馬獻又不聽撻辣在濰州遣孛堇太一趨淮東以援兀朮世忠與二人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太一孛堇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艘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鈎授驍健者明日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求會語

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亟馳去謂諸將曰南人使船如使馬奈何或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載土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棹槳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兀朮一夕潛鑿渠三十里次日風止我軍輒弱不能運金人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我軍多戰死敵遂得絕江遁去世忠收餘軍還鎮江是役也兀朮兵號十

萬世忠僅八千餘人帝賜札褒美建安范汝爲反辛企宗等討捕未克賊勢愈熾詔世忠討之世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領步卒三萬水陸並進次劍潭賊焚橋世忠策馬先渡師遂濟賊盡塞要路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偃旗仆鼓徑抵鳳凰山俯瞰城邑設雲梯火樓日夕併攻賊震怖莫測五日城破汝爲自焚斬其弟岳吉以徇民感更生家爲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奏江西湖南寇賊尚多乞乘勝討平於是旋師永嘉若將

兢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群
賊不虞其至咸大驚世忠遣人招之廣西賊曹成以
其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遂移師長沙時劉忠
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始至欲急擊宣
撫使孟庾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非參政所知請期
半月効捷遂與賊對壘奕棋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
乃夜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
迎戰所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
賊回顧驚潰麾將士夾擊遂大破之斬忠湖南悉平

師駐鎮江金人與劉豫合兵入侵世忠親提兵駐大
儀當敵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
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令軍
中曰視吾鞭所向於是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
鼓即起擊良臣至金金人問王師動息良臣具以所
見對金人聞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州將撻孛也
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
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
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

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孛也等二百餘人世忠復
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甚衆捷聞群臣入
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自建炎以來將
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今世忠連戰以挫其鋒論者以
爲中興武功第一六年授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世忠
至拔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薄爲
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巾幗婦人粧以耻之故人
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鎮劉豫兵
數入寇輒爲世忠所敗七年築高郵城民益安之初

世忠移屯山陽遣間結山東豪傑約以緩急爲應宿
州馬秦及太行群盜多願奉約束者金人廢劉豫中
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爲恢復計會
秦檜主和議命世忠徙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
以計緩我師乞留此師以蔽江淮又力陳和議之非
慷慨激切帝優詔褒荅後金果渝盟咸如其言金使
蕭哲來以詔諭爲名世忠聞之上言金人欲以劉豫
相待則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
沮請馳驛面奏不許既而伏兵洪澤鎮將殺金使不

克十年世忠聞淮陽金人來救世忠迎擊于洳口鎮敗之又追解元擊金人于潭城皆捷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世忠既不以和議為然為檜所抑諷言者論之世忠連疏乞解樞柄復上表乞骸罷為醴泉觀使封福國公節鉞如故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見其面顯仁皇后自金還世忠詣臨平朝謁后在北方聞其名慰問者良久二十一年八月薨孝宗朝追封蘄王

斷曰

韓公世忠戰有大力萬衆之中躍馬斬敵方臘反時詔求甚急踰險擒之有如拾級討賊山東單騎夜入連呼大軍賊降不及苗劉劫君韓聞大泣即刻進兵誅奸肘腋兀术再侵帝思移蹕河北山東國家已失再棄江淮身于何立死守鎮江不容歸跡求乞甚哀愈加攻擊窮困蕩中四十八日天不絕彼鑿渠風息江西湖南寇賊如織乘勝平之無不盡克帝論武功中興第一權檜不容乞歸[illegible]遯

張俊

張俊字伯英鳳翔府成紀人好騎射負才氣年十六為三陽弓箭手屢立戰功金人圍汴京俊勒兵勤王高宗時為大元帥見俊英偉擢元帥府後軍統制會有人自汴齎蠟詔命高宗以兵付副帥還京高宗問大計俊曰此金人詐謀耳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高宗許之既而汴京破三帝北遷俊懇辭勸進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當天下洶洶不早正大號無以稱人望高宗泣涕不許俊便道邑行至應天

府高宗始即位隨遣還京迎隆祐太后奉太后及六宮以歸時江淮群盜蜂起俊討杜用于淮寧捕萬郭青于鎮江陳通于杭州蔣和尚等于蘭溪皆平之尋又破秀州賊數萬縛徐明斬之進武寧軍承宣使帝如揚州召諸將議恢復俊曰今敵勢方張宜且南渡據江為險練兵政安人心俟國勢定大舉未晚帝如臨安後苗傅劉正彥作亂俊時屯兵吳江縣傅等矯詔加官調之俊知其偽拒不受會韓世忠自海上來俊借一軍與之世忠為前軍俊以精兵翼之戰于

臨平討平之金人分兵深入攻臨安帝如溫州留俊於明州以拒敵帝賜親札曰朕非卿則倡義誰先卿捨朕則前功俱廢宜戮力共捍敵兵一戰成功當封王爵既而金人三犯明州雖互有勝負然極力戰守未嘗有失未幾江浙群盜蠭起俊復奉詔討平之紹興元年帝至會稽時金人殘亂之餘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陽李成尤悍强據江淮湖湘十餘州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意圍江州久未解朝議遣將致討俊慨然請行時成黨馬進在筠州豫章介江筠之間

俊聞命就道急趨豫章且曰我已得洪州破賊必矣乃斂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孫子示弱而驕之卽此意）餘進以大書牒來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賊以俊為怯俊諜知賊怠乃出賊不意大戰敗之追奔七十里至筠州既復筠州又進至樓子莊賊黨商元據草山（由不虞之道而入）挾險設伏俊遣步兵從間道直趨椒山殺伏奪險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遁號俊為張鐵山既復江州而興國軍等處群盜聞俊兵至皆遁去俊因引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成懲泰新失險之嶮據

石壁坡恐由以木石投人俊令遊卒進退若爭險狀以誑賊俊親冒矢石率衆攻險賊衆懼而潰馬進為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諸郡悉平拜太尉四年金人與劉豫分道入寇諜至舉朝震恐或請他幸俊謂趙鼎曰避將何之惟向前進一步庶可脫遂改俊為淮西宣撫使瀕江相距逾月敵不得入敵將引去俊乃謂王進曰敵既（揣其情）無留心必徑渡淮去可速及其（妙算）半濟而擊之進往敵果北渡遂薄諸淮大破之獲其魁程師回張延壽以獻既而劉麟入寇率兵十餘萬

犯濠壽詔并以淮西屬俊楊存中亦聽節制與俊合兵拒敵俊分遣存中等[illegible]大越家坊遇劉猊左右軍擊走之俊率大軍鼓行而前至李家灣遇猊大兵與戰殺獲略盡降者萬餘人猊僅以身免拜少保帝曰卿議論持重深達敵情兼聞挽强之士數萬報國如此朕復何慮後俊與韓世忠入見秦檜奏陛下倚此二大將譬如兩虎固當各守藩籬使寇不敢近帝曰止如左右手豈可一手不盡力耶命俊自盱眙屯廬州八年金人請寢兵許之九年冬金復渝盟

再破河南圍順昌命俊策應劉錡俊督軍渡江金人退繼又分道來侵俊收宿豪諸軍擊之㝡復衛真鹿邑等地十年酈瓊在亳州俊以大軍至城都統制王德下符離乘勝趨亳與俊合俊引軍入城金人棄城遁父老列香花迎俊遂復亳州進少師自是金人凡入寇皆為俊等所敗然俊知朝廷欲罷兵首請納所統兵力贊和議與秦檜意合言無不從加少傅封益國公十二年以御史江邈論之罷為統醴泉觀使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與韓世忠劉錡岳飛並為名將世稱張韓劉岳岳飛冤獄韓世忠救之俊獨助檜成其事心術之殊也遠哉

功名心所誤

如何可與岳並稱

斷曰

張俊用兵戰功可數二帝蒙塵請王為主太后迎歸已無北土杜用淮侵郭青鎮阻陳通杭綫蘭溪將忤一一皆平徐明斬捕苗劉之誅雖韓操斧俊借一軍亦云相輔請討李成先以怯誓俟惰追奔突强如虎詣郡奏功太尉受祜和議贊成合檜心於武繆之冤惜無一語

劉錡

劉錡字信叔德順軍人節度使劉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嘗從仲武征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窒之人服其精高宗召見奇之特差隴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帝駐于江解潛王彥兩軍交鬬俱罷命錡兼將之錡始能成軍扈從赴金陵十日金人歸三京乃以錡充東京副留守節制馬軍所部八字軍纔三萬七千人錡自臨安泝江絕淮至渦口方

威名如此

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未至順昌三百里金人果敗盟來侵錡遂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城中問知府陳規曰城中有糧否有則能與尹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因遣騎促所部將士及老稚輜重速夜至及旦報金騎已入陳錡遂斂兵入城為守禦計人心乃安衆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為殿令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

深明陰陽之理

得地利

有力量

惟部將許清議與錡合。錡大喜。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卽焚吾家。毋辱敵手。乃分令諸將守諸門。再三鼓厲。於是軍中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破賊立功。未幾。金人圍順昌。錡豫于城下設伏。擒千戶阿黑等二人。詰之。知虜營白沙渦。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頗衆。既而三路合兵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進。初錡傳城築牛馬垣爲門。至是蔽門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於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中射敵。無不中。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死河者不可勝計。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于東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或請啣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嘂。如市兒吹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奮擊。電止匿不動。敵衆太亂。百人聞吹器聲卽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朮聞而自汴來。錡遣曹成等二人作間。曰。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朮問之。對如前。兀朮喜曰。此城易破耳。卽置鵝車砲具不用。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復昔比。元帥臨陣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朮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于潁河上。敵由之以濟。錡因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敵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朮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朮。兀朮一動。則餘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弊。錡士氣閒暇。（以佚待勞法）敵晝夜不解甲。錡軍皆番休更食牛馬垣下。（以飽待饑法）敵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方晨清氣爽。錡按兵不動。（以靜待動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

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士殊死戰入其營刀斧亂下敵大敗錡遣兵追之死者萬數方大戰時兀朮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官軍乃以槍摽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眞所爲號長勝軍專以攻堅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所殺遂至太敗棄屍斃馬血肉枕籍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朮拔營還汴是役也錡

兵不滿二萬出戰僅五千人而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五十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營中讙譁終夜不息而錡城中寂然無鷄犬聲以逸待勞故能勝之捷聞帝喜甚既而洪皓在燕歸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欲捐燕以南棄之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十一年兀朮簽兩河兵謀再舉乃詔大合兵於淮西以待之金人攻廬和二州錡自太平渡江據東關之險兩戰皆勝之行至拓皐與金人夾石梁河而陣河廣二丈錡命曳薪疊橋須臾

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臥槍而坐會楊沂中王德田師中張子蓋之軍俱至是時兀朮以鐵騎十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陣王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人斃之因大呼馳擊諸將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楊沂中復以萬兵各持長斧奮擊之敵大敗錡與德等追之又敗之於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去居數日正議班師而濠州告急錡俊沂中等急趨黃連埠援之去濠六十里而南城已陷沂中欲進戰錡謂俊曰本救濠今濠已失不如退師據險以爲後圖

諸將曰善三帥駢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又謂曰敵得城而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備之俊不從命沂中與德將步騎六萬人直趨濠州果遇伏敗還錡軍至藕塘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近奈何錡語俊無恐請以步卒禦敵宜撫試觀之錡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錡曰順昌孤城旁無赤子之助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況今得地利又有銳兵耶俄而俊至曰諜者妄也錡與俊益不相下一夕俊軍士縱火劫錡軍錡擒十六人梟首架上餘皆逃錡見俊

俊怒曰我爲宣撫爾乃判官何得斬吾軍錡曰不知
宣撫軍乃斬劫砦賊耳俊曰有卒歸言未嘗劫砦呼
一人出對錡變色曰錡爲國家將帥有罪宣撫當言
之朝豈得與卒伍對事長揖上馬去已皆班師俊沂
中還朝每言錡戰不力秦檜主其說遂罷宣撫判官
命知荆南府後魏良臣言錡名將不當久閒乃命知
潭州加太尉復帥荆南府三十一年金主亮調軍六
十萬自將南來中外大震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爲
江淮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錡引兵屯揚州軍容甚

肅金人以鐵騎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
金高景山攻楊州錡遣員琦拒於皂角林陷圍力戰
林中伏發大敗之斬景山俘數百人捷奏賜金五百
兩銀七萬兩以犒師錡病求解兵柄留其姪劉汜以
千五百人塞瓜州渡又令李横以八千人固守詔錡
專防江錡遂還鎮江時葉義問督師江淮至鎮江見
錡病劇因督兵渡江衆皆以爲不可義問强之不得
已而行及金人以重兵逼瓜州後軍王方死之横汜
僅以身免江而北遂錡使人特黄幟登高

而望之戒曰賊至舉白幟合戰舉二幟勝則舉黄幟
是日二幟舉踰時錡曰黄幟久不舉吾軍殆矣錡憤
懑疾益甚衆軍虞允文自采石督舟師與金人戰過
鎮江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
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書生我輩愧死矣
發怒嘔血數升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錡慷慨深毅
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罪（平素爲金人畏服如此）
不赦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荅
如響獨至錡莫有應者

斷曰

劉錡受命節制東京軍名八字三萬餘兵絶淮而
上暴風勿驚王有賊兆金果敗盟順昌既至因趨
入城及旦敵合百計戰爭或伏擒敵或夜斫營或
借雷殲或聚吹笙使其不測自戰屍横又示柔弱
令其驕盈又毒水草使其病生晨凉不戰午疲急
征外兵震攪内寂無聲故能大勝捷奏帝廷金謀
在舉群帥列旌順昌旗號一見遠行後屢合戰或
輸或贏王謀不一嘔血渝傾

新鍥纂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十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補

吳玠

吳玠字晉卿隴干人也少知兵善騎射以良家子隸涇原軍夏人犯邊以功擢隊將又從討方臘破之金人攻延安經畧王庶召曲端進兵端不進且曰不如蕩其巢穴攻其必救遂攻蒲城命玠攻華州拔之時張浚欲合五路兵與金人決戰玠請宜各守要害須其變而乘之一戰可以成功浚不聽進兵富平又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以備敵深入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雖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敵驟與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端營軍遂大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將散卒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守漢中扼蜀中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决不敢越我而進懼我踵其後是所以保蜀也糧食雖不繼鳳翔民輒獲者衆若以恩義結之彼自有糧助我乃遣人諭鳳翔告以恩德并以重惠道之使其預通金人消息鳳翔民大悅曰我輩皆宋民迫于虜勢不得已耳今吳將軍不棄我等當以死報於是相與夜送芻糧二千餘斛助之玠仍以金帛賞之民得金帛益喜輸者愈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令保伍連坐然民感玠恩德冒禁如故紹興元年金將沒立自鳳翔别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大敗移砦黃牛會風雨雹遂遁去沒立方攻箭筈關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使敵前後不相及）張浚錄其功拜明州觀察使金人自起海角狃于常勝及與玠戰輒北憤甚誓必取玠因會諸道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為城夾澗與官軍相拒十月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强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騎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以待金兵至伏發衆大亂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兀

术既敗復以撒離喝爲陜西經畧使屯鳳翔與玠相
持且金久窺蜀苐以璘守和尚原不得逞將出奇取
之時玠在河池遂用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
以綴玠後令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乃命撒離喝
自商於直搗上津取金州竟長驅趨飭洋漢興元守
臣劉子羽急以驛書招玠入援玠遂自河池日夜馳
三百里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
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嶺金人
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則
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
死者山積而敵不退募敢死士五千將夾攻會玠小
校有得罪奔金者導以祖溪間路出關背乘高以瞰
饒風諸軍不支遂潰玠退保西縣敵入興元劉子羽
退保三泉玠走三泉會之築潭毒山以自固未幾金
人北歸玠急遣人邀于武休關掩擊其後軍墮淵死
者以千計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道險東來不
虞玠馳至雖入三郡而失不償得進玠檢校少保充
是璘在和尚原餉饋不繼玠又謂去蜀遠命璘棄之

經營仙人關側築一壘移原兵居之至是兀术撒離
喝及劉夔率十萬騎入侵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
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
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
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
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分軍兀
术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
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
人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
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
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
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以酒缶撲滅之玠急
遣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出震鼓動地明
日大兵出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
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張彥
結橫山砦王浚伏河池扼歸路又敗之是役也金自
元帥以下皆携孥來劉夔乃豫之腹心本謂蜀可圖
既不得逞又度玠終不可犯則還據鳳翔授卅士田

為久留計自是不妄動揽闘屢遷授檢校少師玠與
敵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治（此與趙充國同意）
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
廢堰民知灌溉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九年遷四川
宣撫使遣內侍奉親札以賜至則玠病已甚扶掖聽
命帝聞而憂之命守臣就蜀求善醫且勅國公馳視
未至玠卒于仙人關年四十七贈少師賜錢三十萬
玠善讀書凡往事可師者皆錄座右積久墻牖皆格
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近利故能保必勝御

（爲將之能事畢矣）
下嚴而有恩待士虛心聽受選用將佐必視勞能為
高下不以親故權貴撓之玠卒胡世將問玠所以制
勝者璘曰璘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卻之
項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非累日（行陣要訣人皆熟記）
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與之角久乃得其情蓋金
人弓矢不及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堅
忍吾嘗以長技相角於數百步外彼固不能相及故
每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使不得休暇以沮其（變化[illegible]）
堅忍之氣至決機于兩陣之間則將有不能言者方

富平之敗秦鳳皆陷金人一意睨蜀東南之勢亦急
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淳熙中
追封涪王

斷曰

吳玠用兵大有方略屢言戰爭當以利作張浚不
聽一敗勢弱急保散關為蜀要着恩結夙翔芻糧
未若更戰迭休金兵屢却遠遺黃柑令敵錯愕金
人始謀謂玠西掠道險東來玠偏擁幕三郡雖侵
失厚得薄用火攻樓酒缶撲剝分紫白旗金營橫

虐射目韓常乘宵奔脫西蜀既安玠病早惡為國
亡身英雄所樂

吳璘

吳璘字唐卿玠弟也從玠攻戰以箭筈關之功居多
超遷統制又以守和尚原大敗金人兀朮中流矢遁
去之功陞康州團練使至紹興三年玠敗于祖溪嶺
時璘猶在和尚原玠命璘棄原別營仙人關以捍金
人深入四年兀朮撒離喝果以大兵十萬至關下璘
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地關遠前陣

敵浸須後陣阻隘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修第二
隘璘冑鬭轉戰會于仙人關敵果極力攻第二隘諸
將請別擇形勢以守璘奮曰兵方交而退是不戰而
走也吾度此敵去不久矣諸君第忍之震鼓易幟血
戰連日金人大敗自是數年不敢窺蜀將金人廢劉
豫歸河南陝西地樓炤使陝以便宜欲命三帥分陝
而守以郭浩帥鄜延楊政帥熙河璘帥秦鳳欲盡移
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金人反復難信懼有他變今（科敵明論）
我移軍陝右則蜀空虛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直

擣蜀口是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為屯控其要害（有主見）
遲其情見力疲漸圖進據炤從之命璘與楊政兩軍
屯內地保蜀郭浩一軍屯延安以守陝既而胡世將
至河池璘見之曰金大兵屯河中府止隔大慶一橋
耳騎兵疾馳不五日至川口吾軍遠在陝西緩急不
可追集關隘不葺糧道斷絕此存亡之秋也而朝廷
恃和忘戰且欲廢仙人關璘家族固不足惜如國事（皆璘之識）
何世將遂抗疏謂外固和好宜內修守禦於是璘僅
以牙校三隊赴秦州留大軍守階成山砦戒諸將毋

得撤備十年金人敗盟撒離喝渡河入長安趨鳳翔
陝右諸軍隔在敵後遠近震恐召諸將議惟涇原帥
田晟與楊政同至參謀孫渥謂河池不可守欲退保
仙人原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
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于此乃
命田晟以三千人迎敵璘又遣姚仲拒于石壁砦敗
之璘又以書遺金將約戰金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
璘軍璘以驍騎擊走之鶻眼入扶風復攻拔之獲三
將及女真百十有七人撒離喝怒甚自戰百通坊列

陣三十里璘力戰破之十一年金統軍胡盞與習不
祝合軍五萬屯劉家圜璘請討之世將問策璘曰有
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此法最能得士之死性）
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
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并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
為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
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此古束
伍令也車戰餘意無出于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
雖銳不能當也及與二酋遇遂用之二酋老於兵旅

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我必不敢輕犯光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山下則敗璘以爲然乃告敵請戰敵笑之璘夜半遣仲及王彥御枚截坡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先得地利）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及胡盞出壘戰璘以叠陣法更休迭戰自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鬬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盞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以驛書詔璘班師（千古同恨）世將浩歎而已明年竟割和尚原以與敵撤戍割地皆

秦檜主之也此後和議方堅而璘治軍經武常如敵（此即以陵待不虞之法）至三十一年金主亮叛盟渡淮遣合喜以兵扼大散關璘卽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又移檄契丹西夏及山東河北聲金人之罪以致討金人據大散關璘將姚仲與之相持六十日不能破乃命鞏攻德順璘遣子挺與敵戰于瓦亭敗之璘自將至城下守陴者聞呼相公來觀望咨嗟矢不忍發璘按行諸屯預治黃河戰地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得先處戰地以）敵一鳴鼓銳士空壁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

不一當十至暮璘忽傳呼其將戰不力入益齊搏敵大敗奔入壁黎明師再出敵堅壁不動會天大風雷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所得輜重不計數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拜不絕璘尋還河池四月原州受圍璘命姚仲以德順之兵往援璘自趨鳳陽視師諸將雖力戰敵攻益急五月仲與敵戰于原州之北嶺敗績璘亦無功還因奪仲兵欲斬之或勸而止璘策金人必再爭德順亟馳至城下而完顏悉烈等兵十餘萬果來攻萬戶豁豁復領精兵自鳳翔繼至

璘築堡東山以守敵極力爭之殺傷大半終不能克時議者以爲兵宿於外去川日遠恐敵襲之欲棄三路遂詔璘退師敵乘其後璘將士死亡者甚衆三路復爲敵有乾道元年詣闕召見德壽宮高宗見璘嘆曰朕與卿老君臣也可數入見璘頓首謝及還鎭兩宮宴餞甚寵又解所佩刀賜之曰異時思朕視此可矣璘至漢中修復褒城古堰溉田數千頃民甚便之三年卒贈太師追封信王璘剛勇喜大節代兄爲將守蜀餘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高宗嘗問勝敗之

術璘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高宗曰此孫臏三駟之
法一敗而二勝也嘗著兵法大略謂金人有四長我
有四短當取我之短制彼之長四長曰騎兵曰堅忍
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漢所長兼收而並用之以
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制其重甲則勁弓強弩
其弓矢則以遠克近以強制弱布陣之法則以步軍
為陣心左右翼以馬軍為左右助距馬步兩陣之間
至帖撥增損之不同則係乎臨機知兵者取焉

斷曰

吳璘玠弟戰功多利散漫難攻隘擊容易主第二
門以張形勢血戰破之窺蜀無計金人敗盟衆欲
退避璘怒叱之戰守兩濟金屯劉園璘請討致疊
陣攻之以強乘蔽再戰山上敵憂敗亟勢已垂危
班師詔至秦檜為奸復主和議戰勝博簉敗已成
似可惜英雄空生其際雖贈太師不勝其氣

李而忠

李顯忠初名世輔綏德軍青澗人也由唐以來世襲
蘇尾九族巡檢初其母當產數日不能免有僧過門
曰所育乃奇男子當以劍矢實毋旁即生已而果生
顯忠立于蕁咸興之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
入犯鄜延經畧王庶命永奇募間者得張琦更求一
人顯忠請行永奇曰汝未涉歷行必累琦顯忠曰顯
忠年少膽氣不小必不累琦遂與琦俱有敵人夜宿
陶穴顯忠縋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
匹餘馬悉折其足庶大奇之補充隊將由是始知名
金人陷延安授顯忠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
世襲國恩乃為彼用耶會劉豰令顯忠帥馬軍赴東
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
二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顯忠至東京劉豫授之
南路鈐轄已而豫廢兀朮以萬騎馳獵淮上與顯忠
獨立馬園場間顯忠戒吳俊往探淮水可渡處欲
執兀朮歸朝俊還顯忠馳問之為竹刺傷馬而止兀其忍可嘆
朮授之忠承宣使知同州之忠至鄜省視永奇奇發之
忠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人路汝可於此擒其
酋渡洛渭由商虢歸朝弟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
而歸顯忠赴同州郡遣黃士成等持書由蜀至興報

歸朝事元帥撒離喝來同州顯忠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勝顯忠恐高原望追騎益多乃與撒離喝折箭爲誓不得殺同州人不得害我骨肉皆許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救得免顯忠携老幼長驅而北至鄜城縣急遣人告宋奇宋奇卽挈家出城至馬翅谷口爲金人所及家屬二百口皆遇害是日天昏大雪延安人聞之皆泣下顯忠僅以二十六人奔夏國夏人問故顯忠泣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卽死願得二十萬人生擒撒離喝取陝西五路歸于夏顯忠亦得以報不共戴天之仇夏主曰爾能立功則不惜借兵時有酋豪號靑面夜叉者久爲夏國患乃令顯忠圖之請二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以歸夏主大悅卽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移訛爲陝西招撫使顯忠爲延安招撫使顯忠引兵至延安總管趙惟淸大呼曰鄜延路今復歸宋矣已有赦書顯忠與官吏親赦書列拜顯忠大哭衆皆哭百姓哭聲未絕顯忠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移訛諭之曰顯忠已

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本部軍歸國移訛不從曰初經略乞兵來取陝西今既到此乃令我歸耶顯忠知勢不可乃出刀斫移訛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鷂子軍來顯忠以所部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殺死蹂踐無慮萬人獲馬四萬匹顯忠揭榜招兵每得一人與馬一匹旬日間得萬人皆驍勇少壯乃擒害其父母弟姪者皆斬于東城之內行至鄜州已有馬步軍四萬餘撒離喝在耀州聞顯忠來一夕遁去四川宣撫吳玠遣張振來撫諭云兩國見議和好不可生事可量引軍赴行在遂在河池縣見玠玠撫之曰忠義歸朝惟君第一至行在高宗又撫勞再三賜名加賚兀朮犯河南命顯忠與李貴同破藁壁縣兀朮犯合肥手詔以軍與張俊會顯忠至孔城鎮與敵戰大敗之兀朮謂韓常曰李世輔歸宋不曾立功此人敢勇宜且避之乃焚廬江而走顯忠欲追之與死戰俊以奉旨監護慮失顯忠遂各以軍還顯忠熟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忤秦檜意會金使言顯忠私遣人過界遂降官奉祠台州居

住二十九年至是金渝盟詔顯忠以本部捍禦因遣
永春等以二百騎與金將小韓將軍兵五千人戰
于大人洲敗之又增兵萬餘來戰顯忠率騎軍出自
旦至午氣百倍以大刀斫敵陣敵不能支殺獲甚衆
擁入淮者不可計金主亮犯淮西朝廷命王權拒于
合肥權棄軍渡江和州失守金主統軍駐和之雞籠
山將濟采石朝廷詔以顯忠代權軍中大喜於是有
采石之捷顯忠退軍沙上得楊存中報車駕至平江
可速進兵顯忠選銳士萬人渡江盡復淮西州郡軍

至橫山澗與金射鵰軍戰敵兵敗走金主亮切責諸
將不用命諸將弑之而還是役也顯忠所得一萬九
千餘人行賞有差詔賜顯忠五子金帶授顯忠淮南
京畿等處招討使孝宗即位賜田百畝時金主雍新
立見山東河北豪傑蜂起皆欲挈地還于朝金主懼
而亟請和時張浚開都督府命顯忠渡江督戰乃自
濠梁渡淮至陡溝蕭琦用拐子馬來拒與戰敗之琦
復背城列陣顯忠躬率將士鏖戰琦敗走遂拔靈壁
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中原歸附者接踵時邵宏

淵圍虹縣未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遂皆出
降宏淵恥功不自已出又有降千戶訴宏淵卒奪其
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益不相睦六月兵薄宿
州城金人來拒顯忠敗之斬其首虜數千人追奔二
十餘里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眞關西將軍也顯忠
閉營休士爲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上城
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敢後促之乃始渡淮
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遂復宿州捷聞授
顯忠開府儀同三司金帥孛撒自南京率部騎十萬

來晨薄城列大陣顯忠親率軍遇于南城戰數十合
孛撒大敗遂退走翌日敵益兵至顯忠并力夾擊宏
淵按兵不動顯忠獨與所部力戰百餘合殺左翼都
統及千戶萬戶斬首虜五千餘人俄增兵復來逼城
顯忠用克敵弓射却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
于清涼猶不堪況烈日中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
復鬬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爲敵兵至
與邵世雍劉侁各以所部兵遁繼而左士淵李彥孚
亦遁顯忠移軍入城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

拒槊斬首虜二千餘人積尸與羊馬牆平城東北所
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所之
敵始退却顯忠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掩擊則
敵兵可盡金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
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倘我軍不返恐不測生變顯
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咤曰皇天未欲平（真使英雄喪氣）
中原耶何阻撓若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所喪
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顯忠以軍還見浚納
印待罪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後朝廷知其

故乃復召除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賜第
京師上奇其狀貌魁傑命繪像閣下淳熙四年七月
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襄

斷曰

顯忠丈夫生而不誣殺人陶穴膽勇已粗陷金授
職泣思改圖會遣軍赴恰與意符報父潛走父緩
被誅切齒致恨投夏訴幸爲擒青面借兵以扶害
父母者立擒以屠適值有赦歸宋如初高宗加賚
命備戎兀朮來犯一戰幾俘相戒避去壯志可
酬上策忤檜奉祠閒居二十九載金盟復渝大
大戮小戰小驅牽連卽敢實衆所拘丈夫至此不
負其軀

楊存中

楊存中代州崞縣人本名沂中序正甫紹興間賜今（此亦因時發論）
名爲人沉鷙嘗慨然語人曰大丈夫當以武功取富
貴焉能俯首爲腐儒哉因精孫吳兵法善騎射初隸
張俊部曲上問將於俊俊以存中對因召見邑衛從
遲劇賊李昱據任城久不克存中以數騎入擊殺數

百人帝乘高望見介冑盡赤意其被重創召視之皆
污賊血帝壯之飲以酒曰夥此血漢存中請復往帝
止之存中曰此賊膽碎卽成擒矣遂大破之復任城
建炎二年討賊徐明于嘉興先登城陷主帥將屠城（仁者之師）
存中力請止之戮其渠魁而已郡賴以全紹興元年
從張俊討李成諸將議欲分道進存中曰賊勢如此（深明命將出師之法）
兵分則力弱又諸將位均勢敵非招討督之必不相
爲用俊然之整軍至豫章存中率兵數千首破賊于
玉隆觀追至筠州賊驍將以衆十萬來援夾河而營

存中謂俊曰彼衆我寡擊之當用奇願以騎見屬公（深得以少擊衆出奇制勝）以步兵居前後俊從之存中夜御枚渡筏河出西山馳下擊賊俊以步兵夾攻俘八千人諸將夜見存中曰戰未休降卒多忽有變奈何非盡殲之不可存中曰殺降吾不忍諸將轉告俊竟夜坑之乘勝追至九江成遂遁去二年進存中神武中軍統制存中固辭曰神武諸帥如韓世忠張俊皆貴擁旄鉞名望至重如臣么麽一旦位與之抗實不自安不許時中軍卒不滿五千疲瘵者居半存中請拘神武卒借出于外

者歸軍中由是軍政寖修劉猊入犯淮西宣撫使劉光世欲棄廬州退保太平賊衆十萬已次濠壽時張浚視師因命張俊拒之又使存中往泗州與俊合及至泗則光世已捨廬去浚使人諭之曰一人渡江卽斬以徇光世不得已還廬駐兵與存中相應賊先犯定遠縣存中以兵二千襲敗于越家坊既而與猊兵遇藕塘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存中急擊之且使統制吳錫以勁騎五千突其陣陣亂存中鼓大兵乘之（神機妙用）自以精騎衝其脇大呼曰賊破矣賊錯愕駭視遂大

敗猊以首抵謀主李諤曰適見將軍鋭不可當也（可謂神）楊殿司也卽以數騎遁去餘衆萬人偃立失措存中（今人）躍馬叱之皆怖而降劉麟在順昌孔彥舟方圍光州聞之皆拔砦遁去捷聞帝喜謂宰執曰卿輩始知朕待人也十年金人叛盟取河南命存中爲宣撫引兵至宿州金人詭令來告敵騎數百屯柳子鎮存中信之留王滋蕭保以千騎守宿自將五百騎夜襲柳子鎭黎明不見敵而還金人以精兵伏歸路存中知之遂橫奔而潰衆議官不知存亡以聞朝廷震恐既而

存中自壽春渡淮歸泗人心始安十一年兀朮耻順昌之敗復謀來侵詔大合兵於淮西以待之於是存中以殿司兵三萬戍淮與金人遇于柘皐時張俊劉錡王德皆會集金人以拐子馬翼而進存中曰敵恃（破拐子馬法）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操長斧如牆而進諸軍鼓譟奮擊金人大敗退屯紫金山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而濠圍猶未解欲往救之距濠六十里聞城陷矣召存中錡謀之錡謂存中何以處此存中曰惟戰耳相公與太尉在後存中當居前錡

曰木來救濠濠既已失進無所依人懷歸心勝氣已
索此危道也不若退師據險俟其去爲後圖諸將皆
曰善賊足而營遣人俟敵曰已去矣俊欲自以爲功
謂錡毋往命存中與德偕至濠列陣未定烟起城中
金人伏騎萬人分兩翼出存中顧德曰何如德曰德
小將焉敢預事存中因以策麾軍曰那回諸軍以爲
令其走也遂散亂南奔無復紀律金人追殺甚衆存
中乃自宣化渡江歸行在加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
司蓋錄柘皋之功而掩濠梁之敗也時金主亮有南

侵意存中上備敵十策步帥趙密謀奪存中權因指
（非臣事　安得以密代之　可嘆）
爲喜功生事存中聞之上章乞免密竟代之未幾湯
思退急劉汜戰敗于瓜州命存中往京口爲守江計
虞允文自采石來命存中與之協力拒敵敵不能濟
金主亮死金人請和存中奏俟彼得新主之命無遽
許孝宗如建康詔存中扈蹕因語宰相曰楊存中惟
命東西忠無與二朕之郭子儀也隆興二年金人再
入關議割蜀之和尚原以畀之存中入對曰[illegible]原
（之地不可失　必爭）
隴右之藩要也敵得之則可以瞰蜀漢川我得之則

可下兵秦雍曩議與金人吳璘力爭不從今璘在遠
不及知臣若不言非特負陛下亦有愧于璘近者王
師盡銳而後得願毋棄未幾金人復攻淮甸詔存中
同都督江淮事時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
諸將調護之始更相爲援帝覩獎之曰諸將協和互
相策應卿之力也會金兵已深入朝議欲舍淮保江
存中持不可乃已金卒在揚州或勸存中擊之存中
不敢渡獨臨江固壘以老之金人尋請盟乾道二年
卒存中天資忠孝敢勇大小亡百餘戰身被五十餘

創嘗以克敵弓雖勁而蹷張難遂以意創馬皇弩思
巧製工發易中遠人服其精

斷曰

楊子存中天生勇悍寢幄扈從適逢賊亂數騎衝
鋒殺人無筭遍體鮮紅燄傷染茜及解甲看皆賊
血濺因賜醇醪酌此血漢既征李成彼衆萬萬若
不出奇難破一旦願請奇兵馳擊其牆果俘八千
餘俱遁擄劉猊據山矢如雨散存中一呼神失魂
斷驚斬將軍銳不可犯帝喜得人忠日可貫惟命

東西子儀之伴濠雖敗歸柘功足掩君念及臣感
幾無憾
王德
王德字子華通遠軍熟羊寨人也以武勇應募隸熙
帥姚古會金人入侵古軍懷澤間遣德諜之斬一酋
而還古曰能復往乎德曰可遂從十六騎徑入隆德
府治執偽守姚太師左右驚擾德手殺數十百人衆
愕眙莫敢前德械姚獻于朝欽宗問狀姚曰臣就縛
時止見一夜叉耳時遂呼德爲王夜叉建炎元年從

勤王師倍道趨闕改隸於劉光世平濟南寇李昱池
陽寇張遇光世討李成德以百騎覘賊至蔡州止蔡
驛戶橋賊疑爲誘騎擁衆欲西德麾騎大呼曰王師
大至矣賊駭遁追殺甚衆成奔新息收散卒復戰賊
見光世張蓋行陣不介胄知爲主帥并兵圍之德突
圍擁光世還軍因而襲敗成授武略大夫金人攻揚
州西軍多潰德趨宣化會叛將張昱張彥圍和州太
守張績求援于德德兵薄城下賊不意其至大潰遲
明接戰斬昱俘其兵騎萬數濟自采石光世方謀討

苗劉之逆迎至建康謂德曰江都之援不然則益公
可仗義夜涉大江狗國急變遂以軍屬光世會苗劉
走閩中詔德追擊義韓世忠德欲自致功名而世忠
不欲德爲之使遣親將陳彥章拔佩刀擊德德遂殺
彥章戶諸市德至蒲城斬苗瑀擒馬柔吉送行在世
忠訟其擅殺下臺獄侍御史趙鼎按德當死帝命特
原之編管郴州將光世屯九江得揚惟中所失究覽
貴勑即以便宜復德前軍統制遣平信州妖賊王念
經行次饒州會賊劉文舜圍饒德引兵赴之文舜請

降德納而誅之自餘不戮一人請赭校曰念經聞吾
宿留必不爲備倍道而趨一鼓擒之獻俘行朝詔還
舊秩加榮州刺史四年光世鎮京口以德爲都統制
金兵復南光世將退保丹陽德請以死捍江諸將持
以自强分軍扼險渡江襲金人收真揚數郡既而又
遇敵于揚州北有被重鎧突陣者德馳叱之重鎧者
直前刺德德揮刀迎之即墮馬衆驚駭因揮騎乘之
所殺萬計紹興元年秀州水賊邵青作亂德與戰千
崇明沙親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軍大潰他日黨衆

復索戰諜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
再今不知變此成擒耳先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陳○杌○應○敵○之○妙）
齊發牛皆反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俘行在
帝召見褒賞特異三年光世宣撫江淮當移屯建康
命韓世忠代之德傲數十騎自京口迎世忠度將及
麾下乃徒步立道左抗言曰擅殺陳彦章王德迎馬（此亦見世忠從自○領好處）
頭請死世忠下馬握其手曰知公好漢向來纎介不
足蔕懷乃設酒盡歡而別六年冬劉豫遣麟猊驅鄉
兵三十萬分東西道入寇中外甚恐議欲爲保江計

殿帥楊沂中及德等分兵禦之大敗猊兵于藕塘猊
挺身走麟在順昌聞之亦拔砦遁德追至壽春弗及
獲其糧舟四百艘第功除武康軍承宣使會光世罷
宣撫詔德盡護其衆以酈瓊副之瓊與德故等夷耻
居其下率衆叛從劉豫十年德解順昌圍俊檄德就
取宿州德倍道自壽春馳至蘄縣與敵游騎遇逐入
城偃旗卧鼓騎引去因潛師宿州夜半薄賊營敵將
高統軍詰朝壓汴而陣僞守馬秦同知耶律溫以三
十八泅水邀戰德策馬先濟步騎從之遂謂賊曰吾

與金人大小百餘戰雖名王貴酋莫不靡倅爾何爲
者賊遂投兵降馬秦耶律溫馳入閉門城守德至呼
秦諭以逆順乃自縋而下德比其子順先登秦率溫
降遣詣行在德乘勝趨亳州會俊于城父時叛將酈
瓊屯亳聞德至謂三路都統制曰夜叉未易當也遂（聞○名○而○遁）
遁德入亳州白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破竹之勢進
取東都俊難之乃班師策功第一十一年金人自合（深○謀○遠）
肥入侵游騎及江俊議分軍守南岸德曰淮者江之（利○之○言）
蔽也棄淮不守是謂脣亡齒寒也敵數千里遠來餉

道夾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少
安則淮非吾有矣俊猶豫未許德請益堅曰願父子（以○身）
先越江俟和州下然後宣撫北渡俊乃許德即渡采（先○之）
石俊督軍繼之宿江中德曰明旦當會食歷陽已而
夜拔和州晨迎俊入敵退保昭關又擊走之追至柘
皐與金人夾河而軍諸將帥俱集惟張俊後至田師
中欲待之德怒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停上馬兀朮以
鐵騎十餘萬夾道而陣德曰敵右陣堅我當先擊之（此亦○其○堅之法）
麾軍渡橋首犯其鋒一酋披甲躍馬始出德引弓一

發而斃乘勝大呼令萬兵將長斧如墻而進敵大敗退屯紫金山德復尾擊之劉錡謂德曰昔聞公威畧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召拜清遠軍節度使建康府駐劄御前二十五年卒贈少傅二子琪順亦以驍勇聞

斷曰

王德夜叉大師就縛擒賊四方如草被削詔擊當劉當受韓約欲自立功殺人而作被法當誅帝原編漢光世憐才字勒補爵然賊念經信州肆虐一

鼓擒之罪以功脫光世鎮江金人南掠德請捍之殺賊賊却水賊邵青戰敗訂錯思用火牛射回自著事急方降上獻俘惡道見世忠請死如騑下馬笑携奸漢之略再破麟說追瓊入毫名王皆靡何有微弱守淮守江氣方不齊嘶起英雄古今雖若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之十六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後學周亮輔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王彥

王彥字子才上黨人也性喜韜畧金人攻汴京彥慨然棄家赴闕求自試討賊招撫張所與其才擢爲都統制使率裨將張翼白安民岳飛等十一將部七千人渡河與金人戰敗之復衛州新鄉縣傳檄諸郡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寢累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

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傅選等皆附之衆至十餘萬綿亘數百里皆受彥約束張浚宣撫川陝奏彥爲前軍初至漢中浚與金將婁宿相持於富平欲大舉會諸將議彥獨以爲不可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閬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幕府不然其言彥與請爲利路鈐轄時中原盜賊蠭起加以饑饉無所資

食惟蜀富饒桑仲既陷淮安襄陽衆號三十萬欲張勢西向因申牘請於彦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就食耳彦乃遣統領官閻立為先鋒擊之賊鋭甚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彦叱曰假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仲濺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即勒兵趨長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先處戰地以待敵）賊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彦執幟一麾士殊死鬪賊乃敗走彦休士進擊追奔至白磧復房州紹興元年總管李忠反擾京西驍果普餓彦與戰不利閔陷彦退

屯秦郊令將士盡伏山谷間焚秦郊積聚偽若遁者（此即孫子形之敵必從之之意）秦郊距郡城二十里路出夷彦募敢死士易幟設奇以待閔再宿賊至秦郊官軍逆戰大敗之追襲至秦嶺遂復祈縣以歸忠走降劉豫初桑仲既敗還襄陽乃鳩集散亡陷郢州凶焰復熾分衆三道一攻注口關一出馬郎嶺一擣郇陽前軍去金州不三十里（此誠攻要於是禦衆寡之用處）彦曰仲以我寡彼衆故分三道以離吾勢法當先破其堅則脆者自走因自以親兵營馬郎相持一月大戰六日賊大敗仲為其下所殺其餘彦悉討平之五年差知荆南府充歸陜荆門公安軍安撫使彦因荆南曠土措置屯田自蜀買牛千七百頭授官兵耕營田八百五十頃分給將士九年卒于官彦稱名將當建炎初屢破大敵威聲振河朔時方撓于和議遽召之還又奪其兵柄而使之治郡士議惜之

斷曰

彦志慨然自請討賊張所異之都統授職部七千人岳飛在側剌而表誠赤心報國戰無不前求無不得桑仲恃彊請蜀就食先鋒戰亡將士失色彦

怒麾戈力戰大克忠反京西秦郊阻塞敢死設奇忠敗而北尋領荆南屯田分給惜哉卒官才未展畢

劉子羽

劉子羽字彦修建之崇安人也學士韐之長子也韐帥浙東子羽以機宜文字佐父而破陸賊韐守真定會金人入寇父子相誓死守金人不能拔而去由是知名後京城不守韐死之子羽嘗論天下兵勢當以（北）秦隴為根本建炎三年大將范瓊擁强兵江西召之

弗來來人不肯釋兵張浚與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
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俊
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
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
(此詐神鬼莫知)
下有勅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顧
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　瓊
在圍城中附金人迫二帝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爾
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隷
御營五軍瓊刻而定瓊竟伏誅浚以此奇其才辟之

參議軍事明年金人窺江淮急浚念禁衛寡弱計所
以分撓其兵勢者遂合五路之兵以進子羽以非本
計爭之浚曰吾豈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
不爲是耳遂北至富平與金人遇金人乘勝而前宣
撫使退保興州人情大震官屬有建策徙治夔州者
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
直以州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
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叶進
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

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
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
釁而動庶猶可補前愆而贖後咎奈何乃爲此言乎
浚然子羽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即自請奉命
北出復以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諸亡將聞命大喜
悉以其衆來會金人知有備引去明年吳玠經畧河
池王彥鎮金州二鎮皆饑與元帥臣閉糴玠彥病之
皆願得子羽守漢中浚乃承制拜子羽利州路經畧
使兼知興元府子羽至漢中通商輸粟二鎮遂安三

年正月王彥失守退保石泉子羽急移兵守饒風嶺
玠聞之大驚卽越境而東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列
營拒守金人悉力仰攻死傷山積更募死士由間道
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玠遽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
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西子羽焚興元退守三
泉縣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
書訣財玠將在仙人關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
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則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
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子玠曰關外蜀之門

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殺金平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十六日而成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于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張浚欲移鎮潼川子羽遺浚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撤離喝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于武休不及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旗招子羽子羽盡斬之而留其下縱之還曰為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耳何可招也先是子羽預徙梁洋公私之積至是金人深入餽餉不繼又腹背為子羽所攻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亟遁去子羽出師掩擊墮深澗死者不可勝計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始金人攻蜀所選士卒千取百百取十戰被重鎧登山攻險每一人前輒二人推其後前者死後者被其甲以進又死則又代之其為必取計如此浚雖屻師卒全蜀子羽之力居多浚還朝議合兵大舉子羽言金人未可圖宜益兵屯田以俟機會後金人入寇子羽建議清野淮東之人皆徙鎮江俄而金人不至浚問子羽子羽曰異時金人入寇飄忽如風雨今久遲回定有他意蓋今人以拓皐之敗欲急和也未幾果遣使請和子羽十六年卒

斷曰

子羽論勢泰隴為根在朝臣子范璞不純察謀議事忽詔獄論制伏已定不容少存金人攻急議徙夔門子羽大叱欲斬以狗夔峽僻遠誰寄聲聞宜出關外呼召諸軍分布險隘旋乾轉坤浚雖允議無人敢勤子羽自往衆始雲屯金知有備相引而奔一鎮饑饉輸粟如雲三泉死守不惜危身賊招子羽盡斬猶嗔無門金遁全蜀功真始知立國在乎有人

魏勝

魏勝字彥威淮陽軍宿遷縣人也多智勇善騎射應募為弓箭手紹興三十一年金人將南侵議籍諸路民為兵勝躍曰此其時也因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漣水民翕然以聽遂取海州殺其偽守高文富父子民皆安堵遂權知州事遣人諭朐山懷仁沭陽東海諸縣皆定乃蠲租

税得非因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爲五軍紀律嚴明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金人退蒙恬鎮國以兵萬餘來收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伏於隘以待賊至先殊死戰後伏發賊遂大敗殺鎮國滅千人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願來附沂民嬰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紫首孫叔告急勝提兵往救之陣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若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爲將以五百騎圍之

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鬭戰移時身被數十槍冑刃出鬭金人追之馬中矢踣步而入衆無敢當者又度敵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紫翹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分兵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人死傷多遁去勝起義久朝廷尚未知至是制置使李玨出海道覘敵始白勝之姓名於朝攻而知其戰功焉金主亮舉兵渡淮慮勝覘其後因分兵數萬來攻勝邀李寶同擊于新橋大敗之既而金兵復至先使人說勝使降勝諭之曰汝主叛盟失信無故興兵我朝以仁義之師來復舊疆汝主渡淮必敗銜命早求歸必獲爵賞時金兵已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金人攻之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隘擊之金人知不可攻因夜渡河襲關後勝斂兵入城金兵有追之者勝獨乘馬逐此之曰魏勝在此關者皆辟易不復敢追有新募士守河者不知金兵遠遁河勝恐絕河路亟收軍入城金兵追至甲門勝單騎逐而大叱之金兵五百皆望風靡勝又追至十數里

士始得入城有不得入者由城南入西門金兵復自西南來襲勝從後又叱逐之金兵方駭散手殺數人奏功差知海州兼山東路忠義軍都統金兵一日黎明乘昏霧四面而薄城急攻勝激厲士卒竭力捍禦矢石交下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拔砦走及亮死乃解去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揭曰山東魏勝金人望見即退走勝爲旗十數書其姓名密付諸將遇敵戰即揭之金兵悉避走初勝起義時無州郡糧餉之給無府庫倉廩之儲勝經畫市易課酒榷監勸糴粟

右環海州度視敵兵攻取處築城後陸塞關隘任軍
未嘗一日懈弛恒如寇至亮既殖勝益得自治軍旅
人皆㩦鋭獲金諜者犒以酒食厚賂遣還有自北方
來歸者與之同卧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窶貧使
之感激自是山東河北歸附者衆得金人消息悉以
上聞金人忽以兵十萬攻海州時李寶帥海州水陸
並進勝率衆合寶軍大破之斬首不可計堰水爲之
不流餘悉奔潰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
餘萬來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勝軍餉道勝
揮勇悍三千拒于石闥堰金軍不能進金復益兵十
萬來奪勝率衆鏖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因下令守
險勿追衛民入城居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
蔚分兵備禦偃旗卧鼓寂若無人金兵驚疑數日不
敢攻已乃植雲梯擺砲石四面合圍勝俟其近城始
鳴鼓張旗矢石俱發繼以火矢金液凡三晝夜金兵
竟不能近於是罷攻修營壘絶河道謀爲固守勝俟
其不備掩擊或獨出攪之使不得休息又間夜發兵
劫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乃告急于

李寶寶因請張子蓋率兵來解圍共與金軍大戰斬
首不可計追數十里餘兵皆遁海州城西南枕孤山
敵至登山瞰城中虚實立見故西南受敵最劇勝築
重城圍山在内寇至則先據之不能害勝皆自創如
意戰車數百輛砲車數千輛車上爲獸面木牌木拒
數十垂氈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
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爲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
遇敵又可以禦箭鏃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
弩車當陣門其上置床子弩矢大如鑿一矢能射數
人發三矢可數百步砲車在陣中施火石砲亦二百
步兩陣相近則陣間發弓弩箭砲近陣門則刀斧鎗
手突出交陣則出奇兵兩翼掩擊得捷則拔陣追襲
少却則入陣間稍憩士卒不亂進退俱利伺便出擊
慮有拒退預爲解脱計夜習不使人見以其製上於
朝詔諸軍遵其式造焉二年以議和撤海州戍命勝
知楚州勝專一措置清河口時和議尚未決金兵乘
其懈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覘知之
身率忠義士拒于清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

由清河口入淮勝知其謀欲禦之都統制劉寶以方
議和不許金騎軼境勝諸軍拒于淮陽口自卯至申
勝負未決金軍增生兵來勝與之戰又遣人告急于
寶寶在楚州相距四十里堅謂方講和決無戰事遂
不發一兵勝矢盡救不至猶依上阜爲陣誚士卒曰
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爲殿
至淮陰東十里中矢墜馬死事聞贈保寧軍節度使
謚忠壯

斷曰

魏勝彥威天生豪傑倡義渡淮漣水交結宣德朝
廷漣民大悅遂取海州自行其節釋罪蠲租忠分
義別大快人心響應一輸勝砦被圍求救甚切解
圍巷山連戰皆捷金人恃强招降饒舌責其叛盟
方饒無說魏勝旌旗凡戰前列自製戰車刀重箭
登海戍甚嚴皆爲和撤由清入淮和不敢越及敗
盟侵無兵應接殺死報君猶和不絕

李寶

李寶河北人嘗陷于金拔身從海道來歸金主亮渝
盟聽奸民欵造舟將由海道襲浙江諜聞高宗曰須
召李寶詢以和事歷歷如數且以一介脫身還朝是
必能事者乃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督海州捍禦
領舟百二十艘兵三千皆閩浙弓箭手八月次江陰
先遣其子公佐潛往伺敵動靜虛實即督舟啓行軍
士爭之西北風力尚勁迎之非利寶下令敢沮大計
者斬遂發蘇州大洋行三日風甚惡舟散不可收寶
慷慨顧左右曰天以是試李寶心耶寶心如鐵石不
變矣酹酒自誓風即止明日散舟復聚且有報言公

佐已扶魏勝得海州乃喜曰吾兒不負乃翁矣士氣
百倍趨衆乘機進適大風復作海濤如山寶神色不
爲動竟縱舟抵東海敵已寨合圍海州旌旄數千里
寶麾兵登岸以劍畫地令曰此非復吾境力戰與否
在汝等因揮槊前行遇敵奮擊將士賈勇無不一當
十敵出不意亟引去勝出城迎寶奬其忠義勉其共
立功名勝感泣乃維舟犒士遣諜士四出招納降附
聲振山東既而發舟至膠西石臼島時敵舟已出海
口泊唐島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作王師薄敵鼓聲

寶登海波騰躍敵大驚掣衍舉帆風浪捲聚一隅窘
束無復行次寶亟命火箭環射箭所中延燒數百艘
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短兵擊
刺殪之舟中餘盡中原舊民皆登海岸脫甲歸命以
故不殺其餘賊與貨斬獲殆盡捷報上京曰朕獨用
李寶果立功為天下倡矣賜詔獎諭又書忠勇李寶
四字表其旗幟因除靜海軍節度使賜金器玉帶金
主亮聞敗大怒召諸酋約以三日渡江適內變殺亮
向微唐島之捷則亮之死未可期錢塘之危可憂也

寶之功亦大矣卒贈檢校少保

斷曰

李寶陷金拔身歸宋金復渝盟遣舟海哄諜知其
情以寶備用揭天風波寶不為動遂合海州獲勝
相共敵舟望中如雲之衆僅隔一山重重連控寶
揮舟師如馬磬鞚橫絜直前忽操忽縱浪驚若雷
波蕩如送火箭延燒迴風亂逆壯士登舟斬獲快
痛敵敗欲逃恨海無縫捷奏九重群將功須自此
論才方知寶重

趙方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也舉進士知青陽縣告其守曰
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
人以為名言時和議成諸郡寖弛備禦方獨招兵擇
將拔土豪孟宗政等補以官增修山海八隘以壯形
勢荊門有東西兩山險要復築堡其上增戍兵以遏
其衝方知襄陽府諜知金人圍棗陽急因遣宗政等
援之已而金人敗棗陽圍解仍申飭諸將戒嚴當遏
於境上勿使至城下時麥正熟方遣兵護民刈之清

野以待金人復大舉圍棗陽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若
擣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許國東向唐州劉再
興西向鄧州又命子范葵後殿時宗政權知棗陽在
城中日夜鏖戰焚其攻具金人不敢近城西師由光
化境出砦于三尖山拔順陽縣金人率衆仰攻大敗
再興與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棗陽
城堅金兵頓八十餘日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
還併東師隸于再興尅期合戰宗政自城中出夾擊
殺其衆三萬獲其艦糧器甲不可勝計進方煥章閣

直學士方料金人數不得志于棗陽必將同時並攻
諸城當先發以制之命國宗政出師向唐再興向鄧
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此是伐計之道）
資糧而已宗政進破河陽縣擒其千戶趙興兒與
金人戰于泚陽戮其將李提控再興破高頭城大敗
金人降者踵至已而金兵至樊城方命再興陣以待
之方視其師金人三日不敢動遂遁金將阿海犯淮
西樞密院顏小驢屯唐州為後繼方先攻唐伐其謀
再使再興發東陽兵擊其西許國發桐栢兵擊其東

再興敗金人于唐城斬小驢圍其城五匝垂下會斬
黃繼陷詔趙方遣救方乃命國選鄂州保江再興援
淮西金兵皆大敗進方顯謨閣大學士方起自儒生
帥邊十年以戰為守合官兵為一體通判總司為一
家持軍嚴每令諸將飲酒勿醉當使日日可戰故淮
西一境獨全

斷曰

趙方儒者頗識兵機促科刑罰正論人微和雖有
議兵不可違土豪宗政拔之相依棗陽有急立命

解圍金兵再至東西指揮視其力竭忽焉召歸中
外夾擊斬獲不稱金屢失利定復遂威棗陽唐鄧
攻必同時先發者是後發自非小勝既析五匝城
危斬黃促詔開龍鳥飛進官學士不愧宣撫

孟宗政

孟宗政字德夫絳州人父林從岳飛至隨州因家焉
宗政自幼豪偉有膽畧常出沒瑠璃塲間嘉定十年金
人犯棗陽圍急趙方檄宗政往救之宗政午發峴首
遲明即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而遁方聞捷大

喜差權棗陽軍宗政初眡事十衆僕犯法令立斬之
軍民股慄十一年金帥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
與劉再興合兵與角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
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則城開濠四面控兵列濠
外飛錚鏑以繩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
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益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適
許國援師至宗政出城夾擊金人奔潰十二年金帥
完顏訛可擁步騎薄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捷棚列
甃潞水以防火攻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兵

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以銀
鑛石工晝夜陷城又運茅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
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創戰棚防城陷穿穿纔透
即地毒烟烈火鼓鞴以熏之金人室以濕氈析隔以
刳土城頹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
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命築偃月
城袤百餘丈翼傅正城深坑倍仞躬督役五日成金
人摘強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葦蒙火
山覆以兵雲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
長戈舂其喉殺之勇敢軍自下火擊金兵墜死燎焰
自昕至昃死傷踵接梯橋盡燬金人連不得志俄乘
順風渡淮飛脂葦燒戰棚宗政激將士血戰金兵死
者千餘射其都統殪之天忽反風金人愈忿砲愈急
會王大任領卒一千冒重圍轉鬪入城內合外勢士
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金人橫屍遍地奪
其銅印十有六詔可棄帳走獲輜重牛馬萬計捷至
陞武功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重賜金帶藉其勇壯
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威振境外金人呼為孟爺

爺俄病痾卒宗政于有功者總必賞有罪者親必罰
好賢樂善出于天性未嘗學兵法而暗與之合死之
日邊城為罷市慟哭

斷曰

宗政豪偉幼歷疆埸忽奉遊檄解圍棗陽午發晚
首明即至邏賊驚神速早遁他方趙聞捷喜遂命
掌堂金兵再至勢甚猖狂戰經七十金輒敗亡金
人憤怒開濠掘隍誓必城破以逞其強雲梯上擊
地穴下椿潴水防火芬輒以傷首攻百備適足相
當會援轉鬪內外奮揚金人敗去宗政名香閫門
宣贊屢帝寵光病痾俄死罷市慟傷

孟珙

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也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
父宗政以兵禦之珙料其必闖樊城請由羅家渡濟河
宗政然之翌日令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伏發殲
其半十二年完顏訛可率步騎二十萬分兩路攻棗
陽城珙登城射之將士驚服宗政命珙取他道劫金
人破砦十有八斬首千餘級大俘軍器以歸金人遁

紹定元年珙白制置司刱平堰于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溜河水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是年收十五萬石六年元將那顏倚滋追金主守緒逼于蔡因檄珙戍鄧討金金唐鄧行省武仙仙時與武天錫及鄧守移剌瑗互相犄角欲迎守緒入蜀天錫者鄧之農夫乘亂聚衆二十萬爲邊患珙突逼其營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俘其將士四百餘人乃授江陵副都統制賜金帶檄問邊事珙曰金人若向呂堰則八千不可少已而金人犯呂堰

珙喜曰吾計得矣遂命諸將追擊呂堰進逼大河退逼山險砦軍四合金人棄輜重走俘獲以萬計移剌瑗遂奉書請降珙入城瑗伏階下請死珙爲之易衣冠以賓禮見武仙初屯順陽爲宋軍所撓退屯馬蹬（問敵之虛）其愛將劉儀來降珙納之因問仙之虛實儀言仙所據石穴九砦馬蹬沙窩岵山三砦蔽前三砦不破石穴未可圖也若先破離金砦則王子山砦亦破而三砦成擒矣珙因遣人向離金執黑旗率衆入砦金人不疑爲宋軍乃分據巷道大乎縱火掩殺幾盡是夜

壯士楊清又誅金小元帥金益恐又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邀截走路殺傷山積珙料武仙將上岵山絶項窺伺因令樊文彬諸且奪岵山駐軍其下前（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處）當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藉崖谷兵至石穴仙易服與五六騎奔遁隱不見衆悉降軍還襄陽時金主守緒在蔡元倴盞約共攻蔡制置使謀于珙珙請以二萬人由真陽橫山南來鼓行而前金人戰敗却走追至高黃陂斬首千二百級倴盞遣人來迓珙與射鷹割

鮮而飲約爲兄弟南北軍毋相犯已而金兵萬人自東門出戰珙遮其歸路擁入汝河擒其偏裨多人進逼柴潭立栅翌日命諸將奪柴潭樓蔡人恃潭爲固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因召麾下曰柴（先伸其所恃）潭非天造地設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因鑿其兩翼潭果決實以薪葦遂濟師攻城城破開西門招倴盞入時守緒已自縱火焚珙與倴盞函分守緒骨還軍襄陽帝賛曰卿名將之子破蔡滅金功（復讐者不過）績昭著因問恢復珙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

俟機會帝又問和議珙曰臣介胄之士當言戰不當
言和賜賚甚厚三年珙至黃增埤浚隍蒐討軍實邊
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爲屋三萬間居之厚加賑貸元
兵攻蘄州珙遣兵解其圍元兵攻江陵珙自率軍援
之允軍分兩路一攻復州一在枝江監利縣編筏窺
江珙变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
里相接躬視節度破砦二十四還民二萬嘉熙元年
授鄂州諸軍統制元將忒沒䚡入漢陽口溫不花入
淮甸江師萬文勝戰不利珙入城軍民喜曰吾父來

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卒全其城將士彌月苦戰病
傷者相屬珙遣子視療師皆感泣初詔珙收復京襄
（撫卒如愛子孝可得其死力）
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荊門然後可以出
奇兵由是指授方畧發兵深入所至皆以捷聞珙奏
畧曰取襄不難而守爲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
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功之不給耳襄樊爲朝廷根本
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
足分守與其抽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
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以襄郢歸順人隸

焉又條上流備禦爲藩籬三層乞創制副司及移關
外都統一軍於夔任涪南以下江南之責爲第一層
備鼎澧爲第二層備辰沅靖桂爲第三層峽州松滋
須各屯萬人舟師隸焉歸州屯三千人鼎澧辰沅靖
各五千人郴桂各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又慶師必
因糧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大其積聚四月制
置使陳隆之與副使彭大雅不協交章於朝珙曰國
（武人文臣）
事如此合智并謀猶懼弗克而兩司方勇于私鬭豈
不愧廉藺之風乎馳書責之陳彭得書大愧因改釐

蜀政之弊軍無宿儲珙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
（開屯井田有餘）
種首秭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莊百七十爲頃十八
萬八千二百八十上屯田始末與減餉之數降詔獎
諭諜知元將也可那延以騎兵經商州取鶻嶺關珙
遣王令屯江陵郢州劉全屯沙市焦進提千人自江
陵荊門出襄樅劉全齎十日糧取道南漳入襄與諸
軍合元兵至三川珙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
（殺後）
寸土擅開州梁棟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其首
（百）
以狥由是諸將奉令惟謹珙言沅之險不如辰靖之

險衣如沉三州皆當措置而請尤急今三州粒米寸
兵無所從出此京湖之憂一江防上自秭歸下至壽
昌亘二千里自公安至峽川灘磧凡十餘處隆冬水
涸節節當防此京湖之憂二今尺籍數鈐既守灘磧
又守關隘此京湖之憂三陸抗有言荊州國之藩表
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
併力備禦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今日事勢大畧相
似詔京湖調兵五千戍安豐援壽昌珙遣劉全將兵
以往繼有命分兵三千備齊安珙言黃州與壽昌三

廣百將傳　卷之十六　宋　吾

江口隔一水耳須兵節度何必預遣先一日則有一
日之費無益有損萬一上游有警我兵已疲非計之
得也不從樞密調兵五千赴廣西珙移書執政曰大
理至邕數千里部落隔絕今當擇人分部數郡使之
分治生夷險要形勢隨宜措置創關屯兵積糧聚芻
於何地聲勢既張國威自振計不出此而聞風調將
空費錢糧無補于事不聽元將大納至江陵遣楊全
伏兵荊門以戰珙先期諜知達于樞密檄兩淮爲備
兩淮不知也後果如所報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毆

所受告爲質珙自於朝不從珙因歎曰三十年收拾
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遂革乞休致終於江陵府
治是月朔大星隕于境內聲如雷薨之夕大風發屋
折木累贈太師封吉國公謚忠襄

斷曰

孟珙才負能經畫權衷勝既守河水溉田十莊三
轄歲歲有年元帥倂兼檄討武仙先誅天錫次降
剝瑗武仙將遁而潛併盡畏服撫飲割鮮約
爲兄弟戒毋犯邊聞敵復勢已倒懸竟力著村

廣百將傳　卷之十六　宋　垂

以俟機緣金既被滅敗而防元荊襄樊漢百計保
全一誅一策無不了然時衰君懦盡付空言齎志
以沒憑誰問天

杜杲

杜杲字子昕邵武人也江淮制置使李珏羅致幕下
滁州受兵檄杲提偏師往援甫至民敵野求入避滁
守固拒杲啓鑰納之金人圍城數重杲登城中矢益
自奮厲卒全其城淬光兵變杲單騎往誅其渠魁守
將爭獻金幣悉封貯一室臨行反之安豐守告成將

爲搖軍情且將爲變帥欲討之杲曰是激使叛請與
兩卒往呼將諭之曰而果無他可持吾帖詣制府將
即日行一軍帖然李全犯邊朝廷以杲久習邊事擢
知濠州制置大使趙善湘謀復盱眙資訪於杲杲曰
賊恃外援當斷盱眙橋梁以困之卒用其策成功金
衆數萬駐揄林阜請降輜重甚富或請誘而圖之杲
曰殺降不仁奪貨不義納之則有後患諭而遣之趙
善湘等出師詔問守禦策杲上封事曰沿淮旱蝗不
任征役中原赤立無糧可因若虛內事外移南實北

腹心之地必有可慮及兵敗洛陽人始服其先見再
知濠州未行改安豐元兵圍城杲善完守禦元以火
砲焚樓櫓杲隨陷隨補完元令拔都魯砍牌杈木拔
都魯者死四爲之攻城以自贖杲募善射者以小箭
射其目拔都魯多傷而退元塡壕爲二十七壩杲分
兵扼壩元乘風縱火俄而風雪驟作杲募壯士奪壩
路士皆奮躍死戰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城
合力捍禦元兵引去御書慰諭之朝論謂帥淮西無
逾杜杲者遂除以安撫兼知盧州察擧帥兵號八十

萬圍盧州於濠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濠攻具甚數
倍於安豐時杲極力守禦元築壩高於城樓杲以油
灌草即壩下煉之皆爲煨燼又于串樓內立雁翅七
層俄砲中壩上衆驚杲乘勝出戰元兵敗走杲追躡
數十里元兵知不能進遂引師北歸詔加杲淮西制
置使杲屢疏請老不許既而乞去愈力遂以直學士
奉祠未幾杲卒杲淹貫多能嘗言吾兵間無悖謀左
畫得於四書

斷曰

杜杲善謀謀皆有濟祕野難民許入城避兵變浮
光渠魁誅棄金弊爭遺封貯不費告將動搖衆驚
有與杲論以書無他赴吏將即日行一軍安利金
衆欲降輜可誘致殺降不仁奪貨不義受恐後虞
諭遣爲是詔問戰機杲上封事中原亦存一時難
治實北移南腹心可慮兵敗洛陽人服其智元將
焚樓隨陷隨備燧處成功皆杲畫計何無悖謀四
書得意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十七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獻卷增補

余玠

余玠字義夫蘄州人也少爲白鹿洞書生家貧落魄無門嘗毆賣茶翁死脫身走淮襄時趙葵爲淮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壯之留幕中旣而屢以功補官會詔進對因言今世冑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爲麤人斥之爲噲伍願陛下視

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于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致○治○之○龜○鑑○）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乃授權兵部侍郎四川宣諭使帝從容慰遣之玠亦自許當手挈全蜀還本朝時蜀大壞民不聊生及聞玠帥蜀人心粗定玠大更弊政築招賢館於府之左（有○儒○者○之○風○）供帳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孔明所以興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於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其才而任之

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播州冉璡冉璞兄弟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召堅不肯起聞玠賢詣府上謁玠素聞冉氏兄弟刺入即出見之與分廷抗禮賓館之奉冉安之若素有居數月無所言玠將謝之廼爲設宴酒酣坐客競言所長璡兄弟飲食而已玠以微言挑之卒默然（○如○此○賴○賢○安○有○不○得○冉○氏○之○效○）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日更闢別館以處且日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方請見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

有以少裨益非敢同衆人也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璡曰蜀口形勢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于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密以其謀聞于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璡爲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爲承務郎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讙然以爲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

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
爲壘棊布星分爲諸郡治所屯兵聚糧爲必守計且
誅潰將以肅軍令又移金戎于大獲以護蜀口移沔
戎于青居興戎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共備內外
移利戎于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
又開屯田于成都蜀以富實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
號夜又恃力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毋得富
人加以毒虐脅取金帛稍不遂意即死其手蜀人患
苦之朝廷雖知其不法在遠不能詰也玠至嘉定夔

帥所部兵迎謁羸弱二百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
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
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須見之班聲如雷江水爲沸
聲止圖庫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爾望
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慄失色而玠自
若也徐命吏班賞有差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
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
於親將楊成成曰夔在蜀久所部兵精前時大帥夔
皆勢出其右意不止此也視侍郎爲文臣必不肯卄

心從令今縱不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而蜀危矣玠
曰我欲誅之久矣獨患其黨羽衆未發耳成曰侍郎
以夔在蜀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吳氏當厄難之時能
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根本益固一旦曦
爲畔逆諸將誅之如取孤豚況夔無吳氏之功而有
曦之逆心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
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
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貽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
指譬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即斬之戎帥欲舉統制

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
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屬
丞相謝方叔家子侄自永康避地雲頂世安厚結之
求方叔爲援方叔因倡言玠失利戎之心且夕有變
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于帝前于是世安與玠
抗玠鬱鬱不樂寶祐元年聞有召命愈不自安一夕
暴卒或謂仰藥死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然

斷曰

[illegible]玠不靖[illegible]玠當一面欲保蜀全以自表見下令招

賢謂諭守戰凡士來歸優禮不厭冉進冉璞弟兄
最善從合州城恰投玠願青居釣魚一時雄占襟
布星分連成一片獨奈夜叉王夔殘悍都制擁兵
如雷如電親將楊成密令代換乘夜召夔誅不容
髯梟用世安軍中之膺玠欲革除遂爲所陷鬱鬱
此心一夕暴變

趙范

趙范字武仲制置使方之子也嘉定中嘗與弟葵破
金人於高頭十四年出師唐鄧范與葵監軍孟宗政
時知襄陽惲子供億使人問曰金人在蘄黃而君攻
唐鄧何也范曰不然撤襄陽之備以救蘄黃則唐鄧
必將躡吾後且蘄黃之寇正銳曷若先擣唐鄧以示
有餘唐鄧應我之不暇則吾圍不守而自固寇在蘄
黃師曰以老然後同師蹙之乃勝敵而無後患矣十
七年劉全王文信二軍老幼留揚州范欲修軍政懼
其徒溺浸兵機乃時加餽勞二家大喜范即遣徐晞
稷書令敎二人挈家歸楚二人從之范厚賚以遣又
請創馬軍三千招游手之强壯者又稱牢城重役人

充之別籍民爲半年兵春夏在田秋冬教閱官免建
砦而私不廢農彭義斌使統領張士顯見范請合誅
討李全范因告制置使趙善湘曰以義斌兵歷全如
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者知有朝廷也失此不右而
右凶徒則權綱解紐矣苟一義斌無朝命而成大勳
是又唐藩鎭之事非討之得也莫若移揚州增戍之
兵往盱眙入淮以斷賊歸路再密約義斌自北攻之
事無不濟不報范又曰國家討賊則自此中興否則
自此不振若朝廷亦欲張皇則范乃提刑職在捕盜
但令范以本路兵親提精銳示賊以形勢諭賊以禍
福賊必自降若猶拒守則別約義斌攻之于北不出
半月此賊必亡丞相史彌遠報范書令各享安靖之
福會李全且至范又獻計曰今逆全不得志于義斌
而復虞四總管應之歸據舊巢其謀必急然歷之於
喪敗之日者易圖之於休息之後者難若廟筭果定
不欲出敎令但得密賜指授范一切伏藏不動只約
義斌自彼攻其所必救則機會在我而前日之策可
用矣遂報戒范無出位專兵范乃爲書謝嘗曰賊

見范爲備不得以肆其奸他日必指范爲首禍激發之人劫朝廷以去范（信有之）先生必將曰是何借一趙范而不以紓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爲宋鼂錯（可辨）欲望矜憐別與閒慢差遣禰遠得書爲之動心於是二年春奉祠三年改知池州范以母老辭乃上書禰遠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有江（守淮要策）無淮則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何從而防哉或謂巽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啗彼款兵之計或謂斂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詞乍順乍逆而爲喜怒或以賊兵乍進乍退而爲寬鬆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何是兵無術）不可勝計者矣夫有遏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寶應之遏山陽天長之遏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時遣偏將撓其不備以示敢戰使彼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擣其虛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擄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游擊之兵也維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念慮必人人忠親其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以討（以上三段料敵制勝之法最要）賊矣或謂揚州不可以屯重兵以速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寶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閫帥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設使賊不知兵勢而犯揚州是送死矣朝廷乃召范復知池州三年又爲書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議（罷調停者爲防守計也）一請撤沿江制置司以扼泰州下江之捷徑一請撤射陽湖人爲兵屯其半高郵以制激後屯其半瓜州以扼賊前一請速調淮西兵合滁陽六合諸軍圖救江面不然范雖死江皐無益也朝旨乃許范刺射陽湖兵毋過二三萬人就聽節制范又遺趙善湘書曰今日與宗社同休戚者在內惟丞相在外惟制使與范及范弟葵耳賊若得志此四家決無

有理於是討賊之謀遂意因而遂戮李全屢陷范葵
端明殿學士及入洛之師潰乃授范京湖安撫制置
使兼知襄陽府范至則倚王旻樊文彬李伯淵黃國
弼數人為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
一切廢弛蜀南北軍將交爭范失于撫御於是北軍
王旻內叛李伯淵繼之焚襄陽北去南軍大將李虎
不救樊不定賊因之劫掠城中官民錢糧弓矢器械
皆為敵有恭自岳飛收復百三十年生聚繁庶一日
灰燼禍至稼也言者劾范降三官落職依舊制置使

歷古將傳　卷之十

尋本祠論者不已再降兩官建寧府居住嘉興三年
敘復官職後卒于家

斷曰

方子趙范有謀有算唐鄧之攻一一硬判是時李
全江淮為亂屢請討之忠義上貫貪靜希安君相
無斷獻策陳言不啻千萬成敗𠜉明方許討叛既
戮李全功存鉄案奈何比私覔費公幹可惜一人
未年心變覔此低徊不禁浩歎

趙葵

趙葵字南仲方之子范之弟也從方時每聞警報輒
與諸將偕出遇敵則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
誓死救之雙以此捷一旦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
為變葵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
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嘉定十年
金將高琪等圍襄陽葵往戰敗走之十三年方帥葵
攻金人至高頭金人出勁兵拒戰葵率先鋒進破之
進次鄧州金人由泚河以拒葵麾軍進擊又大破之
俘斬及降者幾二萬十四年金人犯蘄州葵與范攻

歷古將傳　卷之十

唐鄧方命之曰不克敵無相見也三月至唐州薄城
而陣金大將阿海引兵出戰葵帥精兵赴敵邑再與
從之戰大捷金人閉門不出既而官軍分為二砦范
將左再與將右葵率突騎左右策應金人背山亦分
為二以相當而不先動范曰金人必謀夜戰以倖勝
乃預備大鼓令軍中聞鼓聲始動若敵未至五十
步內而輒動者斬未幾金兵稍下山再與遂衛之果
為敵所乘遂逼范軍范命鼓壓軍突鬬葵經進殲金
兵數千敵併力向再興葵率騎擣衝之金人僵屍蔽

爲猶相持列陣如故范葵急選死士數千四面奮擊
鬥聲撼山谷金人敗走乘勝逐北斬首數千級副統
軍投戈降掖所掠子女萬餘得輜重器械山積論功
補葵承務郎知棗陽軍十七年李全犯青州淮東制
置使許國檄葵議兵葵至曰君侯欲圖賊而坐賊穽
中悔已無及惟有重帳前兵猶足制之耳國曰兵不
能集集不能精奈何葵曰葵請視兩路之兵別其精
銳君侯留三萬帳前賊不敢動矣國曰不若集淮軍
來閱而君董之既足示衆亦可選銳葵曰有兵之都

必當衝要守將豈可空壁以從制使命耶必將力爭
於朝分留自衛一得朝命必匿其頸壯者遣老弱以
備數本欲選銳適得其鈍本欲示衆適示單弱徒啓
戎心國不聽卒敗紹定二年金將入浙西告糴賓欲
覘淮甸也初李全之献俘也朝廷授以節鉞葵策其
必叛上書丞相史彌遠請發兵討之乃加葵直寶章
閣淮東提點已而全攻楊州東門賊將張友呼城門
請葵出及葵出全隔壕立馬相勞苦左右欲射全葵
止之問全來何爲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

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資汝錢糧寵汝官
職蓋不貲矣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
朝廷安得不絕汝錢糧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全
無以對彎弓抽矢向葵而去四年正月金兵役園成
塹范葵遣諸將出城東門掩擊金走土城官軍蹋之
蹂溺甚衆甲午金兵千餘犯州東門城中出兵應之
全卽引去乙未李虎出南門楊義出東門王鑑出西
門崔福出北門各徑扼賊圍開上城數處范葵提兵
策應金步騎數千出戰諸軍奮擊俘馘甚衆丁酉范

陣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乃出耳乃
以騎破垣門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趣壕側虎力
戰賊以矢若雨注賊退將正月望城中放燈張樂姑
示整暇全亦飲海陵祕教女張燈平山堂縱情自肆
范葵欲議出掩擊衆向葵曰東南利不如出東門范曰
西去營不測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
出西門壬寅全擁酒高會平山堂有望塞候卒識其
捨垂雙拂爲號以報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
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illegible]爲賊所

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李汞二宜差曰
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鬪而前亦不知其爲全也
范麾軍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
欲走入土城李虎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
葵率諸將以制勇寧淮軍壓之賊趨新塘新塘自決
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陷淖不
能拔制勇軍奮長槍三十餘亂刺之全曰無殺我我
乃頭目群卒碎其屍而分其鞍馬器甲并殺三十餘
人餘黨潰去諸將欲追之范懼有伏丙午黎明葵復

追賊及于灣頭一戰又破之奪回糧食蔽野進葵福
州觀察使左驍衛上將軍葵辭不受尋進兵部侍郎
入對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陣又能率
先士卒捐身報國尤儒臣之所難朕甚嘉之葵頓首
謝端拱元年朝議收復三京葵請出戰既而水潦
兵多溺死遂潰而歸范上表劾葵詔降一級咸淳元
年[illegible]二年乞致仕特授少師舟次小孤山薨是
夕五洲星隕如棋贈太傅謚忠靖

斷曰

方子趙葵大有將畧樹銜全兵奪還所掠擄討李
全駐揚城郭隔河語全聖恩不薄貸汝錢糧寵汝
官爵汝何不忠反戈爲惡欺人欺天禍皆自作全
無以言彎弓而却既而謀犯平山滁樂因易敗旗
鼓精前搏全初輕之既戰方覺急欲遁逃四圍難
脫陷入淖中刀鎗横槊碎分其屍葵功誰若帝嘉
儒臣不負所學

曹友聞

曹友聞字允叔同慶栗亭人武惠王彬十二世孫也

登進士改授天水軍教授是時城已被圍友聞單騎
夜入與守臣張維糾民厲戰兵退制置使製大旗書
滿身膽以旌之已而兵復至友聞籍家財招集忠義
得健士五千人制置使檄領所部守仙人關且行且
戰至峽口據險已而北兵入興州略河池友聞遣將
授以方畧出戰兵至城下友聞部分諸將各守一門（此即始如[illegible]）
偃旗伏鼓飛士卒候漸近鳴鼓張旗矢石並發又遣
將漢臣等攻別道出戰自提重兵尾敵遂大戰有功
越明年北兵破武休關入河陽制置進屯青野原破

圖友聞曰青野為蜀咽喉不可緩遣弟萬須兵自今
水口渡嘉陵江至六股株屢戰有功夜銜枚由間道
直趨青野原友聞引精兵亦趨至原下夜半截戰圍
遂得解特授左驍騎大將軍北兵破沔州擣大安友
聞遣摧軍統制王資右軍統制白再興速趨雞冠隘
左軍王進據陽平關友聞自發溪嶺手執五方旗指
揮甫畢而北兵數萬奄至陽平關遂遣進出戰又親
帥帳前兵及背嵬軍突出陣前左右馳射北兵遂退
友聞因謂陳庚及當可等曰敵必旋兵攻雞冠隘宜

急援之既而北兵果以步騎萬餘攻隘庚以騎五百
直前決戰當可以步兵左右翼並進王資白再興又
自隘出戰喋血十餘里兵乃解去特授友聞眉州防
禦使明年友聞引兵扼仙人關諜知北兵合西夏女
真回回吐蕃渤海軍五十餘萬大至友聞語弟萬曰
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
據險出奇伏匿以待之既而北兵至先鋒武休關敗
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衛大安制置使趙彥吶
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馳書彥吶曰沔陽

蜀之險要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沔
陽而入蜀又有曹萬王宣首尾應援可保必提大安
地勢平曠無險可守正敵騎所長步兵所短況衆寡
不敵豈可於平地控禦彥吶乃不以為然一日持小
紅牌來速者七友聞萬不得已而分兵乘夜出戰弟
萬聞之五鼓出臨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
血流二十里又適大雨西軍素以綿裘代鐵甲經雨
濡濕不利步鬬黎明敵兵益增廼以鐵騎四面圍繞
友聞歎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

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弟俱死軍盡沒北兵
遂長驅入蜀事聞特贈龍圖閣學士賜廟褒忠謚曰
節官其二子

斷曰

友聞彬孫天水教授城已被圍纔挺身就滿身膽
旗旌之不謬敵敗再來伏前尾後重復破之功未
加厚制置青原兵圍望救趨赴解危驍騎職茂北
兵之來揮將力鬬手五方旗麾左麾右喋血盈前
敵方解寇後合諸雄大小相湊五十萬餘如風雨

縣請守沔陽險不易透彥吶不聽强令戰受州衆
天懸堅非甲冑一戰敗亡狠骨藉肉賜廟褒忠全
蜀巳覆

元

史天澤

史天澤字潤甫秉直季子也身長八尺音如洪鐘善
騎射勇力絶人其兄天倪爲武仙所害天澤聞之毅
然曰兄弟之讐雖死不避况未必死耶即傾貲裝易
甲從南還行次滿城得士馬甚衆遣李伯祐詣國王

孛魯言狀且乞濟師孛魯命笑乃解率蒙古三千人
援之合勢攻仙生擒仙將葛鐵槍仙奔雙門遂復眞
定宋大名總管彭義斌陰與仙合欲取眞定天澤同（音友）
笑乃解抗諸贊皇伍不得進義斌勢感焚山自殺天
澤遣銳卒搗鋒而入自以鐵騎繼其後擒義斌斬之
未幾仙令謀者結死士于城中大歷寺爲內應夜斬
関而入據其城天澤引步兵數千踰城東出至藁城
求援于董俊俊援以銳卒數百夜赴眞定而笑乃解
亦至捕叛者三百餘人仙從數騎走保西山乃撫諸
笑乃解忿民從賊驅萬餘人將殺之天澤曰彼皆吾
民但爲賊所脇耳殺之何罪力爭得釋天澤以抱犢
諸砦爲仙之巢穴不即翦覆終遺後患因急攻下之
仙乃遁去癸巳春金主令完顏白撒自黃龍岡來襲
新衛天澤率輕騎馳赴之比至圍已合天澤奮戈突
至城下呼守者曰汝等勉力援兵且至復躍出其衆
皆披靡遂與大軍夾擊之白撒等敗走蒲城天澤躡
其後白撒等兵尚八萬俘斬殆盡金主以單舸東走
歸德天澤追至歸德撒吉思不花欲渡城背水而營

天澤曰此豈駐兵之地乎彼若來犯則進退失矣不
聽會天澤有事之汴比還撒吉思不花全軍皆沒金
主還蔡帝命元帥倴盞率大軍圍之天澤當其北面
結栰潛渡汝水血戰連日蔡破金主自經死金亡移
師伐宋師次復州宋兵以舟三千鎖湖而爲柵天澤
曰柵破則復自潰親執桴鼓督勇士四千人攻其柵
不踰時柵破復州人懼請降宋將呂文德艨艟千餘
泝嘉陵江而上北軍迎戰不利帝命天澤禦之乃分
軍爲兩翼跨江注射親率舟師順流縱擊三戰三捷

奪其戰舟百餘艘追至重慶而還三年春李璮以益
都叛遂據濟南詔親王哈必赤討之詔命天澤往天
澤闢壘入濟南笑曰豕突入笠無能爲也至則進說
於哈必赤曰璮多詐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
之乃深溝高壘絕其奔軼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
降生擒璮斬于軍門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
人已開門迎降初天澤將行帝臨軒授詔責以專征
俾諸將皆聽節度天澤未嘗以詔示人及還帝慰勞
之悉歸功於諸將其謙退如此至元三年以天

澤爲樞密副使四年改中書左丞相六年帝以宋未
附議攻襄陽遣天澤與駙馬忽剌出往經畫之至則
相要害立城堡以絕其聲援爲必取之計七年以疾
還燕十一年又詔進至郢州遇疾還襄陽帝賜以葡
萄酒且諭之曰卿自朕祖宗以來躬擐甲冑跋涉山
川宣力多矣又卿首事南伐與日功成皆卿力也勿
以小疾阻行爲憂可且北歸善自調護還至眞定帝
又遣其子杠與尚醫馳視賜以藥餌天澤因附奏曰
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愼勿殺掠語
不及他十二年薨贈太尉謚忠武天澤拜相之後嘗
語人曰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爲權出人將相五
十年上無疑而下無怨人比于郭子儀曹彬云

斷曰

天澤之兄爲武仙害欲報其仇傾貲易械言狀國
王乞師相貸蒙古三千助其親愛合勢攻仙擒仙
葛師仙奔雙門復斬鬪臨既破其城又破其砦巢
穴已空安知所在金已垂亡猶遲故態天澤橫戈
一戰而敗伐宋移師宋已大壞天澤歸朝寵膺大

賛一帝一臣自生一代

伯顏

伯顏者八鄰部人父曉古台從宗王旭烈兀開西域
伯顏長于西域至元初旭烈兀遣入奏事世祖見其
貌偉聽其言厲因曰此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與
謀國事恒出廷臣右世祖益賢之拜左丞相諸曹白
事有難決者徐以一二語決之衆服之曰眞宰輔也
十一年拜伯顏大舉伐宋陛辭世祖諭之曰昔曹彬
以不嗜殺平江南汝其體朕心爲吾曹彬可也九月

師於襄陽分軍爲三道並進自與平章可大出中
巴渡江趨郢州遇水潦霖雨水溢無舟不能涉伯
顏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潢潦耶乃召一壯士負
甲伏騎而前導麾諸軍畢濟次盤山距郢州二十里
郢在漢水北以石爲城宋人又於漢水南築新郢橫
鐵絙鎖戰艦密樹椿木水中守禦甚嚴下流黃家灣
堡亦設守禦之具堡之西有溝南通藤湖至江僅數
里伯顏乃遣總管李庭等攻黃家灣堡拔之以破竹
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江諸將請曰郢城我之喉襟

不取恐爲後患伯顏曰攻城下策也大軍之出豈爲
此一城哉遂合郢順流下伯顏阿术殿後不滿百騎
郢將趙文義范興以騎二千來襲伯顏未及介甲亟
還軍迎擊之手殺文義并擒范興殺之次沙洋使一
俘持黃榜檄文傳趙文義首入城招其守將王虎臣
王大用虎臣等斬俘焚黃榜伯顏復命呂文煥招之
又不應會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砲焚其
廬舍烟焰漲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等四人餘悉
屠之次新城列沙洋所馘于城下射撒文于城中以

招之其守將邊居誼力戰而死舉家自焚十一月阿
术使人來言渡江之期伯顏不答明日又來又不答
阿术乃自來伯顏曰此大事也主上以付吾二人可
使餘人知吾實乎潛刻期而去軍次蔡店求將夏貴
等以戰艦萬艘分據要害兵不得進千戶馬福建言
論河口可通沙蕪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
精兵守之乃圍漢陽軍聲言由漢口渡貴果移兵援
漢陽十二月諸將乃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徑趨
沙蕪遂入大江伯顏戰艦萬計相踵而至諸將言沙

蕪南岸彼戰船在焉可攻而取伯顏曰吾亦知其可
必取但慮汝輩貪小功失大事一舉渡江收其全功
可也遂進軍陽邏堡遣人招之其將士戮力死戰不
願歸降諸將攻之三日不克伯顏乃密謀於阿术曰
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
今夜以鐵騎三千泛舟直趨上流爲擣虛之計若已
渡江襲南岸則速遣人報我又分遣張弘範等先以
步騎攻陽邏堡及夏貴來援阿术出其不意率軍泝
流西上四十里對青山磯而泊是夜雪大作遙見南

岸沙洲阿朮登舟指示諸將先渡爲其都統程鵬飛所卻阿朮橫身決戰擒其將高邦顯等死者無算鵬飛敗走遂起浮橋而渡舳艫相銜直抵夏貴貴引麾下軍數千先遁諸軍乘之殺溺不可數計追至鄂州東門而還阿朮遣使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斬王達宋軍大潰夏貴僅以身免諸將請追之伯顏曰陽邏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而貴走代吾使不必追也諸將議兵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朮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先取鄂漢雖遲旬日可爲萬全計伯顏從之師次鄂州知鄂州張晏然及漢陽王儀德安來興國皆以城降乃留阿里海牙等分屯鄂州窺取荊湖伯顏與阿朮以大軍水陸東下至黃州知黃州陳奕降至蘄州安撫使管景模出降伯顏至江州宋尚書呂師夔降因設宴庾公樓選宋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伯顏怒曰吾奉天子明命興師問罪於宋豈以女色移吾志耶斥遣之次丁家洲賈似道督諸路軍馬十三萬號百萬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以禦伯顏命左右翼夾江而進砲聲震百

里夏貴先遁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倉皇失措遽鳴金收軍軍潰衆因大呼曰宋軍敗矣阿朮挺身登舟手柁衝敵船舳艫相盪伯顏又命步騎左右椅之追殺百五十餘里溺死無算似道東走揚州貴走廬州江東諸郡皆下淮西諸軍亦相繼降有詔天暑方熾不利興師俟秋再舉伯顏奏曰宋人之據江海如獸保穴今已扼其吭少縱之則逸矣世祖曰將在軍不從中制兵法也宜從（此得情）（能而君不御之意）丞相言伯顏遂分軍爲三道期會於臨安伯顏出中道節制諸軍水陸並進軍至常州通判王虎臣亦已先降而都統制劉思勇等復拒之推姚訔爲守固拒數月不下伯顏射書城中招諭皆不應乃親臨南濠多建火炮張弓弩晝夜攻之宋兵大潰姚訔等死之劉師勇變服單騎奔平江諸將請追之伯顏曰勿追（理所必然）師勇所過城守者膽落矣宋柳岳等奉其國主及太皇太后書來見垂泣而言曰嗣君沖幼在衰絰中自古禮不伐喪望哀恕班師伯顏曰汝國執我行人又殺廉奉使等如我師不進將効錢王納土乎李王出

降乎爾宋昔得天下於小兒今亦失於小兒蓋天道也不必多言竟進軍臨平鎮次皐亭由宋主遣知臨安賈餘慶同宗室尹甫吉甫奉傳國璽及降表請軍前伯顏受訖遣囊加歹以宋傳國璽入獻得府三十七州百二十八縣七百二十三帝勞伯顏伯顏曰奉陛下成筭阿术効力臣何功之有或告乃顏反詔伯顏窺覘之乃多載衣裘入其境輙與驛人既至乃顏爲設宴謀執之伯顏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逸去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健馬遂得脫還自狀從世祖

親征卒擒乃顏宗王明理鐵木兒挾海都以叛詔伯顏討之相值於阿撒忽禿嶺矢下如雨衆軍莫敢登伯顏先登陷陳衆軍望風爭奮大破之明理鐵木兒挺身走伯顏引軍夜還卒遇伏兵伯顏堅壁不動黎明遂引去伯顏輕騎追擊之斬首二千級俘其餘衆以歸諸將言古禮兵勝必禡旗於所征之地因用俘（以其敵問而刑之）鹵爲牲伯顏不可衆皆歎服軍中獲諜者衆欲殺之伯顏不許厚賜之遣齎書諭明理鐵木兒以禍福明理鐵木兒得書感泣以衆來歸未幾海都復犯邊伯

顏留拒廷臣有譖伯顏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無尺寸之功詔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代之居伯顏於大同以俟後命玉昔帖木兒未至三驛合海都兵役至伯顏遣人語玉昔帖木兒曰公姑止待我破此寇而來未晚也伯顏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爲怯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於大夫伯顏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任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即還軍擊敗之海都脫去乃召玉昔帖木兒至軍授以印而

行三十年冬驛騎召自大同明年世祖崩伯顏總百官以聽丙申有大星隕於東北庚子伯顏薨伯顏深畧善斷將二十萬衆伐宋若將一人畢事還朝歸裝惟衣被而已未嘗言功也

斷曰

伯顏偉人白非王臣拜相伐宋欲繼曹彬進師襄郢招降以仁逆命不順兵甲方陳殺非得已下城爲真或扰其亢或奪其魂不貪小利戰立勳安撫請降似道敢鬪行軍在將直搗浙門小兒得失

天道足論降書國璽上獻於君赤心若此猶諸不
純大同安置後命空蔣大星東隕歎息古今

張弘範

張弘範字仲疇柔之第九子也善馬槊從親王哈必
赤討李璮於濟南柔戒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汝無
怠心則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攻救可
因而立功勉之弘範營城西璮出兵突諸將營獨不
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璮乃示弱於我必有奇兵
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士而外為壕開
東門以待之夜令士卒浚壕益深璮不知也明日
果為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跨濠而上者突
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柔聞之曰眞吾子也至
正六年朝庭以益都兵乃李璮所教練之卒勇悍難
制故命弘範領之戍鹿門堡以斷宋餉道且絕郢之
救兵弘範建言曰國家取襄陽為延久之計者所以
重人命而欲其自斃也曩者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
城我師坐視無禦之者而其境南接江陝歸峽商販
行旅士卒絡繹不絕豈有自斃之時乎宜城萬山以
斷其西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速斃之道也師
府奏用其言移弘範兵千人戍萬山既城與將士較
射出東門宋師奄至將佐皆謂衆寡不敵宜入城自
守弘範曰吾與諸君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乎敢言
退者死即擐甲上馬立遣偏將李庭當其前他將攻
其後親率二百騎為長陣令曰聞吾鼓則進未鼓勿
動宋軍步騎相間突陣弘範軍不動再進再卻弘範
曰彼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奔潰九年攻樊城
弘範謂主帥曰襄樊相為唇齒故不可破若截江道
斷其援兵水陸夾攻樊必破矣樊破則襄陽何所恃
從之明日復出銳卒先登遂拔樊城未幾襄城亦下
十一年伯顏伐宋弘範為先鋒轉戰而前遂長驅至
建康次瓜州分兵立柵據其要害與宋師夾水陣弘
範以三十騎逕渡衝之陣堅不動弘範引卻忽一騎
躍馬揮刀直趨弘範弘範旋轡反迎刺之應手頓斃
馬下其衆潰亂追至城門斬首萬餘級自相蹂藉溺
死者過半宋將張世傑等率水軍於焦山決戰弘範
以一軍從旁橫衝之宋師遂敗追至圌山之東奪戰

艦八十艘俘滅千數上其功陞鎮國上將軍十五年
張世傑立廣王昺於海上閩廣響應命弘範往平之
弘範薦李恆為己貳又以弟弘正為先鋒戒之曰選
汝驍勇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勉之故
弘正所向皆捷進攻三江寨寨據險乘高不可近因
進兵向之寨中持滿以待弘範下令下馬治朝食若
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疑也忽麾軍
進拔數寨回薄三江寨拔之至漳州鼓其東門命別
將攻南門西門乃乘虛破其北門拔之攻鮑浦寨又

拔之由是瀕海郡邑皆望風降附十六年由潮順流
發船入海獲宋斥堠將謀知廣王在崖山弘範引舟
師赴之崖山東西對峙其北水淺舟膠出兵斷其汲
路又使李恆以戰艦守其北將戰或請用砲弘範曰
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軍其東南北
三面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聞吾樂作乃戰違
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潮以戰不克而退既而樂
作宋將以為且宴少懈弘範舟師犯其前眾繼之預
構戰樓於舟尾以布幪障之命將士負盾而伏令之
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飛矢集如蝟伏盾
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弩弓火矢交作頃刻并破
七舟宋師大潰宋臣抱其主昺赴水死獲其符璽印
將吏皆降嶺海遂平十月入朝賜宴內殿慰勞甚厚
未幾疾作帝命尚醫診視病甚沐浴易衣冠扶掖至
中庭面闕再拜退坐出所賜劍甲付子珪曰汝父以
是立功汝佩服勿忘也語竟而卒

斷曰

弘範知兵從討李璮險地立營璮欲偷犯範外挖

濠內伏兵瞰璮兵突來濠中被陷既拔到營伏斬
無算因取襄陽以襲為斷不戍萬山襲於何患既
戍兵來請避於暫範曰避之戍此何幹因鼓而前
宋兵潰亂再破樊城并襄俱占昺至海中世傑為
仵師至崖山君臣死難歸朝奏功內庭賜宴上義
下忠庶幾無憾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十八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猷卿增補

劉基

劉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也元末舉進士揭曼碩見而奇之曰此魏徵之流也常偕游西湖西北有異雲起光耀湖中衆以爲慶雲欲賦詩紀之基熟視良久因奮而語人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後有王者起吾當輔之因棄官歸青田或說曰今天下擾擾以公

才略下括蒼併婺州畫江而守之此勾踐之業也基曰吾平生念谷珍士誠所爲豈敢尤乎且天命有歸姑待之及朱太祖取婺州定括蒼基乃指乾象曰此天命也會太祖使孫炎來聘因謂人曰吾西湖之言

即日同章溢葉琛間道走金陵既見太祖陳時務十八策太祖大悅俄陳友諒傾國入寇太祖欲禦之衆恇怯不決有請背城借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者有勸納款者基後至獨張目不言太祖邀問之基乃請先斬納款及奔鍾山者太祖又問計將安出基曰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徼取之易易耳取威定霸在此一舉納及奔何也太祖從之果誘破友諒盡覆其衆時太祖初稱吳國公而中書省猶設奉韓林兒爲小明王基怒罵不拜曰何爲奉牧豎因爲太祖陳天命所在太祖感悟始定征討大計及師攻友諒皖城未下基曰彈九拋何足久勞師友諒膽破矣急進薄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焉往兵至江州友諒果遁都督馮勝攻其城基授一赫號封曰夜半出兵至其所見其方青雲起即設伏頃有黑雲起者

賊伏也勿輕動日中果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卿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謂而未敢信已而青雲黑雲起具如基言遂乘而破賊取其城基以母喪歸至衢適苗軍叛殺守將胡大海耿再成等衢人洶洶迎基入城衆即帖伏因移書諸屬邑仰固守俟邵平章之兵而悉誅諸叛將既而治喪畢復膺書宣太祖威德以示方氏方氏遂請降俄驛召還道過建德而張士誠來寇李文忠時爲帥奮欲擊之基使勿擊三日後必走走而尾之可盡擒也三日基登

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莫敢發基復趨之至則空壁所留者老弱追而薄之東陽悉平其家皆人見太祖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孰先基曰士誠自守口耳陳氏據上流竊名號無日忘我不宜久藉崇之取友諒則士誠囊中物太祖以爲然會友諒復攻洪都太祖遂率師迎之遇於鄱陽湖大戰五晝夜基密言于太祖請移軍于湖口期于金木相犯日決勝太祖從之方鏖戰時基在御舟忽躍起大呼太祖驚但見基兩手揮之連聲

曰難星過可更舟太祖急更舟坐未定而前舟已爲敵砲擊碎矣由此遂卒陳氏基嘗見日中有一黑子言于上曰東南當失一大將忽報參軍胡琛攻福建爲陳友定所殺他日太祖謂基曰吾夜夢三人共弁一血幘何故基曰三人首弁血幘衆字象也此得衆之兆越三日海寧衆以城降熒惑守心群下皆惴惴以太祖且有加僇基密奏宜下書罪已以回天意太祖許之衆乃安後太祖既定天下論功封誠意伯既而寢疾給驛舟護歸青田亡何竟卒卒之前以平生所習天文秘書封授子璉曰服闋亟上毋令後人習之

斷曰

劉基何晶魏徵之流盡江以守勾踐可訓基曰不可天命已優谷珍之事吾豈效尤金陵既立徵聘是求牧豎不奉驕賊何憂誘之深入盡覆其憑勝戰蹟騐雲而收衢苗叛逆基入而休士誠守口陳據上流况竊名號宜先斷頭難星將過急請移舟有謀皆應無言不酬上識天意故爾優游論功

封伯高遜一籌

徐達

徐達鳳陽人精通韜畧徐壽輝劉福通張士誠皆慕而欲起之達不赴曰帝星旺在本鄉豈宜遠適他人未幾太祖詣其廬與論驅群雄以救生靈之策達曰定天下在德不在勢今元勢雖強意在必亡諸雄若徐壽輝强而自暴張士誠驕而自矜劉福通行無紀綱方谷珍偷居自逸明玉珍恃險自滿皆無志于生黎未足定天下誠能以仁義道德爲心不貪不殺竊

本何府庫以固士民則天下不足慮也太祖問而折
然遂請與至滁又問戰勝之道達曰上勝者以仁中
勝者以智下勝者以勇三者不可缺一太祖曰公之
雄才大略見于議論有古名將風遂推授爲帥首因
與謀渡江取金陵正慮無舟適巢湖水寨軍師俞通
海等率兵萬餘船千艘來降遂渡江東下采石乘勝
取太平時元將陳也先康茂才水陸來犯達令湯和
擊其水軍鄧愈擊其陸軍遂擒也先及闞也先之子
兆先集兵屯方山達曰也先既擒兆先必約說文秀
復擁舟師絡艦來石以窺我太平矣乃東取溧水以
阨其援復設疑兵以分其勢而以正合與戰及戰又
出奇兵以擣之由是文秀遁去兆先亦擒康茂才率
所部來降進圍金陵十日遂剋新于斯焉達將兵取
鎮江太祖戒之曰爾能體我心城下之日戒士卒毋
焚掠毋殺戮達受命至鎮江元平章定定遁去即克
其城兵不血刃號令嚴肅城中晏然太祖喜曰吾用
徐達近王者之師復命達取高淳丹徒等處守將尼
文明用拐子馬以拒王師達分兵與康茂才攻之仍

令善用長鎗者皆立于軍前以刺其馬善用弓弩者
次之以射其人文明戰敗遂以城降太祖諭達曰僞
漢王陳友諒竊據江左若不勦平則兩河關陝燕山
之地非吾所望漢若就擒則吾師乘勝長驅胡元可
席捲矣乃親督達等達等分舟師爲兩翼夾擊破之
友諒懼挈妻子奔武昌達征武昌聞祝宗康太以南
昌叛達因旋兵討之斬宗太南昌平太祖喜曰南昌
楚之重鎮與西南之藩蔽我得其地是去陳氏右臂
而張氏亦難矣張士誠北寇壽春太祖親往援之
達爲前鋒張氏敗北命達移師圍左君弼於廬州會
陳友諒寇豫章太祖曰爲一廬州而失南昌非計也
遂命達釋廬州之圍歸整舟師以解豫章之難友諒
東出鄱陽逆戰遇于康郎山達身先諸將敗其前鋒
一巨艦賊降者千五百人太祖恐士誠乘虛命達還
守建康自是彼軍勢弱我軍威振矣既而達率兵取
信州路時僞漢守將燕繼超擁兵四萬陣于龍虎山
下晝夜備禦達謂楊璟等曰山後有小路名過半嶺
竟衝城南角爾領兵潛伏山下勿動待我兵與戰彼

見我敗必空壁逐我汝等乘隙急攻破之必矣乃脆
與龍超戰佯敗走繼超果盡衆追之景等急攻城勢
不敵知州俯天麟遂以城降繼超遁於饒州友諒死
子理仍據武昌太祖不忍傷民欲招之達曰理初立
人心未寧不如一面以書招之一面與兵致討順則
撫之逆則討之一舉而兩得上然之以罪人爲使持
檄諭之檄至理不從竟殺其使遂命帥兵急攻以正
殺使之罪理與將劉勇屯兵益州以拒王師達令柳
廷領細作數十人匿入益州城燒其倉粟理無糧可

守遂與勇棄城夜遁達先設伏邀擊之潰兵大敗達
與常遇春分兵六路進攻遇春擒理武昌遂平捷聞
太祖喜曰達此舉兵之奇者也時襄陽守臣魏德光
姚天儒畢榮駱貴等合謀嚴守曰我等不奉陳理號
令不屬胡元統轄不受張士誠挾制不懼明王珍侵
犯所慮者惟金陵之兵然內多聚糧外多守兵不亦
另是一乾坤邪達率兵攻之不克夜於山下聞鄉人
云金陵兵若於城四門外築高埠架砲打攻內無十
石墳塞破之易耳達聞甚喜乃集諸將令軍士築埠

架砲四門齊攻復令俞通海俞通淵各領兵伏於東
西二門外以防賊遁計定擬戰火砲齊發城中民居
火焰漲天城門不能守通海等入城畢榮被擒駱貴
戰死德光天儒遁去襄陽悉平太祖欲討張士誠問
於達達曰張氏驕奢橫傲此天亡之時也所任僞將
伯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任中用事王蔡葉迂
濶書生不知大計若聲罪致討可計日而定太祖即
命達爲大將率兵二十萬伐之出太湖直趨湖州一
路戰勝遂進圍蘇城塞其六門時無錫莫天祐與張

士誠爲聲援其部將楊茂善游水天祐遣之被達
偵卒所獲達釋而勞之待以腹心茂春感而往來游
水彼此所遣之蠟丸書皆報之故達陰得士誠天祐
之虛實知城中食盡督兵急攻或曰姑蘇城盤形齊
門則其勝也遂攻克之縛士誠送京師籍其兵得二
十五萬復圍無錫天祐遂降洪武元年太祖命達爲
征虜將軍常遇春副之北取中原太祖曰諸將非不
健鬬然能持重師有紀律得爲將之體無如大將軍
可專主中軍策勵將師古云將在軍君不御者勝訓

州之事。其任之。達遂帥甲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太祖至河南勞軍因與諸將共議取燕之事達曰臣與諸將仰仗天威渡河北行由衛輝彰德磁州邯鄲趙州及河間取臨清不數月而元主可擒矣伏願陛下駐蹕汴梁以為犄角之勢太祖曰卿策可謂萬全及師至通州常遇春等三路繼至遇春沐英李文忠自河南由左路取沿河等處州郡湯和華雲龍康茂才朱亮祖自河南由右路取沿山等處州郡郭英郭子興蔣顯自河南由中路水道俱至通州合兵

以攻元主聞之大懼謂左右曰昔徽宗蒙塵至今百年一旦棄去情實不忍然內無謀臣外無勇將且聞金陵將勇兵強王業已成不可敵者一也不尚殺戮民心已歸不可敵者二也劉基為謀士徐達為元帥四海悅服望風而降不可敵者三也為今之計不如北走為愈乃命淮王帖木兒守燕京自集三宮后妃太子妃夜半開建德門出居庸關北去如上都八月達兵至大都不戰而克乃籍府庫封宮殿命將守之禁軍士不得侵擾人民安業市肆不易遠近悅服又

留兵三萬使孫興祖防禦北平遂率衆向太原擴廓帖木兒乘夜馬逝去太原遂平既而克臨洮克慶陽陝西悉平自是天下一統矣達為將言簡慮精令出不二與士卒同甘苦財寶無所私婦女無所幸是時南取吳越北定中原東平齊魯西入關陝大抵皆達之功故為開國功臣第一太祖嘗以漢之韓信宋之曹彬擬之命宋濂書御門聯曰破虜平蠻功貫古今人第一出將入相才兼文武世無雙卒封中山王謚武寧

斷曰

徐達識高所見自大帝旺本鄉首從其亞在德一言已孫王化仁義為心恐流于霸故凡用兵所征即下友諒手除士誠足跨不血流謀不尚詐正正堂堂神驚鬼怕北取中原更添聲價不燒不侵如游於舍比至通州元巳北駕帝至薊平兵間焉所謂之王師實非假借

常遇春

常遇春定遠人多智畧勇力絕倫元末為盜魁劉聚

所得四路剽劫遇春察其急鹵掠不剛遠終必無成
會高皇帝駐兵和州遂偕其私卒數千來歸請為先
鋒高皇曰爾以饑來歸且有故主在遇春頓首泣曰
劉聚盜耳無能為也倘得效犬馬之力雖死猶生高
皇猶弗許既渡江抵采石元兵嚴陣磯上舟相去三
丈餘適遇春飛舸至高皇麾之遇春應聲挺戈一躍
而上敵皆披靡大兵乘之遂乘勝取太平始授遇春
總管時高皇已渡江而將士家屬皆在北元中
丞蠻子海牙擁舟師數重界其中南北音信不通帝

使遇春多張疑兵而自帥正兵直擣之戰既合遇春
別操輕舸橫衝之海牙之舟分而為二左右縱擊大
破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扼江之勢衰而南北通矣
遂從取集慶路再從徐達取鎮江徐達攻常州而降
卒叛與張士誠合而圍達帝命遇春以師援之表裏
夾擊大破士誠明年克常州取池州功為最又明年
取婺州復有功未幾召還京師又從拔安慶遇春勝
水寨漢人聲言且援安慶遇春曰賊必攻池州言援
安慶者疑我耳乃留羸弱守城而出銳士伏九華山

漢兵果攻池州伏起俘斬萬人帝所任將帥其最著
者三人平章邵榮右丞徐達與遇春榮最為宿舊且
善戰既貴而驕有所不得志懈謀伏兵置酒要帝欲
而劫之事發就縛帝猶語諸將曰吾欲宥榮死以終
勞臣衆唯唯遇春獨前曰人臣而以反名寧可宥乎
臣誼不與之俱生帝乃飲榮酒流涕而僇之以是益
重遇春張士誠別將呂珍殺劉福通而奪據安豐遇
春水陸守備甚嚴時左元帥為前鋒戰敗欲出去阻
於敵殊死鬭卒不可撥而遇春以精騎斷橫衝其陣進

三合三勝大軍乘之遂進圍安豐帝與陳友諒戰于
鄱陽湖帝舟適膠淺而友諒大將張定邊遂奮而前
欲犯帝帝危甚遇春乃從旁射定邊中之始引退而
帝舟得脫故破友諒歸飲至策勳以遇春為首丙午
從徐達克泰州克高郵徇淮安徐宿皆下之丁未大
發兵討張士誠直搗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水陸鏖戰
遂抵城下塞其六門晝夜環攻偽相張士信悉發攬
中兵為援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遇春偵知之潛引
奇兵由大全港而入結營東阡復出敵背用填塞其

港絕其歸路士誠五太子及呂珍遂以舊館降[illegible]
進圍姑蘇士誠欲突圍出至盤門犇遇春營遇春[illegible]
之分兵北濠以絕其兵後乃遣兵與戰良久未決遇
春因撫王弼背曰汝以勇將名軍中能為我取此賊
乎弼即揮雙刀馳鐵騎往擊之遇春亦率兵乘之敵
大敗走遂滅吳初帝議討中原遇春獻策欲輕兵直
擣其腹心而肢節當自解帝雖持重未用然心服其
勇至是乃命遇春為征虜將軍副大將軍徐達率步
騎以北帝以北征諭諸將曰摧鋒陷陣所向披靡無如副將
軍遇春者然吾不慮其不能戰慮其輕戰耳且遇春
大將也而好與小校爭能非吾所望也遇春頓首拜
詔師既出遂破汴梁走其帥李景昌元兵五萬陣洛
水北將合戰遇春單騎突其陣敵以二十騎橫槊刺
遇春遇春發一矢殪其當先者大呼而入麾下壯士
從之遂盡殺其二十騎敵遂大潰河南下諸郡邑悉
平上幸汴梁勞之曰將軍北征不踰歲而下中原之
半功亦大矣既而復與大將軍略定河北進逼大都
元主北走又移師狥太原元擴廓帖木兒還師來救

其鋒甚銳遇春與達謀夜劫之擴廓果潰走太原下
遂西過鳳翔元平章李思齊率所部十餘萬犇臨洮
鳳翔亦下帝乃遣遇春以所部馳至故元都都留將
士遇春諜元主在開平乃選部卒八萬騎一萬取道
三河抵惠州敗其將江文清於錦川獲士馬千計次
全寧與也速遇復敗之進次大興州遇春分千人為
八伏微其歸大興之守兵走伏發遂大敗之擒其丞
相脫火赤遂薄開平元主已前走追北數百里俘其
宗王三人及平章鼎住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
輛馬三千匹子女貨寶無算師還次柳河川暴得疾
卒年僅四十帝為震動擇墓地鍾山之陰追封開平
王諡忠武

斷曰

將軍遇春勇力絕倫初為盜得眷起帝臣附帝與
賊釆石爭津適春舟至麾之進軍幾隔三丈一躍
登岸太平入掌敵衆潰奔鎮江安慶以次立勳邵
榮既反已亂大倫帝如曲赦臣願殺身即因就戮
王法始申帝舟膠淺定邊欲侵一箭射退方脫其

逼士誠被逼突出胥門春絶其後雖走失衆中原

議討請搗腹心青雖未刑壯氣如雲破汴而北功

賞其勤師還暴卒震痛殊深

李文忠

李文忠盱眙人父名貞母即高帝之長姊也母死父

不能自存遂携文忠投帝於滁陽帝撫養及壯遂令

以舍人從軍策應池州時年僅十九遂奮擊破陳友

諒之卒驍勇爲諸軍冠無何率所部取青陽石埭旌

德諸縣下之既而破苗獠於昌化獲輜重甚夥文

忠恐衆驕矜貴有鬪志遂潛殺所獲而焚其輜重因

激厲之曰患不力戰何患不富貴衆感奮遂取淳安

及嚴州時嚴新下城壘未固而張士誠來爭挾苗獠

之衆數萬人水陸俱至文忠以輕兵從陸逆擊大敗

之戮其首標之㮨放於中流水兵見而夜遁遂克諸

暨苗將蔣英殺其帥胡大海以叛文忠急擊破之

蔣英走諸暨守將謝再興叛挾張士誠寇我東陽文

忠馳救復破之再興走文忠以反側都處兩叛間又

與强口接壤而練兵繕甲訖不可測始文忠所築通

諸暨而城者曰新城士誠之司徒李伯昇悉兵二十

萬來圍文忠往救之令去城十里而軍守新城將胡

德濟曰賊勢盛宜少避之以俟大軍文忠曰俟大軍

城爲彼有矣將在謀不在衆遂誓師而鼓之曰彼衆

而驕我寡而整且鬪彼之輜重山積是天以富賜我

也勉之戰既合文忠橫槊引鐵騎數十乘高馳下直

出賊陣衝其中堅縱橫搏擊所向草靡賊駭亂相蹂

躪大軍乘之城中守兵亦鼓譟而出伯昇遂大潰斬

首數萬級擒將校七百人委棄鎧仗芻粟彌亘數十

里伯昇僅以身免既而又受命統全浙兵攻張士誠

將至杭杭帥潘原明使其員外方彝納款文忠詰之

曰兵未交而遽納款得無爲緩師計乎彝謝曰王師

所過秋毫無犯杭之吏民鼓舞而庶有主自不能緩

非敢緩也文忠乃與飲而授之約束明日師入文忠

立於麗譙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

民釜立磔以徇洪武二年從開平北討進瀕上都克

之走元君獲其士馬萬計及開平卒文忠代之詔移

兵陝西與大將軍合攻慶陽行次太原慶陽則已平

而敵東攻大同甚急文忠曰兵可無西也援大同便
軍吏以爲疑文忠按劍叱曰閫外之事吾得而專之
敢言不援大同者斬遂出鴈門次馬邑敗其邏騎數
千擒劉平章進次白陽門又擒四大王前軍已去敵
五十里而營文忠遽移之五里前阻水自固敵夜來
衆來劫毫不可動質明文忠望見敵益大至乃以二
營委敵俾死戰久之度其兵疲乃選精兵爲左右翼
奮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擒其驍將脫列伯俘斬及降
者萬餘人將進至莽哥倉而還三年進征敵左副將

軍與大將軍分道北討文忠以十萬人出野狐嶺降
其守將擒其平章又諜知元順帝殂太子愛猷識里
達臘即位其衆離文忠喜兼程而進大破其哨騎遂
圍應昌破之太子走獲皇孫買的里八喇后妃宮人
暨諸王將吏等及駝馬牛羊并玉璽金寶無算捷聞
帝大悅進爵曹國公賜誥券世襲卒年四十六贈岐
陽王謚武靖

斷曰

文忠帝甥頗帝撫養舍人從征勇已無兩既破苗

援獲輜甚廣恐無闕心焉而激獎再破嚴州加
加賞將英再興既成叛苗忠處其間與之接戰
甲練兵不爲少挫張將伯并來圍莽莽被擊而遁
土崩水渦方幹欵降吐誠慨慷進薄上都是其職
至急援大同拔擢殊死苦戰成功帝欣忠謚賜爵
曹公誰不景仰

沐英

沐英定遠人父母早亡高帝收以爲子既長數從
征伐加授昭勇大將軍以所部從下福建擒平章陳

友定洪武元年歸其沐姓上以徐達爲大元帥下深
沐命英統兵一枝先取傍郡以爲犄角之勢英曰深
水乃金陵肘腋苟遲緩不攻必爲他日患今敵已離
心有怯我之意宜提兵轉出州後以攻其背大元帥
統兵以扼其前彼欲戰則我堅壁不出彼欲不戰則
我師急攻之不一月則城中糧盡矣此兵法所謂老
師坐困自斃之道也帝以英言諭達達曰沐將軍算
無遺策不意少年有老成之謀遂如英計竟以成功
元將脫火赤等屯衆和林爲邊患帝命英討之由迹

集乃路瀕黃河歷賀蘭山涉流沙至其境去敵營五
十里英下令分軍為四一前其二拖其左右而自
率驍騎當其前夜銜枚以進合而圍之脫火赤等驚
駭不知所措皆俯首就擒擄其前部而歸十五年以
征南右副將軍同穎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下雲
南兵至普安下之遂趨曲靖故元梁王遣其將達
里麻將精兵拒戰英曰彼謂我師疲于深入未有虞
心及其無備乃可破也於是倍道兼行將至白石江
忽大霧四塞衝霧及江頭之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

麻大驚以為神兵飛至倉皇失措乃擁兵遏水而陣
友德欲渡英曰未可遣一軍泝流潛渡出其陣後吹
銅角樹旗幟為疑兵山谷間達里麻大驚急撤兵還
禦陣亂英乃趣師渡江以猱而善泅者先之長刀蒙
楯衝其軍敵却數里而後陣師既濟英與友德麾兵
大進矢石交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十合英縱鐵騎擣
其中虛敵大敗生擒達里麻遂克曲靖梁王投水死
右丞觀音保舉城降英整兵入城秋毫無犯[illegible]
不易九月出師迄下雲南留百日英又引兵攻大理

大理城倚點蒼山西洱海為固而龍首龍尾二關尤
為險要土酋段世以五萬眾拒下關英自將攻之不
下乃令藍玉王弼由洱水東趨上關而自以兵從下
關為犄角之勢又令胡海將一軍由石門間道從出
點蒼山後攀木緣崖上立旗幟遲明下關兵見旗幟
譁呼驚眾驚亂英馬軍渡河水及馬腹遂斬關而入
山上軍亦下擊之諸蠻腹背受敵遂克大理擒段世
上命英留鎮雲南且曰遐邇之機宜自審度英定首
賊蠍刺役跡其餘[illegible]大悅又[illegible]

而荒蕪最多請留屯田令軍士開耕以備儲蓄帝從
之二十一年平緬蠻叛舉眾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危
定遠英自將精銳二萬往討[illegible]賊營逼都督
馮誠輕騎三百挑之賊驅萬眾乘二十象來戰誠與
交刃斬一象而還英喜曰吾知賊不足破也即命諸
將多置火銃神機箭分將士作三行俟敵象逝則前
行之銃箭齊發若象未退則第二行繼之第二行又
繼之銃聲不絕象必驚走然後以大軍乘之破賊必
矣明日賊悉眾驅百象來戰象皆披甲背負戰樓若

柵栰然後大筏筒於兩傍置短鎗其中乘以標之特
以張聲勢分軍為三命馮陳領前軍常正領左軍沐
昭領右軍復申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後者
一級必重賞退而却者一隊必盡戮於是將士皆鼓
勇而進陣既交列我前軍大箭銃砲連發不已星流
烟飛雷擊電走山谷震動象皆驚奔賊將昔剌亦勇
猛殊死戰左師小却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左師之
首來左師適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麾衆復前英督
戰益急三軍大呼而塞不移將賊衆大敗斬首三萬

餘級俘萬人生獲四十七象餘象皆被矢如蝟而死
自是諸蠻讋服不復反英沉毅明達臨事果斷用兵
如神賞罰明信得賜恐須將士故能得其死力其鎮
雲南也簡官僚剔奸蠹撫農興學墾田治水重食充
足歿後大行雲南遂為樂土後懿文太子死哭之極
哀嘔血卒年四十八封黔寧王謚昭靖

附曰

養子沐英長從征伐戰陳陳擒攻福福拔瀘水行
兵命從徐達諸戰擾之遼衝得法元將犯邊英分

軍發藤背當前不令亂札俟消藉擒滑其後仍首
征雲南道遠路難以我力疲倬干深趁大霧及征
雷鳴震撒一戰蕩天兵誅馬蹄水死衆王里麻生
擒大理二關俱平一意留鎮雲南夷民安洽緬甸
侍前衙象來壓銃砲驚奔變方解甲功至封王爵
稱烈俠

鄧愈

鄧愈虹縣人元末從父為盜既而父死會高皇帝駐
師滁陽遂率所部自盱眙來附高帝授以管軍總管

遂從渡江克采石取太平時元將陳也先合豁子海
牙之兵凡數萬高帝禦之戰陣甫合而愈與徐達率
奇兵繞出其後大破之獲也先絲子海牙走遂從下
建康略定溧水破鎮江愈功最多既而又克廣德州
長鎗軍謝元帥來攻愈出輕兵昔城戰走之移鎮宣
州又別將兵取休寧績溪與胡大海合而攻下徽州
既而婺源之元帥汪同來降既而進攻建德遂得建
康以為嚴州又破元將苗揚之兵千烏龍嶺又下饒
州數與陳友諒角有功又以兵取浮梁走其將攻筱

邦佐遂進圍洪都駐師臨川之平塘時吳宏既歸附帝帝因使以其兵取撫州撫州帥鄧克明欲與宏拒而畏愈殲乃遣人詐獻地以緩我愈詗得之即率劲兵間道夜馳二百里黎明下其三門克明自度不免乃以分省印及所掠十八縣印詣愈降愈遂定撫州後陳友諒圍洪都文正約束將士分門城守而愈得撫州門最爲衝要愈晝夜不解甲者三月餘帝來援射殺友諒圍始解論功能守與克敵等出鎮襄陽襄陽西接巴蜀南控楚北襟河洛降人雜處相望愈披

荊棘立軍府營屯練卒威惠甚著後高帝即位吐蕃諸部爲梗劫掠烏思藏貢使輜重愈分兵深入其巢斬首捕敵以萬計捷聞帝悅使使召還至壽春而卒年四十一追封寧河王謚武順

斷曰

鄧愈少時從父爲盜父死擇君戮力自效乘石太平一隨兵調也先被擒海牙遠遁溧水鎮江俱從征到若問諸功多爲愈報廣德長鎗戰走沒道參源汪同降而徽嚴既下徽嚴饒洪從召種種戰功實經非冒出鎮襄陽威惠立教寧河封王宜稱謚

俞通海

俞通海巢縣人元末江淮盜起團與父廷玉弟通源通淵結寨巢湖以自守恐終無成聞高帝駐兵和陽因而歸款時帝正欲渡江得通海父子水軍甚喜遂而敗蠻子海牙敗陳也先而通海水軍之功居多因陞秦淮翼元帥又攻鎮江又攻常州又攻宜城又敗衆呂珍皆有劲又從帝征陳友諒率舟師從風逆流

而上至安慶帝先陳陸兵以疑之命通海潛以精兵擣其水寨敵不及支遂大破之已而友諒發憤盡銳攻南昌帝率通海等往援之友諒解圍東出鄱陽湖逆戰通海乘風火焚其舟明日友諒復以巨艦連鎖爲陣旗幟樓櫓赫然半天我軍舟小怯于仰攻通海乃分調漁舟載葦荻置火藥其中至晡時東北風起乘風縱火焚其戰艦數百艘烟焰漲天十里之間湖水盡赤友諒之弟友仁友貴皆焚死時通海小舟深入敵艦爆戰久之不復見意其戰沒也少頃忽飄颻

繞出敵舟傍我師見之大喜躍呼奮而前友諒遂大
敗欲退保䂖山我師横截湖面要其歸路友諒不得
出相持三日通海曰湖水有淺處舟難回旋不利于
戰莫若入江據敵上流彼舟若入即成擒矣帝從之
敵因糧盡繞下流欲遁通海追擊之友諒中流矢死
班師還陞中書省平章事後從征浙江克湖州轉戰
滅渡橋中流矢死追贈虢國公謚忠烈

斷曰

通海父兄當元解紐結寨巢湖聊以自守恐終無
成投明闕久帝正渡江舟師恰有發子也先因而
敗走細論其功亦軍八九友諒鄱湖戰艦山斗通
海從征繞出其後潛載葦蘆火藥備手乘風燒之
烟飛火吼小舟環攻如鶯穿柳友諒箭傷喪心垂
首師還進官六公儕偶滅渡身亡勳名不朽

傅友德

傅友德宿州人驍勇多力擊刺騎射冠絕一時少從
李喜之爲盜李喜之敗遂歸明玉珍玉珍疑不能用
走武昌從陳友諒忽忽無所展及聞高帝舟師抵江
州遂以所部謁見于小孤山高帝奇之俾爲別將
常遇春遂于陳友諒于鄱陽湖友德操輕舟盪其鋒
身被數鎗戰益力手殺數百人復與諸將邀之禁江
口友諒死師旋第功爲最復從帝圍武昌城東南有
高冠山下瞰城中帝顧諸將曰誰能奪此山者賞友
德即率萬人先登一鼓而奪之流矢中頰鏃出腦後
復洞脇不爲沮武昌平復從徐達下廬州西取夾陵
文略衡州襄陽安陸俱取之帝即吳王位之元年友
德守彭城而王保保之大將李二來寇勢張甚友德
度兵寡不能敵諷其衆方肆掠因率步騎二千自呂
梁渡直趨擊之李二有驍將曰韓乙者出戰友德單
騎奮槊刺之墮馬師乘而進遂敗之友德度賊且復
至乃開城門陣于野使皆卧槍以待聞鼓即起李二
果盛兵至輕我師寡譟而薄友德鼓之士踊躍奔賊
遂敗之縛李二以獻明年從大將軍破沂州斬其將
王宣下青州元丞相也速率數萬騎來爭大將軍設
伏友德以輕騎五百爲誘師敵追至伏而廻師擊之
伏盡發也速敗走遂取萊陽明年從取東昌一帶[illegible]

克元都又畧平定州遂克太原王保保自保安以大衆來援兵未交而萬騎突至友德率死士五百拒却之因與大將軍謀夜伏兵掩其營王保保乘驏馬以十八騎走復敗賀宗哲於石州擊走四大王友德功最多復從大將軍西入關走張思道於鹿臺降其大帥李思齊關陝悉下賜白金文綺從上與又明年復從大將軍徧定西大破王保保取其士馬輜重移兵伐蜀友德領前鋒攻漢中克之蜀將吳友仁謀復漢中兵大至守臣告急友德以精騎三千攻斗山寨夜

令人人持十炬列山上蜀兵驚散凱旋大封功臣進友德爲潁川侯是歲冬復議伐蜀湯和廖永忠由瞿塘以舟師趨重慶友德由秦隴以步騎趨成都既受命帝復密諭友德曰若出其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疾馳至陝揚言出金牛將使人覘青州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遂引兵趨陳倉選精騎五千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守將丁世珍戰敗遁去遂克階州引兵趨文州世珍復集兵據險以拒

友德急攻之世珍又敗僅以數騎遁又拔文州友德乃引兵渡青州果陽白水江趨綿州至漢江漲水不得渡乃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時蜀人謂失階文猶恃漢水以爲固及聞造舟進取益震恐友德戰艦成將進攻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乃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十大書克階文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爲之解體及友德舟師進逼漢州守將向大亨戰敗于城下僞相戴壽在瞿塘聞之留鄒興守瞿塘而自與大尉吳友仁還援漢州既

讀史兵略　卷之十八

至友德下令曰彼遠來勞困聞大亨兵敗衆心洶洶一戰可克也乃親帥軍迎擊壽兵大敗之遂拔漢州壽與大亨走成都友德圍成都壽與大亨以象載甲士出戰友德命前鋒以弓矢火箭衝之象皆被傷却走壽等遂率官屬出降蜀中大定時寰境咸寧惟雲南恃其險遠殺信使納逃逋帝以友德爲征南將軍率師討之瀕行諭之曰雲南僻在遐方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險易以規進取朕雖未親至其地嘗閱輿圖咨衆論得其要領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

別出一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安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曲靖雲南之襟喉彼必併力於此以拒我師當察形勢出奇取勝既下曲靖三將軍令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援沐英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彼疲于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分兵趨大理先聲既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皆煩兵也友德恪遵成筭竟平雲南乃詔友德等還京進封潁國公子孫世襲

斷曰

友德英勇冠絕一時轉轉擇主主皆不知小孤見帝帝方稱奇俾爲別將出入相隨大戰友諒被創不移高冠山隘一鼓奪之矢出腦後戰猶前持保保李二橫戈直趨驍將韓乙槊刺如屍卧鎗以待踊躍以馳既走思道復降思齊關陝悉下伐蜀何辭列炬山上驚走其師階文既克其餘莫支轉戰轉勝愈入愈威雲南之捷以逸制疲所以得志振旅而歸子孫世襲誰曰不宜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之九

古閩黄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棐仲校

姚廣孝

姚廣孝長洲人少祝髮爲僧名道衍字斯道已又不學佛而好讀兵書曾遇異人授占術輒爲人決休咎洪武中高皇帝分封十子成祖封燕王道衍乘間請謁曰大王骨相非常英武冠世今皇圖草昧東宮仁柔願厚自愛大王試乞臣府中當奉一白帽與王戴

盔王上加白其文皇也成祖已稔知道衍亦欲得道衍會高皇后崩帝命王與一名僧誦經念佛修齋成祖遂求機請道衍去後高皇帝崩建文即位齊黄用事逼執伊周齊谷削爵爲庶人湘獻王自燒死事且至燕燕王懼甚因憶道衍言而召之入卜道衍遂借卜而說燕王曰主上猜間宗室侵漁齊藩所戮辱囚首隷士伍者蓋五王矣大王先帝所最愛也且又仁明英武得士衆心主上所最忌也夫燕勝國之遺而北方雄鎮也其民習弓馬地饒棗栗者悉雄薊屬郡

之材官良家子驍甲可三十萬要之十年大王之藉
衛猶兵投石超距者又不下一二萬鼓行定山東略
河南此勢若建瓴而下誰能抗禦大王若不南然機知心之論
已發欲爲閒得耶旦暮匹夫耳臣竊謂大王卜之心
與歷卜無異也燕王初猶拒之及朝廷責燕益急燕
王遂召道衍入使殿密議或歎息流下道衍曰天之
所與誰能廢之燕王因問師期道衍曰未也俟吾助
者至又問助者何人曰吾師又數日乃請曰可矣燕
王遂謀召張昺謝貴等宴設伏斬之遣張玉朱能攻

克九門出祭纛見披髮而旌旗者蔽天燕王問道衍
曰何神道衍曰鄉固言之吾師北方之將玄武也燕神道設教
王因披髮仗劍應之兵初起暴風雨燕王不悅道衍
曰飛龍在天從以風雨元吉也燕王師行後道衍及
郭資等奉獻陵居守日夜備禦南兵至攻城設伏械
其後城上呼噪伏發急開門夾擊大敗南兵去又夜
縋死士下城劫南兵或遣數十人遶伏草莽間夜取
火鳴砲驚南兵不得休息輒出精兵衝擊敗之[illegible]
九門諸柵繫燕王軍中有闖見異事及兵進止輒緘

青飛騎問師師盡條答而去並中機宜靖難後陞爲
左善世復姚姓賜名廣孝立東宮拜太子少師帝令
蓄髮再三終不肯賜兩宮人逾月不近亦不辭帝
乃召還永樂十六年來朝北京寓慶壽寺病車駕直
臨視卒贈少師榮國公謚恭靖

斷曰

姚師廣孝人中之英雖云祝髮借佛論兵高帝十
子燕具龍形一眼覷定故請從行先奉白帽後卜
言情既知心斷方細奏明激之兵起促之進征不

出所籌策業果成雖加少師亦是虛名大都應運
自是天生

劉江

劉江宿遷人從靖難兵興適遼東時守將楊文引兵
圍永平略薊州遵化諸郡縣帝急遣兵率衆趨永平
因謂之曰爾至永平敵必逃歸山海勿追之弟聲言
還北平必復來侵爾速出擊之必大獲江如言果敗誘之也　是以利而
東兵于昌黎斬首數千級建文三年七月平安自真
定率兵攻北平營于平村離城五十里擾其耕牧世

子督衆固守俟聞北平被圍召江問策江慷慨請行因與帝約曰臣至北平以砲響爲號一次砲響則決圍二次砲響則進城若不聞第三次砲響則臣戰死矣臣若入城中既聞救至則守城軍士勇氣自倍則令軍士人帶十砲俟三次砲響之後繼者放砲常不絶聲則遠近皆謂大軍至平安必駭散矣江遂進兵與安戰悉如其策乃大敗之永樂十七年江為左都督鎮守遼東巡視諸島相度地形以金州衛金線島之望海堝地高可望諸島寇所必由實濱海襟喉之地請築城堡立烟墩瞭望一日瞭者曰東南夜舉火有光江計寇將至亟遣馬步官軍赴堝上小堡備之令犒師秣馬略不爲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姜隆帥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砲鳴伏兵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翌日倭賊二千餘人乘海艦直逼堝下登岸魚貫而行如入無人之境江被髮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爲兩翼而進賊大敗横屍草莽餘衆奔櫻桃園堡中官軍環而攻之將士欲入堡力殺而江不許故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餘級有脱去入艄者盡為隆所縛無一人得免師還諸將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閒惟飽士馬及臨陣被髮而戰追賊入堡不殺而縱走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饑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固兵家治力之法耳賊始魚貫而來成長蛇陣形故被髮作眞武勢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借以壯氣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攻之彼必死鬬我兵寧無傷乎故縱之出路而後掩擊之即圍師必缺之意耳此皆兵法諸君未察也諸

聞進封廣寧伯先是倭寇出没海上焚民居掠貨財殺擄人口凡沿邊無歲不受其害及為江所挫寇患屏息者數十年及今人思慕之謚忠武

斷曰

大將劉江從燕靖難師圍北平馳救不憚約砲三聲圍兵解散進戰勝之果如其算倭犯海城先已瞭探伏兵待來潛師截斷倭賊二千被誅大半餘逃櫻園轉逼其鼠細論兵機一一合案爲將若斯一時獨冠

王驥

王驥字尚德束鹿人永樂四年成進士爲人剛毅有膽略識戎機嘗奉命山西奏覈鹽池逋課二十餘萬人皆德之滿九載進兵部尚書時西兵阿台朵兒只伯數侵擾甘涼諸邊掠殺吏人總兵任禮蔣貴等勢敵不相下狐疑莫發於是驥輟部務行邊奉詔一切便宜行事時都指揮安敬爲偏將驕而怯都督蔣貴都御史曹翼追兵至魚海子已將及之而安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遂引還驥察知而故秘之既至而大會諸將方就坐忽揖敬下曰兵貴進獲汝奈何逗撓誤大事遂命斬敬徇謂貴曰公亦當死今且責狀以報於是諸將士股慄莫敢仰視驥乃請分兵畫地各自鎮守約以賊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則併力拒敵軍勢遂大振尋又詔驥進討阿台朵兒只伯驥諜知敵營狼山等處乃選精騎授蔣貴使爲前鋒任禮爲將軍以大軍繼之且與貴約曰勉旃不能成功無相見也貴感奮直前搏敵敗之敵渡黃河遁去貴等又追敗之於名城獲金銀璽印各一駝馬兵甲以千計朵兒只伯與阿台以數騎遁尋悶死而任禮兵亦至又共窮追五百餘里至黑泉降其部落數十帳而還捷聞各加爵賞尋詔驥還理部事既而麓川宣慰司思任發叛雲南總兵沐晟數討不利遂至憂死而刑臣何文淵援舜舞干羽格苗事請使使撫諭驥因議以天下全盛而示弱于舊屬小夷非策時中貴王振柄國喜功名遂絀文淵說而命蔣貴爲平蠻將軍驥總督軍務大發諸鎮兵合十五萬討之驥馳傳至雲南奏上方略請遣沐保等由東路直取孟定而大軍由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腹背受敵從之驥等抵金齒其別酋陶孟刀門捧以鎮康降遣冉保等率輕兵五千受之因其衆破昔剌寨進攻孟通而驥等以兵二萬水陸攻上江敗其伏兵遂進圍上江寨副總兵劉聚等兵亦至因風焚其排柵遂大破之殺其將刀放戛刀招漢父子及虜刀門項斬馘五萬餘級上江平又由夾象石渡下江直抵木籠山連破其七寨又破其象陣進圍麓川縱火焚其門俘斬及溺者數萬人思任發夜攜其二子走孟養驥以大捷聞

命維摩州賊韋郎羅自稱廣新王以叛因詔驥總師
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也乃遣偏師壓其境曰王
尚書大兵至矣賊大潰韋郎羅走安南傳檄諭之安
南王懼斬其首來獻師旋上遣大臣迎勞之既入見
慰勞有加後思任發子思機發復叛孟養驥又督諸
軍討之師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驥造浮梁渡兵
攻破之乘勝追至孟養賊斂衆拒險爲寨我師皆攻
破之斬獲無算思機發竟失所在孟養在金沙江西
去麓川千里諸酋皆驚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

今王師至此眞天威也驥威名雖甚著然卒不能得
其渠魁天順四年卒贈靖遠侯謚忠敏

斷曰

尚書王驥奉詔行邊指揮安敬驕怯斬焉軍勢大
振莫不爭先諜敵犯境蔣貴微前任禮繼後勝其
勉旃若功不立相見無年衆力感奮一戰赫然黄
河敵遁追至黑泉俘以千計斬獲十全旋師還部
再討麓川東西聚隙肱背犄堅破其七砦俘溺萬
千任發機發敗逃若烟渠魁雖失天威大宣文臣
出討殊足稱賢

于謙

于謙字廷益杭州人也七歲時蘭古春善相見而大
奇之曰此兒異日救時宰相也十六補邑諸生時按
察僉事行學督諸生過峻爭噪而揄之方詬擾間僉
事忽墮泮宮池諸生皆驚走謙獨前援之起僉事怒
乃欲以罪歸謙謙徐對曰噪公者走不噪公者留此
易辨也今不罪噪公者猶可而因以罪援公者其謂
何僉事慚而止而謙由此顯名年二十三成永樂十

九年進士拜監察御史風骨秀峻吐音鴻暢每奏對
上必爲之傾聽按江西辨誣獄免死者出數百人後
議增補各部右侍郎上手書謙姓名下吏部遂超拜
兵部右侍郎時年僅三十三嘗輕騎自河內歷太行
而盜有窺者謙厲聲叱之皆大驚散走口不知爲我
公也當入朝議事人謂即不齎金以往豈無一二土
物充交際耶謙笑而兩舉其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
時中貴王振勢張甚以謙無私謁嗛之嗾人廷劾謙
下法司論斬繫三月振悔無謂乃托詞曰吾嘗見一

故[illegible]名若于謙者恣甚欲治令乃非此于謙也[illegible]
之未也仍復兵部右侍郎正統十四年秋虜也先入
寇特王振喜功遂挾上下詔親征謙與尚書鄺埜上
言也先醜類予耳諸邊將士足以制之陛下為宗廟
社稷主奈何不自重乘以與犬羊角乎上不聽埜乃
從治兵而留謙治部事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
大震時皇太子冲幼不能監國太后乃命郕王攝政
王御左順門時中外臣咸恨振而欲食其肉請用反
法罪其家奏寬而振黨錦衣指揮馬順遂妄傳王

旨欲叱衆退給事中王竑起而直前撿順曰此翼虎
者也今日猶敢爾衆臣爭捶之立死又捶二閹之皆
私振者死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
有趨避者謙獨直前掖王具啓王下令捶順與二閹
死者義激無罪復請皇太后降旨族振并籍馬順家
衆始退郕王既即位以謙為賢進謙兵部尚書內外
倚之為安謙因慷慨泣奏曰敵得志挾我大駕勢必
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俱盡矣司馬宜急分道募兵
及留漕兵自益司空宜趣乘繕械凡自要地宜令都

督分守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
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罄通州倉諒不能守委
以與敵則非算宜令官軍皆豫給一歲祿俸聽其自
運敵所急者草諸廠所積宜聽軍称力取之不盡則
焚之毋以飽敵馬石亨楊洪材勇可用請赦之與安
遠侯柳溥為大帥而身總其機宜進止不效則治臣
之罪以謝天下上皆嘉納之既而敵信益急侍講徐
珵好言天象力言紫微中宮俱有變必反故都而後
吉而二三大臣復依違其間縉紳士人又多遣其私

歸謙乃慟哭廷諍曰京師天下之本宗廟社稷山陵
在此百官萬姓帑藏庚廩萃此此而不守去欲安之
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矣宋之南渡非前鑒乎且
敵乘勝而驕實不足與上聞之稱善遂一聽其處分
十月也先以送太上皇還京為名入寇紫荊直窺京
師石亨欲閉九門自守謙曰是示弱也乃躬擐甲冑
以大義泣諭六軍由是人人感憤及也先逼城謙與
石亨設伏敗之又諜知上皇駕遂夜復以火砲擊其
營死者甚衆也先大沮衆請進擊謙曰勝不足以削

恥萬一不從所損實多況上皇在其中不可不慎因請大書要首榜文潛遣敵營諭回達奚漢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以疑其心敵知有備又城外無所掠遂引去論功加少保總督軍務大同參將乞與之和事下兵部謙力言其不可曰中國與敵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於理不可和又敵貪而多詐和議行而有無厭之求從則坐斃違之則生變於勢不可和苟以強敵難制姑和以緩其兵則宋澶淵盟後國勢陵夷無救于敗則和議之不足明矣今惟選將練兵養威蓄銳賊侵則相機而勦殺賊遁亦不貪利而窮追可也若遣使求和則示敵以弱而啓輕侮之心萬萬不可上嘉納之謙又言也先屯聚敵衆迫我邊疆若不豫為設法選練則軍不識將意將不識軍情必不能為用請選馬步軍一十五萬分為十營俱聽臣往來提督如有聲息互相策應征勦臨敵必能成功詔曰可團營之設自此始大監喜寧故俘敵也下蠶室入中貴土木敗因降也先遂以中國虛實告之而凡敵之入寇皆喜為鄉導

謙因言不早除喜寧敵知我險易虛實定反覆不可禦因密以計授楊俊擒喜寧誅之此後也先方悔禍奉上皇還京師初永樂間韃敵來降者多安置于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當也先入寇之際皆乘機騷動幾至不可收拾會發兵征湖廣貴州苗寇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進征及事平（安排得宜）遂請留于彼數十年積惡一旦潛消識者稱快貴州苗寇久不平侍郎何文淵欲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鎮之謙曰不設二司是棄之也棄之何以通滇焚道且無故而棄祖宗所設地不祥事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鄧茂七葉宗留廣則有黃蕭養又有獞猺苗獠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意號令明審動合機宜故天下咸服太上既歸上奉之南城又欲易皇太子謙以非所職不敢爭七年上不豫石亨與中貴人曹吉祥等奪南城門迎太上皇復辟自以為功因嗾言官劾謙盜金符迎立襄王為帝坐以謀反極刑鍛鍊然無顯跡可據謙笑曰亨等意欲死我辨之何益既奏上帝猶豫曰于謙實有功若何府徐

從改名有貞而與亨比因前曰不戮謙此舉爲無名詔遂論棄市籍其家自上賜外無長物謙死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嘆吉祥麾下有達官朶耳者以一觴酹地而慟吉祥恚朴之明日復酹慟如故未幾西北邊報甚急上憂之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于謙若在不令敵若此上爲之默然既而徐有貞下獄流金齒亨下獄瘐死曹吉祥族成化二年謙子冕主疏白冤上憐而復其官并還沒產賜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奸之所害在先

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誦而稱之弘治特贈太傅謚肅愍萬曆改忠肅

斷曰

于謙正臣大有權術出按江西辨明冤獄進謁權門清風拂拂上木蒙塵京師兀兀中外慌張群臣鵠突請立郕王江山手握遐將留兵九門保室豫支饒兵獎勞馬熟城外立營不爲少怵或請南遷謙力衆拂章命察忠詔聽謙出借送上皇來如然物遇伏敗歸方驚有律鎮定大功實寶難沒但惜南城於禮稍失君死臣誅事亦非屈

郭登

郭登字元登英之諸孫也永樂中充勳衛正統七年從王驥征麓川有功九年從沐斌征騰衝有功陞都指揮僉事十四年敵入塞急進都督僉事守大同會上親征全軍覆沒倉卒議班師登告學士曹鼐曰駕宜從紫荊關入乃忍東折向居庸關幾四十里敵突至上遂北狩是時大同堡塢蕭條城門晝閉人心洶洶登雖處危疑而氣益壯慷慨自奮修城繕兵拊循士卒衆皆感奮八月敵擁上皇至城下索金帛詐言歸駕登閉門不納上皇曰朕與登有姻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霍瑄等出見獻上皇金幣及約斯往敵笑不應竟擁駕去十月敵以和爲名入犯京師登欲師所部兵并糾集忠義從雁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請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關庭京兵擊于內臣兵擊于外使彼腹背受敵首尾不救奏至敵已退優詔褒答時論壯之十二月敵欲復犯京師登以京兵新選不可輕發

上疏曰今日之計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鬬智
不可鬬勇其涑水易州真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清野
京兵分據犄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
務在萬全此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景泰
元年諜報敵入朔州敵自屢勝以來出入自由毫莫
與拒登不勝忿晝夜激勵將士定爲賞期必殺敵而
後已及是得報遂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
休兵夜二鼓報云二十里東西沙窩敵營十二皆自
朔州搶掠而回者登召將士問計皆言彼衆我寡莫

若全軍而返登曰我兵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人馬
疲倦彼以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因即按劍曰敢
言退者斬徑薄敵營天漸明敵以數百騎迎戰登奮
勇先進諸軍繼之呼聲震山谷遂大破之追奔四十
餘里斬敵首二百餘級奪回人馬器械以萬計時登
僅八百騎破敵數千爲一時戰功第一賜敕褒美進
封定襄伯登爲將智勇善撫士卒紀律嚴明料敵制
勝動合機宜初至大同士可戰者不及數百馬止百
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與彼相拒

大小數十戰未嘗挫衄嘗以己意設爲攪地龍飛天
網等法鑿爲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及
彼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俱陷
又用砲石擊敵一發五百餘步人馬死者數十敵相
傳以爲神上皇天順元年謫戍甘州初上皇陷敵也
先以復駕爲名邏逼京師于謙使人謂之曰賴宗廟
社稷之靈中國已有君矣及駕至大同登言亦如之
蓋權辭以沮彼寇之謀也上皇啣之故有是謫未幾
召還充團營總兵八年卒贈侯謚忠武

斷曰

郭登變後死守大同上皇擁至借道入攻守城爲
重安敢妄通敵矣而去無以表忠晝夜激勵必刃
敵胷忍報敵過緊躡其蹤彼衆我寡或請避鋒登
曰若避城遠誰容敵騎後壓死不英雄何不血戰
以成大功因而奮勇直撞橫衝斬獲無算敵衆大
空賞奏天子褒美定封上皇復位謫去匆匆爲人
臣子難保始終

韓雍

雍字永熙吳人也弱冠舉進士遷授監察御史出
江西衆猶謂雍年少未經事雍抵鎮振刷精彩經
大後先皆弗如也成化二年廣西猺僮侯大狗
亂蔓延廣東高雷廉之境所至殘毀守臣不能制
兵部尚書王竑薦雍智勇過人宜任討之遂擢爲僉
都御史同將軍趙輔往討之兵至南京衆議欲分江
西軍及達官從遊擊由庾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
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也雍曰
不然兵有聚而爲正亦有分而爲奇今廣西已無完

郡而大藤峽爲賊巢穴不是之圖而趨其末則賊愈
奔突汗漫郡縣愈殘毀是救火而噓之也未見其能
濟苟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峽援高雷廉東可以
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譬如常
山之蛇動無不應腹心既潰諸處之賊假息游魂耳
何須逐乎且軍志曰兵貴神速不貴巧久又何泥乎
困乎將軍趙輔知雍才軍士一聽之雍于是督大兵
兼程進擊直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百人詭持
香曰我輩苦賊久矣今日幸遇天兵得生爲良民願

先三軍鋒雍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
右初猶疑既縛而袂中利刃出乃悉斷頭散手足剜
腸胃分挂箐林中賊見而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遂
大破之前後斬獲四萬有奇進擣大藤峽覆其巢穴
其中盤亘數百里山洞險阻有崖名九層樓尤爲斗
絕官軍直抵其上磨崖紀歲月而還復斬峽藤斷之
易名斷藤峽以志武功自是蠻夷畏慴兩廣寢安捷
聞上大嘉賞雍功即軍中拜左副都御史雍威嚴擬
王公盡法繩下不貸以故謗議遂起內臣黃沁忌公

總束不得肆嗾人上書誣公上遣使即訊雍引疾乞
歸卒年五十三謚襄毅

斷曰

韓公永熙經措宏大命征大藤腹心直破絕不分
兵小爲之挫趙輔主軍甘心爲佐火速進兵如風
雨邇里老儒生道迎而賀雍曰奸人縛誅毋悄搜
証藏鋒方知不錯斷首屠腸懸林以播賊見震驚
敗走無那直覆其巢紀功崖磨自此夷蠻强變爲
懦遠近黎民貼席而臥功大忌多讒人附和引疾

乞歸苦辛誰訴

馬文昇

馬文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登景泰二年進士歷官山西湖廣所至發奸摘伏皆有神君之稱成化四年固原土夷滿四據石城以叛擢文昇巡撫陝西與總督項忠帥兵討之進至固原賊據石城之險先是官軍屢戰不利忠督兵敗之賊堅壁不出文昇言于項忠曰聞賊城中無水芻粟亦漸乏若絕其樵汲則釜魚當自斃矣忠以為然令官軍堵窒其水源又掩捕

樵汲者詰之乃知城中正藉于水卒用坐困之策擒四斬之八年七月北敵寇臨洮鞏昌文昇遣兵敗之追至黑水口斬首數千級擒其平章迭列孫命兼總制三邊九月敵復寇鞏州深入至好水川文昇復縱兵破之于湯羊嶺敵敗走盡棄輜重俘斬二百餘級因改其嶺為得勝坡勒石以紀十四年建州女直復叛巡撫陳鉞欲誘殺進貢夷人以掩已過由是東夷讋懼為亂上命文昇撫勦時汪直恃寵倖功陰主鉞議欲邀文昇偕行文昇弗聽疾馳至鎮撫黑鎖忒籛三百餘人北直至敵已散矣無所解浹嘲之鉞行事垂方每被文昇更置約束不得逞亦恨之及直巡邊[illegible][illegible]見罪戎服遠迓除道飾廚供帳解備賄托傔從而文昇獨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左右多惡鉞而詆文昇鉞復乘間毀之直還奏文昇妄啟邊釁女直建州諸敵皆以文昇禁不與農器故屢寇塞文昇遂下獄論戍然所禁乃鐵器非農器也士論惜之已而直敗鉞亦敗文昇得雪復官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士卒聞文昇復至皆鼓掌喧舞益文昇至是凡三度遼

矣多有惠政故東人至今思之旋入為兵部尚書會貴州都勻苗叛守臣請合三鎮兵討之文昇念天下方困于兵以為不可惟遣官勘處卒無他也未幾敵小王子以數萬騎駐大同邊外勢洶洶屬文昇有小疾上使中貴人挾醫視文昇疾賜上尊餚饌文昇謂此敵方敗于他部勢已絀無能為也明當為之備而揚聲遏之敵果徙去安南侵奪占城五州地占城請命官往問其罪文昇上言春秋王者不治夷狄今安南負固多年若遣官往至其國以掉口舌小

必文過飾非大或執迷玩命若置而不問損成巳多若問罪興師貽害尤大非計也會二國各入貢仍請面折諸廷安南詞服因諭以恩威禍福厚賜之歸令還占城侵地竟不煩兵而解廣西二守岑欽與侄溥相仇殺巡撫欲討之文昇不許第令賸書戒飭巳皆悔悟納欵請死弘治七年議絕土魯番而復哈密先是哈密在肅州西北千五百里本韃靼回回雜處之國也永樂初設其地為哈密衛封元肅王之言脫脫為忠順王賜金印城哈密居之令為西域之襟喉以

迫諸番之朝貢位雖高而兵最弱忠順王死無子王母理國事憲宗朝土魯番鎖檀阿力王恃強擄王母及金印而去國人驚散巳而王母死鎖檀阿力亦死子阿黑麻嗣位其肅守臣請乘閒以王母甥早慎襲封為王遣兵送入哈密阿黑麻謂早慎非脫脫之貴族佯與結親而誘執之至孝宗朝而阿黑麻以金印城池來歸文昇謂哈密三□種共居一城早慎非貴族故衆不服必得元之遺裔方能興復哈密因訪得王侄陝巴襲封忠順主國事未幾阿黑麻復[illegible]陝巴及金印去報至朝廷[illegible]兵部侍郎張海縉經畧之遂修嘉峪關拒哈密貢許回回通黑里麻[illegible]令反覆為好者二十餘人發戍廣西文昇曰此敵[illegible]使入貢復擄陝巴金印其心輕中國不大創之不戢請閉關絕諸番貢令西域歸怨阿黑麻以携其黨上從之阿黑麻緣此益驕橫詐稱以萬人入寇甘肅報至朝議頗駭文昇曰吐魯番至哈密十數程哈密至苦峪又數程路之水草闕夷使入貢多帶水行今若遠來肅州有備彼豈得全歸哉料不能至特以虛聲

恐我耳巳而果不至八年阿黑麻復令酋目牙木蘭率番夷三百騎入據哈密文昇亦奏請執阿黑麻之貢使四十餘人流閩廣而薦都御史許進率副將彭清選番漢兵倍道而至夜登城破之斬級六十降自保者八百人牙木蘭以千里馬走報阿黑麻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衛相仇殺不能大發兵但使別將將輕騎五百圖復哈密復為赤斤衛兵所敗殺乃遣使上書謝罪請歸陝巴及金印於是文昇亦奏還其貢使酬以少金幣而哈密復從嚮吏部文功不述至正

德元年致仕卒贈太傅諡端肅文昇立朝五十餘年以身徇國不避艱險凡有大議衆莫能決者文昇至一言而決至于偵事變籌利害屹然如山不可搖奪

斷曰

文昇馬撫巡按山西固原土賊據險吼嘶官軍屢敗項忠督提馬諭無戰城乏水閉斷其樵汲釜魚自拔項忠從信擒四燃擣敵寇臨巢遣將削泥再入好水戰獲其輜女直復叛陳鉞敗梱欲殺貢敵以掩已非貢敵譁惶亂震鼓聲文昇往諭解散不殺內臣汪直借此出師及至邊境無敵排擠懷恨馬撫下獄奏題至於負敗位方復蹐不戰而撫中安外齊節至大創必勢所宜所以立朝高風莫梯

王信

王信字君實南鄭人成化初以指揮守荊襄時石和尚劉千斤友信進據房陸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衆突至圍之主帥逗遛不援信乃多張旗幟與火晝夜不息歷四旬餘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鳴砲賊以為援兵至驚走有功陞都指揮同知已而移鎮湖廣條陳八事曰繕城隍廣儲蓄省徭役立賞罰選能官禁窩戶練將才慎守備又條上四事曰慎專任以利民情定倉庫以備兵荒修兵衛以圖無患禁刑罰以省財用未幾信又上言湘廣蠻夷雖曰腹心之蠹無能為也但我軍奸黠之徒利其禍發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蹈前非其患自息荊襄流逋本原逃避徭役今長老子孫已成家業濫加誅殺非惟死及無辜恐傷和氣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斂穫未竟餱糧已空機杼纔停布縷何在求免饑寒不可得矣乞選良守令大加存恤濫陞官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勞冒崇階之賞乞杳削奪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裕物廉以律已端本澄源則在朝廷而已憲宗下其章飭勵衆職時永順保靖二夷世相仇殺信諭以威福遂兩解不為亂靖州及武岡蠻久不靖守臣議勦之信巡邊面諭之竟不煩兵而下有諸苗獳以牛酒且詰其順逆之故皆稽首曰累歲苦擾役徵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此願為屬役何敢反耶因為信舉肩輿以表敬信歷

鎮大邦不營私產平居默坐展玩經史經三十年節
無華衣厩無肥馬鈴閣之下寂無人聲子[illegible]善
皆舉進士有名

斷曰

王信指揮荊襄協守和尚干斤雙攻赳赳主帥逗
遛兵不湊手晝夜戒嚴圍之既久突開城門火揚
炮吼賊疑援來驚張奔走乘勝追亡功垂不朽移
鎮上言䘮無酌有大合兵機一言不苟上下其章
申飭礪偶戀夷撫仇為之和剖屢征未降直諭稽

首竟不煩兵但搞牛酒小用大才功名山斗

張輔

張輔玉之子以靖難功封信安伯又以父功進新城
侯永樂四年副朱能討交趾由廣西思明府憑祥州
入龍州能疾留龍州輔率衆度坡壘關入安南境進
至北江府新福縣駐營時賊恃東西都及宣江洮江
沱江富良江以為固緣江北岸樹柵於多邦隘築土
城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郡兵守之又
於富良江南岸列置木樁盡取國中船艦列于樁內

諸江口俱下桿木以防攻擊賊之東都守備亦嚴時
列與陣于城柵內路守隘以老我師適西平侯沐晟
以雲南兵與輔大軍合輔遂自三帶州招市江造舟
而進晟軍至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而輔率大軍
營於城北之沙灘與晟合勢賊漸築土城高峻城下
設重濠濠密置竹刺濠外坎地以陷人馬輔下令曰
賊所恃者此城立功在此一舉期夜襲城以舉火鳴
角為號是夜四鼓都督黃中御校舁攻具越重濠薄
城下以雲梯附城牙將蔡福先登諸將士繼之火炬

齊明銅角競響賊倉皇驚散遂入城賊復巷戰列象
為陣輔命畫獅蒙馬神銃翼之象見皆股慄又為銃
矢所傷皆退奔官軍追斬無數西都聞之亦焚宮室
倉庫逃入海輔追至富良江賊欲立柵相拒輔乘柵
未備躬率將士力戰復大破之分道窮追舟師追至
海門涇鹹淺將久晴水涸賊棄舟遁俄而大雨水漲
數尺我舟畢渡衆喜曰天助我滅賊也益追之遂生
擒黎季犛及其子澄滄等交南悉平因設都布按三
司以撫輯兵民捷聞進封英國公未幾交賊簡定反

輔討之獲簡定還京八年交賊陳季擴又反輔又出討之賊走追至愛子江登岸賊設象伏以俟官軍輔偵知之戒先驅曰群象來銜一矢落象奴再矢披其象鼻象奔還自相蹂踐我軍乘之賊大敗遂擒季擴餘黨悉降交趾復平宣德元年漢王高煦反遣人密約輔爲內應輔即縛其人白於宣宗擒之二年交賊黎利猖獗遣人進前安南國王三世孫暠表乞立爲陳氏後上以示輔輔曰不可從征將士勞苦數年乃始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無疑當益兵誅之上不從遂復交趾正統十四年從駕親征王師敗績輔死于土木追封定興王謚忠烈

斷曰

張輔封侯命討交趾交賊隄防亘九百里既下樁捍又刺濠底輔但令攻一切不理雲梯附城火炬齊起乘賊驚慌遂入城裏列象拒人畫獅驚靡銃矢再加半逃半死生擒季犛捷聞賜璽再叉再平功已足紀請立陳孫聖心稱美遂令大功不全終始土木從亡臣節盡矣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三十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獻徵增補

羅通

羅通字學古吉水人也年二十四舉進士授監察御史會交趾平夷獠新附中朝士憚往上詔御史予三級如交趾諸州通得清化既至黎利叛來攻清化通嬰壁却之而成山侯王通擅與利媾棄交趾拔吏士歸檄至通怒髮上指謂都指揮曰王通不奉上命棄地辱國此城羅生死所耳都指揮曰如敎於是獨不與黎利清化利大發兵八萬晝夜來攻圍通死戰大敗之踰年詔使至知成山侯語乃全吏士歸帝怒收成山侯下獄論死贖爲庶人其餘非罷即譎兩獨引見通敗戶部員外郎睿皇帝北陷口詔舉將略有以通應者遂擢爲副都命守居庸是歲十月也先擁脫不花擁三萬騎逼居庸甚急通飭將士日矢石固守不下而宣府參將楊俊者以精騎入衛京師道聞欲入通仗劍厲聲曰若欲保京師耶保京師保居庸是

矣下令有一人一馬南渡者斬以狥乃止會天大寒（時）
（制敵）令老弱汲水灌城冰堅滑不可破七日敵退總紫荊
通遼兵追敗之逐出長安嶺中外始定捷聞加太子
少保賜璽書慰獎通數上書論兵事與議不合乞
病歸卒

斷曰

羅通豪傑守禦屹然清化一怒生死不遑居庸仗
劍誰敢言旋灌城汲水敵退城全不獨忠勇才實
大監裴閒帝齋宮深加銜始卻節烈臨事愈堅

項忠

項忠字藎臣嘉興人也正統七年進士成化四年固
原土達滿四叛據石城遠近戒嚴勑忠往討時伏羌
伯毛忠戰死我兵遠退忠卽戳斬指揮以狥（示威）陣始定
聞賊城中乏水草因移兵據賊水草（先絕其生路）以困之與賊相
持百日賊急忠乃隨二卒單騎抵賊寨曉以禍福諸
脅從賊因相率來降賊愛將楊虎狸忽被擒忠叱令
斫頭來虎狸伏地乞宥死自效忠卽假以詞色（以得其心）許令
立功解金鈎束賜虎貍遣去（是以賊攻賊之法）故滿四竟爲虎貍所誘
凡斬首七千六百俘獲無算六年大旱荊襄流民
咸遁入山李鬍子劉千斤之黨因倡爲亂復勑忠總
督討之忠因遣人持榜諭降負險不服縱兵擒勦不
赦凡遣還鄉者四十餘萬編戍者萬餘俘斬二千八
年又討平野王剛小王洪召還院荊襄以忠處置得
宜三十餘年賊不復起而議者猶指忠妄殺致干天
和交章論奏忠疏辨乞閒上俱不聽

斷曰

爲將用兵要有機巧滿賊石城詔忠往討忠不戰

爭但據水草困久賊窮禍福親曉降待以恩擒許
自傚所以虎貍誘滿以傚賊亂荊襄忠復乘旄先
以申令不遽兵擾意在招降負險方勦由此全多
誅戮甚少三十餘年地方靜好議者猶言妄殺如
草深怪廷臣如此顛倒

陶魯

陶魯字自強鬱林人也父成爲按察副使從擊賊兵
敗死之上旌死事者贈官錄一子入胄監魯補焉二
十授廣東新會丞魯機明內蘊而神觀不足或從令

尉列見上官獨昏暱雖督撫不恤也大藤峽諸賊亂兩廣都御史韓雍總師討之檄魯隸麾下雍威嚴凝王者二司長吏見皆長跪白事慴悚若不自勝一日雍顧峒賊最強險難下者方設策魯時直牖侍左右請食雍謾曰我不時食丞揣我何意魯曰無非某賊耶雍詫曰然丞既知之能往否魯曰匪直能往攻之易易耳雍怒曰賊銳甚又搤阻自衛非大兵不可入部下文武數千百人熟視無可當吾寄者吾方欲身往汝得易但使若食粟能之耳蕞爾邑不能理乃言

擊賊若亥當笞魯不拜謝復抗言曰夫賊難攻者非賊難也我難其攻賊者也謂魯能食粟不解擊賊者明公未悉魯也蔣琬龐統廢邑事後乃爲蜀名臣公幸無棄魯使得畢技當悉縛諸醜以獻雍異之改容曰若所將幾何而辦魯曰三百人足矣雍曰何少也魯曰猶以爲多兵貴精請任選擇雍曰任爲之魯乃標式約曰有能身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三軍十五萬人其比于式者得二百五十八人曰未也請復下令募募數目足魯乃爲別將日操練陣法椎牛酒犒

甘苦共之士爭願爲死率以先登遂大破賊巢殲賊穴所得士女金帛悉以分于三百人已無[illegible]者衆益奮雍大喜賞言于朝累功進同知[illegible]至左右布政司錄其後爲錦衣千戶魯前後任廣東所殺及降者二萬七千餘賊聞陶家軍駭慄避逝不及遇卽叩首乞爲良民得無死幸甚然僅三百人耳服其心累用不顯語有之一夫決萬夫避況三百人乎

斷曰

陶魯內木外形憒憒雍討大藤正憂無對見魯憒

前因而戲謂食粟汝知討賊應愧魯曰不然人有呆慧食粟不知討賊頗會蔣龐之流是其前輩雍驚其言授以軍隊三百選鋒可進可退破賊須臾決不爽陶家軍名一時稱最方信用兵以精爲貴

王越

王越字世昌大名之濬人也年二十六舉進士後以總督視師延綏以輕騎襲破敵于崖窯川俘四十餘人鹵首加百又破之黄草梁俘五人鹵首百二十人

進右都御史前是文臣視師多從大軍後出號令行
賞罰而已至越始多選驍勇跳盪武騎爲腹心親
與敵搏始有戰矣或探敵營重而劫之或剪其[illegible]
用是得數成功名既而諜知敵滿都魯孛羅忽加思
蘭三口自河套渡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于紅鹽池
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之兩晝夜行三百
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爲十伏以相救而身與寧
等分兩哨薄其營遂破之擒斬甚多獲輜不可勝計
焚其廬帳而還時滿都魯等行剽至韋州頗有所獲
而遇諸鎮兵邀敗之斬首敵一百四十九奪其鹵男
婦二千馬騾牛羊十三萬敵既失利歸而廬帳妻子
畜產又皆蕩盡乃相顧慟哭遠徙不敢復居河套故
地捷聞再賜璽書褒諭俄召還京既而敵口西犯邊
時上所寵信中貴人汪直年少好言兵越亦與之好
因詔保國公朱永爲平敵將軍由南路會榆林越爲
總督率師西討直自監其軍既至大同諜知敵帳在
威寧河因遣勁騎二萬餘分道乘風雪薄之敵狼狽
出戰遂破敵斬首四百三十七級俘獲無算捷聞越
進封威寧伯越居常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
軍恤下財往來若流水籠貫豪傑不知所從入皆願
爲之死軍行過陝西秦王賜宴奏伎越語王下官爲
王吠犬久矣寧有以相酬者因盡乞其伎女歸一日
大雪方坐地爐使諸伎抱琵琶捧觴侍忽一千戶詗
敵還即召入與談敵事甚晰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飲
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而侑酒即并金卮予之已
又談則又喜指其伎中最殊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
自是千戶所至皆效死力一日夜襲敵帳將至風暴
起塵翳目衆或欲歸一老卒前曰此天贊我也去而
風使口不覺歸而卒遇敵人旅者還而我據上游背
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爲千戶以家
近京得逋于中貴人李廣後廣敗自殺言者皆首攻
越上雖雅重越不爲報而越坐憂悴者劇遂卒

斷曰

王越文臣偏長于武視師延綏以將自許斬獲占
多論功誰阻諜賊威寧乘風襲取功成捷聞威寧
封補師過秦王賜宴歌舞吠犬自陳乞其伎女甚

夜擁鑪麗姬環處將詞敵還命之入語語敵詳明
飲以金縷再語得情金巵賜與語終入飾麗姝乞
汝所以士心死干爲主

王瓊

王瓊字德華山西晉州人也舉進士武宗朝召拜戶
部尚書久之改兵部瓊爲人多計算頗嫺默識凡天
下兵馬數多寡强弱及塞隧夷險福裨才否一覽悉
記無遺武宗末饑民乘間起爲盜故大者山東劉六
河南趙鐩蜀中藍鄢江西桃源華林瑪瑙多者至二

十餘萬攻城剽府庫日益盛封事告變旁午瓊手錄
指悉計合機宜敵嘗入寇山西一得利踰歲乃復獵
境上陽若東者瓊曰是必趨舊利奏集諸鎮兵據山
西要害賊果入大敗之進少保贛州盜大起王守仁
時巡撫其地請便宜從事瓊才之咸報可守仁果以
次平賊寧王反報至朝中外惴惴無人色而瓊益治
兵自如衆問之瓊曰吾久用王守仁在上游何謂耶
寧王之反度此時已執之矣亡何果擒守仁執王時
都督江彬得幸瓊陰與厚結所言無不當瓊得以成

功者此也嘉靖改元言官論瓊奸狀下獄論死赦戍
邊左瓊上疏自辯釋爲民後敵復入陝楊一淸還朝
難其代詔復瓊尚書總督諸軍事瓊至修一淸之政
加振飭焉因逐敵去既而築墻阻敵招商實邊功配
楊一淸進太子太保後改吏部卒

斷曰

王瓊大才高坐堂上盜賊紛攻洶洶蕩蕩調將遣
兵無一不當敵寇山西驕矜無狀奏集鎮兵伏擊
敗我報反寧王中外驚悵瓊曰無傷人已有將士

游下攻此時已創亡何捷聞方知非妄但惜正人
往往遭謗側職復官有如風浪

馬昊

馬昊關中人也長身驍捷善騎射舉進士爲御史以
罪謫眞定推官至則教吏士習武多布置鉤指民家
有流劫奸盜亡命悉擒之再用前罪謫判開州吏士
伏闕上言馬昊於眞定稱保部請勿謫詔許之亡何
蜀盜藍鄢叛合四省兵討之未效吏部言馬昊才因
陞蜀按察僉事佐治兵昊至閱所部兵笑曰將不知

兵若勝何因擇驍勇才力之士千人分四隊隊各立
長會賊來逼城吳夜出百騎舉砲擊賊賊營亂自相
蹂籍乃恐兵從後乘之斬首四千級軍中皆喜以為
兵起未有若吳曰此尚未見大敵胡足喜宜及勝用
之遂前逆賊敵方陣左而伏兵於右為應吳以正兵
當左而身與兵百騎直擣伏伏驚潰趨左左陣亦潰
兵令擊火其柵大破之斬騎將方四捕首敵降萬人
遷副使時賊勢尚張當事議招降賊雖請降而乞住
劉臨清市空其民吳曰臨清市蜀襟喉上達重叙下

通湖湘其地饒富沃衍胡可委敵以自困獨益治兵
募召豪傑賊因不敢東未幾賊復反集衆至二十萬
前後官兵俱敗績賊遂進圍中江因謀向成都吳以
五千騎馳赴中江擊之賊敗走窮追之殺號曰廖麻
子遂進僉都御史巡撫蜀廖麻子死餘黨尚數萬竄
于東鄉肆復推喻老人為帥吳請于總督彭澤曰山
險不便騎射願發步兵三萬據出入要道賊自餓死
也澤如吳言賊窘果縛喻老人請降而他賊在遂寧
渠縣者相繼平進副都逾歲有亦不刺自西海犯松
潘蜀大震吳招土番為間取道夜襲之彼驚潰獲齒
及衣械甚夥事聞加祿俸一級高珙筠獎人普法惡
倡諸夷部立寨僭號攻劫吳率兵搗破之降者萬計
獨青山寨不下吳行周視寨曰此山箐絕水道可下
也乃遣兵據泉口而擁南方圍待之兩日賊渴覘南
圍薄夜走兵從後追捕首敵又萬人執普法惡誅之
進都御史予一子錦衣百戸然吳好功名又欲䂓松
潘夷不勝逮下獄罷免

斷曰

馬吳用兵妙于有制所以賊來斬殺如意少勝不
可大敵方與賊左立營伏右以濟吳備伏趨伏未
及備敗潰左奔弃左失勢左右俱傷敗走無地當
事招降劉欲據市吳不許之中江復吠麻子尋誅
老人擬棄法惡再萌諸夷重二吳直擣之降者萬
計最險青山據泉而斃始知將能戰無不利

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也弘治十二年舉進士正德
元年劉瑾亂政守仁抗疏劾之受杖被謫貴州龍場

驛丞瑾敗方漸趄歷陛至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守仁
至置二匭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當是時
寧王宸濠謀逆諜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出肆掠劫
焚官府繫獄囚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皆互相觀望
久之積至數十萬宸濠又輒與諸賊通曲護于賊守
仁逆知有變仍請提督軍務兵部尚書王瓊素奇守
仁因請上郎與守仁兵符改提督是年茶寮賊大起
江廣湖郴騷然上命三省會征守仁首誅通賊監生
吳讙然後督江西兵自南康入破橫水左溪巢賊敗
奔復連戰奔桶岡又攻桶岡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
殪之凡破巢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
釋其脅從千餘人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開山通
道夷其險阻浰頭尤悍黠擬官僭號益增險守仁
休士歸農若不復用兵者至明年先計擒賊魁遂進
兵擊其懈連破三浰乘勝逐北滅巢二十八俘斬三
千餘還師開縣置官司堅明約束諸賊數盡為治境
虔吉人皆立生祠歲時以祀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守
仁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與縣令顧泌指心顧誓不

與濠俱生急馳小舸返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
討賊發檄召江西知府邢珣等又密遣諜四出投檄
揚言京師及湖廣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共
數十萬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賊疑四路兵至不
敢出遲回半月餘乃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而守
仁之兵則已大集矣郎傳檄罪宸濠遣入密書與賊
心腹李士實劉養正及閔念四吳十三若有約內應
者宸濠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實等士實等勸宸濠
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則徑出蘄黃趨京師宸濠不聽
守仁遂進兵攻破南昌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條及宸
濠子三哥四哥時宸濠正攻安慶聞而解圍回顧巢
穴守仁迎戰樵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及其子
大哥宸濠既擒江彬諸奸遂導上南巡下詔親征時
宸濠未死諸奸佞皆通宸濠得金錢者多在上左右
頗有異謀而畏守仁不敢發惟百計欲去守仁而守
仁深機曲算內戢凶倖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勵將
士日夜如對勁敵宸濠竟得伏誅內閣大臣素惡王
瓊因忌守仁以提督軍務得專制召兵及平賊歸功

瑣久之不賞至嘉靖改元始詔錄守仁功封新建伯
兼南京兵部尚書未幾丁艱去服闋竟不召讒謗益
起雖封爵賜號竟不與鐵券一時勤王有功諸臣中
傷擯斥殆盡嘉靖五年岑猛反兩廣聚兵討猛猛死
田州而其黨盧蘇王受相結再叛益發四省兵嶺南
大困因起守仁代姚謨守仁至開示恩信班師撤旅
蘇受等自縛來歸守仁薄示其懲因遣歸田乃論蘇
受等朝廷宥爾宜有以報皇恩衆皆頓首願效死時
八寨反側以毒嶺表守仁因密與蘇受約又會保靖
上兵自嶺南還悄密與漢兵官約過八寨當與蘇受
等兵相犄角徑搗其巢或邀其前或截其後或張左
右翼夾擊之誅斬萬計而八寨亦平桂蕚素忌守仁
言守仁挾詐專兵將守仁病乞致仕至南安卒桂又
言守仁擒宸濠攻城紀律不臧奏捷誇張已甚及斥
守仁學術不端褒士習乞削奪官爵上憐其功但停
恤典子不得嗣封而已

斷曰

從來大功扼于眥小若無機權性命不保守仁高
賢江彬大役同立一朝自酉卯劉瑾龍場已陷
於早宸濠之功豈容直表上已南巡群奸嫉妬或
曰縱之或曰重討若輩若違事定顛倒蜿轉托人
始不紛擾封伯雖進聲名自好

楊銳

楊銳字進之其先徐之蕭縣人也為人機警弘治中
代父官羽林正德四年總江西十二衛所儲運船艘
聯屬比之陣法加嚴運無後期凡八年進署都指揮
僉事奉[illegible]書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駐軍皖城求余闕
城守事曰今日當不足憂也九年盡獲江賊于蓮花
洲監司喜以事上聞銳曰江賊奚足憂所慮者豫章
耳意指寧濠也又謂九江為鄱陽上流遠不可恃湖
口最要害當以中左所之一旅移置戍于湖口縣之
高嶺俾于遠望有警可即達也因繪長江圖具事標
識凡數本呈南京機務司馬重臣及臺院司防江者
又請造戰艦若干艘習水戰于江上至十四年寧濠
變作即告變京師先引軍設鈎距于江側禁勿泄及
寇至船二百餘艘抵岸皆為鈎鉅所破繼至者以舟

數鉉坐城上與衆誓勦逆當得大功又告郡守張文
錦俾發府庫金懸以示賞有寇緋衣者衝夌十一欲
先登銳引弓中其首其子繼登又引弓貫其吭而死
于是懦者皆起城上建大旗書勦逆賊以壯士氣有
安慶人僉事潘鵬持黃紙衣紸擁騎至城稱後兵數
十萬能以城降得不死銳語鵬曰汝死已後尚覥顏
爲悖言乎吾刃至矣捕鵬家一人腰斬棄城下鵬乃
遁去寇爲敵樓數仞向城有甲冑者出闌楯外持鈎
距大呼銳發矢中其左腋藥火齊發墳之樓燬死者
不可計宸濠船泊南岸踢不克大怒率衆分攻各首
舉木爲蔽攻甚急銳乃裂方布覆紙裹藥火千數散
置所蔽木上火發盡棄去火光周匝不絕寇無所遁
寇又于北濠結木爲棧與城接挾兵而進城中大驚
銳曰事急矣乃詭以大將軍火銃實石被緋金鼓置
城上向寇寇兵望見遂大潰銳乃潛使一卒從間道
棧絕且暑甚癘賊力憊夜縋䑳去銳募善泅者
船中聞鼾聲即斬首絕其纜故之江中又遣
突入岸上營舉火炮城上應之乘勝捕殺

聲震數里是夜宸濠浩歎出湖舉帆順風而返捷聞
武皇下璽書褒之曰十八晝夜勞苦可嘉朕心大悅
又賜有忠勤報國并戰守奇功二牓首授都指揮僉
事充參將仍守安慶兼湖廣地方濠既平兵部論功
進銳爲都督僉事蔭子評爲羽林千戶安慶立生祠
以祀後以疾卒卒後囊無一錢諸子鬻衣爲葬

斷曰

楊銳羽林代父總轄備運艘艘比之陣法運無後
期九江駐札獲賊蓮洲監司肩剮銳曰無然豫章
宜察屆請移師湖口鎮壓又先設鈎以待賊發及
賊來時盡爲鈎殺射賊勇施焚樓威雖銃石齊加
碎兵穿甲敗走宸濠捷音上達賜璽書褒男兒志
荅

仇鉞

仇鉞江都人也世襲指揮同知驍勇敢戰正德五年
寘鐇反鉞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從賊守備保勛又與
賊聯姻疑爲之外應李文正曰鉞必不從賊勛賊故
姻耳若疑勛不用則諸與賊通者皆懼而不復脇正

矣因白上用勳爲叅將以鉞爲副總兵討賊命下勦
即上䟽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
飛渡黃河食賊肉謝朝廷鉞聞命亦稱病卧陰約游
兵壯士侯保勳楊英諸兵至河上乃從中發爲内應
俄蒼頭書童没河潛入見鉞言諸兵已至河上列營
鉞因唤人謂賊何錦宜急出守渡口防决河灌城且
遏東岸勿使渡河錦果出而留賊周昂守城鉞又稱（大有縱略）
病亟昂來問病鉞猶堅卧呻吟言且夕且死蒼頭卒
起捶殺昂斬首鉞起披甲仗劍跨馬出門一呼諸游
兵壯士皆至遂奪城門擒寘鐇宄總兵寧夏封咸寧
伯食祿千石與世券方寘鐇之變朝廷遣張永同楊
邃庵將兵出討邃庵謂永曰寧夏事不足平仇鉞在
彼不久當有捷報至是果然蓋鉞自列校楊公識拔
以起者其早受知于大賢如此

斷曰

仇鉞指揮忠勇奇特偶陷寘鐇詭言從賊皎皎此
心一特誰白楊李知人反令討賊鉞因病用形之
聲色俟兵至河假爲畫策恐掘灌城賊驚出禦堙

起奪門反正須刻方知其忠凛凛赫赫食祿流芳
不爲多得

戚繼光

戚繼光字元敬定遠人幼而稗闘多權術英風勃勃
既冠奉父命襲世官待次司馬門有善相者目逆之
曰將軍三十六秉鉞專征不五等則三孤矣庚戌口
入大入繼光條上便宜部當其議又有推轂者遂進
官備倭都司尋轉浙江都司會倭難時作繼光因上（快論）
練兵議其略無兵而議戰猶人無臂而格干將乃令
烏合者不張徵調者不戰吾不知其可也聞義烏人
其氣敵愾其習慓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他宜可鼓舞
及今簡練一旅可當三軍督府乃檄繼光亟募三千
人假以節制繼光則以爲什伍起于丘乘兵寓于農
但西北地夷宜得地利南而走險不利並驅乃間長
短兵迭振而進隊立一人爲長偏則伍之兩則什之
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名鴛鴦陣居無何卒服習
矣督府請補東叅將分部台州既而島夷入台州覘
旌旗皆辟易所向以全取勝其年江西告急督府檄

繼光西行既捷露布以聞軍聲益振頃之閩寇張其分壘為三窟一據横嶼一據牛田其口長竿莆東南出沒焚掠因而塞路沃野不耕廣叛兵乘亂出入藐若無人繼光以督府命部兵八千往自横嶼趨牛田俘馘立盡他戎部繼至截先登者五之三其二突圍南奔窮追絕跡勒功平遠臺而還隆慶初敵陷石州用廷臣議召繼光入策備邊繼光因上書陳七原六失四弊大畧謂兵制西北什倍東南敵憑積威劫邊人人望風而靡戰將率服軍貴參外家兒視敵飽

歸尾而颺勒掩老弱為功借曰當戰鮮不垂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臣嘗驗之東南請簡部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再部募三千丁壯部將將之合為四營營各五部每營立一裨將為之連衡總攬折衝主將則專制簡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堂堂乎可格敵矣長驅出塞務令咋指而避窮廬設有警則大舉討罪之師逐北而虛大漠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銷兵坐致富强則百世之利也部持可否未决既而有言太阿之柄不假武人而練兵

（確要之論　有練兵智勁一書其法盡之矣）

之議寢矣既而又議築臺督府止其議許之不旬日告成功又議立車營出戰路以代城郭首分數次形名次伎擊次步伐次偵邏次鄉導次批搗次遮擊次追襲次俘馘軍政畢張無不以律比年東西俱諜入犯自繼光修內備不戰而伐口敵郎軍正無所課功其功上上時江陵當國上遣右司馬出行邊大閱薊門十六萬之師畢至營伍必整旌旗大鼓必齊約束必堅號令賞罰必信驗諸械器必精履諸關隘必周北還報悉以狀聞因以備邊功進左都督加秩少保

（軍政要旨）

及江陵殁人言波及少保忌者復陰布蜚語始移鎮南粤未幾敵入果裕關薊人願亟召還不得請則勒石頌功德而尸祝之繼光度嶺南彊事如二鎮踰年疾作得謝還以丁亥蜡日卒

論曰

繼光將種生殊不偶五等三孤是其所有推轂備倭東南是守因練三軍短長互紐南不逆驅利于險走陣名鷲鶩可暫可久分守浙東島夷時乳覩威旌旗辟易海口因而誅之獲訊獻醜撒救江西

到郎斬首再往牛田俘馘不啻敵陷石州召光衣剖因請練兵以爲利藪再請車營以爲不朽部議持之唯唯否否江陵遺覲方窺八九少保加榮勲名山斗

沈希儀

沈希儀其先臨淮人也世襲廣州馴象衛指揮使未弱冠已能馳馬手縛賊征永安盜誤陷淖中騰而及于岸三酋前趨之一鏢一刀一弩並發希儀捩項以過鏢排右足讓刀顧射鏢者中吷項死因挈刀所刃酋於齒間斷其頰車又射其弩酋竟却其追兵而還遷都指揮僉事荔浦賊八千人行劉歸倉卒部五百人往扼之蛟龍滑石兩灘相去數里希儀曰滑石灘狹難行引縋乃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濶衆行成列難圖矣吾欲奪其濶而致之狹因伐岸竹編筏以爲繰頃刻成數百旗插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以疑賊賊果疑而趨滑石且半渡伏發擊敗之嘉靖六年岑猛叛督府召希儀與計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助猛奈何希儀素得土官陰事因荅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貌合耳可使擒猛何詞助乎督府復曰猛乘上流勢擁兵下如建瓴邕梧危矣希儀曰是不足憂上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爲叛者懼誅耳豈有遠志乎督府又慮猛走交南希儀曰猛走交南則閉不能歸彼豈無慮哉於是分五道進師希儀將中哨當工堯工堯隘而糧盡乃潛渡江諸左哨將乞糧請并兵攻工堯左哨以分地爲辭希儀笑曰兵糧吾自足試君心耳還夜分兵三百人繞出工堯背煮餘糧爲稀粥食士合戰戰疾力而所遣亡百人則已立幟工堯山頂矣賊見而大駭遂逐入隘得其積粟食軍乘勝攻田州歸順岑璋素信希儀使圖猛因遣兵千人助猛又精兵千人名護女實則爲間官軍得工堯猛出走則擁入歸順左哨將知之兵壓歸順境索猛歸順斬門首以獻而先一日希儀已獻猛馘梟軍門矣督府議設流官希儀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兩賊行合從且復起不見聽而田州果叛後竟復土官田州乃平擢石江參將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五里即賊巢前守劉璉續千賊詗者耳目

官府閫閾中稍動息賊在溪洞數百里趨知消息至今熟徭恣用人皆通城中而求得與徭通消敗者十八厚結之使爲諷於是賊動靜聲息往往爲我所先得所謂動風雨來去每出動即射彼親近不得間至期嚴號則諸軍立集聽令曰出某門旗頭即引諸軍買買行問旗頭旗頭不知也須之劉督賊衆經戰方合而伏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而賊寇他所官軍又已先在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軍又來皆不在賊驚以爲神即官軍亦不知希儀何

以得之所賜勛必其劇巢緋皆繩爲記無妄殺於劇巢得婦女牛畜果勝巢者悉還之惟陰助賊者還俘立勦曰若奈何陰助賊乎於是賊驚服無敢陰助賊嘗欲勦一巢乃佯卧病所部人問病謝不見再入問希儀始起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即起出獵去城一二里而止嘗索乃知其非獵也因攻巢擒其尤黠猾善戰者支解之四懸城門見者股慄而以甚雨淒風夭　夜察諸賊所止宿散遣人若砲衣蓑帽與草同色潛巢賊中夜砲擊賊大

老沈來察擊妻女蒲伏山頂見啼女哭往往巢棘死或蹶崖石死妻子相怨汝作賊何利至此及明訶之則寂無一人所散遣出他巢者亦然他巢大驚已相聞則愈益驚陰詗之則老沈固在參府不出也自此賊膽落或易而爲熟徭熟徭既伏希儀威信調征他巢雖懼爲仇不敢不往論者以爲廣西之將前此未有也恩恩已設流官忽聞岑濬有子曰金在鎮安人情洶洶而賓州酋楊留畢辭希儀曰留小主人在請往希儀暗思金去賓近而留應之且爲賓州憂賓州

危則廣右之咽喉立梗矣乃旋言好語謂留曰金是岑濬第九子耶我往征田時固聞之復沉吟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留已而呼留入密室要賂爲金復官留乃大信且出復呼入曰韋貴徐五今分將思恩必仇金須善防之於是金果將五千人因留以見門者懼走報請撫納希儀罵曰金本土官子非賊奈何不納則引入厚結之又引以諳兵備隨盡散其五千人卒縛金而思恩復寧當是時非深計則賓州幾失矣南五指山燕夷本馴順畏法知府邵濬

者黔貴虐使之而黎叛兵八年不休希儀言于督府
曰法家斷獄必分首從今諸相煽從逆者如虎投井
勢不可不釋併誅夷而勦之則傷仁撫而勦之則墮
信莫若獨擒其首惡首惡平則諸與志者褫魄矣是
公以生賜萬州也都御史聰之而黎平進都督同知
收貴州入銅平巢作尺吉奇然秘不告人人亦莫知
也希儀膽勇機警善撫諸人爲耳目者貫不失頃刻
嘗染危病所部卒至自戕于神前以禱穿手刺股痛
毒諸體者皆遍最後一人至以箭穿喉其得士如此

斷曰

沈子希儀英雄之器勇悍既殊復多智計陷陣殺
酋直如兒戲狹路邀誅其來若鷙岑猛何强驅而
就𩣺握守石江柳州之地徧地賊巢耳目甚細儀
僞不知任傜游憩借傜探搖輒爲我利矣勦如鵰
不知其意凡賊所攻官兵先備賊驚爲神同而失
勢誰知勦誅皆有營記忽聞岑金在賓從瀦宸宥
揚留因請往肆佯借復官誘而桐棄思恩畢平進
官榮世

明

李善長

李善長定遠人少有志計慷慨好功名粗涉文
墨里中推爲祭酒元末劇盜起汝潁間淮南北紛然
多起應之善長心薄之不出會高帝爲濠州帥以兵
略滁陽善長被儒生服道謁上素聞其名禮之與語
取天下大計輒合遂夕恐且遂收以爲掌書記而從
容謂之曰大帥與諸校不能相肺腑者皆持牘者亦
權而行怨使下不得上心上不得下力以致敗也善
長頓首曰命之矣於是諸將來歸必爲上布款誠皆
使得自安遠近日附上鎮和陽而元衆猶盛每分營
使軼上欲出復鷄籠山寨留少兵佐善長戒曰敵至
謹自保而元諜知和陽守兵少亟來襲善長設伏兵
大敗之捷聞上大悅曰誰謂而歷歷握算此役幾令
兢戈者屈之矣因謀渡江善長曰兵衆食少舟檝不
備不足以濟江左利姑竢之會巢湖將俞通海廖永
安等以舟帳來歸或疑其詐善長亟說上曰此天贊
我也機不可失上從之遂拔采石乘勝取太平善長
預書榜諭士卒有擄掠者必斬太平甫下即懸之通

父遂蕭然無敢犯上爲吳公而善長拜參議與宋思
顏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爲省僚而軍機進止十
九取善長處分上益禮重之凡師行善長留守轉
運兵餉無乏而將吏帖服居民安堵尋奉上爲吳王
進拜善長右相國僞漢平善長請榷兩淮鹽立茶法
制錢開鉄冶定魚稅諸利雖若煩悉而裁取有衷民
不以爲困而國用益饒既而吳亦就平乃力請上即
帝位曰殿下提三尺劍不階尺土而成大業比肩之
孽剗削且盡不以茲時正位號何以慰海內心上曰

吾居恒笑友諒甫得一隅而黃屋左纛卒以畀我我
安得復効之今從人矣也天命果在我自有時毋庸
汲汲平吳皆大將軍功上以善長有轉餉勞召見戟
門封宣國公賚賜如大將軍上之初渡江頗用重典
法有連坐三條善長固請除之既而命與劉基等裁
加裁定律令成賞賚有差善長復得群臣勸進凡三
表乃許上幸汴梁命善長居守者三月一切聽便宜
行事尋奏定三部官制及官民喪服朝臣服色俸賜
天下嶽瀆神祇名號封建藩國功臣爵賞事無鉅細

一委善長謀之三年大封賞上謂善長雖鮮汗馬勞
然給足軍食其功甚大進封韓國公特進光祿大夫
左柱國歲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鉄券身免二
死子免一死誥詞比之蕭何云

斷曰

善長文墨目能識龍會元喪亂儒服歸從商籌大
計對合針鋒授掌書記宣布悕恭師出室懸敵乘
進攻用奇設伏大敗元兇整旅渡江計食緩縱巢
湖根歸衆慮蠆蜂亟言於上天贊我襲長驅江左

桉諭士農軍政肅然輸餉足供充裕國用裁取中
庸固請正位三表乃從奏除苛法定律連封比之
蕭何爵厭萬鍾

鐵鉉

鐵鉉鄧州人洪武中由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奏對
詳明上喜賜字鼎石屢決疑獄建文初擢山東參政
北兵起李景隆將兵駐德州鉉督餉繼之不乏景隆
軍敗南奔鉉收潰卒保濟南北師至圍城數匝百計
攻之屹不可破城攻壞者明築之恐爲所乘先以藍

布大幅灰絞其上如[illegible]石狀張於外北師遙望以
為神遂不敢逼內得潛為繕完忽又盡撤守具出二
入城外伏地請降因懇退兵十里無[illegible]動城中人燕
王大喜謂諸將曰得此可斷南北軍中皆呼萬歲郎
下令退軍受降鉉乃暗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闕堵
中約候入城呼千歲即下鐵板拔橋因遣人請王入
撫諭王渡橋至城下門開王將入門內群呼千歲鐵
板亟下僅傷王馬首王大驚急易馬同走至橋而橋
下伏兵已斷橋燕王急乃躍而過怒令合兵圍城鉉

令軍士辱罵北兵大怒攻益急以[illegible]礮城城震欲崩
鉉因書高皇帝神牌懸危處北兵見之遂不敢擊
久不能克姚廣孝曰師老矣舍之南去宋參軍說鉉
曰北兵南去北平之守單弱可襲而破也北平破北
兵回顧家室合南兵進躡之大難旦夕平爾鉉曰城
守三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駑材無足恃者莫若固
守濟南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歸而
邀擊之全勝計也既而北兵攻東昌鉉援之大戰城
下斬燕大將張玉事聞進兵部尚書北師至宿州鉉

大破之於小河斬驍將王真中原震動燕王將北還
以諸將力諫於是決計南向再戰得大勝遂長驅濟
江鉉感憤欲自裁及文皇即位鉉猶擁兵駐淮南
規圖興復而大勢已去被執至京背立庭中正言不
屈令一顧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爇其肉納鉉
口中令啖之問曰甘否鉉厲聲曰忠臣義士肉有何
不甘遂寸磔之至死猶喃喃詈不絕口年三十七父
母海南安置子皆戮死妻女發教坊妻病死二女終
不受辱同官以聞乃赦出

斷曰

鐵公名鉉忠粹英英督餉不乏收飭潰兵嬰城自
矢礮爍傾橫幅布外張繕築完城客誘入彀將次
功成悞中馬首脫易躍行進攻益急牌懸息征休
養待勞東昌捷轟天心向有勢失孤鳴割爇問甘
忠何懼[illegible]芳名千古雖死亦生

程濟

程濟朝邑人有奇術以明經為岳池教諭岳池去朝
邑數千里濟寢食朝邑而治岳池學中不廢建文初

上書言某月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
召入見將殺之濟仰而大呼曰陛下幸囚臣至期無
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果兵起赦濟爲翰林編修
充軍師護衛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樹碑紋戰功及
統軍者姓名濟一夜潛往祭碑人莫測其所以後文
皇過徐見碑大怒遽以鐵椎椎碑再椎遽止曰爲我
錄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濟名正椎脫處得免濟初
與同邑人高翔並以明經徵翔厲名節濟好術數北
兵起濟勸翔學其術翔曰吾願爲忠臣也金川門啟

翔招濟同死濟曰吾願爲智士也翔竟死建文帝召
濟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有出走免難耳立召濟爲
建文落髮遁去濟從之每遇險輒以術脫去相從數
十年後隨建文帝至南京人尚識至京莫知所終

斷曰

程濟數術莫與其匹朝邑岳池寢食家室上天呈
象越職計日震怒無猜乞囚梏桎不爽前言秩優
軍師戰捷徐州論功擱筆貢夜祭碑人不知覓文
皇過此日裂背叱椎擊錄文濟名碎失數有安排
免於斧鑕顧爲智士致君成佛火燎平原池魚遁
出數可前知關津免詰術以愚人險厄化吉四十
餘年同歸故室建文功臣濟爲第一

朱能

朱能字士弘定遠人父亮從高祖開創有功世襲燕
山中護衛千戶早卒能代其官爲燕王愛重嘗從王
北征取元太尉朶兒不花覆其軍建文初以王强大
見猜暗勅三司逮之勢且迫王欲動而猶隱其事能
因與張玉丘福直入倡言曰大王高皇帝親嫡子最

長而賢朝廷不察而以吳濞見疑大王即自受吾曹
亦安能坐待葅醢也王乃決策誘執三司而起兵靖
難從王攻薊州先登拔其城擄其將馬宣又乘勝取
遵化永平密雲諸邑東畧地抵灤河還從擊雄縣後
先登入東門破耿秉文之前鋒九千人追獲副帥楊
松潘忠遂乘勝直至真定與耿秉文大軍遇能挺丈
八矛率敢死二十餘騎瞋目大呼突入其陣所向皆
解王麾衆從之遂破其陣斬獲數萬追至滹沱河敵
尚數萬能復大呼馳而蹦之遂盡潰王大悅賜壽資

兵又從援北平解其圍又追敗吳高卒二十餘萬鄭
國公李景隆以五十萬衆攻北平能從王入援再於
鄭村壩力戰敗之進攻其營又敗之又擊潰景隆兵
之攻九門者景隆懼悉鳩亡散號百萬復來攻王親
拒之以能爲前鋒馳向至白溝河屢戰屢敗之盡拔
其寨柵窮追濟南復大敗之獲降萬人聞于王悉縱
歸復下滄州又進攻東昌與盛庸兵鏖戰王忽以數
千騎突出敵後襲之敵知爲王悉衆圍之幾不能出
能急奮力潰圍而入復翼王潰圍而出我大軍遂進

戰夾河大敗盛庸兵又乘勝略彰德掩水西寨又敗
敵將李文于德州遂進克東河東平搗汶上諸寨又
設伏敗平安之衆十餘萬轉戰至小河王師不利與
諸將議咸氣讋請班師能獨奮然曰漢高帝百戰百
不利而竟奪項王之天下今僅一不利耳而遽旋師
何也且旆一旋可復至此耶王悟乃下令曰言北者
斬遂縱兵深入至靈璧敵悉衆來戰能與丘福後先
登陷陣擒平安及斬馬溥徐眞等三十餘將降者數
十萬衆遂進取淮揚而定京師王卽大位論功封成

國公歲祿二千五百石賜誥命鐵券又明年安南黎
氏弑其主且拒皇命詔拜征夷將軍總兵討之上親
餞龍江師抵廣西而能病瘴以兵屬副軍而卒上時
已覩星象而怪之曰西南其有憂乎俄而訃聞上震
悼輟朝三日大臣入慰上爲洒泣曰輔我成業者能
也命百官爲治葬親爲文祭之諡武烈

斷曰

成國朱能勇冠三軍數言悟主百戰成勳獲降縱
歸潰圍翼君餞于龍江寵握超羣

張玉

張玉河南祥符人驍勇善戰多智策仕元積戰功至
樞密院元亡遁于沙漠洪武十八年始自拔來歸高
帝異其材以裨校從征後積戰功調燕山左護衛又
以敗敵進都口指揮同知遂爲燕府元僚燕王寄之
若左右手靖難師起玉首佐謀畫奪北平九門既而
議師所出咸欲南玉曰薊爲肘腋忠不滅而南不安
也燕王然之遂輕兵圍薊獲劉守馬宣又移兵取遵
化共有斬獲功從王南下耿秉文以二十萬軍眞定

玉請單騎覘之還曰衆乏不能訓衆師有敗
氣沮擊勿失諸將猶以兵力不相當難之玉曰彼衆
而囂我整而鋭胡不相當也燕王大悅曰倚若一人
足辦矣遂前薄眞定果大敗其軍又從敗吳傑軍又
輕騎救永平辰抵大寧午凌其柴斬大帥朱鑑又還
救北平大破曹景隆之衆突騎往還若風雨復從廣
昌蔚州進圍大同皆下之時諜報李景隆收散卒及
後軍未傅皆號百萬且至矣諸將謀未定玉復進計
曰兵貴神速請急往白溝河以逆待之可勝也燕王

悅而從之果大破景隆追擊至濟南東昌之戰燕王
被圍王死戰得脫玉不知王所在突入其陣東西衝
擊手殺數十百人自亦中創而没王收兵不見玉慟
哭謂諸將曰勝負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我良股
肱耳追封榮國公謚忠顯遂以兵屬其子輔

斷曰

驍勇張玉燕府元僚佐謀收劂寄敵敗爵大破景
隆斬堅殞慘追封榮國青史昭昭

楊一清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人也幼以奇童薦入翰林
憲廟命內閣選師教之登成化進士授中書舍人尋
擢山西提學僉事丁憂服闋補陝西提學副使在任
八年大作士類召爲太常寺少卿轉南京太常卿時
因邊警馬政廢弛遷右副都御史督理茶馬清出荒
熟牧地十二萬八千四百七十三頃招商自出資本
買茶裝箆轉運茶司每千斤價五十兩大約計官銀
萬兩舊買不過千匹若此可得馬幾三千匹其利在
官與開中商茶不同至今以爲便督作大司馬劉大

夏薦爲陝西巡撫兼理邊務劾罷總兵武安侯及兵
備不職者數人請釋守備楊宏使自効裁抑鎮守中
官支應歲省數千金繕城濬河而緣河一帶備嚴敵
不敢渡己丑冬敵以數十萬入寧夏乘勝直抵固原
一清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總兵曹雄衆遮遊爭不
可以謂平凉一路絕無行人衆政安惟學曰公行何
恃一清不荅去而敵聞一清至遂掣衆北走在陝朿
踰年百務具舉正德改元以邊患方熾兵權大分命
總制全陝三邊軍馬一清以寧夏花馬池要害敵數

出以入率官屬沿邊巡視疏陳戰守之策修築垣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又上數事忤劉瑾歸休丹徒復逮詔獄大學士李文正救免會慶藩寘鐇叛起爲總制靈州士人素苦漢官科虐一清昔時多所蠲革至是踵舊迹紛相訴訐一清以大亂之後但除其害而不究其人因訪求各營衛部領之賢否而更置之又謂邊軍之困本出科差煩重而私役買閑爲弊居多屯軍地去糧存逋逃萬數而湖地草灘半爲將領所據以自封植於是各

鎮守黜役退占又稽查軍士實數造册在官凡有徵調及雜差者循次撥用遂通行各城堡一體查處禁革修數事乞旌死節之家如楊忠李存張欽等宜蔭其子多與劉瑾不合絶不少顧又奏總兵楊英喪失之餘士心不附宜取回調用復薦仇鉞保劼史鏞等時延綏巡撫奏救諸鎮搜索河套散賊一清疏謂漢中流賊未平調去沿邊官軍數多邊城虛空糧儲缺乏而河西勁敵屢行搶擄況河東後敵若入套各鎮兵馬正當蓄鋒養鋭以俟今乃無故出境搜索縱得老弱殘敗餘寇何補于事且往回動經旬月虛費糧草傷損馬匹所得不償所失又遣書尚道極論其事乃寢瑾素憾一清因倉卒起用今見警息欲矯詔削其權事發伏誅踰月召爲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時順天應天山東河南江西盜起疏陳切當爲上嘉納改吏部遂起廢拔幽凡爲逆瑾構陷者速茹以起又陳戰守撫馭賞爵機宜下兵部檄諸鎮施行兵部王敞束手無策一清遂推用大將征討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又著令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顆

者陞一級有都御史馬中錫總兵張偉同征專主招撫賊不畏憚放縱肆掠又渠魁劉七屯兵要赦廷議將從一清堅持曰中原百姓敢稱兵熾亂罪在不赦宜易增兵殄滅乃已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薦侍郎陸完爲提督授之方畧以拯溺救焚爲念率西北勅兵半駐江北以爲聲援半渡江南以備截殺一以壯金陵之保障一以爲瓜真二壩之防又云賊出沒無常奔淮揚通海二州以趨山東留淮鳳之兵而山東自固矣未幾盜平獻[illegible]卒如其畧加少保入內閣

以時事多事又因宍與自効疏入錢寧衛之逆[illegible]
宸濠變起一淸以林居疏薦王守仁知兵又以鎭江
爲江南首郡此地有備三吳無虞遂親閱城設險出
粟賑軍乃調金山鎭海官兵爲外援設中軍營爲內
應故城內外恃無恐武宗南征幸其第君臣宴飲賡
歌詔幸武林一淸婉諫遂不果行嘉靖四年再起總
督三邊後因霍韜上疏毀一淸上疑之遂乞歸

斷曰

楊公一淸幼具奇名恩寵獨隆群英致成文生五

彩武著九京茶馬得治荒熟牧平敵臨數萬単騎
縱橫先聲畏走奏凱回旌修築設衛戰守皆情求
賢剔弊旌節死榮止索餘寇祢國庇生起廢拔幽
濟濟蒙貞捕氛滌穢如畧蕩偟宸濠叛逆薦賢知
兵設險預備三吳少驚武宗幸第詩酒和賡諭幸
西湖婉諫尼行再起督邊朝野欽聲

俞大猷

俞大猷其先鳳陽人世爲泉百戶大猷耇髭時即倜
儻以豪傑自命父李襲官學騎射從李良學擊劍盡

[illegible]盜常山蛇勢以爲兵法數起五猶一身五[illegible]
百萬之衆固可使合爲一人也嘉靖中會擧高[illegible]
以千戶守金門上書部使者言兵部使者何辱之[illegible]
官大猷笑曰此豈我自見地耶遂謝絕其家遊京師
以書干尚侍郎蔡翟得書驚歎禮之驚一軍然終不
盡用遷廣東都司會安南叛人欽廉爲寇諸司議募
陸兵大猷曰賊由海來當以海舟破之若專備于陸
賊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彼逸我勞非
計也乃多集海舟迎破之求安萬寧而安南與賊首

以獻矣倭難作大猷以南直副總兵戰賊平望王江
涇六金壩皆連捷而提督張經以視師趙文華言論
死大猷因之坐落職奪祖官旣而東南之禍日亟復
大猷浙江鎭守而大猷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于
陸兵蓋倭奴長陸戰令樓船高大集萬銃其上倭船
遇之輒摧壓焦爛因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毋以短擊
長而以長制短且海船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以
大舟勝小以多勝寡耳於是用舟師戰而舟由積歲
不除之賊皆勦矣盜王直者門人也以亡命入海擄

烈港勾倭貿易爲逋逃主天子以連歲倭變皆直故
責督府胡宗憲令必得之以自効宗憲因誘之大猷
言直在海島非以諸物誘倭來在彼國則一逋逃夫
耳倭之來不來非關直之誅不誅也若誘之來而殺
之則失信且何以示後耆請諸宗憲不聽誘以來天
子喜得直則大喜命誅之于是宗憲恚失信怏怏曰
吾爲俞帥笑矣而群倭聞殺直焚舟殊死戰大創入
掠聞宗憲懼乃奏言大猷違節制不窮追以爲解而
大猷逮詔獄戍邊未幾饒平民張璉反流陷江閩諸

州縣詔宗憲兼督江廣合諸道兵二十萬討之而大
猷遷南贛將宗憲聞璉出行劫下檄言賊棄巢出此
自投死其速擊大猷前以違節制見劾得罪欲言恐
禍及欲不言恐敗事已乃曰吾豈以一身之禍忘國
事哉乃具言璉雖離巢出劫其妻子財貨乃在巢若
我以大兵迫其巢彼必聚衆自救譬之虎方逐鹿熊
擣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斃之如拉
朽耳且三省會擊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
閩走哉于是以兵萬五千人疾走栢嵩嶺㪚璉巢璉
果歸保巢而大猷出擊俘斬者千餘乘勝語使說璉
黨執璉巳意兩廣帥所奪或請訟之大猷曰賊平其
不滅豈必在巳翌日班師不殺一人以示信陞副總
兵加節鉞命督制江湖閩廣四道兵加廕官一級會
倭陷興化大猷自懇晝夜馳赴而戚繼光浙兵尚未
至時上怒督府失泉城責戰急而閩士夫又洶洶急
功大猷念賊且萬人能戰入死地官軍數僅相當若
迫城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飢彼逸我勞一挫而東
南之事去矣不若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栅以追則彼

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飢我飽而我師犄角歐之可使
無子遺且速戰勝亦可遁負亦可遁此賊之利也屋
則我兵日多賊日益困窮蹙以戰爲守我以守爲攻
於是星布兵營畫地鑿塹滿令東西迎而刻栅其上賊
挑戰不動已竟嬲賊諸將各加秩而大猷止賜金幣
蓋閩士夫訴病止　已流言聞之朝矣凡三萬寇湖
州與谿吳平相猗爲廣患而移鎮湖廣群盜畏大
猷名競出降吳平雖不能堅然亦詭殺倭自劾遂與
倭人絕於是大猷請于督府吳桂芳曰陸賊以出邊

爲生路山賊以歸巢爲生路今潮兵驅賊益深益[illegible]

物窮則變

則益以鬭耳是死路也當大集精兵十圍五攻無使片甲得還如兵力單若不勝不散之令得遁去則遷贓日久而勞費無已也于是將漳兵二萬以來果破平而御史以招平爲大猷貿坐免官吳桂芳抗官于朝乃得留二源山袤千里賊據洞如蜂房水窩介三郡六縣之間而雲溪尤固大猷曰此當誘而聚之者

最不利易戰

也遣王𥿡若盛駟從充裨將爲死間賊得鷙自安而

附遣諜之法

大猷因發兵擊旁諸巢之未下者以遨之諸巢果畢

設疑佐號

集雲溪以緩討乃陽言誅李明過雲溪巢賊出牛酒犒兵須史兵悉集擊破之於是賞先登酬死間而東剿遂平桂芳上其功云黄五哨十萬之全師如弈棋着着先手剪三郡六縣之妖逆如振落次次剗平以爲方叔元老之猷云

斷曰

大猷爲將事必先周陳師鞠旅肅殺霜秋陣法常山文經典丘討無不中言必盡謀水滅倭氛㒺俘馘因閩廣奠安漳泉少變比之方叔實稱其儔

明將

湯和字鼎臣濠人高帝勅封中山侯進封信國公卒贈東甌王諡襄武配享太廟湯東甌與帝同里閈少狐卓越有大志及長多力而善射率壯士歸附從帝下采石定太平襲和陽生擒陳也先奪橋先登而直搗其城十年守常州設防備禦而屢走吳師屹然爲東甌保障平浙東克西蜀起自登萊直抵江浙海上凡築五十九城迄今父老歷指烽戍云湯信公功不真世世不滅哉微信公吾其鯨鯢食矣公臨敵果敢

勇而善斷舉詔受任忠爾忘私真無媿開國賢將哉

胡大海字通甫直隸虹縣人高帝封越國公胡越國之爲將也號令嚴明攻必克戰必勝體愛部曲撫摩遺民當高帝起義滁陽公伏策謁轅門遂爲先鋒從入和州克采石下金陵守婺源援諸暨取處州舉廣信值苗攻嚴州公自婺源還師兼程而進大呼殺入復與寧何奮兵破之誠號勇絕倫命世之將哉嘗自誦曰我本武人不讀書然行軍惟知三事而已不殺人不擄人婦女不焚人廬舍故軍每出遠近爭附之

爲將而果能以三事行軍也則非徒勇而已
者矣所稱王者之師非乎
郭英濠州人高帝朝封武定侯成祖贈營國公謚武
襄郭營國從高起義宿衛帳中郎朝偽漢將陳同僉
及從大將軍比伐中原而舉通州也衆請速攻公謂
吾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且不利當乘不意破之乃
乘大霧伏千人于道傍率精騎抵城下戰久佯北敵
果追之截軍爲二斬首數千而通州平矣諸如裹瘡
力疾乘舟鏖戰夜擣據營而走擴廓夫且奇謀屢見

所稱有能之將非乎誰謂其鼓壯而無權史稱同僉
之入守將當誅郭四之功實由天眷誠哉是言也
康茂才蘄州人初從偽漢後歸高帝立功封鄭國公
康鄭國初以興旅有功累遷都元帥與我師戰不利
知天命有在解甲來歸頓首言曰前日之戰戮力爲
王今日屢敗亦天數也事至于此死生惟命高帝釋
而用之及降元將扈文明復遣書給致友諒以六舟
破之于鄱陽舁小舟越山據上流以下蜀矣齊舟閔
陝次第削平隨鎮河中漢中節制太原諸城既有擇

主之智復有克敵之勳未可以降將而概左之凡此
皆龍飛名將也至如華除之將若張玉朱能鄭亨薛
祿諸君雖有戰勝攻取之功總之稟成算于立勝且
以靖家難也
山雲薊州人成祖朝官指揮使歷仁宗宣宗追封懷
遠伯謚襄毅山襄毅廉勇有謀當溪洞猺獞叛服不
常殺戮吏民歲以萬計其荼毒我無辜赤子蓋亦慘
矣襄毅出鎮十餘年嚴號令明賞罰與賊前後十餘
戰每身先之甘苦與共人皆致死力威聲大著嶺南

無警使生靈安堵得囿熙皞之天者襄毅之功居多
也他如爲將而奉教于老吏一言謹持廉操始終不
踰此其不恥下問在甲胄之士則尤難之難矣
余子俊字士英四川青神人登景泰進士歷英宗憲
宗拜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贈太保謚肅敏余肅敏
開余公渠於西安城以便民汲鑿山瀉斥鹵灌田千
有餘頃廣榆林城增添三十六堡興界外屯得糧十
萬餘石而榆林始稱重鎮東渡河連大同西接寧夏
虜不敢復恣出入念延慶爲內地虜屯其中虜顧居

廣名將譜十七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卷首題黃道周註斷前有崇禎癸未道周序稱卽舊本芟其繁文出其精要入妙旁批有疑夾註又總斷結其智勇之所在云云詞意弇陋決不出道周之手殆坊肆所依托其目錄後幅割裂亦似非足本

左略一卷

〔明〕曾益輯

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元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左畧一卷》提要

左畧輯解序

余友曾謙氏韻士也頎丰神峻整對[illegible]或終日不發一語余益爲之三掃其[illegible]之漸咄咄吐奇遂得窺書帳中幾令蠹魚無避處最後出左畧一卷諸凡行陣決勝之要節別而句釋之合若干條謙蓋笑淺夫據膂時事語語遵左人人借籌故姑爲此探本窮源之論耳或曰甚哉曾生之見少也今昨異宜五方殊習騎車徒不一用渠懷遠猷曷不直削平遼之牘而標湮餘於舊紙鏤故瑣以爲

奇余曰不然此其所以爲曾謙氏也敎冶不易排敎御不易轡天下豈眞有所謂如鳧如鶴不可長短之兵法哉要惟時與地相當機與勢相洎因應於瞬息呼吸之間而後法出焉始之不可爲名究之何莫非是猶之醫然明於五色五氣五聲而理盡察於五穀五藥而技盡何必索祕方於扁氏問理腦於淳于哉故善鬭者弗談善學者弗多善用者弗露馬服君之子口過其父而卒以敗死票騎却孫吳於漢武至今稱之岳鵬舉亦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遂居趙宋

第一韓淮陰之背水吳唐卿之壘陣皆古遺事而當時莫有識者善哉來廣陵之言兵也披圖覽籍輒曰此亦豈與人意夫以爲不與人意則有意在事先者矣事有盡而意無盡事有方而意無方無盡故靈無方故變乃能因應於瞬息呼吸之間而法出焉左氏兵法衣鉢者咸言之得其意者幾人余願今之談兵者弗矜眩以爲富弗恣誕以爲雄弗師心以爲特達則有是編在順用之可逆用之亦可實用之可虛用之益又可語曰買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誠達此旨詎特今時淺夫不敢攘臂曹孟德有知亦必舉手謂余曰亟爲我焚去新書勿令慚於左氏也嘻遂爲序而梓之

天啓元年菊有黃華之月友弟陶崇道譔

左略目錄

兇入
嫁怒
僞遁
遠備
託誓
交晝
議討
六舉
附勉

併克
審間
逆敵
諜息
椎固
易敗
要擊
衆懾
疾略

私誘
啓射
虛嚇
崇卒
藉伏
縋陞
及勞
用少
詐糴

歷貪
翦異
踵滅
防淮
亟罷
詭獲
周迫
截戰
憤逐

隆埃

肱夸

更進

左略目 四

左略

周左丘明著

明曾 益輯

潛勝

軍其前以正合潛其後以奇勝也

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

衛姬姓康叔後在今朝歌燕南燕姞姓黃帝後今東郡鄭姬姓桓公後今滎陽左例云師少曰人又云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有鐘鼓曰伐祭足祭封大仲足洩駕洩伯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周制大國三軍曼伯檀伯子元公子元不虞不料度制鄭邑即莊公所謂巖邑今城臯敵未陳曰敗軍其前臨其前軍其後步其後潛使閒覺二公子即曼伯子元制人即北制之人潛軍也此言鄭兩分其軍以三軍臨燕之前使知畏前而以制人潛步其後使不虞後二公子乘其不虞而驟出以勝之也

設覆

誘以進之覆以敗之用詭也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

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
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
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
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

北戎氏羌之別種蓋雜處中國者潛師掠境曰侵
鄭伯莊公名寤生稱伯從封爵也徒步卒車兵車
軼突也公子突即厲公嘗試也伏兵曰覆祝聃鄭
大夫三處受敵曰衷殪死也
車難卒轉懼爲步兵所侵勇者易進可使嘗敵無
剛易退可使誘敵速去誘之也三覆三處伏待誘
之以待其侵使伏可乘輕輕票貪貪得無親不親
附輕故行伍不整貪故勝不相讓無親故敗不相
救先在前見獲務進見不相讓見貪遇覆速奔見
不整見輕後在後不救無繼總無親意逞謂快志

以一伏擊其前戎奔聃與二伏逐之戎陷于內故
曰衷前後擊以聃攻其中而前後夾擊之

麾登

假君以召衆因
利而制權也

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穎考叔取鄭伯之
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
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

公魯隱公名息姑姬姓周公後在今曲阜齊姜姓
太公後今營丘齊侯僖公名祿許姜姓太嶽後
今許昌傅附也三師附于許之城下穎考叔穎谷
封人蝥弧鄭莊公旗名子都公孫閼十一年與考
叔爭車子都怒顛隊而死瑕叔盈鄭大夫周徧麾
招也造其國都曰入　一弗地曰入

軍心所屬在君而旗以爲號令者考叔取君之旗
率先鄭卒以登許城意欲假君令召衆子都射之
故隊而死瑕叔盈已會其意復取其旗以登而徧
招鄭師且僞呼曰鄭君登矣以鼓其氣鄭師見君
之旗以爲信然
踴躍而畢登也

先犯

亂易犯先之
衝其虛也

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
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
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
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

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
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
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
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
大敗

王周桓王名林姬姓武王後都豐鎬平王東遷洛
陽始稱東周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聲罪致
討曰伐虢公林父號仲王卿士蔡姬姓叔度後今
上蔡周公黑肩周桓公陳嬀姓舜後胡公始封今
宛丘拒方陳名枝支持萃聚集成也高渠彌鄭卿
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五人爲伍繻葛鄭地皆陳曰
戰旝旆也通帛爲之即大將之麾
師雜亂故無鬬心無鬬心犯之必奔三國惟陳無

鬭心宜先犯之王卒王中軍卒頋頋見陳奔亂自
亂王卒亂蔡衛不能自支固將先王卒而奔三國
既奔聚攻王卒可獲全勝先偏以車當先後伍以
伍次車伍承彌縫以伍補車空處此蓋魚麗陳法
二拒左右拒搶動而鼓命左右拒視中軍搶動各
鳴鼓以進合以攻左右中合攻之也

張敵

强示之弱
以驕敵也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
少師董成鬭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
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
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

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

楚芊姓熊繹始封在今江陵武王名頵隨姬姓今
義陽薳章楚大夫成六年楚師還及瑕瑕楚地少
師隨大夫董正也鬭伯比楚大夫水自嶓冢至武
都為漢協協力間離間張大羸弱也　一東流為
漢故曰漢東
吾我皆楚言吾楚之不得逞志於漢東諸國實我
楚使之然我張五句正使然之故被甲兵以武臨
總之我張故敵懼而黨固為難圖圖之莫若使隨
張自離其黨黨離則勢孤而無援此楚之利請張
之以少師素侈而我復以羸弱之師示則其心愈
張大而忽楚忽楚
則不我懼易圖也

攻右

攻右旁
擊也

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
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
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
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

淮水出南陽平氏縣漢淮之間漢之東淮之西季
梁隨大夫
請告於楚下服於楚弗許待楚弗許戰與楚戰我
隨自謂寇謂楚怒我以楚弗許而隨怒怠寇使楚
不直其君之弗許而自怠必速戰以前示以羸上
左以左為尚故君必在左而楚之精兵亦皆在左
無與王遇勿與精兵接也攻右以右無良無良易
與敵必敗偏敗則楚衆自攜此季良之善策也

衡陳

衡陳旋背
捲其師也

楚使鬭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
三逐巴師不克鬭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
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鄾人宵潰

鬭廉鬭射師楚大夫師出與謀曰及巴在今江州
環其城郭曰圍鄾今鄧水北有鄾聚鄧屬邑鄧今
南陽二甥鄧大夫衡横宵夜也民逃其上曰潰
逐逐鄧不克不勝鬭廉見巴不勝遂分巴師為二
而横陳楚師于巴師中以與鄧戰北鄧人不
知楚師在内而偽北逐逐之廉以横陳之師背巴
師而夾攻大敗鄧師背言以巴師當前楚師偽北
而復還與鄧接似與巴師相背而夾攻之矣

宵加

逞銳而宵加
焉敵心渙也

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
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
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
于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
必離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

屈瑕楚大夫貳軫二國名鄖在今雲社蒲騷今竟
陵鄖地絞今新城州淳于後今華容蓼阜陶後今
湖陽莫敖楚官名再宿曰次
言鄖人軍于蒲騷尚在近郊不出其國必不設備
四邑即上四國次師于郢以禦四邑使不得來宵
加以精銳夜加于鄖鄖有虞心虞四邑至而不虞

左略 六

楚師至且意楚師之至爲四邑至故以宵加使不
辨楚恃其城以軍不出郊無鬬志以有所恃虞四
邑不虞楚也我既敗鄖四邑聞之必驚而離散不
復來至瑕從其計卒敗鄖師與貳軫爲盟而還

餌取

欲取姑與
餌之也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
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
人爭出驅楚役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
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

扞衛樵薪也城下之盟諸侯所深恥
伐絞以黨鄖故小國小輕易動寡謀少籌畫請無
扞采樵者以誘絞之出獲獲楚之采樵者絞人不
知其計群出而驅楚采樵之役徒於山中使爲巳
采坐猶守北門以軍于南門出必北門也守北門
使不知有覆覆諸山中預爲之伏也

乘竭

乘氣之竭
擊其惰也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
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
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
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
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

左略 七

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公魯莊公名同曹劌魯人乘乘車長勺魯地師大
崩曰敗績轍車跡軾車前橫木靡披靡
將鼓將鼓而進軍將馳將馳軍以追奔問其故問
其不鼓及視轍登軾之故劌言戰爭之道以氣爲
主一鼓正勇氣發作之時再則玩而勇氣衰三則
怠而勇氣竭彼既三鼓氣竭矣我軍久不得進驟
而鼓之勇氣必陪此所以克齊難測恐其詐奔轍
亂非詐奔旗靡見怖遽之甚

竊恐

竊出而故恐之
使人不得慮也

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
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

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宋子姓微子後今睢陽郡魯地公子偃魯大夫莊
門魯城南門皐比虎皮也乘丘魯地　一隱九年
夏城郎即此乘丘古乘氏國今濟陽
師不整易擒也故請擊竊出因弗許然竊出亦敗
其不知虎皮蒙馬以恐之先犯先犯宋以前云不
整故從以師繼之也

假襲
貪賂忘備
自啓也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
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乃使
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丙子朔晉滅虢師還館于

虞遂襲虞滅之
荀息荀叔居北屈今河東出駮馬四曰乘垂棘
亦地名璧美玉虞姬姓泰伯後在今下陽虢姬姓
今上陽晉姬姓唐叔後今絳公獻公名佹諸府庫
藏毀其宗廟社稷曰滅館舍也輕行而掩之曰襲
一舜殞于虞今虞城即虞故國又云晉所滅爲
下陽城
自晉至虢道出虞故假道猶外府言以璧馬與虞
而得道終必破虞而取之猶之在晉館于虞虞不
知其計襲因其
不備而取之

懼老
老而罷
疲軍也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
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
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
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
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
轅濤塗陳大夫申侯鄭卿東夷謂郯莒徐海東海
齊侯桓公名小白屝草屨虎牢鄭邑　一七萃之
士生搏虎而獻天子命爲柙而畜之故曰虎牢一
曰虞牢即制
濤塗爲陳謀而以申侯爲鄭大夫故云師出陳鄭
則國病以動申侯而又云師出東方觀兵東夷以
動齊侯申侯陽是之而陰爲齊謀故私見齊言齊
師久出敝疲若又紆道而歸而遇敵恐老而不可
用若出陳鄭因其資用則近而遠說說其爲已謀
執執其賣巳

示弱
縱而弗躡敵
一
寬我弱也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于采桑梁
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
聚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
桑之役也復期月
里克晉中大夫冢大夫采桑地名今屈縣東南狄山
戎期周年
無恥言不以走爲恥故可逐懼之使知畏無速聚
狄恐怨深則協力來報必至以晉不追而先示之
弱復期月見
虢射之言驗

實信

杖信民
用歸也

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晉侯文公名重耳僖十四年周賜晉陽樊溫原酒
邑諜間也三十里爲一舍　一原在今沁水西隱
二年王與鄭蘇忿生之田溫原在焉
原爲周新賜晉邑不服圍之三日糧褁三日糧去
撤圍而去待待其降信爲國寶言國之所重在民
而民之所待在信我命三日降原少待是得一原
而失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以得原較得原所得
少而失信所失多也退一舍以全信原降亦以其

左略　十

信而
來降

伐救

伐其所親攻
其所必救也

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公孫固宋莊公孫大司馬固狐偃子犯晉卿
始得新昏言曹衛爲楚所親伐曹衛則齊宋免此
亦擊彼釋此
之善術也

文教

齊以武令以
文霸器也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宜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襄王周王名鄭以出居鄭文公逆入之欲定也執
秩主爵秩者楚子使申侯戍穀及諸侯圍宋懼公
得晉使申侯去穀子玉去宋
始入始入國未知義則苟生未安其居易至於離

左略　十一

散定王以示事君之義利民民安其居懷生知生
之可樂二句足義未知信未明於信之用伐原退
師以示之信易資以貨物易資財不求豐不詐以
求豐多明定其辭不二價三句足信未知禮未生
其共上之心大蒐示以明貴賤順少長之禮立執
秩以正其爵使知共上此句足禮民聽不惑承上
三者知禮知信知義言如是則聽上之命而不疑
惑用用以圖霸如下云出穀釋宋文教言文公能
教民而用之教即
教之以義信禮

兇入

兇入觀
其懼也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

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丙午入曹

曹姬姓振鐸後在今定陶與衆也稱舍於墓謂將掘塚兇恐懼聲

門馬以師門曹多死晉多死尸諸城上磔晉屍於城上患忠其搖動衆聽輿人謀順衆心也稱舍言將遷於曹人墓所遷則舍於墓所矣兇懼兇兇然恐所得爲曹所得棺而出不敢磔屍城上而斂之以出於城外蓋懼其發塚故加禮於晉晉因其兇也而攻之入曹

嫁怒

嫁彼釋此怒以撓之也

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

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

門尹般宋大夫先軫原軫藉借也秦嬴姓造父後在今雍

告急以楚圍宋舍舍弗救絕言弗救必絕告楚爲宋解不許不許解我欲戰欲救宋與楚戰齊秦未可未肯助軫言欲齊秦助莫若使宋舍晉賂齊秦假齊秦爲宋告解我執曹君分曹衛之田賜宋以激怒楚楚愛曹衛惡宋必不許齊秦告解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不許告得無助晉與楚戰乎

僞遁

前向後卻奇與正相生也

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

莘北卽城濮衛地胥臣曰季子玉令尹得臣子西鬬宜申子上鬬勃狐毛狐突子偃兄旆大旗原軫先軫公族晉公族之軍　一成二年師從齊師于莘齊地莊九年荆敗蔡于莘蔡地桓十六年衛宜公使急使齊使盜待諸莘衛地在今陽平

下軍之佐佐下軍子玉以宗人之兵六百人自衛

故自誇其強言今日必盡滅晉虎皮蒙馬使楚馬見之而懼陳蔡屬楚右師故二國奔而右潰二旆退僞示之卻曳柴起塵僞爲衆遁楚師見旆退塵起以爲晉師走故馳之橫擊衝截而擊夾攻協力以助楚兩面受敵故左亦潰而敗績

遠備

勞師以襲無遠弗備也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

誰不知

杞子秦大夫僖三十年秦使杞子戍鄭管籥也秦
穆公名任好逢叔秦大夫
因戍鄭故使掌其管籥潛令勿外揚勞師遠襲非
所聞未聞有能襲遠者下二句足上師勞力盡見
師不可勞遠主備之見遠不可襲無乃不可不可
得鄭師知以下明師不能潛蓋師出自無不知秦
師尚知所爲鄭國焉得不知知則師勞而無所得
必生悖心行千里自秦至鄭末言遠涉傳播其誰
不知師之所爲而況
鄭總見師不能潛

託警

託警告備
譎權宜也

秦將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

左略　十四

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
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
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
束載厲兵秣馬矣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滅滑
而還

滑姬姓今緱氏商行賈弦姓高名四數曰乘韋熟
革牛十二牛古有獻遺必以輕先重步師猶
行師不腆不厚遽傳車今驛遞穆公名蘭束載戒
車也孟明百里孟明視冀望也　一非二年公次
于滑滑鄭地蓋鄭屬國一云陳留非
此言弦商道遇秦師知將襲鄭私爲鄭犒託鄭之
辭以警而又告鄭使知備秦淹淹留居居鄭一日
之積芻米薪蔬之需一夕之衛扞禦外侮之設一
夕一日雖謙而實所以促之束載厲兵秣馬爲之
備覘知有備不敢襲鄭滅滑而自還也

交畫

校之以計索其
情彼此得也

秦伯伐晉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
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
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
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
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
可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

左略　十五

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
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
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
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慭也明日請相
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
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
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

秦伯康公名罃河曲在今蒲坂南臾駢趙盾屬大
夫深深溝壘高壘固堅固軍軍屯士會晉士蔿孫
文七年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側室支子趙穿夙庶
孫輕兵襲之曰掩退軍爲綏慭缺薄迫也　一湯

佽緣在河曲之南
待之因不能久待秦自遁秦伯以士會晉人故問
之若何而戰若何而可得戰龍以君婿弱年少不
在軍事不知兵惡駢見不和可可得一戰掩以輕
者肆之從會計掩上軍而穿追之見駢在上軍上
軍不動而穿自追之故反而怒衆糧包衆慬食坐
甲以被甲不得復臥固敵固軍以待敵何俟何用
待之疾駢之辭有待待其遁我不知蔣將獨出亦
不足駢從云知有戰而已何待也宜子以穿獨出
且不習軍恐為泰後令皆出以助交綏不能堅戰
兩退也目動心不寧言肆語失常故知其懼而將
遁遁者心怯故追之可敗當軍門而呼亦疾駢意
未收謂交綏時所傷薄人於險薄於河也總見趙
穿之怒而駢與會策敵為兩得

議討

討一逃百不能而示之能也

楚大饑庸人帥群蠻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

庸舊屬楚在今上庸南方曰蠻叛背也麇今錫穴百濮濮上諸夷選阪高皆楚邑蔿賈伯嬴孫叔敖父　一魚復古庸國　北門不啓為之備謀徙阪高避之不可不可徙我能往寇亦能往言阪高之險不足恃不如伐庸徙都不如出師不伐麇而伐庸以叛我者易致討而聚攻者勿可犯伐我以我饑不能師而我師若出非不能師也故懼而歸且百濮無屯聚星散而居見難則各走保其邑自謀之不暇而暇謀人為故師出而卒罷也

六舉

六善舉立於不敗也

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

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

和而不盟曰平桓子中行桓子荀林父剿勞也隨
武子士會以文十三年還晉蒍罪也宜十年楚入
陳討夏徵舒荆楚地尸陳也楚武王荆尸授師以
伐隨蓋陳名也步曰卒車曰乘蒍敖孫叔敖宰令
尹物猶類也慮無如今持絳及白爲旌見騎來絳
見步卒白備慮有無也
民馬用言民不堪勞動動兵未後未爲後時善善
其言觀釁而動乘其可伐而動兵如下云弱與昧
德刑政事典禮六者不易無釁可乘不可敵不爲
是征六者易乃可動兵下明楚六者不易武以事
晉畢內祖牽羊以逆伐謂入鄭舍許平舍是德伐
是刑六句互發入陳入鄭見數用兵君無怨讟無
謗怨於其君蓋國屢興師民必罷而謗其上今兩
無之是政有常荆尸以舉猶云其陳兵也四民不
害而車徒輯睦見不相犯故云事不奸蒍敖賢宰
令典卽下數事楚陳以轅爲主軍行在軍之右挾
轅以爲戰備在左追求草蓐以爲宿備前則列茅
爲旌斥候蹤伏持權以慮有無中制權以量敵後

選勁以爲殿百官象物而無妄動軍政不戒而自
無不備能用典言教能擇之而衆能遵之內姓卽
親戚外姓卽故舊選選有才不失德德必舉不失
勞勞必賞老有加惠崇有年旅有施舍以柔遠君
子小人以勢分言卽貴與賤惟物有服章故貴有
常尊而賤有等威此皆自然之禮故云不逆德立
三句結六者不易見可見時之可知難知勢之難
進進兵退退軍此行軍之善或弱不自振昧昏而
亂衆而有之攻而取之此用武之善經五句結觀
釁而動子謂桓子整頓軍旅經略武事言姑辨此
猶有弱而昧言楚之外有可攻者何必楚楚六者
不易不可與爭

拊勉

拊而勉之覡
卒吾要見也

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于蕭

楚子莊王名旅蕭宋附庸國今沛郡巫臣楚申縣
尹拊撫勉慰之纊綿也　一蕭城周十四里南臨
汗水
此以溫言煦之故說以忘寒而軍氣倍作遂傅于
蕭
也

併克

併力以克有
死之節也

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

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子忍之緩曰自始合遇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卽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侯敗績

鞌齊地齊侯頃公名無野郤克駒伯翦盡介甲也
張侯卽解張朱血色赤黑爲殷殷鎮擐貫卽就也
枹鼓槌
師陳于鞌兩相犄齊侯輕視克衆故云翦滅此而
朝食馬不介而馳易之也克將中軍雖傷而擊鼓
不息病謂矢傷始合自始合戰貫手及肘中兩矢

原缺

折以御折其矢以御御故左輪朱殷言血汚且多
不言病謂已更甚忍之請勿言病遇險處必下以
推車言已力爲子登識特未之知然子病較已爲
傷張侯恐因病稍懈復督厲曰軍之耳目視將旗
鼓爲進退謂克當勉此車一人持之可以勝敵謂
已當勉若何以病隳已與克言敗君事敗軍國之
大事擐甲執兵泛言戰固即死也戰期于死病未
及死言克與已未至死吾子勉之期共勉也左即
張以前爲御且左輪朱殷并轡總轡右謂克援抱
而鼓鳴不息馬聞鼓鳴不息且并轡而馳故逸不
能止晉師從之齊師
力不能禦卒大崩也

審問

慮勝後會
間可乘也

甲午晦楚晨壓晉師而陳軍吏患之欒書曰楚師輕

左畧一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曾益撰益字子謙山陰人其書專摘左傳所言兵事凡五十六篇每條標以名目陳禹謨左氏兵畧尚援引他書疏通證解此但摘錄傳文益無可采矣

金湯借箸十三卷

〔明〕周鑑輯著　李長科校訂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吳壽格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殘本金湯十二籌八卷》提要

自序

周子曇公為誰曰東兵蔚蘆中人也曷為而著書窮徙邪曰作也頑奴寇叠訌所至殘破焚殺以億萬計臺公英雄腸熱菩薩心慈故作此書思為賛生樹保障耳臺公有保障之任乎曰無有無其任而作兵書何歟曰任保障不之籌臺公反代之算邑則否野則穫虜何傷其背豫備有說乎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恬堂為樂序大自娛令之弊弊在玩故以豫備肯之也呂為而次清野乎曰借寇兵而授以首馬費盜糧而楞兵室馬智者不光也令之弊弊在恩故清野次く余彼豹關甘入鼠穴九沍封門登陴下江者累累也令之弊弊在怯故險要又次之坐擁千

金湯借箸　序　一二五四

蕩成恩貽不知者何人莫能指一錢募死士一旦有急詛為介牙捍衛者頸紫朱綏而身伏白鑕矣令之弊弊在私故選鋒文次之將不有兵以卒與敵其法五不當一乃上以剋減為心下以苦窳為應令之弊弊在慳故制器又次之木先腐而後蟲生之已先瑕而後敵入之令之弊弊在疏故設伍又次之攻守相反其道相師因敵將化弄九解之令之弊弊在鈍故拒禦又次之學醫貴人學將貴兵青山綠水畫本分明令之弊弊在隘故方界又次之令不從禁不止譬如驕子不可用兵令之弊弊在縱故禁約號令又次之善用兵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又曰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此兵之要術也令之弊弊在廢

法故營陣車攻又次之奸如操制于瑜梟如朮制于世忠杌如完顏亮制于允文蓋舍鞍馬伏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犬羊之所長也倭奴槭寇正在今日然戰具不修襟帶何益今之弊弊在不能思患而預防故水戰又次之兵法曰守城之道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或未來攻而我守或不挑戰而我擊或多方以誤其將或屢出以疲其師或求鬬而不與戰或欲去而不能歸若此者皆古人所以坐而役使敵國之道也今之弊弊在致于人而不能致人故以制勝終爲櫟此以挫犁庭掃穴正中國長尊之體復匹夫必報之仇掬顧閒耳並徒爲嬰城授兵計哉抑聞之庖人雖不治庖尸祝

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何頊臺公借箸爲曰否否不胥唯是臺公將進而借宰相之箸爲之籌凝天命格君心鎮撫百姓覲揵四夷之道借將臣之箸爲之籌五事六術五權九變四機五夙六敗三勝之畧借大冢宰之箸爲之籌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之選借大司徒之箸爲之籌保息慈幼養老振窮恤貧寬疾安富之致借大宗伯之箸爲之籌吉凶賓軍嘉與夫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之序借大司馬之箸爲之籌强幹弱枝神武不殺之策借大司寇之箸爲之籌用輕用中用重之典借大司空之箸爲之籌治水興屯建阡陌濬溝洫樹五穀實邊廩而限戎馬之大猷方且期仰助

聖天子聿整至治再見黃虞矣觀祖之是嫌乎客復詠曰臺公之籌天下真無遺策矣其自爲籌何如曰跡甚爲其衣籌也短裼不完矣爲其食籌也黎藿不厭矣爲其居籌也風雨不蔽矣爲其妻若子籌也稚髫蓬頭且未免啼飢而號寒矣嗟乎其貧哉雖然臺公不措意也惟是建則鷹揚慶則韜伏取佛前楊枝之水洒其雄心寄西土蓮花之胎增其淨業臺公之所以自爲籌者如是如是

崇禎戊寅秋七月京口周鑑臺公父漫書於毘陵舟中

金湯借箸總目

金湯借箸卷一目錄

一宜高 計一條

王晏球識定州城不可攻

二宜堅 計二條

統萬城　周世宗

三宜厚 計一條

夫人城

城有八忌

源高于城可灌而沉一忌

智伯灌晉陽　曹操決漳水灌鄴　韋叡堰淝水灌

合肥　吳明徹導淝水灌壽陽　丁會壅汴水灌宿

州　宋太祖壅汾水灌太原　高岳堰洧水灌潁州

山高于城可俯而瞯二忌

海州孤山　揚州平山堂

流泉不供可坐而困三忌

匈奴擁絕澗水　陳泰斷流水　高歡移汾　西川

之水　北魏作地道洩虎牢井

城大人少可乘其跡四忌

睢陽六百人而陷

人衆糧少可待其潰五忌

司馬懿困襄平

蓄貯外積可因其資六忌

牟駞岡

軍旅單弱可奪其氣七忌

諸葛亮萬人守陽平　蕭承之數百人守濟南　強

仲潰卒三四千人忠孝軍百餘守洛城

豪强梗命可破其城八忌

總引

濠所以衛城也濠之廣狹城之存亡係之孟子鑿斯池也宜備

深　廣　暗穿　明用品椿　暗用鐵杙　掘坑坎

馬燧引晉決汾　孟宗政瀦水限騎　余闕三塹

敵臺宜備　敵者敵也以殺敵為義不能殺敵無為貴臺

矣

臺論　實敵臺不如虛敵臺　實臺處臺圈　突門

城垜宜備　垜者躲也以躲身為義不能躲身無為貴垜

矣

垜論

城門宜備

總引　磴道柵門內攔墻

內壕宜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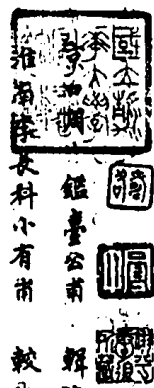
總論　張巡城內作壕　內壕圖
巷戰宜備
總論　許遠巷戰法　木鹿角　鐵釘板　巷戰車圖
粟宜備
總論　耿恭食筋革　臺城雜食人月　睢陽括人為
食　鄴城一鼠值錢四千　奉天采蕪菁根進御　揚
州兵自食其子　淮安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　官督
私藏　積穀票式　分方法　清戶牌式　賑窮法
勸富本意　常平米　賦罰糴穀　社倉
水宜備
李允則濬湖穿井　青澗城　楊銑浚井

薪宜備
總引　臺城壞省為薪　淮安撤屋為薪
芻宜備
臺城削薦飼馬　鄴城淘墻穀馬矢飼馬
鹽宜備
潁川擊腫
賢才宜備
曹真使郝昭守陳倉
精勇宜備

卧彪　練卒　捕盜將
技藝宜備
總引　鍛工三
守城必用之人宜備
總引
守城必用之物宜備
總引
京邊銃臺宜備
總引

金湯借箸卷之一

鑑臺公甫　輯著
淮南李長科小有甫　較訂
閩鄞王孟申元徽甫　恭閱
吳縣吳尋格旻卿甫　手鈔

預備部

君子曰脩預不虞○善之大者也○又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又曰有備無患○今外虞內寇○勢岌岌矣○枕戈待旦○豈非壯懷○倘尚厝火自娛○怡堂為樂○坐待其及○則坐為負國之臣○死諡至慝之鬼○禍荼生○靈青史○豈不羞且痛哉○繼與同人要深恤緯○敢避越俎○惜區區空言○尚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輯預備

時平宜備

董安于備晉陽

智伯使人之趙○請蔡皐狼之地○趙襄子弗與○智伯怒○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今吾安居而可○孟談曰○夫董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之晉陽○召孟談曰○吾城郭已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楚牆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簬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

周臺公曰○寓○矢○於○墻○寓○兵○於○柱○深心而托之於無心○實用而藏之以不用○既無勞然可避○又無文法可疑○引伸顧類○人人可為○處處可為○而一切借口難為○委之不為○可嘆也○

機動宜備

顏真卿備平原

顏真卿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孽○真卿度必叛○陽托○霖○雨○增○陴○濬○隍○料○丁○壯○儲○廥○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為○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俱○備○

周臺公曰○請問守土諸公○願為顏先生乎○願為河北二十四郡乎○若願為顏先生○則做其先事為防可也○

術要宜備

沈璞備盱眙

初宋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元謨敗在滑臺○江淮無警○璞

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為○城○守○之○備○倏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惟璞○城○守○魏人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墮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疾疫○魏主燒攻共退走○

李抱真備澤潞

唐李抱真兼澤潞節度副使○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戰征之後○賦重人困○無以贍軍○乃籍戶○三丁擇一○壯者○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閒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較○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為○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既不廩乎官而府庫實○故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云○

趙犨備陳州

唐黃巢在長安○陳州刺史趙犨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且巢素與忠武為仇○不可不為之備○（和巢起句）（與李成張魁等戰皆忠武兵也）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多○募○勇○士○使○子○第○分○將○之○巢下蔡州果移兵擊陳○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犨數引銳兵開門○擊賊破之○攻○圍○三○百○日○乃○解○去○周臺公曰、孫○城○被○困○至○三○百○日○而○不○能○破○者○預○備○之○力○也○予潤為東南門戶○餉道咽喉○蓋一郡會也○豈可忽細繆與○昔人謂京口酒可飲○兵可用○今豈異昔○所望賢公祖父母○投醪市恩○千金酬士○為東南萬里長城耳○

王元嶽曰、江南經畧云、城一也○有關係一方之利害者○守令是也○有關係數千里數百里之利害者○將帥是也○須提重兵以鎮之○合郡帥以提之○其○城○無○患○敵○不○越○此○而○他○攻○是○一○城○而○庇○百○城○者○也○守令是將帥恩作事

閒◎道◎宜◎備◎

總論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綴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披閒行襲我無備、故善攻者攻敵所不守、善守者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轂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攻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攻其西者、曰奇○道○大山浚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撾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也、所謂正

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敗之、鍾會嘗攻劍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爲之守備者素也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漢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泝都江、徑拔武陽、遶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兵以拒李光顏、而不備愬、愬自文城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縣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遂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之備、林言尚讓入之、夾攻關而關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歛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況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繫焉者、其可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故曰間道宜備也善守者如環、其謂是歟、

清流關間道

南唐皇甫暉提兵十萬、控扼滁陽、以援壽州、宋太祖與暉遇于清流之關、大爲暉所敗、是夜暉整全師入殺滁陽、太祖兵聚清流、慮暉再至、聞諸村人云、有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太祖乃微服往訪之、學究曰、皇甫威名冠東北、

太尉自諒與己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今兩軍勝負如何、曰彼方勝而我敗、所以問計于君耳、學究曰然、使彼來日整兵出戰、師絕歸路、不復有噍類矣、太祖曰、當奈何、學究曰、我有一計、可以因敗爲勝、今關背有徑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也可以直抵城下方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既敗之餘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緣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徑至城下彼方解甲休衆不爲備斬關而入可以得志矣太祖大喜、即下令誓師夜出、踏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爲備奪門以入擒之遂下滁州

饒風嶺間道

吳玠與金人大戰饒風嶺、金人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人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推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會玠小校有得罪奔金者、道以祖溪間路出關背乘高以闞饒風諸軍不支遂潰

勿因敵遠而忽之宜備

弦恃遠不備而滅

春秋江黃道柏、皆弦姻也、而睦于齊、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曰郢去我九百里、安能害我、楚卒滅弦

王元獻曰、遠莫遠于九百里兵弦子何如

勿因地險而恃之宜備

蜀恃陰平不備而滅

姜維列營守險、鍾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鄧艾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山谷高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瀕于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

陳恃長江不備而滅

隋命晉王廣出六合、秦王俊出襄陽、楊素出永安、韓擒虎出廬州、賀若弼出廣陵、帥師伐陳、舟艦被江、旌旗曜日、陳將樊毅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防備、奏請再三、陳主

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為者耶、孔範曰、長江天塹、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耶、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虜若渡江、定作太尉公矣、陳主以為然、故不為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隋開皇九年正月朔、陳主會朝、大霧四塞、陳主昏睡至晡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於是弼自北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陳主惟晝夜啼哭、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主曰、吾自有計、乃從宮人十餘出景陽殿、將自投于井、後閤舍人夏侯公韻以身蔽井、陳主

與爭、久之乃得入、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乘而上、陳遂滅

王元嶽曰、山險莫過陰平、水險莫過長江、漢劉禪陳叔寶何如

卜漏恃輪囷不備而滅

政和中、晏州夷酋卜漏反、漏據輪囷、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壘石為城、外樹木柵、當道穿坑阱、仆巨木、布渠荅、夾以守障、官軍不能進、時趙遹為招討使、環按其旁、有崖壁峭絕處、賊恃險不設備、又山多生猱、乃遴壯丁捕猱數

千頭、束麻作炬、傅以膏蠟、縛之猱背、於是身率正兵攻其前、旦夕戰、羈縻之、而陰遣奇兵、從險絕處負梯銜枚、引猱上、既及賊柵、出火燃炬、猱勢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猱竄其上、輒發火、賊號呼奔撲、猱益驚、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柵、遹望見火、直前迫之、前後夾攻、賊赴火墮崖死者無算、卜漏突圍走、追獲之、晏州平

周臺公曰、須寇所至殘破、幾無完土、惟東南稍獲安寢者、徒賴此一衣帶水耳、然扼險者固、恃險者亡、執事者不虞投鞭、率皆天塹、每一念及、憂心京京矣、噫

城所以衛民也、城之堅脆、民之生死係之、孟子策滕、不過曰

築斯城也宜備

城論

守城之法從攻城之謀而生。於是虞仰攻則高壘以衛之，虞直攻則厚築以衛之，虞其迫于垣而隳劇也，復閒隍池為衛；虞其遠于垣而憑陵也，復加陴睨為衛。衛盡善，守斯盡善。故欲善守必明善攻，預知患端，方能捍患。試覩古者公輸墨翟恒相反而恒相師。

城基

築城先貴定基，譬猷樹木之根，其植深，其本大，其土實，斯人力拔之不動，飈風撼之不搖。故善工必于定基之始務。

令根深土寔而本斯固焉。所謂根深，若闕土丈許得石或類石，或自然之堅土，皆可為負重之木。所謂土實者，取成塊之土沉于水漬之，經晝夜不稍弛解，斯謂寔土。若其地為鬆沙，為浮泥，必闢壁令晝方可定基。蓋沙泥不經水漬，風雨日久傾圮必矣。或云鬆沙浮泥之下未必有本然寔土，試觀掘井者一層沙一層泥，最下一層始為黃土，此必然之理，故知闢壁可盡焉。至于基墟廣厚，必敵其上所載者倍之始妙。

周臺公曰：丁丑余從大中丞史公道林追賊至太湖，招余飲，告以湖之新城役將報竣，津津色喜。余慨然曰：惜乎大費物力，不久而傾。公驚問故。余曰：築基不實，一可虞；上下厚薄相等，二可虞；不設敵臺，少特角頹睥之勢，三可虞；但利速就，土木蒸篩，撓入民礫，四可虞。公然之。未期果不幸而言中，聊識此以為方來戒耳。

城制

凡大城除堞城身必高四丈或三丈五尺，至下亦三丈，面潤必二丈五尺，底潤六丈。次城除堞城身高二丈五尺，面潤二丈，底潤五丈。小城除堞城身高二丈，面潤一丈五尺，底潤四丈。此其大較，若再加寬闊益善，勢不可再減。但底加面不加可，面加底不加不可，底不加面加，面斷然傾覆。

凡城身第一石，第二磚，第三土。若除堞外城身只高丈五者，則不可守。戚南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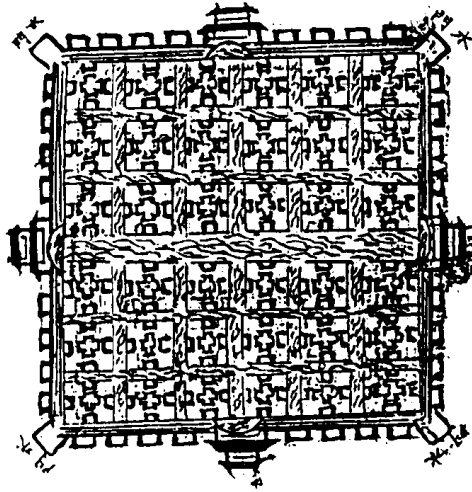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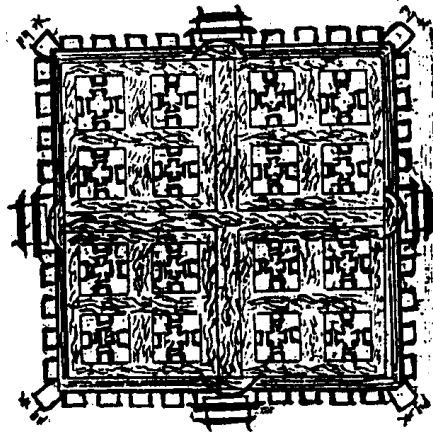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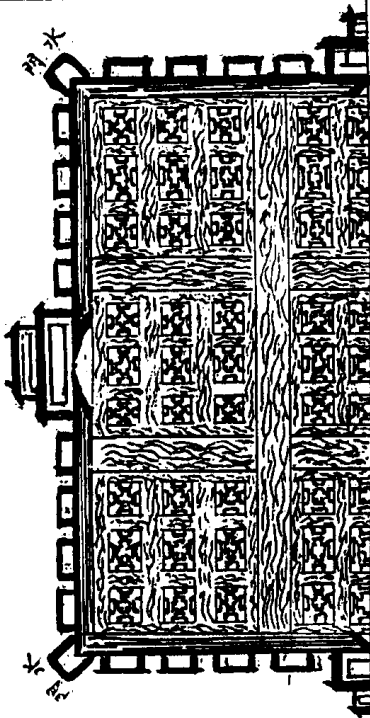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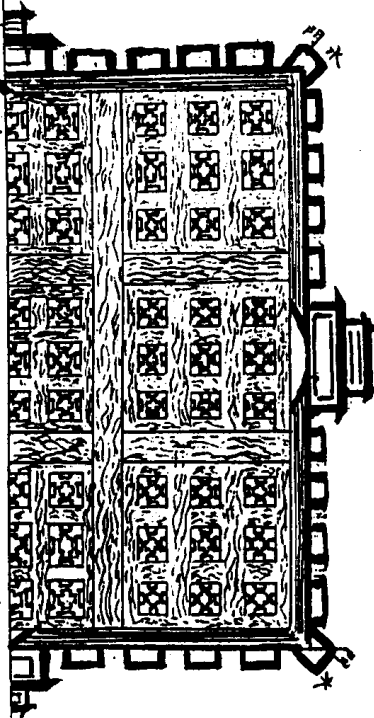
西域城制附

周臺公曰：古之為軍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一陣破則諸陣尚全，一營破則諸營尚全，為其曲盡分合變化之妙，所以再無全軍覆沒之理。西域邊城即仿其意而為大城包小城之制焉。或界而為四，或界而為六，或界而為九。四復為四，則有一十六城焉；六復為六，則有三十六城焉；九復為九，則八十一城焉。深合古人營陣之法。視中國數萬烟井止恃兩牆，一隙疎虞而全城屠

戮者○萬萬不同○是可師也○姑存其式○

一城界四城圖

一城界六城圖

一城界九城圖

城有三宜

一宜高

後五代唐明宗以義武節度使王都篡父位惡之詔王晏球
發兵會討定州唐主遣使者促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
巡城謂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使外兵登城亦非梯衝
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于賊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
俟之彼必內潰從之定州將馬讓果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
焚初晏球知州城高峻未易急攻米弘昭張虔釗宣言大將
畏怯有詔促令攻城晏球不得已攻之殺傷將士三千人
李小有曰王都非智勇之將也高則難犯如此形勝所以
為要也

二宜堅

夏王勃勃蒸土築統萬城以利錐試之若錐針入一寸許即
斬蒸土者于是堅如鐵石 金父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
虎牢土為之堅密如鐵及蒙古攻汴受砲所擊唯凹而已

三宜厚

晉朱序鎮襄陽符丕圍序序母韓氏謂西北角當先受敵西北
角必踈
溥也
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于其角斜築二十餘丈賊攻
西北潰便固新城襄人謂之夫人城

春秋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
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
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勇夫重閉況國乎楚
子重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楚
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莒莒無備故也君子
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
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城無備也夫詩曰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憔萃凡百君子莫不
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城有八忌

源高于城可灌而況一忌

趙襄子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沉竈產蛙民
無叛意

曹操攻鄴決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

梁韋叡討合肥案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即此是
也乃堰淝水頃之堰成水道舟艦繼至因戰破之

陳吳明徹進逼壽陽堰淝水灌城城中苦濕多腹疾手足皆
腫死者十六七

梁朱全忠遣丁會攻宿州刺史張筠堅守會乃于州東築堰
壅汴水以浸城筠乃降

宋太祖征太原命築長堤壅汾水灌其城其後師退北漢主

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落而城多摧圮契丹使者韓知瑫
獻在太原歎曰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不知其二若知
先浸後涸則并人無類矣

魏王思政守潁川東魏高岳攻之堰洧水以灌城時有怪獸
每衝壞其堰然城被灌已久亦多崩壞堰成水大至城中懸
釜而炊糧力俱竭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

山高于城可俯而瞰二忌

海州城西南枕孫山敵登山瞰城中虛實立見故西南受
敵最劇魏勝築重城圍山在內寇至則先據之不能害

李庭芝兼知揚州始平山堂瞰揚城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

弓弩以射城中庭芝大築城包之募汴南流民二萬餘人以
實之號武銳軍

泉流不供可坐而困三忌　以上天為災也

漢耿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引兵據之匈奴復來攻
恭遂于城下擁絕澗水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
馬糞汁而飲之

漢姜維攻雍州依麴山築二城使句安李歆守之魏陳泰圍
麴城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引日月
維救不及安等孫絕遂降

北魏攻宋虎牢不能拔乃作地道以洩虎牢城中井井深四
十丈山勢峻峭不可得防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血
遂破之

高歡攻玉壁城中無水汲于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

西川民間訛寇將至爭走入成都時久乏水取摩訶池泥汁
澄而飲之

城大人少可乘其疏四忌

睢陽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城遂
陷張巡許遠俱不屈死

周臺公曰睢陽之陷固緣食絕亦繇人盡耳孫子云地生
稱稱生勝正謂量人數多寡以稱地形廣狹也今屹屹陪

京土者極少五方襍居之民一旦聞驚各思鳥獸散常若
不足登陴之數豈可不預為計耶

人眾糧少可待其潰五忌

魏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賊保襄平司馬懿進軍圍之會霖
潦大水平地數尺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
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
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衆少
而食支一年文懿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
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猶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
與糧競也今賊眾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

從之、亦何所為、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令賊糧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其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眾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衝、晝夜攻之、城中震懼、文懿大懼、攻南圍突出、懿縱兵擊破之、斬於梁水之上、

周臺公曰、予潤人老潤事、城堅而池深、以上諸忌、似可無虞、然百姓半以糶糴為生、不惟無兼辰之積、朝饔而夕飧不繼者、往往皆是、糧食之乏、無過於此、一旦有警、不虞外攻、先憂內潰矣、則積貯之法、寔望賢父母加意也、

蓄貯外積可因其資六忌

斡滴不軍抵都城西北、據牟駝岡、天駟監、獲馬二萬匹、芻豆如山、蓋郭藥師熟知其地、故導金兵先據之、

軍旅單弱可奪其氣七忌

蜀諸葛亮軍于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眾來、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亮欲前赴延軍、而相去遠、將士皆失色、亮意氣自若、勅軍中臥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灑、懿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

魏兵攻濟南、濟南太守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眾大集承

之使偃兵開城門、眾曰、賊眾我寡、奈何輕敵之甚、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為所屠、唯當見彊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蒙古立砲攻洛、洛城中唯三峯潰卒三四千、及忠孝軍百餘守禦而已、蒙古兵圍其三面、強伸括衣帛為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憨子軍為號、其聲勢與萬眾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為鏃、得蒙古兵一箭截而為四、以筒瀨發之、又創遏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

李小有曰、諸葛亮萬人、蕭承之數百人、強伸止潰卒三四千、及忠孝軍百餘人、亮示弱、幸而退懿、承之示強、幸而退魏、至于蒙古、則攻圍至三月矣、而強伸竟以力戰破之、為功更難、則臺公所云、軍旅單弱、可奪其氣者、特為庸將言耳、

豪強梗命可破其城八忌 以上人事失也

周臺公曰、頃奴寇所至、殘破非盡繇賊善攻也、大率因高貴鄉紳、妄自尊大、藐視有司、而不行其令耳、諭以積穀不輸、諭以出丁不聽、高屋傅城、恐賊乘之而上、又不聽、焚拆困廩在外、恐賊因糧於我、又不聽徙藏、坐是殘破封疆屠

殘百姓並以家族殉之情可嗟乎雖然亦有司之過耳國
容不入軍使不按齊寡城之責則被謠強者早已在經之
內矣今四郊多壘前車可鑒卿識此以當痛哭流涕之告
云

濠所以衛城也濠之廣狹城之存亡係之孟子策滕不過曰鑿
斯池也宜備

濠深

深則不易填矣以三丈為度濠淺者許城內外居民修蓋
房屋托坯燒磚和泥聽于城濠取土官府脩理公衙責令徒
夫托坯減日帶鐐作工小民犯罪輕則量罰推土若干車內

培城腳免其笞杖務令數月間池深及泉雖旱不乾方為長
計諺云池深一丈城高十丈池深及泉城高觸天是池深愈
助城高也

廣

廣則不易越矣口以闊十丈底以闊五丈為度作池之寬
以城上鳥銃之彈得到其外岸為率太遠則銃力不及敵得
任意出沒矣沿池兩岸宜多栽盤根宿草以耐崩坍

暗穿

有暗穿則不易偷渡矣池底每十步鑿一圓井口闊一丈
深一丈謂之重淵及泉為度復外引河水內引城中霖潦之
水以助其深可也

周臺公曰暗穿法甚妙又當于中設置數道淺處我則暗
為表識以便遣兵渡水擊賊賊若效我徑渡必墮深淵矣

明用品樁

濠水可通舟楫者釘品字樁木百餘根於水中高出水面尺
許防樓船衝我城也

暗用鐵杙

周臺公曰按後五代晉時交州亂漢主龔遣其子弘操將
兵攻之吳權引兵逆戰先於海口多置大杙（杙餘力反繫也）銳其
首冒之以鐵遣輕舟乘潮挑戰而偽遁弘操逐之須臾潮

落艦礙鐵杙不得反大敗溺死徐壽輝攻九江李黼出戰
大敗賊兵黼曰賊不利於陸必以舟薄我乃令以長木數
千冒鐵錐于杪暗置沿岸水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譟而
至過木樁不得動黼發火箭射之焚溺無算此觀之與
其明用品字樁於水上不若暗用鐵杙于水中從來利器
有形則賊易防無形則賊必陷故也

掘坑坎

山城無池以地不可池也須離城二丈許掘為高下坑坎或
空閒安置石條以拒臨衝呂公車蒴梯踏雲車即有池之城
內外岸工亦宜如此布置是謂重險

馬燧引晉決汾

唐馬燧鎮太原、以晉陽王業所基、度都城東面平易受敵時邊警數至、引晉陽水注城東潴為池、寇至計省守陴者萬人、又決汾水環城多為池沼植柳固堤

孟宗政潴水限騎

宋孟宗政知棗陽、以金人迫濠而陳、易于馳騁、乃于西北濠外潴水為溢以限騎

余闕三塹

元余闕守安慶、抵官十日而寇至、乃浚隍增陴、隍外環以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時群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為江淮一保障焉、

周臺公曰、丙子春余從雷雨津先生、參軍皖城、奉大中丞玉笥張公命、相與徒步、按行忠宣公三塹、雖半為豪右所侵、遺跡僅存、然至今尚能賴之、以為無恐又至清水塘尋其死節故處、不覺徘徊憑吊、泣下數行云、且恨古今人不相及也、

敵臺宜備

敵者敵也以殺敵為義不能殺敵無為貴臺矣

臺論

城牆正面、不便俯視、不敢眺望者、恐其矢彈、止面對攻、易于被傷也、是以賊得竟逼城下、任意施為、如今之城、何必矢彈對攻、雖鎗銃亦上剌有餘矣、全仗高臺兩邊顧視夾擊、使賊不敢直上前衝挖、是人恃城以為衛、而城又借臺以為衛矣、故有城無臺同於無城、有臺無制同于無臺、全在制度盡善、方能制賊、其法貴長出、不貴橫濶、左右墻之下、照品字形開成銃眼、以便放打佛狼機百子銃等項火器、品上留馬眼式、品以便照看取准、銃眼之制、内狭外闊口以便左右取准、上蓋瓦屋、使兵夫得以安身、火器得蔽風雨也、各臺地步相去不宜太近、太近則恐對放神器、自擊其城、更不宜太遠、太遠則恐矢石無力、鉛箭火藥、須備百倍、兩敵臺交相射打、則兩敵臺之間、雖守堞無人、而賊亦不敢登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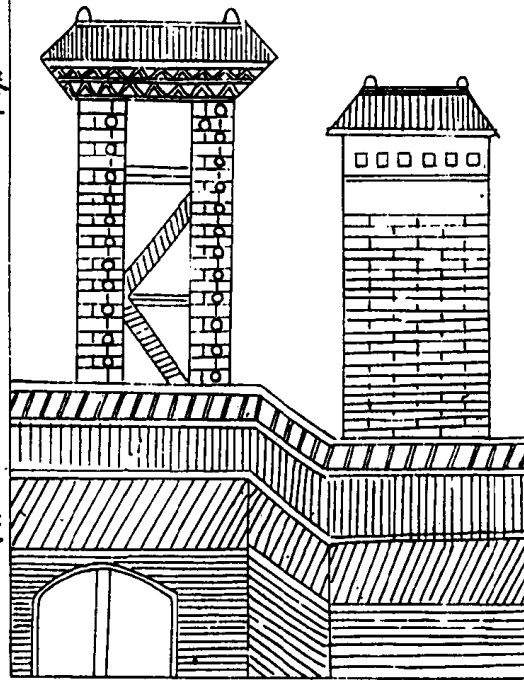
實敵臺不如虛敵臺

築實敵臺、不如築虛敵臺、其法用大石層砌臨濠一面、而空左右之中、中有二層、以木版為樓、用梯上下、每層多置空眼、眼制如前、以便窺覘、以便放馬銃火箭之類、賊不知銃箭出自敵臺內也、凡賊攻城、但顧上擊、不虞旁攻、故凡轒轀尖頭木驢旱船之類、皆防上而不防下、守城者每每無如之何、任其挖掘以致失事、若有虛臺之制、從左右夾攻、城可保無虞矣、

周臺公曰、臨濠一面獨不空、空者恐賊對面得用神器攻擊、防有疎虞也、故余不取郭青螺先生舊制、稍改正之、

實臺圖

虛臺圖

突門

韓雨公曰、兩敵臺之側、平城之下、當留二小門、如斗口大、週圍用極巨堅石砌之、僅容一人扁身出入、其厚約五尺、門口設一陷坑、內舖釘版、賊入即陷、方為萬全、門中預備大砲一二十門、若賊駕行天橋折疊車之類、必抵城下、始得施展、吾以大砲直從兩肋更裝疊放、賊必敗走、

王元歡曰、此法極妙、郭青螺先生虛臺即是此意、真發古人所未發、且用此為突門、又使出兵勦賊、寔一舉而兩利也、

城垛宜備

垛者、躲也、以躲身為義、不能躲身、無為貴垛矣、

垛論

垛身不宜太高、高則擲石無力、垛口不宜太窄、窄則擊賊礙身、今垛身率高六尺、幾與肩齊、垛口率寬一尺、難容半臂、此予所以咲今日無垛制也、愚意欲於垛身之內、各以堅石砌成臺基一層、高闊各三尺、一則免垛身太薄、易于擊碎釣坍、一則使守城軍民便于施放器械、○垛碑形宜如斂者、使賊不能駐足、

城門宜備

總引　詳具設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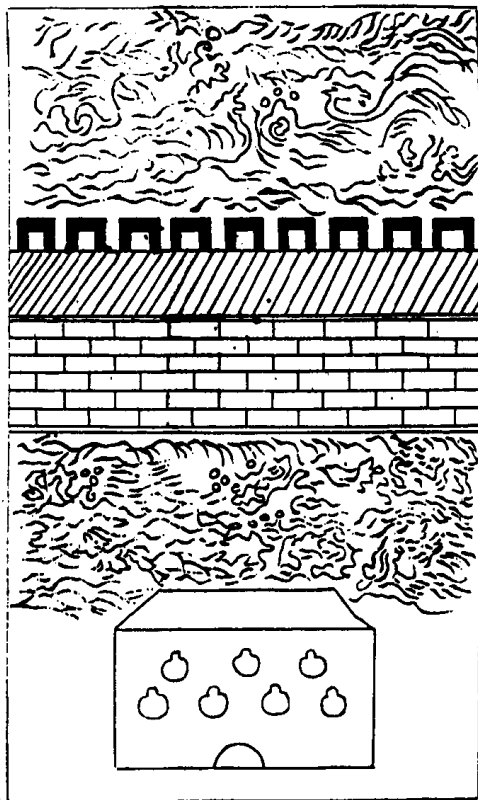
今四舍翁多狀白鏹、尚知堅其門閭、謹其關鍵、況閭城數萬生聚、止係一門、是宜萬分慎重、至於各府、則不能知、吾潤丁丑之秋、西門為火所燬、議易新者、木用栗則價重、而易之以杉、鐵用精則價重、而傳之以粗、如此簡畧、殊為可駭、

磴道柵門內欄墻

城內附墻多留磴道、半里一座、以便急時往來、令各處城內、止有四門四路、甚為失計、每磴道須留一門、嚴司啓閉、一防賊人登城、一防守城人夫偷安竊下城、上用內欄墻高與心齊、以防進城之賊、便於射打、

內墻宜備

總論

周臺公曰、藩籬單薄、深為可虞。賊一入城、更無限域、其敗道也。戊寅夏、予寓昆陵、見有內壕一重、因服古人思患預防、極其詳慎、但承平日久、淺狹堙塡、殊失作者之意耳。予意欲於凡城之內、俱設內壕一重、其深廣制度、大約與外濠相配。內岸週遭作牛馬墻、派人守之。賊即入城、墻內之人與城上之人互相夾擊、步步皆是賊之死地、安能害我。如此為備、賊兵雖多、攻城雖盛、誠可談笑以待之矣。

張巡城內作壕

昔尹子琦圍睢陽、張巡所為、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于城外築三重壕、立水柵以守巡、巡亦于其內作壕以拒之。足見非予臆創、而古人可師也。

巷戰宜備

總論

周臺公曰、數賊入門、闔城鼎沸、聽憑焚戮、惟謀奔避者、巷戰之法不講故也。若能按巷設伏、步步陷賊、入於死地、雖開門揖盜、不敢前矣。但歷觀往牒、殊少佳謨、惟國朝許逵之法、萬全無弊、略為通融于民、肯便摭錄於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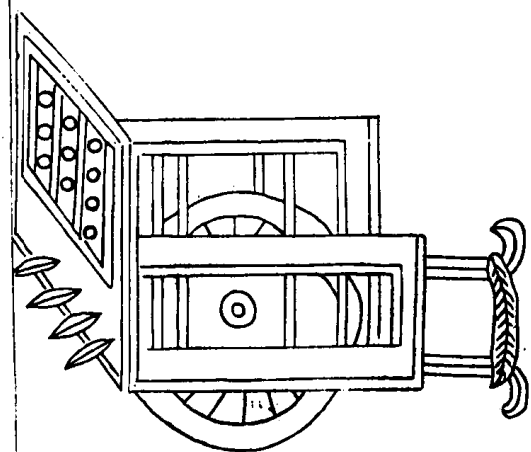
許逵巷戰法

許逵令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勢熾、逵預築城濬隍、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築墻高過屋簷、仍開墻竇如圭、僅可容一人、家令一壯丁俟於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曰、守吾號令、視吾旗鼓、違者從軍法。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火無所施、兵無所加、旗舉伏發、盡擒斬之。

周臺公曰、是法也、予向嘗雨津先生力道之、縱不能一城盡然、且於近城要路、如法施行、賊亦不能為害矣。

又曰、有堅城、有內濠、有巷戰藩籬三重、可以全民、可以制虜、可以殺賊。

又曰、或云巷戰之法、不傳久矣、奚從而學之。曰、是不難、或升屋擲瓦、或潛伏兩傍門屋中、橫鈎直截、皆是也。然須于巷口用力、若容賊入巷、則賊先升屋放火、難捍禦矣。

木口 康口 角口

一松柏榆柳棗棠柂杙等枝梢、俱將枝頭削尖迎梢向外堆
羅巷中○高可丈餘○厚可十步○賊若遇城○馬自難前○

鐵釘板

一用連三大板○濶通兩階○長可一丈○釘長三寸○四指一釘○上
鋪蘆蓆○覆以薄土○人馬蹈者○兩受其傷○此亦助守戰一法也○

粟○宜○備○

總論

周臺公曰、守城賴民○養民賴食○是以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況賊寇臨城之日○四方援兵集此○避難百姓萃此○萬口待哺○急於平日○一或不備○不但外攻○內變先起○鑑歷觀往牒○見有兵精將勇○城高池深○但坐無食自破者○十居八九○歷引前車○筆之於左○以見食為民天○乃守城第一要務也○

耿恭食筋革

漢車師與匈奴共攻耿恭、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死○亡○餘○數○十○人○

臺城雜食人月

梁臺城被圍日久、軍士○或煮鎧○熏鼠○捕雀○而食之○屠馬於省殿間○雜以人肉○食者必病○梁主常蔬食○至是○蔬食皆絕○乃食雞子○

睢陽括人為食

唐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士日賦米一勺○齕木皮○鬻紙而食○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乃出愛妾○殺以食士○許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繼以男子老弱、城破、所餘纔四百人、

鄴城一鼠值錢四千

唐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自冬涉春、安慶緒食盡、一鼠值錢四千

奉天采蕪菁根進御

唐奉天攻圍經月、資糧俱盡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縋人於城外、采菁蕪根而進之

揚州兵自食其子

元阿朮攻揚、久而無功、乃築長圍困之、城中食盡、死者枕藉淄道兵有自食其子者時李庭芝守揚

淮安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

元諸不華扞禦淮安、賊据塹圍之、舟餉路絕、元帥吳德秀運米萬斛入河、為賊所抄、攻圍日急、城中餓者仆道上人即取咲之草木螺蛤魚蛙鳥燕及靴皮鞍韉革廂敗弓之筋皆盡而後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城陷

官督私藏

周臺公曰、以上數條觀之、無食之害、至于如此、凡有守土之責者、宜於平居無事之日、預先概將闔城居民、矢公矢慎、按卷分方細行查核、其擁貲厚而占四多者、為上戶、僅能自食者、為中戶、恃作而食、朝不及夕者、為下戶、中戶俾令計口若干約積百日之糧平時不許浪費一粒以待有

警自食下戶俾令計口若干合方造冊送官以憑臨時賑給除鰥寡孤獨癃聾殘疾得坐食公廩外其有膂力方剛足任驅使者每人米二升錢十文薪貲受公值任公役不願者聽則上無虛靡之費下無匱乏之憂矣至於上戶原自不同有上上者有上中者有上下者妄意室中難以為據田產多寡可以辦之不拘在城在鄉無分紳弁士庶逐一查明、視力派積、如家在萬金以上者即派積米千石以次下之百石而止令各照數積完各在本家收貯報官親詰查驗給一一足數又一一定在城內查驗明白其米仍係各家私物官不得取用半粒謂之公督私藏一遇有警城門關閉許照未關城時米價稍增十分之一以償耗腳各聽本方下戶糴買其有越方強糴及有力之家冒充下戶糴買希為奸利者即許糶戶扭稟輕則決杖重則梟懸官或因兵糧不足有時取用必照十一加增之價如數先給銀兩不許賒欠分文如此則於民無損而於地方有益雖似無米而此權宜之術實則藏富於民利用之經也但須賢明有司能以此意家喻戶曉又酌其土俗人情商同巨室鄉耆議妥舉事行之有法如一家之人自為生計始肯善若張皇食報致生疑畏吏武借此行其不肖人必不肯樂從使良法美意反成擾害旋歸寢閣地方何所賴哉

李小有曰、城守莫要於積糧、積糧莫使於自積、蓋輸之於官、雖顆粒亦有難色、貯之於家、雖崇墉指不樂從、勿論有事之時、可飽父母妻子、幸而無事、出其所藏、亦可本利兼收、此真先事預圖、有益無損者也、宜定為條例、坐以數月、限以時日、嚴以稽查、

積穀票式 中戶積穀票式亦同此只官督私藏四字換自積自食四字以為別耳

官督私藏

○○方○○戶 甲係○○ 圈內填注本身職役
在縣冊田　千　百　畝　驗契實價銀　兩
見住房屋　間　驗契定價銀　兩
別置房屋　間　驗契定價銀　兩
生理資本　估　銀　兩
以上共計銀　兩
照銀應積穀　石
本縣限　日　完
查已完　石
未完　石

周臺公曰、此票極得法、按冊查田、則田不得欺隱、驗契查銀、則銀不得欺隱、照銀數之多寡、為積數之多寡、則確有憑據、無錄規避、視委任胥小、聽憑僉報、得以上下其手、滋為奸弊者、萬萬不侔矣、

以上所派米、若千石、限十日、百石限一日、藏於各家常所、即中戶自食者、亦須各家用箱盛貯、屆期候本縣照票驗糧、如有積不照數、遲不如限、用不稟官者、查出照所欠之數、罰入義倉備賑、仍勒限催補完數、

分方法

周臺公曰、小民比屋而居、貧富貴賤、雖各不同、總以四至衢巷分為一方、本方之中、推尊而服眾者一人、為方司、擇公而有力者二人、為方保、有心勤力壯者、上善承值官府、下善採訪民情者二人、為方甲、能舉五百觔、手開四力弓者六人、為方卒、此八人者、各有代耕之祿、願充者、聽、司、保、得以役屬之、本方奸細之有無、丁壯之多寡、身家之貧富、責令司保等人、從公確報、如小心奉法、則有優賞、若清查人戶之時、或受賄賣免、或乘機報復、或借端索詐、一有此等情弊、即許被害之人、指名呈首、審實定以軍法從事、當時梟首示眾、若如今日、更老則用龍鍾老疾之人、保甲則用貧窮尪羸之輩、欲清奸而奸不清、欲核戶而戶不核、且

此坊牽連彼坊牙錯然紛難為清理毋盛爭法累行而輒阻也若如手逐段分方之法行之則每方之中不過數十家每家之中不過數人出入閭里朝夕相見即其人之面貌姓字尚可一見而決至於孰良孰奸孰貧孰富自不可得而掩矣一值兵荒之日即以本方之富而賑其本方之貧則數少易給不以難繼為憂因以本方之貧而傭於本方之富則計功受值不以冒食為愧即有罷癃殘疾老弱婦女安坐白食數亦無幾富者亦可作功德想不必屑屑計之矣

李小有曰臺公分方之法其利有三清查人戶之時奸豪不得隱冒一也賑濟之時本方自濟本方更無一人得以攙越搪塞喧叫紛爭二也有警之時富者捐財貧者效力彼此相資不為浪擲且貧民得生內變不起三也

王元嶽曰昔熙甯就村賑濟張詠照保糶米徐甯孫遞領分散朱文公分都支給皆用此法臺公與之暗合所謂智謀之士所見皆同也

清戶牌式

清戶牌

方（上中下）戶趙甲 係本縣 籍 ○○（內注生理 有職注職）
見住房產 間 係（自置／典賃）業 驗原（買／典／賃）契銀 兩
別方房產 所式如前 無則注無 後做此
在縣田 畝 係（自業／典業） 驗原（買／典）契銀 兩
父 人 母 氏 兄 人 弟 人
妻 氏 子 人 左鄰 人 右鄰 人
已冠丁男共 口 義男共 口
老弱婦女共 口 傭工共 口

右牌稽縣籍者何所以辨流寓也
生理 辨游民也
職役 辨貴賤也
田產 辨貧富也
銀數 防欺隱也（宜查全之）
六親 防介特也（無所係屬之人易為奸盜）
隣舍 嚴保結也
丁男 便差役也
口數 計廩給也

李小有曰臺公此法極穩妥細密自此以後與猺作賦設

備追胥不知省卻多少氣力絕卻幾多弊端吾願實心為民者撤而行之通兵遇荒無柱不濟

賑窮法

周臺公曰、兵荒有警、每每開倉賑發、此自是良有司事、而賑之無法、則奸胥作弊百姓不能沾其實恩若聽人糴買則豪右仍充作窮戶糴歸私倉貧民不得蒙其實惠此從來積弊也宜擇各坊寬廠寺觀照僧家施粥例先令本坊窮戶預報花名造成一冊約計人數若干每日應米若干煮為脫粟聽其就食男女有班都圖有界越坊冒食者誅男女混亂者誅庶幾粒粒皆果貧民之腹官府又無浪費之援其稍能自存者又恥求隨衆就食救之聽民糴買滋弊萬端大相懸絕夫貧民得食則反側潛銷而富家豪族皆可藉手安枕矣

勸富本意

周臺公曰、兵荒交警、貧富百姓、自宜有無相通、然而不肯捐助分文者、無非欲全享其富厚也、不知飢寒百姓、死亡切身、甘心處賊、導為劉掠、則洞房清宮、非己所有、賊得焚之、朱提白鏹、非己所有、賊得攫之、粉白黛綠、嬌妻美妾、非己所有、賊得淫之、牽衣執袂、桂子蘭孫、非己所有、賊得戮之、肢體髮膚、併非己有、刀俎惟賊、截解惟賊、祖宗丘墓、併

非己有、發掘惟賊、剖戮惟賊、皆緣不能散財之故耳石州張鄉宦家、與盧鳳諸郡縣各鄉宦家、可恥萬古千年悔禍之鬼矣予所以苦口勸輸者正為富貴之家保全性命計也豈區區損有餘補不足已哉坐是貲蓄幾陷虎口言之傷矣

常平米

昔蘇文忠公自謂在浙中二年親行荒政只用出糶常平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若欲賑濟饑貧不惟所費浩大有出無收而此聲一布饑民雲集盜賊疾疫客主俱斃惟將常平斛斗出糶官司簡便不勞給納煩費但將數穴石斛斗在市自然壓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此前賢已試之法信不我欺故曰常平法斷當復也其法專主糶糴而糴本常存蓋不費之惠其惠易遍弗損之益其益無方誠救荒之良策矣

贓罰糴穀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云、今之撫按有第一美政所急當舉行者要將各項下贓罰銀督令各府縣盡數糴穀其有罪犯倍徒流以下許其以穀贖罪大率上縣每年要穀一萬下縣五千兩直隸巡撫下有縣凡一百則是每年有穀七十餘萬積至三年即有二百餘萬矣若遇一縣有水旱之災則聽於無災縣分通融借貸侯來年豐熟補還則東西百姓可免流亡

而朝廷於財賦之地永無南顧之憂矣善政之大無過於此

社倉

宋乾道四年民艱食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貸賑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以償歉蠲其息之半大饑盡蠲之凡十四年以米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故雖遇歉民不缺食詔下其社倉法於諸路

今有司積穀之法亦社倉遺制然所積祇紙上空言半為有司乾沒半充上官無礙錢糧之用一遇荒歉賑仰屋竊歎不如留穀於民間之為愈矣噫

周臺公曰積穀而不知興屯終非本計別有屯籌一編該不贅

水宜備

李允則濬湖穿井

宋李允則還知滄州濬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間穿井未幾契丹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

青澗城

宋种世衡建言城故寬州以當寇衝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世衡曰過此而下將無泉耶鑿地百五十尺始至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其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錢工復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朝廷因署為青澗城焉

楊銳浚井

國朝楊銳守備安慶聞寗濠變作於城中治兵食多浚井

薪宜備

總引

城上燒賊必須稻草亂柴先期派借與柴戶領買千萬束准置空閒倉廒以需急用

臺城壞省為薪

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為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而不備薪至是壞尚書省為薪

淮安撤屋為薪

元諸不華圍淮安男婦皆盡撤屋為薪入冬露處坊陌生荊棘力盡城陷

周臺公曰積薪不如積炭積炭不如積煤以炭可免延燒煤尤堪露積也

芻宜備

臺城剉薦飼馬

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為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而不備芻至是撤薦剉以飼馬

鄴城淘墻穰馬矢飼馬

唐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自冬涉春城中芻盡淘墻穰

及○馬○矢○以○飼○馬○敵與賊翻初參雜至築墻今圍急之時取澗之以飼馬

鹽◎宜◎備◎

潁川攣脛

魏高澄攻潁川時、城○中○無○鹽○攣○脛○死○者○十○八○九○

賢◎才◎宜◎備◎

曹真使郝昭守陳倉

魏曹真以亮懲於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郝昭守陳倉、亮果出散關圍陳倉、起雲梯以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梯○上○人○皆○燒○死○。亮用衝車、昭○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衝○車○折○。亮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於○內○築○重○

墻○。亮又為地穴、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井○橫○截○之○。晝夜相攻、二十餘日、亮糧盡引去、

周臺公曰此備賢才之效也、向非昭則陳倉破矣、但郝昭常有、恐曹真不常有耳、

精◎勇◎宜◎備◎

臥彪

北○魏○李○崇○深○沈○有○將○略○、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彪○

練卒

唐高崇文屯長武、練○卒○五○千○常○如○寇○至○

捕盜將

唐山東道節度使徐商、以封疆險瀾、素多盜賊、選精兵數百人、別置營訓練、號捕盜將、及湖南逐帥、詔商討之、商遣捕盜將二百人平之、

技◎藝◎宜◎備◎

總引

主將延聞軍中、或民間奇謀勇力、機捷趼跑、精技辨口之士、如雞鳴狗盜之類、無不加禮、以備訪用○

錢工三

史思明圍太原、李光弼募軍中有小技、皆取之、人盡其用、得

安○邊○錢○工○三○、善○穿○地○道○。賊寇城下、令倡優居臺上、仰而侮罵、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為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為○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賊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而使錢工三潛穿地道為溝、周賊營中、楮之以木○、至期光弼勒軍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以出○、如欲降者○、賊皆屬目○、而○賊○營○忽○陷○、死○者○千○衆○賊○衆○驚○亂○因○鼓○譟○乘○之○、俘○斬○萬○計○

守◎城◎必◎用◎之◎人◎宜◎備◎

總引

鐵匠　弓匠　箭匠　弩匠　火藥匠　甲匠　木匠　石

匠　泥水匠　裁縫　鎖匠　皮匠　竹匠　油漆匠　紙

劄匠　窑匠　畫工　醫士　皆係必用之人各宜預為處之

守城必用之物宜備

總引

弩箭　弓矢　錛斧　鈎鐮　鏟　齊眉棍　神砲　鳥銃

毒烟　火箭　石塊　水架袋　醋水盆　水　水器

用物未易枚舉此特其大概耳

京邊銃臺宜備

總引

夫守城之最得力者莫利於神砲今神砲已貯而銃臺未築是有用之器置之無用之地也嘗歷覽海島見濠鏡澳夷所築銃臺制度極精大約造之城上於城頭雉堞之下做一層以便發銃城內仍加厚一層以防銃之伸縮真堅固之極活動之甚比之宵遠銃臺大不相同今京師及邊關險隘之處宜做此式造之　經世學要

外火器水器營器攻器皆宜預備者也或附見本集或另成一卷茲不贅入

金湯借箸卷一終

金湯借箸卷二目録

清野部　有引

清五穀

總論　李牧急入收保　陳俊絶賊食　趙槩徙糧入城　寇準焚穀　劉子羽預徙梁洋之積　劉惟輔焚熙河積粟　于謙運通州糧

清水泉

總引　秦人毒涇　長孫晟毒水　劉錡毒頴　毒藥

毒水方　又方　毒酒方　萬般毒

清芻草

太宗勅燒雜秋草　劉仁恭焚草　劉錡毒草　夏元昊據地　于謙

清竹木

總引

清硝磺鉛鐵

總引

清油蠟

總引

清屋宇

劉錡焚城外民居數千家　趙立撤廢屋　种師道詰

李邦彥

清什物

總引

清地面

總引

金湯借箸卷之二

京口周鑑臺公甫　輯著
淮南李長科小有甫　較訂
同郡王孟申元嶽甫　參閱
吳縣吳彝格曼卿甫　手鈔

清野部

兵法曰、軍無糧食則亡、從來賊無輜重、擄掠為資、彼已先犯兵家大忌矣、譬如嬰兒、斷其乳哺、立可餓殺、若借兵賚糧、無具甚矣、輯清野

清五穀

總論

凡賊將至、城外各鄉鎮大戶、收米在家與夫糴糶待價者、着落里保、一聞警報、催運入城、任民開糶、堆積止許城中糶賣、不許粒米出城、其搬運難盡者、嚴督糧長糴買上倉、賊見四野無糧、豈能四五十里外搶別縣之飯食攻我縣之城池哉、如不肯遵期搬運致資盜糧者、米入官、為守城兵夫用、

予在皖時、史中丞方司馬商清野事、俱以愚民不從為憂、予曰、小民所以不從者、皆上官失處置之宜也、必先曲體其不得已之情、而後行吾必不可貸之法、野旦夕清矣、何難之有、公曰、何故、曰、小民雖愚、非不知賚盜之為害也、然

而屢令不從者其弊有二一縣城中積貯無所蓋鄉民生於鄉長於鄉城內畧無立錐之地其忽輸而暴露之守一縣私難官長難測恐不免於假名寄借不為已有此所以寄頓不從也必先料理在城無礙官地擇其告佃以為倉廒或官地不足時勢急迫則將本城僧衆道衆編成什伍各令居住一二寺觀其餘庵院除正殿奉祀神佛外令鄉民各照來數多少領房囤積此外再與空屋二間一居其男一居其婦既令得避兵火又令得便與守官與憑照不得諸人爭執候事平之日仍還本主如有不肖有司巧借備賑等名白取一粒者定行參劾親與指誓天日剖心示不相欺民有不樂從者乎此外如有一二頑梗悍不從令登時梟首以警其餘先體民情據盡王法不數日間米盡入城矣又本民所積之米多少官不得問糶糴官不得問仍聽與民貿易以通有無蓋鄉民得以米易錢則鄉民便城民得以錢易米則城民便且以在城之米而糴於在城之人則囊漏貯中之說也公稱善

方司馬復語予曰君之策則善矣然吾鄉有易清者有難清者如附郭坦道則易清者也若天堂陳漢龍井關水吼嶺金鍾潭等處去城既遠羊腸鳥道不便出粟為之奈何予笑曰吾既不便出賊亦不便入矣如此等處即應指授方畧俾本處百姓各據險要立砦固守凡事但當因時制宜若因一二不便疑沮大事豈丈夫作畧耶

李牧急入收保

李牧趙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匈奴終歲無所得

陳俊絕賊食

東漢光武擊諸部建破之乘勝輕進反為所敗陳俊曰賊無輜重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光武遣俊將輕騎馳入賊前視人堡壁堅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

周臺公曰光武以命世之雄戰賊不足陳俊以一將之智破賊有餘中其要害故也

趙犨徙糧入城

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陳州刺史趙犨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家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楷既下蔡州移兵攻陳犨襲擊之斬楷殺獲殆盡巢聞之怒營於州北立宮室百司為持久之計時民閒無積聚賊掠人為糧生投於碓磑併骨月食之置舂磨寨縱兵四掠數十州咸被其毒攻圍三百日終以糧乏解去

寇準堅壁

澶淵之役、寇準檄令州縣堅壁、鄉村入堡、金幣自隨、穀不徙者、隨在瘞藏

劉子羽預徙梁洋之積

宋劉子羽守蜀、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至金人深入而饋餉不繼、乃殺馬、及兩河軍士以食、疫癘大作、乃引還、子羽追襲其後、金人墜淵死者、不可勝計、餘兵悉降、故雖入三都而得不償失也

劉惟輔焚熙河積粟

金人掠熙河、劉惟輔擊敗之、殺五千餘人、已而復至、惟輔顧熙河尚有積粟、恐金人因之以守、急出焚之

一于謙運通州糧

土木之難、虜乘勢長驅而南、于謙曰、通州倉欲守守之、或不能、委以與虜、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俸、聽其自運、仍以贏米為之直、通倉遂空、虜解去

清水泉

總引

凡賊將至、城外水泉皆投毒藥

秦人毒涇

春秋晉師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

長孫晟毒水

隋達頭大集兵、將犯塞、長孫晟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

劉錡毒潁

金兀朮攻順昌、宋劉錡遣人毒潁上流、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於河、飲者夷其族、敵遠來、晝夜不解甲、飲水輒病

毒藥

如用毒藥、欲緩不欲急、欲晴不欲明、前軍食而死、後軍相戒不食、是急未有不明者也、妙莫妙於慢毒、趙王如意以十四日死、宋江諸人以五日死、皆慢毒也、今日得五日十四日之毒、相機中之、奴之入吾彀也、無算矣

毒水方

蔴花并共人參對配、或加白芷草烏共研末、注陰澗井泉

又方

雷公藤　巴豆　五月草　常山 為末用

毒酒方

川烏 毒 草烏 毒 五月草　天仙草　陀羅花子 每五分浸酒一壜

萬般毒

桃花砒 紅 瑪瑙砒 五色 鐵腳砒 黑 狼毒 熱 附子 熱 天雄 熱 川

黄（利）巴豆（利）蛇理草（一名特嘉蛇理下利荊芥採而陰乾為末入藥一匙即馬齧草採時手背札之飯匙）金絲斷

腸草（入腹腸則寸斷）鈎吻（斷腸）爛骨草 封喉草（啞）血月草（毛竅出血溺之）姜粉

迷悶羊花（迷）甘遂（泄）常山（嘔）半夏（喋）江子油（毒）巴霜（毒）鐵脚

蓮（毒）大小蓼（毒）巴戟（毒）竹黄（毒）墨記草（毒）蜈蚣（毒）虺蛇（毒）蜂

蛇（毒）班毛（毒）

清芻草

太宗勅燒雜秋草

唐薛延陀具珠可汗發兵二十萬擊突厥思摩不能禦遣使告急太宗勅思摩燒薙秋草俟其將退奮擊破之

劉仁恭焚草

唐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習知契丹情偽每霜降輒遣人焚塞下野草契丹馬饑多死常以良馬賂仁恭買牧地

劉錡毒草

順昌之役劉錡遣人毒草馬食草者輒病

夏元昊赭地

契丹主親騎兵十萬長驅入夏境元昊見契丹兵盛乃上表謝過請收叛黨以獻契丹主欲據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俟凡三退將及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之和元昊遣延以老之度其馬饑士疲因進兵急攻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還

于謙

土木之難虜衆勢長驅而南于謙曰虜所多者草諸廠宜聽軍稱力取之不則盡焚之毋以飽虜馬

周臺公曰兵法有云奪其所恃則聽矣賊恃馬以為強馬恃草以為命斷草則馬失其命賊失其強制之易矣

丘瓊山先生曰自古國都於其近郊必有收馬之所其間必積芻豆以為飼秣之具方無事時資以牧養周為近便然世道不能常泰而意外之變不可不先為之處金人犯宋京姦人導之也兵於其近郊之牟駝岡踞其芻豆飼其馬以為久駐之計此往事之明鑒也矧燕都去邊伊邇己巳之變倉卒用言者計焚棄芻豆何啻千萬當時見者莫不悔惜然事已即休勿復有以為言者竊惧都城東北郭壩村二十四馬房其倉場所儲積者如京如城請於無事時即其地築為一城以圍護其積聚及移附近倉場成積其中就將勝驤等四衛官署軍營設於其中特敕武臣一員於此守鎮仍司群牧四衛官軍不妨照舊輪班內直下直回城也住是亦先事而備之一策也

清竹木

總引

竹木行貨多負郭若不移徙皆賊攻城之具須令各商將已

登岸者速運入城開賣其在水各排移百里外偏僻小港中停置以待賊退復業如違入官公用

清硝磺鉛鐵

總引

硝磺鉛鐵火器之用關係匪輕不可棄以資敵客販冶坊多在城外須先查鋪行及冶坊姓名遇有警報着該地方保甲押催硝磺鉛鐵搬運入城聽從開賣違者治以與賊交通之罪其貨沒官公用保甲不報一體問究如有公用照時價將銀見買

清油蠟

總引

油燭守城之要務不可缺之須查城外一應油行販鋪仰保甲於有警之日押民依期搬運菜油荳油桕油麻油桐油白蠟等項入城聽從開賣如有公用照時價見銀交易仍督官挨查不依期搬入者連總甲枷號其油入官

清屋宇

劉錡焚城外民居數千家

宋劉錡守順昌城外有民居數千家錡悉焚之若今人便囁指無此胸襟膽力矣

趙立撤廢屋

金撻懶圍楚州急趙立命撤廢屋城下燃火池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鈎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

种師道詰李邦彥

金人南下种師道入援既至帝命師道於政事堂共議師道詰李邦彥曰聞城外居民悉為賊殺掠畜産甚多亦為賊有當時既聞賊來何不悉令城外居民撤去屋舍移其所蓄盡入城中乃遽閉門以遺賊資何也邦彥曰倉卒不暇及此師道笑曰亦太慌忙耳左右皆笑

李小有曰胡子廷為予言光州之破非賊攻而破之也不

過通勸本地村民數十人予以酒食潛伏近城屋內暗行挖掘城以此陷緣近城房屋半係縉紳之業堅執不從焚燬致使封疆失守生民塗炭每為髮指恨不得按三尺而問之

王元宸曰賊遠則居民不服賊近則撤毀不及競緣之近惟得其宜可也

清什物

總引

以上數款不過畧舉其大者言之耳四關百姓一聞警報入城避兵一切私財器具如木石銅鐵磚瓦炭鹽糧穀畜牧等

類盡徙入城徙不遠者焚之勿留一件徒為賊資且借為攻
城具也

清地面

總引

壕外里許皆宜曠野若有村落則敵得據而與我守抗有臺
塔則敵得登而瞰我虛實有墩草溝渠則敵可隱匿有大樹
竹木則敵可資為攻具且砍樹數株倒倚城上可以緣登又
横担池中可以涉水須禁絕之

金湯借箸卷二終

金湯借箸卷三目錄

金湯借箸卷之三

京口周　鑑臺公甫　輯著
淮南李長科小有甫　較訂
同郡王孟中元嶽甫　參閱
吳縣吳壽格曼卿甫　手鈔

險要部

守者非特守於城也、必按境內山川形勝、何處可扼要、令重兵屯守、何處可分據、令偏師犄角、何處可伏兵、控其先鋒、何處可遏兵、絕其糧道、以戰為守、則守固、不可遽臨城隅、自從絕路、兵家今言兵事、一曰得地形、群險要、

據險要卻法

王平拔據興勢

曹爽發卒十餘萬人、自駱口入漢中、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深禍、今宜先遣劉護軍據興勢、平為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帥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亦至、此計之上也、諸將皆疑、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遂帥所領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爽兵拒興勢、不得進、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涪軍及費禕兵繼至、太傅懿與夏侯玄書曰、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今興勢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邀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元懼、言於爽、引軍還、費禕進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眾、關中為之虛耗、

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張仁愿為朔方總管、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北崖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度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北河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為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六旬而三城就、拂雲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

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減鎮兵數萬、

郭元振置和戎城白亭軍

唐郭元振為涼州都督、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虜來必薄城下、元振始於南硤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束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患、

种世衡城故寬州

种世衡為鄜州從事、夏戎犯延安、世衡以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城之、以當寇衝、右可致河東之粟、

可固延安之勢北可圖延綏銀夏之衝有是三利朝廷從之

劉子羽保四川

張浚敗於富平退保興州人情大震官屬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補前愆奈何復為此言乎浚然子羽言子羽即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亡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命吳玠聚兵扼險於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於岷州大潭孫偓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引去

吳玠保和尚原

張浚合五路兵與金戰於富平軍遂大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收散卒與弟璘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金將烏魯折合來攻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遂大敗遁去

釣魚山

余玠帥蜀築招賢館播州冉氏兄弟璡璞有文武才詣府上謁玠賓館之眷若序居數月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自日請見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有以少補非敢同衆人也為今日西蜀計其在徙合州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對曰蜀口地形之勢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築十餘城皆因山為壘碁布星也列兵聚糧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蜀始可守

◎設險◎可以為法

順安軍

宋太宗時以陳恕為河北東路招置營田使大興河北營田先是雄州東際於海多積水戎人患之不敢蹂此路入寇順安軍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廣無隔閡每歲胡騎多錄此而入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浚溝洫益樹五穀所以實邊廩而限戎馬故遣恕往經營之

滄州

滄州北舊多設陷馬坑城下起樓為斥堠望十里允則曰南北既講和兵安用此為命撤樓夷坑為諸軍蔬圃浚井疏洫

列陛龍築短垣縱橫其中杭以溝塹而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成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耶

孟珙增沮漳之水

宋孟珙鎮江陵初至登城周覽嘆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為桑田者今自城以東古嶺先峰直至三汊無所限隔敵一鳴鞭即至城下乃修復內隘十一處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匱蓄洩三百里間瀰然巨浸

◎失險◎所以為戒

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險

漢韓信張耳以兵擊趙李左車說成安君曰漢將韓信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則為二子所擒矣成安君不聽信使間窺視知其不用乃敢引兵遂下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泝水上

諸葛瞻不守束馬之險

蜀諸葛瞻督諸軍拒鄧艾至涪停住不進黃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再三言之至於流涕瞻不能從鄧艾遂長驅而前破瞻斬之成都不守

慕容超不守大峴之險

南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劉裕抗表伐之超引群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阻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勑段暉帥兗州之眾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若縱賊入峴出城逆戰非勝算矣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迫昔成安不守井陘之險然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拘束馬之險卒擒於鄧艾臣以為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不聽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遂平廣固送超詣建康斬之而南燕滅

梁主不守采石之險

侯景詐稱出獵攻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速據建

康可兵不血及而成大功若使朝廷捨得為備遠嬴兵千人直擣采石雖有精甲百萬不須濟矣景以鐵為導引兵臨江梁主問策於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綸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謀景聞之喜曰吾事辦矣乃渡江建康大駭景軍來勝至闕下

宋不守關之險

粘沒喝分兵趨汴京平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嘆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無人矣進屯澤州

呂中曰取燕而不知取三關之險守京城而不知守關河之險此虜所以嘆無人也

宋不守河之險

金斡离不陷相濟二州時梁方平帥禁旅屯於河北岸金將迪古補奄至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州

宋不守獨松關

元兵自廣德過獨松關見無戍者謂其下曰南朝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渡哉遂犯臨安

周德威不守渝關之險

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不入於薊幽州歲致繒纊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輒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為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錄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

周臺公曰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者上將之道也頃奴酋震鄰程九屏祖臺與予議扼江為守萬里長城在此言矣視九泥封門者豈啻逕庭哉

金湯借箸卷三終

金湯借箸卷四目録

選練部 有引

金湯借箸卷之四

京口周鑑臺公甫　輯著

淮南李長科小有甫　較訂

同郡王孟中元徵甫　參閱

吳縣吳尋格曼卿甫　手鈔

選練部

孫子曰兵無選鋒曰北吳子曰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則鋒宜選矣法曰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則練當

精兵鮮選練

選鋒

古選鋒判勝者甚衆今止取切城守者餘不入

捕盜將

唐山東道節度使徐商以封疆險潤素多盜賊選精兵數百人別置營訓練號捕盜將及湖南逐帥詔商討之商遣捕盜將二百人平之

突將

蠻寇將至西川刺史楊慶復募驍勇之士補以實職厚給糧賜應募者雲集慶復列兵械於庭使之各試所能兩兩角勝察其勇怯而進退之得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蠻合梯衝四

而攻成都慶從帥突將出戰殺傷當二千餘人會募癸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為慶復所獎拔且利於厚賞勇氣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

選兵議

今日之所謂求者選將而已竟未有言及選兵者夫已練之兵尚欲汰其弱而和選之卒反不求其精可乎然選兵之法未見灼然可行者今之選兵者或專取豐偉或專取武藝或專取力大或專取伶俐此不可以為準何則豐大而膽不充則緩急之際臃重不能疾趨反為同累此豐偉不可恃也藝精而膽不充則臨事怕死手足倉卒生有倒執矢戈先衆而走此藝精不可恃也伶俐而膽不充則未陣之先損敗自全之路臨事之際既欲先奔復以利害恐人為己避罪之地此伶俐不可恃也力大而膽不充則臨時足顫眼花呼之不聞推之不動是力大不可恃也是以選兵者必以膽為主練膽之術在信賞必罰而罰為尤重夫使將權可殺人也士卒之畏將甚於畏敵也進未必死退必不生則士卒之膽固有不背而壯者說在蘇老泉之諫論也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怯一人勇怯半有與之臨事淵谷者且告曰能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史顧見猛虎暴然迫逐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若明於此喻者可以知練膽矣夫使大將登壇懸數萬金以待而士卒亂行者止斬數人吾雖懦敵能驅市人而戰之令將領手中無一錢而治軍罪止於貫耳不有千金猛虎彼怯者皆越淵谷乎然而練膽之說施之於少年則易施之中年者難郭都督成與曾一本戰而識之也試問衝鋒陷陣者獨則皆左右綠少年度其年不過二十上下而已蓋少年氣銳不知死活易於鼓舞足以用壯不如用少然則今之選兵以身形長大及以頑石試之者其不足以盡人亦明矣

李小有曰膽略豐偉武藝精通力大伶俐而兼有膽氣者上也必不可得則寧取膽耳

練銃

馬燧教騎

唐馬燧為河東節度使河東衆百井之敗騎士單弱燧悉召牧馬廝役教之數月皆為精騎

高崇大練卒

唐高崇文屯長武練卒五千常如寇至

練射

李惺練射

李悝為魏文侯上郡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

种世衡

宋种世衡在青澗故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教之以銀為射的中者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輕重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輕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繇是人人皆能射夏戎不敢犯

課射議

弓矢軍中之長技也近奉功令習者固多而穿楊落鴈之能寥寥未見緣文盛武衰即介冑之子高者虛慕斅說卑者亦剿襲帖括與諸文士逐隊以馳而反置弓矢於不問一旦有事安能得横槊賦詩磨盾草檄者而用之此巧力之所以難也今合查文武官生使之盡奮於弧矢是亦建威銷惡之長筴也況天下降康四方多故騎射萬不容已釐為四條如左

武弁射

指揮千百戶等官每遇院臺入境出巡官評冊揭其殿最獎戒大都不盡在弓矢是以繩文官之法繩武弁也夫武弁之放浪不簡有玷廉守者自應懲戒而武技尤其本等專職紫之修不修一較射而知之矣今議每月各武弁俱赴演武場

較射一次如遇院臺按部應報冊揭內即以歷次之不中節者盡行開報惟放浪不簡者同戒即有彙行應戒者倘能射中多亦得寬免則諸弁知所重在射必殫力習學而精熟者衆矣

武士射

武生主之以武學教授有官有士亦既濟濟一堂矣文學生員有歲考科考季考月考不一而足而武生何獨不然今議亦如課文士法武學教官每月十日一次課其弓矢分別等第報縣報府府縣亦以季考文士法季一試之分別高下報之上臺上臺亦每年發檄一考分別等第以行賞罰有能挽強命中百不虛發者不次擢用諸民間子弟有能射者另冊送考取入武學某縣若干名以備訓練其荒廢考居下等者亦行學黜退則諸生知所取在射亦必殫力習學而精射者必多矣

文士射

古有鄉射令天下儒學皆設有射圃其故可思也乃諸士子惟工鞶帨竟不知弧矢為何物即射圃亦鞠為茂草矣無乃非立法初意乎今議每季府縣官亦以季考法親閱一次分別等第出案激賞其巧力俱全發輙破的者破格優禮而不習者薄待之每年終查各學習射多寡而教官官評亦即於

此分優劣如是而教官必率其士子以競力於射矣

考試射

生員歲考科考分別六等童生考試入學皆品評其文義而諸生童亦皆以工拙自安者也乃每當府縣考試前後求續取武告考者累累不可勝數為夫生童之欲得者名耳今議於未取童生再廣收以考射之法有能射多中者府縣各於原案外盡行拔取另造一冊送道收考其文義稍通者一例拔取入學以示鼓舞夫前之武生是專以弓射進者也此之童生是以文義兼弓矢進者也才既不同故入學各別若生員之考優等不願射者無論矣其三等以下至六等從案後

有自稱能射及所報屢能命中者提學再面試之果能於八十步外中七八九矢者不妨破格拔等以示文武並重之意如是而諸生亦無不人人自相率以競力於射矣

推而廣之民間宴會即以射箭賭酒歡勝於行令遊食無藉即以射箭賭錢歡勝於樗蒲有犯罪當罰者即以射箭多寡減等犯罪當責者即以射箭中否減數即於尋常遊戲間學得一救命之方有事可以禦外患無事可以消內憂盜賊不敢生心如細閱之遠邇有利無害曷不舉而行之

近射法

凡用弓矢近中易遠中難近則力徐遠則力弱所以夷虜之箭必近發必奇中而中國反是謂宜今後習射不用張鵠日以三尺許長小靶置地四十步內射之射到矢矢中靶射賊必無虛發矣

攢射法

安人形把三箇顏色各燦用鋒齊響亮一人執一紅旗任其所指無不中者蓋虜賊中有領衆頭目只射殺頭目一人衆虜自然敗走矣此擒賊擒王之法也

周臺公曰軍中咸望莫重摧標一將見擒三軍之膽盡寒矣守城合戰俱宜如此

練方向

總引

凡旗幟製八方則色雜而衆目難稱如以東南西北為名則愚民一時迷失方向即難認矣惟左右前後屬人之一身凡面所向謂之前則用紅旗即方為南行為火火之色屬紅神為朱雀卦為離凡面所背謂之後則用黑旗即方為北行為水水之色屬黑神為元武卦謂坎凡左手所指謂之左則用青旗即方為東行為木木之色屬青神為青龍卦為震凡右手所指謂之右則用白旗即方為西行為金金之色屬白神為白虎卦為兌凡脚下所立謂之中央則用黃旗即方為中

行為土、土之色屬黃、神為勾陳、斗為太極、凡人一身皆有左手右手、前面背後、中央、此人人可曉、若舉點黃旗、則是中軍、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紅旗、則是前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黑、則是後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青旗、則是左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白旗、則是右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但舉某方旗、俱要向某方看、但舉黃旗、四面俱要向中看、若凡五方旗舉動、各營四方、各照本方向外、執立、聽號令施行、凡旗照向何方、隨其所照向往、旗不定不止、旗不伏不坐、善哉孫武子教宮婦曰、汝知而左右手心背乎、嗚呼、此教戰之指南也、

練耳專聽金鼓

練目專視旌旗

總論

周臺公曰、五兵之為用多矣、然古人行師第曰祭六曰纍鼓者何也、蓋以旌旗金鼓、乃一軍之耳目、尤為吃緊耳、若金之不退、鼓之不進、麾之而不從、移指之而不從、雖有百萬、何濟於用哉、所以戚將軍南塘分付軍士云、你們耳只聽金鼓、如擂鼓挨進、就是前面有水有火、也要去、如鳴金鼓退、就是前面有金山銀山、也要依令退回、你們的目日間只看旗幟、夜裡只看高照便燈、如其色旗竪起點動、便是某營兵收拾、聽候號頭、行營出戰、不許聽人口說的言語、擅起擅動、若旗幟不動、就是主將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就是天神來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肯是這等、大家共作一箇眼、共作一箇耳、共作一箇心、有何賊不可殺、何功不可立、

總論

周臺公曰、勝敗無異術也、士卒之心畏敵甚於畏將、即敗、士卒之心畏將甚於畏敵、即勝、欲其畏將、亦無異術也、千金之賞、隆之於先、猛虎之威、迫之於後、雖驅市人、可以戰矣、古之善用兵者、揮金如揮土、殺人如殺草、嬌有至意、只如今日銖兩以為賞、雞骨以為威、欲其畏我侮敵、以攝練心之術也、難以企矣、

李小有曰、練之為法多矣、此外次教手、使屈伸、使小提挈敏急、次教足、使進退合宜、往來迅疾、又教之號令、習唱整齊、越賑蹻捷、教之裝束、使畏懼佩帶、累仗倫序、又使出入坐起、尊卑大小、不相踰越、而示之禮、衣食寢臥、順時訓息、不傷寒暑、而為之制、隊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別而合之、聚而分之、為不一而足也、但最要緊急者、在於三官不繆而已、故凡耳目心志而外、並不煩贅、

金湯借箸卷四終

金湯借箸卷五目錄

制器部 有引

火攻

砲

車 砲車式 颷石 颷石式 大礮 砲手 還砲
震陽砲

弓
總引 大木弓 神臂弓 克敵弓

矢
總論 毒藥傅矢

弩
總引 迎弩 計六條 大黃弩 伏遠弩 馬上用弩 馬
黃弩 背附弩 弩以踏關爲貴 破虜當兼用弩

鎗
神機火鎗

刀
倭

叉
總引

牌
牌兵拒虜

鎧甲
紙鎧 甲論 綿甲 皮甲

重法

李之藻奏畧

金湯借箸卷之五

京口周鑑臺公甫輯著
淮南李長科小有甫較訂
同郡王孟申元嶽甫參閱
吳縣吳壽格旻卿甫手鈔

制器部

黃帝曰、善欽乃甲冑欲乃干無敵不怖吾的將至也備乃方矢鎧乃戈矛颷乃鋒刃無敵不善令上以勉減為利下以若窮為虐豈非兵法所謂器械不利以卒與敵者耶晁家令曰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輯制器

火攻

風候

火攻之法、以風為勢、風猛則火烈、火熾則風生、風火相搏、斯能取勝、故為將者、當知風候、以月行之度準之、月行於箕（在天天十三）軫（在天十七度）張（在天十七度）翼（在天十九度）四星、則不出三日、必有大風、數日方止、仰觀星宿、光搖不定、亦不出三日、必有大風、日終而止、黑雲夜蔽斗口、風雨交作、雲自北方起者、風大、黑雲飛塞天河、大風數日、（貫如猪形者曰天豕渡河）名月暈而青色數圍、必

風無雨、（青主風黑主雨）日沒黑雲相接、東朔風作、風來十里、揚塵動葉、風來百里、吹沙飄瓦、風來千里、力能走石、風行萬里、力能拔木、知風之時而善用之、斯萬戰而萬勝矣、

地利

火攻之法、上順天時、下應地利、曠野平川、遠擊者勝、叢林隘道、夾擊者勝、憑高擊下、其勢順、用重器猛火以壓之、以下擊上、其勢逆、用銳器列火以噴之、彼此皆有火器、卒然而遇、不及成陣、其勢易亂、用速器先擊者勝、彼此皆劄營寨、欲封臨壘、先觀伏路、其勢易疑、用號器四擊者勝、城中擊外、當攻其堅、城外擊內、當攻其瑕、水戰必先上風、用器類於烟障蓬帆、必以藥制使不沾染風煙、此應戰之策也、苟不擇地利而用之、不得其宜、未有不捨器而走、徒資寇敵者也、

器宜

火攻之法、有戰器、有埋器、有攻器、有守器、有陸器、有水器、種種不同、用之合宜、無有不勝、其戰器利於輕捷、則兵不疲力、而銳氣常充、其攻器利於機巧、則兵可奮勇、而移動不常、其埋器利於爆擊易碎、火烈而烟猛、（用火砂水銀麻子油和神火藥鐵於砲中則爆如豆粉擊賊透骨傷賊甚衆）其守器利於遠擊、霹靂大長而氣盡、（用足火末砒霜神硃和飛火藥氣於砲中以倂之賊受其毒立時而斃）其陸器利於遠近、長短相間、合宜、苟上將得其人、而隨機應變、則無不勝者矣、

火戒

一遇古先帝王陵寢。賢聖祠宇。都邑閭巷輻輳之處。用火攻之。不但失崇道之體。而仁民之心頓沒矣。當戒。

一賊擄掠吾民。必思奇策。拔脫民命。玉石難分。不可概用火攻。不然。是謂之用我火而焚我民也。當戒。

一內有賊智之將。失身從賊。歸正無機。正當憐才。誘令降順。摧殘善類。當戒。

一萌甲方長。蟄蟲始蘇。赤城焚燒。傷生甚夥。失德莫甚。當戒。

一風候未定。地勢未審。反風縱火。禍莫大焉。必須先據地險。次候風色。審而行攻。毋得妄發。當戒。

一藥品配合。務貴精詳。故不得多此不得少。應多則多。應少則少。以意增減。臨時悞事。當戒。

一火攻之用。全在相賊遠近。早則置之空虛。遲則禦之無及。當戒。

練鐵

製炮須用閩鐵。晉鐵次之。煉鐵炭火為上。煤次之。鐵在鑪用稻草截細。雜黃土頻灑火中。令鐵屎自出。煉至五六火。用黃土和作漿。入稻草浸一二宿。將鐵放在漿內半日。取出再煉。須煉至十火。外生鐵五七斤。煉至一斤。方熱入爐時。仍用黃土封合。一以防灰塵。一以取土能生金。不致煉枯鐵之精氣。

製硝方　硝性立直

每硝半鍋。煮至硝化開時。用大紅蘿蔔一個。切作四五片。放鍋內同滾。待蘿蔔熟時。撈去。用雞卵清三箇。和水二三碗。傾入鍋內。以鐵杓攪之。有渣滓浮起。盡行撇去。再用極明亮水膠二兩許。化開傾在鍋內。滾三五滾。傾出。以磁盆盛注。用蓋蓋定。不可撤動。動即洩氣。硝中照滓不肯隨水而出。放涼處一宿。看鎗極細極明亮。方可用。若鎗不細。尚有鹹味。未可入藥。當再如前法清提。

又方

硝用雞蛋白煉。每十斤。用蛋二箇。硝不潔者。多用數枚。先將

雞蛋白水攪勻訖。次將硝下鍋。水高二指。復將蛋水傾入。大滾數次。則雞蛋雜硝滓俱浮。鍋面以竹笊籬抄起。又用細麻布為濾巾。濾過。復將前鍋洗淨。再以濾過硝水傾入。用文武火煮成水塊。將鍋放地上一日。冷定。則鹽沉於下。硝浮於上。去鹽用硝。研細聽用。

周臺公曰。驗硝不出三法。鎗宜極細。色宜極亮。味宜極淡。如比硝更白。但無亮光者。渣滓未淨也。以舌舐嘗。味尚鹹澁者。鹹鹽未清也。二物最能滾珠為害不小。但製硝之人。每利剋減。求硝盡淨。所以極難。但於呈驗之時。即令本人。置硝掌中。以火點放。硝去而掌不熱。方為收貯。世豈有顧

利而甘害其身者是一法也

提硝宜在二三八九月餘月炎寒不宜或欲急用夏天入井冬天放於煖處可也

又曰提硝用瓦烏盆濾至一百斤得三十斤乃可作藥線

用熱熟桐油粘紙作藥線衣過水入地無碍

製磺方 磺性主橫

蔴油牛油各一斤油既熟乃以磺徐徐投入隨投隨攪使磺速化投時勿使纖毫着鍋恐其發火

又方

磺用生者佳先搥碎去砂土每十斤用牛油二斤煮溶火不可太旺以木棍旋攪鍋底看磺溶化時以蔴布作濾巾濾在缸內則油浮於上磺沉於下去油用磺研細聽用

炭灰論

炭灰須用柳條如筆管大者去皮去節取其理直者用以燒灰入藥為上清明前後採取以此時柳葉將發未發精脈盡聚枝上故也北方柳木甚少用茄桿灰蒿灰麩灰杉木灰以代之不知草木中惟榆柳桑柘諸木火性更旺諸木中又惟柳木枝幹直上火性直走餘皆枝幹曲折文理縱橫且質堅炭硬火性不甚輕便是以古人惟取柳木尚須去皮去節者以皮則多煙節則逆炸故也古法豈可輕改杉木火力雖弱其理尚直其餘俱不可用北方蔴稭灰甚輕但可入發藥若作筒藥無力

火藥方 火藥別無方也但以上三者製造得法並分兩得宜而已

先將硝磺灰三種研極細末用水噴濕搗至一萬杵取出放在手心內然之火然手心不覺熱者方可用若覺火熱如前法再搗再試至不覺熱然後將藥用水和搗作劑晒乾再搗碎用極細密竹篩篩過上粗大者不用下細者不用止取如粟米一般者入銃其大小者再如法製造蓋銃筒甚長細則下藥時盡粘筒上不得到底太粗藥又不實大緊磺欲發火快炭欲作大硝取噴送遠全要精細亦須與搗硝之人先約藥成即然其手心然試之自然不敢苟且若研時工夫不到硝磺滾為細珠不閉火門必糊銃筒雖搗到無用若搗時工夫不到煙焰藥眼文不猩協雖研到無用若研搗工夫俱到自然渾化不但渣滓俱淨而氣息亦盡去矣再加銃筒光滑毫無罣碍即終日舉放亦無他虞

右三種細細製煉照後方秤準明白然後和勻放在銅鑲木臼內用銅包木杵搗之復將酸菜汁破雨水或泉水不時洒濕使搗有力搗藥之人須擇勤慎者莫使毫釐砂土入藥內恐搗熱之際石能生火亦不可把鐵器欽易生火也藥搗萬杵後試放黑無渣滓煙起白色快且直者始妙即以粗細灰

篩篩過粗者成珠在上細者在下用樹下日色照乾不可用暴日曬日中有火也照乾後以內外有銃礶肆收之如日久有濕氣再取酸菓汁破而水泉水洒濕復過如前照放自然遠到矣

朱平涵論火藥

火藥重在提硝潔淨硝有上中下三等上等百斤提至九十斤次者從生八十斤下者七十斤必鹹味去盡舂搗極細試然紙上著火無滓方妙火銃藥乾結成塊經年不碎雖久冒霧雨放之雖烈遠去百步入火箭火磚諸器之內雖二三年可用則提之至淨故也不者雖藏之極密吐濕盡廢無用矣

王鳴鶴火攻問答

北虜之地有硝而無磺東倭之國有磺而無硝兩廣川貴之地亦間有其一而不得兼故皆不得火器之妙惟我中國兼而有之故用之以為長技 國初私販硝磺之禁固嚴而火器私學之禁尤嚴我 太祖自平群兇之後火器收之於神機庫庫曰神機言不欲輕泄也雖邊鎮總兵亦不得私藏私置蓋謂此無敵之器不敢輕用亦不容人人曉其制度而私相授受也但使藥無法分量少差不惟不效而且害事昔余練兵陝西有聞司督造火藥分發各兵始而試放不響既而大響損銃主者莫知其

故疑而問令余曰有說也南方火藥對定分兩皆加水舂其硝磺與灰三者合一皆如菉豆子大臨時八錢甚易無崩塞之患今所造止將三者碾細耳并未入水舂過各兵又不能分定分量或用紙筒或用竹筒裝乘以便聽用而乃總入一大皮袋裝了兵係馬兵終日馬上撞篩其硝與磺性重而沉底灰性輕而上浮初放者灰也故多不響既放者硝磺也磺多則銃損此理甚明人何疑焉容曰思深哉欲問南方之製何如答曰南方之製硝用水膠或腥物提淨磺不用底灰或柳或杉各有分量濕柳乾柳性有緊慢之別紅杉白杉性有遲速之殊尤當知焉而新葫蘆與舊瓢蒂性亦不同至於茄桿灰苧蔴楷灰其說甚多而銃之有聲無聲皆於此中分別分量既定當用水舂之約藥一斤用水二碗乾時更入頭料燒酒一碗舂如菉豆子大擎於掌上火升而手不熱斯妙矣舂之不細則有白點落手中而能傷手豈止熱也如藥至手擎不熱裝入銃內豈有後坐之理焉銃不後坐而照星又對準焉有不中之理所謂器精在藥精也

王鳴鶴銃子論

容曰銃不後坐專係於藥乎答曰此其一也又在銃眼平底則不後坐少高一分則後坐矣容曰製藥匕精而銃眼又平仍復不中何也答曰對未真也容曰對真而又不中何也答

曰、此鉛子之病也、鉛子之法、銃稍引也、鉛子稍失也、引良而矢直、無不中也、今學銃之人、全不知用藥若干、則可送數幾錢鉛子、猶如弓數个力氣、能發動幾錢藥、如銜衝擊、鉛務要相配、少差則不準矣、余嘗有歌曰、子重於藥、則易半落、藥強於子、火鎔子、氣子藥相傳、更合管門、子門同圓、藥力氣全、門大子小、藥氣上燎、子或偏歪出之、必乖、子被火使、決無中理、習者知之、等於弓矢、此數言雖俚、能盡火器之妙、

神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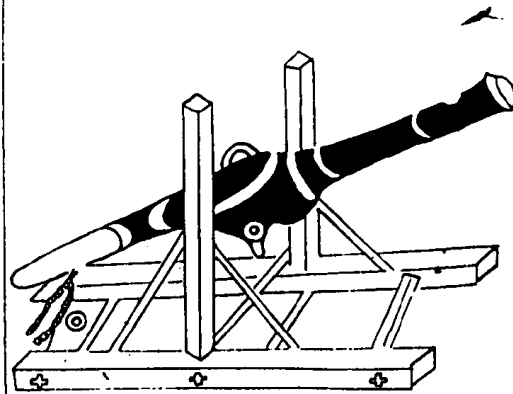
神砲出自紅毛夷國、今廣東濠鏡澳夷、亦能造之、此實天意假手澳夷、以固我金湯者、前廣東所鮮頗少、以未有屢置澳夷、故廣東不敢擅、而夷目不肯應也、今邊疆如此、則需用尤甚、宜請敕書一道、宣諭澳夷、咨兩廣總督、擬價酬之、發多多益善、而我封疆皆堅壁矣、

佛狼機

顧應祥云、佛狼機國名也、非銃名也、正德丁丑、予任廣東僉事、署海道事、驀有大海船二隻、直至廣城懷遠驛、稱係佛狼機國進貢、其船主名加必丹、其人皆高鼻深目、以白布纏頭、如回回打扮、查大明會典、並無此國入貢、具本參奏、朝廷許之、起送赴部、時武廟南巡、留會同館者將一年、今上登極、以其不恭、將通事明正典刑、其人押回廣東、驅之出境去訖、其人在廣久、好讀佛書、其銃以鉄為之、長五六尺、巨腹長脛、腹有長孔、以小銃五箇、輪流貯藥、安入腹中放之、銃外又以木包鐵箍、以防決裂、海船舷下每邊置四五箇、於船艙內暗放之、他船相近、一經其一彈、則船板打碎、水進船沉、以此橫行海上、他國無敵、此器常於教場中試之、止可百步、海船中之利器也、守城亦可、持以征戰則無用矣、其一種有木架而可低可昂、可左可右者、中國原有此制、不出於佛狼機、每坐約重二百斤、用提銃三箇、每箇約重三十斤、用鉛子一箇、每箇約重十兩、其機活動、可以低可以昂、可以左可以右、乃城上所用者、守營門之器也、其制出於西洋番國、嘉靖年間始得而傳之、

戚繼光曰、此天下通有之利器、今所以重圖者、舊制之未盡精微也、其妙處要母銃管長、長則直而利遠、子銃在腹中要兩口對合、則火氣不泄、子銃從前用半節料入者、每放時多擊出子銃數丈傷人、必用鉄門者佳、其妙處在今添出前後二照星、後柄稍從低處不礙托面、以目照對、其准在放銃之人、用一目眇看後照星孔中、對前照星、前照星孔中對所打之物、又子銃內用木馬、後下鉛子、筒子馬俱大、則難出、出則力大、要生後、而人力不能架之、若子小則出口鬆而無力、歪斜難準、今法、止用鉛子入藥之後、即

以子下口、用凹心鐵送桿、打下入口一寸、即入母銃放之、此法既省下木馬煩難之功、又出口最易、而且鉛子合母銃之口、緊急直利、便速成功、凡鑄銃之法、子銃口大、則子難出、要破母銃。母銃口大。而子銃口小。則出子無力、且歪。務要子、母二銃之口。圓徑分毫。不差。乃為精器也。稍以平頂為送桿、將鉛子打扁。出則不利。今製鐵凹心送子一根。送子入口內。陷八分。子體仍圓。而出必利。可打一里有餘。人馬洞過。

威遠砲

每位重百二十斤、舊製迴閻鐵箍、徒增斤兩、無益實用、照放亦不準、今改為光素、名威遠砲、惟於裝藥發火著力處加厚。前後加照星照門。千步外皆可對照。每用大鉛子一枚、重三斤六兩、小鉛子一百、每重六錢、對準星門、墊高一寸平放、大鉛子遠可五六里。小鉛子遠二三里。墊高三寸、大鉛子遠十餘里。小鉛子四五里。潤四十餘步、若攻山險、如川廣各關、砲重二百斤、墊高五六寸、用車載行、大鉛子重六斤、遠可二十里。視世之千里雷、尤輕便、此砲不炸、不大後坐、就近手可點放、

威遠砲式

照星

火門

高二尺八寸底至火門高五寸火門至腹高二寸二分砲口徑過二寸二分重百二十斤火門上有活蓋以防陰雨

重二百斤照前量加尺寸

鳥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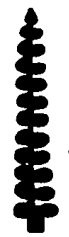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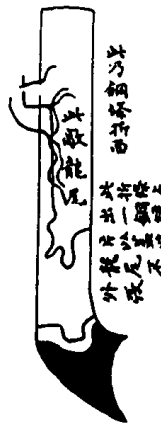
西洋鳥銃，其製甚精，今廣東澳夷與近海之民，俱倣而造之，獨官司不能取耳，其銃長六七尺，孔竅甚巧，發之直而利遠，射的百發百中，且一面九子，以九子連發，可殺人於百步之外，洞穿堅壁，一彈可殺數人，勝奴之弓箭數倍，實一可當百者，倘造數千函，以為搗巢先鋒，仍募粵兵教習，練成一隊，則強於北兵十萬矣。

製合鳥銃藥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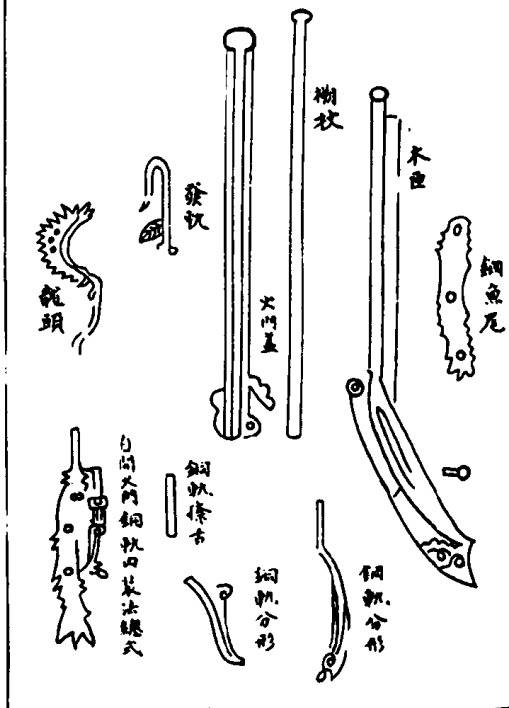
硝一兩　磺一錢四分　柳灰一錢八分

通共硝四十兩，磺五兩六錢，柳灰七兩二錢，用水二鍾，舂得

絕細為妙，秘法，先將硝磺炭各研為末，照數兌合一處，用水二碗，下在木桕木杵舂之，不用石杵者，恐有火也，每一桕舂，可萬杵，若舂乾，再加水一碗，又舂，以細為度，舂之半乾，取日晒，打碎成豆粒大塊，此藥之妙，只在多舂數萬杵之工，大都如製墨相類，若添水舂至十數次者，則將一撮堆於紙上，用火燃之，藥去而紙不傷，如此者，可入銃矣，再試之，將人手心擎藥二錢，燃之，而手心不熱，為妙，但燃過，仍有黑星白點，及手中心燒熱者，即是不佳，仍前再加水舂之，如式方止。

倭製火銃，其藥極細，以火酒清製之，故其發速，又人善使，故發必中，中國有長技，而製之不精，與無技同，謂宜嚴督製造，務令中法，更熟演之，何憂乎不敵耶，倭銃發每無聲，人不及防，類能洞甲貫堅，諸物難禦，惟是廣中所產蟒膠，形如掌片，堅韌異常，較之浙中所產者不同，用釘連綴，施於木架，造為防牌，鉛彈始不能透，亦一策也。

金湯借箸 卷五 五
鳥銃全製圖
後門
重六斤五斤不抄捌枝每根重三兩大繩每根長二丈重三兩
螺轉
左轉則入
右轉則出
銃復既長如鉛子在內或卸火門等項取開從門絲轉以便修整
鳥銃分形圖
火門
前
此火門蓋
此火門
必以容重三錢鉛子只至腹底乃合式
不容三錢鉛子者不堪口大腹小者不堪
口小腹大者不堪
金湯借箸 卷五 六
銃架
銃頭
撇軏
此乃鋼條折面
此截龍尾
側立
側立秉面軏撐形
龍頭等凡銅皮作套廊
此乃為不架田撇軏內連用右手無力名指頭撇此則此軏之頭退入及內龍頭落而火發

又鳥銃分形圖

搠杖
銅魚尾
火門蓋
發机
龍頭
自開火門銅軌口裝法總式
銅軌分形
銅軌分形

附銃說

一、神氣一用、非弓矢可比、弓矢必巧力俱全、方能命中殺敵、神氣巧力自具、全不因人、床機照。星。已。備。其。巧。長筒精熟。已。備。其。力。但得執器之人。知其巧力所在。因而用之。器之能事畢矣。

試銃

一、試新舊神器、用藥、切不宜即著本等分兩、譬如常時著藥三錢者、且先著藥一錢、再添二錢、再添三錢、用彈又試、冬天鐵冷、即堅厚、亦怕驚迸。常用銃亦當用半藥噴過、方可打放、試小藥。只須避之樹後、或用藤牌蔽身、若佛狼機、虎揚砲、須

築極厚土墻。鑿開一源。置筒於中。如前法著藥。若大將軍。須置地坑中。用走線狀放。非過計也。恐萬一失事。無知士卒。因而氣餒。放銃時神氣敗阻不暢。

一、久不打之銃砲、恐其驟打而炸也、空地窖丈餘、先用火燒坑、其銃使砂石打洗內外淨、入坑中、內以泥塗、覆薪燒煉、候其冷取出、復用椒艾湯洗、以牛或豬羊血塗內外、仍入坑煉之方用、

放銃

一、放銃發機。全要凝神定氣。手準眼疾。右眼對照門。照門對照星。照星對敵對把。此不易之法。但銃十無四五正準者、或偏左、或偏右、或上、或下、銃手必須時令服習。人知銃性。庶使臨陣擊打。出征帶藥幾何。可令浪費。臨陣裝藥甚難。可令浪放。無論遠近。必須一彈一敵。方肯發機。

銃手

一、神器手、必得極短小伶便、手疾眼快、膽壯有力者、為上、切不宜用粗蠢大漢、及氣弱之徒、

收銃

一、神器不開陣上、并教場中、放畢時、即將銃筒取出、堵住火門、用滚水灌滿筒膛、待水滲入螺螄旋中、然後用搠杖裹布刷洗、倒去渣滓、再用滚水、將筒膛衝淨、以紙圍搌乾、直立高

處、候筒內無熱氣、再以紙振乾火門、用香油抹螺螄旋、裝安停妥、如銃常日所用火藥分兩裝飽、收不近燈火處所、春夏每月要收拾二次○秋冬每月一次○不肯收拾○底必繡住○繡二三年雖精堅之筒○必致損壞○

修銃

銃筒輕長用久、或為他物壓彎、或為木床帶累底曲、出彈定然不準、須於放畢收物時、仔細一看、銃筒少有歪斜、即將墨線自照門眼、起、直至照星分中定、將線一彈、曲、直、立見○即將銃烘熱、放厚板櫈上、用木錘頓直、將線再彈、如筒薄、用可簡鐵條一根、以紙包裹、放在膛內、庶免打扁銃筒、試看舊銃不用圓筒○專做八稜○各圓鳥銃圓筒者○必磨平上面○是為彈線、計、也○如像木床彎曲、將木床調直、床筒俱歪、一併整理、

洗銃

銃一也、有三發之後、或藥下自燃、或致迸炸、有放至十銃、稍然可用者、何也、答曰、此、銃膛光、與不光○火、藥精、與不精、使然、藥○若銃不知鑽磨○膛內坑坑坎坎○藥又不精○火經再發○藥渣盡掛膛內坑坎之處○急裝後藥○前火未滅○自然衆發○膛有坑坎○又不知刷洗○即刷洗○未必去淨○一經潮濕○筒必蝕壞○坑坎處日深一日○漸至透漏○安得不炸○

教○演○

火器既精、必當畫法教演、置堅厚木牌一坐、高五尺、闊一尺、油黑色、中小紅圓牌一面、徑五寸、初放打、由五六十步、漸至百步、及百餘步外、以次漸加、中牌者、破格厚賞、

銃藥方

硝六斤　磺一斤　灰一斤

炸○銃○

同臺公曰、丁丑予從史中丞與賊戰潔山、一卒鬪死、賊得其銃、并火藥鉛彈、大喜馳去、明日還以攻營、大戰竟日、擊傷官軍頗衆○蓋為賊所畏○惟我神器○近日皆思欲我所長○反以制我○予意欲因其勢而利導之○用生鉄雜砂鉛○鑄成各樣銃式○礮性○主○機○用○之○為○君○炭灰用、樹節○燒、令、存、性○滿○裝○炸○藥○煎○藏○毒○砂○毒○火○在○內○佯為棄遺○令其拾去○若來攻我○必先自傷、徵、雖得、吾、真、銃、亦、不、敢、用、矣○

炸、藥、法、

用硝一斤、流磺半斤、柳木炭一兩六錢、石黃一兩六錢、雄黃八錢、研為細末、用燒酒半斤調勻、仍前剉如菉豆大、臨用之際、每一斤加汞二兩、　一云每鍊鐵紅時、使入醋浸、脆而可碎、

王鳴鶴竹將軍

客曰、近日有新製竹將軍者、聞有七利、可得聞歟、答曰、竹將

眾即竹發稍、雖木亦可為之、亦謂之木發稍、北方謂之千里勝、其器雖一發而傷、不似銅鐵砲傷、能傷人、其利一、敵人得去、不可再用、其利二、每位通計工價不過七分、費廉工省、一到可就、其利三、無難取之物、隨地可造、其利四、體輕可以遠能、其利五、易於分佈、易於捨棄、其威猛與銅鉄相等、能威敵心、能壯吾膽、其利六、南北水陸無所不宜、匠不論工拙、皆能造、其利七、對壘立陣、防營守城、無不可者、但安藥信并製藥、又與別器少異、不然則橫出多而直出少、矣智者自能默會、

容曰、默會一言、吾已明之矣、

用貓竹圓厚者長四尺許、將圓鑿開通其節、止留頭節作底、節後留一尺四五寸、用一木柄、柄頭照竹節凹凸之形、直抵竹節處、週圍用四釘、犬牙樣釘之、以苧蔴打成辮、或三股繩、自柄至口、緊緊纏固、傍節底上、先置澗黃泥二寸、以一分厚殺、筒口大鉄錢一箇蓋泥上、傍錢上開一藥線眼、先將變藥線引入四五寸、直透上為妙、方入藥一斤、看竹之大小增減、已入藥、用木桿輕輕築實、少用紙團、或乾土實之、又將一分厚殺竹筒圓大鉄錢一箇、鑽眼如蓮房式、置藥上、方以殺筒口大圓石彈一箇、置鉄錢上、再或加碎生鐵小鉛彈於錢上更妙、若單用石彈、則蓮房式鐵錢不必用矣、以徑寸粗柴二根、長三尺許、縛成杈架之、取其便也、對敵畢放、若欲遠、則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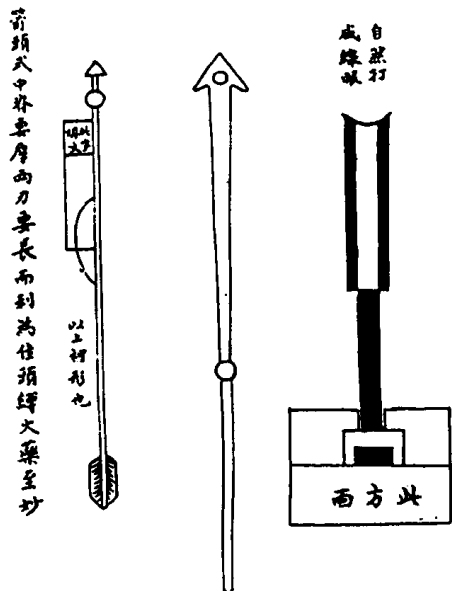
昂其頭、如敵近在二三百步外、只消平架放去、柄尾須以大石泥抵住、防其後坐、人在側立、即不用亦可、惟蔴繩圓石子、鐵錢鉄釘、火藥竹火門、油灰及製造之器、斧鋸圓鑿等項、預備多帶軍中、即隨地立刻可造、其體甚輕、每兵可擔十數位而成力、則猶在佛狼機上、發時響聲震地、其力可及七八百步之遠、故以將軍名之、尊其威也、

竹將軍

裝藥彈形

火箭

火箭亦水陸利器、其功不在鳥銃之下、但造者無法、故者無法、人鮮知其利也、大都造法有二、或造成、或鑽線眼、或用鉄桿打成自然線眼、但鑽不如打成者妙。然鑽易而打者難。故匠人多不肯用打成之法。不知肯緊。全係於線眼。眼正則出真。不正則出斜。眼太深則後門泄火。眼太淺則出而無力。定要落地緊。以每筒五寸長言之。眼須四寸深。桿要直而去頭二寸、稱平、銷要勁、羽長而高、稍筒須用碟紙、間以油紙、夏不走硝。可、留、二年。

火箭方

硝十兩　礦三錢　灰三兩五錢

右三味研極細、拌微濕、每下藥一匙、初打百錘、第二匙加二十錘、已後照數遞加、再每筒打至三千七百。方遞而有加。筒卷要極堅、藥線須用蘇稽灰。他灰不得、透上。以藥分為十分、鑽至六分則止、多則鑽頂出火、不妙。

南方之製多眾百枝、或三五十枝、裝入木籠內、名曰一窩蜂。又曰火龍。少者九枝、曰九龍筒。或其狀差小者、名曰湧箭。馬上亦可施放、各立名色、甚多。其實一而已矣。

射虎藥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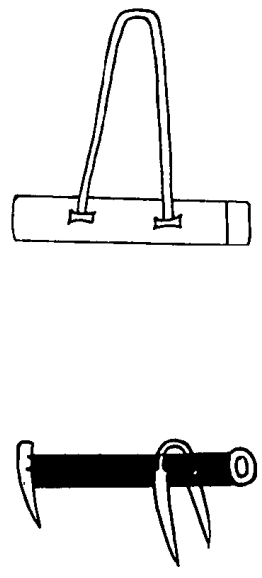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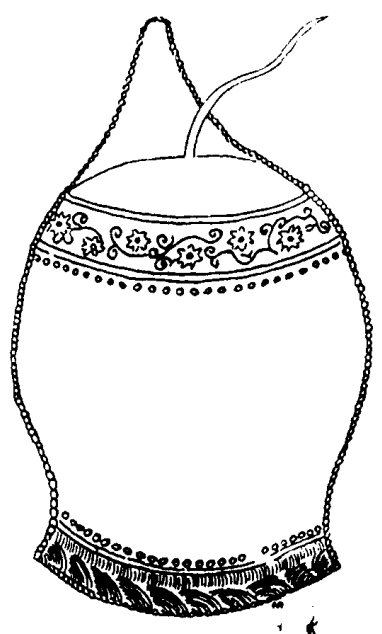
取生鮮草烏或一二斗洗去土砂再用蘿盛人脚踏去黑皮以肉月白為度搗碎用布濾罾出汁汁乾為度去渣不用用磁盆澄汁盆底下有粉去粉不用約於清汁有十碗用四碗入鍋內煎一滾起沫用篾片刮去沫傾入磁盆內再將存六碗生汁入前熱汁內一順攪勻露一宿明早取澄清汁撒分碗內下澄渣粉不用量汁多寡以碗大小盛之放日中晒至午時又取澄清汁下澄渣粉不用晒至晚如前取澄清汁再用薄綿紙鋪草蘿內濾過渣不用第二日第三日如前晒法澄法紙濾去渣粉每日晒時用竹片從碗底挑起順攪晒此法不致上熱下生之故也至第四日晚濾細藥存留勿去另用碗盛露一宿取澄汁用底下存硬粗者不用第五日入總晒至六七日各碗漸少減歸各碗晒時觀看碗弦上起沙點子面上結冰有五色雲象其色紅黑如香油樣歸總磁盆內放淨處陰四五日聽用再用磚砌一爐高二尺週圍大可容藥盆放內中為度爐中從地上一尺五寸用木物架盆於上爐上空五寸用布物蓋於藥盆之上不致煙透走爐旁取一火門如鵝卵大從地起高三寸外用炭丈十數塊并棡成柴又名槃條又名視成又用皂角花椒同燒烟令煙入火門內燻藥盆熱藥面上結成冰是火候好矣約燻一個時候其結

冰要厚如冰薄再燻厚刮除火取藥出令冷收入磁瓶內封固聽用如冬天寒冷用絮物包放爆處勿令凍省如夏天炎熱放清涼處勿令潮壞如冬凍省如夏潮壞出沫用磁盆盛如前法上爐燻之藥熱即止或將藥上於箭上用皂角花椒煙燻之如舊前藥晒時如遇日色大紫晒一二日又要露一宿如日色淡縷不必露也初做藥之日觀天色晴明即用烏頭如前法製之如晒一二日有雨照前燻藥爐上只用炭火烘熱盆為度攪勻又放一二日候晴再照法晒之烏頭取來不可堆厚恐爛壞必要濕地下攤開又不可風吹乾了無汁即取即搗為妙其藥製完放瓶內封固日久下澄有稠者如砂糖樣挑起取用上箭最快箭到身上不滿數步即斃矣此藥名為晒藥比燻藥更妙或人悮中藥箭用松毛搗爛冷水服之或香油服之如不及自溺泥中和泥漿水服之如旁有人用口啣水吸箭傷處吐之不致藥散走封喉也其藥忌見香油如入一點香油藥即解無效其性有三飛見血飛見油飛見水飛造藏甚危

一窩蜂

其狀如鳥銃之鐵幹而短其管口比鳥銃口稍寬容彈百枚燃藥則彈齊出遠去四五百步夫鳥銃所發止傷一人此銃一發百彈漫空豈止數十人乎力量與佛狼機並稱矣但佛

狼機器重難帶，此器輕於鳥銃，以皮條繫之，一人可佩而行，戰時以小鐵尺駕地，吊首三四寸，蜂尾另用一小木椿釘地止之，誠行營之利器也。

油罐

用鵝鴨卵，盡去其黃，和以桐油，將磁罐注滿，掩塞其口，將細紙為絡，使膂力勇士持之，約離賊船二三丈許，擲入擊碎，四散流溢，兼以風波洶湧，滑不可立，器不得施，況油沾船板，甚火易焚，我兵更於上風，或揚神砂，以迷其目，或縱神火，以惊其陣，或聚火砲，以突其鋒，固雖微法小技，而取勝之功，則甚大矣，為將者，慎無輕忽而畧之可也。

撒沙撒豆

吳越王錢鏐遣其子傳瓘擊吳、吳人拒之、戰於狼山、及船舫相接、傳瓘使撒沙於己船、而撒豆於吳船、豆為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

滃泥

嘉靖間、倭寇猖獗吳郡、時賊掠民舟、揚帆過黃天蕩、官軍無敢抗者、鄉民憤甚、欲河泥船數十隻追之、以泥滃其船頭、倭足滑不能立、而舟人皆踊躍爭先用長脚鎗能及遠、倭覆溺斃甚衆、

撒豆滃泥、尚能成功、則滑油之用、似為過之矣、

毒藥

毒烟之入人也、耳、目、口、鼻、其實四○為毒甚於藥、今姑置不講何也、彭天祥火龍書、無不精備、雖其人以他事去、試做其制而盡其長、何以誘賊、而使之必趨、何以錮賊、而使之必受、何以蔽煙、而使之暴發、何以留烟、而使之能久、何以伏兵要截、而使之突烟沖潰者不得免、竊謂此煙、賢於十萬師矣、

景泰三年、國子監墨錄黃明善疏陳禦寇事宜、內請用毒述行煙、謂毒煙所薰、口眼出血、行烟所向、咫尺莫辨、

毒龍噴火神筒

截竹為筒、約長三尺、以貯毒火爛火、藥懸於高竿之首、令壯士持至城垛口中、乘風發火、烟焰撲人、掩賊面目、鎖賊孔竅、如立不定、昏眩仆倒、蟻附而登、內外相應、隨將利器繼之、破之必矣、

毒龍噴火神筒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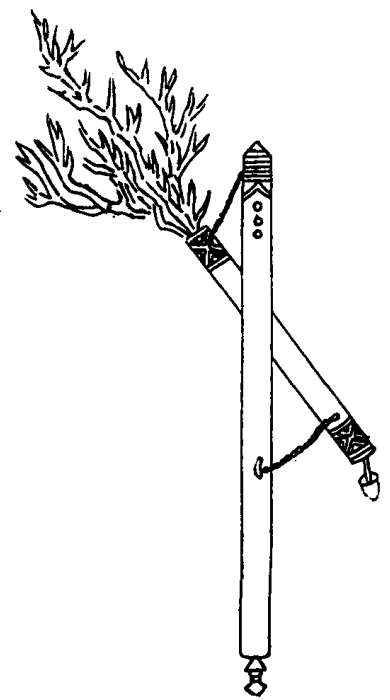
滿天噴筒

截中樣竹二節、外用膠布重箍、藥用硝黃砒霜班毛虹子硇砂膽礬皂角銅綠川椒半夏燕糞烟煤石灰斗蘭草草烏水膠大蒜得法分兩製度、燃砂與田沙炒裹、綁於長鎗頭上、燃火守城、

衝鋒追敵竹發熕式

衝鋒追敵竹發熕

用茅竹、截筒長三尺、先用、冷火之、藥、浸透以、易、其性使、不、染、火、煮、度外以鐵線纏之、再用牛筋麻裹、瓦灰灰之、晒乾、生漆漆之、內裝發藥五升、次裝磁鋒一斤、俱用砒黃巴豆硇砂等藥炒製、再用神砂三合、裹火一合、裝畢、上用黃泥塞其口、口上用鐵箍箍之、堅木為柄、柄長二尺、裝實聽用、

毒火歌

黑砒、光搗、巴霜浸、毒氣冲人嘔見心、乾滲晒乾乾熏炒、松香艾肭更均停、雄黃一味為君主、徹透光明用一斤、石黃諸味各四兩、四六火藥配分明、裝入砲中攻打去、破敵冲鋒更殺人、

附方

石黃（燒酒浸麻油炒晒乾為末） 雄黃 雌黃 黑砒 蘆花 艾肭

松香 豆末 銀杏葉 乾蕈 巴霜 硝火 硫黃 若

灰 柳灰

飛火鎗

蒙古圍汴、金用飛火鎗注藥、以火發之、輙前燒十餘步、人不敢近、

震天雷

金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爇圍半畝以上、火點著、鐵甲皆透、蒙古攻金時、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為龕、間可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跡、

周臺公曰、火器約數百餘種、以愚意觀之、與其博而罔效、不如少而致精、與其行吾所疑、不如行吾所明、故集中止取以上數種、足以備用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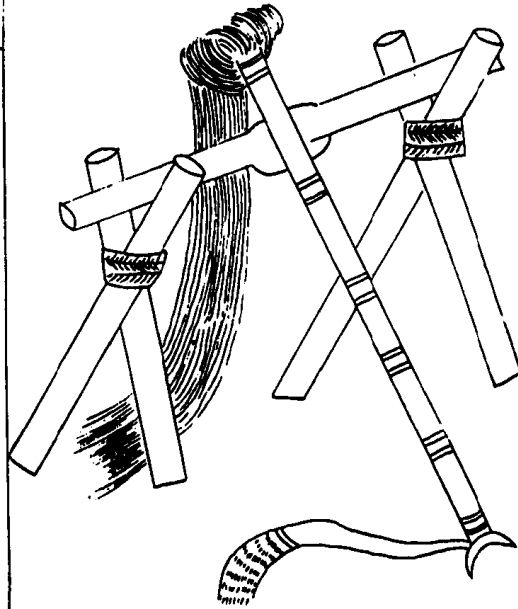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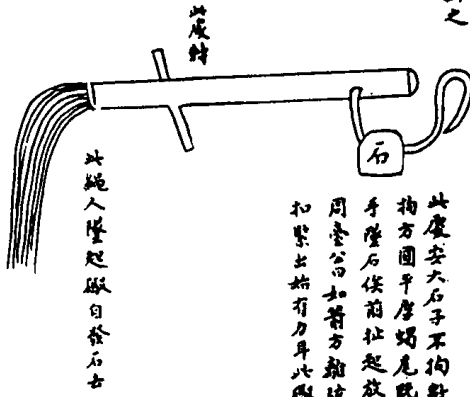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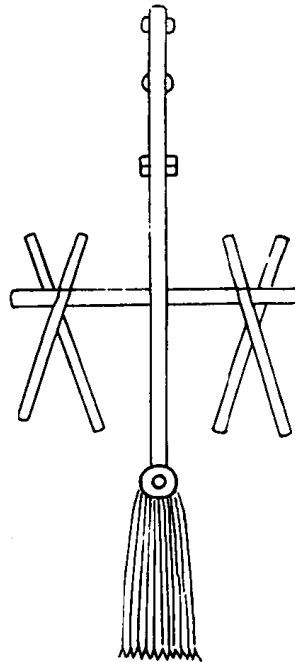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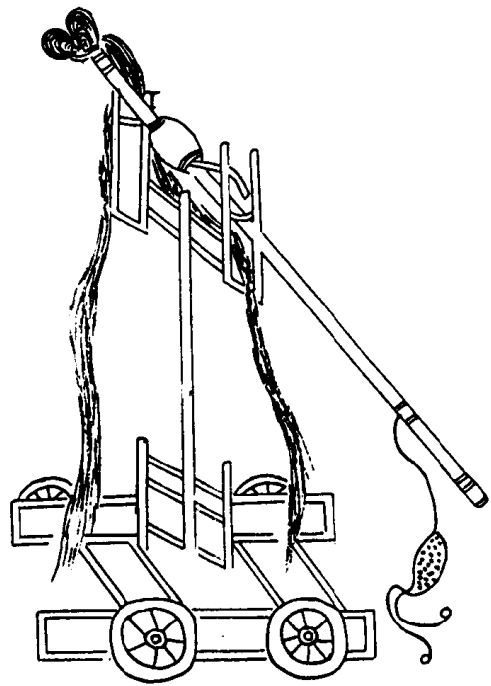
又曰、我朝之兵、初以火器強、繼以火器弱、蓋火器不過濟勝之具耳、若全恃此以為勝術、則出奇制勝之方、先發制人之策、反因此消磨埋沒盡矣、是以一或不效、便望風奔潰、與屍之辱、每每坐此、皆緣全恃火器一籌、不展之過也、予每恨之、聊識此以發人深醒耳、

砲

總引

砲本作礟、甘延壽傳、投石絕等倫、張晏曰、范蠡立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法行三百步、唐李密傳、以機發石、為攻城具、卽此砲也、有單稍、雙稍、七稍等類、然大同小異、今存兩種、以例其餘、覽後數圖、用法了然矣、

砲製

兵家有礟石、未見其製、奔賊叛時、有一小卒、獻其製於米逖、撫旁用二柱、各七尺、埋土三尺五寸、架橫木一根、中段粗大、鑿一圓眼、以木貫之、末段繫長繩七尺、一頭緊纏、一頭活機、置石於崖、前段用繩、不拘若干條、每繩用人、不拘若干名、但以能舉其稍為率、待其勢急、方放活機、其石自然飛去、所向人馬、無不虀粉、自高打低、靡不中者、試之立效、

砲車

大木為牀、下施四輪、上建獨竿、竿首施籮筐木、上置砲稍、高下約城為準、推、挽、往、來○以、逸、便、利○

大礮

史思明逼太原、李光弼即撤民屋、為擂石車、二百人挽之、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

砲手

宋孟宗政權棗陽軍、金人來犯、宋政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斃數人、

遏砲

蒙古攻金洛陽、強伸創遏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

襄陽礮

亦思馬因西域人、善造礮、世祖時、與阿老瓦丁同至京師、從攻襄陽、未下、亦思馬因相地勢、置礮於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呂文煥遂以城降元人渡江、宋兵陳於南岸、擁舟師迎戰、元人於北岸、陳礮以擊之舟悉沉沒後每戰用之皆有功

丘瓊山先生曰、今民間多有知其制度者宜行天下俾民間有傳其式樣者許具其圖赴官投獻給賞

周臺公曰、以上數種、皆稱利器、或做其式、或會其意、造之以為威天下之具可也、故存其說於右、

總引

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者、以為深也、膠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以為受霜露也、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為良、

王昭禹曰、弓所以及遠者、其力在幹、弓所以疾發者、其勢在角、角幹資筋以為堅韌、以射則中深、三者得膠、然後相合以為和、結而固之在絲、飾而堅之在漆、

凡為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膠漆絲也寒奠定措為體、冰析灂、漆諸也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合讀為夏治筋則不煩、亂也秋合三材則合、堅也寒奠體則張不流、猶移也冰析灂則審、猶定也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弦張一弛之、久而從可用

丘瓊山先生曰、五兵之用、惟弧矢之利為大、上而天文、戈戟殳矛、皆無其星、而弧矢之象特懸於穹蒼之上、易之制器尚象、五兵之中、獨言弧矢、是兵莫大於弓矢也、今造自州縣、往往備物以塞責、造完而進於內帑、苟具其數、不求其良、積以歲月、皆損而壞、一旦有事、出以為用、多有不堪、因而誤事也多矣、請自今以後、凡造弓、州縣計其歲所當造之數、俾其具物料工費、解官、朝委有巧計臣僚、專督製造、仍行下出產弓材之處、俾其取材必以時、擇材必以良、而司工者、又必依傍古法、順天之時、隨物之性、用人之能、如此、則弓無不良矣、

周臺公曰、若所委之人、不肯實心任事、惟圖射利、塞責、庸愈於有司乎、庫中軍器、上皆有元監造官姓名年月、若有損壞、致誤使用者、即將元監造官依法施行、斷不輕恕、所以庫中器具、一一精好、火烈人畏、惟在重法而已、

大木弓

琉球守零陵、弦、大木、為弓、羽、矛、為矢、引、機、發之、遠射千步、

丘瓊山先生曰、此大木弓、後世無有、可依其法製之、以為守城寨之具、

神臂弓

宋大觀中、吳擇仁奉神臂弓、弓實乃天授、以甚利之器、徽宗御筆、謂射遠攻堅、所向無前、可謂利器、使敵人習而能之、非中國利、令民間不得習製、

克敵弓

宋高宗紹興中、詔有司造克敵弓、弓乃韓世忠所獻者、命殿前司閲習、詔能貫甲、踰三、石、弓施二、十、矢者、進秩一、等、帝謂宰執曰、此弓最為強勁、雖被重甲、亦須洞徹、若得萬人習熟、何可當也、

矢◎

丘濬山先生曰、自古弓弩之製、其最善者、漢稱大黃、唐稱伏遠、宋之神臂、克敵、其最也。其製累見於史、諜錄於此、使後世留心邊事者、或因其名、而得其遺法、想像而造之、以為中國之長技、是亦禦邊衛民之助也。

總論

丘濬山先生曰、大抵矢之為矢。不出乎幹羽二者而已。幹之強弱。則欲適其中。羽之豐殺。則欲適其節。前弱則矢行而低。後弱則矢行而旋。中弱則矢行而曲。中強則矢行而起。此強弱之失中也。羽太多則矢重。其行必失於縱。羽太

少。則矢輕。其行必失於急。此豐殺之失節也。欲眡其豐殺之節宜、以指夾矢而揉之。以約其輕重。欲眡其鴻殺之稱宜、以指撓其幹而曲之。以審其強弱。其製矢既有其量、其眡矢又有其法。此其器所以無不良。而用之所以無不宜也。

毒藥傅矢

漢明帝永平中、北匈奴攻金蒲城、耿恭為戊己校尉、以毒藥傅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創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創皆沸。大驚。匈奴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丘濬山先生曰、今唐鄧山居者、以毒藥漬矢以射獸。應弦而倒。謂之毛胡蘆。元末因用其人為兵。立毛胡蘆萬戶府。耿恭所用毒藥傅矢。蓋此類也。又聞廣西猺獞所用弩矢。皆傅以藥中人。濡縷即死。比唐鄧者尤毒。宜取其方付邊城。以為毒箭。是亦禦虜之一技也。說者多謂西北地寒。而藥性不行。恐不可用。然耿恭用之金蒲城。豈非沍寒之地耶。

弩◎

總引

一切火器利仰利平。惟弩利俯。則守城莫善於弩矣。

連弩

李陵發連弩射單于。

諸葛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

魏司馬懿征公孫淵、軍至遼東。為發石連弩射城中。

唐李元諒節度隴西、築連弩臺。

唐盧鈞節度四川、為大連弩。南詔憚之。

宋真宗幸澶州、王師戍列、李繼隆等伏勁弩分據要害。周文質部下以連弩射殺撻覽。

丘濬山先生曰、古人攻戰。以連弩取勝者多矣。今連弩之製不可考、說者謂古時西蜀弩兵尤多、大者莫踰連弩、十

矢謂之群鵝一矢謂之飛鵝流呼為推山弩即孔明所謂元戎也今具其法如此萬一有巧思者出因其名而思其意度以復古人之制是亦攻守之一助也

大黃

李廣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為圜陣外向胡急擊矢下如雨漢矢且盡廣令持滿毋發而廣身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

伏遠弩

唐元宗擇宿衛勇者為番頭習弩射人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伏遠弩自能施張縱矢三百步

馬上用弩

宋太宗至道二年上部分諸將王超下罕等討李繼遷是時馬上用弩遇賊則萬弩齊發賊不能措手足而遁凡十六戰而抵其巢穴

馬黃弩

宋楷存中以為克敵弓雖勁而士病難張之難乃增損其製造馬黃弩制度精密彼一矢未竟而此發三矢矣

丘瓊山先生曰昔人謂弩者中國之勁兵四夷所畏服者也古有黃連百竹八擔雙弓之號絞車擘張馬弩之差後世亦有柰弓合蟬手射小黃皆其疊法蓋射堅及遠爭險守隘經發勁弩近衛制突騎振弩不危

攢射弩

漢虞詡為武都守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并兵急攻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勝

丘瓊山先生曰五兵之利莫利於弓弩自漢以來弩之取勝者比弓為多虞詡守武都遇有急攻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此非但可施之於弩而弓矢之利亦宜依此用焉此即俗所謂攢射也宜申諭軍中習為攢射法臨陣之際寇中有驍勇出掠陣者攢矢而射之蔑不中矣

弩以青閑為貴

中國之利器曰弓與弩自漢以後虜亦曰強遂不可復及惟弩之用為最弩之力勝開者可十石鑿張者可二三石古所云弓之強者不及也晉馬隆平樹機能猶藉青閑弩至宋而其法不傳故武經所載黑漆黃樺跳鐙等弩皆蹶張也卧子牀子等弩雖最強然費人多可以守不可以戰也宋末始有神臂弩其法亦歷張而稍勝之遂以破虜本朝劉司馬天和用之而其法始傳又有名克敵弩者即跳鐙也今苗人皆用弩然強而不使空湖射虎用竹弩木弩者皆藉力於藥未可謂之強也又有諸葛弩可置十矢以次發東南人喜用之然力輕而不能傷人近世程宗猷得古銅機斟酌竹弩而為古

弩、則勝之矣、宗獻又自出其意、合古人之說、而為晋閣弩、弦者可十石。下者亦可七石。此千載久廢之器。復啟於斯人。奇已。（此以出湘潭張和仲綏世 居時手木纔稚宗獻耳）弩近自蹶張弩成、人皆趨使、然致遠洞堅。必竟費闕。有穿石摧壁之勢。若使力弱者用蹶張、力雄者仍用晋閣、二弩兼施、亦覺曲盡、

破虜當兼用弩。

古人用萬弩齊發勝敵、今試以寡論之、假令弩手三百人、先用百人。弩已上。箭已搭。列於前。名為發弩。再用百人。弩已上。箭已搭。列於次。名為進弩。再又用百人。列於後。方上弩搭箭。名為上弩。先百人發弩者發完。退後。以次百人進弩者上前。變為發弩。以後百人上弩者上前。變為進弩。以先百人發完者退後。變為上弩。如此輪流發矢。則弩不致竭。而可斃虜於百步之外矣。大抵虜之長兵一、今我既用弓矢、又有火鎗而又復用古人之弩、是我之長兵三也。以一制三。虜騎即欲衝突能乎。此最勝之策也。

鎗◎

神機火鎗

神機火鎗者、用鐵為矢鏃、以火發之、可至百步之外。捷妙如神。聲聞而矢即至矣。永樂中平南交。交人所製者尤巧。命內臣如其法監造。在內、命大將總神機營。在邊、命內官監神機鎗。蓋慎之也。歷考史冊皆所不載、不知此藥始於何時、昉於何人、意者、

天祚國家、錫以自古所無之神器歟、然士卒執此鎗而用之也、人持一具、臨時自實以藥、一發之後、倉卒無以繼之、敵知其然、凡臨戰陣、必伏其身、俟我火發聲聞之後、即衝突而來、請自今以後、凡火鎗手、必五人為伍。就其中擇一人。或二人。心定而手捷目疾者。專司持放。其三四人者。互為實藥。番遞以進。專俾一人司放。或高或下。或左或右。應機還就。則發無不中者矣。其視一發即退。心志不定。而高下無準者有間矣。又宜用紙為爆、其聲與火鎗等者、每發一鎗、必連放三五紙爆、或前或後、以混亂之、使、敵、不、知、所、避。如此則其用不測、而無敵於天下矣、

刀◎

倭

倭國每生兒。親朋飲鐵相賀。即投於井中。歲取鍛鍊一度。至長成刀。利不可當。令熟衛之家。世武為業。而家無銳刀。愿意亦宜做此。其裹弓治。不足為咲也。出智囊

殳◎

總引

考古之殳、長丈二而無刃、略如今俗所謂木棍者、古人用於

車上故宜長。今用於步兵手執以擊馬足宜與人相稱。古作
八稜今宜於人手所執處為圓形。而於其半至末為八稜備
此一器。以擊虜之馬足。蓋亦不減宋人用麻扎刀也。
狼牙棍乃格鬬第一利器八面鋒稜鎗刀有時鈍折。而棍獨
縱橫不壞凡有膂力者即可使無他妙巧必久而後習也
世傳棍法有三曰少林棍曰俞家棍曰蔣家大棒惟蔣家
大棒為最。

牌

牌兵拒虜

虜所恃者惟弓與馬而我之罷弩不能當其衝擊我之弱

鐵不能當其兩箭利鈍甚相懸也昔兀朮拐子馬惟岳武穆
得以制之無非砍其馬足已耳請詠牌兵以拒之浙兵多用
圓牌而形短不能蔽體即西兵用挨牌而性剛不能當鐵恰
粵東之長牌以沙桐木為之包以皮革則其質輕舞運可以
如意其性柔。箭鐵不能破裂。粵兵演牌左手執牌右手持刀
可以蔽人體可以砍馬足與鳥銃夾隊列為前鋒真破奴之
上策也粵東先年征黎。黎之弓箭。更勁於奴而長牌勝之。確
有明證。

鎧甲

紙鎧

紙鎧起於唐宣帝時河中節度使徐商劈紙為之勁矢不能
入商有功五世孫也

甲論

周禮有函人之職司馬法有甲士之制馬燧以短長三等制
造鎧衣士皆賴以避鋒鏑全肢體稱大小便進趨也北征錄
云造甲之法步軍欲其長馬軍則欲其短弩手鎗手欲其寬
則欲其窄用有不同。制亦應異若拘於定式昧於從變肥者
束身太緊甲身則可周後背。而前胸不交甲裙則可附後臀
而前胯不掩瘦者掛體太寬挽弓發箭則甲不貼體而胸懷
糾撲有斷弦脫箸之憂揮劍刺鎗則甲不付身而腰背懸虛。

有抵手礙足之患。長者不過膝腕。而矢石可及。短者每及脚
面。而泥塗不前。小有不便則拆去甲葉。而遺棄不收。大有所
妨則割去全段。而拋擲不顧。製作之難。費耗之廣不幾於徒
費乎故君子必謹其做於制作之初也

綿甲

以綿花七斤用布盛如夾襖麤線逐行橫直縫緊入水浸透。
取起鋪地用脚踹實。以不胖脹為度晒乾收用見雨不重黴
爛鳥銃不能大傷

紙甲

用無性極柔之紙加一錘軟疊厚三寸方寸四釘如遇水雨

浸。漲。銃。箭。難。透。

皮甲

廣西造皮甲法、生牛皮、裁成甲片、用刀刮毛、以破碗舂碎、篩取米大屑。調生漆傅上。油浸透。則。利。刃。不。能。入。

重。法。

李之藻奏畧

按工部李之藻奏、其略云、國家武備極弛、乃至修理年例、二十年來不講、而又浮慕節有之名。不究實際之用。器以節省。愈恣苦窳。今何時哉。在京者。將操甲以登陴。解還者。且修僅以待戰。自非畀以堅甲銛戈。勁弓強弩。迅猛神奇之火器。技

不精。膽不壯。驅使入陣。空殺無辜。是以國徒偉也。臣願自今軍需修造。悉遵舊估。不妨稍寬其值。以盡其用。估務充。不。稱。僞。器。貴。精。不。貴。多。庶幾制一器獲一器之用。而不以卒與敵乎。至於作奸冒破。法在必懲。更須申飭赫連勃勃之治。軍器也。以弓射甲。不。貫。即。斬。弓。人。射。貫。即。斬。甲。人。今六曹分秩管杖不得擅擬。極大奸猾。參送之後。每從輕釋。人亦何憚而不玩。法。以漁利哉。當。此。用。兵。之。日。一。器。不。精。即。戕。一。卒。之。命。必。須。造。器。之。時。即。鐫。官。匠。姓。名。送。督之後。試驗不堪。坐名擬貫。臨敵悞事。必。斬。以。殉。治。軍。器。參。用。軍。法。理。或。宜。然。則亦庶知儆乎。

金湯借箸卷五終

金湯借箸卷六目錄

設防部

防門

火月城　楊智積益薪助火　楂牌　楂牌式　金鋪板　金鋪板式　鐵掃版　鐵鉒　鉄掃版式　刀車　刀車式　鑿府　七星池　七星池式　溜筒　水袋　水袋式　唧筒　唧筒式　鉄鉤　鉄鉤式　姚仲洵缶　孟宗政隄火　水井　水缸

防墻

突門虛敵臺　備修築　木柵　偃月城

防堞

懸簾　懸戶　懸幰式　懸戶式　木女墻　連鎖大鐶　木女墻式　劉錡　奈何木　奈何木式

防奸細

嚴譏逐　清保甲　查流寓　查傭工　查遠歸　查寺廟　查客店　立內柵　加外鎖

防窮民

總論　虞詡三科募士　王式開倉賑貧

防內應

敵人奸細為內應　本城民側為內應

防詐門

幽州伏詐　乜先伏詐

防詭冒

詭冒敗卒　詭冒援兵　詭冒婦人

防驀來 附驀寇二條

八日兵至新城　竇泰奄至秀容　李顯忠　王德

防潛襲

韓軌宵遁入華州　李師道潛內兵以圖東都

防離叛

總引　田單計劓降卒　劉鄩計殺彥温

防風雨晦冥

李愬乘雪擒元濟　李全乘冰襲泗州

防佳時令節

高歡元旦破秀容　狄青上元奪崑崙　成祖中秋破雄縣

防敵退而實進

滿寵料孫權　徐温破虔州

防敵去而復來

呂好問請備金　种師道請備金

防敵攻東擊西

金湯借箸卷之六

京口周鑑臺公甫　輯著
淮南李長科小有甫　較訂
同郡王孟中元徵甫　參閱
吳縣吳壽格曼卿甫　手鈔

設防部

千丈之隄、潰於蟻穴、合抱之棟、摧於蛀壞、一瑕百瑕、理勢然也、防之為道難言也、必也善守如環、使敵無間可入、斯為貴矣、輯設防

防門

火月城

賊若破月城、未破內城、城上人須用火炬擲月城內、以月城為火池、多多添擲竹木、賊不勝烟火、自然退出、

湯智積益薪助火

楊智積、隋文帝姪也、楊玄感反、攻城、燒城門、智積於內益薪以助火勢、賊不能入

槎牌

槎牌量其城門高下濶窄、堅木造之、厚四五寸、外用鐵葉排釘錠裹、項上照門空一尺濶長渠、將槎牌預為懸穿城上、兩邊栽壯木二根、橫架圓木一根、中安二滑車、槎牌用粗繩繫

住若遇焚門、土壅不及、將樓牌放下隔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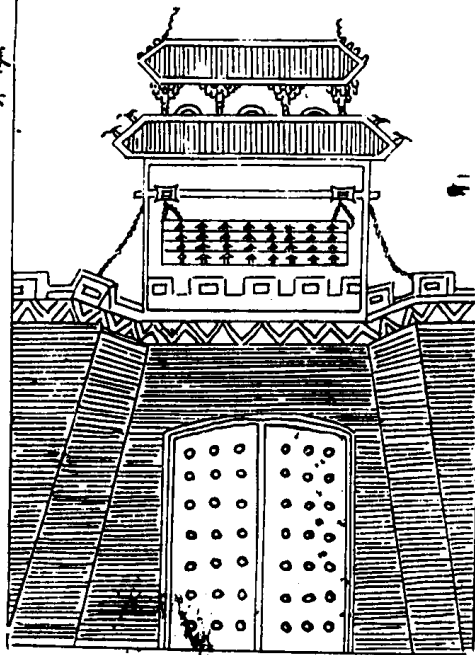
樓牌式

金、錐、板、

月城內、大城外、築成陷、馬、坑、闊狹與城門相等、不可太過、恐牆腳虛額也、長可一二丈、深一丈有餘、底闊而上狹、蓋上陷於下、賊一墮勢不能舉躋求脫矣、其內置金、錐、板、城上門口仍列壯士用强弓勁弩、火器礮石利刃長矛、為。鈎。搭。軟。截之。具。無事用堅木搭上為跳板。使我兵利於出入。有急掣去跳板。用薄蓋蓆虛蓋浮土。賊入輒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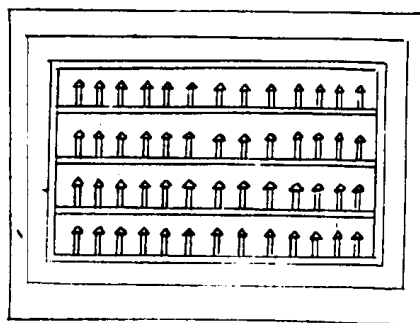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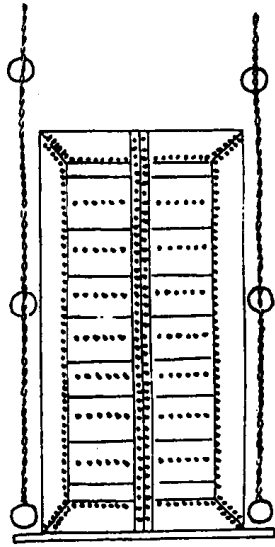
金錐板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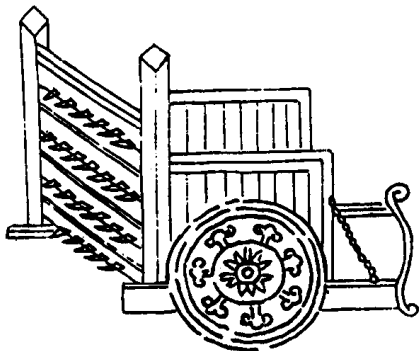
倖製陷坑內、用鹿角、木、鐵蒺角、蒺藜、不如用金錐為妙、錐用鋼鐵為鋒、極尖銳、長二尺許、堅木為板、長五尺、闊二尺、容釘金錐、平鋪坑內、錐鋒熊虎藥、步許見血封喉、立砍賊馬、一入所值歸立家、

鐵摃板

摃板用榆槐堅木為骨、其闊兩邊各掩過城門一尺、幔以生牛皮、週圍用鐵葉裹釘完密、下用狼牙釘、極其鋒利、兩旁施鐵環、貫鐵索、各立二柱、柱開池槽、亦用鐵葉裹之、柱下各立撐柱、以防傾圮、柱下設一蜣螂、為絞索之用、兩柱開設一大橫木、中空一竅、摃板中亦空一竅、絞主兩竅相對處、即以一巨鐵釘、栓入其中、如欲攔阻賊兵入城、但拔去銷釘、其摃立下、勢重千鈞、當之者、立為虀粉、摃板勢重、必以絞車升之、

鐵鉉

靖難兵圍濟南甚急、鐵鉉令軍民詐降、陰伏勇士、開城門、候

燕王入、急○下○鐵○板○幾中之○

周臺公曰、越城設陷坑、坑內置金雞板、乃予記言中勝說也、賊即破門○欲進一步○便陷死地矣○較火月城之策○似稍勝之○○又必置鐵插板何○恐陷者層積○賊踐而登○故約過一二百人○卽使下此○使其○前○敢○後○絕○任○意○殲○之○耳○

刀車

以兩輪車、自後出鋸刀密布之、敵攻壞城門、則以車塞之、此車宜設二乘○一向外○防賊徒外攻○一向內○防奸細內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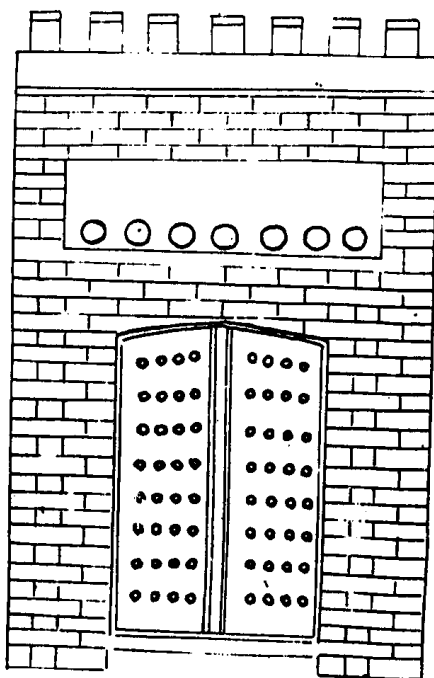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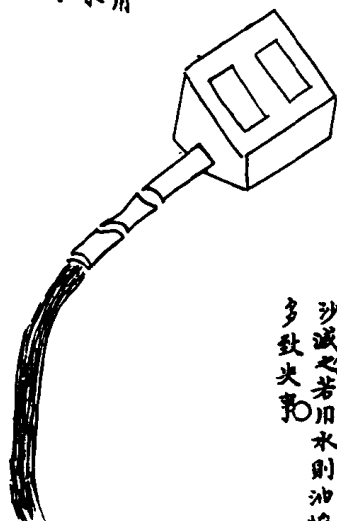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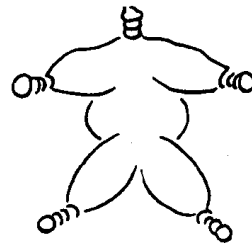
周臺公曰、令人一聞警報、將門用石疊砌、用土填塞、甚爲可笑、萬一賊隙可乘○反阻戰兵出入之路○刀車鑿扇○皆妙法也○

鑿扇

侯景以長柯斧斫東掖門，門將開，羊侃鑿扇為孔，以槊刺殺二人，斫者乃退。今用神器從孔對擊，威力百倍。鑿扇甚妙。

七星池

凡賊攻城，多用火燒門，須用淋水滅之。預於城上，緊貼門扇處，開鑿一池，横長與門等，闊二尺，池口至底，以漸而殺，如屋簷天溝樣。底約闊五寸，鑿為七眼，徑六七寸，每眼相去，以門之廣狹為度，務令均勻，其相連處，横鑿寸闊一縫，備之。池水眼大可下磚石，縫狹水不旁注，如開河傾瀉，火無所施，且人亦難於站立，此萬萬不可少者。池工無事，以厚板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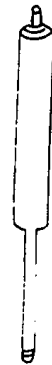
周臺公曰：按侯景列兵繞臺城，既匝，百道俱攻，鳴鼓吹脣，喧聲震地，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羊侃使鑿門上為竅，下水沃火。戰士踰城門灑水，久之方滅。此即前七星池之意也。但旋鑿之，不如預備之矣。

唧筒式

唧筒

用長竹、下開竅、以絮裹木桿、自竅唧水、

鐵鈎式

鐵鈎

宋號高懒攻玉壁、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焚樓、韋孝寬作鈍鈎、利其鋒、火竿來、以鈎遙割之、松麻俱落、

姚仲酒壺

金人攻仙人關、用火焚樓、姚仲以酒、壺、撲、滅、之○

孟宗政隄火

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傅棗陽城、宋孟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瀦、水、以、隄、火○

一法用晉石化水塗門樓、常令滋潤、火不能害、

水井

城中宜多濬井泉、須於寺廟空閑之地、添井三五十眼、一以備人衆可飲○一以備火攻猝救○

水缸

凡棚樓敵臺之下皆當各貯大小缸數口而五垛亦共貯一缸如為飛火所然隨然隨撲庶不至取救遠水成燎原之勢

防墻

突門虛敵臺

周臺公曰奴酋攻城之具用桅榆木厚八寸餘高八尺如轎形下有四小輪以人御之其板俱用活銷以致鉛彈遇之車往來者去鉛彈子折而過車隨復起不能傷人推至城下以弓矢仰射而以尖钁衝挖城長五六尺餘柄以粗木為之每去一甎則以衝入五六人共坐其柄而撼則城不能支矣若有突門虛臺從旁夾攻安能害我其制已詳首卷故不復贅

備修築

城中每面備磚一萬黃土數十車石灰千斤水一百甕每十垛用鉄鍬二張鍘刀二口門六扇丈五長杆四根以備攻破城垣當時修補

木柵

東魏高歡攻玉壁四面穿地作二十道其中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陷孝寬隨其崩處豎木柵以捍之敵終不得入

偃月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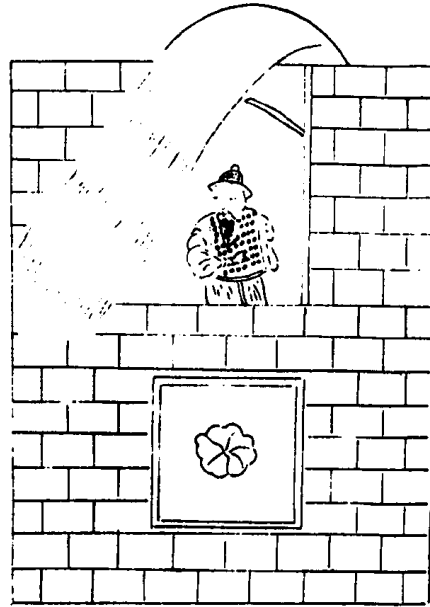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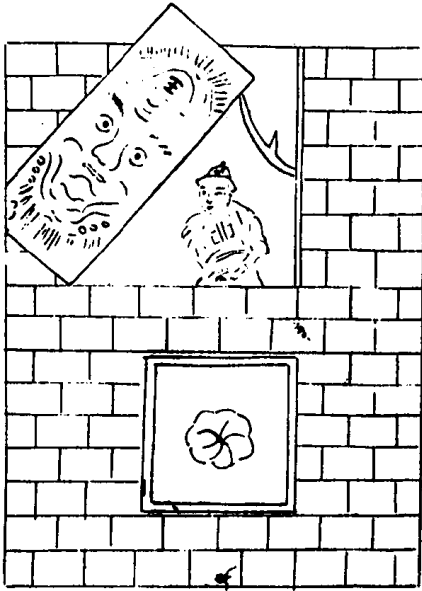
金完顏訛可攻棗陽募鑿銀鋪石工晝夜陷城城額孟宗政益新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城額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傅正城深坑倍切朔脅役五日成

防垛

懸簾

垛口第一切要之物每垛口作木架一箇而足在內裁城上緊貼兩垛邊上安横木向外可搭氊毯或用被褥俱以水濕立遮垛口箭不能入但防賊鉤竿須用兩帶繫垛內外用兩活柱撐如欲下視將兩柱斜撐兩垛邊傍遠視高撐近視依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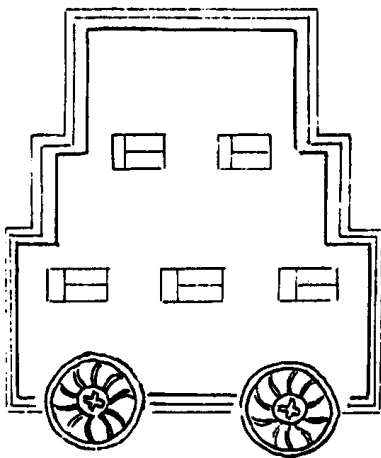
懸戶

懸戶則以榫軸作為小門一扇厚一寸外畫虎頭兩眼穿透如鷲卵大可以遠窺亦以活柱撐之懸戶懸簾撐不可太高須防傍箭

木女墻

以板為之、高六尺、闊五尺、下施兩輪、軸施拐木二條、凡敵人攻城、摧壞女墻、則以此代之、

劉錡

宋劉錡守順昌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偽齊所造痴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即代以木女墻之意也。

連鎖大鏁

尹子奇圍睢陽以鈎車鈎城上棚閣鈎之所及莫不崩陷張巡以大木置連鎖大鏁拔其鈎而截之

其法未詳載此以待巧思者意會　垜身甚薄賊每攻城先用大鈎鈎倒使守城軍民無所隱蔽最為誤事連鎖大鏁之製宜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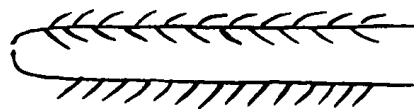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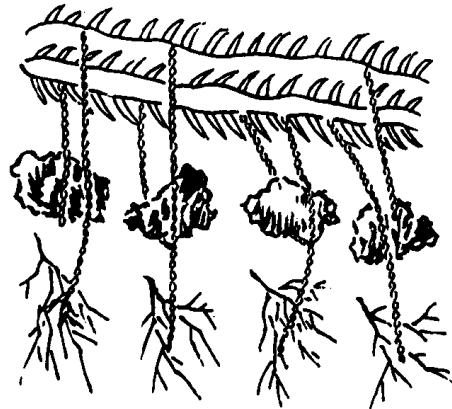
奈何木

賊若攻城不懼日攻而懼夜襲且或守城兵夫偶而困倦不支則置奈何木以防一時之懈先諭各兵每夜一鼓之後各城樓喇叭一通即將奈何木通城頓置垜墻上木上倒綴虎怕荊每荊一束用小指大草繩三尺長以一頭繫荊束一頭縛二三斤重石塊將石連繩縛於木荊垂墻頭之外邊賊來襲攻既不能攀援而上又不能飛越而入一經移動磚石下墜荊木隨落賊自取傷而守垜兵夫且又警覺即拋打磚石傷賊必多因其無可奈何故謂之曰奈何木也其木宜取足近城大樹

奈何木式

奈何木繫石荊式

防奸細

嚴搜逐

從來賊欲攻城必有內賊為應或一年半年粧為客人僧道算卦傭工皮匠裁縫賣菜販菓修腳箆頭在本城躧探道路採訪虛實窺伺貧富交結守門牢伴為腹心買囑在官人役為耳目甚者乞攬包快營幹守門一動一靜無不皆知一計一策無不傳報及圍城時或舉火內應或預配城鑰開門或揚言賊已入城惑亂衆心有司須預先提防臨時搜逐但有房主歇家不行覺察一概混留者查實奸細與房主歇家一同梟示賊無內應雖開門不敢徑入此守城第一要務

清保甲

凡欲防奸須嚴保甲、預就每方之中、編定五家一牌、令其相為覺察、不許容留面生、可疑之人○容隱不舉、事發連坐、即原保居民○若兵臨城下○如有蹤跡詭秘○舉動可疑者○亦許諸色人等將查察報官○若捉獲真正奸細一名○登時賞銀十兩○以示獎勸○每家給一青牌、開寫年貌籍貫、凡有牌出入、城門方准放行、

查流寓

流寓之家、有五年三年以上者、與比屋一體編戶、若僦居一二年者、除可疑人○定行驅逐外○餘查其眷屬多寡親戚保結

何人生理何事、如無眷屬、及有眷屬而無親戚保結生理者、一概驅逐出境○

查傭工

染麪糟磨煤醬等店○類多各處傭工人○必取鄰里保結○果係久傭○方准容留○如係新來○及無保結者○竟行驅逐○如店主容留○鳴官遞坐○

查遠歸

奸細不盡屬遠人○土著者亦往往有之○即貴家大族○甯保無不肖子弟○及亡奴悍僕○竄入賊中者○里人恐其挾怨中傷○即明屬可疑○莫敢輕舉○然與其絪訹而僨事○曷若過防為萬全○

凡在外遊食經商○一旦來歸者○不論賢愚貴賤○該地方一報官○另作一冊○責其族主鄰右○具不致缺虞甘結○庶便時為覺察○仍明示過防之意○不必避嫌○待至事平○銷毀原冊○此在良民原不患其稽核○而懷奸者始不得逞矣○

查寺廟

奸人潛跡、多住寺院之中、尤宜防者無名庵觀○見一客至便視為奇貨、安問其所從來、宜責成僧官、及本寺住持、先將各寺院東西南北○造冊四扇○某庵有牒僧幾眾○無牒行者幾眾○各名山偶到客僧幾眾○此外流僧○一概驅逐○其行腳往來○惟准禪堂施飯○即遣他往○不准留宿○別有沿街結黨○坐募齋供說

帳談因者○俗名憐僧與盜無異○嚴示地方驅逐之○至於過客○一槩不許寄寓○如容留異言異服之人○查出即以容留奸細論○僧官住持○一體治罪○其道紀司亦單造一冊○法如前行之○

查客店

凡城外關廂與在城不同、一店中有客數人、先令房主具結保開店之人○次令店主具結○保客人○尤須暗行物色○以防不虞○

立內柵

城中最慮潛伏、須於各街巷口、設置柵欄、每夜懸燈、撥夫執器械嚴守、晨昏啟閉、即官府夜行、亦須審察、以防奸細、

加外鎖

舊城內一層門向外者、既用外鎖、掀拽慎有身家者十餘壯丁守之、以防城內奸細砍門而出。

防窮民

總論

周壽公曰、賊之所至、甘心從逆者、皆窮民也。賊一入城、引賊焚燎富室者、皆窮民也。賊尚未來、窮首祝天、而日望其來者、又皆窮民也。先事而誅之、則究甚、且不可勝誅。臨事而防之、則無及、亦不可勝防。然則奈何、要知窮民之情、所以不顧而走險者、非有大志圖富貴也、不過困其生計

絕、且圖救一刻之饑寒、賒一刻之死亡耳。所謂做一飽鬼、死亦瞑目之說也。但令安撫得宜、衣食不乏、則皆我荷戈登陴禦侮之力、捍賊之赤子也。反以之罪、豈獨在民乎。故許洞云、被圍者、當先安其內、而後及其外。即此意也。古人如漢虞詡、唐王式、皆能識此機者、今載於左。

虞詡三科募士

東漢朝歌賊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虞詡為朝歌長。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掾史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殺數百人。

周壽公曰、攻劫者、大盜也。偷盜者、竊盜也。傷人者、即今所謂天罡打行也。不事家業者、即今所謂游手遊食無籍光棍也。之數等者、法所必誅、詡乃急取用、意深矣。

王式開倉賑貧

唐裘甫亂浙東、詔王式討之。式入越州、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也。及平賊、械甫送京師斬之、置酒大會、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陳、今幸得從公破賊、然有所不喻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民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實足資之耳。

皆拜曰、非所及也。

防內應

敵人奸細為內應

春秋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仕。及衛人伐邢、二人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遂滅邢。

唐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中、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為所陷、號曰無憂城。

唐李希烈反朝廷以汝州與賊接境刺史韋光裔懦弱以李元平代之既至募工徒葺理郛郭希烈乃使勇士應募執役版築凡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將以數百騎突至其城先應募執役者應於內縛元平馳去

本城反側為內應

春秋齊伐莒莒子奔紀鄣又從而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人亦譟莒共公懼啟西門而出齊師入紀

唐吳少誠遣兵掠臨潁兵馬使安國寧與節度使上官涗不洽謀翻城應少誠營田副使劉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縑伏兵要巷見持縑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唐鑾軍抵成都城下成都守將李自孝陰與鑾通欲焚城東倉為內應城中執而殺之後數日鑾果攻城久之城中無應而止

周畫公曰惜乎其技止此也若能因機設伏誘令入城從而殲旃不更快乎

防詐門

幽州挾詐

唐幽州叛將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諜知之他日偽遣人為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將遽納之賊衆隨入遂陷焉

乜先挾詐

英宗北狩當是時大同堡鎮蕭條城門晝閉人心危疑是年八月虜奉上皇至城下索金幣約賂至歸駕郭登閉門不納遣人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啟閉竟不出劉安孫祥霍瑄出見獻上皇金幣及約賄但虜嘆不應竟擁駕去

防詭冒

詭冒敗卒

唐鑾進寇嶲州賓瀇遣兗海將帥五百人拒之舉軍覆沒鑾衣兗海之衣詐為敗卒至江岸呼船已濟衆乃覺之遂陷城為

詭冒援兵

後五代漢趙暉圍王景崇於鳳翔數挑戰不出暉潛遣千餘人環甲執兵效蜀旂幟循南山而下令諸軍聲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出迎之暉設伏掩擊盡殪之

詭冒婦人

春秋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藩車有障蔽者詐為婦女也）欒盈帥曲沃之甲以晝入絳

李容欲據桃林縣縣官不從乃托言奉旨入洛陽暫送家眷

八縣衛一寨、卻以強兵載婦女羅鼎乘車而入、遂奪桃林

防暴來 附暴客二條

八日兵至新城

孟達據新城、司馬懿討之、達與孔明書曰、吾舉事方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也、城陷、達伏誅、

竇泰奄至秀容

魏爾朱兆在秀容、高歡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泰奄至北、兆庭軍人驚走、兆自縊死

李顯忠

有酋豪號青面夜叉者、久為夏國患、乃令李顯忠圖之、請騎二十、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以歸

王德

宋王德從十六騎徑入隆德府治、執偽守姚太師、左右驚擾、德手殺數十百人、眾愕眙莫敢前、械姚獻於朝、欽宗問狀、姚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叉耳

防潛襲

韓軌宵濟入華州

西魏王羆為華州刺史、嘗修城、未畢、梯在城外、時高歡遣將韓軌、從河東宵濟、羆不知覺、比曉、軌眾已乘梯入城、羆尚臥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羆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挺、大呼而出、敵見之驚退、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眾遂遁、

李師道潛內兵以圖東都

唐李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潛內兵數百人、謀焚宮闕、縱兵殺掠、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發兵圍之、賊眾突出、望山而遁、東都西南皆高山深林都城驚駭、

防離叛

總引

韜英子曰、守者降敵、敵若撫而用之、則未降者皆二心矣、必施反間之計、使吾間傳於敵間、敵必殺降者、殺一降者、則眾心固、而不敢降矣

田單計劓齊卒

齊田單守即墨、乃宣言曰、吾惟懼燕軍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殘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之降者盡劓、皆怒、堅守、惟恐見得

劉鄩計殺彥溫

梁葛從周急攻兗州、人心頗搖、副使王彥溫踰城而奔、守陴者多逸、劉鄩乃遣人賜語彥溫曰、副使勿多將人出、非吾素遣者、皆勿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從副使者得出、不者皆族、城中皆惑、奔者乃止、已而梁兵聞之、果疑彥溫非實降者、斬之城下、繇是城守益堅

防風雨晦冥

李愬乘雪擒元濟

唐李愬謀襲蔡州夜起師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者衆始發史旌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吴元濟士盡失色夜半至懸瓠城雪甚蔡人不爲備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佑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開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元濟始驚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進兵薄之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

無備有患如此

李全乘冰襲泗州

宋李全謀襲金泗州時大雨雪淮水合全曰每恨泗州阻水今如平地矣以長鎗三千人從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踏濠冰傳城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荻炬數百齊舉遽謂全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天黑故以火燭之全知有備乃引兵還

有備無患如此

防佳時令節

高歡元旦破秀容

魏爾朱兆既至秀容分守險隘出入寇抄高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四兆意怠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泰奄至兆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驚走衆並降散兆自縊死

狄青上元奪崑崙

宋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還守邕州狄青憚崑崙關險阨爲所扼乃按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廁久之使人諭孫沔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坐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夜時三鼓元帥已奪崑崙矣是夜大風雨青率兵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

成祖中秋破雄縣

靖難兵起楊松率驍勇者九千人進據雄縣燕王渡白溝河謂諸將曰今夕中秋彼必不備飲酒爲樂此可破也出行夜半至雄縣黎明破其城而入松與麾下九千人皆戰死

防敵退而實進

滿寵料孫權

吳孫權揚聲欲向合肥魏滿寵表召兗豫諸軍皆集權尋退詔罷兵寵以爲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此必欲僞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權果再到合肥城下不克而還

徐溫破虔州

吳遣劉信將兵攻虔州、譚全播拒守、其城險固、久之不下、乃還、徐溫復以兵三千授信子英彥、使米景瑜與之俱、曰、全播守卒皆農夫、妻子在外、重圍既解、相賀而去、全播所守者空城耳、大兵再往、必然克之、信引兵還擊虔州、全播奔雩都、追執之、

防敵去而復來

呂好問請備金

宋金師北去、京師解嚴、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於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計、當速講求、不聽、

种師道請備金

金師北去、种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二帝果有北轅之禍、

防敵攻東擊西

周亞夫備西北

漢周亞夫拒吳、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

郭淮備陽遂

魏郭淮屯北原以拒亮、後數日亮盛兵西行、淮以為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

李光弼嚴警邏

唐史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選驍銳為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趨其南、有隙則乘之、李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不少懈、賊不得入、

韓遊瓌備東北

朱泚圍奉天、盛兵鼓譟攻南城、韓遊瓌曰、此欲分吾力也、乃引兵嚴備東北、

畢再遇

畢再遇進兵薄泗州、泗有東西城、再遇令陳戈旗舟楫於石陘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以麾下兵、從陟山徑趨東城南角、先登、殺敵數百、金人大潰、守城者開門適、

防賊求和挾詐

侯景偽和

臺城被圍既久、侯景衆亦饑、抄掠無所獲、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援軍斷其路、景甚患之、王偉請偽求和、以緩其勢、運米入石頭、然後休士息馬、繕修器械、伺其懈怠擊之、景拜表求和、梁主許之、敕止援軍、景既運東府米入石頭、復進攻城、晝夜不息、臺城遂陷、

防隙地

兗州水竇

唐昭宗幸鳳翔、朱温率師迎於岐下、王師範欲乘虛據兗州、劉鄩先遣人詐為鬻油者入城、詗其虛實、及兵所從入、視羅城下一水竇可引衆而入遂誌之鄩乃告師範、請步兵五百自水竇銜枚而入一夕而定

下邳深塹

岳飛以兵十萬圍邳州甚急、城中兵纔千餘、守將懼、遣人求救、昂曰、為我語守將、我當至下邳、城中西南隅有塹深丈餘可速實之守將如其教塡之飛果自此穴地以入知有備遂止昂舉兵以為聲援、飛乃退、

防火變

火備

賊人內應、多以舉火為號、城中人防變、又必多積柴薪、一旦火起、居民倉皇狼突、奸徒因得乘機竊發、令須立救火夫四十名各家貯一水缸各坊備長火鈎十把舊絮被或絮袋十條大小水桶五付轆轤十付澆桶十付長梯五付長鎗五把以防一時火變則持鈎者十人將起火屋并下風屋鈎倒以水濕絮袋撲之司汲十人汲水入桶擔水五人登梯十人運澆持長鎗五人巡守要路以防乘機搶擄者城中居民止許本坊赴救他坊百姓不許吞看混救即係守城堡夫巡官將領之家亦不許下城救應奸人見我鎮靜如此無能為變矣若本坊保甲救護不力致有延燒及不係本坊居民乘機搶火者查出以軍法重治

又

凡委積及樓櫓門扇門棧但火攻可及之處悉皆糟覆泥塗准備水具

防火藥

磚庫

李之藻奏畧云守城最喫緊者提煉精細之火藥舊皆貯於盔甲廠一處（指京師言）不惟地遠難於取用抑且積聚或有可虞不如每門各造磚庫一所中設地窖外築墻垣每庫細藥粗藥各萬斤方保無虞

藥用甖盛上加泥護禁斷燈火須備水具各派專役嚴司典守稍有不謹定從軍法凡一應面生可疑之人但至火庫即係奸細登時拿送究治

防草場

總引

城堡中堆垛草場必須撥人防護萬分謹慎賊至之日有面生可疑之人但至草場即係奸細拿送究治

防獄

總引

獄囚自分必死。每倖賊來。再圖生計。所以怠緩失守者。多致內為外應。防之不可不密也。輕係者宜放即放。重辟者宜除即除。仍宜嚴諭獄官。不得剋減獄食。不得受賄縱死。因自便。不得私放親識出入。晝則查點。夜則巡邏。仍時委心腹伺察。非常亦須預防。無患之一端也。

盧州

周臺公曰、盧廣文先生、盧州人也、為余言盧州事、言賊屢攻其城、志在必取、而太守吳君、專以緝內應為主。自帥家丁。沿門搜索。果獲奸民為賊應者。當時斬首擲城外。賊以謀洩。遂退。一日復來攻、吳君竊計民間奸細已盡。近見送獄食者。視平日有加。事屬可疑。隨案各犯。果得重辟某者。原係街蠹。潛通死寇。為內應。於是梟首示賊。賊謀詈解去。自此絕意盧州矣。

防庫

總引

周臺公曰、庫者聚財之所。有警之日。垂涎者多。宜統重兵彈壓。默消奸謀。

防七乘

條目

賊之攻城也有七乘、乘我之倦。如日夜勞苦。神疲力竭之類。乘我之急。如日久心安。官不戒訓。民不恐懼之類。乘我之忽。如風雨雪夜。地遠人稀。思想不到之類。乘我之無備。如兵刀不利。矢石不足。火炮缺乏之類。乘我之疏。如城有單薄。地有平陂。外有攻衝之資。內有不備不具之類。乘我之緩。如往日遲心怠意。一時拮架不及。手忙脚亂之類。此七乘者。城之安危所係。不可不慎也。

金湯借箸卷六終

金湯借箸卷七目錄

金湯借箸卷之七

京口周鑑臺公甫輯著
淮南李長科小有甫較訂
同郡王孟中元徵甫參閱
吳縣吳壽格曼卿甫手鈔

拒禦部

攻常不足、守常有餘、所以墨子能困公輸、彼昏不識一鼓下之、或從天降、或從地出、或從近衝、或從遠擊、審思四法、相師相勢、輯拒禦

拒土山

明制其上

侯景於城東西起土山、驅迫士民、不限貴賤、亂加毆捶、疲羸者因殺以填山、號哭動地、民不敢竄匿、並出從之、旬日間眾至數萬、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城王以下、皆親負土、執畚鍤於山上起芙蓉層樓、高四丈、募敢死士二千人、厚衣袍鎧、謂之僧騰客、分配二山、晝夜交戰不息、賊不能進、高歡傾山東之眾西入、先攻玉壁、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城上先有兩樓、直對土山、韋孝寬更縛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

陰制其下

侯景又起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羊侃命為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

史思明寇太原、為土山以攻城、李光弼為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

拒磴道

松明乾蒿

尹子奇圍睢陽、以土囊積柴為磴道、欲登城、張巡不與爭、每夜潛以松明乾蒿投之於中、積十餘日、賊不之覺、因出軍大戰、使人順風持火焚之、賊不能救、巡之所為、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

拒填壕

鐵珠子

前五代宋臺軍圍壽陽、劉勔用草包包土擲以塞塹、擲者如雲、城內乃以火箭射之、草未及燃、撥土續至、一二日塹便欲滿、趙法進獻計、以鐵珠子灌之、珠子流滑、悉緣隙得入草於是火燃、二日間草盡塹中土不過二三寸

水燈

金粘沒喝攻太原、諸縣皆破、獨城外以張孝純王稟固守不下、其填壕之法、先用洞子下置車轉輪上安居木狀如屋形以生牛皮縵上、又以鐵葉裹之、人在其內推而行之、節次相

續。凡五十餘輛。人運土木柴薪於中。先用大板薪次以蓆覆
然後置土。在上。增覆如初。王稟先穿壁為竅。置火櫃在內。俟
其薪多。即使放燈於水中。其燈下。以鼻木能燃濕薪。火既漸
盛。令人鼓鞴其焰亘天。終不能填

拒雲梯 附發車

火箭

蜀諸葛亮圍陳倉、起雲梯以臨城。郝昭以火箭。逆射其梯。梯
上人皆燒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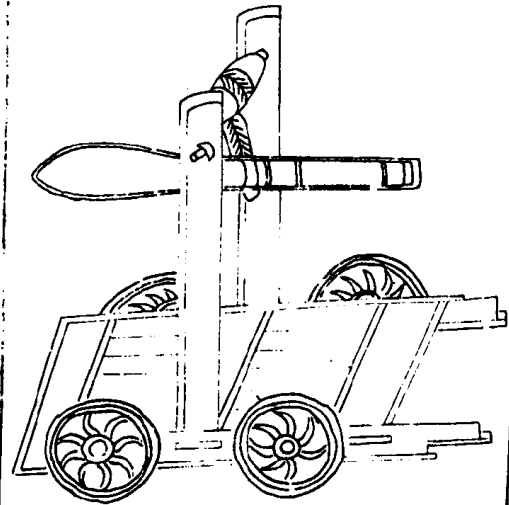
三穴

唐張巡守睢陽、賊為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

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
大木。末置大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大木。拄之。使不得
進。一穴中出大木。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卒
盡燒死。

地道燃火

朱泚攻奉天、使僧法堅造雲梯。高廣各數丈。裹以兕革。下施
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望之恟懼。上以問群臣。渾瑊庾
仲莊對曰。臣觀雲梯勢甚重。重則易陷。臣請迎其所來。鑿地
道。積薪蓄火以待之。神武軍使韓澄曰。雲梯小技。不足上勞
聖慮。臣請禦之。乃度梯之所。傍廣城東北隅三十步。多儲膏
油松脂薪葦於其上。泚推雲梯上。施濕氈。懸水囊。載壯士攻
城。翼以轒轀。置人其下。抱薪負土填塹而前。矢石火炬所不
能傷。賊併兵攻城東北隅。矢石如雨。城中死傷者不可勝數。
賊已有登城者。上與渾瑊對泣。群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空名
告身、自御史大夫、實食五百戶以下、千餘通、授瑊、使募敢死
士禦之、仍賜御筆使視其功之大小、書名給之、告身不足則
書其身、且曰、令使與卿別、瑊俯伏流涕、上歔欷不自勝。拊其
背遣之、前一日、賊揣雲橋來路。先鑿地道。下深丈餘。上積馬
糞。深五六尺。次二日即令燃火。次一日從下。柴薪夜燒之。是
時北風正急。賊乃隨風推橋以薄城下。賊三千餘人。相繼而

登。時城上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撫諭激以忠義。皆鼓譟力
戰。瑊中流矢。進戰不輟。初不言痛。會雲梯輾地道。一輪偏陷
不能前卻。火從地中出。風勢亦回。城上人投葦炬。散松脂。沃
以膏油。讙呼震地。須臾雲梯及梯上人皆為灰燼。臭聞數里。
賊乃引退。

撞竿

吳玠守殺金平、金人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之。

撞竿式

跳樓

金粘沒喝攻太原、其鵝車如鵞形、下用車輪、冠以皮鐵、使數十百人推行、欲上城樓、王稟於城中亦設跳樓、亦如鵝形、使人在內迎敵、鵝車至、令人在下以搭鉤及繩曳之、其車前倒、又不能前、

周臺公曰、此外有行天橋、折疊橋、翻空、踏雲、塔天、呂公、巢車等車、總之欲自上而攻我者、皆雲梯類也、凡讀書用兵、最忌頭緒錯亂、但識得把柄、自可一例制之矣、

拒地道

穿地橫截

漢諸葛亮攻陳倉、為地穴、欲踊出於城裏、郝昭於城內穿地橫截之、

掘長塹

東魏高歡攻玉壁、於城南鑿地道、韋孝寬掘長塹、邀其地道、簡戰士屯塹、入者輒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者、更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

深坑

金人攻棠陽、孟宗政掘深坑、防地道、

郝廷玉鑿地道入城

安太清據懷州、李光弼令郝廷玉鑿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遂取懷州、擒太清送京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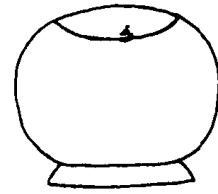
劉仁恭穴地入城

唐盧龍兵攻易州、劉仁恭穴地入城、遂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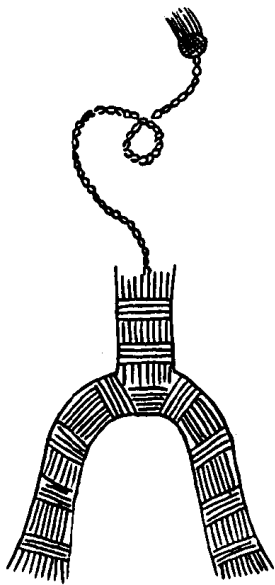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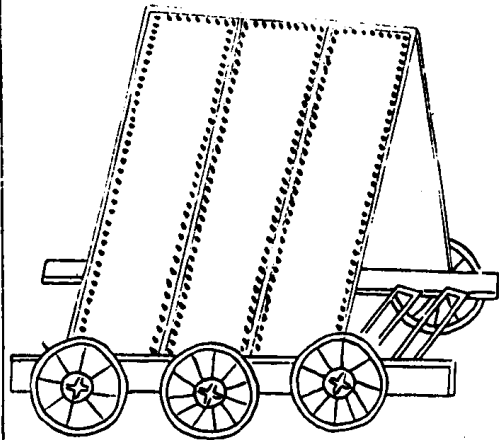
甕聽

用大甕繞城多置坑、令人持入坑內、擇耳聰人坐甕中、聽之極遠、以防鑿地道、急用火器、或毒烟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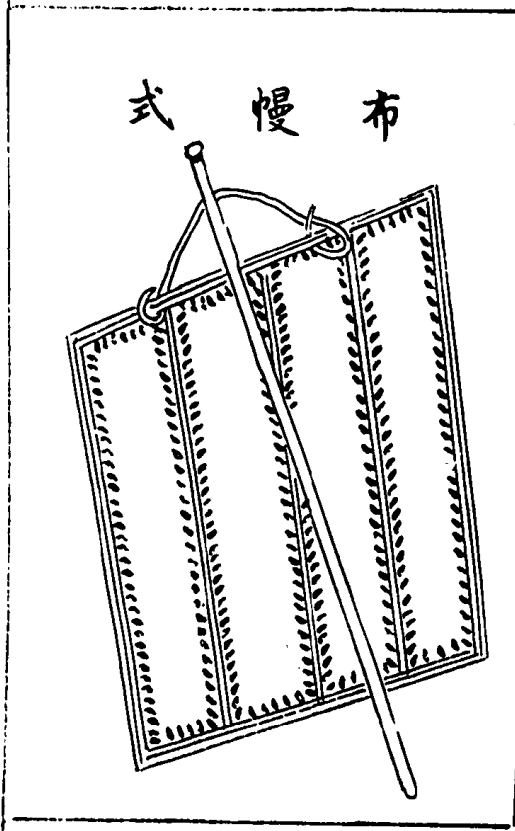
拒◎衝◎車◎

燕尾炬

宋景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頭◎木◎驢◎石不能破、羊侃使作燕◎尾◎炬◎灌以膏蠟叢擲焚之、俄◎盡◎

布幔式

攻車

韋孝寬守玉壁。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令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懸空中。車不能壞。

布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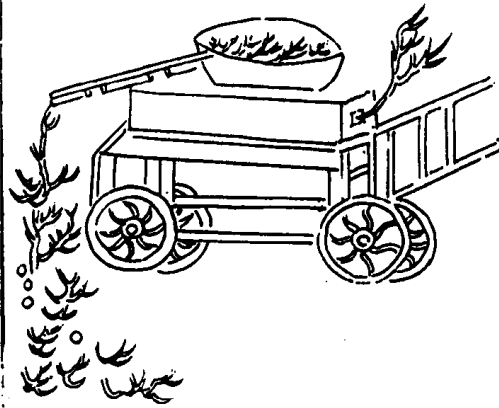
以布複為幕。度矢石來處。以弱竿張掛。去城七八尺。居女墻之外。以折石勢。一說結粗繩為網。如布幔張掛。亦可護女墻樓櫓。

鐵汁

唐楊慶復守成都。蠻寇取民籬。重沓濕而屈之。以為篷。置人其下。舉以抵城而劚之。矢石不能入。火不能燃。慶復鎔鐵汁以灌之。攻者殲。乃退。

周臺公曰。此外有轒轀、洞屋、旱船、半截船、木牛車、鉤橦車、厚竹圍等器。名色甚多。總之欲從中而傾城者。皆衝車類也。惟欲自下攻城者。止有地道一法。諸器攻城。極為利害。一不能制。城立傾矣。敵臺突門之制。絕妙千古。鐵汁神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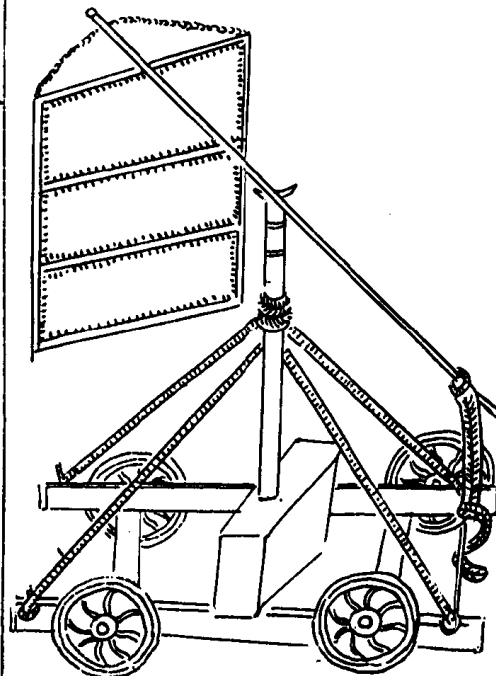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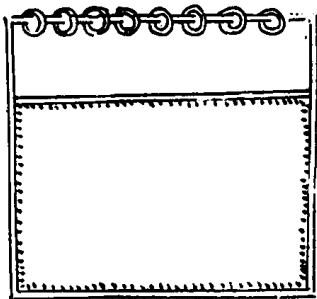
攻城之具。莫如雲梯。尚可以虎蹲砲、單梢砲擊而碎之。至於洞屋木驢。上用鐵葉生牛革幔成。遮敵身體。上禦矢石。下伏賊兵。推至城下。鑿城穴地。滚木擂石。俱不能傷。法用堅木連車。下設四輪。以便推轉。載以冶爐。鎔以鐵汁。夾鐵為篩汁之槽。槽用夾層。其中貯水。以防鐵汁浸漏。槽上又加竹槽一層。竹槽內塗泥護晒至極乾。銅鐵常炙火上。令熱易化。如賊用洞屋木驢。隨推神車。以鐵汁注於城下。萬道火星。四散迸擊。雖厚木層革。遇之立穿。真無敵利器也。

拒。矢。石。

木幔

以薄板為框如屏、褁以生牛皮、施桔槔、載以四輪、以繩挽之、凡有攻城、蟻附者、則以幔禦矢石、

皮簾

以牛皮為之、闊一丈、長八尺、横綴皮耳七箇、凡城上有闕、則張掛之、皮不捆紮、蓋柔、能制、剛耳○

拒砲

虛栅掛布袋

金人每攻城先列克砲三十座凡舉一砲擊鼓聲齊發砲石入城者大於斗樓櫓中砲無不壞者王稟先設虛栅下又置糠布袋在樓櫓上雖為所壞即時復成

攢竹砲

蒙古兵併力進攻金龍德宮造砲石取艮嶽太湖靈壁假山為之大小各有輕重其圓如燈毬之狀蒙古兵用砲則不然破大碓或碌碡為之攢竹砲有至十三梢者餘砲稱是每城一角砲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裡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宮及芳華玉溪所折大木為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上網索氈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為障蒙古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爇不可撲救

周臺公曰或問如此神器何以禦之予曰若明以虛制實以柔制剛以峭制壓之法如兵頭木驢式庶幾可矣

拒火

詳具設防部

總引

城內凡高牌門樓火攻可及之處皆宜預備人夫并救火器械隨時撲滅免致驚擾居民以致失事

拒煙

總引

賊縱放毒煙則列甕缶之類以醋漿水各實五分人覆其面於上則毒烟不能犯其目

拒水

決堤

我城若居卑下之地敵人擁水灌城速築墻壁塞諸門及低陷之處城中速造船一二十隻咎解舟楫者載以弓弩鍬钁每舟三十人自開暗穴御枚而出決其堤堰

晉陽

智伯求蔡皋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沉竈産鼃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陰與約為之日期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衆遂殺智伯

周臺公曰晉陽獲全襄子能決隄之效也

合淝

梁韋叡進封合淝、按行山川、曰、吾聞汾水、以灌平陽○即此是也○乃堰淝水○堰成○水通○而魏援兵大至、初戰不利、諸將議退保巢湖、又請走保三叉、叡怒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妄動者斬、因令取繖扇麾幢、立之堤下、示無動意、叡素羸、累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勵諸軍○魏兵鑿堤○叡親與爭○魏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鬬艦高與合淝城等○四面臨之○城潰。

周臺公曰、合淝竟潰○魏人、不能、決、堤、之、驗、也○

金湯借箸卷七終

金湯借箸卷八目錄

金湯借箸卷之八

京口周鑑臺公甫 輯著
淮南李長科小有甫 較訂
同郡王孟中元嶽甫 參閱
吳縣吳壽格曼卿甫 手鈔

方畧部

荒雞亂鳴此非惡聲盤根錯節利器乃別堂上怡喃牀下怖伏凡今之人非歌則哭遲斤成風於馬道邊目無全牛可以奏刀辯方畧

安插鄉民

總引

城外避兵之民有親者依親無親者官為設處如廟寺之類僧道預先報名發令共居一處其餘公館寺觀俱汰御民棲止大率男子共止數處婦人共止數處門外貼名以便認識可也

羊侃

梁百姓聞侯景至競入城公私混亂無復次序羊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

于謙

乙巳之變于謙泣奏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已

照驗法

州縣官當平居無事時先將鄉居土民作有柄手牌式一面寬六寸長一尺二寸白粉油面每家照樣做來上書本家壯丁共幾名口年若干歲面色紅白有無疤記婦女老幼不以細開官標仍給各家領去待聲息將近四面各照四門進入守門官吏於門外照牌點驗若有面生之人牌上無名或年貌不同即時擒拿送審以防奸細夾雜混入為賊內應

安插難民

難民帶米

一凡避賊投城堡墩寨者男婦各帶米三斗幼小二斗至於富民則每口以一石為率

周臺公曰丙子歲流寇震鄰百姓多南渡避難有恐奸細混入且耗費吾潤之粟建議拒絕之者張雲齋父母開策於予予曰百姓避死而來一概拒絕是自我斷其生路也心既不忍百姓裹身而至一槩收留是聽其耗我資糧也勢亦不便且聞風避地必其擁貲多而使於遷徙者也當明著為令每口貲粟一石方許放入則彼無生而得生我無粟而有粟也且今十家共遞一揭到官自相識認保結否者竟行斥逐則奸細又何所容乎公稱善

盤詰奸細

壕外立柵

今日詰奸、多在門內、且以阨羸之卒、執朽鈍之兵、不堪太甚。萬一有健賊數十、假充難民一擁而入、先據城門、如之奈何。須立木柵在壕外百步、委廉能官弁帶領精兵百名、全裝利器。四十名為前後拒、六十名為左右拒、設立照入牌百面、查驗無弊、付牌放行、大約以五十人為一班、其牌週而復始、陸續傳送門內、仍設嚴兵防守。

驗牌於進

城門出入紛紛、最難清察、委之門役、徒資措詐耳、今於每城門內、各設一公所、鄉紳孝廉一人、佐貳官衙官一人、輪管、各帶有眼力辨言貌者數人、惟本府本縣人聽其出入、各鄉鎮及別府別縣人、雖上司差委、亦必細詢、然後放入、果係城中姻戚往來等人、必得城中親識保領。然後放入。進食僧道。一概攔阻。

分門出入

周臺公曰、奸之所以難詰者。以人衆往來擁塞。得以乘機混入。無辨物色耳。以予潤四門言之。當分兩門聽進。兩門聽出。逆者即以軍法處治。進門百姓一一魚貫而行。不許諠譁擾越。則法度清肅。而譏察官吏神閑氣定。得以安詳物色。奸細無所容矣。

設墩臺

墩臺制

墩臺高三四丈、必占山坡高處、直起、不用階級、上下皆用軟梯、每一墩小房一間、床版二扇、鍋竈各一、水缸一、碗碟各五、油燭鹽米足一月、種火一盆、五軍守之、銃十門、青紅白黑四色大旗各一面、紅燈五盞、（粗燈二尺長三尺墩竿俱染紅色為之上用油蓋防雨下加礧石防）風、長竿一根、（轆轤車繩全備）墩軍職掌瞭視、看賊從何方入犯、晝則放砲舉旂、夜則放炮舉燈、鄰燈如式接應、照下口訣行之、如有違犯失誤者、定以軍法從事、

放砲舉旗口訣

一砲青旂賊在東。南方建砲旗色紅。
白旗三炮賊西至。四砲元旂北路凶。

放炮舉燈口訣

一燈一砲賊從東。雙燈雙炮看南風。
三燈三炮防西面。四燈四砲北方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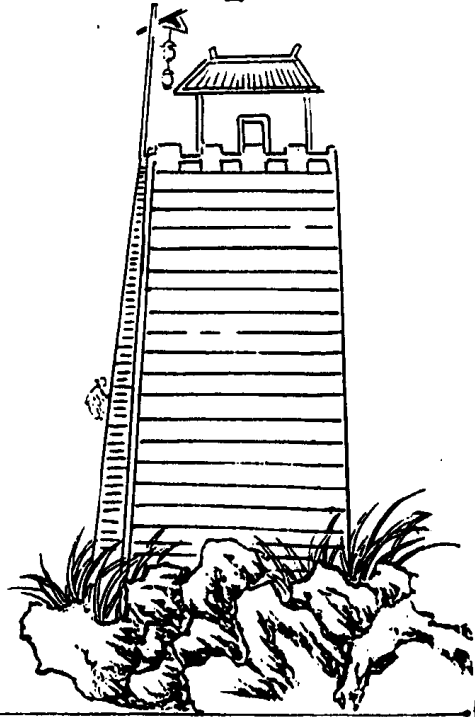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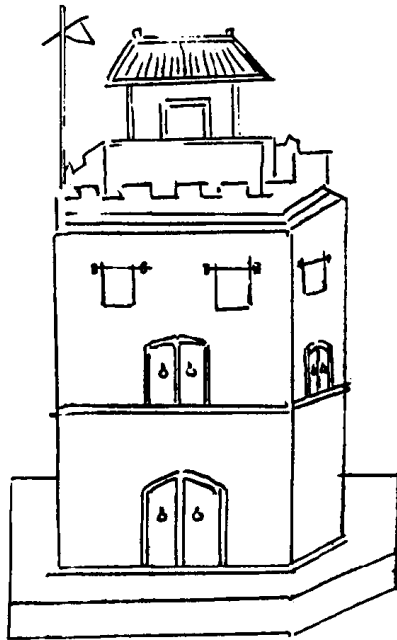
大約亦須以遠為宜。以高為貴。以簡為便。

墩法舊舉狼烟。但南方狼糞絕少。拱把之草。火燃不久。且遇陰霾。何以瞭望。懸旂懸燈。其法誠便。

墩臺圖

空心墩圖

擺塘報

總引

計城外要口、四面共有數處、每十里為一塘、每一塘撥五人、各領起火六枝、三眼銃一把、燈籠一盞、雨具一副、各照汛過信地、出城哨探、如遇賊至、即放三銃、三起火、次塘陸續接應、守城軍民、照中軍號令、上城守禦、擺塘約至鄰境、交界即止、擺塘人約三日一交代、如出探逾期、及應備隨火藥等器不如法、不候交代輒回、並偷藏人家廠園林內者、軍法示衆、

設偵探

總引

偵探者、軍之耳目也、人无耳目、則為廢人、軍无偵探、則為廢軍、乃用兵第一要務、若能近賊營、入賊隊、打聽得的實消息者、破格重賞、蓋須知賊人如何攻器、我便可防、如何詐謀、我便可應、此尤喫緊一着也、

王元獻云、孫子云、自古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者、先知也、先知不可取於鬼神、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然重賞之下、方有勇夫、今人豈肯為一囊之錢、數段之縑、便肯拚性命、入死地、採的耗乎、用兵一事、須是大手段人為之、寒酸纖嗇、豈能成大事哉、筆此以俟其人可也、

假便宜

總引

守土官為主居中調度城上分為四面四角守正一人守副二人俱以佐貳副倅武大小鄉紳孝廉若上舍子衿內有老成練達執法嚴明者亦可為之聽其覈斷一面之事守城悉行軍法欲救一城性命難徇一些人情主守須借之威權便宜行事

分信地

總引

請鄉官協守城門各就其家之便情之合者分配又將在城

舉監生員省察等官及衛所能幹官生各汛分垛舖分班輪管晝夜巡視信地已定庶事有責成

周臺公曰李綱守都城以百步法分兵備禦即此意陳規所謂分段路則易守也

編丁壯

總引

周臺公曰守城必派垛夫編夫難論門戶富家大廈千間貧家一室懸磬一門一夫貧者安肯心服且非獨於此也蓋人情安樂則願生窮苦則思死一旦有警彼貧者餬口不暇安能餘其腹餘其家執干戈而捍矢石乎必也酌量

閤城垛共若干口富戶共若干家各照家計厚薄公派垛夫多寡如家丁義男不足所派夫數許出值僱募貧民代為看守如此則富家無丁而有丁貧民無食而有食彼此相資之術實彼此相安之道也乙丑春予潤鄧震王冰壺老師與張雲齋父母曾行此法百姓稱便

一每垛多則三四人少亦兩人庶可更番宿食捍禦若只一人不二日精力已疲極賊來併攻之豈不誤事

一編夫守城東西南北要近各人住居若不分遠近亂編者官吏重究

派守具

總引

通計本城共有若干垛口見今通有若干守具各照信地分派務得宜各城樓及對城外衛要之處各置大銃佛狼機等器隨用慣習官兵准備裝放垛夫每人備利斧一把木棍一條最為得力

早分垛

總引

城內外居民年五十以下十八以上各以方面分記姓名於城垛粉壁之上以備臨時各認信地此事倉卒做不得須預安排

預演習

總引

城工人夫認號既畢限於每日飯後巳時照以前號令一連教演三日巳時集未時散庶免臨敵倉皇手足無措

周臺公曰日間演習既熟夜間亦須演習風雨之日又須演習兵法所謂每變皆習乃授以兵之意

量坐馬

總引

周臺公曰城中軍馬各有部數必料其多寡酌量分派守城兵若干守者不出出戰兵若干戰者不守中軍若干主於彈壓遊兵若干主往策應奇兵若干以備更番各城各垛各門各臺各巡視牢獄廠救火雜項共若干其餘多剩皆統於中軍以聽調用

選鋒彈壓此係中軍

總論

周臺公曰軍無選鋒曰北遇賊寇臨城緊急主將宜簡練驍勇絕倫之士數千一一皆力挽虎射命中者以為腹心親自統率鎮撫城中恐防他盜乘機竊發從來一方有急必借援兵人止知援兵之益更不知援兵之害如唐郭晞援邠州軍士白晝群行丐頒於市有不嗛輒擊傷市人椎釜鬲瓮盎於道甚至撞壞孕婦邠州守白孝德莫敢誰何此援兵之害中於百姓者也如淖齒將楚兵數萬救齊擢齊湣王之筋懸之梁上畢受其楚妻而歸竟滅齊國此援兵之害中於主帥者也所以然者客過強主過弱故生殺利害反為客所操縱故制其主毋強主之道莫先於選鋒凡智可定國力足超群者宜簡而別之禮而重之厚為腹心張為羽翼主將親自統領內以鎮撫地方外以勦滅盜寇明以震主帥之威潛以戢援兵之害不至客兵勝於主兵若屈而冑丐而甲者譬如羝羊見草而悅見豺而慄雖有百萬何濟於用哉

遊兵策應　四枝

總引

守垛舉表百姓未諳武藝必將本城素練之兵饒有膽略善火器弓箭者分遊兵四枝派守四方壯其聲勢每方之將各設四表賊來近舉一表賊至城舉二表賊攻城舉三表賊舉墻舉四表夜則加燭於表上廣展戰隊視舉表緩急援但一門有警各門堅壁固守不得輕動以防聲東擊西之患

奇兵更番　二枝

總引

四門城垛既有民夫又有遊兵以可保無事矣但恐賊多攻

久兵力不支、須設援兵二枝、一屯城東北隅、一屯城西南隅、有警、各照信地、急為應援、與城兵更休迭戰、以保萬全、或城中奸細放火、即用此兵救之、

屯兵外拒

總引

凡遇敵警、須於各城外要害處、只相去十數里、屯兵分營、拒守截殺、與城中相為犄角、綴賊勢、使其左右顧慮、不敢併力攻城、而勝算在我矣、故堅守為上策、輕出為下策、畏避不敢出、為無策、

養人力

勤息

戰卒不睡、恐賊向夜乘疲竊入、須晝令輪班休息、

備犒賞

激勸

攻城之日、宜專委廉能官一員、將銀包三錢、五錢、一兩、二兩、至十兩、或錢百文、以至千文、萬文、及花紅果酒之類、遇官兵垛夫能擊傷賊者、即時量功大小、對眾獎賞、庶人心激勸、爭相防守矣、

金湯借箸卷八終

金湯借箸卷九目錄

金湯借箸卷之九

京口周鑑臺公甫輯著
淮南李長科小有甫較訂
同郡王孟中元徵甫參閱
吳縣吳壽格昊卿甫手鈔

禁約部

禁者。令民知所戒。而不犯也。禁而不能止。則將未能令軍必敢矣。太公曰。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是刑上究。此將威之所以行也。若欲行殺。必自貴者始。輯禁約。

禁姦盜

重法

壯丁上城。家中無人看守。小人乘機為盜為姦。但有拿獲者。當時打死示衆。其飲食不足之人。開具手本。東官設法賑借存恤。

羊侃

梁庾景初圍城。軍人爭入武庫。羊侃命斬數人。方止。此叔盜之漸也。

李綱

李綱當金人圍城死守時。有自門上擲下人頭至六七者。皆云斬獲奸細及驗認。即皆漢人首級。綱於是捕獲數人斬以

狥。又有京師不逞之徒。乘機殺傷內侍。取其金帛。而以所藏器甲弓劍。納官請功。綱命集守禦使司。以次納訖。凡二十餘人。各言名姓。皆斬之。并斬殺傷部隊將者二十餘人。及盜衲襖一領者。強取婦人絹一足者。妄所傷平民者。皆即斬以狥。故外有強敵。月餘日。而城中竊盜無有也。

宗澤

宋宗澤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澤至首捕誅舍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贓無輕重。必從軍法。繇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

馬知節

宋馬知節從知定遠軍時。郡民又值卒有盜婦人首飾者。獲軍正詰而遣之。知節曰。民遇外虜而來反為內盜。所掠此而可恕。何以肅下。即斬之。又虜衆犯塞。民相攜入城。知節與之約。有盜一錢者斬。俄有竊童兒錢二百者。即戮之。自是無敢犯者。

禁歌家

總引

歌家不許住居城內。恐有奸人窩宅。

禁樂戶

總引

凡不良之人、挾重貲而至、多以娼家為窩宅、蓋娼家原為客設、又惟利自視、自不必詰所從來、而始受之明矣、則有娼即是盗、慣為賊主者乎、除在籍樂戶外、皆流娼也、地方保甲不得賄留、然有倚門積蠹為之護持、雖地方保甲明知之、而亦不敢驅逐者、謂非奸人第一淵藪哉、宜嚴行驅逐、至在籍樂戶、著牌頭造冊、共樂戶幾家、某家樂戶幾名、婦女幾口、出示曉諭、使知不在示內者、即流娼也、庶人得以舉首、即各家留宿客商、仍著精細心腹、暗行體訪、庶奸藪空、而奸人自遠矣、

禁茶坊

總引

奸人設謀定計、多在茶坊、恐酒後之言、有漏泄也、須嚴禁之、違者即將房入官、變價充餉、兩鄰連坐、

禁酒肆

總引

酒肆亦藪奸之所也、賊信緊急、不許開張、或從民便、止許零沽、不許留人聚飲、違者罰亦同前、

禁混堂

總引

淵俗不良之人、每每寢宿混堂、他郡亦有然者、宜併禁、

禁浪遊

總引

奸人日間無處藏身、每托閒遊、掩人耳目、遍覽之日、凡有浪遊名勝菴院者、許人擒治、究實重賞告者、

聞臺公曰、豪家、樂戶、茶坊、酒肆、混堂、及名勝寺院、果皆藪奸之所也、若有明智之人、正宜留之、以為捕役耳目之徑、一概拒絕、尚屬下策、但恐格外之事、非時賢所及、故寓取其次焉者耳、

禁風火

總引

兵臨城下、城內居民失火者斬、

禁積薪

總引

警報緊急、城中居民近城者、不宜堆積稻草柴薪、恐城外火箭飛入起火、故宜禁諭、少則收藏、多則移置隙地為便、

禁訛謠

總引

凡有曉星氣術數之人、悉收隸官府、不得與他人竊語、及禁論說怪異、以惑衆心、

禁諠譁

總引

凡見賊大言揎譁者或被傷高叫驚走者遶照臨陣退縮軍法示衆臨敵回頭擅動者割耳夜驚者治其所隸本官連坐

禁夜行 決當坐

總引

閭臺公曰城內柵欄之設所以備盜也今夜行者徹夜不止則柵欄徹夜不關矣虛設何益必委風力僚佐率精兵持鎖鍊巡緝犯夜之人重懲一二勢家之惡子弟及悍僕豪奴則小民自不敢犯而盜賊無隙乘機竊發矣但今日情面世界凡事輒阻必得笑比河清而如冷鐵之人方可

與共商令行禁止也

禁私開禁門 加外鎖一法別見方畧集

總引

城門謂之禁門見不宜擅啓閉也須因太平日久法紀縱弛守門官偷安自便高寢在家守門軍得錢賣行啓閉任意從此誤事為禍不輕如有犯者定以軍法從事

禁虛發矢石

勢險節短法

凡遇攻圍候賊近城令慣熟弩手善射者乘便射打務要奇中毋得亂發矢石火器既不中賊又損費用大率守具皆用於十步之內著著見功方為的當大暑守里不如守丈守丈不如守尺愈遠徒勞愈近得力遠放不中既費力又損器何為哉

禁擅出號令

總引

政出多門軍政大忌一切號令俱出主將其副二以下不得擅易指揮

禁妄動 恐為賊所乘也

總引

賊內應多在夜間或於倉庫放火或於空廟及高阜房放火

或放砲為號節有十餘人雜入我衆偷上城上砍傷守堞軍士吶喊稱言城破矣賊至矣我軍聞之驚潰賊因乘之大開城門延衆賊而入此千古覆轍也但嚴戒軍士守城者守城守門者守門妄動即斬守門之人但防內賊勿防外賊凡城內居民各執器械各立門前至天明賊計不行自投首矣

禁吹響器舉軍表 恐為賊之應也

總引

兵臨城下之時城中居民不許妄登高竿亂吹響器并樂器小爆概不許作

禁擅離信地

總引

周臺公曰、分汛一定之後、各有職掌矣、守門者守門、守臺者守臺、守垛者守垛、守方者守方、守庫者守庫、守獄者守獄、中軍居中軍營、遊兵居遊兵營、奇兵居奇兵營、戰兵居戰兵營、務令如山如林、整齊嚴肅、以備調遣、敢有擅離信地一步者、斬首示衆、

禁擅入信地

總引

周臺公曰、凡面生可疑之人、假托閑遊、貫串信地者、必奸人欲潛行窺伺者也、即時拿送究治、營兵欲買食物、每隊自有火兵一名、給牌入市、餘者并禁、萬不宜令手藝之人借名交易、私入營盤、如修脚篦頭補皮匠賣糕心之類

禁近城房屋

總引

城外三丈內、若有房屋、賊或潛伏屋下、發射守城軍民、或即用其梁柱作梯上城、或順風放火、或就本屋運土部城、起闉而登、皆無可奈何、有近城一丈以內者、城身又依於屋、此不守之城也、合行嚴禁、一毫不留、遺者以通賊論、

禁近城土阜

總引

池外高阜之土、不宜存留、一則恐賊借以填壕、二則恐兵礙我砲路、

禁私回賊話

總引

凡賊有搖話者、不許私回、迷通報與中軍、酌量回答、一面傳今、別面隄防暗算、

禁私開賊書

總引

城外有使至、守門者詢實、徑導詣主守、內外軍民、不得輒相見、如得飛書、持送本營、對衆封送主守、如城上城下、有面生可疑、交相接語、或擲物件、做手勢號色、即時拘拿、解主守究問、

金湯借箸卷九終

金湯借箸卷十目錄

金湯借箸卷之十

京口周鑑臺公甫 輯著

淮南李長科小有甫 較訂

同郡王孟中元徵甫 參閱

英縣吳壽格旻卿甫 手鈔

號令部

令者令民知所遵而易從也必上無疑令斯下無二事徙木之威賢於反汗多矣故信之一字與智仁勇嚴均為將之首務也輯號令

行軍號令

斲斬

大將既受命專征伐之柄臨師於野軍而下令焉夫聞鼓不進聞金不止旂舉不起旗伏不伏此謂悖軍如是者斬之呼名不應點之不到往復愆期動違師律此謂慢軍如是者斬之多出怨言怒其不賞主將所用倔強難治此謂橫軍如是者斬之揚聲嘆語若無其上禁約不止此謂輕軍如是者斬之所舉器械弓弩絕弦箭無羽鏃劍戟澀鈍旗纛凋敝此謂欺軍如是者斬之妖言詭辭撰造鬼神詭託夢寐以流邪說恐惑吏士此謂妖軍如是者斬之奸舌利嘴門是攢非構怨吏士令其不悅此謂攜軍如是者斬之所到之地凌侮人民

淫亂婦女，此謂姦軍，如是者斬之。竊人財貨以為己利，奪人首級以為己功，此謂盜軍，如是者斬之。將軍眾謀，近帳屬垣，竊聽其事，此謂探軍，如是者斬之。或聞所謀及軍中號令，揚聲於外，使敵聞之，此謂背軍，如是者斬之。使用之時，結舌不應，低眉俛首，似有難色，此謂狠軍，如是者斬之。出越行伍，爭前亂後，行列喧譁，不聽號令，此謂亂軍，如是者斬之。託傷詐病，以避艱難，甚或佯死，因而逃遁，此謂詐軍，如是者斬之。主掌財帛，給賞之際，阿私所親，文吏士結怨，此謂黨軍，如是者斬之。觀寇不審，探寇不誤，到而言不到，不到而言到，多而言少，少而言多，此謂誤軍，如是者斬之。營壁之間，既非犒勞，無故飲酒，此謂狂軍，如是者斬之。此令既立，吏士有犯之者，當斬斷之者，大將以問諸將曰：罪當斬，令吏士挾於外斬之。斬斷之後，使傳令告吏士曰：某人犯某罪，與諸將議當斬也。處斷訖，公等宜觀此以自戒。是大將以禮行罰，使卒無冤死，眾有畏心矣。故令者，將之大柄也，可不重乎。是以孔明揮淚而斬馬謖，穰苴立表而誅寵臣，此皆先遵法令，後收功名者也。

中軍號令

總引

城中高處，可以四面瞭視之地，主守居之，設立中軍黃旗一面，黃紙燈一盞，如黑紙難明，則代以綠。又備青紅白黑小旗各一面，青紅白黑紙燈分單燈一盞，大流星爆百枚，大銅鑼一面，巨鐘一口，碗口炮六口，手銃亦六口（用止三口多三口者備不寧也）。其隨銃應鼓、木馬、火藥、火繩、送子等件俱備足，撥好軍一名，專管火種，日夜瞭城外伏路號火、銃炮。吹鼓手八名，凡遇上城時，有小令旗一面，上書掌號二字，吹手見此旗，方掌號，放砲三聲，即將黃旗豎起，以使廝人上城。遇下城時，有小令旗一面，上書鳴鑼二字，吹手見此旗，方鳴鑼，即將黃旗落下，以使諭眾下城。遇夜以燈代旗，吹手若不見掌號之旗、掌號之燈，切不可掌號；不見鳴鑼之旗、鳴鑼之燈，切不可鳴鑼。每更盡吹喇叭二聲，催人換更。如日間東方有警，放砲三聲，則加青小旗，餘方倣此，擊鼓催兵，落旗鼓止。如夜間東方有警，放砲三聲，則加青單燈，餘方倣此，擊鼓催兵，落燈鼓止。游兵戰隊各認本色稟應，而諸原派守城者不得擅離信地，以防聲東擊西也。如二方、三方、四方交發，亦各認本色稟應，失誤者斬。

四方號令

總引

四面城樓各豎本方旗號，以六大布為率，而游兵將領巡城長各認本方色旗。如本方有警，晝則搖動本方色旗，夜則又

起本方色單燈、舉數隹兵、無事則嚮餙止之、至於油燭火藥、選軍種火等項、俱焰中軍、

旗幟燈火

總引

中軍、十二丈黃布大旗一面、桅竿長五丈、晚用黃紙便燈

四門、六丈青紅白黑布大旂四面、桅竿長二丈、晚用各方色單燈黑紙蒲

明以下做絲代此

四角、六丈大旗四面、東南方、上半青下半紅、西南方、上半紅下半白、西北方、上半白下半黑、東北方、上半黑下半青、桅竿長二丈、晚用各方色單燈、如東南方上青下紅、餘可類推

每百垛二丈各方色布旗一面、竿一丈五尺、晚用小單燈

每二十五垛、一丈各方色布旂一面、竿一丈、晚用小單燈

每五垛、五尺各方色小布旗一面、竿七尺、晚用小單燈、城上用

中軍焰四門四角、大小方色旂各一面、以便傳警、晚用各方色單燈

旌旗金鼓、所以一人之耳目也、爰制八卦之旗、以太極為中軍、其說設物象書符畫熙者、弗取也、夜則以燈代之、

守垛號令

分班

守垛夫必計其多寡、派作二班、或三班、每一垛用灰粉白內書垛夫姓名、各認定防守、分班更換、以休養精力、如頭班一晝一夜、次日即換二班、再次即換三班、各置簿定限、彼此不得推諉、

統領

五垛為一伍、立一能幹者為伍長、二十五垛有城長、百垛有雉長、伍長、城長、雉長、各執旗、伍長填五垛夫姓名、在旂內、城長書五伍長姓名、在旂內、雉長書四城長姓名、在旗內、以便統領、查核、東面自南起、伍長旗、寫天地元黃字號、城長旗、寫東城一、東城二字號、雉長旂、寫東雉一、東雉二字號、餘可類推、各門各角、又分管各雉長、白日止豎旂號、各長輪守之、非夜至不用軍民上城、以息其力、

按名責治

凡垛口、上用石灰塗白、將各戶所出之人、或正身、或傭身、俱要具正姓名、左右排寫、其鄉紳之家、即書某鄉紳出某人、一一明列、有力大戶、傭人數多、亦上書本名、下書所傭之人姓名、以便臨時查點、既受若值、應代若役、如有違誤替身、按法治罪、主人但以失於譏察、輕重抵罪、

傭役傭值

守垛有傭募者、但要強壯守分良民、不得以老弱奸棍充數、每日工食、官定價米二升、錢十文、錢十文者、薪資也、殺賊有功、犒賞在外、

有警輪守

五垛為一伍、一當有警、每夜一人輪守、一更。每垛各置一石堆、大二三尺、高稱之、每更一夫執小旗、登石擊柝、站立既高。則可以俯瞰五垛城下。有無奸細。其餘四人穩睡、倘遇有警。喚醒同伍四人。則名雖一夜之守。實止一更之勞。也。將更鈴換、聽中軍料以、各門應之、每伍置一木牌、註定某人某更、不得推諉失誤、伍長從督之、扶立者要注定眼力、不得減滅燈火、又戒出頭外望、以防飛矢銃礮所傷、輪睡者、亦不得脫衣、如聞中軍砲響、懸起便燈、則同伍者、一齊向外持械、站立以拒、候中軍燈落止號、方始許就睡、

無警輪巡

無警之巡、以三十垛為一牌、每夜止用一垛之人上城、一名巡上半夜、一名巡下半夜、各帶器械燈火、靜行視聽、不必擊柝、有所見聞、鳴鑼警衆、止在三十垛界內、往來巡視、次早將此牌送下戶、每月輪流一遍、週而復始。一年一家。不過數夜。就是小本生意。白晝貿易。夜間巡城。亦不耽悞。

傳食

城上鍋竈不便、城下各照所分人口、五垛屬一火頭、一日三飯、三更時麵食、火頭各照所管之人、以器盛飯。城上人用索拔取。每盤菜總一盤。有、私、送、食、者、不、禁。

濟渴

每五垛、置大水缸一口、一以濟渴。一以備火。

歇宿法

每垛口五個。立草廠一間。下用板鋪。勿使泥濕傷人。上用苫蓋。四面皆遮蔽風雨。遇垛樓鋪者即聽以樓鋪充之。不必另立

便利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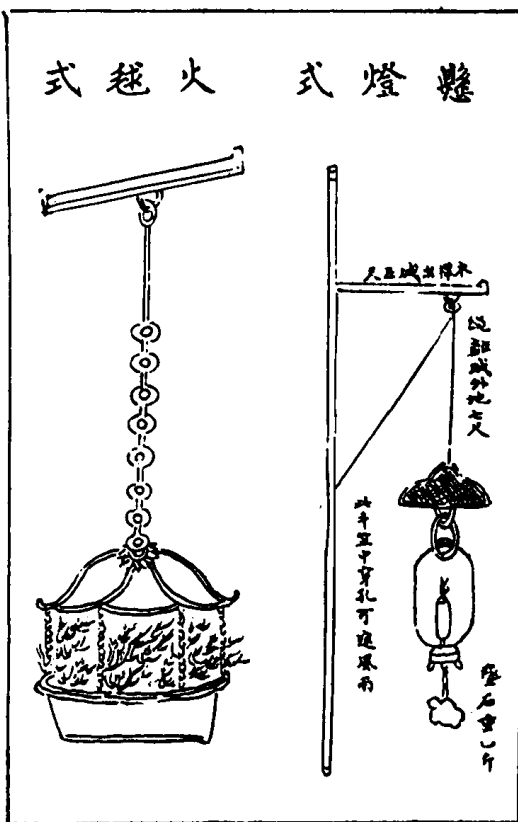
五垛共大鐵鍋一口、佃如窩式、下可容火、大小便利、悉在其內、賊來攻城、勢必仰面、煮令沸熱、杓澆箭眥、各聽人便、

糞砲礶法

先以尺清糞槽內盛貯擇靜、曬乾、打碎、用篩羅細、盛在甕內、每人清一秤、用狼毒半斤、草烏頭半斤、巴豆半斤、毛漏半斤、砒霜半斤、砒黃半斤、斑蝥四兩、石灰半斤、桐油半斤、入鍋內煎沸、入薄瓦礶、容一斤半者、以草塞口、砲內放、以擊攻城人、可以透鐵甲、中則成瘡潰爛、放毒者、仍以烏梅甘草置口中、以辟其毒、

懸燈式

每五垛一燈、用新油紙者、方明亮、燈上用一油紙、蓋以防雨、蓋上仍壓一小瓦片、以防風、若莫蓑蓬蓋尤佳、每燈製一挑竿、索墜城下、離地七尺、火光下徹。我能見賊。賊不見我。換燭

即輪更之人不許誤事然懸索宜細止勝一燈雖賊不能攀躋每十垛用一火毬所費比油燭減易燈油垛長沐備

設柵門

上城垜豎立柵門撥兵看守不許垜夫私下亦不許閑雜人涉上一防攪亂軍伍一防奸細外洩止送飯換班開放至晚中軍放炮則封鎖不開如警急則茶飯俱送城上止於換班放出

斬逃亡

守垜夫下城逃走巡兵拿獲到官立斬

備取索

城上每段立一典掌置小旗黏面凡遇需用物件寫字貼旗上舉示城下城下各段亦有主者預備用雜物各為部分

譏伺舉旗即應送上城勿令緩急缺之又設雜役軍人量為多寡專司負挈所需物件又在雉頭備桌一張筆硯一副小紙條寬一寸者一百以備緩急取物寫字傳知

巡邏兵

各垜兵勤惰不一須常稽察然使人人點名更吏喧嚷則守垜者不能睡臥精神困疲非計也當以城門為限如東門至南門之類每門設巡邏兵十名置小紅旗一面中書巡邏字每更兵二名輪班絡繹巡視止挑燈執旗往來垜口不許叫喝打梆搖鈴若有垜夫熟睡不行瞭望并垜口燈火斷滅者隨掣更旗次早總巡官處稟究仍行喚醒點燈不許擅自喝

打骨法重治

　巡邏官

設役巡邏、猶恐疎虞、每門設巡警官二員、各與馬匹、置吏牌吏箭、如東門至南門、時值二更、東門官將一吏箭、交付南門官收驗、南門官隨付二吏牌、與東門官爲驗、驗畢送周、次早送總巡官處查考、若各官將牌箭私授、不親巡警者、查出以軍法重處、其巡警官、先察巡邏十人、若見各垛口、偶有睡熟失曉隱燈者、對其吏旗巡旂、次早并送總巡官處究治、亦止許巡視、不得呼喝敲梆、驚擾守垛之人、加犒勞、

夜中或值風雨、正奸人乘機竊發之會、宜倍加嚴謹、預備簑笠、臨時取用、當風雨之夜、無論家人僕人、格外加犒、

對敵號令

　誅後至

遇有警報、中軍晝則放砲舉旗、夜則放炮舉燈、各軍民隨即照派信地、各執器械、俱向外立定、如有遲延不到者、垛長將名報官、本犯即以軍法處治、容隱者一併治罪、

　齊心

守城要心齊、城上四方防守之人、無分貴賤大小、均以性命爲急、各爲自己身家、守非爲他人效命也、先要齊心一體、勿懷慳心、我飽而人饑、勿懷斷心、人勞而我逸、勿爭利而趨、勿懼害而避、勿因小嫌而彼此賭氣、勿懷小忿而彼此相爭、至於一垛有急、一伍協力、一賊上城、五大下手、敵有觀望退縮躲避不前者、一伍之人、俱斬首示衆、

劉錡守順昌、置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守、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日人欺我八字軍、今日我當爲國家破賊立功、大敗金人、

　周臺公曰、這是一個齊心的樣子、然上有劉錡、則軍士自奮勇矣、

李芾守潭州、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結峒蠻爲援、繕器械、峙芻糧、柵江修壁、及元兵至、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亦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芾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以徇、

　周臺公曰、這是兩個齊心的樣子、然上有李芾、則百姓自效死矣、

　壯膽

守城要膽壯、死賊性命、與我一般、彼不皆勇、我不皆怯、彼以捨命成功、我以貪生取死耳、彼在城下仰攻、有十倍之難、我在城上下打、有十倍之易、人見一賊扒城、便兩膝顫、見一賊

上城使欲驚逃不若一人驚走千人皆散一散之間賊俱入城父母妻子蕳蕳殺死若放開膽力站住不動與賊敵鬬賊安得上城是站住者滿城得活走散者大家同死但有見賊逃走一步者登時斬首示衆

定氣

守城要氣定凡百步以外賊吶喊衝搪必不可動切忌妄發矢石火器既不中賊又損實用常曰守里不如守丈守丈不如守尺愈遠徒勞愈近得力若氣不先定使自慌忙亂放銃砲矢石器械已盡氣力已乏心膽已亂待賊近城何以敵之此守城第一大戒也必待離城數十步方齊力攻打此勢險節短之意也記取記取殺賊後各人急須嚴守自己垛口靜聽上人領賞均分不許爭功爭賞致失守誤事違者以軍法重處

周臺公曰奴賊攻城每每先遣遊騎於百步外馳驟旋繞誘發火器只待數放之後或子藥盾乏或銃熱不堪再裝方合力齊攻我兵坐此失事已非一次豈可再受其愚弄耶

定脚

守城要脚定各守信地賊徒攻城每每聲東擊西聲南擊北聲晝擊夜聲晴擊雨總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八個字耳兵法擅離信地一步者斬雖一面十分緊急自有遊兵火速向緊急之方齊力防禦三面之人不許移動若過他人一垛斬首示衆

專目

守城要目專目力不精則緩急失候守垛之人遠望近視頭不敢回眼不敢轉恃放銃發箭則端相賊身下石投木則端相賊腦下三眼刺鎗則端相賊心使鈎斧大棒則端相賊頸見手則斷其手見頭則斷其頭手眼萬分留心不可遲緩一刻毫髮之間生死所係任他千轟萬亂吶喊搖旗只要眼力覷看不可一毫動心凡垛長城長雉長巡視周僚者輪流歇息任有見班打盹怠情者穿耳示衆

靜聲

守城要聲靜喧嘩囂亂此敗道也故城上招呼各以手勢說話各以喚聲夜間尤要安靜無聲慮賊消息四城門俱有更鼓每交點放砲一聲高聲人大叫一聲云大家小心城上衆人齊喊一聲餘時俱不許動一些聲息使賊不得掩被形聲探我消息也城上白日屏去鈴柝止豎旗號不許一人喧嚷即有攻打被傷之人亦不得大言震喊高叫驚走但有隔垛閒語者割耳示衆

堅志

守城要志戰兵貴如山千溢不動百寂不驚度乎賊智自窮我守可圖昔曹成攻賀州日久不下忽有一人登城大呼曰賊登城矣守城之人都滾下城賊遂登城此曹成之計一人訛言萬人驚走以後守城丁寧此令但有一人誤言惑亂人心者守城之人寸步休移祗死莫動將謀言之人與先動者人當時斬首懸高竿示衆

媢奸

守城要媢奸賊在城外屯聚以逸待我勞以飽待我饑以甯耐徃我銳以優游懈我心聲言解圍以安我意聲言增兵以塞我膽乍動乍靜以疲我精神緩進零衝以耗我氣力怨敎只聚以老我智謀窺壘增柵以示彼持久我意已定一切勿動撒圍毋喜疾攻毋驚歸師毋躡示怯毋進約和毋信僞隙毋乘忽退毋懈久持毋亂古今名將用兵未有無節制號令而能取勝者今將中軍以下號令分行判制守城之人各給一本如某項人甚數欵要緊識字者自讀不識字者聽識字之人教誦解說字字依行

金湯借箸卷十終

金湯借箸卷十一目録

金湯借箸卷之十一

京口周　鑑臺公甫　輯著
淮南李長科小有甫　較訂
同郡王孟申元嶽甫　參閱
吳縣吳壽格曼卿甫　手鈔

營陣部

周臺公曰奴發難二十餘年賊發難亦十有餘年矣王師遇之不但每戰輒敗且一敗而必至全軍覆沒者蓋繇於戰與不戰之權我不得而自主故也孫子云我欲戰敵雖深溝高壘不得不與我戰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敢與我戰惟能如是然後可以審利而動不利而止保全民命為國股肱今則不然遇賊即戰非敢戰也自守無具不得不戰一戰即敗非欲敗也自勝無策不得不敗也一敗即走非樂走也自固無法不得不走也一走則土崩瓦解兵將相離而全軍覆沒矣其咎果安在哉不佞身列行間始知具與大約陣法不明營規不立車戰法亡耳蓋奴賊之所恃者萬騎奔衝勢銳難禦所以一為蹂躪至無孑遺耳若能明陣法立營規用車戰則不動如山而戰與不戰之權可以操之自我矣勦奴勦寇上報　天子之恩下雪蒼生之痛豈不快哉輯營陣

陣論

周臺公曰營陣之法自軒轅黃帝始神農世衰諸侯遞相侵伐黃帝習用干戈肆征弗率乃觀易象布陣厥名握奇嗣後則太公有五行三才陣周公有農兵陣楚武王有荊尸陣鄭莊公有魚麗陣齊管子有內政陣晉荀吳有崇卒陣吳姬光有雞父陣孫武子有乘之陣楚淮陰有垓下陣諸葛君有八陣圖李藥師有六花陣下此如太乙常山蛇輪罘罝衡方雁行天覆地載風揚雲垂龍飛虎翼鳥翔蛇蟠飛鷃長虹重霞八卦去古益遠僉說僉文失其肯兵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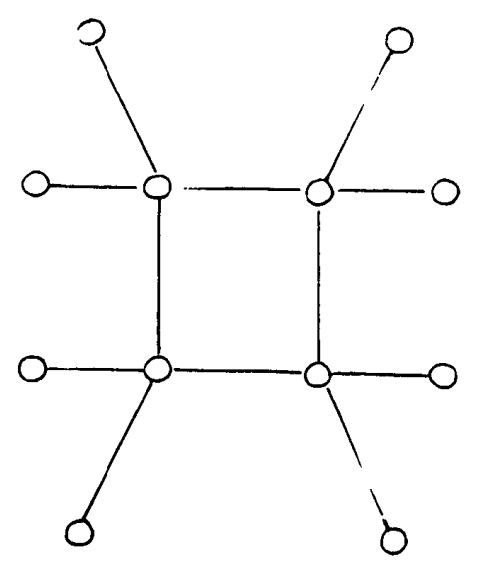
以將弁髦蔑無所適從非敗於瘵法即敗於泥法豈小故哉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仰觀積卒見於天文則陣法不始於人而始於天鑑嘗忘寢忘食學古陣法既浩且繁終不得其要領困頓之極一死是甘忽於憤悱之餘稍通覺路因悟積卒之妙雖神聖如黃帝諸人無非因此推演總不出其範圍何況下焉者乎按舊說云積卒星在房度西南其星十有二點布為內外二重外圍以八八營也內惟以四中壘也合內外而為九九軍也各三星品連以為前後左右四獸之局向於前者為前拒鳥陣也向於後者為後拒蛇陣也向於左者為左角龍陣也向

右者為右角虎陣也又外體圓天陣也而內體方地陣也外四隅各一風雲四縱也東西各二天沖地居左右也內二縱相對天衡居前後也二橫相對地軸貫中央也又外四位之相間各離二星之廣內四星相去各離一星之廣陣隙容陣隙間容隙也前參連如後參連左參連如右參連以旃為後以後為前四面如一觸處為首也而合有五營散有八陣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也繇此觀之則昭昭之上天之所以顯示於人者其陣至簡而盡至整而固雖有聖智何以加此無奈後人不知實理務求奇亢沿

至於今更有五變一曰失奇正之宜蓋制陣之法有動有靜體用乃立有體有用奇正乃生正多而無奇則重而無功奇多而無正則輕而不固故氣亂變化之時四方交互而出遊奕更迭而至而中軍四隅之陣未嘗敵動也四隅兵動則四方錯而為正四方之陣未嘗敵動也鑑性歲從大中丞張公西征見諸將新陣法舉陣皆動心竊疑之嘗與中丞公暨監軍雷雨澤先生剖晰甚力蓋變多則煩動多則亂兵之至危罔莫甚於此也試觀孔明為一代國師其名內陣則曰地曰軸曰衡者何也蓋取靜之義也靜則主守其兵為正其名外陣則曰天曰衡曰風雲者何也蓋

敵動之義也。動則主戰，其兵為奇。豈有舉陣盡動之理耶。其將固可鑿而虜矣。此一弊也。二曰昧分合之勢。蓋軍有前後左右中，古制也。其法不方則圓，大要中軍居中，前後左右四軍，環遶拱衛，意固取於分為犄角，使互救援也。今則不然，雖有前後左右中五軍之名，部無前後左右中五軍之實。每一閱視，不論數百數千，皆相與團聚一隊之地。於古開方立表之法，茫然不知。嗟乎，假令如此，便可以成教閱，則我　太祖高皇帝何苦多取民間糯地以廣演武場耶。作者謂之聖，此其故可深長思矣。以近日軍容如此，何怪乎一遇交鋒，便受賊圍，一處稍却，全陣皆却哉。謂宜各分部曲，各分奇正，形勢相離，聲援相接。一陣有失，諸陣尚全。一營被圍，諸營皆救。指臂一成，攻守皆利。當分不分，謂之縻軍。此二弊也。三曰暗疏密之法。蓋布陣之方，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人間容人，此定式也。嘗觀宋史，兀朮最號梟勇善戰，然順昌之役，大為劉錡所敗者，止因朮軍甚衆，排立無縫，一遇交鋒，皆偪仄掣肘，不得運動，而錡軍疎疎落落，欲前則前，欲後則後，欲左則左，欲右則右，長鎗大劍，擊刺自如，所以勝耳。今人遇賊，不為驚駭散，輒蟻聚蜂攢，情形如此，誰肯進當鋒刃，皆思退避箭石，所以不待接戰，便致奔逃，皆緣布陣將官疏密無法故也。可倣古式，每軍

前後左右，俾各占地二步，以示人間容人之意。至一陣一隊，又各相容，庶幾往來攻守，道路井然，可免壅塞之患矣。此三弊也。四曰不識行陣合一之機。兵法曰，行則成行，止則成陣。非有二理也。唐史思明極善野戰，遊兵及於石橋，李光弼治軍嚴整，當橋而進，賊不敢犯，豈非部勒有方，於成行之中，而寓成陣之法耶。近日以陣為陣，以行為行，嘗見官軍就途，或先或後，或行或止，不認隊伍，不分次序，將士相離，遠者數里，若路逢暴寇，風飄雨驟，突來格鬬，不識何以禦之。古人言行日可五十里，師行日不過三十里，豈其故為遲鈍哉。蓋其行必為戰備，而大半精神用之於整飭其部伍耳。今特著為式。凡遇三軍起行，自中軍及四正四隅八陣，各有先後倫次，不許稍紊。即遇暴來之鬬，其陣立脚，使成已先為不可勝，而待敵之可勝矣。斯法簡而易操，慎不可忽。倘冥行妄蹈，謂之亂軍引勝。此四弊也。五曰不諳旗鼓關係之重。夫一軍之中，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則金鼓旌旂者，固一軍之耳目也。今則少有知其肯者矣。嘗見操熟諸軍，竟有不待金鼓而自成行陣者。此不過由於習慣一定陣勢，人行齊行，人止齊止，熟則熟矣，却非從自己耳聽金鼓，目視旌旗，心知方向而成者。倘遇兩敵交鋒，地方非昔日教場，敵人非昔

日裝塘此時隨機應變全由將官旗鼓指使欲令進則進令退則退令西則西令東則東方可望勝若平日止嵬成套搬演故事不曾教他專心致志去看將官旌旗去聽將官金鼓一到危急之時縱是金之鼓之耳如不聞縱是旌之旗之目如不見豈不殆哉今特申明此義卑教折鼓凡我三軍眼不可亂視惟將官旌旗是瞻耳不可亂聞惟將官金鼓是聽試想一軍之中斬人者刀刺人者鎗殪人於百步外者弓弩摧鋒於數里外者銃砲豈不利害然古人只云祭旗只云纛鼓可見旗鼓乃三軍耳目關係固甚重也皆吳起臨陣左右進劍起卻之曰夫將專主旗鼓耳一劍之任非將事也可不慎與今日操演愈熟三軍耳目愈皆其病全在今日陣法也是如此明日陣法也是如此豪不知變以快動其耳目心志故耳此五與也夫苟一陣之中奇正得宜分合得勢跡密得法行即成行止即成陳所向從移所指從鼓金之則退鼓之則進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三軍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生靈幸甚社稷幸甚

孔明八陣

竊考孔明八陣之變歷代之說雖不同然其要機全在二十四隊進兵如歲時之間補偏救弊皆精於此故變化不可窮盡假令止於八八六十四陣陣亦易窮矣

李靖六花陣

李靖六花陣等法以方圓曲直銳之形為分合變化之節在陣法特為花步耳至於臨敵無所用之臨敵之際相視地形或丘陵林壑平陸斥澤之不同或高下險易廣狹死生支掛之不一而因以制天步騎多寡跡密輕重分合奇正之所宜而已非真有方圓曲直銳之地形真有方圓曲直銳之陣勢

也

吳璘疊陣

宋吳璘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諸將始猶竊議曰、吾軍其殲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得車戰餘意、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及與金酋習不祝胡盞遇、二酋老於兵、胡盞善戰、璘挑與戰、用疊陣法、更休迭出、輕裘駐馬而揮、士殊鬥死、金人大敗、降者萬餘、

張威撒星陣

宋張威自行伍充偏裨、其軍行必若銜枚、寂不聞聲、每戰必克、金人憚之、荊鄂多平野、利騎不利步、威曰、彼鉄騎一衝則吾技窮矣、乃以意創撒星陣、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每騎兵至則聲金、一軍輒分數十簇、金人隨分兵則又趨而聚之、倏忽間分合數變、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

王夔圍陣

宋利州司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四川安撫制置使余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

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用之班聲如雷、江水如沸、聲止、圓陣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

戚繼光鴛鴦陣

戚繼光每以鴛鴦陣取勝、其法二牌平列、狼筅各跟一牌、每牌用長鎗二枝夾之、短兵居後、遇戰伍長低頭執挨牌前進、如已聞鼓聲而退留不進、即以軍法斬首、其餘緊隨牌進交鋒、筅以救牌、長鎗救筅、短兵救長鎗、牌手陣亡、伍下兵通斬、

遼人陣法

遼人兵制、每遇對敵、於陣四面列騎為隊、每隊五七百人、十隊為一道、十道當一面、各有主帥、最先一隊走馬大譟、衝突敵陣、得利則諸道齊進、若未利、引退、第二隊繼之、退者息馬、飲水、粆諸道皆然、更退迭進、敵陣不動、亦不力戰、歷二三日、待其困退、然後乘之、此兵之所以強也、

孫武子常山蛇陣辨

新令常山蛇陣圖一首、唐裴緒之所演也、孫子九地篇有云、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裴緒演而為蛇陣、一軍六千人、四千為步兵、布為前後左右中、二千為騎兵、布為揚奇備伏、形如蛇之蟠曲、

何辯之蓋軍有前後左右中自古之制也其法不方則圓中軍居中前後左右環而遶之此奇正之所繇出裴緒以前後左右中布置為直陣已失其制矣况孫子所謂率然者謂士卒渫入死地其情不得不相救在法而不在形其形如蛇一攻可首欲首尾相救其可得乎魚腹江中孔明以石縱横布為六十四壘其形正方桓温見而嘆曰此常山蛇勢也蓋孔明八陣法以前為後以後為前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沖其中兩頭皆救桓温知孔明之法故云然也裴緒附會之說何足以為法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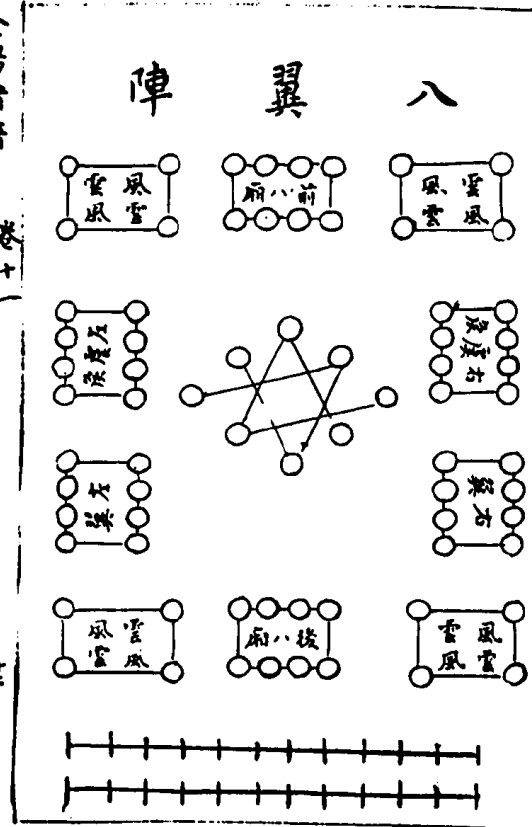
諸葛亮瞿塘方陣辯

黄帝握奇陣圓也圓者分表裏孔明八陣方也方者定八內圓陣以裏為正表為奇故名內陣曰地曰軸曰衡取靜之義也名外陣曰天曰衝曰風雲取動之義也方陣以四隅為正四方為奇名四正為天地風雲者乾坤巽艮之位也名四奇為龍虎鳥蛇者震兌離坎之位也是則孔明之天地風雲非野轅之天地風雲軒轅之衡軸衝非孔明之龍虎鳥蛇亦猶伏羲文王之易先天後天各隨所取圖欲論握奇只求其法於內外勿雜以龍虎鳥蛇之稱欲論八陣只求其法於八面勿混以衡軸衝之號斯兩得之後人不知其說各以己意牽合握奇經文強比而同其謬甚矣吁孔明八陣之義唐太宗以問於李靖則太宗未之了了可知李靖以擒名隊號為答則李靖之粗畧可見况乎方士俗儒而可怪之耶

諸葛亮八翼陣辯

太乙統宗寶鑑八翼陣圖一首張燁之所演也孔明陣無有八翼之名者燁以步卒一十六陣為前後二廂以騎兵三十二陣為左右翼候正兵之後無奇奇兵之後無正何辯之蓋孔明六十四陣皆古之車制無非正兵別以二十四陣為遊兵則孔明參用騎兵之法也瞿塘石陣八八成列其兵環遶於後非特為殿後耳接戰之時或以居先或居左右為翼為候為衝為突為揚為伏無定名也張燁推演陣圖動以六十四陣居中二十四陣居外實不知孔明遊兵之用也大率制兵當知伍法中軍如身前軍右軍如兩手左軍後軍如兩足皆為正兵四奇迭出於前後左右之間者則如介如牙如嘴如角如羽如翼無正形無定位以此而識輕重之權以此而求動靜之理然後可與追議孔明之兵法

九軍陣法駁議 出補筆談

熙甯中使六定使郭固討論九軍陣法著之為書頒下諸帥府副藏秘閣固之法九軍共為一營陣以駐隊遠之若依古法人占地二步馬四步軍中容軍隊中容隊則十萬之陣占地方十里餘天下豈有方十里之地無丘阜溝澗林木之礙者兼九軍共以一駐隊為藩落則兵不復可分九人共一處令之則死此正孫武所謂縻軍也予再加詳定謂九軍當使別自為陣雖分列左右前後而各占地利以駐隊外向自繞縱越溝澗林薄不妨各自成營金鼓一作則卷舒合散渾渾淪淪而不可亂九軍合為一大陣則中分四衢如井田法九軍皆背外相承面面相向四頭八尾觸處為首上以為然親舉手曰譬如此五指若共為一皮包之則何以施用遂著為令

四方平定陣駁議

今之營陣名曰四方平定陣大都以車外環遇賊衝突間隊出矢砲自車陣中射打賊退出馬兵追殺復來仍收入車陣中三衢三敵即此完局間之副將王鳴鶴曰此即宋之平戎萬全陣之遺矩也宋朝兵制之弱大都繇制陣之無法侯敵來攻僅為應兵絕無先發制人及設伏出奇之策自武穆一出專好野戰不學古法妙用在心故能橫行匈奴中本朝惟宋制之仍而京師又四方觀望故天下陣法大致都相仿彿每當大敵多怯弱而不前欲求敵愾似宜通之

營

總論

凡兵所以逃陣者以營寨不固如行人無家戰一不利無所歸命不逃得乎故宜先定營或憑高山大川或據戰車火車或結木柵坑塹以為營選用輕騎若干更番出哨時伏時見時近時遠以為犄角勝則率然盤踞之勢也即不勝而有營可歸較之亡命野竄者遇賊殺遁復亦殺雖驅之走必不肯矣則練營實為練膽之本也

又論

凡兵師之營、擬於城郭宮室、古法多依九宮六甲太乙天門地戶之法、徒增疑惑。不便於事。今但取山川地形。便利水草。隨其險易為之。紮平則方列。圍水則圓開。山路則盤回。川流則屈曲。務於適時使用耳。

法戒

宋狄青受命討儂智高、野宿皆成營柵。四面陳兵。數百督。皆數重。精銳列布左右。守衛甚具。古者之未至也。張忠蔣偕先往、一旦見賊、則疾馳使戰。又不知為營衛。敗則皆望風走盡、合近日敗局。將表出之、以為法戒。且使知非戰之罪也。

營地所宜

下營之法。擇地為先。地之善者。左有草澤。右有流泉。背山險。向平易。通達樵牧。謂之四備。

營地所忌

一 不居天竈。天竈者、大谷之口、

兵法曰、川谷之口、乏水無草、謂之天竈、

一 不居龍頭。龍頭者、大山之端、

一 不居地柱。謂形如覆釜。若安營其上。八面招風。周匝受敵。

兵法曰、山中之高、謂之天柱、澤中之高、謂之地柱、

一 不居地獄。謂形如仰盆。若安營其中。被賊四面乘高攻我。必敗其中也。

兵法曰、高中之下、謂之天獄、下中之下、謂之地獄、

一 不居障塞。謂四通八達。受敵益多。

一 不居無出路。謂四面地險。恐被圍難解。及糧運阻絕。

一 不居山林草木叢密之地。春夏枝葉茂盛。恐有潛襲之虞。

秋冬草木枯敗、恐遭風火之患。

一 不居江河灘瀨汙下之地。恐有漲溢。或被決塹。

兵法曰、春夏宜居高、以防暴水、

一 不居無水及死水之地。恐士卒渴乏。

張郃拒亮將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

汲道。大破之。

一 不居無草之地。恐馬失芻牧。

一 不居死地。

兵法曰、斥鹵之地、草木不生、謂之飛鋒、

舊云、謂安營不臨塚墓之地、人馬多夜驚、久居、士卒必生疾病、

一 不居惡名。如實入牛口之類是也。

一 不居下濕。恐人多疾病。

一 不居廢軍故城。久無人居者。

兵法曰、故村虛落。荒城古砦。謂之虛耗。

凡過此地。並去無留。常令我遠之。敵近之。我迎之。敵背之。

則此利而彼害矣。

營之壘

舊制築城為營，其城身高五尺，濶八尺，女牆高四尺，濶二尺，愈高愈妙。

木柵附

若因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勢險，多石少土，不任板築，乃建木為柵，皆泥塗以防火攻。

營之濠

凡營盤挑壕兩道，內一道寬一丈五，深亦一丈五，外一道寬一丈，深亦一丈，土撒平埋內高外低，勿礙火砲行路。其守城軍士，日間無有烽信，即下城挑壕，先將舊壕挑濬寬深，而後挑外濠，但使城壕多得幾道，俱極寬深，豈不安穩。進不能奮勇殺賊，退不免於死，而又不鑿壕立塹，此棄物也。

壕外極險處，坑一重，濶廿五步。

營之門

匈奴大入邊，乃以劉禮為將軍，軍霸上；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直馳入，將以下騎迎送。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

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

營之道

尉繚子曰：中軍左右前後軍皆有分地，方之以行垣，而無通其交往。將有分地，帥有分地，伯有分地，皆營其溝洫，而明其塞令，使非百人無得通。非其百人而入者，伍誅之；伍不誅，與之同罪。縱橫之道，百有二十步而立一府柱，量人與地，柱道相望，禁行清道，非將吏之屬，不得通行。采薪芻牧者，皆成行伍，不成行伍者，不得通行。吏屬無節，士無伍者，橫門誅之。踰分干地者，誅之。故內無干令犯禁，則外無不獲之姦。

營之官

一兵馬每下營訖，營主即須輪當四司官、典兵官及左右，令分頭巡隊，問兵士到否。如有未至，即差本隊催促；如有逃走，即牒所在捕捉。

一軍下營訖，司騎及佐分行巡視馬驢，有疾者醫，有瘡者剪

刮傳藥、有傷者中道量事決罰、

一下營訖、司哨及佐、即巡隊前啟兵甲器仗等、如有破綻損污、即須修葺磨礪、如其毫失中上所給、便為記案、準法科決、

一在營司倉及佐、監管兵士糧食、封貯照驗、勿令腐[illegible]、

營之算

周臺公曰、立營必先計人數、配地多少、寧使人浮於地、不可地浮於人、此孫子所謂地生積、積生勝之說也、弟子曰、聚二人於室內、而不先量其卧處飲食起居之地、則纍然紛矣、故營不可以無算、算者、豫道也、

營之器

器用之設、非[illegible]急可成、制作之難、非頃刻可辦、乃若倉卒相逢、不期而遇、前不得以肩其鋒、後不得以避其鋭、當是之時、不費寸土尺木、而賊馬自抵於損傷、不勞匹馬隻輪、而賊騎自至於顛覆、其法亦有六、一曰刺毬、四方有鋒、中間有蒂、以鐵為之、二曰蒺藜、鑄之以錫、淬之以毒、以鉄為之、三曰莿釘、其形如針而稍大、以鉄為之、四曰鏒須、其形兩曲、而上下皆鋭、以鐵為之、五曰菱角、以鉄為菱角、六曰皁角、以鉄為皁角、以上六法、皆預先打造、遇欲用、則令登抛撒、御在地者也、如用蒺藜等器、試於白日不效、試於黑夜必效、況賊之來

路不效、斷賊之歸路必效、硬地不效、無沙地不效、無草地不效、須置於沙草相間之地、蒺藜即染土色草色、賊見土見草、不見蒺藜、而後蒺藜得妙其用、徑寸之鋒、蹶千里之馬兵、未有奇於此者、

鄉鄉版

用版釘鄉鄉刺於上、行則載於糧車之上、用則埋於沙礫之中、皆能陷賊騎於道峽險要者也、

拒馬

設拒馬以制衝突、虜騎險而節短、五步之內、長兵技竭○後短兵不備○被衝即突○拒馬者○搞壘以行○而兼車之用○

軟壁

用硬木作架、高七尺、濶六尺、取軍中綿絮被、用水浸透、掛於架上、張之陣前、以堵鉛彈、

剛柔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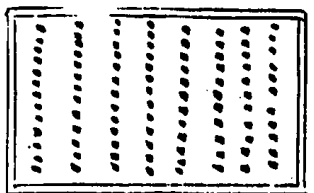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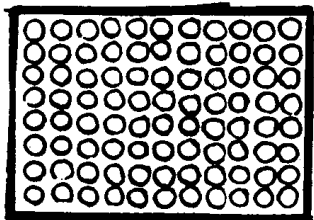
其架用木為長梲、中用一檔、牌身與木牌等、先用生牛皮二層釘之、皮裏用好蠶綿三斤、用布序為一袋、貼牛皮之間、用分水薄棉紙、每二張鬆鬆圍為一毬、挨行排之、冬用絲棉五斤、序布袋一幅蓋之、四邊竹釘釘固、通用灰漆四明、裏面布處、用油厚塗、使不入水、重可十五斤、計費五兩、只苦於價重、而官司不能辦具、此外或用鐵為鋒、或用猪毛人髮、或用紙、或用皮漆、或用竹木而夾其脊、其邊、懸鈴子○俱未有勝此者也○最忌入水○坐卧結實○

第一層用生牛皮

第二層用好大蠶棉布納之貼牛皮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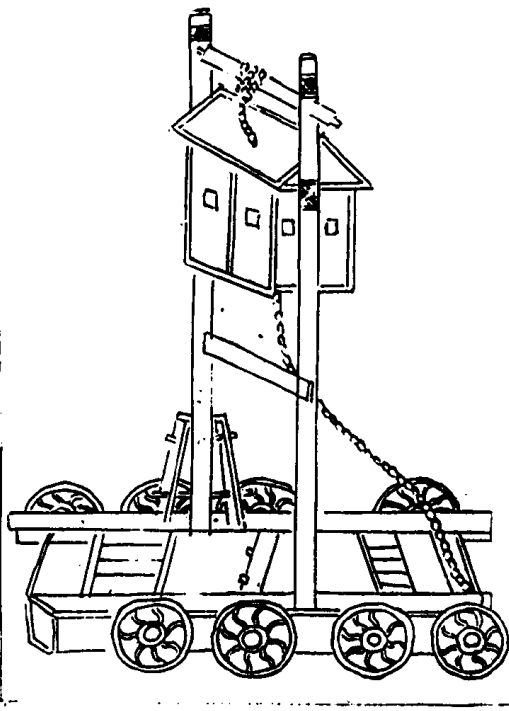
第三層用薄桑皮紙雖密排相挨

第四層用好蠶棉納布一層蓋裡

空胡鹿

凡軍中至夜選聽耳少睡者令臥枕空胡鹿其胡鹿必以野猪皮為之凡人馬行在三十里外者東西南北皆響聞其中每營置一二所

望樓

凡軍營中必為望樓選明目能視三四十里者以為望子大約望樓用一柱者樓防傾仄顛仆央柱者為佳三柱者尤佳其樓須可升可降方妙

望樓式

望遠鏡

望遠鏡出自大西洋國用筒數節安玻璃兩端置架上視遠如近視小為大遠望敵人營帳人馬器械輜重毫髮不爽我可預備戰守安放銃砲必不可少者

營之防

茅子曰夜則難防矣其要在於遠探候明更籌辨奸僞略次於左

兵候

凡軍營警備之外每軍必別設兵候一軍量抽減士三五十人於當軍四面三五里外要害之路夜設外鋪每鋪給鼓自

隨如夜中有賊犯大營即鳴鼓大叫以擊賊後乘得機便必獲克捷

外探

凡軍營下定夜則別置外探每營令夜不收遠作看次於營四面十里外遊兵以備非常如有警急馳報軍中

拓隊

凡軍營慮有突犯即於營外常置拓隊防護量抽減士充其隊去幕五十步均布若賊來拓隊不敵然後營中出兵相助不得令賊輒犯大營

夜號

大將軍每營印簿一扇、每日一行、題云某營某年某月某日、
號簿、每日戌時、各營掌夜號官、持簿於大將軍幕前取號、大
將軍隨意注兩字、上一字是坐喝、下一字是行答、密封函付
領回、各營裨將開拆、即密示坐喝者上一字、巡警者下一字、
使各牢記、不可漏泄、

夜巡

及夜巡時、經過吏舍、坐者喝某字、巡者即答某字、即兩無言
放過去、如喝答不相投、即屬別營人、或喝而不答、即是奸細、
隨時拏縛、報本營主將、密查虛實、傳報大將軍處分、如坐者
不喝、巡警人即喝下字、坐者仍不答、即係睡熟或往他處偷

安、巡警人記其鋪分、報主將查究、巡警人不到者、直吏人報
主將查究

營之制

周亶公曰、昔司馬懿與孔明對於淮南、孔明病卒、軍退、懿
按行其營壘處所、嘆曰、天下奇才也、政服其部分有方、敵
不得而犯耳、又按晉羅尚遣人夜襲李特營、特知之、戒嚴
以待、及至其營、特堅臥不動、伺其衆半入、發伏擊之、大敗、
若今日之營、數賊竊入、一軍皆驚矣、則有制無制之別也、
今次其說於左

備夜戰

按兵法有云、凡夜戰者、多為敵來襲我軍壘、不得已而與戰、
其法在於立營、立營之法、與陣法同、故軍志曰、止則為營、行
則為陣、蓋大陣之中、必包小陣、大營之內、必包小營、前後左
右之軍、各自有營、大將營居中央、諸營環之、隅落鉤連、曲折
相對、遠不過百步、近不過五十步、道徑通達、足以出入部隊、
壁壘相望、足以弓弩相救、賊夜入營、四顧屹然、皆有小營、各
自堅守、未知所攻、我當按兵勿動、縱賊盡入、然後擊鼓、諸營
盡應、燃火內照、諸營兵士、悉閉門登壘、下瞰敵人、勁弩強弓、
四面俱發、若奸人潛入一營、斫營殺士、諸營即舉火出兵、四
面繞之、號令營中不得輒動、須臾之際、善惡自分、若或出走、

皆有羅網矣、今之立營、通洞豁達、部分無法、若有賊夜至、軍
中無不驚擾、雖多置斥候、嚴為備守、晦黑之夜、彼我不分、縱
有衆力、安能用之哉、

營之禁

一下營訖、軍士欲進城貿易者、每隊若大兵二名、給牌出入、
餘有擅離信地者、軍法示衆、

一營壘既定、其自外屠沽販賣人、一切禁斷、營內自交易即
不禁、

割驢耳

司馬楚之別將督軍糧、封敕之降柔然、說柔然令擊楚之、以

絶糧食餓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曉其故楚之曰此必賊遣奸人入營覘伺割以爲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爲備乃伐柳爲城以水灌之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鬻麵者

邛州牙將阡能叛高仁厚帥兵五百人往代討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麵者到營中邏者疑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諜也

周臺公曰司馬楚之高仁厚兩人皆稱名將乃治軍簡易如此尚有刺舉之徒取大將首如探囊耳故立營雜務概不發鉏而止以營禁附於數則之後

行師留營

每行師者行必結陣見可而進知難而止每行一次必立一營貯收糧草兼作退步各路兵深入百數十里必留營數所撥兵防守如前路迎敵猝有不虞就近憑營庶幾人心有所繫屬不至如鳥獸散徒資寇兵也

車

總論

李綱請造戰車曰虜以鐵騎勝中國其說有二而非車不足以制之步兵不足以當其馳突一也用車則馳突可禦騎兵馬弗如之二也用車則騎兵在後度便乃出戰卒多怯見敵輒潰雖有長技不得而施三也用車則人有所依可施其力

部伍有束不得而逃則車可制勝明矣靖康間獻車製者甚衆獨總制官張行中者可取其造車之法用兩竿雙輪推竿則輪轉兩竿之間以橫木筅之設架以載巨弩其上施皮籬以捍矢石繪神獸之象弩矢發於口中而竅其目以望敵其下施甲裙以衛人足其前施鎗刃兩重重各四枚上長而下短長者以禦人也短者所以禦馬也其兩旁以鐵爲鉤索止則聯屬以爲營而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皆處其中方圓曲直隨地之便行則鱗次以爲陣止則鉤聯以爲營不必開濠塹築營壘最爲簡便而完固

先臣余子俊言大同宣府地方地多曠野車戰爲宜器械糗糧不煩馬馱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用獻圖本及兵部造試所費不貲而遲重難行率歸於廢故有鶻鵠車之號謂行不得也夫古人戰皆用車何便於昔而不便於今殆考之未精制之未善而當事者遂以一試棄之耳且如秦築長城萬世爲利而今之築堡築墩者皆云沙浮易圮趙充國屯田亦萬世爲利而今之開屯者亦多築舍無成是皆無實心任事之人合群策以求萬全故也法弱故敗嗚呼苟無實心任事之人即盡聖祖神宗之法制皆題之曰鶻鵠可矣

奴戰法

奴賊戰法死兵在前銳兵在後死兵披重甲騎雙馬衝前前雖死而後仍復前莫敢退退即銳兵從後殺之待其衝動我陣而後銳兵始乘其勝一一效阿骨打兀朮等行事與西北虜精卒居前老弱居後者不同此必非我之弓矢決驟能抵敵也惟火器戰車一法可以禦之請造雙輪戰車約三四千輛為率每車載火砲二位翼以步軍十人各持火鎗輪打夾運行則衛陣止以立營方為穩便

車營制虜

虜馬奔衝信非中國之馬可禦者車戰不據以我之短犯彼之長終不濟也一講車戰則人咲以為迂似以遲須之車而

欲與馬足較勝負斷無勝理殊不知車者所以取其整齊部伍鎮靜人心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奈何欲與虜馬較遲疾也古稱北邊良將莫過李牧夫李牧之用兵虜入則收保而無亡失守邊之策當於要路之衝下一車營一切騎步皆收入營內如虜騎卜遁則將車上火器次第制之虜遁則放開馬門發騎兵以追之若係誘我或衆寡不敵則仍收入營中虜再至則車上攻打復如前虜自東來則東路要衝如此應之虜自西來則西路要衝如此應之兵法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此也我朝個東南之財守西北之虜奉若驕子無敢言戰雖邊徒虜報皆待其已死而斬之者未曾敢有旗鼓相當一戰無非畏其奔衝之執若車戰可行則吾兵藉以為勢而出塞之功亦可望矣

車材以堅為貴

車戰之法必不可無而造車之材未得其妙以北方產無良木彼督造之人貪婪減尅又以朽腐為之操練日久櫛風沐雨比至乘車而戰非衝軸折則輪轂梟為誤甚大平日費財造車臨時無一車之用甚可惜也惟粵東所產紫荊木質實而性堅暴露風雨十年不朽其價值亦與檀榆相等請沐定一車之式鋸為幅方採運前來不過度嶺一日暑費夫役此外便可乘舟渡江及河徑至通州造為戰車則堅固渾厚保

無決裂以四年一操五年一修所節省公費亦甚不少真愈於一年一造而無實用者也

車士

古者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戰左右狹輔相為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為一隊去車二十五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廝養樵汲者

車數以雙為貴

國朝總制劉天和奏其畧云竊聞古兵家者流卒不能勝騎騎不能勝車歷攷前代名將及訪先年總兵官仇鉞曹用也

田車以解寬化塞之圍近年總兵官王效曾用撥紫空車以遇興武營套虜之入固屬有成效矣然非良制為也查今各邊亦有國初以來歷年所遺戰車其制度不一甘肅寧夏固原其餘邊堡多有存者但皆笨輪大車每輛二十餘人輓之其行甚遲少遇灘漸險阻即不能越以是不適於用惟宏治年間尚書秦紘所造戰小車嘗以其式上請孝宗皇帝嘉獎取名全勝每車二人推之二人輓之兩車相連可蔽四十人戰則隨地形環布為陣軍馬居中虜騎圍繞則火器弓弩四面各發勢如火城虜不敢逼所向無前虜不敢逼其火器安於車上點放安穩不搖審定其砲頭高下所中非人即馬較之手中點放戰搖而不一中者大不侔矣蓋馬步兼用長杖並使戰守皆宜誠可萬全取勝止則環列為營傍施鹿角連以鐵繩良便制敵餘車小帳以免軍士露宿用存愛恤是雖不能追奔逐北星馳電擊然擺列邊墻以遏虜入據阨險要以邀虜歸占據水頭以困虜馬誠可化弱為強以寡敵衆修邊耕穫俱可用以防衛而車製輕便前過險阻險沙可以杜撞而邊視之撲墻搖墊自保不敗者誠萬萬不侔矣臣謀謂整車為中國長技此也且每輛止費銀二兩餘每車千輛僅當馬軍人千名一月之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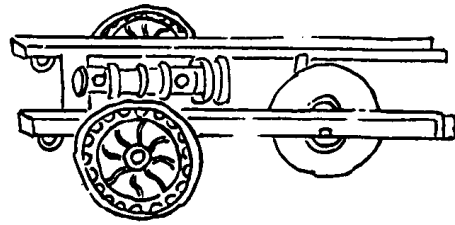
小車

今世有獨輪車者民間用以搬運一人前輓一人後推其制輕便因其制可為戰車甚便可以推可以營可以戰其費廉其利廣

周臺公曰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三者兵之至要也今日行軍衣甲器械既各自賫若復責以裹粟米扒糗重力必不勝若輕身而行又犯三者之忌不敗得乎南方地即阻隘倘用此車每伍車一乘每乘夫二名如古厮徒炊子之用公用輜糧悉在其上卒然遇敵立地成營一便兵有所依不思逃竄二便施放火器必定持滿三便利則進攻不利退守操縱由我四便輜重糧食委積盡在軍中即被圍困足以自全五便何至為戎馬馳突畏賊如虎哉

火車

虜馬擁衆無計可禦用車以陣誠為有足之城不秣之馬矣但所恃尤在火器火器若發車何能禦如火箭車大將軍車之類不可不預備也

葉公神銃車式

存此一式餘可類推

歷代車攷

衛青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為營、

李陵至浚稽山、與虜遇、衆寡不敵、乃以大車為營、引士出營為陳、千弩俱發、虜乃引去、

此車之用於西北者也、

光武造樓櫓戰車、置塞上、以拒匈奴、

漢靈帝時、蒼梧桂陽賊攻郡縣、零陵太守楊琁、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彀弓弩、及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破散、

此車之用於東都者也、

魏鄧陵侯彰征代郡、以田豫為相、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為、豫因地形回車結圜陳、弓弩持滿於內、疑兵塞其隙、胡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

馬隆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衆萬計、乘險遏隆、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涼州遂平、

此車之用於魏晉者也、

劉裕伐南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

臨朐、劉裕因縱兵奮擊大敗之、

突厥達頭可汗犯塞、諸軍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舉鹿角為方陣、騎兵在內、楊素曰此乃自固之道也、

此車之用於南北朝者也、

李靖與太宗論兵法曰、跳盪騎兵也、戰鋒隊兵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乘而出也、臣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易、古人節制信可重也、

突厥阿史德溫傅反、裴行儉詐為糧車三百乘、伏壯士百餘、虜果掠車、車中士突出、殺獲幾盡、

馬燧為戰車。冒以狻猊象。行則以載。止則為陣。討田悅。燧乃推大車。焚悅將楊朝光柵。破之。

此車之用於唐者也。

宋真宗咸平中。吳淑上疏。請復古車戰之法。謂夫人平居猶必謹藩籬。固關鍵。以備不虞。何況當胡虜之衝。陣眾突騎之輕悍。而無蔽護哉。夫人之被甲鎧。所以蔽捍其身也。而戰之用車。亦一陣之甲鎧也。夫鱗介之蟲。肌肉在內。鱗介在外。所以自蔽。豈可使肌肉居外。而鱗介反在內乎。夫用車以戰。亦一陣之鱗介也。故可以行止為營陣。賊至則斂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用奇掩襲。見可以進。敵出則藏。此為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為所居之宅。庶人心有所依據。不懼胡騎之陵突也。

魏勝嘗自創如意戰車。數百兩。車上置獸面木牌。垂鐵幔帳。以禦箭鏃。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為營。掛搭如城壘。前列大鎗數十。人馬不能近。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弓車當陣門。上寘牀子弩矢。大如鑿。一矢能射數十人。發三矢。可數百步。砲車在陣中。施火石砲。亦二百步。交陣則出騎兵兩翼掩擊。得捷則拔陣追襲。少却則入陣間稍憩。士卒不疲。處有拒遏。預為餅餌。計夜習不使人見。以其製上於朝。詔諸軍遵其式造焉。

此車之用於宋者也。

車之時宜。

陰濕則停。陽燥則起。

車之地宜。

平易則利。險阻則害。

車之答難　周臺公

或難曰。馬疾而車鈍。用以戰虜。必無勝理。答曰。凡器各有長有短。星馳電擊。虜之所短也。安營固壘。車之所長也。但取其能足以整束部伍。先為不可勝耳。奈何欲與虜馬爭角逐之輕利哉。

或難曰。宋失西北二邊之險。而以平原曠野為邊。利用車戰。今日之邊。皆連山峻嶺。浮河積石。大車決不可用。答曰。大車不可用。輕車獨不可用乎。便輪者不可用。單輪者獨不可用乎。昔馬隆扁箱木閣。其以地險路狹之故。遂廢中國之長技也。

或難曰。子談車戰之效。既鑿鑿矣。倘彼以萬人之眾。穿地以為長溝。溝之上積以起土。則吾之輪有所礙。馬有所觸。而不得行。是坐受困矣。奈何。子咲曰。彼之力能掘地為溝。我之力獨不能平溝為地乎。且用車之力。即當思濟車之窮。奈何為束手待斃之說也。而又不聞六韜軍用之說耶。渡溝壍。飛

橋。一間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著轉關轆轤、（欲易動也）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張以環利通索欲堅用也）渡大水、飛江。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雖長河大江。可以立濟、咫尺之溝。何足為疑。

或難曰、貴軍以速車、是未見敵而先竭其力於推輓矣。必不可。答曰、約計一軍當身器甲糧糗。不下四五十斤。負四五十斤而趨。不一舍疲矣。再舍三舍。疲極矣。猝然遇敵。豈能戰乎。有車以代為之載。正息其力也。豈竭其力哉。

或難曰、軍士不諳推輓。強令之、恐有破轅折軸之患。奈何。答曰、古人行軍。自戰士之外、必另有設廝徒負餋之卒若千人。

慮於每隊。約給大夫二名。行則專主車務。止則專司旗鼓。此兵法所謂以治勝者也。客謝而起。

牌制

夫平原廣野。結營壘衛。衛蔽矢石。此車之所宜也。若乃仰坂越險。卑下沮洳。短兵相接。矢石交擊。非牌何以蔽翼。此亦陣中之要具。不可少也。水陸舟車。皆可為用。即古櫓楯之屬。以其能衛蔽也。國初之制。以木加革。重而不利於步。近稍建以籐為之。雖輕便而不能避矢石。或以生牛革二層縫成。內實以木棉桑皮紙。輕便堅利。能禦矢石火砲。可以代甲冑之用。然牌主衛而不主刺。須以長短器械為之應援。其法具後。

用牌

用牌之法。須擇膂力輕捷健壯者。授之以法。置於行伍之先。為眾人之藩衛。次用鎗手四人、傍牌後退身、次用斧手二、再次用銃手四人、長短相間。迭為應援。此用牌之大法也。牌兵有失。通隊俱斬。

金湯借箸卷十一終

金湯借箸卷十二目錄

水戰部有引

大江要道

總引

舟戰

大勝小

武雕光説　韓世忠海艦　虞允文海鰌船　陳友諒巨舟

堅勝脆

廣船

順風勝逆風

錢傳瓘反逆為順　李賓祈風助順

順流勝逆流

李神福泝流還擊

防淺

吳椎欽杙　鄱陽湖舟膠淺沙　俞通海議入江

防砲

劉基躍起更舟

防火

張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

防風

匡山颶風大作　兩頭船

防覆

海鶻左右置浮板

防鑿

舟用夾底

舟製

輪舟

楊太以輪激水　虞允文踏車行船　飛輪駕海舟圖　神飛火輪舟説　神飛大輪舟圖　鷹船説

鷹船圖　沙船　叭喇唬船　叭喇唬船圖　開浪船　八槳船　漁船　走舸　蒙衝　無底船　子母舟　子母舟圖　連環舟　連環舟圖　木筏

水戰之師

柁工　水兵　泗人言文達　泗人司馬福　張永德用泗人繫舟　劉錡用泗人繫舟　張貴用泗人赴郢　趙善湘練浮水軍

水戰之器

攔火飛蓬

應用法藥　製法　又製蓬索藥方　攔火飛蓬圖

金湯借箸卷之十二

京口周鑑臺公甫　輯著
淮南李長科小有甫　較訂
同郡王孟中元徵甫　參閱
吳縣吳壽格曼卿甫　手鈔

水戰部

兹者奴賊深侵、所至殘破、大江以南、獨稱安土者、徒恃此、一衣、帶、水、耳、故愚謂今日之務、水戰急於陸戰、守江重於守城、謂天塹不足恃歟、則魏武困於居巢、曹丕困於濡須、拓拔困於瓜州、苻堅困於淝水矣、謂徒險果足恃歟、則杜預嘗襲樂鄉、胡奮嘗入夏口、賀若弼嘗涉廣陵、曹彬嘗渡采石矣、信乎扼險者勝、恃險者亡也、予嘗取長江圖按之、竊見大江之南、上自荆岳、下至常潤、不過十郡、十郡之間、其要不過七渡、上流最緊者三、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緊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之最緊者二、建康之浦口、鎮江之瓜州是也、若江上無虞、則城內居民、皆可安堵如故、倘輕棄天險、聽其投鞭、坐守孤城、譬如鼠入穴中、立受偪仄、而東南數郡、皆有燎原搽木之憂、乃失策之甚者矣、故予娓娓以防江為今日戰守之要策也、

昔曹操遺孫權書、欲治水軍與之會獵於吳、張昭等曰、操

併荊州水軍、蒙衝闘艦、浮以沿江、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周瑜曰、操捨鞍馬、仗舟楫、遠涉江湖、不習水土、擒操宜在今日、若水戰修明、鑑謂擒奴亦宜在今日矣、辨水戰

大江要道

總引

以歷代史考之、舟師可以進戰之處、東南之師、趨三齊者自淮入泗而止、劉裕伐南燕、舟至下邳是也、趨河北者、自汴入河而止、桓溫伐燕、至枋頭是也、捨舟登陸、尚得半利、趨關中者自河而入、徑至長安、王鎮惡以蒙衝小艦、至渭橋是也、水陸並進、可得全利、此皆以舟師進者也、若夫舟師可以守之處、塞建平之口、使自三峽者不得下、此王濬伐吳、楊素伐陳之路也、據武昌之要、使自漢水者不得進、此何尚之所謂津要根本之地也、守采石之險、使自合淝者不得渡、蓋隋韓擒虎嘗因以滅陳也、防瓜步之津、使自盱眙者不得至、此蓋魏大武欲道此以寇宋也、扼其要害、使不得進、此皆以用舟師守者也

舟戰

大勝小

戚繼光云、福船廣大如城、非人力可驅、全仗風勢、倭船自來矮小、如我之小艙船、故福船乘風下壓、如車碾螳螂、鬥船力而不鬥人力、是以每每取勝

近日劉香老輩、俱有廣東極大之船奈何

金兀朮入寇、韓世忠與相持於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兀朮大敗

宋虞允文及金主亮戰於江中、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我軍、士殊死戰、官軍以海鰌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大敗

陳友諒圍南昌、上親督舟師三十萬、往援之、友諒解圍、東出鄱陽湖逆戰、友諒悉以巨舟連鎖為陣、旗旌樓櫓、望之如山、我軍舟小、怯於仰攻、往往退縮、上不懌、親麾右師小却、上命斬隊長而下十餘人、猶不能止、時郭興侍側、趨進曰、彼舟如此大、小不敵、非人不用命也、臣愚以為非火攻不可、上然之、即命常遇春諸將、分調網船、載荻葦、置火藥其中、至晡時、東北風起、乘風縱火、焚其戰艦數百艘、烟焰漲天、十里之間、湖水盡赤、友諒弟偽王陳友仁陳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

堅勝脆

廣船視福船尤大、其堅緻亦遠過之、蓋廣船乃鐵力木所造、福船不過松杉之類而已、二船在海若相衝擊、福船即碎、不

能當鐵力之堅也倭長遣船亦用松杉之類不敢與廣船相
冲
順風勝逆風
吳越王鏐遣其子傳瓘擊吳、吳遣彭彥章拒之、戰於狼山、吳船乘風而進、傳瓘引兵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傳瓘使散沙於己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為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
金亮遣蘇保衡、統水兵由海道、將趨二浙、李寶舟師至東海縣、時虜圍海州、寶麾兵登岸、虜驚引去、寶與子公佐、引舟師

至密之膠西石臼島、而虜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候風即南、不知王師猝至、寶禱於石臼神、風助順、丙寅風雨開、乘眾喜爭奮引帆、俄頃過山、薄虜、虜驚失措、帆皆以錦綃為之、彌亙數里、忽為波濤捲聚一隅、窮促搖兀、無復行次、寶以火箭射之、烟焰隨發、延燒數百艘、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命健士登其舟、以短兵擊刺殪之、降者三千人、獲完顏鄭家奴六人斬之
順流勝逆流
吳李神福自鄂州東下、田頵遣其將王壇汪建、將水軍逆戰、神福謂諸將曰、彼眾我寡、當以奇取勝、及暮合戰、神福佯敗

引舟泝流而上、壇建追之、神福復還順流擊之、因風縱火焚其艦、壇建大敗、士卒焚溺及者甚眾
防淺
吳權舉兵、攻皎公羨於交州、漢主命其子弘操、將兵救公羨、權引兵逆戰、先於海口多植大杙、銳其首、冒之以鐵、遣輕舟乘潮挑戰而偽遁、須臾潮落、漢艦皆礙鐵杙不得返、漢兵大敗、士卒覆溺者大半、宏操死、漢主慟哭、收餘眾而還
上討陳友諒、大戰於鄱陽湖、上屢瀕於危、所乘舟偶膠淺沙、賊來勢攻之急、欲犯上舟、一時諸將計無所出、帳前親兵將韓成進曰、古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愛其死、遂服上袍

冠、對賊眾投水中、賊信之、攻稍弛、會諸將兵至援之、賊始退、
上與陳友諒、戰於鄱陽湖、敵兵大敗、友諒欲退保鞋山、我師先至罌子口、橫截湖面、邀其歸路、友諒不得出、是夕、我舟泊淺於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俞通海與眾謀曰、湖水有淺處、舟難廻旋、不利於戰、莫若入江、據敵上流、彼舟若入、即成擒矣、劉基亦密言於上、請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上從之、敵見我水陸結寨、不敢出、糧盡益窘、繞下流欲遁、通海追敗之、
防砲
鄱陽之戰、上亦屢瀕於危而後安、一日與友諒鏖戰、劉基在

梁舟忽蹴起大吠上亦驚起回顧但見甚嬰手揮之遂聲呼曰難星過可更舟上悟如其言更之坐未半晌舊舟已為敵砲擊碎矣

周臺公曰砲勢猛烈備禦為難但知以水剋火以柔制剛之法庶可無虞矣

防火

元張宏範襲厓山張世傑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艫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為死計宏範薄之世傑舟堅不能動宏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爇宏範

無如之何

防風

宋張世傑與元張宏範戰於厓山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死之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登柁樓露香祝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諸將函其骨葬潮居里

周臺公曰兵法云凡戰背風單勢既順風之於戰乃極明淺極切要者也今日借口習天官者多矣及問以某日有風某日無風某日風起何俱昏懵然莫解嗟乎以區區有聲有氣之物尚不能知反欲指說冥漠妄言禍福就令聽之哉

按大學衍義補有兩頭船之說蓋以海運為船巨遇風懼難旋轉兩頭製舵遇東風則西馳遇南風則北馳海道諳無逾其利蓋武備不嫌於多慮患不妨於遠莫能之前猶將求之而況設之前者有未泯乎以此御敵則戰舟雖壑可亂也

防覆

海鰌者船形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鰌之形船上左右置浮板形如鶻翅助其船雖風濤怒漲而無側傾覆背左右以生

牛皮為城牙旗金鼓如常法

防鑿

舟用夾底庶可無虞

舟底有用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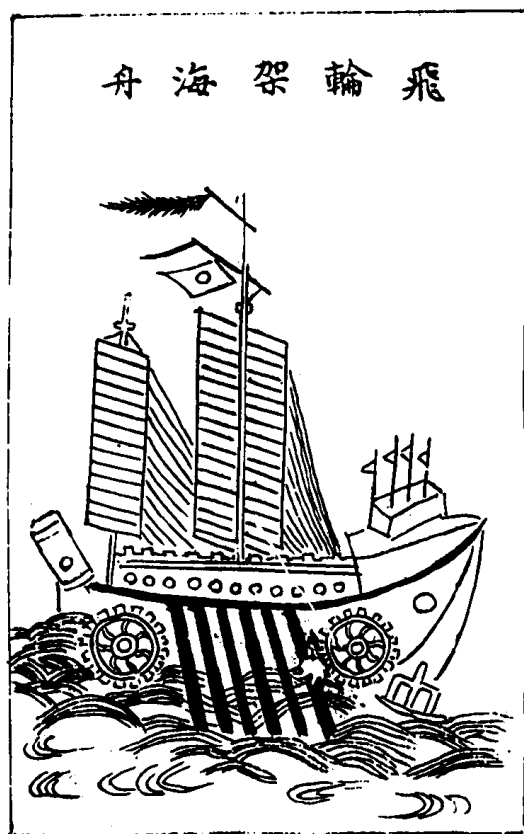
舟製

輪舟

岳飛破楊太於洞庭太時與劉豫通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

金主亮既至江北掠民船指揮欲濟虞允文伏舟於七寶山後令曰旗舉則出伺其半渡卓旗於山人在舟中踏車以行

飛輪架海舟

船但見船行而不見人盖廠蔽舟人馬皆藏此亦致勝之道由也

丘瓊山先生曰、舟之大者非風不行而行風必以帆帆之製非蒻葉與竹篾則布為之以火箭射之無不焚者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楊公之舟以輪激水雖無風亦可行也巧思者能師其意倣而製之則雖無風不用帆亦可行矣

神飛火輪舟式

立兵與戰
機用轉木上鋪原板機對賊翻
俱藏大藥
層伏兵
前後有輪
四開有芭
兵倉通上下
舵塗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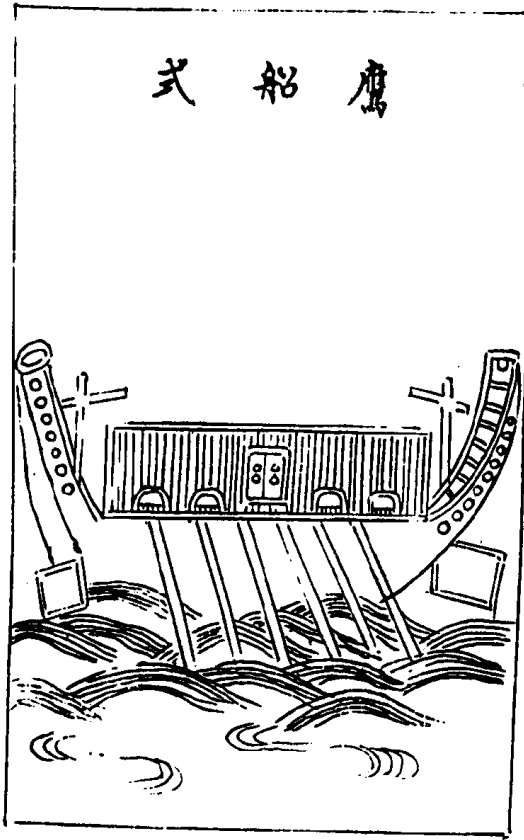
神飛火輪舟

陸戰用車騎、水戰用舟船、一定之制也、艨艟戰船、武經自有圖式、惟此船之式、狀類海船周圍以生牛皮革為幛、或剖竹為笆、以擋矢石上留銃眼箭眼、者以擊賊、上中下分為三層、首尾設暗倉、以通上下、中層鋪用刀板釘板、兩傍設飛槳、或輪乘浪排風往來如飛募泅人以為水手、遇賊詐敗、棄而與之、精兵暗伏艙下、泅人赴水而走、待賊登船、機關一轉、賊皆翻入中層、刀釘板上、可以就而戮之矣、若衝入賊船隊內、兩旁暗伏火器、左衝右突、勢不可當、用此船一號、足抵常用戰船十號、顧用之者、在得其人耳、

鷹船式

鷹船

崇明沙船可以接戰、但上無壅蔽、火器矢石、何以禦之、不如鷹船兩頭俱尖、不辨首尾、進退如飛、其旁皆茅竹板、密釘、如福船旁板之狀、竹間設窗、可出銃箭、窗內隱人盪槳、鷹船沙船、乃相須之器也、

沙船

沙船能調戧使鬭風、太祖舊制、深嚴雙桅船隻、私自下海之禁、承平既久、法度浸弛、不但雙桅習以為常、甚有五桅者、長江大帆一日千里、若從權取而用之、但於兩舷增設戰柵、以為敵衛、亦利水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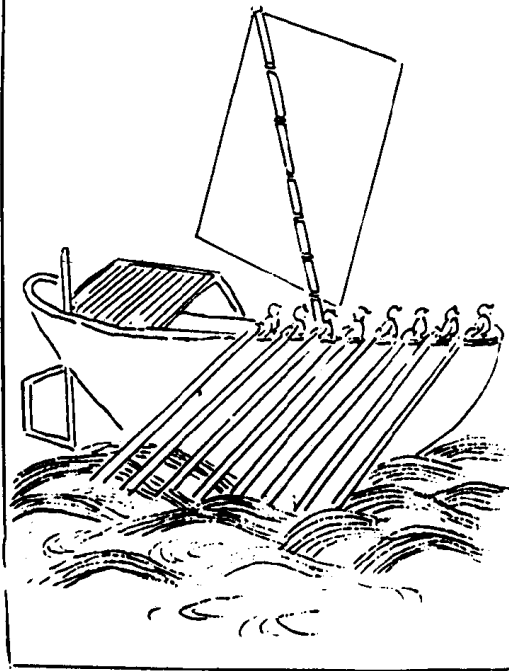
叭喇唬船、皆用以戰敵者也、

叭喇唬船

叭喇唬船、浙中多用之、福建之烽火門、亦有其製、底尖而濶、首尾一樣、底用龍骨、直透前後、濶約一丈、長約四丈、末有小官艙、艙面兩旁、各用長板一條、其兵夫坐向後而棹槳、每邊用槳十枝。或八枝。其疾如飛。有風豎桅、用布帆、亦能破浪、甚便。追逐哨探。倭奴號曰軟帆、賊亦畏憚、

按福建船有六號、一號二號、俱名福船、三號哨船、四號冬船、五號鳥船、六號快船、福船勢力雄大、便於冲犂。哨船冬船、便於攻戰追擊。鳥船快船、能抑風濤、便於哨探。或撈首級。大小兼用。俱不可廢。船制至福建備矣。

叭喇唬船

開浪船

以其頭尖故名。喫水三四尺，四槳一櫓。其行如飛。內可容三五十人。不拘風潮順逆，皆可用也。

八槳船

此船不能擊賊，但可供哨探之用。今閩廣浙直皆有之。宋趙善湘知鎮江，製多槳船五百艘。無論風勢逆順，捷疾如飛。

漁船

漁船於諸船中，制至小，材至簡，工至約，而其用為至重。何也？以之出海，每載三人，一人執布帆，一人執槳，一人執烏嘴銃。布帆輕捷，無甚設之虞。易進易退，隨波上下。敵舟瞭望所不及。是以海上賴之，取勝擒賊者，多其力焉。

以上諸船，皆用以哨探者也。

走舸　用十四槳

走舸者，船舷上立女牆，棹夫及戰卒，皆選勇力精銳者充。往返如飛，乘人之所不及，金鼓旌旗在上。

蒙衝

蒙衝者，以生牛革蒙戰船背，左右開掣棹空，矢石不能敗。前後左右有弩窗矛穴。敵近則施放。此不用大船，務在速乘人之所不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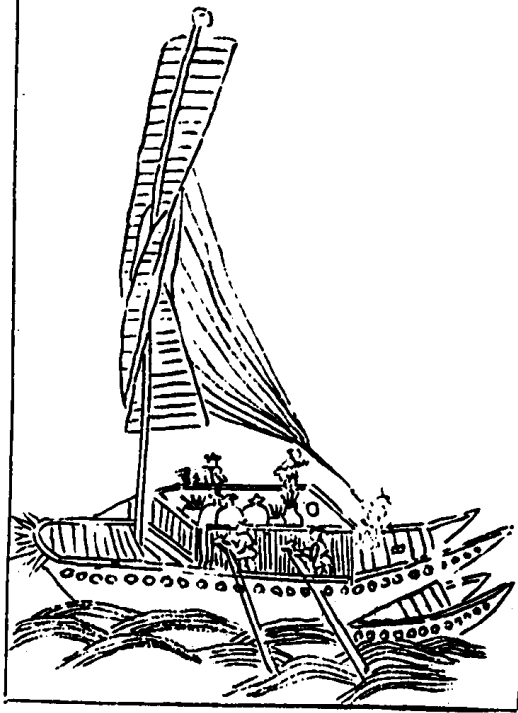
宋武帝北伐，王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泝而進，艦外不見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為神。

無底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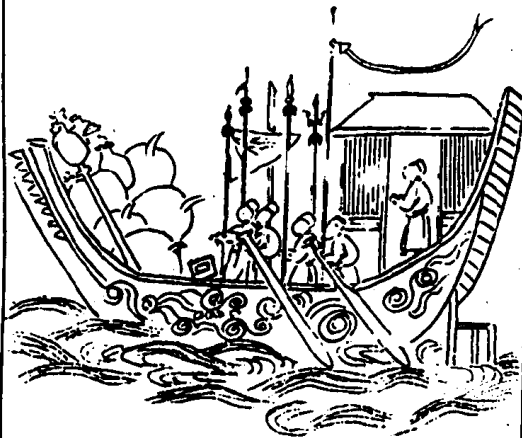
襄城之圍，張貴為無底船百餘艘，中豎旗幟，各立軍士於兩舷，以誘之。敵皆競躍以入，溺死者萬餘。亦昔人未有之奇也。夜戰誤敵，未有過於此者。

其法以三舟聯為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

以上諸船，皆用以衝擊者也。

子母舟式

子母舟

子母舟長三丈五尺、前二丈如艦船樣、後一丈五尺、只有兩邊幫板。腹內空虛。後藏一小舟。通連一處、亦有蓋板掩人、兩邊四棹、前母船使風棹槳、艙內裝茅薪置火藥。船頭兩腋。俱用狼牙釘錠鋼尖快利。一抵彼船。即將母舟發火。與彼并焚。我軍從後開子舟而歸

聯環舟式

聯環舟

其舟約四丈許、外視之。若一舟、分則為二舟。中聯以環。前截載大砲神煙神砂毒火等器。舟首鍍大倒鬚釘數枚。後截兩旁施數槳。載兵士。遇賊或乘順風。或自上流。相機徑趕賊船。以舟首釘撞於賊舟之上。前環自解。後截則回。賊心驚惶。用器擊之。適水戰之奇策也。環者、大鐵圈兩箇、錠前截、後截用鐵鉤兩箇鉤住、撞於賊船、則放其鉤、而後截即回本寨也

以上撒船、脊船、以焚燒者也

木筏

焚敵之船莫如火碎敵之船莫如砲但大砲用於船上恐未
損人反先損己自砲口大之上不敢放也今宜造木筏不拘
若干座式用整木縱橫平底風不可沓水不可沉上安木架
極其堅固量其高過於敵船於扼險之處平排如堵下安椿
木以識之用神器與賊來路打去計步數若干遠將打到之
地亦用椿木識之其戰船居於木筏之後五十步之外以防
其生筏上以架被逮敵子前將二三十具一字排列賊船逮
望不啻城墻莫測其中之虛實伺看賊船將入吾原識椿木
浮板步數之內將架被用活機疾速放落而走前之人將筏

扶正用諸火器照賊打去次第制之以二三十座之筏一齊
拏發賊船未有不損者可以禦可以守乃水戰之必須者也
砲之信藥宜用桐油等紙封固以防水氣潮濕
此所以守者也

水戰之師

周臺公曰一水洋洋了無界隔以此為守寇如限帶封域
矣兵法所云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此也

柁工

周臺公曰一船之命盡係柁工一人必擇練達長年善知
風頭熟諳水勢者充之再置副貳以防疎虞糧賜俱宜從
優有功先加頒賞
渊昔有高丹名應奎者以善捕盜聞東南嘗為予言每遇
寇必親以手拊柁工兩肩若其股戰脾慄必別擇有膽氣
者代之蓋以懼奪其神則東西易向必至誤事具歷練從
之詒也附識此

水兵

沿海盜徒儘可選用其次水兵奇妙浙之七里瀧併金山寺
下漁人俱能泅入水暮方出白晝水底鑿船致敵舟之沉溺
黑夜抽帮起柁致賊師之失隊其次則南直以販賣私鹽者
人船輕便且習風濤黑夜潛行駕棹如飛用以出奇偷營偵

探是一策也

泗人言文達

魏中山王英與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梁武帝景宗
救之景宗屢城中危懼募軍士言文達等潛行水底齎勑入
城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氣百倍

泗人司馬福

淮南兵圍蘇州吳越王鏐遣錢鏢等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
淮南軍張網綴鈴懸水中魚鱉過皆知之吳越司馬福因潛
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入城由是城
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為神

張永德用泅人縶舟

周師攻吳壽州、吳人大發樓船、蔽州而下、泊於濠泗、周師頗不利、永德使習水者沒其船下、縻以鐵鏁、急引輕舸擊之、吳人船不得進退、溺者甚衆、奪巨艦數十、永德解金帶賞習水者。

劉錡用泅人鑿舟

宋劉錡、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氊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船。

張貴用泅人赴郢

宋張貴入襄陽、呂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蠟書赴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樁、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樁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

浮水軍

宋趙善湘知鎮江、敎浮水軍五百人、常以黃金沉之江、使探得者輒予之、於是水藝極精練、能潛行水底數里、又製多槳船五百艘、無問風勢逆順、捷疾如飛、赤馬白鷁二大舟、每舟可載二千人、依八陣為法、每一蒐閱、舟艦參錯、雜以浮水諸軍、旋波濤為部伍、角技奏樂、如陟康莊。

周臺公曰、水戰之法、與其死戰賊于舟工、不如陰制賊於舟下、且以角力尚互有勝負、運奇則操術萬全也、與其破賊之卒、不如破賊之舟、蓋以破卒尚斬獲有限、破舟則殄亡無算也、然收功全在泅人、為將者宜預為簡別、厚加撫養、勤為練試、以備不時之用、中流一壺、千金市之矣。

水戰之器

爛大飛蓬

水戰之制、莫要於蓬帆、何也、陸戰皆實地、設有不虞、再謀生路、江河湖海之間、四面波濤、蓬帆一沾火藥、則三軍之命休矣、必用晉石蜂脂、熬清為水、將竹篾萁葉麻苧籐繩或布浸之、晒乾再浸、務令極透、編造蓬帆、大書飛龍八兵為號、則火箭火毬大牡丹等俱沾染不着、吾兵可保無虞、而進可克敵矣、此水戰之要具也。

應用法藥

晉石 出山西透明者佳 脂瓷 出關地者佳

製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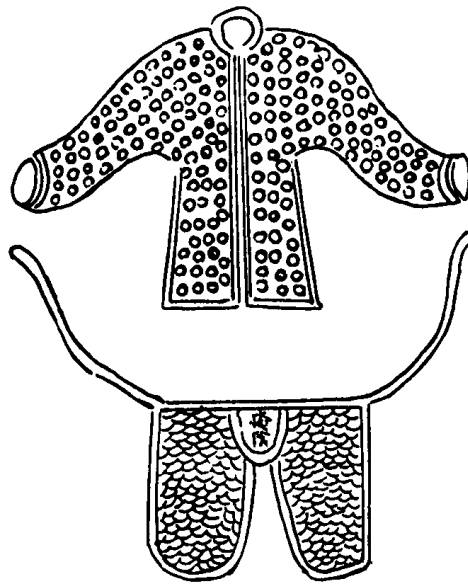
晉石 十斤 蜂脂 三斤 水 五斤 再浸再晒、以不染火為度。

又製蓬索藥方

每白礬 十斤 皮硝 五斤 梔子 四斤 為末、入水五斗、熬三五沸、刷在蓬索上、以防雨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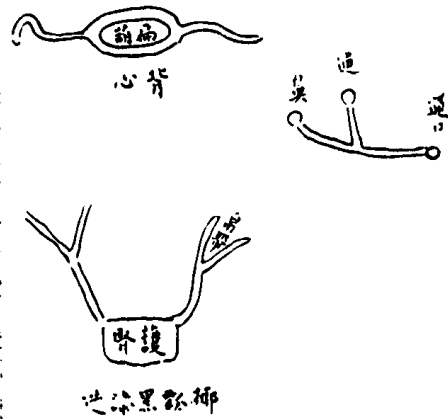
飛波甲

水戰之具固多。而甲胄之制為要。用綢絹為鉄板為甲襯如魚鱗。先用礬水浸透晒乾用。式以鵝雁翎。砌疊為甲。浮行水面。駕浪乘風。頃刻數十里。水不沉溺。而長江大河之險。不足慮也。武經有羊皮水袋浮罌等製。不如此妙。

氣管

潛伏水底。用銀打造法物。約長一尺。上分兩竅。管塞於鼻下。合一管。噙於口中。蓋人之被溺。以水隨呼吸而入故也。能使口鼻之氣。上下往來。可保無虞。

護臂護脚

用椰瓢漆黑。以護臂囊。用帛帶繫於腰內。漆絹裹脚底。蓋臂囊與脚底。湧泉穴。入水其紅如火。恐魚水激望光而來。斯傷其命。護之則光不現。而害可免。亦水戰之必備者。

水馬

水馬之法、用黃藤造一水馬、背似斗粗、下用四足、橫出水上、其馬頭高一尺遮前浪、馬尾高一尺遮後浪、谷虛其中、外用布裡堅漆、拴一鐵鏈、人騎其中、以便攀扯、馬頭另外安插中空一段、可藏乾糧。定、備三日之用。有此一物、則人人膽壯、其體不重、船中易載、再用棉裹、上用鞄片為甲、業鞄取其浮、棉取其水濕、可禦矢石、傍跨堅木短棍一件、棍首用鐵為刃、可為戰具、而棍桿之中、可藏小刀一口、以備急用、雖船傾落水、猶可以戰、予每見江海舟人有如子、各繫一整鞄於其背、以防一時之溺、今將水帶、亦用黃藤編鮮、至於兩腋惟一扁唇、或以皮韝之、取其不礙戰鬥、至於負之背上者、少加大焉、而胸前次之、各用布漆、不惟便於水、且利於戰、若腰繫此帶、而更騎水馬、則沉溺之患、可保無虞矣、

火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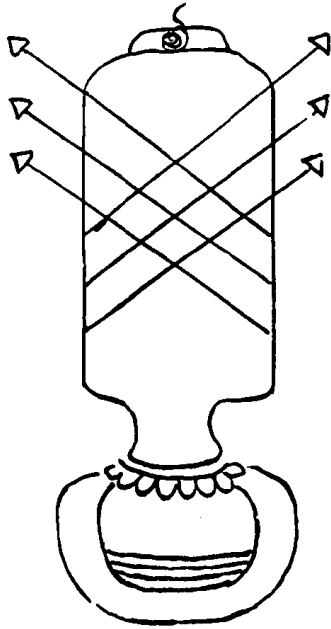
火箭之用、其勢猛、其力大、敵見生畏、過於弓弩、善造者可得六七百步之遠、然造之不易、一枝約打二萬鎚方能濟、頭上須用四火、約十分之二。用大箭力大。而帆蓆之薄。一射遂過。無益於焚敵耳。如尚虛透過。當離大門之下一二寸許。用竹孔十字交叉。以阻留之。水戰方可焚帆。陸戰方可焚寨。其竹欽交接處。須用細線堅固。用漆漆過。其鋼花亦用漆下。方耐

風雨濕氣。此火箭之制也。至於今時之用。見敵惟圖高遠放去。敵望而避之甚易。是以有用之物。而施於無用之地。甚可惜也。南方之製。多聚百枝。或三五十枝。裝入一桶內。名曰一窩蜂。又曰火籠。少者九枝。曰九龍箭。或其狀差小者。名曰溜箭。馬上亦可施放。各立名色甚多。其實一而已矣。

火飛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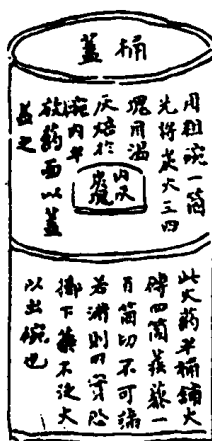
敵船若在百步外。用火箭射之矣。如近十數步之內。或焚其帆。或焚其寨柵。非火飛抓不可。其制用可串之木。串作抓鋌形。自頂上入刀。將內中平空。入明火藥裝滿。週圍共釘七八孔。以出火。又週圍用倒鬚釘。釘之外以油紙糊之。以避雨濕。

臨敵用手擲去。或高釘帆上。可以焚帆。或釘入人身。可焚而走。釘入窗櫊。可以延燒。此外焚帆無奇策矣。然則火飛抓之妙。不獨水路焚帆可用。如陸路戰。今持諸器者各帶一具。臨戰之時。前面用長兵相抵。後面短器。手點火擲中敵人。無不奔氣而走者。惟知機之將。臨時變通之而已。此亦亂而取之之意也。

火飛抓式

火桶

用木桶可容一斗者。每桶先入藥五斤。平平鋪定。上用薄沙土一層覆之。將粗碗一隻。內用灰埋火二三塊。平平闔在桶內沙上。裝完雙手平舉。輕輕落下彼舟。火激藥發。全舟盡焚。此器無藥線長短之失。過激便燃。不及返擲我舟。必臨用時方裝火碗。裝入火碗。就要擲去。不可留在我舟。恐碗熱藥燃。又恐忙中忘之。或為物件手足所觸動。及害本船。用時必付平日習熟試過者。臨陣方得從容。不致錯亂誤事。

火桶式

朝腦水秀才

陸河放砲擊賊。藥內須加朝腦水秀才。無此二樣。鉛子不能過水。船上用砲。亦當用此二樣。以防水氣。

石油

四川有石油者和藥。可入水不滅。若以石油造成藥團。藏火器中。借火器一發之力。而石油之火崩散於船蓬船艙之中。而石油不畏水。愈救愈熾。掩敵不備。賊目驚心。縱以水救之。其焚必矣。若以兵棄之。無不勝矣。

江豚油

江豚在水中。能逆風浪而上。故其油能逆風。可合石油共為藥。

逆風火藥風逆愈勁。烟燄蔽天。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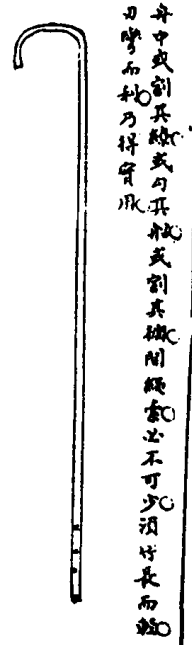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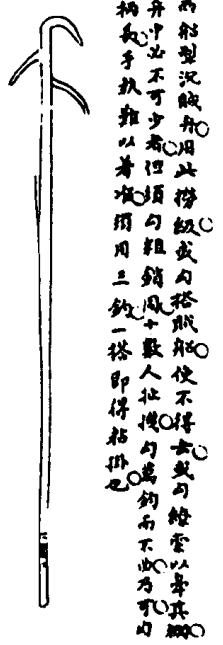
狼糞多收并艾肭。須款加入江豚骨。骨煅為灰同煉油。油拌硝磺灰性烈。晒焙須當用極乾。逆風愈勁真奇絕。還當二八配分明。大攻陣裏神仙訣。

狼糞　江豚骨　江豚油　硝大　磺丈　箬灰　樟灰　杉灰　斑猫　艾肭

火種方

不木灰斤　鐵衣三兩　炭末三兩　麩皮三兩　紅棗同六兩　略拌米泔為餅、每兩管一月、

水老鵶

流賊劉七等、舟泊狼山下、蘇人有應募獻計、用火攻、其名水老鵶、藏藥及火於瓶、水中發之。又為數形如鳥喙。持之入水。以暗鑽船。而機發之。以自運轉轉透船。可沉。試用之。已破一船。賊驚謂江南兵能水中破船。是神兵也。乃捨舟登山。遂為守兵所覆。

鉤鐮式

舟中或割其纜。或勾其帆。或割其纜。閑緩急必不可少。須竹長而短刃彎而利。乃得實用。

撓鉤式

兩船對沉賊舟。用此撈鈒。或勾搭賊船。使不得去。或勾維雲以牽其網。舟中必不可少者。但須勾粗銷固。十數人扯攬。勾萬鈞而不斷。乃可。柄長手執。難以著力。須用三鈎一搭。即得拈掛也。

拍竿

拍竿者、施於大艦之上、每艦作五層樓、高百尺、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每迎戰、敵船若遇、則餘拍竿當者船舫皆碎、隋高祖命楊素伐陳、自信州下峽、造大艦、名五牙艦、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五百人、又來䑸艋等各有差、至下王荊門、陳將以艦拒素、素令五牙四艘逆戰、船近、以拍竿碎陳十餘艦、遂奪江路。

楊太與劉豫通、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

鐵綆

兀朮欲北渡、韓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世忠豫以鐵綆貫大鉤、授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

鉤距

楊銑守備九江安慶諸郡、聞宸濠變作、先引軍設鉤距於江側、禁勿泄、比寇至、船二百餘艘、抵岸為鉤距所破。

總評

以上皆水戰利器也、然勝在於敵人之不及知、事敗於吾軍之不能秘、事機之無窮、一或不密、則我之所以制敵者、敵反得以制我矣、公孫述拒岑彭、述為浮橋攢鉤

以拒彭之船纜、其術似矣、未幾、彭乃預知、縱火焚橋、鉤而述兵以敗、章昭達征嶺南、賊為竹籠盛沙石、以拒昭達之舟楫具、智非不巧也、不知昭達得以預知、使士卒持刀砍籠、而賊兵以潰、吳人之樂脊、可謂得策、然鉄鎖栰船之術一泄、而不能免王濬揉大茷、火炬之燒、是皆敗於機泄、而貴於善秘也。

水戰附攷

周瑜焚曹操

曹操伐吳、周瑜與劉備、進與曹操遇於赤壁、瑜部將黃蓋、取蒙衝鬬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幔、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烟焰漲天、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進、操軍敗退。

俞通海焚陳友諒

陳友諒圍南昌、上率通海等西援、友諒解圍、東出鄱陽湖逆戰、通海乘風揮七舟、載葦、置火藥、入敵水寨、焚其戰艦數百、獲友仁友貴、賊稍退、時通海舟深入敵寨、鏖戰久之、不復見、意通海戰沒、少頃、飄颻遠出敵舟、傍我師見之大喜、踊呼奮前、大敗敵。

兀朮火箭焚海舟

金兀朮入寇、韓世忠與相持於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為長綆、貫一大鉤、以授士之驍捷者、平旦、虜以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綆則曳一舟而入、虜竟不得濟、兀朮見海舟乘風使蓬、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棹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篛蓬、則不攻自破矣、兀朮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兀朮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朮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煙燄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朮遂濟江屯於六合、

以上水戰而專用火攻者也

劉裕分步騎於西岸破盧循

盧循徐道覆率衆數萬、方艦而下、莫見舳艘之際、裕悉出輕利鬥艦、躬提幡鼓、命衆軍齊力擊之、又分步騎於西岸、右軍參軍庾樂生乘艦不進、斬而徇之、於是衆軍並踴躍爭先、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裕自於中流蒙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泊西岸、西岸上軍先備火具、乃投火焚之、煙燄張天、賊衆大敗、初分遣步兵莫不疑怪、及燒賊艦、衆乃悅服

杜惠度步兵夾岸破盧循

循既敗、遂收餘衆南走交州、刺史杜惠度悉散家財、以賞軍士、與循合戰、擲雉尾炬、焚其艦、以步兵夾岸射之、循衆艦俱燃、兵衆大潰、循知不免、先鴆妻子、自投於水、惠度取其尸斬之、并其父子函七首送都下、盧循滅而廣州平、

以上水戰而兼用陸兵者也

侯瑱乘順風

後梁王琳攻陳、文帝命侯瑱督諸軍、出屯蕪湖、琳帥舟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柝聞於陳軍、侯瑱令軍中晨炊蓐食以待之、時西南風起、琳自謂得天助、引兵直趨建康、瑱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反為瑱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船、瑱發拍以擊琳艦、又以牛皮冒蒙衝小船以觸其艦、並鎔鐵灑之、琳軍大敗、軍士溺死者什二三、餘皆棄船登岸走、為陳軍所殺殆盡、

水戰以順風為勢、觀此可以類推矣、

章昭達據上流

陳閩中守陳寶應舉兵反、據晉安建安二郡、界水陸為柵、陳將章昭達討之、據其上流、命軍士伐木帶枝葉為筏、施拍其上、綴以大索、相次列營、夾兩岸、寶應挑戰、昭達乃按甲不動、俄而暴雨、江水大漲、昭達放筏衝突水柵盡破、又出兵攻其

步軍寶應大清逆克定關中水戰以上流為勢觀此可以類推矣

吳為鉄鎖截江王濬破之

晉武帝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乃作大船連舫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上得馳馬往來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檝之盛自古無有吳於鉄鎖橫截江險又作鉄椎暗置江中濬知狀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為人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鉄椎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斷於是順風鼓棹徑造三山

按王濬造巨舟沿長江而下其大至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今長江故在舟行往來者雖百斛之舟尚有膠於淺者今晉舟如許之大轉動為難要非良法也

魏為橋柵跨淮馮道根破之

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梁鍾離城於邵陽洲南岸為橋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梁高祖令曹景宗韋叡將兵救鍾離命豫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為火攻之計令景宗與叡攻二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會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馮道根乘鬥艦競發擊魏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冥晦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之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敗英見橋絕脫身棄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

梁以竹笮聯艨艟斷河李建及破之

梁賀瓌攻晉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笮聯艨艟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如城狀橫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度晉王自引兵馳往救之陳於北岸不能進遣善游者入南城見守將氏延賞延賞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

帛於軍門募能破艨艟者衆莫知為計親將李建及曰賀瓌悉衆而來冀此一舉若我軍不渡則彼為得計今日之事建及請以死決之乃選効節敢死之士三百餘人被鎧操斧乘舟而進將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間斧其竹笮又以木甖載薪沃油燃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艨艟既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殆半晉兵乃得渡瓌解圍走

歐陽紇以竹籠盛沙石置水遏船昭達破之

歐陽紇據嶺南反陳將章昭達督衆軍討之紇聞昭達奄至出頓洭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於水柵之外用遏船艦昭

遣令軍人齎刀潛行水中、以所竹簇箍夜皆解、因繳大艦隨
流突之、賊衆大敗、因而禽紇、

魏以鉄鎖斷河

宋垣護之為鍾離太守、隨王元謨攻滑臺、護之以百舸為前
鋒、進據石濟、及魏救將至、馳書勸元謨急攻之、不見從、元謨
敗退、不暇報護之、魏軍以鉄鎖三重斷河、以絶護之還路、河
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鉄鎖、以長柯斧斷之、魏兵不能
近、唯失一舸、餘舸並在、

崔延伯以車輪斷淮

梁趙祖悦率水軍偷據峡石、後魏崔延伯率兵討之、延伯夾

淮為營、遂取車輪去輞、削鋭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為緪、連貫相
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轆轤、出沒任情、不可燒斫、
既以斷祖悦走路、又令舟舸不通、梁武援兵不能赴救、祖悦
被虜、軍大潰、

王僧辯以大艦斷江

梁湘東王命王僧辯等東擊侯景、侯子鑒屯姑熟、以拒西師、
景遣兵助之、及戰、僧辯麾細船皆令退縮、留大艦夾泊兩岸、
子鑒之衆、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
合戰中江、子鑒大敗、

王軏以鉄鎖貫車輪斷清水

陳將吳明徹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彦、頻戰不利、嬰城
自守、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
王軏為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軏引兵輕行據淮口、令達奚
長儒多竪大木、以鉄鎖貫車輪數、以大石沉之清水、欲斷陳
船歸路、明徹乃破堰遽退、冀乘大水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
流已闊、水勢亦衰、船並礙於車輪、不得復過、軏因率奇兵水
陸並發、圍而蹙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十騎先走得免、明
徹及將士二萬餘人、並器械輜重、並就俘獲、

以上皆謀斷水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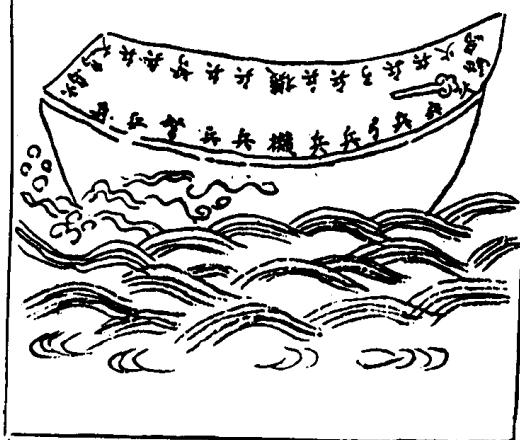
浮梁渡江

初唐池州人樊若水、累舉進士不第、遂謀歸宋、乃漁釣采石
江上、月夜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
狹、尋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宋主然之、
遣內侍往荊湖、造黄黑龍船數千艘、以大艦載大竹絙、自荊
渚而下、命丁匠營之、三日橋成、議者以為自古未有作浮梁
渡江者、宋主不聽、師南下、以若水為嚮導、既克池州、即用為
知州、若水請試舟於石牌口、移置采石、梁成、不差尺寸、宋師
因以濟江、若履平地、

以上則謀濟水者也、

兵夫列船式、

總引

平、時在船四面、各兵各照長短相間、外向而立、如遇賊、即隨賊所在之面、併力動手、與賊之面、亦留二人防看、

每船器械

大佛郎機六座
鳥嘴銃一十門
粗火藥四百斤
大小鉛彈三百斤
藥笤一十張
甯波弓鎮江弓
鉤鐮一百把
架被二十床
大旗一面并號帶
小篷一扇
舵二門
銅鑼一面
燈籠十盞
鍬鍁四把
鐵鑽四把
捕盜自備
釘四十斤
麻六十斤
各兵自備

噴筒六十箇
鳥銃之藥一百斤
火磚一百塊
火箭三百枝
弩箭五百枝
熙剛箭 弓箭各兵皆宜自帶不開數目
標鎗一百枝
藤牌二十面
大篷一扇
大櫓二張
大鼓一面
指南針一盤
火繩六十根
鐵鋸四把
鉄鑿四把
油五十斤
灰三擔

盔一頂　甲一領
腰斧二口　蓑衣箬笠一副
右每船兵夫器械等件俱如前式隨船大小增減○

金湯借箸卷十二終

金湯借箸卷十三目録

誘攻城
虞詡誘羌　劉基誘陳友諒
誘入城
陳宮誘曹操　安邑人誘崔乾祐　李雄誘羅尚　鐵
鉉誘燕兵
誘戰
劉錡誘兀朮　于謙誘虜
佚能勞之
夜擾　張巡鳴鼓嚴隊　史思明掠抄官軍　劉錡夜
斫金營　畢再遇疲金人　姚廣孝罷王師

飽能饑之
祖逖邀擊趙粮　史思明焚九節度之糧　張巡取賊
鹽米　劉錡鑿金粮船　畢再遇焚金粮
安能動之
孫子疾走魏都以解趙圍　孫子直走魏都以解韓圍
劉琨清嘯奏胡笳
敵則能戰之
誘引　漢光武昆陽之捷　張巡睢陽之捷　劉錡順
昌之捷　吳玠吳璘和尚原仙人關之捷　扈再興襄
陽之捷　石亨京師之捷

少則能守之
耿恭　毛德祖守虎牢　陳憲守懸瓠　沈璞臧質守
盱眙　羊侃吳景守臺城　韋孝寬守玉壁　昌義之
守鍾離　張巡守睢陽　渾瑊守奉天　趙犨守陳州
杜慆守泗州　李嗣昭守潞州　周德威守幽州
王稟守太原　孟宗政守襄陽　鐵鉉守濟南
內外夾攻
陳宮　慕容翰　傅永　柳元景
不意奮擊
突門　毛德祖穴地出圍　薛萬均薛萬徹從地道掩

擊　李光弼夜縋人　寢兵絕鼓
伐交
燭之武說秦伯　張孟談潛見二子　慕容廆
分勢
吳玠　康茂才
形
虞范縛炬爇火　虞詡貿易衣服　霍王元軌開門偃
旗　張守珪置酒作樂　張齊賢列幟燃芻
乘
燕君臣有隙田單乘而間之　秦將相不和蘇代乘而

開之　黄巾依草結營皇甫嵩乘風而火之　突厥斫矢
俱斂太宗乘而變之　宸濠力懲斬睦楊銳乘而擊之

認賊首

南霽雲射尹子奇

取賊箭

藁人得箭　青蓋獲箭

焚賊攻具

李綱燒金雲梯　孟珙燒元船材　張玉火元資粮器

械焚船場

焚賊糧草

張巡焚賊鹽米　畢再遇焚金粮草

静

祖逖下城静坐　劉錡城中肅然

暇

諸葛亮掃地却洒　蕭道成解衣高卧　寇準飲博懽
呼　畢再遇臨門作樂

佚

劉錡軍皆番休　張嵩兵分數番

飽

劉錡坐餉戰士　張嵩更迭食士

治

李綱以百步法守都城

客

李光弼

選將安邊

唐太宗　宋太祖　王瓊

用財欲泰

總論　漢高祖　宋太祖　羊祜

金湯借箸卷之十三

京口周鑑臺公甫輯著
淮南李長科小有甫鐵訂
同郡王孟甲元徵甫參閱
吳縣吳壽格旻卿甫手鈔

制勝部

以主客言之、則攻者為客、守者為主、則勝在守、以死生言之、則攻者居生路、守者陷死地、則勝又在攻、全視制勝之著、何、如、耳料制勝

固結民心

總引

黄石公曰、舊恩不倦、以一取萬、孫子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吳子曰、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許洞曰、大都固者、當先安其內、而後及其外可也、此、皆、固結民心之說也、晁錯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皆固結民心之欲也、孟子曰、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制勝之策、以固結民心為首、

沉竈產蛙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減損戶數則賦稅輕民力舒也）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及智伯求蔡皐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勿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王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沒者三版、沉竈產蛙、民無叛意、

李光弼據常山

李光弼以朔方兵五千、東救常山、常山團結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常山、自顏杲卿死後、郡為戰區、露骨蔽堊、光弼酹而哭之、為賊幽閉者出之、而厚恤其家、民大悅、

王噲

燕子之為王三年、國內大亂、齊王使章子伐燕、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齊人取子之醢之、遂殺王噲

激揚士氣

劉錡積薪焚家

劉錡充東京副留守、金人敗盟南侵、已陷東京、錡與將佐舍

舟陸行、先趨至順昌、知府事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為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鑿舟沉之、示無去意、置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為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守戰、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為國家破賊立功矣、及戰大破金人、

吳玠忠義勉士

始金人之入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去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誓、勉以忠義、將士皆感泣願盡死力、大破金人、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急剃其鬚髯而遁、

張巡誓死

慶緒遣其將尹子奇趣睢陽、巡與許遠拒卻之、賊復來攻、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賊若復來、止有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直勳、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

李光弼內刀於鞾

史思明從攻河陽、光弼將戰、內刀於鞾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

德宗引咎

朱泚攻奉天、上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群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

張伾鬻愛女

田悅攻臨洺、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府庫竭、士卒多死傷、張伾飾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軍守戰甚苦、伾家無他物、請鬻此女、為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

楊慶復厚給糧賜

西川之民聞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楊慶復募士、厚給糧賜、乃諭之曰、汝曹皆蜀中子弟、年少材勇、平居無由自進、今蠻寇憑陵、乃汝曹取富貴之秋也、可不勉乎、皆歡呼踴躍、得選兵二千人、號曰突將、蠻合梯衝四面攻成都、慶復舉突將出戰、殺傷蠻二千餘人、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為慶復所獎拔、且利於厚賞、勇氣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慶復與蜀民數千人、爭操芟刀白棓以助官軍、呼聲震野、蠻軍大敗、死者五千餘人、

楊烈婦重賞

楊烈婦者李侃妻也李希烈陷汴謀襲陳州侃為項城令希烈分兵數千畧定諸縣侃以城小賊鋭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君而逃尚誰守侃曰兵少財乏若何婦曰縣不守則城池皆其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於國家何有請重賞募死士尚可濟侃乃召吏民入廷中曰令誠若主然滿歲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墳墓存焉宜相與死守忍失身北面奉賊乎衆泣許諾乃徇曰以瓦石擊賊者賞千錢以刀矢殺賊者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以乗城婦身自爨以享衆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

為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大笑侃中流矢還家婦責曰君不在人誰肯固守死於外猶愈於牀也侃遽登城會賊將中流矢死遂引去

李政散財

宋冀州將官李政備守有方紀律嚴明金屢攻城皆擊退之嘗夜劫金寨所得盡散士卒不以自私一日金人已登城火其門樓政以重賞募死士撲之俄有數千人皆以濕氈裹身蹴火而進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爭伏者遂敗走城賴以全後政死而城失守

誅除反仄

張巡誅六將

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相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佯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

邊居誼

元兵薄新城總制黄順副將任寧俱出降其部曲多欲縋城出者邊居誼悉驅入當門斬之遂堅守不下

李小有曰即有二心矣則後日開門延賊貴主求榮者必

此輩也豈可留之肘腋乎故殺之

鎮定危疑

朱桓諭士

朱桓為濡須督魏曹仁以步騎數萬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諭之曰兵法所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耳今仁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耶乃偃旗鼓示弱以誘之魏師不克還

李小有曰夫攻之與守彼上而我下彼仰而我俯彼勞而

我逸、彼動而我靜、彼客而我主、不待卜筮而教者之勝已操之其我矣、但承平日久、人不知兵、輒為錯愕、正宜有以曉之耳、

羊侃安衆

侯景軍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

庾域題空倉

魏圍南鄭數十日、城中恟懼、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一年、但努力固守。衆心乃安

周臺公曰、吾晨圍曹、曹人先懼、因其先也而攻之、遂入曹、

張魯既降操、蜀中一日數十驚、雖斬之不能禁也、故兵法曰、心怖可攀。人心懼則稍氣。最為誤事。然軍勢曰、將無勇、則士卒恐。第視專城者為何如人耳。

王羆閉城示衆

王羆守華州、時西魏師與東魏師戰於河橋、不利、前後所虜魏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敗、謀作亂。於是趙青雀等遂反、據長安子城、羆閉之、大開州門、召軍人謂之曰、頃聞大軍失利、青雀作亂。諸人相驚、咸有異志。王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沒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羆同心者、可共固守。軍人見其誠信、皆無異志。

逆折賊勢

張遼折吳

曹操之征張魯也、為教與護軍薛悌、而署其函邊曰、賊至乃發、及是、孫權率衆十萬圍合淝、乃共發函、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以衆寡不敵、疑之、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進等莫對。遼怒曰。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若疑。遼將獨決之。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

牛饗將士。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直至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

張巡折賊

令狐潮等四萬餘衆、奄至雍丘城下、衆懼、張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少折。然後城可

守也、乃伏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迸身先士
卒、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遂退

渾瑊折賊

吐蕃十萬衆至奉天、京城震恐、渾瑊戍奉天、虜始列營、瑊帥
驍騎二百衝之、身先士卒、虜衆披靡、瑊挾虜將一人躍馬而
還、從騎無中鋒鏑者、城上士卒望之、勇氣始倍

王文郁折夏

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破西關、李浩閉城距守、鈐轄王文郁
請擊之、浩曰、城守騎兵不滿數百、安可輕戰、文郁曰、賊衆我
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破合淝也

乃夜集士七百餘人、縋城而下、持短刃突之、賊衆驚潰、時以
文郁方尉遲敬德、擢知州事

邀截歸路

費禕援三嶺

魏曹爽入漢中、蜀拒興勢、兵不得進、引軍還、費禕進據三嶺、
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衆、關中爲之虛耗

陳泰斷姜維

蜀姜維圍狄道、陳泰引兵救之、揚言欲向其還路、維懼遁走、

朱桓斷夾石挂車

吳周魴遣親人齎牋以誘曹休、言被譴懼誅、欲以郡降北、求
兵應接、時頻有郎官詣魴詰問軍事、魴因詣郡門下、下髮謝、
休聞之、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魴、朱桓言於吳王曰、休本以
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
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休可生擒、臣
請將所部以斷之、休與陸遜戰於石亭、追亡逐北、徑至夾石、
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

王軌鎖清水

陳吳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攻之甚急、周王軌引兵輕行
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沉之清水、（清水汴河之水）以遏
陳船歸路、軍中洶懼、蕭摩訶言於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

其兩端築城未立、請往擊之、不然吾屬皆爲虜矣、明徹奮髯
曰、搴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算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
一旬之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明徹決堰退軍、至清口、（清口大清河口）
水勢漸微、舟礙車輪、不得過、王軌引兵圍之、衆潰、明徹被執、
將士糧重皆沒於周、獨蕭摩訶與將軍任忠周羅睺全軍得
還

吳玠伏神坌

金人自起海角、狃於常勝、及與吳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
復攻和尚原、玠令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
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卻、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

且走、設伏於神岔、以待之、遂復大敗、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
急剌兵鼙鼓而遁

吴玠伏河池

金人攻殺金平、戰敗宵遁、玠先遣兵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
之、自是不敢妄動

种師道謀扼河

金人南下、种師道入援、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何如、對曰、臣
以議和非也、如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
乎、請緩給金幣、使彼惰歸、扼而殲諸河、執政不可

种師道請乗半濟擊金

斡离不退師北去、京師解嚴、种師道請乗其半濟擊之、帝不
許、李邦彦立大旗於河東河北、有擅出兵者、竝依軍法、种師
道曰、異日必為國患

周臺公曰、來不能禦、去不能追、何以立國、嗚呼、殆已、殷鑒
不遠、杞憂空切、鄧禹吳漢相也

宗澤欲據金人歸路

宗澤聞金人遷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
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無一至者、惜哉

韓世忠截江大破兀朮

兀朮破臨安、帝如浙東、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
灣、後軍駐海口、大治舟艦、欲伏敵歸邀擊之、及兀朮趨秀州
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先以八千人屯焦
山寺、兀朮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
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
乃遣蘇德將百人伏龍王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
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
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騎則張策而馳、馳者一
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朮也、既而接戰
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
衆、擒兀朮之壻龍虎大王、兀朮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

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兀朮循南岸
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
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兀朮窘甚、或曰、老鸛河故道、今雖
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朮從之、一夕渠成、凡五十里、遂趨
建康、岳飛以騎三百、步兵三千、邀擊於新城、大破之、兀朮乃
復自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撻懶又自濰州、遣孛堇太一引
兵來援、兀朮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太
一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鐵綆
貫大鉤、授驍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
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

世忠曰、運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兀朮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篛篷、則不攻自破矣、兀朮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兀朮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朮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烟燄漲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朮遂濟江、屯於六合縣、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周臺公曰、截歸之戰、未有如此痛快者、兀朮絕望南渡、江左得以偏安、皆此一戰力也、即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唐兩藩都城、未有能一截其惰歸者、皆令得志飽颺、往事誠難追矣、今且直入內地、恐扼吭以困我、以予視之、村穽中孤豚耳、豈可令虜卿以窮愁著書終哉、

誘攻城

虞詡誘羌

漢虞詡為武都太守、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

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以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

劉基誘陳友諒

陳友諒傾國入寇、壓金陵、軍勢張甚、欲發兵禦之、而衆惟怯不決、有請背城借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者、有勸納款者、劉基後至、獨張目不言、上為起入內、趣召基、基言先斬主納款及奔鍾山者、上因問計安出、基曰、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邀取之、故易易耳、取威定霸、在此一舉、而言納款及奔何也、於是決策誘破友諒、盡覆其衆

誘入城

陳宮誘曹操

曹操呂布濮陽相持、陳宮謂布曰、可令富民田氏詐獻密書、願為內應、誘操入城、操信之、劉曄謂操曰、陳宮多謀、或是反間、不可不防、當分軍三隊、一隊入城、兩隊伏城外接應、田氏又使人獻書、約初更時、城上鳴螺鼓為號、縱兵入城、至期操引兵至、城內州衙中砲聲響、四門大起伏兵齊出、操大敗、往東門逃、城有崩木擊操馬倒、操胎文內手臂鬚髮盡皆燒燬、得典韋救之而出、

安邑人誘崔乾祐

崔乾祐至安邑、安邑人開門納之、半入閉門擊之盡殪、

李雄誘羅尚

晉益州牧羅尚、遣隗伯攻蜀城、李雄與戰、互有勝負、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譎羅尚、欲為內應、以火為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之、從泰擊雄、雄將李驤於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而爭緣梯、泰以繩繫上、尚軍百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內外擊之、大破尚軍

鐵鉉誘靖難兵

靖難兵圍濟南甚急、鐵鉉令軍民詐降、陰伏勇士開城門候燕王入、急下鐵板、幾中之

誘戰

劉錡誘兀朮

兀朮至順昌、劉錡遣耿訓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遲明錡果為五浮橋於河上、敵繇以濟、錡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於河、飲者夷其族、時天大暑、敵遠來、晝夜不解甲、人馬飢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有毒、故誘之、

于謙誘寇

也先挾太上皇帝破紫荊、直窺京師、諸門皆有兵總二十萬、雪見我兵盛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我、于謙設伏於空室、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我、伏兵破之、有伏、故誘之、

伏罷勞

夜擾

特選精壯勇敢士五百名、炤依敵壘、敵嘯約為號、每遇晦夜雨雪、賊忽惰怠時、則從暗門縱出、亂砍其營、衆散後忽入、自為戰、遇有順風、以火器火砲、燒其積聚、驚則佯與同驚、睡則佯與同睡、但以無聲為妙、機暗傷為妙手、明砍明攻、是謂下著、五鼓鐘鳴、仍以暗號認是吾兵、方許放進、此之謂鬼兵、密如鷩探、速若鶻擊、非敢死士、熟練人不可、或只用大砲、齊放轟營亦可、

張巡鳴鼓嚴隊

尹子奇復圍睢陽、張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將甚衆、

史思明掠抄官軍

唐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穿塹三重、引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構棧而居、人以為克在旦夕、城中人欲降者、礙水深

不得出、賊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乃自魏州引兵趣鄴、伏諸將去城各五十里為營、每營擊鼓三百面、遙脅之、又每營選精騎五百、日於城下挑抄、官軍出、輒散歸營、諸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樵採甚難、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剋日決戰、官軍大潰、

劉錡夜斫金營

宋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東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復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為嘂、如市井兒以為戲者、人持一以為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聲而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

畢再遇疲金人

金人以十萬進攻六合、環城四面、營帳亘三十里、畢再遇間出奇兵擊之、敵晝夜不得休、乃引退、

姚廣孝罷王師

王師圍北平、姚廣孝夜縋敢士下城、劫南兵營、遣數十人、迭伏草莽間、夜舉火鳴砲、罷南兵不得休息、輒出精兵奮擊敗之、盡焚九門諸柵寨、

飽能饑之、

祖逖邀擊趙糧

晉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相守四旬、後趙運糧餉豹、逖潛使邀擊、獲之、豹宵遁、

史思明焚九節度之糧

唐郭子儀九節度圍鄴城、穿塹三重、引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構棧而居、人以為克在旦夕、城中人欲降者、礙水深不得出、史思明引兵救之、時天下饑饉、轉餉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舟車相繼、思明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責其稽緩、妄殺戮人、運者駭懼、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不能察也、繇是諸軍乏食、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剋日大戰、思明直前奮擊、殺傷相半、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官軍大潰、

張巡取賊鹽米

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

劉錡鑿金糧船

劉錡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氊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

畢再遇焚金糧

金兵七萬在楚州城下三千守淮陰糧又載糧三千艘泊大清河畢再遇諜知之曰敵衆十倍難以力勝可計敗也乃遣統領許俊間道趨淮陰夜二鼓啣枚至敵營各攜火潜伏糧車間五十餘所聞哨聲舉火敵驚擾奔竄糧草遂空楚圍解

安能動之

孫子疾走魏都以解趙圍

魏伐趙圍邯鄲齊威王謀救趙乃使田忌為將孫子為師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鬭者不搏撠批亢搗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之輕兵銳卒竭於

外而老弱疲於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而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忌從之魏師還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敗

孫子直走魏都以解韓圍

魏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將孫子為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陿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

劉琨清嘯奏胡笳

晉劉琨為并州刺史嘗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聲悲寥亮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

此亦兵法攻心之術也

敵則能戰之

總引

周臺公曰能戰而後能守未有不能戰而可以守者也區區如今者塡門守堞使賊敢易視我兵氣先怯乃庸愚之將一籌莫展以賊不攻為幸攻即破焉者也烏足以寄專城之責哉

漢光武昆陽之捷

漢軍進圍宛城劉秀別與諸將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多得牛馬財物穀數十萬斛轉以饋宛下莽大懼遣王尋王邑將兵百萬甲士四十二萬役與嚴尤陳茂合晝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諸將見尋邑兵盛反馳入昆陽皆惶怖欲散走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或可立功如欲分散勢無兩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即破諸部亦滅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耶諸將咸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咲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

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遂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秀復爲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時城中僅有八千餘人秀乃使王常留守乘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外收兵時莽軍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嚴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不如先擊宛宛敗昆陽自服不聽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爲地道衝輣精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刻漏不以軍事爲憂嚴尤曰兵法圍城爲之闕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又不聽秀既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而諸將貪惜財物欲分留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秀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勑諸營皆按部無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陳亂乘銳奔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

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爲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算關中震恐於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

張巡睢陽之捷

賊引精兵攻雍丘積六十餘日巡與之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

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城中薪水竭巡紿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戰陳未成三十騎突出擒將十四斬首百餘級收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

尹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收軍

退還

劉錡順昌之捷

金人攻順昌、劉錡破其鈇騎、數千、兀朮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帥十萬衆來援、錡遣耿訓請戰、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方辰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中、聞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撙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門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兀朮遂拔營北去、錡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韋索、每進

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退不可郤、官軍以鎗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錡分左右翼、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號拐子馬、皆女員為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錡軍所殺、棄尸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朮平日所恃以為強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遂還汴、

吳玠吳璘和尚原仙人關之捷

宋吳玠保和尚原、金將烏魯折合來攻、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遂大敗遁去、

金人自起海角、狃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後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郤、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坌以待之、逆復大敗、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急剃其髯鬚而遁、

兀朮撒離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闊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

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分軍為二、兀朮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合兵蹤至、人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為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兵以長刀大斧左右擊、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因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先遣兵伏河池、扼其歸路、

又敗之。是役也、几术以下皆携孥來、劉夔撤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璘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自是不妄動矣。

扈再興襄陽之捷

金人犯襄陽、勢如風雨、再興同孟宗政陳祥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中出一陣。復却。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籍山谷間。既而益兵數萬。復圍城。相持九十日。再興夜以鐵蒺藜密布地。黎明佯逃。金人馳中蒺藜者。十踣七八。金帥究顏訛可擁步騎數萬傅城。再興與宗政縱之涉濠。半渡擊之。又令守墻者佯走。金人爭墻。急擊之。多墮水中。金人擁對樓。鵞車。革洞。決濠水。運上石填城下。再興募死士著鐵面具。披鎧列陣以待之。金人計無所施。棄旂甲輜重滿野。遁去。追敗之。

石亨京師之捷

亨以土木之變、繫獄、虜酋乜先犯京城、有言亨勇者、于謙薦亨出獄、令立功贖罪、亨統兵出定安門、即與虜遇、挺刀單馬。進左右馳突。橫殺數十人。彪又持斧率親兵從之。諸軍歡呼踊躍。聲震天地。虜却而西。亨等追戰城西。虜復却而南。亨令彪率精兵千人。誘虜南至彰義門。虜見彪軍少。逼之。亨率衆來。之虜大潰。南奔。亨日夜追虜。三日至清風店北。虜將出紫剌倒馬關。懼我躡其後。亨遣諜者紿虜。亨且未至。陣中將者假亨名耳。虜信之。來攻我軍。亨率彪與精銳數十騎奮擊大呼。直貫虜陣。刀斧齊下。殺虜數百人。虜始知亨在。罔亂相蹂踐。亨悉衆乘之。虜盡棄所掠牛馬財物餌我。得遁去。虜自是不敢復窺塞深入。

周臺公曰、古名將力戰解圍者多矣。然以少擊衆。以弱擊強。以智遇智。以勇遇勇。耐戰臨門。未有如數役之快者。讀此真令人有擊鼓其鐙。踊躍用兵之意。特為表出以振積弱之氣。餘不煩贅。

少則能守之

耿恭

匈奴圍關寵於柳中城、車師與匈奴共攻恭、恭率厲士衆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煑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帝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以救之、會關寵已沒、謁者王蒙等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羌、時在軍中、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為

虜來大驚羌遂叫曰我羌也漢遣巫迎戰郗耳城中皆稱萬歲閉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饑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惟餘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為恭以下洗沐易衣冠上疏奏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為井煮弩為糧前後殺傷醜虜數百千計卒全忠勇不為大漢恥宜蒙顯爵以勵將帥恭至雒陽拜騎都尉

毛德祖守虎牢

魏奚斤公孫表等共攻虎牢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勁兵戰死殆盡而魏增兵轉多魏人毀其外城毛德祖於其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魏人又毀其二重德祖惟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瘡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

陳憲守懸瓠

陳憲守懸瓠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三月晝夜攻懸瓠多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屍與城等魏人乘屍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不克而還

沈璞臧質守盱眙

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元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為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淝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蒞與臧質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饑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北歸之資因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塡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魏主遣質書曰吾今所遣鬥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減并州賊氐羌死減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省示具悉姦懷爾自恃四足屢犯邊境王玄謨退於東申坦散於西爾知其所以然耶爾獨不聞童謡之言乎蓋卯年未至故以二軍開飲江之路耳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饗有桑乾哉爾有幸得為亂兵所殺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耳我本不

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豎之豬之、虜之戮之、猶未足以謝本朝、爾智識及衆力、豈能勝苻堅耶、今秦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勿遽走、糧食乏者、可見語當出廩相貽、得所送劍刀、欲令我揮之爾身耶、魏主大怒、作鐵床、於其上施鐵鑱、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衆書曰、語爾虜中諸士庶、佛狸所與書相待如此、爾等正朔之民、何為自取糜滅、豈可不知轉禍為福耶、并寫叠格以與之云、斬佛狸首封萬戶侯、賜絹布各萬匹、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彊絙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明旦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頹落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敕彭城斷其歸路、二月、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於質、上聞益嘉之、

羊侃與景守臺城

侯景濟江、建康大駭、景軍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景乃列兵繞臺城、既匝、百道俱攻、鳴鼓吹脣、喧聲震地、縱火燒大司

馬東西華諸門、羊侃使鑿門上為竅、下水沃火、太子自捧銀鞍、往賞戰士、戰士踰城出外灑水、久之方滅、賊又以長柯斧斫東掖門、門將開、羊侃鑿扇為孔、以槊刺殺二人、斫者乃退、景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頂木驢、石不能破、羊侃使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擲焚之、俄盡、景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及車動果倒、景攻既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圍以絕內外、朱異張綰、議出兵擊之、上問羊侃、侃曰、不可、今出人若少、不足以破賊、徒挫銳氣、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失亡、異等不從、使千餘人出戰、鋒未及交、退走爭橋、赴水死者大半、侃子鷟為景所獲、執至城下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鷟曰、久以汝為死矣、猶在耶、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之殺、景於城東西起土山、驅迫士民、不限貴賤、亂加毆捶、疲羸者因殺以填山、號哭動地、民不敢竄匿、並出從之、旬日間衆至數萬、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成王以下皆親負土、執畚鍤、於山上起芙蓉層樓、高四丈、飾以錦罽、募敢死士二千人、厚衣袍鎧、謂之僧騰客、分配二山、晝夜交戰不息、會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羊侃令多擲火為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景募人奴降者悉免為

良、得朱异奴、以為儀同三司、异家資產悉與之、奴乘良馬衣錦袍、於城下仰詬异曰、汝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為儀同矣、於是三日之中、群奴出就景者以千數、景皆厚撫以配軍、人人感恩、為之致死、朱异遺景書、為陳禍福、景報書、并告城中士民、以為梁自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割剝齊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僕從千人。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得之。僕所以趨赴闕廷。指誅權佞、非傾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觀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長江天險、二曹所歎、吾一葦杭之、日明氣淨、自非天人允協、何能如是、韋各三思、自求元吉、

羊侃卒、城中益懼、景以火車焚臺城東南樓。材官吳景有巧思。於城內構地、為樓、火纔滅、新樓即立、賊以為神。景因火起。潛遣人於其下穿城、城將崩、乃覺之、吳景於城內更築迂城、狀如却月、以擬之、兼擲火、焚其攻具、賊乃退走。

韋孝寬守玉壁

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直至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兩樓。直對土山、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掘長塹簡戰士屯塹。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為縵、隨其所向、布縵空中、車不能壞、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作長鉤、利刃、火竿一來。以鉤刃遙割之、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寬隨其崩處。立木柵以扞之、敵終不得入。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即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耳、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孝徵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耶、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疋、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被鎖至城下、臨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士卒感勵。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及病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忿恚遂殂。

昌義之守鍾離

魏中山王英、與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為橋樹栅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城中衆纔三千人、昌義之督帥將士、隨方抗禦。魏人以車載土填塹。使其衆負土隨之。嚴騎蹙其後。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迮之。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城土輒頹。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韋叡將兵救鍾離、旬日至邵陽、豫裝高艦、為火攻之計、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馮道根等乘鬥艦競發、擊魏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栅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栅俱盡、魏軍大潰、英見橋絕、脫身棄城走、斬首十餘萬、叡遣使報昌義之、義之悲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

張巡守睢陽

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先是許遠於城中、積糧至六萬石、虢王巨以其半給濮陽濟陰二郡、遠固爭之、不能得、既而濟陰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城中、至是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為食、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飢病不堪鬬、遂為賊所圍、張巡乃修守具。賊為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

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拄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卒盡燒死。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栅。鉤之所及。莫不崩陷。巡以大木置連鏁大環。拔其鉤而截之。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應投銷鑠。賊又以土囊積柴為磴道。欲登城。巡不與爭利。每夜潛以松明乾蒿投之於中。積十餘日。賊不之覺。因出軍大戰。使人順風持火焚之。賊不能救。巡之所為。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栅以守巡。巡亦於其內作壕以拒之。睢陽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賊士攻城者。巡以逆順說之。往往棄賊來降。為巡死戰。前後二百餘人。睢陽城中食盡。士日賦米一勺。齕木皮煮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瘦傷氣乏。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賀蘭進明屯臨淮、巡使霽雲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將萬人遮之、霽雲直衝其陣、左右馳射、賊衆皆披靡、止七兩騎、既見進明、進明持兩端、不肯出師、又愛霽雲、欲留之、為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士不粒食已彌月矣、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伎、義不忍獨享、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坐皆驚、為出涕、卒不食去、抽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甎、曰、吾

破賊遂、必滅賀蘭氏、此矢所以志也、夜冒圍入城、城中將吏皆慟哭、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衆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之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而南、江淮必亡、且師饑、衆行必不達、十月癸丑、賊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與遠俱執、巡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衆不能仰視、子奇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皆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曰、吾欲氣吞逆賊耳、子奇怒以刀抉其口、子奇又以刃脅降霽雲、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為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乃與姚闇雷萬春等三十六人俱遇害、

渾瑊守奉天

唐朱泚亂、德宗幸奉天、賊造雲梯、高廣數丈、容壯士五百、以巨輪為腳、推之使前、施濕氈生牛革、懸水囊為障、直指城東北隅、兩旁構木為廬、冒以牛皮、廻環相屬、負土運薪以填壕塹、矢石不能傷、城中恟懼、帝召渾瑊、賫空名誥身、募突將敢死之士、賜瑊御筆一管、量其功役、即著其名授之、不足、筆書其身、因命以位、瑊預於雲梯來路、先鑿地道、下深丈餘、上積馬糞、深五六尺、次二日、即令爇火、次一日、復下紫薪、夜燒之、時北風急、賊隨風推梯逼城下、以三千餘人相繼而登城上

士卒、皆大寒餒、又少甲冑、瑊感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賊中流矢、進戰不利、初不言痛、公卿以下、仰首祝天、地道一輪偏陷、不能前却、火從地中出、風勢亦回、城上人投葦炬、微松脂沃以膏油、讙呼震地、須臾雲梯及梯上人、皆為灰燼、臭聞數里、賊乃引去、

趙犨守陳州

唐黃巢亂長安、陳州刺史趙犨完城塹、繕甲士、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冢有貲粮者、悉使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黃巢使其驍將孟楷、移兵擊陳、犨襲擊之、斬楷、殺獲殆盡、巢聞之怒、營於州北、立宮室百司、為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為糧、生投於碓磑、置舂磨寨、縱兵四掠、數十州咸被其毒、攻圍三百日、終不能克、乃解去、

杜慆守泗州

龐勛級進攻泗州、晝夜不息、時勅使郭厚本、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畏賊強、不敢進、泗州援兵既絕、粮且盡、人食薄粥、被圍凡七月、守城者不得寐、而目皆生瘡、賴辛讜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粮、往返凡十二、泗州之圍始解、

李嗣昭守潞州

梁攻潞州不拔、乃於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壍而守之、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

外。救至乃解。

周德威守幽州

契丹攻幽州、為地道。晝、夜、四、面、俱進。城中穴。地。燃膏以。邀之。又為土。山。以臨城。城中鎔。銅。以灑。之。日殺千計、而攻不止。周德威遣使詣晉王告急、李嗣源曰、周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恐變生於中、何暇待虜之衰、臣請身為先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即日命治兵、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嗣源至大破契丹。俘斬萬計。嗣源等入幽州。周德威見之。握手流涕。

王稟守太原

粘罕攻城之具、曰砲石、洞子、鵝車、偏橋、雲梯、火梯、凡有數千、每攻城。先列砲三十座。凡舉一砲。聽鼓聲齊發。砲石入城者。大於斗。樓櫓中砲。無不壞者。王稟先設虛柵。下又置糠。布袋。在樓櫓上。雖為所壞。即時復成。粘罕填壕之法、先用洞子、下置車轉輪、狀如屋形、以生牛皮縵上、又以鐵葉裹之、人在其內、推而行之、節次相續、凡五十餘兩、人在其中、先用大枚薪、次以薦覆、然後置土在上、增覆如初、王稟先穿壁為竅。致火鞴。在內。候其薪多。即使放燈於水中。其燈下水尋木。能燃灑。薪。火既漸盛。令人鼓鞴其焰亘天。終不能填。其鵝車一如鵝形、下亦用車輪、冠之以皮鐵、使數十百人推行、欲上城樓、王稟於城中、設跳樓。亦如鵝形。使人在內迎敵。先以索絡巨石置鵝車上。又令人在下。以搭鉤及繩拽之。其車前倒。又不能進。其雲梯大梯悉用車輪。其高一如城樓。王稟隨機應變。終不能攻。又內起重城。慮外壁之壞。

孟宗政守棗陽

宋孟宗政權棗陽軍、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傅城、宗政囊盛沙以覆樓棚。列甕貯水。以捉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礦石工晝夜穴城。運茆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毀樓掘深坑防地道。創戰棚防城損。穿穴才透。即施毒烟烈火鼓鞴以薰之。金人窒以濕氊。析路以劍。土城頹。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傅正城。深坑倍仞。躬督役五日成。金人摘強兵披厚鎧。氊衫。鐵面而前。又濕氊濡革蒙火山。燙以水。雪。擁雲梯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敵酋軍自下夾擎。金兵墜死。燎焰。金人迄不得志、命扈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金領兵棗陽城外、八十餘日趨方知其氣已竭、乃俟許國再興還、剋期合戰、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逃、追金人至馬蹬寨、焚其城、入鄧州而

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秦隴。

欽鈺守濟南

時難兵圍濟南甚急、鈺暨徐將軍、威統兵、高僉憲、宋參軍、張都統、王太守、王府校等、悉力防禦。敵莫能入。一日北兵塞水以灌其城。鈺令軍民詐降。燕王大喜。下止灌之令。鈺陰伏勇士開城門。候燕王入。急下鐵板。幾中。燕王大怒。乃以礮擊城。將破。鈺書高皇帝神牌懸城上。師不敢擊。比出戰。令軍士噪罵。每出不意。募壯士突擊北兵。皆破之。燕王窘。計無所出。攻至秋七月不能克。舍之南去。

周臺公曰、古名將死守全城者多矣、然未有兵極寡。粮極

之敵極強。攻極苦。困極久。如此數役者。譜之真有天地為之震怒。鬼神為之飲泣之意。特表出之。以愧失守封疆者。且示以法程。俾知守圍自有方也。餘不煩贅。

內外夾攻

陳宮

三國呂布被操圍於下邳、陳宮曰、操遠來、不能久、公以步騎出屯於外。宮以餘衆守於內。若向公。宮攻其背。若攻城。公救於外。不過旬日。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不用。圍久遂降。

慕容翰

晉平州刺史崔毖、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合兵伐慕容廆、進攻棘城、廆閉門自守、使召其子翰於徒河、翰曰、彼衆我寡。難以力勝。請為奇兵於外。伺其間而擊之。若并兵為一、彼得專意攻城。非策之得也。廆從之。宇文大人悉獨官聞之曰、翰不入城。或能為患。當先取之。分遣數千騎襲翰。翰設伏以待。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間使語廆出兵大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衆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

傅永

陳伯之再引兵攻壽陽、魏傅永將兵三千救之、彭城王勰、令永引兵入城、永曰、永之此來。欲以却敵。若如教旨。乃是與殿

下同受攻圍。豈救援之意。遂軍於城外。勰部分將士。與永并勢。擊伯之於淝口。大破之。

柳元景

宋柳元景為隨郡太守、群蠻大為寇暴、欲來攻城、郡內少糧、器仗又乏、元景設方畧、得六七百人、分五百人屯驛道、或曰、蠻將逼城、不宜分衆、元景曰、蠻聞郡遣重戍、豈悟城內兵少、且表裏合攻。於計為長。會蠻垂至、乃使驛道為備、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前後俱發。蠻衆驚擾。投鄖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郡境肅然。無復寇抄。

周臺公曰、兵法有云、凡守者進不郭圍。退不亭障。以禦戰

非善者也。豪傑英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郭中。乃收窖粟。毀折而入保。令客氣十百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偪之甚也。然而世將弗能知。觀呂布以嬰城而敗。慕容翰、傅永、柳元景。以內外犄角而勝。則法戒犁然備矣。

不意奮擊

突門

王浚遣督護王昌、帥諸軍及段疾陸眷、與弟匹磾、文鴦、從弟末柸、攻石勒於襄國、勒兵出戰皆敗、勒召將佐曰、吾欲悉眾決戰何如、諸將皆曰、不如堅守、俟其退而擊之、張賓孔萇曰、鮮卑之眾、段氏最為勇悍、而末柸尤甚、其銳卒皆屬焉、今刻

日來攻北城、必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惰。宜且勿出。示之以怯。鑿北城為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彼必震駭。不暇為計。破之必矣。末柸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密為突門。既而疾陸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從突門出擊之。不克而退。末柸逐之。入其壘門。為勒眾所獲。疾陸眷等軍皆退走。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

毛德祖穴地出圍

魏奚斤公孫表等、共攻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德祖於城內、穴地入七丈。分為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士四百人。使參軍范道基等帥之。從穴中出。掩襲其後。魏軍驚擾。斬首數百級。焚其攻具而還。

薛萬均薛萬徹從地道掩擊

竇建德率眾二十萬、復攻幽州、賊已攀堞、萬均萬徹。率敢死士百人。從地道而出。直掩賊背。擊之。建德兵潰走。

李光弼

史思明等引兵十萬寇太原、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而使潛穿地道為溝。周賊營中。楮之以木。至期光弼勒軍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以出。如欲降者。賊皆屬目。而賊營忽陷。死者甚眾。賊眾驚亂。因鼓譟乘之。俘斬萬級。

夜縋人

令狐潮圍雍丘、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

寢兵絕鼓

尹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張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

周臺公曰猛火發於廬舍蜂蠆出於懷袖雖有勇夫莫不錯愕失措倉皇變色者不意故也尋城者能為迅雷迅電之勢出其不意則堂堂格鬭有餘矣

伐交

燭之武說秦伯

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氾南鄭使燭之武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

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晉亦去之

張孟談潛出見二子

智伯率韓魏之甲攻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陰與約為之日期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衆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

慕容廆

崔毖自以中州人望鎮遼東而士民多歸慕容廆心不平乃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共攻之約滅廆分其地三國合兵伐廆諸將請擊之廆曰彼為崔毖所誘欲邀一切之利軍勢初合其鋒甚銳不可與戰當固守以挫之彼烏合而來既無統一莫相歸服久必攜貳一則疑吾與毖詐而覆之二則三國自相猜忌待其人情離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三國進攻棘城廆閉門自守遣使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

氏與廆有謀各引兵歸宇文氏遂敗

周臺公曰交絕則勢孤勢孤則必走矣

分勢

吳玠

金將沒立自鳳翔別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俱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遂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筈關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能得合

康茂才

陳友諒率兵六十萬、順流攻建康、又遣使約張士誠同入寇。時有議降及奔鍾山者、太祖斥之、慮二虜相合、勢益難支。康茂才與友諒有舊、乃遣為閒、紿偽降、約為内應、招之速來。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遂令閽者至友諒軍、友諒得書甚喜、問曰、康君何在、閽者曰、見守江東木橋、乃遣還、謂曰、吾至、呼老康為驗、閽者還以告、善長亟撤江東橋、易以鐵石、友諒率舟師至、太祖命馮勝常遇春伏石灰山側、徐達伏南門外、楊璟伏大勝港、張德勝朱虎將蒙衝出龍江關外、自揔大軍於獅子山、友諒以舟不得進、徑衝江東橋、見鐵石、大驚、呼老康無應者、伏兵起。大破之。

周臺公曰、勢分則力弱。力弱則易破矣。

形◎

盧范縛炬爇火

盧范守雲中、匈奴入塞、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衆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虜不敢復向雲中。

虞詡貿易衣服

虞詡為武都太守、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

餘人、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

霍王元軌開門偃旗

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命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懼而宵遁。

張守珪置酒作樂

吐蕃陷瓜州、王君㚟死、河西恟懼、以守珪為瓜州刺史、領餘衆、方復築州城、板幹裁立、賊又暴至、略無守禦之具、城中相顧失色、莫有鬬志、守珪曰、彼衆我寡、又創痍之後、不可以矢石相持。須以權道制之。乃於城上置酒作樂、以會將士。賊疑城中有備、不敢攻而退

張齊賢列幟燃芻

契丹獵代州城、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衆之、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期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為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柏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衄、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遥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卒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破之。

周臺公曰、主勢弱則形之。形之貴早。情見勢屈、則無濟矣。

燕君臣有隙田單乘而搆之

燕昭王薨惠王自為太子時不快於樂毅田單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惠王聞之即使騎劫代將毅遂奔趙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夜縱火牛燒葦端壯士五千人隨之牛熱怒奔燕軍所觸盡死傷燕軍大驚而城中鼓譟從之燕軍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至河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

秦將相不和蘇代乘而間之

秦應侯之為人妬白起將而伐趙殺趙將趙括降其卒四十萬人挾詐而盡坑殺之趙王恐使蘇代厚幣說秦伯應侯曰武安君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欲無為之下固不得已矣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趙六城以和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

黃巾依草結營皇甫嵩乘而火之

漢皇甫嵩朱儁共討潁川黃巾儁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眾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嵩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眾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勅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

突厥弧矢俱敝太宗乘而擊之

頡利突厥二可汗舉國入寇會天久雨秦王謂諸將曰虜控弦鳴鏑弓馬是憑今雨連時弧矢俱敝突厥人眾如鳥鍛羽吾屋居火食刀槊犀利料我之逆擊敵之勞此而不乘將復何待乃潛師夜出冒雨而進突厥大驚乃請和親與盟而去

宸濠力憊解維楊銳乘而殲之

宸濠攻安慶踰暑力憊夜解維去楊銳分募善泅者數人於船中聞解聲即斬首絕其纜放之中流又遣一二強卒突入岸上營舉火譟城上應之乘勝捕殺聲震數里濠浩歎出洋舉帆順風而遁

賊首

周臺公曰敵開隙則乘之乘之貴速持疑不出則失機矣

南霽雲射尹子奇

張巡欲射尹子奇莫能辨因剡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一發中左目幾獲之子奇乃

取賊箭

藁人得箭

令狐潮圍雍丘、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箭數十萬

青蓋獲矢

金人以十萬進攻六合、城中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也、爭射之、須臾矢集、墻如蝟、獲矢二十餘萬

焚賊攻具

李綱燒金雲梯

金人薄都城、李綱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其雲梯數十座

孟珙燒元船材

孟珙諜知元兵將入犯、乃潛遣兵至順陽、燒其所積船材

張玉火元資糧器械焚船場

劉整既叛、獻計、欲自青居進築馬騣虎頭二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州、遣合刺帥兵築之、知合州張玉、聞合刺至、潛師渡平陽灘、火其資粮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船場、由是馬騣城築卒不就

焚賊粮草

張巡焚賊鹽米

令狐潮圍雍丘、賊餉鹽米數百艘、且至、巡遣勇士、啣枚濟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

畢再遇焚金糧草

金兵七萬在楚州城下、我粮三十艘、泊大清河、再遇諜知之、曰、敵衆十倍、難以力勝、可計破也、乃遣統領許俊、間道趨淮陰、夜二鼓、銜枚至敵營、各携火潛入、伏粮車間、五十餘所、聞哨聲、舉火、敵驚擾奔竄

靜

祖珽下城靜坐

齊祖珽為北徐州刺史、至州、會有陳寇、百姓多反、珽不關城門、守陴者皆令下城、靜坐街巷、禁斷行人、雞犬不亂鳴吹、賊無所見聞、不測所以、或疑人走空城、不設警備、珽忽然令大呼鼓譟聒天、賊大驚、登時走散

劉錡城中肅然

順昌之役、錡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營中諠譁、終夜有聲、而我城中肅然不聞雞犬聲、惟能以靜待譁、是以大勝

周臺公曰、以靜待譁、兵法也、然靜豈易言哉、惟膽識定於

內而後肅清布於外矣時賢自視何如

暇

諸葛亮卻地却洒

諸葛亮屯陽平遣魏延等并力東下留萬人守城懿率衆二十萬拒亮懿垂至欲赴延軍又遠乃意氣自若令軍中偃旗息鼓大開城門掃地却灑懿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有伏引軍趨北山亮撫手咲曰懿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還白如亮言懿後知以為恨

周臺公曰懿此時有衆二十萬即遇伏兵未必能敗使懿斂整於外先徐兵三五十人入城角之則虛實立見矣豈

不殆哉曰若至此際諸葛君必別有一番作略矣乃知所謂暇者固非矯情鎮物亦非僥倖一擲也

蕭道成解衣高卧

宋桂陽王休範反朝廷惶駭蕭道成至新亭治城壘未畢休範前軍已至新林道成方解衣高卧以安衆心

寇準飲博歡呼

宋澶淵之役帝悉以軍事付寇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帝駐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讙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

畢再遇臨門作樂

金人以十萬攻六合環城四面營帳亘三十里畢再遇令臨門作樂以示閒暇

周臺公曰以暇待亂兵法也然暇豈易言哉惟持據在平時而後從容在臨事矣時賢自視何如

佚

劉錡軍皆番休

元兀攻順昌時大暑敵遠來晝夜不解甲錡士氣閒暇軍皆番休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入其陣刀斧亂下自辰至申敵敗退既以拒馬木為

障少休歇食已撤拒馬木復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尸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是役也錡兵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唯能以逸待勞是以大勝

張鬐兵分數替

張鬐守南劍范汝為來寇鬐起鄉兵與之戰分兵為數替使更迭出戰士卒力皆有餘遂勝汝為

朱晦菴先生曰大要臨陣在番休迭上分一軍為數替將戰使食第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陣使食第二替人第一替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人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困乏又劉信叔順昌之役

大概亦是如此時極暑探報人至云虜騎至矣信叔令一卒擐甲立之烈日中少頃問甲熱乎曰熱矣可著手乎曰熱甚不可著手矣時城中軍五千人信叔分為五隊於是下令軍中依次飲食士卒更番而上又多合暑藥往者歸者皆飲之故能大敗虜人方我甲士甲熱不堪著手則虜騎被甲來者其熱可知又未免有困餒之患於此擊之是以勝也

周臺公曰以佚待勞兵法也此更無他道惟番休以戰則士有餘力矣所以吳子云無絕人馬之力更迭法也

飽

劉錡坐餉戰士

兀朮攻順昌時大暑敵遠來人馬饑渴飲食水草者輒病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人接戰自辰至申敵敗退以拒馬木為障少休歇乃出羹飯坐餉戰士如平時又多合暑藥往者歸者皆飲之食飲已撤拒馬木復深入所敵又大破之唯能以飽待飢是以大勝

張醫吏迭食士

張醫守函劍范汝為來寇醫起鄉兵與之戰令城中殺羊牛豕作肉串仍作飯分兵為數替以入陣之先後更迭食之士卒力皆有餘遂勝汝為

周臺公曰以飽待饑兵法也此亦無他道惟飲食以時則士有餘飽矣所以吳子云無失飲食之節調理得也

治

李綱以百步法守都城

金兵渡河道君皇帝東幸以李綱為親征行營使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屬不與焉修樓櫓掛氈幕安砲坐設弩牀運磚石施燎炬垂檑木備火油凡防守之具無不畢備

周臺公曰以治待亂兵法也然任得其人則治任非其人則亂故曰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也

密

李光弼

史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選驍銳為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趨其南有隙則乘之而李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亦不少懈賊不得入

周臺公曰以密待踈兵法也然神優於事則密事囂於神則踈故曰為將之道當先治心也

選將安退

唐太宗

并州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

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哉

宋太祖

帝常注意於謀帥命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所部州縣筦榷之利悉與之恣回圖貿易免所過征稅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悉聽便宜處置每來朝必召對

命坐賜以飲食賜賚殊異繇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士用間洞見蕃夷情狀時有寇鈔必能先知預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故終太祖之世無西北之憂得以盡力東南取荊湖川廣吳越之地

周臺公曰罷家今有言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唐太宗宋太祖豈非千古帝王之師哉

王瓊

昔者王瓊之在本兵也宸濠之亂談笑自如人或詰之瓊曰凡事吾已料理之矣王伯安有大將才吾置之贛州是也未幾而全捷聞人咸稱服

周臺公曰王瓊亦本兵也今虜寇憑陵所至殘破哀我斯民後羅春燕巢林之慘矣四郊多壘何辱如之彼任樞筦者伊何人哉

用財欲泰

總論

周臺公曰能成天下之大功者在於信賞必罰厚賞重罰而已然賞為農罰為表必也先能揮金如土而後可以役人如草若無千金之賞誘之於前徒以猛虎之威迫之於後將懦則譯將武則逃耳故泥沙之汰雖可惜而出納之吝則明君賢將之所深惕而不屑者也黃石公不云乎軍

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財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

漢高祖

楚圍漢王於滎陽陳平謂漢王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其所為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聽亞父聞項王疑之大怒乞骸骨歸用平計策卒滅楚

好箇漢高祖

宋太祖

周臺公曰、按田況言於仁宗曰、古之良將以宴犒士卒為先、所以然者、鋒刃之下、死生俄頃、固宜推盡恩義以慰其心、李牧備匈奴、市租皆入幕府、為士卒費、趙充國禦羌戎、亦日饗軍士、太祖用姚全斌董遵誨抗西戎、何繼筠李漢超當北虜、人各得環慶齊棣一州征租農賦市牛酒犒軍中、不問其出入、故得戎寇屏息、不敢窺邊、兵法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又曰、用財欲泰、若瑣瑣褶核金錢、縱有良將、可得盡其技耶、又按蘇轍曰、太祖用李漢超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必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為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

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為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採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聞不過於熟戶、苟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蘇此故也、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為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強敵、而不敢動、

近好箇宋太祖

羊祜

王濬恢廓有大志、常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衆皆咲之、後參征南軍、羊祜深待之、祜兄子暨白祜、濬為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及濬伐吳、果一舉平之、

好箇羊太傅

周臺公曰、制勝之方、雖不外此、亦不盡此、予但因時賢所

不足者言之耳。至於選將安邑用財欲泰此二項尤今日頂門一針也

金湯借箸卷十三終

金湯借箸跋

不佞偶走淵得從臺公遊因諳所為金湯借箸一書書中引古證今靡有遺慮而要其胸中之武庫尚未可以書盡也臺公真有心人也然猶之不覺發書而歎夫箸之借蓋惜於得箸者之不能箸而借之也又激於能箸者之不得箸〻借之也使人皆不得箸而欲起為借則時事可虞人皆不能箸而欲代為借則時事尤可虞今臺公行且應弓旌為

聖天子干城腹心之寄無煩借矣則其所以箸世者端不出簡練揣摩中又甯俟出草廬著竹帛然後始知臺公哉昔人聚米為圖而指畫之畧備擊帶為城而攻擊之械窮彼誠先得其勝

算非苟而已謹識末簡以為異日券

楚西陵友弟周之茂頓首書

殘本金湯十二籌八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李盤撰盤字小有揚州人是書以十二籌爲名而今所存者一曰籌修備二曰籌訓練三曰籌積貯四曰籌制器五曰籌清野六曰籌方畧七曰籌水戰八曰籌制勝已闕其四籌葢斷爛不完之本矣所言皆團練鄉勇扞禦土寇之計襍引古事以証之多不切合亦頗支蔓如無糧無水不可以守三尺童子能知之而臚列前代絶糧絶水之故實以爲鑒戒連篇累牘殊爲浪費筆墨所列飛鎗飛刀諸法及以桐油雞卵拋擲敵船使滑不能立諸計亦頗近戲劇也

左氏兵法測要二十卷首二卷

〔明〕宋徵璧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劍閒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左氏兵法測要二十卷》提要

左氏兵法測要敘

今天下多事緩急少依賴之人或以爲文武之途分故不盡人才之用然非國制之失也洪武中有司請立武成王廟

聖祖諭之以文武之道本出於一合則人才盛分則人才衰遂罷武成廟不立也豈不以養成于學較漸之以經術如羆如虎之士惟我所用之哉沿至

今日習韜鈐之言者以其言爲羔鴈薦寵於公卿間一旦授以事任不旋踵敗去以故恒以談兵事爲諱諱而不習文武之途遂判士大夫可與從容不可與兵革其敝見於此矣是何

不觀于春秋之事乎晉文之擇帥也爰舉郤縠以其悅禮樂而敦詩書也而於時刻國亦多得人故入則爲卿出則爲帥一人而二事兼焉不別求材也至于司馬軍尉之屬皆愼其選

於是魏絳羊舌父子終身其間故軍無秕政所向成功及至後世別流以處之分銓以序之文事武備離而爲二而古意衰矣上木宋子博學潔修士也著左氏測要一書予從　胥公

先生處受而讀之則間語陳先生曰古之立言者或功成而後垂之爲書或著書而未必能見其功夫以宋子之才即連舉不第年齒僅踰立耳未爲不遇也要何途不可致乃章章以

談兵自處耶陳先生曰宋子之爲此
也非以自炫鬻也夫躬耕讀書若徐
宋二子者安往不得貧賤要以四郊
多壘士人與其工于聲悅爲雕繪之
學孰若與同志之朋講求切要援古

證今因勢立志則空談何必非實事
宋子卽未能見諸施行乎要以公其
書于天下自當有所稗益此則宋子
之志矣因相與歎曰不私其所見不
避其所難宋子君子也其書斷然不

可廢矣使
國家異日收文武之用者其在斯編歟
其在斯編歟

襄西友人方岳貢題

左氏兵法測要序

㫺之言兵者皆本左氏予讀其書見敘列戰功與師之曲直而已非有陰謀深策若孫吳家言可以爲法者也而奮師者顧祖之何與予於上木測要之編而知其略矣周室鈌微諸侯力政未違仁

義故趙衰之謀郤穀曰說禮樂而敦詩書救災恤患師必有成足高心蕩不待能者而知其覆亾之將至矣當時齊秦晉楚諸國無歲不用兵而帥乘輯睦諸侯畢從則其驗也今慷慨之士蘊伏草莽天下事無敢言者薦紳先生恥談兵革擐甲冑而典封疆又皆不習成敗之故與縻之繇若古之名將能制勝也上木耴左氏已成之法而叅伍後事凡違近離合勞逸多少之數無不備具昭然可行而復也豈與夫不習已事而好言縱橫之術者比乎且言兵者未必能用

用其言者未必即效要以爲罪焉孰如前後相引順之則勝違之則敗可燭照而覩若上木是編之詳而白也夫兵之不善訓練失也若鄭之二拒楚之兩廣晉之三軍三行進退截如矣以言乎軍寔則楚之授子晉之伐木及與豫巽矣

以言乎設奇致敵則若祝聃之禦戎也嘗而去之爲覆以待之魏舒之毀車以及狄也爲五陣以相離克之于阨是皆可行者矣而更有時事之可援者二晉隨會之爲中軍也盜皆入秦今流人半天下兵不尾賊反收賊之棄以爲厚利

焉可慮也河曲之戰士會在秦知晉之實晉人患之楚材晉用楚是以憯今我叛將皆爲奴用而又棄屬國與屬夷焉幸其不來以爲固是可恃乎不可恃乎予年長矣不爲世用偃臥蓬藋無復從軍之氣上木雖困公車然不久將大用

於世用繫虜內弭盜以是盡驗也豈曰苟取富貲以自娛樂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哉予以測上木之志與其用矣丁丑仲冬同里盟弟周立勳序

左氏兵法測要序

余之爲諸生老矣上木亦數上公車數不用既自相語曰今天下蓋多事矣然其時尚可爲失今不爲後且有十百難於此者徒恨不能以其私議通於薦紳先生間雖我二三兄弟在仕籍者則亦以我兩人爲狂嘗不能畢其說也顧時之所急無甚於兵卽欲强默如藿食之憂何上木乃取左氏之言係兵事者博以古驗參以今指予受而點次之時亦以已意相出入也既成上木請序言焉余惟子瞻之論孫子也謂其書十三篇雖然言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今上木之書其亦雖然言之者乎其亦有大指所在言之重複而使人得其切用以濟國事者乎夫兵家之言其變無方制勝於兩陳之間者隨其勢而導之耳若夫當今所急蓋有五者余於左氏得五言焉誠能盡用此五言內輿乞活外撻建夷在指顧之間矣其說在郤克之請車乘也在子產之論治國也在欒武子之論楚師也在魏絳之論和戎也在晉人使巫臣通吳以制楚也今之談者以兵力不足爲憂議欲朞月宿糧聚十餘萬甲士一鼓而殄群寇夫糧非可卒辦甲士非可卒聚此朞月以前能使吾民忍飢以待天兵之來乎且將之能者不必用衆用衆者未必能辦事徒以不足爲解免地耳郤子伐齊輿之城濮之賦而乃求益焉郤子自以爲不能故請益車乘然則用衆非良將法也賊寇所在縱横我兵尾而銜之恣取

掠耳縱賊不擊其弊坐此夫使紀律不嚴官
軍殺我其毒已甚何用討賊乎且盜非有雄
志也兵非素擅廢立若唐季之事也如使嚴
爲約束曰行省自守其地使寇得入境有誅
將帥各部其卒伍掠一物者有誅如此有縱
賊之罰無緩寇之利子産之言曰火烈則人
鮮死焉水弱則人多死焉以此治盜庶可不

日平也京營之卒內以備禦外以討伐我
朝固嘗用之矣沿習至今汰之不可練之不能
一旦有事何以待之且其爲制或合而分或
分而合所以新耳目便揀閱也可不爲之變
計乎欒武子之言曰楚君之戎分爲二廣右
廣初駕左則受之各當其序以備不虞故能
定霸今訓練之法日弊而爲城郢之計此奸

人所以生心也曩時三衛爲我藩籬時以虜
之出入告我我得爲備至於
穆廟初年大虜解辮內向邊人無事今者奴寇
旣劇而順義部落鳥散矣不撫之爲我用而
拒之爲我敵使奴得聯屬內外諸部以逞志
於我豈完策乎魏絳之言曰和戎有五利晉
用其謀邊鄙輯睦今夷部猶在宣雲之間招

擕其族類以爲我屛蔽效可睹也罷人之奉
正朔無虞於此者
神廟以數年之力存而復之今者爲奴所乘而
我未有以爲援也蓋以少出師不足以爲重
而多出師則非力所及也然亦當事者之失
計矣漢武不憚封侯之賞以募使絕域者何
也伐交之策也我縱未有以爲援且當募博

望定遠之流與之一節以
朝命慰勞其君臣而因監其軍使彼猶有所繫而不至折而爲奴屬沓者吳至弱國也巫臣通晉於吳而楚人始罷於奔命故通麗者所以制奴也此五言者余以爲切今之奇也行前之三言以治內行後之二言以制外天下其庶可爲乎若夫奇正之方變合之勢心知其然而不能道之卽强爲一言自非機鑒不惑之士固未能審取舍定猶豫也上木能言之亦惟上木能用之哉余無用於世矣將買田而隱焉諸葛司馬或出或處所見正同也

同郡友弟徐孚遠題

左氏兵法測要叙

左氏兵法測要者我友宋子尚木因舊史論得失審形勢觀世變以窮兵械之本乃引經立政之書非特權謀之用也春秋以來言兵之家不可勝數然大要虛設機勢以爲無方之應未嘗節比以驗之於事曰彼固無常形與常說也至唐杜君卿始依孫吳證往事而其後則宋仁宗之祕略以至曾公亮丁度楊肅之徒咸集史冊之遺文爲權家之龜鑑可謂備矣然其體每以類相從而未能旁引曲譬推見未然以極於變化異同之際是故存焉而弗尊今觀尚木之書其立本也正其釋

義也詳其設慮也微其觸類也廣或古人所已成之事而代爲之勝算或古人所未及之息而推之於必然使人讀其書雖天下之至懦弱者莫不欣然息一奮其智則世之知兵而善用孰有踰此者乎然則何以必左氏也世稱左氏好談兵非左氏之好談兵而春秋

之賢士大夫皆能爲兵也且兵法之變春秋始也前此無知兵者乎曰有之而不能及也卽無論黃帝蚩尤之屬而胤之征南巢之役牧野商奄之駕申約束布大義而已其設奇用間之方未之備也後此無知兵者乎曰有之而非所尚也七國牲牢其民而有技擊武

卒銳士虎賁之號使民以殺戮爲爵賞其所爲將者非羈旅之險夫則凶殘之悍士於國家非有骨肉係屬之義其人非有詩書禮樂之澤也是故斬首或以十萬計坑卒或以四十萬計生民之禍烈矣夫軍事莫容於治兵莫重於任將治兵必損益古法以參酌時制

使法度有所定而耳目有所新則繁簡多寡皆了然得我所以制勝之具任將必我之腹心大臣剛毅而有盛德寬大而有智勇者然後所向而成功功成而民以安國以靖嗟乎兵法之日變此春秋之異於先王也任將之不失此春秋之同於先王也夫十二國並立

五霸迭興鬬智角力則於兵制不得不有所變故魯之丘甲齊之糸國晉之六軍楚之二廣若敖申息之屬秦之三軍陷陳凡此皆非古制也而各有善用之道春秋之君欲知人之賢否而決其勝負必驗之於治兵是以兵精而其戰也亦不能寡殺至於命將則國之

三卿與諸大夫而已夫魏犨狼瞫之流天下之至勇也而未嘗將也仁而好禮戢下而附上則元帥之材也是故大者以强小者以存然則不倍先王之教而可爲後世之用者舍左氏誰與歸哉不然尚木奚取焉夫兵之必不可泥於井田也將之必不可屬於鄙人武士也三代以後皆然矣三代以後稱盛者莫如漢而漢之治則王霸雜此卽春秋之所爲治也而儒者之言曰霸術必不可用夫孔子生三代之前而不能廢霸矣何儒者於三代之後而獨能廢之甚矣其誇而無當也今

國家休德纍葉上繼周漢而內訌外決莫之所

措何哉擁兵百萬而不能設法以治之士大夫不能專將而屬於麤悍之人也尚木慨然發憤以兵爲必可用而薦紳之家每以爲諱尚木解之曰安敢侈然以爲子大夫憂非必親桴鼓冒矢石也進賢而退不肖則本端矣奉公而執法則威立矣潔巳而邺下則民固

矣扶弱而救災則隣懷矣機敏而辭辨則敵畏矣今之兵弱而武弛者非皆封疆之罪也數者之無一焉足恃也故其爲書凡數者之得失皆詳著焉而一本於兵事旨哉言乎塞乎當今不乏賢士大夫矣縱不能親桴鼓冒矢石也其爲管敬仲之修政趙成子之推賢

隨武子之謀身公孫子美之交隣魏莊子之靖國乎讀尚木之書而憬然有志於斯者予願爲執鞭矣

同邑友弟陳子龍題

崇禎丙子

天子下明詔頒郡國習孫吳之書嫺騎射之事葢憤憤於天下之大而知兵者鮮也予等數人遂作兵家言以應之維昔宋子上木獨鋭意學射射成謂我輩無橫草之功方悵悵耳奈何以韜鈐之雄供書生家臆說乎予輩强

宋子至再宋子竟亦不應也未幾上木上公車不第以歸慨然無聊因與闇公輩坐歎終日互益智筴鏡古準今援嘗度變講求戰陣奇正之方推原前制損益之用取左氏論斷之不三月而測要成此左測所爲作矣夫左氏于列國征伐戰攻之事不過紀載耳夫天下一統不可以稱敵中國與夷不可以稱敵

不稱敵者不可以爭長故設奇用間莫備於春秋謂其宏於稱敵也其時卿大夫與國君咸耻敗而惕亡故勝而能下有聽其盟而反者矣敗而能復有隨用其人以成功者矣今始不知惕終不知耻此一異也古者患無其人有其人矣患其在敵而不歸我如隨會之在秦賈季之在翟趙孟以爲深憂今何患乎

敵而自猗之弱者驅之死强者驅之叛此又一異也古者患未有命令既有命令矣則違之以爲悖遵之以爲順如穰苴之斬莊賈非景公意也然公竟不得以專擅之辠辠之今者不從上之命令而從上之意以爲敢于用者法是而意非則身危不敢于用者法非而意是則身安庸人豈肯樂危而惡安哉吾知其必不然矣此又一異也古者將帥逡逡敦詩書說禮樂然城濮之戰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晉師陳于莘北胥臣蒙馬以虎皮此豈詩書禮樂之所有乎今主者每不足於賢佐者每不足於仁其於不擾民不多殺士卒之道守之者寡矣第二十年來縱寇養患又何其仁而不恭有儒者之德也此又一異也古

今之異不可勝指要以宋子之參驗徐子之裁斷無不備焉宋子豈敢自居于知兵哉固未離乎廉讓智勇體國愛民之意也願與賢士大夫交勉之而已

同郡友弟彭賓燕又氏題

左氏兵法測要序

或問用兵之道有神力乎余曰否有奇謀乎余曰否用兵之道實事而已士大夫習則常勝常勝則常有兵不習則常不勝常不勝則常無兵往者春秋之世天下五十餘國霸莫如齊晉强莫如秦楚固嘗仗師

序一

武之力藉戰勝之威矣其他小國之師莫不勤戰以鄭之介於兩大之間爲楚則楚重爲晉則晉重以衛之弱而可以勝于齊以小邾之微而可以勝于魯以魯之衰而可以勝于宋以吳之夷而可以爭長於晉以越之敗而可以復于吳是皆當時士大

夫習于兵嫺於法也至於今日天下一統天子之威行于萬里天下勝兵無慮數百萬而自戊午用兵以來二十餘年虜日益潰盜日益多兵日益弱求其一矢相加遺者而不可得反不及于春秋之小國者其士大夫不習于兵不嫺于法以爲兵家之

序二

道出入變化自有天才不可學而能也嗟乎是又安得司馬穰苴孫武吳起者而後兵可用哉尚木少爲左氏之學有當陽之癖樂觀其治兵行師攻謀伐交之術因裒集其事通其流畧至于晚近皆較量而籌畫之爲左氏兵法測要二十卷余讀而誦

之曰此眞救時之書也今天下多故
聖人宵衣苟有百里之寄不能必其一日之
無事則不能必其不用兵不能必其不用
兵則不可以不知兵官長爲將帥子弟爲
徒衆出才智以進退用爪牙以角拒此猶
筐篋簿書之事不可以爲非常之舉不意

之變也古之人益常行之于樽俎之間出
之于袵席之上矣士大夫其勉之哉毋使
關壯繆狄武襄笑人則夷盜可以平而兵
革可以息也此又宋子之志也

同郡友弟李雯題

序

易象與魯春秋皆淡乎幾事之書幾事之大
者莫如兵然易惟陰陽飛伏籤簇雜占不廢
于行間師卦之陳五營九軍令人弗能知若
春秋則二百四十二季之行事深切著明大
司馬六軍敗于魚麗內政崇卒雞父荆尸試
繙左氏而覇主之英斷格人之僉謀武夫之

致炏若寓目焉是㠯劉歆建之學官徵諸事
應歷肰可據矣厥後善將兵若關壯繆杜征
南狄武襄岳武穆皆好之誠以其言乎幾事
者詳明而專決也夫兵危事也非博觀乎古
今成敗之數而明乎天下之大勢以爲之備
虞卽徒庀夫形名節制芻糧卒乘猶爲一時
格鬬之術而非兵法也幸有之適伊川也見

被髮而祭于埜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逮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及此期也是知蠻夷鎮蕃各有攸處迺徐州有徐戎秦晉多驪戎白狄中原有蠻城豈古帝王羈縻之九州亦若曹操之處五部

國初之處降夷者邪謂秦始有天下悉逬逐之其弘略弗可及矣葢秦晉皆恃戎狄爲効

秦本西戎而晉宗國也至其爭閻田率陰戎以伐王人而王告以先王居之四裔者惠公誘以來侵諸姬而入郊甸后稷封殖之天下而戎制之嗚呼則亦有其漸矣申侯與繒西夷犬戎殺幽王驪山下平王之立也晉文侯有修扞功錫之秬鬯弓矢曾不爲王復讎而使避犬戎于洛邑秦襄公送王復賜之岐以西之地秦用終覇馴至有天下然則夷狄之亂周可勝言哉於後秦晉雖號平戎于王晉雖滅狄獻俘而吳楚起矣州來之師大敗諸侯潢池之會吳爭長于晉矣宋之盟盡得諸侯申之會楚遂霸天下矣竊以春秋之始天下大埶在西北春秋之終天下大埶在東南三戶亡秦天限之險兆見于玆左氏之學其

于世變良可測已故明乎天下之大埶于夷狄也防乎其防其春秋之志也夫夫防乎其防豈征伐之已也使中國而爲夷狄之行則夷狄焉已矣槃瓠浮竹近在百粤胡牀羌炙甘爲五胡夷狄陰類也其雄騎恆待月滿利則羣進害則羣退部落名字從其健者中國而柔狡唯阿不能特立以事一丈夫皆夷狄

也于是民無所聊鋌而爲盜則患其內訌以
爲夷狄助夫盜則我民耳何患之有曷不若
春秋時各治其疆事盜賊豈能侵軼哉有爲
子產之聞盜成剝而出而毋爲季孫之賞盜
至于不可詰也斯亦巳盜之善術矣故天下
非盜賊之患而夷狄之患非夷狄之患而裹
狄之行之患也雖然以天下之患而以爲不
足患者有之即以爲足患而姑無庸患者有
之若夫患之而爲之畫焉畫之而中焉我思
古人當亦一二人而巳矣夫畫之而中焉而
患可弭也苟莫令畫之而徒患之巳耳則有
何嗟及之歎此左測之所繇作也

同邑友弟蔡樅題

序

士必治識而後膽壯必治膽而後智生然識繇天縱
而古今論朸之功尤不可少夫獨坐一室而欲周知
時勢高下地形險阻人情物土之陰陽燥濕其何道
而能然乎故必延攬忠益與之盱衡抵掌而又取古
人已驗之故方與未發之新智參觀而變化之天下
之事庶無有能爲我難者矣夫不逢古不能通今不
經文不能緯武孫仲謀謂呂子明曰卿今當塗掌事
宜學問以自益豈欲卿治經爲博士耶但當涉獵見
往事耳古人之相勉學識蓋如此今之人素不習兵
一旦有事則循資充之拘牽成格而僥倖成功曰是
固有數焉然則天下事遂終不可爲乎夫無任事之
人良繇鮮讀書之人所言所見適至是也蓋讀書不
貪煩貪觀其大要英博沉奥孰如左氏春秋其賞罰
是非萬世之經也剛柔進退萬世之權也雖不盡行
師而行師之道無有過之者古來豪傑如壯繆武穆

諸賢皆深思篤好之蓋嘗觀於晉楚齊秦之戰知其勇而有禮也用變而以信爲本審勢而以情爲歸倥偬之際何其整而暇乎而權衡在心變化莫測眞禦侮之良規也顧或謂霍嫖姚行師不喜古法夫因古而用古其法不爽因古而變古其智不窮戰勝攻取虛實變化之間豈能盡言哉曳柴揚塵以形其衆而又有減竈滅火以形其寡者嘗敵速去以形其退而又有斥山沿澤以形其進者油幕冠樹以形其強而又有偃旗臥鼓以形弱者惟是崔浩讀漢書能決涼州之師蘇秦發陰符乃成六國之從皆爲得書之助況屈伸進退機詳萬變如左氏者哉家仲尚木以身不見用退而節略左氏參以已見取古事之合者反者縱橫上下之證古酌今準成究敗洵非淺昧者所能見矣夫雖有韓白不究春秋之略不能知奇正分合之道也茲編蓋可忽乎哉

兄存標子建題於君子堂

左氏兵法測要序

家從兄尚木撰左氏兵法測要成以示徵輿且命序之徵輿誦而歎曰此非獨救時之良書也後世且將尸而祝焉蓋兵家者流莫不宗孫吳其言至精而所論者大勢不附之以事則不明也附之以事而猶不明則後世之事不能盡當孫吳之言也左傳之爲書也叙事而已不虛論兵勢而叙兵之所勝與所敗大小具盡焉以實事明虛說不若以虛說明實事故以孫吳之說歸之左傳之事殆兵家之冣上矣後世無代無治亂則無代無戰爭史書所載未嘗不詳而無以兵法名者獨左氏有春秋兵法名則以作史之人不能知兵如丘明而後世用兵亦不能如春秋之亟也然就一事論一事不若參衆事以論一事以左傳爲歸而援後世之

事以參之而左傳兵法乃得大備也夫就左氏而論兵亦已詳且盡矣乃復通之以孫吳參之以後代質能明之文能盡之此尚木之書所以爲丘明之知已兵家之功臣也今天下苦兵矣而用之者苦於無法縉紳之家視介胄爲危具而武夫戰士復不爲朝廷用至于游光之客爲大言以欺賽人其意不過金錢其談已過韓白矣使有人焉於貧

賤之時草茅之下深心講求古之爲兵者何今之爲兵若何此法可行此法不可行口能道之而身能行之則一旦爲

天子大將亦何難乎尚木今雖伏菰蘆中未發聲于天下安知無特逢之遇甲兵之任今之空言不爲後之實事哉我家先世蓋多異人雖不大顯而好奇任俠要必有負拔與衆殊者至輿輩兄弟或多善人而意氣平謹無復遒上今尚木所爲書若此蓋其意深遠矣豈復爲文章之士循榮之儒已耶故輿隨同社諸子之後樂得而序之以附不朽云從弟徵輿敬序

左氏兵法測要卷目

一卷　凡例　大例　周禮圖說　列國兵制　列國戰陳圖記

二卷　東周天王年表　列國諸侯年表　晉楚執政年表　歲星圖說　列國輿圖

共二卷

共二十卷

卷目畢

凡例

華亭宋徵璧尚木述

一左氏宜列學官以其耳目相接羽翼聖經劉歆發憤固爲首功但二百四十餘年事既繁雜詞亦浩瀚是非得失何可勝陳茲獨取列國兵事論斷之任其蒙心聊率管見譬弋飛蟲十不獲一因名測要焉

一左氏同於六經世所共珍但徒耽玩文詞意不在遠遂使意因詞匿事緣文掩予所取舍則異於是刪

其繁縟獨存猷畧較舊本稍爲徑省

一列國兵事如侵伐攻圍有傳直載本事別無義類者又有事體瑣屑本無關係者又有本事既詳別復旁出者予悉不載惟吳越始末詳於國語予因節其大畧隨事附見補所不逮云

一杜征南最號知兵自言有左氏癖然猶一生精力竭於左氏予於左氏向非服習適丁丑仲夏同徐子闇子泛舟虎溪感念時艱太息良久因追論往古名將皆於左氏考究原流惜左氏兵法未覩善本以予多暇屬予研討不揣迷謬妄爲論斷未能推測意理審識指趣而欲斷然自成一書行遠垂久難哉

一任宏列兵事爲四種衛公分爲三等推其本旨詎易言窮且古之將相或繇天授或遇良師故能洞曉兵機預審成敗予身既卑賤質復愚魯兼以體弱善病日理醫藥誠無士行運甓之勤惟切安仁白髮之嘆躬耕南畝局促轅下高山大川遠隔千里奇材劍

客不交一人徒以愚頑之心撫已朽之成跡鴻鵠翱翔猶循藪澤咎人所爲致譏於睫論也

一左傳兵事大抵皆是車戰間用徒兵未嘗載騎以春秋尚沿周制兵貴精少未若戰國盡數調遣且巧拙殊製前後異宜援古証今疑非適用但左氏爲兵法之祖自不可廢如河流曲折必溯崑崙而變化則存乎人哉

一左氏向有杜林合註稱爲善本然杜實淵深林殊

淺鄙所存多寡自難一概若夫詞本顯白不煩詮解
意涉旁岐無關大義者槩從删削既使理義炳朗復
令文詞連貫亦閱者之一助
一左圖右史古人所重故東周天王年表列國諸侯
年表晉楚執政年表皆所未備乃為補作至於列國
總圖車步陳法歲星雜說俱為詳核圖畫冠之卷首
又捃摭本傳義例加以裁斷為左氏大凡數則共為
二卷合兵法測要共二十二卷若夫春秋因乎魯史

前後悉遵編年其無兵事者則闕焉
一長夏郊居余墨守丘明家伯氏子建論斷國策伸
紙率筆各抒所見適　君公先生見之過為推獎友
人閣公聖期同棲隴畝素諳天人遂詳加評隲闡明
指要事或切今議皆獨發得其意理洵能益智矣
一役將告竣　西銘張太史惠寄左氏兵畧因復采
取數則補所不逮自慚陋詞匪云謀野無裨實用何
當懸之玉帳勒諸金版聊供識者啞笑而已

一　內史姜神超先生極稱經武淵源一書予以
神超先生胸羅武庫而李見羅先生當年用兵如神
因從友人處借觀披覽之餘使人為之流連矣
一予從閣公臥子之後選輯名臣經世編上自弘永
迄至隆萬凡名公鉅卿約有三百餘家入文之盛莫
掩前代其謀謨猷略載自本集者皆為博采兵農禮
樂總歸切要異同詳略煥若神明固一朝之鉅製救
時之良書也但敝邑褊小見聞有限惟冀海內名賢

惠而教我　國華家乘總所藏奇備秘本可念不敢
況軼抄綴訖事便當盥手拜璧

左氏大例

華亭宋徵璧尚木節要

各公

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

註曰命者國之大事政令也承其告辭史乃書之于策若所傳聞行事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于典策此葢周禮之舊制

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註曰爲經書次例也舍宿不書輕也

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

註曰堅而有備各得其所成敗决于志力者也

大崩曰敗績

註曰師徒橈敗若沮岸崩山喪其功績故曰敗績

得儁曰克

註曰若大叔段之比才力足以服衆威權足以自固進不成爲外冦强敵退復狡壯有二君之難而實非二君克而勝之則不言彼敗績但書所克之名

覆而敗之曰取某師

註曰覆謂威力兼備若網羅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故以取爲文

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註曰襲者掩其不備

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註曰雖夷狄俘擒不以相遺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

註曰謂進退在已

凡勝國曰滅之

註曰勝國絶其社稷有其土地

獲大城焉曰入之

註曰得大都而不有

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註曰衆散流移若積水之潰自壞之象也國君輕走群臣不知其謀與匹夫逃竄無異是以在衆曰潰在上曰逃各以類言之

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註曰與謀者謂同志之國相與講議利害計成而行之故以相連及為文若不獲已應命而出則以

外合為文皆據魯而言師者國之大事存亡之所繫故詳其舉動以例別之

凡書取言易也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註曰不用師徒及用師徒而不勞雖國亦曰取

用大師焉曰滅

註曰敵人距截斬獲俘馘用力難重雖邑亦曰滅

弗地曰入

註曰謂勝其國邑不有地

凡獲器用曰得

註曰器用者謂物之成器可為人用者也

得用焉曰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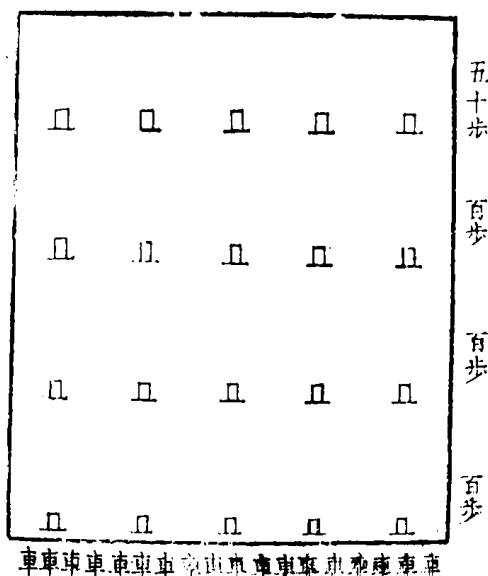
註曰謂用器物以有獲如俘為戰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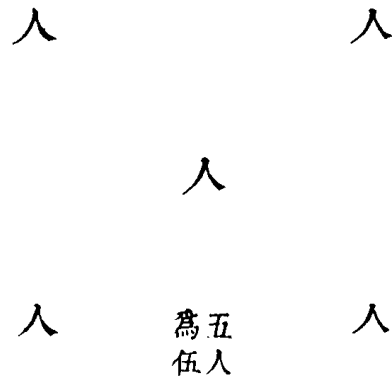
凡傳大例皆為釋經而發此不載經文而載傳大凡者要以傳本翼經譬之經律也傳條例也得條例而後可以斷獄詳傳與春秋之大例而後可以考事之是非得失故雜采左氏之文條列之而先

後則以傳為準焉使讀者展卷而二百餘年之兵事已識其大端矣

周禮大閱立表圖

五十步　百步　百步　百步

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

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振整其衆）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陣。（一字平列以爲陣）如戰之陣。辨鼓鐸鐲鐃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草止之也）如振旅之陣。羣吏撰車徒。（撰擇兵車步卒）讀書（述事爲書）契（合驗爲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而蒐之法。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謂孤卿之位）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而蒐田之法。中冬教大閱。前期（先大閱之期）羣吏（謂鄉師以下）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除去田草立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第一表也）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致之大司馬）質明。（天正明）弊（仆也）旗誅後至者。（仆旗而後至者誅之）乃陳（陳列）車（兵車）徒（步卒）如戰之陳。皆坐。（使坐聽誓）羣吏聽誓于陣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

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植所仆旗）車徒皆作。（起也）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第一表）乃止。三鼓摝鐸。（掩其口而振之）羣吏弊旗。（又仆其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驟足而進）徒趨。及表（第三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決圍而去）徒走。（速也）及表（第四表）乃止。鼓戒三闋。（鼓以三爲節）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退至第一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

周禮五人為伍圖

人　　人

人

人　　人

五人為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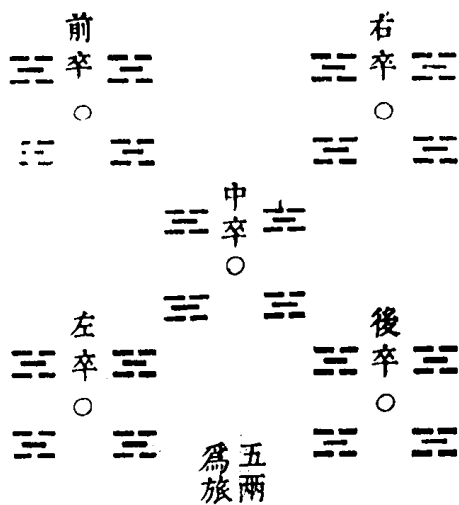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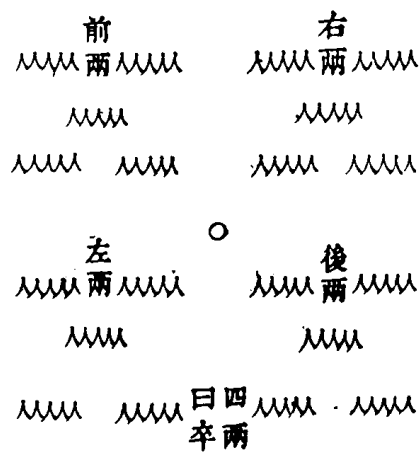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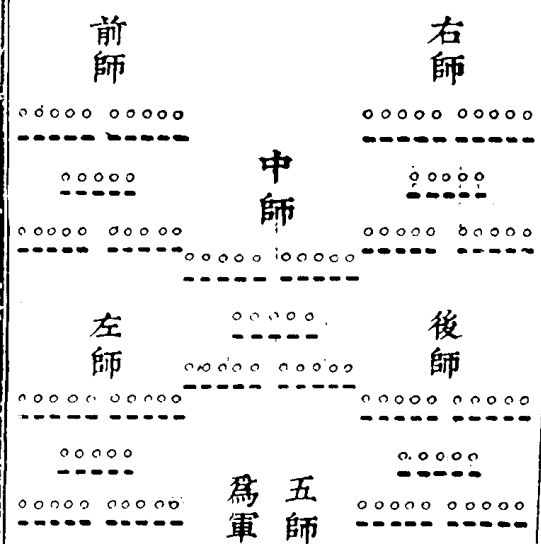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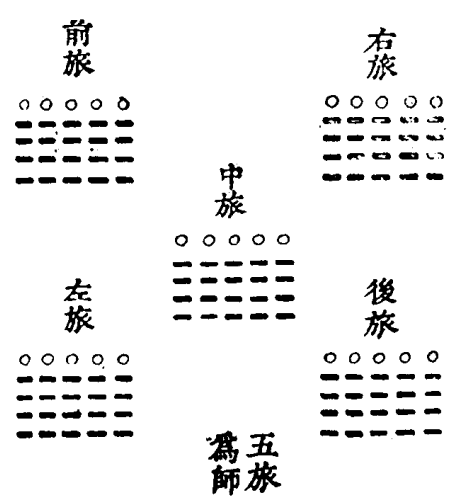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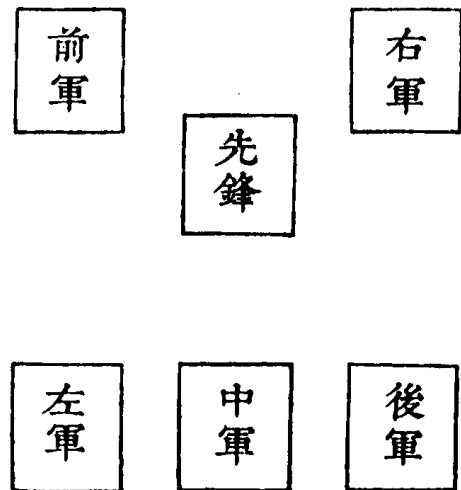
周禮二十五人為兩圖

人人人人人　　人人人人人

人人人人人

人人人人人　　人人人人人

五伍為兩

周禮二千五百人爲師圖
前旅
右旅
中旅
左旅
後旅
五旅爲師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十
周禮一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
前師
右師
中師
左師
後師
五師爲軍

周禮天子六軍師圖
前軍
右軍
先鋒
左軍
中軍
後軍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十一

周禮（軍伍之制陣法不載）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田獵功力之事）以比追胥（伺盜捕賊）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一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獵也）與追胥竭（盡也）作（行也）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

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農兵陣記

農兵之陣周公封建之所作也夏商制軍天子六諸侯三次國二小國一周公因之體國經野其制更詳小國子男地方五十里田一鄉一遂鄉遂之民各萬二千五百家次國伯地方七十里鄉遂倍之民倍之大國公地方百里鄉遂三之民三之天子地方千里鄉遂六之民六之軍之等視鄉爲卒之數視民爲以是爲差凡四時皆有教春以蒐田教辨鼓鐸鐲鐃之用夏以苗田教辨夜事之用秋以獮田教辨旗物之用冬以狩田教辨車騎戰陣賞罰之用皆不同也凡教閱地三百五十步立表四行平列行陣不示人左右中前後之分凡平居五家爲比比有長五比爲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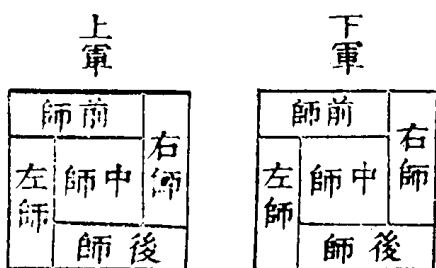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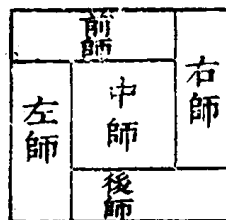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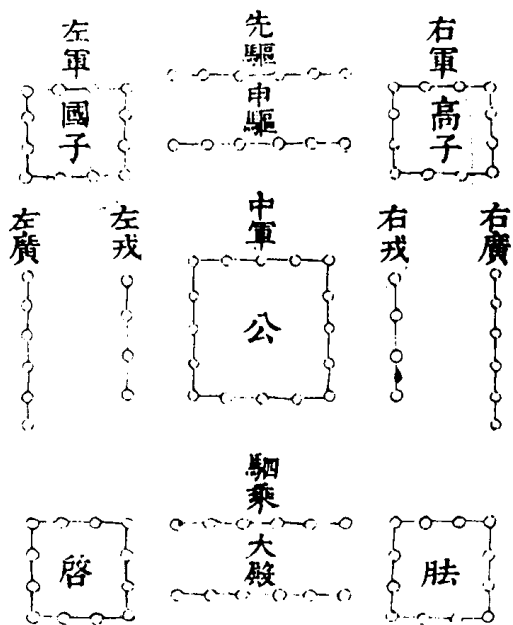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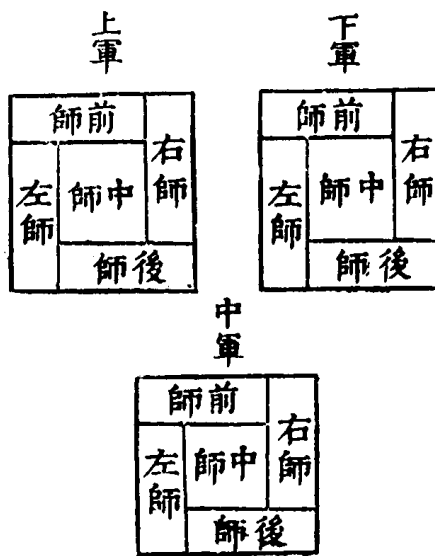
閭有胥四閭爲族族有師五族爲黨黨有正五黨爲州州有州長五州爲鄉鄉有卿有事以比人爲伍同伍爲列比長爲公司馬以閭人爲兩同兩爲拒胥爲兩司馬以族人爲卒百卒同一車族師爲卒長以黨人爲旅同旅五車爲一隊黨正爲旅師以州人爲師同師二十五車爲偏州長爲師帥偏將是也以鄉人爲軍同軍五偏爲陣命卿爲軍將一陣之大將也寓兵於農此之謂也一軍者獨二軍分上下三軍中以

奉公左右爲二拒六軍前右爲拒中爲先鋒左爲備後爲殿中中以奉天子六軍皆爲正奇兵在正軍之外從兵又在奇之外此皆不載之法矣

周兵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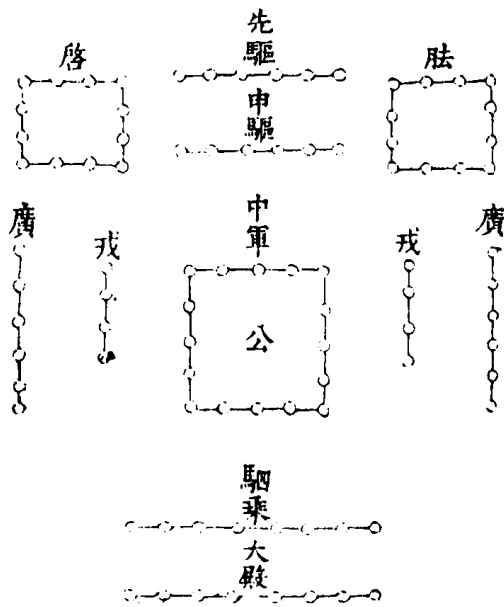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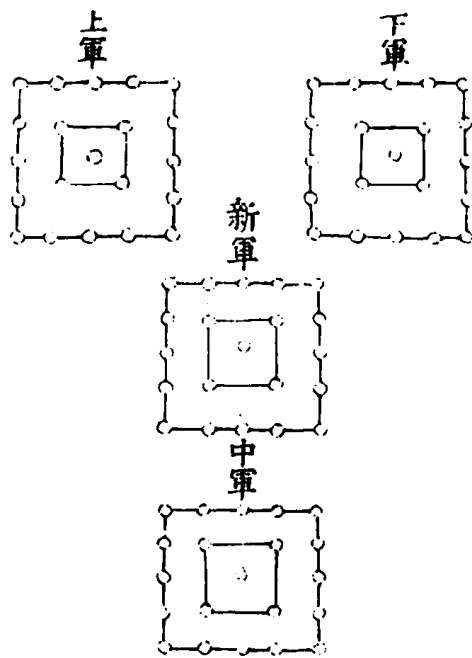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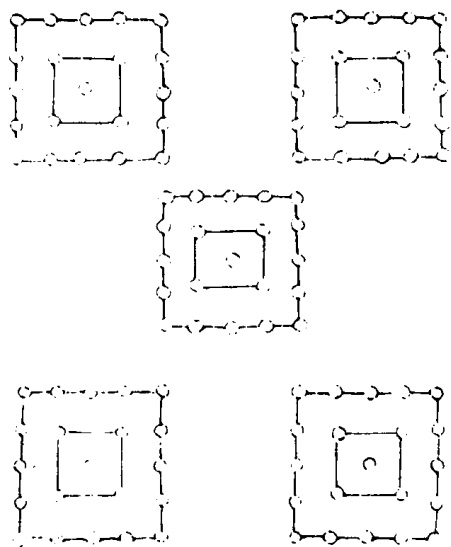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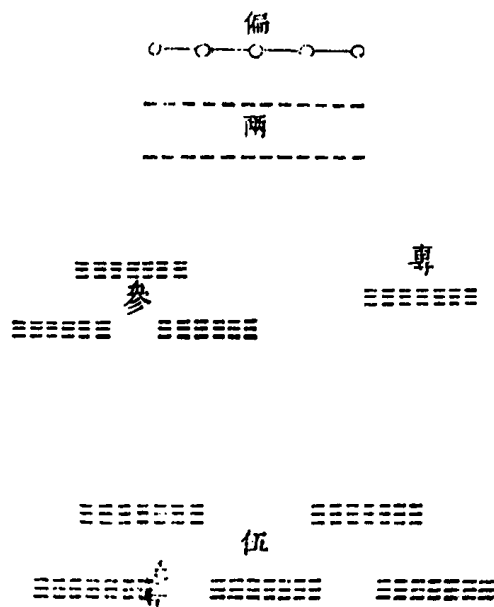
王 上公	六鄉六遂	六軍 七萬五千人
大國 上公	三鄉三遂	三軍 三萬七千五百人
次國 侯伯	二鄉二遂	二軍 二萬五千人
小國 子男	一鄉一遂	一軍 一萬二千五百人
伍 五人	伍長公司馬下士	一軍伍長二千五百人 六軍共一萬五千人
兩 二十五人	兩司馬中士	一軍兩司馬五百人 六軍共三千人
卒 百人	卒長上士	一軍卒長一百二十五人 六軍共七百五十人
旅 五百人	旅師下大夫	一軍旅師二十五人 六軍共一百五十人
師 二千五百人	師帥中大夫	一軍師帥五人 六軍共三十人
軍 萬二千五百人	軍將卿	一軍一人 六軍共六卿

周禮小國一軍陣圖
前師
左師
中師
右師
後師
李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十八
周禮次國二軍陣圖
上軍
前師
左師
中師
右師
後師
下軍
前師
左師
中師
右師
後師

周禮大國三軍師圖
上軍
前師
左師
中師
右師
後師
下軍
前師
左師
中師
右師
後師
中軍
前師
左師
中師
右師
後師
李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十九
管仲內政陣圖
右軍
高子
先驅
申驅
左軍
國子
右廣
右戎
中軍
公
左戎
左廣
駟乘
大殿
胠
啓

齊桓公任管仲。作內政以寓軍令。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獀（蒐同）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疇匹也）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有革車八百乘。

內政陣記

內政之陣。齊大夫管仲。霸天下之所作也。齊始從周制作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車三百五十乘。一軍二偏。一偏二十五車。一車卒百人。一卒分爲四兩。一兩分爲五伍。管仲至是乃更之。制國三萬人。車六百乘。一軍各五旅。一旅小戎之車。各四十乘。一乘卒五十人。五十人分爲十伍。以爲三軍。中軍公帥之。左軍國子帥之。右軍高子帥之。別有卒一萬。車二百乘。爲奇兵。比周制雖有不同。其實皆起於五也。厥後莊公伐衛。有先驅。申驅。啓胠。廣戎。駟乘。大殿等。八陣（一作徒）無非管仲之遺制。其獨無三軍之正者。恐傳者之記失其詳也。蘇軾之論。乃謂周制一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則其陣繁而且曲。管仲欲以歲月取天下。務爲簡略速勝之兵。一軍一萬人。則其陣如貫繩。如畫棊。疏通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此不足與論齊兵也。蓋三軍者。受之於君者也。先驅

申驅。大殿。駟乘。啓。胠。戎。廣。此則將之所自出者。其陣之奇。孰過於管仲。若其陣若貫繩。若畫棋。何足以爲陣。安能以伯於諸侯哉。

秋。齊侯伐衛。先驅。前鋒軍名穀榮御王孫揮。王孫揮爲先驅帥穀榮爲御召揚爲右。爲先驅王孫揮之車右申驅。次前軍名即副先鋒成秩御莒恒。莒恒爲申驅帥成秩爲御申鮮虞之傅摯爲右。傅摯申鮮虞之子也爲申驅莒恒車右曹開御戎。曹開御莊公戎車晏父戎爲右。爲莊公車右貳廣。公副車上之登御邢公。邢公爲二廣帥上之登爲御盧蒲癸爲右。爲二廣邢公車右啓。左翼曰啓牢成御襄罷師。襄罷師爲左翼帥牢成爲御狼蘧疏爲右。爲左翼襄罷師車右胠。右翼曰胠商子車御侯朝。侯朝爲右翼帥商子車爲御桓跳爲右。爲右翼侯朝車右大殿。後軍名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夏之御寇爲後軍帥商子游爲御崔如爲右。爲後軍夏之御寇車右燭庸之越。人名駟乘。駟乘四人共乘殿後也齊侯自衛遂伐晉。取朝歌。晉邑爲二隊。齊師分爲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

晉荀吳伐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以步共車陣之。用有克之之理。困諸阨又克。阨地利用寡。請皆卒。自我始。魏舒先自去車。乃毀車以爲行。步陣五乘爲三伍。併五乘之卒。令分爲步隊三陣。大約臨時分布。取其立成陣也。爲五陣以相離。步卒四陣兵車一陣。五陣各居一處。兩於前。前二隊。伍於後。後五隊。專爲右角。右地勢險。故一隊。參於左。左地勢平。故三隊。偏爲前拒。車當前以爲禦。以誘之。以爲敵設之陣。以誘狄至。翟人笑之。未陣而薄之。大敗之。

崇卒陣記

崇卒之陣晉卿中行穆子所作也晉舊法用周制五人爲伍十伍爲兩百人爲卒二十五乘爲偏每攻守二乘卒百人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角一隊右角一隊守車二十五人爲廐養樵汲炊爨守裝之用凡興兵十萬用車輕重各一千乘也荀吳伐無終大鹵之地阨而險始舍車爲歩歩如車布㒅一伍五人分左右前後中五方而立一兩二十五人亦分左右前後中而立方各一伍也一車甲士三人以居中九十七人分居左右前後方各一兩也五車爲隊車之布如卒之布二十五車爲偏偏之布如隊之布五偏爲陣陣之布如偏之布毀車爲行雖不用車而車法在其中故其卒分爲五陣以相離各居一處而疏列之卽一偏之法也㒅車法廻於歩法而歩法不外於車法焉其前兩後五左參右專陣之衆寡不同者實因地形險夷之便而增損其數出於一時之權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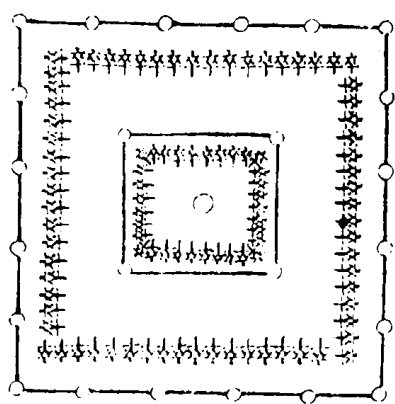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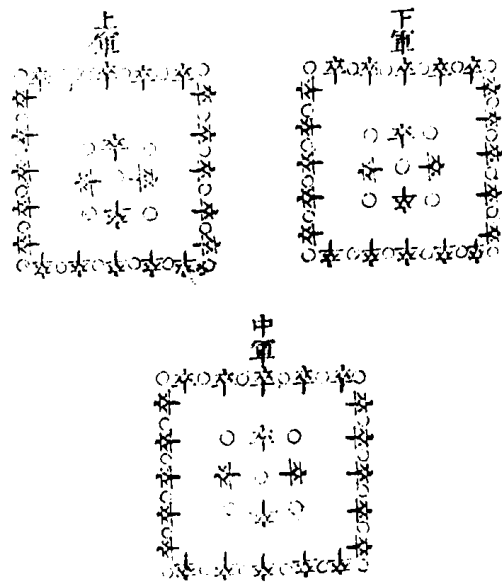
魚麗陣兩車布列法圖

二十五車布列魚麗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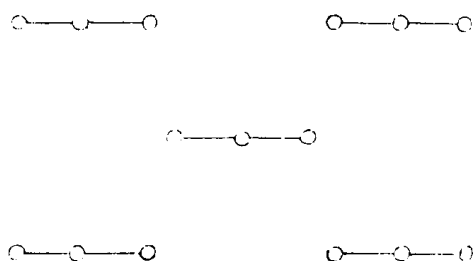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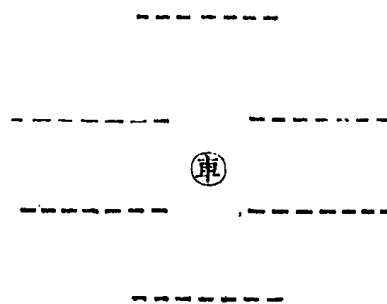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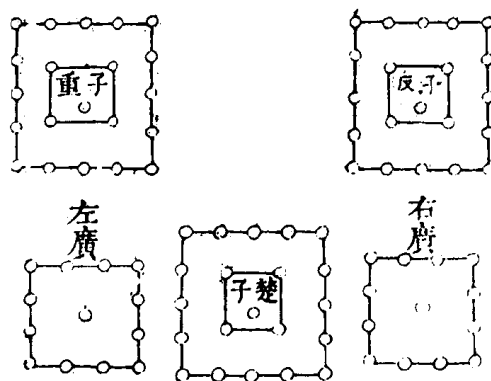
鄭魚麗三軍陣圖

上軍

下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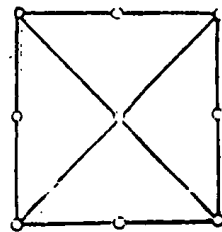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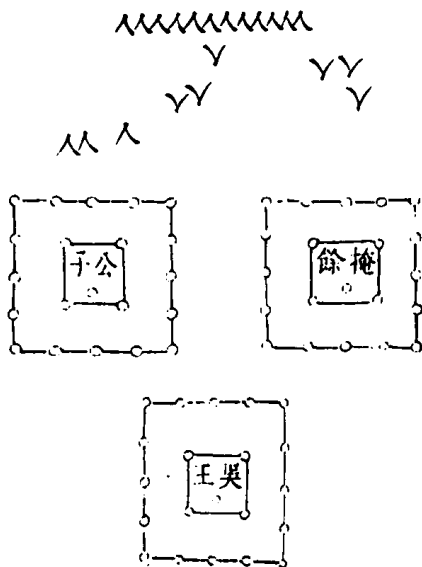
中軍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右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於鄭伯爲左拒（左軍結爲方陣）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右軍結爲方陣）以當陳人。曰陳亂而不整。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救。固將先王卒而奔。既而三軍萃於王卒。可以集事。鄭伯從之。使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爲中軍。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於繻葛。命二拒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而攻之。王卒大敗。

魚麗陣記

魚麗之陣。鄭大夫子元之所作也。鄭爲大國。其賦三軍。一軍五偏。一偏五隊。[illegible]隊五車。五偏五方而立爲方陣。以偏居前。以伍承[illegible]之後。彌縫之間。如魚隊之附。故名爲魚麗陣。按周制而爲者也。周制五車爲一隊。二十五車爲一師。一百二十五車爲一軍。鄭不稱師而稱偏。一師各當其一面故也。周以百人爲卒。一卒分爲四兩。兩各二十五人。四面環車而立。以車甲士三人爲中。兩各當其一面。戰合用奇。而車出則卒分列車之兩傍。隨車而進。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其法同也。但鄭人好奇其名。而目之魚麗。如宋華氏鶴陣鸛陣。皆此義矣。

楚武子作翔尸以伐隨授師子子鈐鐲楚人至此方制長兵以立陳法莊王霸強克庸戎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三軍以爲正軍二廣以爲親戎廣兵車名左右廣各十五乘游闕以爲游兵游兵主往來主補缺廣有一卒百人爲卒卒偏之兩五十乘爲偏卒在廣之兩傍一說二十五人爲兩於陳則分爲二拒上軍左拒右軍右拒以上言卒伍行陣之法誡卒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卒乘輯睦不姦於事調卒有法如此軍行右轅軍出行在途則右轅挾轅以爲戰備右追蓐前軍棄草爲號左軍急追而進前茅慮無前軍戴茅於首慮敵有無見敵則去茅中權

中軍主權衡以爲進止後勁後軍主堅勁爲殿此言軍行在途之法行軍之翼曰則輜重至輜重去大軍之後只一日

楚武陣記

荆尸之陣楚子武王霸天下之所作也楚自若敖蚡冒之世皆楚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以啓山林至武王始爲軍政而備於莊公荆楚地尸陳也故號曰荆尸其法五十人爲兩百人爲卒十五乘爲偏以其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車各一卒一兩爲上中下三軍中軍以奉公上下分左右二拒蓋方陣也公有親戎分爲左右二廣一廣各一偏陣後別有游闕四十乘行則前軍爲先鋒戴旆爲號慮敵有無右軍次之挾轅爲戰備中軍主節制如懸權左軍次於中軍見地有蓐草知前軍見敵也急追而進以相應後軍開之勁然以殿其後即行次之間而陣立成矣

吳人伐州來〈楚邑〉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敗之吳人禦於鍾離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夏齧年雖壯而性愚〉頓與許蔡疾楚政〈三國皆怨楚〉七國同役而不同心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弱〉後者敦陣整旅吳子從之戰于鷄父吳以罪人三千〈去備薄威指此〉先犯胡沈與

陳爲三軍以繫於後〈敦陣整旅即此〉中軍從王公子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因從不習戰〉三國爭走而亂吳師擊之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俘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許蔡頓〉奔楚師大奔

鷄父陣記

鷄父之陣吳公子光所作也吳舊無車乘三軍皆步兵其法三萬人爲三軍一軍一萬人分爲百行一行〈此貫也之數如此也〉卒百人〈[illegible]〉行頭皆用官師擁鐸持戟建肥胡之旛奏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旗提鼓挾經〈兵書也〉秉枹百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萬人以爲方陣中軍白裳白旟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陣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裳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裳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黑吳制軍容如此其無詭形愚情分合變化之法可知矣又無車乘故不敢抗於諸侯也巫

臣怨楚以楚之一卒適吳舍其偏兩之一〈車一乘卒一兩〉敎吳居戰至是始伐州來在楚東有二法小偏九乘大偏十五乘小偏一乘居中八乘裏之中四隅爲正四方爲奇大偏三乘居中十二乘裏之中與四隅五乘爲正四方八乘爲奇雖一偏之寡而奇正已具觀鷄父之戰以罪人居先三軍居後以步居先以車居後豈非緣車制而得奇正之術耶

春秋周天王年表

周

姬姓其先祖棄帝嚳之子事堯爲農師播殖百穀舜命爲后稷封于郃傳至十三世孫古公亶父遷于岐山下之周地改國號周古公子季歷生文王昌是爲西伯遷都于豐三分天下有其二子武王發伐商紂而有天下承商水德以木德王都鎬京迨幽厲板蕩平王東遷洛陽盡舉故都而棄之秦所謂東周也于是王室微弱至平王宜臼四十九年入春秋始武王終赧王延凡三十二世三十七王共八百六十七年秦昭襄王滅之

魯年	王	注
魯隱元年至三年	平王	名宜臼四十九年入春秋在位五十一年子洩父之子桓王林立
隱四年至桓十五年	桓王	在位二十三年子莊王佗立
桓十六年至莊十二年	莊王	在位十五年子僖王胡齊立
莊十三年至十七年	僖王	在位五年子惠王閬立
莊十八年至僖八年	惠王	在位二十五年子襄王鄭立
僖九年至文八年	襄王	在位三十三年子頃王壬臣立
文九年至十四年	頃王	在位六年子匡王班立
文十五年至宣二年	匡王	在位六年弟定王瑜立
宣三年至成五年	定王	在位二十一年子簡王夷立
成六年至襄元年	簡王	在位十四年子靈王泄心立
襄二年至二十八年	靈王	在位二十七年子景王貴立
襄二十九年至昭二十二年	景王	在位二十五年子悼王猛立
昭二十二年	悼王	在位百日考春秋魯昭二十二年十月王子猛卒猛弟敬王匄立
昭二十三年至哀十四年	敬王	即位十九年春秋終在位四十四年

春秋魯國年表

魯 侯爵

武王弟周公旦封於魯不就國留佐成王使世子伯禽受封于曲阜始魯公至頃公讐凡三十四世八百七十三年楚考烈王滅之

公	注
隱公	名息姑惠公長庶子在位十一年弟桓公軌弑兄自立一名允
桓公	在位十八年爲齊公子彭生所搚殺子莊公同立
莊公	在位三十二年子閔公啓方立
閔公	在位二年庶兄僖公申立
僖公	在位三十三年子文公興立
文公	在位十八年子宣公倭立
宣公	在位十八年子成公黑肱立
成公	在位十八年子襄公午立
襄公	在位三十一年子昭公稠立
昭公	在位二十五年孫于齊在外七年凡在位三十二年弟定公宋立 位三十二年弟定公宋立
定公	在位十五年子哀公蔣立
哀公	即位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春秋絕筆在位二十七年

春秋齊國年表

齊 侯爵

姜姓四岳伯夷之後伯夷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又曰呂侯其後太公望爲周文武師尚父封於齊都營丘始太公望終康公貸凡三十君七百四十四年陳完之後田和滅之復仍齊號

僖公 襄公 無知 桓公 無虧 孝公 昭公 懿公 惠公 頃公 靈公 莊公 景公 晏孺子 悼公 簡公

春秋晉國年表

晉 侯爵

武王幼子成王同母弟叔虞封于唐又號晉都翼傳世十一而至昭侯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晉始亂分爲二以翼曲沃別之後曲沃武公弒晉侯緡滅翼賂釐王始列爲諸侯國號晉至景公乃遷新田始叔虞終靖公俱酒四十君凡七百四十一年韓趙魏三分之

鄂侯 哀侯 小子侯 晉侯緡 武公 獻公 惠公 懷公 文公 襄公 靈公 成公 景公 厲公 悼公 平公 昭公 頃公 定公

春秋秦國年表

秦 伯爵

嬴姓顓帝之後也殷有蜚廉周有造父周孝王使非子畜馬蕃息分土爲附庸邑之秦六世至襄公將兵救周送平王東遷封爲諸侯又六世至穆公任好始入春秋始非子終莊襄凡三十七君六百四十二年

至始皇三十四年始并天下呂冒嬴姓秦亡

魯	君	事
隱元年至八年	文公	襄公子四十四年即魯隱元年在位五十年子寧公立
隱九年至桓八年	寧公	在位十二年少子出子立
桓九年至十五年	出子	在位六年寧公子武公立
桓十六年至莊十六年	武公	在位二十年弟德公立
莊十七年至十八年	德公	在位二年子宣公立
莊十九年至三十年	宣公	在位十二年弟成公立
莊三十一年至僖元年	成公	在位四年弟穆公任好立
僖十五年至文六年	穆公	魯僖十五年始見春秋即穆公十五年在位三十九年子康公禜立
文七年至十八年	康公	在位十二年子共公稻立
宣元年至四年	共公	在位四年子桓公立春秋失其名
宣五年至成十四年	桓公	在位二十八年子景公后立
成十五年至昭五年	景公	在位四十年子哀公立
昭六年至定九年	哀公	在位五十六年孫惠公立
定十年至哀三年	惠公	在位九年子悼公立
哀四年至十四年	悼公	即位十一年春秋終巳上四公俱無名

春秋楚國年表

楚 子爵

芈姓自熊繹始受封八世至熊渠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此僭王之始也又八世至熊儀是爲若敖又二世至熊眴是爲蚡冒又一世熊通是爲楚武王其先國于荆蠻後都郢國號楚始熊繹終負芻凡四十君八百九十三年

秦滅之

魯	君	事
魯隱元年至莊四年	武王	名熊通蚡冐熊昫弟弒渭子代立始僭前王即位十九年入春秋在位五十一年子文王熊貲立
莊五年至莊十九年	文王	在位十五年子堵敖熊囏立
莊二十年至廿二年	堵敖	在位三年弟熊惲弒之而自立是爲成王
莊廿三年至文元年	成王	在位四十六年爲世子商臣所弒而自立是爲穆王
文二年至十三年	穆王	在位十二年子莊王侶立
文十四年至宣十八年	莊王	在位二十三年子共公審立
成元年至襄十三年	共王	在位三十一年子康王昭立
襄十四年至廿八年	康王	在位十五年子郟敖麇立一名員
襄廿九年至昭元年	郟敖	在位四年爲康王弟虔所弒而自立是爲靈王一名圉
昭二年至十三年	靈王	在位十二年靈王弟公子弃疾使公子比弒王因殺比自立是爲平王一名熊居
昭十四年至廿六年	平王	在位十三年子昭王軫立
昭廿七年至哀六年	昭王	在位二十七年子惠王章立
哀七年至十四年	惠王	即位十四年春秋終

春秋吳國年表

吳 子爵

自太伯作吳五世至周章而武王克殷因封之吳又十四世至壽夢而吳始益大稱王始周章終夫差凡二十一君六百五十年越王勾踐滅之

年	君	事
成六年至襄十二年	壽夢	魯成七年始見春秋七年伐郯在位三十[illegible]年長子諸樊立名遏
襄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諸樊	在位十三年伐楚年臣射殺之弟餘祭立
襄二十六年至二十九年	餘祭	在位四年用越存為閽使守舟餘祭觀舟因弑之弟夷末立
襄三十年至昭十五年	夷末	在位十七年子王僚立
昭十六年至昭二十七年	王僚	在位十二年為諸樊子光所弑而自立是為闔廬
昭二十八年至定十四年	闔廬	在位十九年與越戰為所傷而卒子夫差立
定十五年至哀十四年	夫差	在位十[illegible]年春秋終後越王句踐伐吳乃自剄死吳亡

春秋宋國年表

宋 公爵

子姓殷帝乙長子紂庶兄微子啓武王封于宋代武庚始微子終王偃凡三十二君八百二十九年齊楚魏滅之

年	君	事
隱元年至三年	穆公	名和宣公弟[illegible]入春秋在位九年兄子殤公與夷立
隱四年至桓二年	殤公	在位十年華督弑之穆公子莊公馮立
桓三年至莊二年	莊公	在位十八年子閔公捷立
莊三年至十二年	閔公	在位十年南宮萬弑之立公子遊
莊十二年	[illegible]君	在位三月宋諸公子及曹人伐之殺子遊于宋而立閔公弟御說是為桓
莊十二年至僖九年	桓公	在位三十一年子襄公茲父立
僖十年至二十三年	襄公	[illegible]爲楚所執十二月歸之在位十四年卒子成公王臣立
僖二十三年至文七年	成公	在位十七年少子昭公杵臼立
文八年至十六年	昭公	在位九年襄夫人使衛弑之而立昭公弟鮑是為文公
文十七年至成二年	文公	在位二十二年子共公固立一名瑕
成三年至十五年	共公	在位十三年少子平公成立
成十五年至昭十年	平公	在位四十四年子元公佐立
昭十一年至二十五年	元公	在位十五年子景公欒一名頭曼
昭二十六年至[illegible]	景公	即位三十六年春秋終

春秋陳國年表

陳 侯爵

嬀姓舜後虞幕裔孫閼父之子胡公滿武王克殷求舜後封于陳以舜微時居嬀始胡公滿至閔公越凡二十四君六百四十五年楚惠王滅之

君	年代	世次	附注
桓公	當隱元年至桓五年	名鮑文公圉子桓公三十二年	入春秋在位三十八年陳佗殺太子免而自立是為厲公明年蔡人殺陳佗而立公子躍亦為厲公
厲公	桓六年至十二年	在位七年弟莊公林立	
莊公	桓十三年至莊元年	在位七年弟宣公杵臼立	
宣公	莊元年至僖十二年	在位四十五年子穆公款立	
穆公	僖十三年至二十八年	在位十六年子共公朔立	
共公	僖二十九年至文十三年	在位十八年子靈公平國立	
靈公	文十四年至宣十年	在位十五年為夏徵舒所弒	年楚子殺徵舒乃復封陳召公成午于晉而立之
成公	宣十一年至襄四年	在位三十年子哀公溺立	
哀公	襄五年至昭元年	在位三十五年公弟公子招公子過殺悼	太子偃師[illegible]而立公子留哀公自縊陳人使干徵師赴于楚公子勝訴之楚人殺徵師公子留奔鄭陳假公子過殺之滅陳故公子招于越由是陳滅五年楚靈王死平王即位復封悼太子之子吳于陳是為惠公
惠公	昭二年至定四年	哀公孫在位二十四年子懷公	
懷公	定五年至八年	在位四年子閔公越立	
閔公	定九年至哀十四年	在位二十一年春秋終後三年	[illegible]

春秋蔡國年表

蔡 侯爵

武王封弟叔度于蔡監殷後與管叔流言作亂放之於郭鄰其子胡率德改行周公舉為魯卿士復封於蔡是為蔡仲始叔度終侯齊凡二十五君六百七十五年楚惠王滅之

君	年代	世次	附注
宣公	當隱元年至八年	名措[illegible]	父戴公子二十八年入春秋在位三十五年子桓侯封人立
桓侯	隱九年至桓十七年	在位二十年	子哀侯獻舞立世系云桓侯弟
哀侯	桓十八年至莊十九年	即位十年九	月荊敗蔡師于莘虜哀侯九年卒于楚在位二十年子穆侯肸立
穆侯	莊二十年至僖十四年	在位二十九年	子莊公甲午立
莊公	僖十五年至文十五年	在位三十四年	子文公申立
文公	文十六年至宣十七年	在位二十年子	景公固立
景公	宣十八年至襄三十年	在位四十九年	世子靈公般弒之自立考世系云景公少子
靈公	襄三十一年至昭十一年	在位十二年楚	靈王使子虔誘而殺之是年冬楚子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是為隱太子後二年楚子立隱太子子廬是為平公一云平公乃景公少子
平公	昭十二年至二十年	在位八年太子	朱立是年冬楚費無極受平公弟悼公東國賂欲立之因以國蔡懼蔡人蔡人出奔而立東國一云東國當公孫平公殺隱太子有故有子殺平公子而自立
悼公	昭廿一年至二十三年	在位三年弟昭	公申立
昭公	昭二十四年至哀四年	在位二十八年	諸大夫弒之子成公朔立
成公	哀五年至十四年	即位十年春秋	終

春秋滕國年表

滕 侯爵

文王子叔繡之後封於滕魯隱七年始見春秋其後稱子

君	年	事
滕侯		魯隱七年二月書滕侯卒子宣公嬰齊立
宣公		魯隱十一年來朝僖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不書卒
昭公		名毛魯文十二年昭公來朝宣九年卒子文公繡立
文公	魯宣十年至成十六年	在位十五年子成公原立
成公	成十七年至昭三年	在位三十六年子悼公寧立
悼公	昭四年至二十八年	在位二十五年子項公結立
項公	昭二十九年至哀四年	在位二十三年子隱公虞毋立
隱公	哀五年至十四年	即位十年春秋終

春秋曹國年表

曹 伯爵

武王弟叔振鐸始封于曹始振鐸終伯陽凡二十五君六百三十六年宋景公滅之

君	年	事
桓公	魯隱元年至桓十一年	名終生穆公武子三十五年入春秋在位五十五年子莊公射姑立
莊公	桓十一年至莊二十三年	在位三十八年子僖公夷立
僖公	莊二十四年至三十二年	在位九年子昭公班立
昭公	閔元年至僖七年	在位九年子共公襄立
共公	僖八年至文九年	在位二十八年子文公壽立
文公	文十年至宣十四年	在位二十三年子宣公廬立
宣公	宣十五年至成十三年	在位十七年子成公負芻立
成公	成十四年至襄十八年	即位二年晉文公執之歸于京師三年自京師歸在位二十三年子武公滕立
武公	襄十九年至昭十四年	在位二十七年子平公須立
平公	昭十五年至十八年	在位四年子悼公午立
悼公	昭十九年至二十七年	在位九年子聲公野立
聲公	昭二十八年至三十二年	在位五年爲弟通所弒而自立是爲隱公
隱公	定元年至四年	在位四年聲公弟露弒隱公而自立是爲靖公
靖公	定五年至八年	在位四年子伯陽立
曹公	定九年至哀八年	在位十五年宋景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曹亡

春秋杞國年表

杞 侯爵

姒姓其先夏禹之後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受封傳五世至武公入春秋始稱伯後稱子

四十七年子靖公立年表魯僖二十三年始載杞成公卒子桓公姑紉立無武請共傳曰公

魯紀年	君	在位
魯隱元年至桓八年	武公	十二年入春秋在位
桓九年至莊十三年	靖公	在位二十三年子共
莊十四年至廿一年	共公	在位八年子惠公立
莊廿二年至僖六年	惠公	在位十八年成公立
僖七年至二十三年	成公	已上五公無名在位
僖廿四年至襄六年	桓公	在位七十年子孝公
襄七年至二十三年	孝公	在位十七年弟文公
襄廿四年至昭六年	文公	在位十四年弟平公
昭七年至二十四年	平公	在位十八年子悼公
昭廿五年至定四年	悼公	在位十二年子隱公
定四年	隱公	魯定四年七月[illegible]
定五年至哀八年	僖公	在位十九年子閔公
哀九年至十四年	閔公	即位六年春秋終

公立

十八年桓公姑容立一云德公弟

匄立

益姑立

郁釐立一名贊

成立

乞立

公立是爲僖公

維立

春秋邾國年表

邾 子爵

曹姓其先顓頊後陸終第五子晏安苗裔周武王克商封曹挾于邾邾子儀父克始見于春秋克後九世桓公革爲楚所併

魯紀年	君	在位
魯隱元年至莊十六年	邾子	名克在位二十八年子瑣立
莊十七年至二十八年	邾子	在位十二年子文公蘧篨立
莊二十年至文十三年	邾文公	在位五十一年子定公貜立
文十四年至成十七年	邾定公	在位四十年子宣公牼立
成十八年至襄十七年	邾宣公	即位十六年晉人執宣公歸明
襄十八年至昭元年	邾悼公	即位二年晉人執悼公在位十
昭二年至定三年	邾莊公	在位三十四年子隱公益立
定四年至哀十年	邾隱公	即位十八年晉入邾執邾子益

年卒在位十七年子悼公華立

五年子莊公穿立

明年歸邾子[illegible]又[illegible]之[illegible]使[illegible]夫[illegible]子[illegible]以[illegible]十[illegible]年[illegible]四年春秋終

春秋莒國年表

莒 子爵

己姓其先出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輿期於莒

魯年	君	事蹟
魯文十八年	紀公	名庶其魯文十八年莒太子弒之少子季佗立
宣元年至成十四年	渠丘公	魯成十四年莒子朱卒一名渠丘公子黎比公密州立一名買朱鉏
成十五年至襄三十一年	黎比公	在位三十五年魯襄十六年爲晉所執至襄三十一年子展輿弒之而自立
昭元年	展輿	展輿立而蔡疾公子召去疾于齊展輿奔吳去疾立是爲著丘公魯昭十四年著丘公卒年表云
昭二年至十四年	著丘公	在位十三年子郊公立
昭十五年至哀十四年	郊公	郊公不慼國人不順因出郊公而立著丘之弟庚輿是爲共公魯昭二十三年庚輿奔魯齊納郊公公復
昭十五年	共公	國人逐之奔魯而復立郊公

展輿復立

立至春秋終

春秋薛國年表

薛 侯爵

任姓其先黃帝之後奚仲封于薛夏所封在周前無考春秋後二世齊滅之

魯年	君	事蹟
魯隱十年至莊三十一年	薛侯	魯隱十年書來朝莊三十年書卒
莊三十二年至昭三十一年	獻侯	魯昭三十一年書卒子襄公定立
昭三十二年至定十二年	襄公	在位二年子比立
定十二年至十三年	君比	在位一年國人弒之襄公子夷立
定十四年至哀十年	惠公	在位十二年卒後四年春秋終

春秋許國年表

許 男爵

姜姓其先出自堯四岳伯夷之後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以續大岳之嗣春秋國小近鄭鄭滅之以其國爲俘邑後附楚楚遷之于城父又遷于白羽又遷于葉

莊公	穆公	僖公	昭公	靈公	悼公	許公	元公
[illegible]	[illegible]	魯僖五年至文五年	文六年至宣十七年	宣十八年至襄二十六年	襄二十七年至昭十九年	昭二十年至定六年	定七年至哀十三年
名弗魯隱十一年見春秋	名新臣魯莊十五年書許叔入許魯僖四年穆公卒于師僖公業立	在位三十四年子昭公錫我立	在位三十年子靈公甯立	在位四十五年子悼公買立	在位十九年夏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而卒太子奔晉悼公次子許公斯立	即位十九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悼公子元公成立	在位二十八年元公卒明年春秋終

曹姓顓頊之後魯莊公五年書郳黎來來朝益附庸而未爵命其後數從齊桓公尊王室王命爲諸侯至魯僖公七年始書小邾子魯襄公元年始書穆公來朝魯昭公十七年又書穆公來朝

越 子爵 附見

姒姓其先禹之苗裔少康之庶子也封于會稽以奉禹祀後二十餘世至于允常魯昭公五年偕楚伐吳始見春秋允常與闔廬戰而相怨伐定公十四年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爲越王是年吳伐越敗之于檇李

歲星圖說

隱元年歲在豕韋一名陬訾之口 襄十八年天道多在西北

桓元年歲在玄枵 昭十年歲在顓頊之虛

莊元年歲在鶉火 二十三年超在實沈

閔元年歲在大梁

僖元年歲在鶉首

文元年歲在降婁

宣元年歲在壽星

成元年歲在降婁

襄元年歲在壽星 二十八年歲在星紀淫于玄枵三十年歲在陬訾之口明年乃及降婁

昭元年歲在大梁 八年史趙曰今在析木之津猶五年有事于武功之歲合在鶉首而超居鶉火十三年蔡復楚凶謂大梁也三十二年越得歲在星紀

定元年歲在玄枵

哀元年歲在大梁

孔疏云十一年傳稱萇弘對景王曰歲在豕韋言十一年歲星在豕韋也又曰歲在大梁蔡復楚凶謂十三年歲星在大梁也十三年距此十九年耳余嘗學太乙數歲星爲太乙君象也主客大小歲星歲行一次十二年而行天一周則二十五年將不敢犯之其義與左氏所言歲星同也但太復在大梁從彼而歷數之則此年始至析木之津乙分九宮三年一移宮此歲行一次其年不同而此年數在星紀者歲行一次舉大數耳其實一也太乙子年在亁一宮爲亥此在鶉尾爲巳起歲之行有餘一次故劉歆三統之術以爲歲星一命不同也太乙三年一宮無餘此有餘分復不百四十四年行天一百四十五次計一千七百二

同也十八年爲歲星歲數言數滿此年剩得行天一周太乙亦分三元三統之歷以庚戌爲上元從上元至襄二十八年此與太乙所算積年大抵相同但未知上古果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有十四萬餘年否耶若果有之則部子元會運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世之說一會一萬八百年未及十四萬年天地歲餘九百九十以一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十四萬已終始矣安得洪荒時已畢一元之數耶三千五百五十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爲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爲次餘從襄二十八年至昭十五年合有一千八年歲星年行一次年

有一餘以次加次得一千一十四以餘加餘得一凡各家所算年歷諸星積緒貴神各有不介成百四十四餘數滿法又成一次以從積次得一千舒或縮或定或變歷幾年而爲一周自上古所一十五也以十二去之餘餘次一百四十四周七得爲大周除大周外爲小周小周如大周之數个一百四十四年還得剩行天一周也餘七命起其不及小周者爲周餘每餘幾年自命起某宮星紀算外得鶉火是昭十五年歲星在鶉火也計算之即知此年在第幾宮也然則大周合得十十三年在大梁十五年當在鶉首而在鶉火者縣四萬餘年乃術者遠爲之飾耳其實不必算其餘分數滿剩得一次猶如閏餘滿而成月也以計有無竟以小周起法足也此論歲星大小周外五年歲在鶉火歷而數之則二十七年復在鶉火與余所學數理相同

故此年在星紀也于十二次分野星紀是吳越之分也歲星是天之貴神所在之次其國有福今越小論分明得歲星故吳伐之則凶也吳越同分而云越福吳吳越同分一則可以伐人一則不受人伐各有凶者以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鄭玄云天文分野一利一害也至于用兵當論主客玉帳篇云安斗主吳牽牛主越此是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穿之歲行師舉事先動者爲主後應者爲客兩案史傳所云吳越同分不言于次舍之內更復分軍相對則先動者爲客後應者爲主人此年所星姜氏任氏共守玄枵復以何星主齊何星主薛云不利先用兵則利靜不利動也也且據三統之術星紀之初斗十二度至于牽牛

初度乃爲申耳十五年餘分始滿則此年之初歲星初入此次伐越在夏未得已至牽牛鄭之此說爲妄之甚也。

尚書攷靈曜云木星所在國不可伐而可以伐人。超舍而贏退舍而縮出入不當其次必有天殀。

廣雅歲星謂之重星或謂之應星。

星經曰歲星主泰山徐州青州兖州（歲星爲木星故主東方）熒惑主霍山揚州荊州交州鎮星主嵩高山豫州太白主華陰山涼州雍州益州辰星主恒山冀州幽州并州歲星主角亢氐房心尾箕（亦東方之宿）熒惑主鬼柳星張翼軫鎮星主東井太白主奎婁胃昴畢觜參辰星主斗牛女虛危室壁。

杜牧孫子註準星經曰歲星所在之分不可攻攻之反受其殃也李淳風曰天下誅秦歲星聚于東井（高祖入關歲星聚于東井此應高祖之興秦亡也且其言所在之國其下當以義取天下正）秦政暴虐失歲星仁和之理逆歲星恭肅之道拒諫信讒是故胡亥終于滅亡復曰歲星淸明潤澤所在之國分大吉君令合于時則歲星光明年豐人安君尚暴虐令人不便則歲星失色芒角而怒則兵起（從項羽等說之從高祖亦舉斯會矣）緜此言之歲星所在或有福德或有災祥（此言依于儒者故爲遷就之詞）豈不皆本于人事乎夫吳越之君德均勢敵闔閭興師志于吞滅非爲拯民故歲星福越而禍吳秦之殘酷天下誅之上合天意故歲星禍秦而祚漢熒惑罰星也宋景公出一善言熒惑退移三舍延年二十有一（若盡尔也何用占天耶）以此推之歲爲善星不福無道火爲罰星不罰有德舉此二者其它可知。

天元玉曆祥異賦云歲星爲福其占在春白無光風雨總至赤有角旱暖旱臻色黑有非時之冷色青爲應候之温初出小而日益大國利之本初出大而日漸小國耗之因（此論甚精）去其舍而所去之國爲兵爲飢失地之害之他舍而所至之地爲慶爲樂得地之忻未當居而居當去而不去者皆爲福慶未當去而去當居而不居者其國凶也所衝之方乃（奇門遁論所衝）

有殃咎所在之國可以伐人又曰東方歲星名曰木精蒼帝之子。大而圓明所在分野莫與之爭。觀象玩占石氏曰歲星順行列宿者喜也逆行有所凌犯皆爲凶災又曰歲星順則兵盈進逆則兵盈退歲星逆行其國不可以戰又曰君令逆則歲星逆行逆行入陰內事逆逆行入陽外事逆逆行則五穀不登有逐臣郄萌又曰歲星逆行當遲而疾一次二次則主人驚走社稷危天下兵起

玉海三禮義宗曰歲星爲陽太歲爲陰今曆太歲不與歲星合辰（所謂合辰者子與丑合寅與亥合之類也言太歲在子則歲星當在丑也）大衍曆議曰太初三統曆歲星十二歲周天超一次推商周間事大抵皆合驗開元注記差九十餘度蓋不知歲星後率故也逮極麟德曆七周天超一次以推漢魏事尚未差曆驗春秋所載亦差九十餘度蓋不知歲星前率故也天保天和曆得二率之中故上合于春秋下猶密于記注以推永平黃初間事遠者或差二十餘度蓋不知戰國後歲星變行故也　陳氏曰步五星之法莫難于火莫易于木雖見伏留行逆順遲速五者皆然而前後之數惟火爲多端木謂之歲者以一朞一次十有二次而周天指諸掌而可定也夫以易推之星而見于左氏史記二家之所載則有甚難曉者焉襄二十八年其在年表則丙辰也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非梓氏之云乎辰而在丑已而在子矣越三歲而戊午也歲在娵訾之口其明

年乃及降婁非裨竈之云乎午而在亥未而在戌矣逮昭之八年丁卯也今在析木之津非史趙之云乎卯而在寅矣故杜預于襄之十八年丙午也釋董叔天道西北之語而知其歲在豕韋豕韋者何亥之謂也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星右轉居丑單閼歲在卯星居子執徐歲在辰星居亥大荒落歲在巳星居戌加左氏之說則寅而在卯午而在亥矣如司馬之說則寅而在丑辰而在亥矣以

次推之皆不同焉。程氏曰按三統曆法歲星一年而行一次一次分爲一百四十四分其實歲星一年而行四十五分。然則每歲而剩（一作成）一分。一百四十四年而滿本數所以每一百四十年而超一次也。

虎鈐經五星統論云。歲星之行也。大陰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大陰在四孟及四季則歲行二宿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也。

史記陳餘說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項王强立吾吾欲之楚甘公曰（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强後必屬漢耳走漢

魏志註夫得歲星者道始興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有周之分野也。高祖入秦五星聚東井有漢之分野也。今玆歲星在大梁有魏之分野也。而天之瑞應並集來臻四方歸附襁負而至兆民欣戴咸樂嘉慶。又蘇林董巴上表曰。天有十二次以爲分野王公之國各有所屬周在鶉火魏在大梁歲星行歷十一次國。天子受命諸侯以封周文王始受命歲在鶉火至武王伐紂十三年歲星復在鶉火故春秋傳曰武王伐紂歲在鶉火歲之所在卽我有周之分野也。昔光和七年歲在大梁武皇始受命爲時將討黃巾。是歲改年爲中平元年。建安元年歲復在大梁陛下受命此魏得歲與周文王

受命相應今年青龍在庚子。詩推度災曰。庚者更也。子者滋也。聖命天下治又曰。顓頊受命歲在豕韋衛居其地亦在豕韋故春秋傳曰。衛顓頊之墟也。今十月斗之建則顓頊受命之分也。始魏以十月受禪此同符始祖受命之驗也

載記石季龍將伐燕太史令趙攬固諫曰。燕地歲星所守行師無功必受其禍季龍怒鞭之黜爲肥如長進師攻棘城旬餘不剋慕容皝遣子恪師胡

騎二千晨出挑戰諸門皆若有師出者四面如雲季龍大驚弃甲而遁于是召趙攬復爲太史令

符堅欲有事于東南太子宏進曰吳今得歲不可伐也堅曰往年車騎滅燕亦犯歲而捷之（然燕後卒復亦以得歲故也）天道幽遠非汝所知弗從果敗

華陽國志云王濬將征吳問靳普今行何如普對曰客星伏南斗中而太白歲星在西方占曰東方之國破必如志矣

南史沈攸之于廢帝之殞欲起兵問星人葛珂之珂之曰起兵皆候太白太白見則成伏則敗昔桂陽以太白伏時舉兵一戰授首此近世明驗（蕭齊書攸桂陽王休範舉兵內攻卒爲蕭八所敗）今蕭公廢昏立明正逢太白伏時此與天合也且太白尋出東方利用兵西方不利故攸之止不下及後舉兵珂之又曰今歲星守南斗其國不可伐攸之不從果敗

魏書世祖議擊蠕蠕太史張淵徐辯說世祖曰今年巳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尅不利于上世祖意不決乃召崔浩與淵等辯之浩難淵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諸原野小則肆之市曹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辯剖中理德刑之用不同奇）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修刑之義也（門陰符書中詳言之矣）歲星襲月年飢民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蒼龍東宮玄武）于天文爲東不妨北伐（非宮各司其事）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史記天官書載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願陛下勿疑後破蠕蠕果如浩量

北齊書陳將吳明徹來寇帝勅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王琳共爲經略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斗牛分太白巳高皆利爲客我將有喪破胡軍果大敗

隋書崔仲方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臣謹按晉太康

元年歲在庚子晉武平吳至今開皇六年歲次景午。景即丙避諱改也合三百七載春秋寶乾圖云王者三百年一蠲法令三百之期可謂備矣陳氏草竊起于景子至今景午又子午爲衡陰陽之忌咎史趙有言曰陳顓頊之族爲水故歲在鶉火以滅魯昭水能克火而謂陳在鶉火以滅者蓋水絕于火火亦絕于水猶木絕于金金亦絕于木也公九年陳災裨竈曰歲五及鶉火而後陳亡楚克之楚祝融之後也爲火正故復滅陳陳承舜後皇此先天定數不以生克論朝五運相承感火德而王國號爲隋與楚同分楚論事亦切合是火正午爲鶉火未爲鶉首申爲實沈西爲大梁既當周秦晉楚之分若當此分發兵將得歲之助以今量古陳滅不疑

舊唐書夏侯端知玄象說高祖曰金玉床搖動此帝座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真人起于實沈之次高晉参分也高祖起兵于此祖果應之

又薛仁貴大非川之敗歎曰今年歲在庚午軍行逆歲鄧艾所以死于蜀吾知所以敗也

宋史張永德明天文術嘗與僚佐會食有報遼兵寇州境者永德用太白萬勝訣占之語坐客曰彼雖以年月便利乘金而來反值歲星對逆兵家大忌必敗未幾析御卿捷報至

附絕越外傳記軍氣篇云一五九西向吉東向敗亡無東二六十南向吉北向敗亡無北三七十一東向吉西向敗亡無西四八十二北向吉南向敗亡無南此其用兵日月數吉凶所避也舉兵無擊大歲上物卯也始出各利以其四時制日是之謂古軍行旗幟用物之類也

困學紀聞曰嘉定中日官言五福大一臨吳分真太乙書中數五福五福四十五年移一宮起乾宮歷艮巽坤宮而復始文忠公奏漢之肇造以寬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井晉之郤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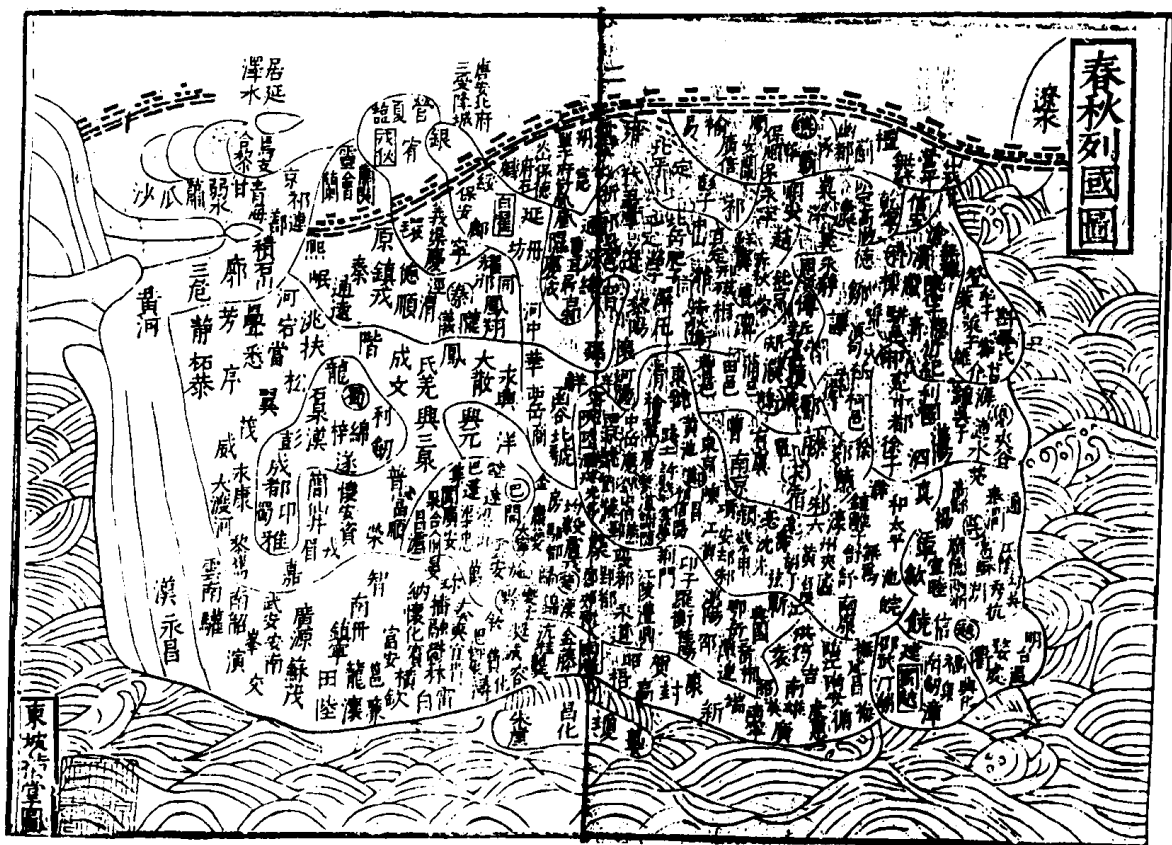
又云歲星爲陽右行于天太歲爲陰左行于地十二而小周濟翁云歲星在天歲陰在地天官書曰歲陰在攝提格歲星在星紀歲陰在單閼歲星在

考稽。自嘉祐丁酉驗之多差近年尤甚歲星常先
月餘。近年以來。常先一百二十餘日。愚考大衍曆
議曰歲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一百二十餘年
而超一次戰國後其行寖急。至漢尚微差及哀平
間。餘勢乃盡更八十四年而超一次。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一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闇公評閱

陳眘公先生鑒定

隱公

元年初鄭武姜生莊公及叔段愛共叔段欲立之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制鄭險邑也以叔段之勇能袒裼暴虎而又據險邑焉難勝之矣不得已而請京段已失其用武之地乎（京必肥沃之地故夫人請之然地不論肥瘠期于得用耳）京之衆必素爲莊公用而不爲段用故以二

百乘伐京而京旋叛是莊以京制段而段不知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無生民心大叔又收貳以爲已邑（大叔始而公將欲爲公所制）（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爲已邑）至于廩延（禍本）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

周襄王即位惠后欲立其小子叔帶不克其後叔帶以翟師伐周叔帶遂入此與叔段相類莊公之難（莊公猶不比襄王故難夫人）難于夫人耳

公聞其期（不失不後）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

鄢如二君故曰克

（先儒譏莊公失教以至用師然段有奪宗之計豈教所能止之耶）讀大叔于田之詩則段固鄭雋公子也國人戴之夫人啓之不太偪哉莊公善兵若不早爲之所而（若早爲之所則無解于夫人故寧）（其師期以爲兵名）實緩急得宜及時而發經曰克傳曰如二君難之也惟其難益見莊之能用兵矣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二年鄭復伐衛討滑之亂（衛人立滑欲候鄭之間而入之耳）

滑共叔段之子必其才有足自立者故衛爲之取

邑。而鄭以王師討衛。是欲張義聲于天下。此用兵之正也。

請師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豫請往。公弗許。

自其臣欲往而其君弗許。乃有竊兵符如公子無忌者矣。又有固請而行。若公子翬者矣。

三年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

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弗聽

兵利器也。苟非其人。則盜之以釀亂。故愼言之也。

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恐與厚之難也 碏告老也 爲州吁弒君起

古今多有父子異趣者。若郗氏父子。顏氏父子。皆是也。碏之與州吁非不知之然特恐其不應兵耳 夫亦泥私恩而舉大事也 可以諫其君。而不能禁其子。權勢所在亦可畏哉。

四年 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石厚問定君于石碏。碏曰。王覲爲可。以陳桓公有寵于王。朝陳使請。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衛人殺州吁。石碏使人殺石厚。

州吁才不如段。然衛桓之弱。不若鄭莊之能也。以石碏之忠。誘之出境而始圖之。無論請之陳而陳執之。即陳人不聽。碏亦必能以衛衆拒禦之。使不州吁既出境衛人即可自立君而召歸其師則州吁不過一夫耳

得入矣。光武欲幷謝躬之衆而誘之使出亦此意也

公問于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

州吁之善石厚本欲安碏之心故身用兵而碏旣圖立知變自内起是故用兵未必失 吁之出此不得已也。欲假治兵以威其民耳。夫後世逆取順守者有之矣。吁乃逆取而逆守之也。之兩無人爲乃自敗也

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則安忍 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恃兵則民殘。民殘則衆叛。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夫兵猶火也。弗

戢將自焚也（兵不戢必自焚）。虛用其民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州吁與楚靈王相類，以不義得國而皆好武，故不保其終。但楚大衛小，失之有遲速（所失之期又當論勢不得一概），勢耳。若劉先主之對魏太祖也，以阻兵安忍曰莫已若，是蚩尤智伯復見于今，則非其倫矣。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

凡亂臣之無將，未有不竊兵柄者。書翬帥師，誅其

志也。

諸侯之師（始見徒兵）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春秋時皆車戰，步騎則始于戎狄，而後乃浸淫于中國矣。步兵輕脫，後世習用步戰，以步戰易于出奇也。惟車戰恒以正，故奇兵藏于陳內，步戰恒以奇，故奇兵藏于陳外。所謂古之奇，奇于陳內；今之奇，奇于陳外也。葢步騎車三者各有長短，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當以長擊短。然又須度地勢，若岳武穆之趣襄陽也，李成迫戰，左臨襄江。武穆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此法殊易知成尊寵耳故不知），雖十萬何能爲耶。

五年　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大事，祀與戎。），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材，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也。器用，軍國之器。）。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爲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所謂好戰則人翫，忘戰則人殆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

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旅，衆也。），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于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

伐狐擊兔以傷大業，君子譏之。若趙武靈王變服而從胡俗（[illegible]所得亦不同耳），未嘗以爲病者，以其有遠畧也。

鄭人侵衛牧，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

難知如陰，潛軍固難知哉。然三軍者形也，見形而畏（所謂致于人也），是爲形所懾也。不虞制人，無間諜也。爲制人所

敗亦非節制之師矣節制之師必我之體先立雖敵人顛倒用之而不可敗者也（孫子十三篇惟此一句耳）

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鄭北制之人曼伯子元之軍也）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孫子言不虞備不至而敗[illegible]之道也）

衛以燕師伐鄭借力于人以快其忿而已若無與焉者（此兵之情也）安能必燕為衛用命乎燕必不傾國來而鄭以余師待老燕且不能敵鄭之三軍況制復出奇

耶虞不虞皆敗道也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此亦有意）

其情急而其辭直直可也忿不可也然求救而激（行人之[illegible]也）其詞亦是深于致人戰國策士多用此術特魯人（魯本衛于出師以此謝宋謂行人失辭耳）素弱非求伯者未可以權激也

六年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王猛子言亦以此為言）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

鄭亦勁國也以鄭求成（凡人求成[illegible]皆不審宜拒）而陳不許焉則其失在陳矣此孫子論兵而曰必合諸侯之交也

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於楚丘以歸

戎伐王之行人而衛不能救宜其世有戎狄之患矣

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於防謀伐宋也

鄭莊未嘗為王卿士也以莊之祖桓公武公為王卿士耳（[illegible]）卿士可假王命何不可假耶君子以是譏其矯假也

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
軼我也
中國用車戰北戎用徒兵也以車而當徒必徒不
能當車而乃懼其侵軼者當是鄭人向未嘗與步（徒兵輕也不習則無以禦之）
兵相遇故爲慮患之言欲出奇計勝敵耳
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三覆之外別是一隊）
非勇則不能嘗寇非無剛則不能速去也魏文侯
問吳起兩軍相向起曰使賤而勇者前擊務於北（此則以我之輕致敵之重）

毋務於得則知吳起亦本左氏矣
君爲三覆以待之（爲伏兵三處以待敵追躡）
兵貴專亦貴分特所謂分者在先後起伏之間布（凡伏兵又貴分者散十處四起也不止于三）
置得宜耳凡先戰而後阨之此兵之常也李衛公
曰曹公前後及中分爲三覆後人不曉三覆之義（唐太宗之于[illegible]也設三伏以待之）
則戰騎必前於陷騎游騎如何使用夫回車轉陣
則游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皆曹公之
術也太宗笑曰多少人爲曹公所惑

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
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
可以逞從之
制中國易制戎狄難以戎狄雄悍不若中國語言
嗜欲相通柔而易馭也然制戎狄易制中國難者（鄭人患戎侵軼以其輕而逐利也故誘而覆之所謂順其情也）
以四夷各有風土各有性情苟得其道便可縻索
在我而中國之人東西南北變幻不可測也
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

殪戎師大奔大敗戎師
衷戎師則盡入覆中出其不意腹背受敵矣後者（盡入伏者所謂見利不讓也）
不繼安得而不敗乎若先主之拒夏侯惇也一旦
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李典曰無故而退疑必（此亦易見耳）
有伏惇不聽果入伏中裏戰不利典率兵往救備
見救至乃退乃知戎之敗敗于退不相救而後者
不繼也通考云爲三部伏兵祝聃率勇者先犯戎
而速奔以遇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聃反逐

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

十年春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爲師期夏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於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於我

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侯爵尊伯爵卑也）

人情功自已出恒不能分以與人此非其貪乃其吝也所謂褊衷不能遣去也若鄭之入郜入防皆（鄭伯亦有操縱之才也惜國小耳）歸於我可謂之不吝

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還駐兵于遠郊伐宋師也）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從宋衛伐戴也）

批亢擣虛力足以制我者我應之力不足以制我（[illegible]）者不反救也宋衛入鄭而又欲伐戴則欲貪而力殫宜反爲鄭所乘矣

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三國之軍在戴故鄭伯合圍之）

鄭莊苟非老於兵者聞宋衛入鄭將反救不暇何（三國有[illegible]）暇乘兩敵之敝（分何得不勝）三國之隙哉蓋兵事同而勢異有袖手旁觀而收漁人之功者有同在行間而懷兼并之志者若苻堅與燕合兵退桓溫溫退燕亦病乃乘其病而取之王猛之謀又在鄭莊上矣

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蔡人欲與入鄭之功也）

師克在和不在衆不和而軍是攻之自毀戰之自敗也

鄭伯將伐許五月授兵于大宮公孫閼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古者出師必告于祖廟而奉遷廟之主以行廟中授車未行馬駕故挾轅以走）

授兵於太廟而挾轅以相逐豈復有人臣禮乎（恃勇而輕則有內爭）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三師附于許城）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

爭車之怨甚微至殺之以修隙不亦甚耶若相如（于此見鄭之軍令亦不肅蓋好勇而無禮也）于廉頗可謂賢矣

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麾，招也）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

太宗征遼作飛梯有應募為梯首者城中矢射如雨競為先登英公指謂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大健敬宗曰健即大健要是不解思量帝聞特罷之尋意許非確論健者固是不可廢耳

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

齊不能有許以鄭之力也魯不能有許畏齊之強也交相持而許得不亡蓋此時鄭用兵亦數矣求寵於齊而為之用命始借齊立威繼歸許市德也然許卒滅于鄭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者乎

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鄭假齊魯之力以克許若奄有全許諸侯必指為兵端子孫將日被兵不暇觀所云利後嗣無累後人鄭莊自度太子忽少弱矣不然寧必亞子克用始不亡耶

鄭息有違言（以言語相違恨）息侯伐鄭鄭伯與戰於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夫小國無伐人者也然不量力雖大國且不可今息不忍悁悁之忿怒螳以當車曲直老壯之謂何孫子所云不以怒而興師不以慍而致戰殆謂此等乎

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

鄭志在報復謂之忿兵鄭爲客宋爲主以逸待勞乃反爲鄭所敗者然鄭已敗宋師又伐其國所謂勝勢也以宋君臣不能先料鄭必來伐而預爲之備也

桓公

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不敬何事必有所指杞侯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不敬即爲兵端故敬者事之輿也杞之子爵猶晉之子晉此小國之難也

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爲右戎車之右逐翼侯于汾隰汾水邊驂絓而止哀侯驂絓於木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

晁錯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陵阜崎嶇積石相接此步兵之地車騎五不當一兵志曰凡用車者陰濕則停陽燥則起汾隰者必車之困地也古人以馬駕車以使馬衝驂絓而止則彼兵之不[illegible]命矣驂絓夜獲可見不能避險故及于難晉惠公韓原之戰亦以車濘而敗宋高宗謂輔臣曰古人用車如驂絓而止之類以是知用車于戰陳間亦非利器然天下安

有利害不相兼者耶

王奪鄭伯政王亦未得安鄭之道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

王或自將中軍而左右軍則用三國諸侯可也不必以三國之師統於虢二公王師弱故欲以多爲強以將與卒不相習主與客不相用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皆是敗道足以引勝也

鄭子元整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指蔡知見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支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

王之敗敗在三國而蔡衛之敗又敗在陳連雜之勢敗者常多所謂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也

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語簡而精伍承彌縫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爲伍此蓋魚麗陳法

有大偏有小偏二十五乘及十五乘大偏也九乘小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卒偏之兩兩從其偏先偏後伍偏者車也伍者步也車徒並列不分前後也凡車以審爲固彌縫如魚隊之附故曰魚麗若蓋勲爲羌所敗收餘衆百餘人而爲魚麗之陣不知此何所取也蓋古之用車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此則不分前後耳

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旝通帛爲之而賈逵以爲發石一曰飛石說文亦云建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磓敵與賈同

此車戰也車戰結陣仍以步卒彌縫闕漏乃結陣之常李衛公以爲左右拒主拒禦而已非取出奇爲方陣則敵不可攻爲騎陣則可以合戰乘勝中自勝也故楊素與突厥戰設鹿角爲方陣素以爲自固之道以陣鬭者將人皆導守不敢自動与畧冬至下政不足以取勝乃更爲騎陳大敗突厥蓋衛公所言正與越公相合衛公以先偏後伍純用車步而無騎故病之也然兵先貴爲不可敗以待敵之可勝不可敗可勝左右拒者正也先犯陳蔡者奇也奇不得正雖銳而無恃正不得奇雖整而無功鄭何嘗不勝耶衛公之言當非通論矣考漢所以能出塞千里致武于匈奴者以車制不廢也車廢則虜必不可禦虜耐戰必須持久乃可禦之雖不能盡如古人當稍講求其制若吳璘叠陳者乃爲得車戰餘意也

六年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求成以懈其心軍於瑕以待之隨人

使少師董成正二國之成也鬭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

天下利害成敗詎不繫於已失策者惟已自失策而後敵人得而乘隙路瑕此所謂失策者在不能示人以瑕武安君所謂自然之理勢也

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急之則隨且連衡緩之則自相圖也爲楚計惟離

之而已

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

石勒之于王浚馬燧之于田悅先爲好語以驕之信其畏巳遂不設備蓋不自量力多緣其性侈也

能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

隨臣賢

鬬伯比曰以爲後圖

少師得其君

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隨侯卒當以少師爲計故云以爲後圖

容揣人情曲而多中矣若司馬昭之筭鍾會也曰遣會蜀必滅蜀已破亡遺民不足圖事中原將士各自思歸會若作惡祇自滅族不須憂也後悉如所料乃知知始知終善料者固自有巧也

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

匿其士馬此婁敬所以決其爲誘也若崔仲文以羸師誘檀讓王世充以僞敗誘孟讓皆詐也

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此勝敵之易也善戰者勝於易勝杜牧曰我强敵弱則示以羸形動之使來我弱敵强則示以强形動之使去敵之動作皆須從我

非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

天下有可忘者有不可忘者若伐戎之功此所謂可忘者也

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太子忽辭君子曰善自爲謀

以爲大非吾偶則當晉文出亡而娶齊女受秦姬豈以其國相敵故各爲配乎夫以劉先主之英偉而一娶權妹幾爲所制後且歸吳不返則忽之志慮遠矣（鄭忽之辭婚其曰齊大非偶托言也當審知齊方之不以耶）

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予讀史至唐臣李抱真李光顏列傳未嘗不廢書而嘆也（因太子之辭婚特其有敗師之節故推論之）夫自强藩跋扈詔令不行君父之急若秦越人之肥瘠豈暇相顧哉獨抱眞馳數騎入王武俊帳中論以上方暴露持武俊而泣武俊與左右皆爲感動可不謂難哉又其甚也將帥至挾賊以自重有奮身爲國家滅賊者同列至欲撓蟣之若韓弘之于光顏乃飾名姝教歌博襦褐珠琲費百鉅萬遣使遺光顏光顏乃大會將士置酒引使者（名將固能愚人所不能愚者此亦可以涕制其下矣）姝至則秀曼都雅殊可愛樂光顏涕泣謝曰天子

與光顏恩厚誓不與賊俱生將卒數萬皆感泣遂厚遺使者而遣之有國士之風焉此與太子忽辭昏也類夫忽度非耦則智奔齊急則仁先君命則義托父命則禮而詩人又何譏耶

秋大閱簡車馬也

穀梁以爲平而修戎議夫仲冬大閱詳于周制安可廢耶當漢明帝時望氣者以爲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天子乃講武平樂觀稱無上將軍而本初孟德皆與焉豈非兆之先見者歟迨黃巾四起帝留心講武而蓋勳以爲冦在遠而設陳近不足以昭果毅（不歛兵在內以防中制禁軍之禍也誠有微古）意本末名實之辨猶未之思歟唐玄宗之講武驪山也征兵二十萬以虧失軍容坐兵部尚書郭元振于纛下將斬之至宰臣劉幽求張說皆跪諫馬前以元振推戴有大功雖違軍令不可加刑乃流之新州必如是而軍政庶乎少肅矣

八年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讐有釁不可失也（此謂國以一人廢興）

此在謀國者機警事會之至。不可失也。孫子曰。敵（此與先少消伐吳同也）人開合。必亟入之。而曹公以為敵有間隙。當急入之也。

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黄隨不會。使薳章讓黄。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使隨人怒楚之不恕。而楚人不直其君。亦有怠心也。（用其國人亦當使知我直）韓原之戰。晉臣以我怠秦奮。而决勝負。而光弼之于思明。亦以我怒敵怠而大破之。

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

符融之攻壽陽也。遣吏馳告符堅。以為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引八千輕騎。兼道就融。而反為謝玄所敗。此猶以衆凌寡耳。若楚大國也。（論事甚見分明）大國見弱於我。必有伏焉。而少師惟恐失之。真愚人之心哉。

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此言非戰）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

此與吳雞父之戰相類。皆攻瑕之法。但唐大宗用兵。每因敵之强弱以應之。敵精其左。我亦精其左。敵精其右。我亦精其右。未嘗左右詭避者。以將能（太宗之用兵用其全策也）兵精。自能衝敵。透背反擊之耳。蓋我强于敵。使敵不能避我足矣。我不避敵也。我與敵等。則當使敵不能測我。乃是巧于用避。故潛易萬勝軍正所以為避也。

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凡攻戰之法須從易者始）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小國欲勝大國全在用機不在用力）

若少師之言。乃是欲攻堅也。攻堅亦是一法。不可盡非。但須自度其能否耳。若金主阿骨打聞遼主親征。與其臣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不如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衆請自効。此用激之之法（補前一段）也。即前所謂怒我而怠寇也。是時女真兵僅二萬。（是時遼人與衆其[illegible]）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集事。使右翼先戰。左翼合

而攻之。遼兵大敗。女眞兵馳之。橫出其中。遼師死者枕籍百餘里。此豈非攻堅之利乎

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少師見獲而死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伯比盟而去之。亦是畏季梁耳。隨敗而伯比謂隨未可克。趙敗而白起謂趙未可滅。以少師死而季以人廢事者上也梁在。趙括死而頗牧存。雖敵國且奈之何哉

九年巴子使韓服告於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道朔楚大夫。巴客卽韓服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於鄧。

若陳湯斬郅支而得漢使節。及谷吉等所齎帛書也。遐荒不諳禮義。刼客奪幣。乃其常態

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二甥皆鄧大夫

三逐巴師。乃鄧欲急破之。而以餘力制。楚耳。至不能克。而鄧之力已疲。其志亦亂矣。

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分巴師為二部。鬬廉橫陳其間以與鄧師戰而偽北

楚師橫陳於巴師中。乃示鄧以怯。若畏避鄧者。實楚在巴師中乃能率衆以北而留巴師在後擊鄧師之背誘其乘勝逐北。以成夾攻之勢。

以戰而北。鄧人逐之。

赤幘佯棄輜重。而鄧禹竟為所敗。豈禹眞不知兵者哉。一怯亂。而勝負之局判也。見敵可乘之形忘我持重之實也夫詐敗者。無論

矣。眞敗者。且可因敗以為功。若慕容紹宗之討侯景。懼其衆之撓也。遍引將卒而誑之曰。我當佯退誘梁人使前。汝可擊其背。申明戒之。及紹宗實敗然何以知紹宗實敗也魏人以紹宗之言為信。爭掩擊。遂大破之。勝負岡無常哉

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逐之。背巴師。巴師攻之。楚師自前還與戰

夾攻則腹背受敵。以巴師先攻鄧師。而楚師又承其敝也。若王霸馬武之擊周建也。賊帥蘇茂救建

遮擊馬武。建出兵夾擊。武爲茂建所敗。後茂建悉兵攻武。武力戰良久。霸以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遂大敗。乃知一勝一負。皆係乎夾擊矣。此衆寡相當而夾擊兵勢以彼分而後亂也

鄧師大敗。鄾人宵潰。此擊一得二之勢也

巴楚勢重。鄾人鬪敗。遂不能軍。故鬪風而潰也。

十年 虢叔潛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

有辭者。其詞直也。春秋時用兵。恒以曲直爲老壯也。然王命伐虢可矣。以臣而討其君何耶。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虞公貪而愚。已在虞叔度中久矣。以一公子遂能伐公而出之。非得政則得衆故耳。然則公之多求者。或不忍其倨而姑試之耶。叔即以是爲辭。以此知其畜志久也。

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鄭公子忽有功焉。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

魯秉周禮。故以五等之爵班。鄭在後。書來戰而不稱侵伐。以明主直而客負曲耳。

十一年 楚屈瑕將盟貳軫。二國名 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蒲騷鄖邑。絞國名。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蓼國今義陽棘陽縣

必取道于鄖。而鄖與四國欲要擊之也。楚人不盡爲客之禮故主人欲圖之

莫敖患之。莫敖楚官名即屈瑕 鬭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誠。

孫子曰。凡自戰其地者爲散地。深則專淺則散。散地我將一其志。夫一其志者。誠也。吳子問於孫武曰。散地士卒顧家。敵人在境。不可出戰。則如之何。孫子曰。我軍在國。安土懷生。以陣則不堅。以鬭則不勝。當集人衆。聚穀蓄帛。保城避險。遣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能因乎地險。隱於天氣。雖野戰亦可。挑人于險患城者之所長

也。

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四邑隨絞州蓼

楚卽可詐爲四邑之軍若曹公襲破紹屯卽用紹旗幟也故謬號令與敵同服者所以備走北亦所以行奇謀耳

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郊郢楚地

雖分莫敖以牽制四邑爲百全之計實見形於郊郢而潛用之於鄖也使鄖聞之不爲備也揚言禦四邑使鄖人不備

我以銳師宵加於鄖

此風雨之勢也銳師宵加使敵不測。

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鬭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

楚用兵皆用衆用衆則暇故敵師先勞而我乘之今用寡則銳故王卒未濟而鄖已先敗矣

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

盟貳軫

兵入敵境利於速戰敵內顧則鬭不力我師少則無不致死此用兵之奇也鬭廉不肯濟師不待卜而戰皆欲速決也。凡師少而速所以決勝也

十二年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也扞衛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扞楚采樵者

小智耳須施設巧捷使敵不及察亦是機警故岳

武穆詰招討使張所所問曰君能敵幾何對曰勇不足恃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盍武穆素好孫吳兵法左氏春秋每謀定而後戰云

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設伏兵而待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楚反爲主人矣

楚設伏于山下而縱徒於山中以餌絞人絞墮楚計爭出驅楚役徒是從楚掌握內送師也。

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謀之（李牧在雁門多爲間諜）三巡數之

懸師伐人主人不出則難以速得志唐師至霍邑恐其堅守太宗乃舉鞭指揮若將圍之以怒宋老生老生果出一戰而擒或誘以利或激以怒皆以謀致敵也此楚師能用謀而羅亦飛耳長目舉動（用間之道在微密辨誠）不輕故屈瑕終爲所敗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鬭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

（數勝而驕以至覆敗者多矣）夫項梁天下之勁將也然卿子冠軍以爲戰勝而將驕卒惰度其必敗章邯果夜銜枚擊破之身死定陶爲天下憎將可不愼哉

遂見楚子曰必濟師（以益師諷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將（蒲騷之役在桓十一年）自用也（新勝則有餘言恐其矜誇恐難成事）必小羅君若不鎭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鎭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

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

楚此時已屢勝矣羅與盧戎必自度不免而合謀（我志益驕敵謀益深安得不敗）以待之也三國時操破袁紹摧袁術下劉表目中已無勁敵矣乃孫劉合心以六七萬衆破其百萬豈非操狃于屢勝而驕故敗耶甚哉常勝之師不可恃也

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徇宣令也）

（其曰諫者有刑非不用謀也或有謀而諫耳）此鄧曼料其將自用也自用則驕而慢矣

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

亂次以濟遂至無次此濟之患也凡濟之道須登高四望預爲設備防敵半渡奮擊也（孔常曰皆不備也於涉時不備即爲人所乘耳）蓋涉水或潛涉或分涉皆使我三軍不得擾亂耳

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

曰兩軍者（主爲一軍客爲一軍）必盡分合奇正之變

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於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凡將之驕者。未有不敗者也。兵之驕者。未有不敗者也。（此事須知之不然彼驕而驕豈皆如是者耶）但驕與勇之相去。以間。知者以爲驕。而不知者。且矜其壯武耳。豈能料其敗厥事哉。吳起問孫武曰。敵勇不懼。驕而無慮。兵衆而强。圖之奈何。武曰。紿而待之。以順其意。（我驕而彼深）無令省覺。以益其懈。必因敵遷移。潛伏候待。前行不瞻。後行不顧。中而擊之。

雖衆可取。

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不書地。以公後期。不及其戰）鄭人來請修好。

與人期而後則爲慢。

十四年冬。宋人以諸侯伐鄭。焚渠門。（渠門鄭城門）入及大逵。（逵道方九軌）伐東郊。取牛首。（東郊鄭郊。牛首鄭邑）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大宮鄭祖廟。盧門宋城門）（怒敵以算）

爲報宋之戰。故以此自旌其伐。

十七年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爭疆界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

邊遠方至。而疆吏告急。此亦見其無能矣。內備既固。則外救宜緩。待其相持俱困。而後赴之。（吳人圍楚新城楚人勿患所謂欲貲新城以致大寧也）蔑不勝也。然若一意不救。則有公孫瓚之失矣。公孫瓚之據易京也。所屬郡邑告急。義不救也。其言曰。敵至而恃救。則自守不力。彼知外救不至。則守必固矣。其後袁本初伐瓚。郡邑知終不見救也。同時並降。

本初直至易京樓下。惟曹公之令。凡城堡見圍百日。外救不至而潰降者。免其妻子。此則內可自完。（此事也微于神昭之六矣）而外無絕援。良法也。

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疆吏或各守其一面）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鎮定）

慎守其一者。（二者須有分別）常職也。備其不虞者。變事也。夫兵無常形。平日之所守。自以爲固矣。（當事然後知之）兩敵相對。而後知瑕釁之多也。蜀人知守劍閣。而不虞陰平之可下。

唐人知守潼關而不虞間道之可入一處不牢則全局俱潰固當周思而預備也故昝人取譬于風寒可謂善論而裴松之以爲未足稱能

莊公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一終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

陳眉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闇公評閱

莊公

三年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

齊欲滅紀而紀季以邑入齊爲附庸紀與齊親矣莊公又何謀紀爲也

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 楊雄方言孑者戟也楚始于此參用戟爲陳

兵車圖曰車有六等戈崇于軫人崇于戈殳崇于人戟崇于殳矛崇于戟此六數也車又有六建矛建于戟之前戟建于殳之前凡兵無過三其身過而無已則不能用又害人故戟者短長之間也短兵以戰長兵以守兵莫徤于用短也兵有刅曰戈矛戟主刺無刅曰殳主擊本朝戚繼光云短兵長用長兵短用二語最玅 戚少保言長短兵之利最詳

將齋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楚僻陋在夷、武王始僭號稱王、陳兵授師、志意盈滿、故鄧曼以爲徵應之符、）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

莫敖踰高而縊於荒谷武王心蕩而卒于樠木俱一念之間而死亡隨之然以楚如是其大舉朝不能言而一婦人斷之意衆人智識皆出鄧曼下哉

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將反師故示之以久）隨人懼行成（秘王喪、故爲奇兵、更開直道、駕橋渡水、營軍築軍壘也、營軍臨隨、示將深溝高壘、爲持久計、）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於漢汭而還

師徒無虧整衆而還正也（于此見臨大事整而有機）除道梁溠營軍臨隨權也

濟漢而後發喪

諸葛武侯卒于軍司馬宣王欲追之長史楊儀令（軍之整亂皆在一人耳）軍中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不敢逼入谷而後發喪軍之以喪旋也不整則爲人所乘矣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亦有識）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其時也

若趙武靈王入秦便知非人臣之度然匹夫有天命者且不死況諸侯而僭王者耶故往古帝王之與迫于人者數矣（即使殺之亦自無緣而發）往往有天幸焉

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此三甥有膽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伐申還之年）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專諸與荆卿術非有異而成敗相反者王僚死而太子光立爲諸侯則專諸之氣壯始皇死而秦必不亡燕必不復存則荆卿之氣怯其剌之中與否（此論精于劍術）皆我之神氣所自爲也假令鄧侯杯酒之閒欲剌文王以刃（魏莊手刃爾朱榮亦壯決也）苟强弱存亡之見一經其慮則神氣沮

喪而陰謀外泄祇以速禍矣

八年 春治兵于廟禮也

師行告太廟奉祧廟之主以行若前鄭伯出師而授兵于太廟也後苻登拒姚萇軍中載苻堅神主每事必咨而行敵之所在舉軍哭以從之而兵亦屢撓兵固謀于神哉故古之命將者亦于太廟也（此所謂神道設教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慶鄭有言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之有害則小國當之魯與齊共圍郕郕之降于齊固其所也然郕後卒爲魯有則于魯爲近也魯欲有郕而與齊共事非筭也（此論審勢與情）

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三代以上論德三代以下論勢故有失德而興者其勢得也有不大失德而亡者其勢失也審勢待時爲不可易哉夫待時而動又當乘時弗失時也（先後之間備于勾踐之謀其也）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

久戍不召非人情也清之師久而潰矣不潰則還兵內向後世如此事者甚多此將將者所當知也（潰猶□□矣）

九年 公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戎路兵車也傳乘乘他車）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二子以公旗辟下道以誤齊師）是以皆止（止獲也公伐齊納糾而桓公自莒先入故敗魯師）

旗鼓軍之表也漢將有奪纛而侯者又有大將使人建旗鼓而身潛師以襲人者奪纛者奪人之心也使人建旗鼓者所謂多方以誤之也此隨敵之智愚勇怯而應之是在軍主耳

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鮑請管召使魯人不疑）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霸天下之本）

鮑叔之薦仲也曰治國家不失其柄又曰執枹鼓

立于軍門使百姓加勇焉是明其能爲將相也鮑（[illegible]）叔眞知已哉（進仲雖身在虜囚已捏齊之柄矣）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鄕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

斷獄期于得情得情未有不能察者能察則不待箠楚而因之情可畢此卽尉繚子所云將理也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一人而萬物皆得而制之以此理民安有不可一戰者乎（漢兵志先論刑此也）

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細甚 視車跡也）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旣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兵法之祖）

夫人氣失雖形全而不爲之用故始而盈再而衰三而竭一日之氣朝爲盈晝爲衰暮爲竭然用之而不窮者氣也寧可以早晏爲盈竭哉故范子有晝敵陽節盈我陰節之論也（人之于年壽亦然也）

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

兩軍相當無不置伏然亦有不暇置伏者周文帝與齊神武皆勍敵也北邙之戰周文之軍大奔而神武不追也周文亦不置伏神武沒身以不追爲恨然自是周文之失神武不追爲正法也（如是之謂守勝）

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有眞敗者有詐敗者所見乃眞敗者爾（齊人輕魯不備故亦不置伏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此法用之屢深）

宋齊連雞之棲也連雞勢不倶飛宋爲齊援本不（此亦擊虛不擊實也）

欲用其衆伐宋而齊又委宋與魯不乘其交戰以師助之故敗宋而齊旋乃同役而不同心者之戒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度其必勝）（皐比虎皮）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蒙虎皮取勝春秋兩見之若胥臣蒙馬以虎皮是也嗣後田單火牛繪龍文五彩飾其遺意又其後或驅虎豹或驅犀象飾火牛之法有效之而致敗（此則覩其繁與亂也）者勝敗之數不係乎此也

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息蔡兩敝于楚矣）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

息嬀以一婦人而滅息禍蔡蔡始終兩被兵焉迨文王死而子元始振萬于館側至處其宮旋被僇辱禍亦酷矣

十一年　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

吳子曰陳而未定舍而未畢擊之弗疑

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萬宋大夫）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戲而相愧曰靳）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于禁敗而不死也（若固其內懷勢而撫之使致死于敵固不快耶）後仲謀遣之還魏子桓令禁謁武帝陵而寄令人畫屋壁爲禁屈于敵之狀禁內愧發憤卒雖無宋公之禍亦非御臣之道也

十四年　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繩譽也）楚子如

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楚謂未成君爲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重申前旨）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亡國之遺臣多有深怨子房之報韓其一也宋與金人盟而共滅遼卒之挑金人而下汴者遼之遺臣也（許其失也）此其事與蔡滅息息假手於楚相類息夫人

其亦俠者哉

十五年秋諸侯爲宋伐郳鄭人間之而侵宋郳叛宋而故伐之明年役伐鄭報宋之役

乘間者如夜動之鼠惟恐人知故潛師也潛師自無鐘鼓矣國語曰襲侵密聲爲蹔事也蹔者蹔其無備

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曲沃武公滅晉盡以其寶器賂周故命武公爲晉侯國小一軍

觀王命晉侯斯時王之威命尚行也然其云命以一軍者特名耳

十七年夏遂因氏頒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一夫不可狃楚雖三戶而亡秦者必楚

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多胎禦則所守約

善爲國者無溝壍而有耳目溝壍者守也耳目者間諜也故趙充國破先零得高山遠望之便呂蒙之于當陽必先縛其屯候渾瑊之討義武知其邊備不設故能深入而大敗其師李愬之入蔡州乘其候吏不知故生擒元濟今戎來不覺已去而躡之是舉國若寐矣嗟乎是何寐者之多也

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緡以權叛遷權於那處編縣東南有那口城使閻敖尹之閻敖楚大夫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文楚門閻敖游涌而逸閻敖不能守城游涌水而丞楚子殺之其族爲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與巴人共事而驚其師見閻敖軍政不肅觀其守城游水而丞則不能益可知也

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于津爲巴人所敗還鬻拳弗納激遂伐黃鬻拳楚大閽敗黃師于踖陵以激成功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文王卒子堵敖立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經皇冢前闕生守門故死不失職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閽謂之大伯君子曰鬻拳可謂愛

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言愛君明
拳行非常之事而孤特行一意無所顧忌得自殺古事不可格于後如此等者多也非臣法也
以明心者時無奸人在人主之側也世之降也人
臣不幸握兵迫握兵久而威望著卽進退以禮人
主尚且疑之何暇論繩墨之外耶說者于岳武穆
也引鬻拳爲言謂卽藉口于軍中但聞將令不聞
天子詔可乎雪恥成功歸而請死等苑耳顧爲此
不爲彼者與天心悔禍而我得從容以有爲也太

束身待命猶不免于誅敢爲拳所爲哉惟張承業
于唐莊宗以莊宗少長于承業每事諮之幾有鬻
拳之風焉

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及惠王卽位蔿
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
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
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伐王而不克者非特理不順勢亦逆也

二十年 鄭伯和王室不克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此亦不可得也
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遂入成周冬王子頹享五大夫
樂及偏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王子頹歌舞不倦樂
禍也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
願也

臨憂忘憂憂必及之無故而憂憂必及之憂樂各亦見其志荒矣故
有其當也可乘而伐之

二十一年 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

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

分軍而入使內不測斯其所以克也

二十七年 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于
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
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

士蔿深機也此謀國之智與當有撰然此人主之謀非將帥之事李牧之
守邊入則守保雖無亡失而以不能罷歸況彼勝
而我負耶此惟君臣同心而後可也

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亟戰則野不收耕不穫也。夫野不收，耕不穫，而日事于兵，（好戰者亡，蓋謂此也。）此管子所謂水旱之功，而孫子所謂巧久之害也。

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王賜齊侯命，討其立子頹之罪，而以賂終之，圖伯于天下，不願其出此也。

晉獻公烝于齊姜，生太子申生。又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晉侯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惟二姬之子在絳。

晉亂擾擾數十年不靖，（然晉亦以是大傷元氣[illegible]之故也。）天所以啓重耳也。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息嬀也。蠱，惑以淫事。）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于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

唐大宗所製破陳樂舞，卽寓軍容，惟衛公知之。

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

子元本不欲肆志于鄭，特爲此以塞文夫人笑，爲愉快耳。

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爲旆，（子元自與三子特建旆以居前。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在後爲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純門，鄭外郭門也；逵市，郭內道上市。）縣門不發，（縣門施于內城門，鄭示楚以閑暇，故不閉城門，出兵而效楚言。）楚言而出。（曹公空營而呂布疑其設伏。）子元曰：鄭有人焉。（珪置酒作樂而吐蕃不敢攻城。）

示敵以暇，乃守城上策。城門不閉，（知其必有備也。）敵自不敢深入。

孫子曰：乖其所之也。杜牧之曰：言敵來攻我，我不與戰，設權變以疑之，使敵人疑惑，與初來之心乖戾，不敢與我戰也。若陽平之役，孔明留萬人守城，晉帝率二十萬衆凌城，將士失色，莫知其計，而亮意氣自若，令大開四城門，埽。（[illegible]）懿謂亮持重而猥見勢

弱疑有伏兵引軍趣山又魏將傳竪眼等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馮道根開門緩服以鋭卒擊破之唐太宗于突厥開門以待竟不敢入石勒令孔萇突諸門伏兵俱出生擒末柸等劉錡順昌之捷獻浮橋五道以供兀术之渡凡此者皆以戰爲守者也

故善戰者其城不圍

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虎鈐經云凡烏之來大將別令一人候之此皆能測天地鬼神之情

師輕而疾自不能久太公曰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必知敵詐而爲偶人也又敵人既遁則烏烏喜得空營故師曠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

當擊不擊則遺患于後故須謹察其虛實

二十九年 春新作延廐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春秋分而晝夜等謂之日中凡馬春分百草始繁則出牧于外秋分百草枯則還入于廐今以春作故曰不時蓋馬爲軍政最要行兵須車堅馬良故

論養馬之詳

溫廐涼廡安其處所適其水草而又網惡馬焉以去害馬古之重馬政如此

三十年 楚公子元師自伐鄭而處王宮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軍賞不足補以家財費子文其賢人即子文也

實嬰賜金輒陳廊廡祭遵私藏盡與士卒夫世之爲將者祿奉不入已爲盛事若夫傾家財以賞士卒不更難哉去病所爲匈奴未滅無以家爲壯哉斯言也

三十一年 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諸侯不相遺俘

公羊以爲旗獲而過我威我也夫北戎病燕桓公越險以驅戎狄戎狄驅則中國得安戎狄不驅則中國不得安而又何病乎

此亦桓公所以爲霸也

閔公

元年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

方伯連率之責

不懷歸畏此簡書（文王爲西伯勞來諸侯之詩、）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劉仁恭趙王鎔俱與晉王有隙（此論涉于外事）及燕趙被敵皆不待其急而救之所以自樹黨而張其幟也苟欲圖霸正自不得不救李大亮根本枝葉之喻也

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右爲公御右也、）以滅耿滅霍滅魏

王始賜晉侯以一軍今二軍而晉始强至作四軍（然其所謂幾軍分合之間正不必一軍定數凡行人也不然晉大國也何乃僅作二軍乎）而天子之六軍弁髦矣

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稱本）（或以邑）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爲吳大伯猶有令名與其及也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

城曲沃而去猶是無名申生殆嘗以微罪行乎

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掌卜大夫、）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

盈滿則覆大名難居其德則公侯之兆也不德則覆殄其宗祀而已（晉於是始强三卿分晉之事亦于是始也）

二年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渭水源出鳥鼠山、）

舟之僑以族行宮之奇亦以族行亦見虞虢政綱疎濶（蓋其主昏而不治故也）

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大夫車、）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以鶴乘軒及臨行而與夫人繡衣所謂劉表坐談客耳自是謀畧不長魏臣崔光云懿公好鶴曹伯愛雁固是佳對（懿公得[illegible]）

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甯速也、）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先鋒備不虞後殿反禦也、傳言衛侯失民有素雖臨事而戒猶無所及、）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怯防勇戰衛之君臣自知不敵但當堅守以待齊師之赦而不宜輕于決戰也

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衛侯自知失衆欲示武于其下故不去其旗耳）

李晟錦帽以自表異韓世忠錦衣驄馬立于陳前皆非持重之道故宋將殷孝祖討賊常以鼓蓋自隨果爲敵射死北齊高敖曹攻後周將獨孤信于金墉城建旗蓋以凌陣周人盡鋭擊之一軍皆沒後周河橋之戰王思政陷陣既深被重創幾不免

以著破衣敝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得脫將何可表異哉

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然狄欲得衛不能盡殺其人其使二子先者將以張彦之事待之耶）

夷狄畏鬼故太史以鬼愚之漢人以毒矢射虜虜中創有異咸以爲漢之神靈也

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石甯二大夫）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

以太史爲向導而守國者復逃衛遂虛無人矣斯所以爲僅存之國也

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迎衛敗衆）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共及滕衛別邑）立戴公以廬于曹（曹衛下邑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

士三千人以戍曹歸（[illegible]）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爲定之方中椅木）與門材（衣單複具曰稱祭服重宗廟也五牲各三百所以備祭祀軍國之用材木也遺之門材使先立門戶）歸夫人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爲飾）重錦三十兩（錦重錦之熟細者以二丈雙行故曰兩三十兩三十匹也）

小白重耳棄疾皆亡公子也衛文亦亡公子而能以一成一旅使衛國忘亡何家國廢興彼此一律哉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

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鄭風，刺文公退臣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

民者國之本也。將者國之輔也。師潰將奔，則諸侯（輕君忽高克，雖其在內也，故使之將外亦撥御）乘釁而起。且清人之詩，駟介二矛，左旋右抽，中軍（以經之意耳）作好，是未嘗一刻忘武備也。失志之人，亦可畏哉。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高帝欲將太子而四陷危之。赤狄別種也。皐落其氏族。）里克諫曰：太子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宣號令也。）君與國政之所圖也。（正卿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也）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

里克曰：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此二語者，兵之要也。後世既立大將矣，又遣使為監，或進止機宜，以詔勅處分，（軍國固不可同政也。）大將受成而已。以此喪師，不止一端，可不戒乎。

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狐突，重耳外祖父也，為申生御。申生以大子將上軍。）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罕夷，晉下軍卿也。梁餘子養為罕夷御。）羊舌大夫為尉。（羊舌大夫，叔向祖父也。尉，軍尉。）先友曰：衣身之偏，（偏，半也。）握兵之要，（謂佩金玦將上軍。）偏躬無慝，（分身衣之半，非惡意也。）兵要遠災。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旗，表也。）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冬十二月，閟盡之時。）衣之尨服，遠其躬也。（尨，雜色。）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尨離則涼薄，窮冬則肅殺，金性剛而寒，玦如環而缺，離不相連屬，皆無溫潤。）先丹木曰：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illegible]

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奉身為孝，不戰為安民。）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有功益見害，故言孰與危身以召罪。）

驪姬之譖申生也，曰君耆老而授之政，使之伐翟，以觀其果于衆也。若勝翟，則善用衆矣。故勝翟而讒言益起，孰若無功而逃乎。夫扶蘇、戾大子，無可（亦足憐矣）逃者也。申生可逃，以紓死者也。無功而逃，所謂以

徹罪行而易所謂儉德避咎也夫太子之危恒危于握兵以唐太宗之功而不免於詭以肅宗趣兵河北恢復舊業而去就之際不無快快其所以得自此而外太子將者亦少矣全者一當開創之時而一値亂離之際也帥師非太子事誠古今篤論矣

衛文公大布之衣太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方百事之宜也元年華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華車兵車也

咎太公之告文王曰毋借人三寶蓋農一其鄉則國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也而管子治國亦獨詳于兵食管子曰問國之伏利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伏利謂貨利隱蔽不見若銅銀山及溝瀆可決而灌溉者問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技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能利備器之用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牽家馬軛家車者幾何乘牽家馬言直有馬軛家車言直有車相配以成乘處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帥衆莅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年也行由經也城粟謂守城之粟軍粮謂出之粮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此條要切將用大夫疏器疏謂節書也甲兵兵車旌旗鼓鐃帷幕帥車之載幾何乘載謂其車蓋疏藏器疏畫而可以藏者弓弩之張弓弩之可以張者衣夾鋏鋏兩刃鈹也衣夾謂其衣也鉤弦之造鉤弦所以挽弦戈戟之緊緊謂其堅韌者其厲何若其淬厲可用何如其宜修而

不修者故何視視比也其器宜修修者於故物何比而造修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出器謂可出用之器處器謂貯庫而爲備者起謂其材所經日月可起用者也鄉師車輜造修之具其繕何若繕謂車之有防蔽可以重載者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羣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工尹工官之長三時謂春夏秋此時木方生植不堅故不可伐材其伐材必以冬也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膌其老而死者皆舉之軍之統帥皆時簡選稽考之以知其能不而有無瘦至于馬牛肥膌及老而死者皆舉之以知其數也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

何（薦草之美者）出入死生之會幾何（會謂合其數）若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之（幾察也）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處藏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如此則一國之事）後者幾何人（盡不在目中矣）

僖公

元年　諸侯救邢（實大夫而曰諸侯總衆國之辭）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救兵比之雲霓自救人者師無紀律而晝夜掠所謂旣蘊祟之又加火焉至冠梳兵篦而節制蕩然矣唐李晟復長安秋毫無擾岳武穆治軍民開門願納士卒無敢入者豈非訓練有素哉（所謂王者之師）意斯時管仲得政連鄉軌里之制已行（節制也）諸侯咸禀齊約束政令嚴肅逐狄師而狄所鹵掠者不失故傳美之夫總列國之師而能使之無私此非威信大著者不能也

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分災者分之財物若門材重錦之類是也自齊桓救邢猶存此禮後此無聞焉矣

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犖謀救鄭也

圖伯者必以鄭之從違爲準其事固始于齊也嘗見陳臥子曰晉楚之爭鄭非特以其土地爲中國樞也以鄭爲王卿士而密邇于周楚之爭鄭有代

周之志故齊晉之功爲大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虛丘邾地邾受姜氏因戍虛丘欲以侵魯旣而齊殺姜氏歸喪于魯邾俱將歸公遇而敗之）

曰將歸則邾已懈且怯矣要而擊之宜爲所敗也（又非歸師勿遏一例）

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穀梁云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悅士卒何罪屛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

者魯之寳力也公子友因殺之是以詐力相先而（所偷以相之殺假相先）
僥倖于一擊也（亦乎兵也）此非大將之道
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産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晉不懷有屈産良馬垂棘之生得能物也）
伐虢公曰是吾寳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公
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
諫且少長于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
于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旣病則（言昔冀伐虞後冀反受害亦惟虞救之于用兵以雪恥）
亦唯君故（言虞報伐冀使病故稱虞强以說其心）今虢爲不道保于逆

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虢稍遣人分依客舍以聚衆抄晉之邊邑）
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
晉越虞而伐虢魏越趙而伐中山其事類也魏取
中山而不能有卒歸于趙晉下虢而并虞有之蓋（時吳欲下蜀先主時在荊州忌之）
虞晉不敵不可以收漁人之功也虞公不自量欲（謂過虞若欲有獸當先過晉不宜與之并也）
爲晉先驅蓋亦利虢之滅非專貪賄耳虞請先而
晉猶主兵可見虞貪而淺晉詐而深
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
伐虢滅下陽（晉猶主兵不信虞）先書虞賄故也
夫虞虢之滅脣亡齒寒之喻也然而非也脣亡齒
遂不能獨存乎當晉假道伐虢使虞之言曰虢苟
破滅以子女玉帛歸晉而以土地畀虞則假之道（虞自當并滅虢則可以抗晉）
不然則否蓋越人都鄙而設之版道路中梗勢甚
不便譬之六國晉則秦也虞則韓魏也虢則齊楚
燕趙也韓魏折于秦齊楚燕趙尚可爲歲月之計
齊楚燕趙折于秦而韓魏障其間寄命于肘腋之（此蓋爲所有則虞在晉腹中豈能久）

下豈能一日晏然哉蓋國勢強弱不同若劉裕伐
姚泓假道于魏崔浩以不假之道必代姚受敵而（虞不假道亦有此患）
否季龍約李壽中分天下龔壯不可以晉旣滅而
與之爭天下則強弱異勢虞虢之成範可戒也
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多魚齊地名）（齊方伐何以使寺人漏師）
漏洩兵機也夫機泄則兵失勢故陰符一合而再
離三發而一知敵雖聖智莫之能識若阿朮使海
牙來言渡江之期而伯顏不答阿朮自來伯顏曰

此軍事也可使餘人知我實乎善夫鬼谷子之言兵也必匿端隱貌逃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

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

虢之敗戎桑田也意失之于晉而得之于戎乎此與越不備吳而爭盟齊晉相類故小國之君屢敗

猶可存而勝則易亡以君驕而衆疲也

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也稔熟

新書以虢公好諛出亡而問其御曰我之亡何也其御曰以大賢也天下之君皆不肖疾君之獨賢也故亡虢公喜據式而嘆曰賢者固若是苦耶逃行而去遂餓死賈子之言亦滑稽之雄哉然古今實有此事若苻堅出亡而發此嘆似不爲過也

三年 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

結江黃以制楚也江黃小國投足不能重輕而必欲結江黃者江黃遠齊而近楚以江黃爲間則楚之情形外露而使楚內抱危疑法曰方其疑惑可師可服

四年 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牛馬風逸蓋末界之微事牝牡相誘曰風言雖馬牛風逸牝牡相誘亦不相及喻遠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侵蔡以伐楚則楚不及覺故曰不虞此用兵之奇也

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公周大保召公奭也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禹貢荊州貢菁茅包匭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南巡狩涉漢船壞而溺故問之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

師進次于陘不服罪故

楚亦勁寇，桓仗義執言，不以王命震服之，楚不爲屈也。

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以進以退，其有禮意。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是時楚可以形服，不可以情服，故示之以情。

示其壯武，志不在戰也。伐之而勝，則足以爲威；伐之而不勝，則不足以爲威。重之，故愼之也。

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

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示楚以衆，則齊之不欲戰明矣，此所謂先聲也。

當時齊侯所恃者衆也，衆何可恃？以衆懼敵，僅可爲不知者道。

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以言竟土之遠。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言其險固以當城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桓公此舉欲服楚以制諸侯也，其在事實有

齊桓結江黃以制楚，本是虛勢，非實勢，惟畏楚之深，故犄角以爲牽制之策也。若實用江黃，則江黃之力亦易盡矣。當時召陵已涉楚地，且自春徂夏，師既淹久，度楚之君臣乃欲以老吾師也。師老財匱，兵家所忌，若曹公、苻堅之敗，皆是遠涉不習水土，正所謂雖衆無所用之耳。惟齊桓節制之師，亦師老則自當退以盟。不易敗，而威名已著，足以懾敵，故結盟而退，得告作桀易耳成事。不然亦殆哉。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申侯，鄭大夫。當有供給之費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東夷，郯、莒、徐夷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可知當年亦以師老爲慮。若出于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申侯亦陳人。屝，草屨。齊侯說，與之虎牢。還以鄭邑賜之。

尉繚子曰：患在百里之內，不起一日之師；患在千里之內，不起一月之師；患在四海之內，不起一歲之師。孫子曰：久則鈍兵挫銳，力屈殫貨，甚言兵宜

速也。觀申侯有遇敵而不可用之憂。濤塗有師出
陳鄭國必甚病之慮。則知雖節制之師而不能無
擾無疲所謂久而利者。誠未之有矣
秋伐陳討不忠也。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
陳陳成歸轅濤塗。之
陳大夫但知爲本國計。不知當年伐楚之師係天
下全局。本圖利國而適爲兵端故謀國者以明太
勢爲本

晉侯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蔿爲二
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
蔿對曰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愼焉三
年將尋師焉焉用愼
驪姬欲害羣公子故云將用師然此何事而乃斥
言也
及難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較乃徇曰較
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

重耳先逃之可也。若此時不較。則以身試于鋒刃。
是成獻公之過矣。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終

陳眘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闇公評閱

僖公

五年 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于是江黃道栢方睦于齊皆弦姻也（道國在汝南安陽縣南栢國名）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小國之托于大國近者可恃遠者不可恃也弦非無備恃遠而忽近耳楚伐之甚易齊救之甚難何得不亡

晉侯復假道于虞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輔車牙車）公曰（迂論）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文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王季者虞仲之母弟也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于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明透）且虞能親于桓莊乎其愛之也（其言絕痛）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患其偪盡殺之）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俊語）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眾神之名言虞不及臘祭之期）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能斷）

虞公用之奇未必遂不亡猶可少緩之也司空馬所云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國勢至此不大可哀哉智伯不用智果而別族為輔氏虞公不用之奇而以族行不能存國而存其宗忠臣之心愈苦矣

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上陽虢國都在弘農陝縣東南）問于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

公其奔（鶉火星也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傅說星時近日星微焞焞無光耀也言丙子平旦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此皆童謠言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謂夏之九月十月也交晦朔交會）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是夜日月合朔于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周十二月夏之十月）

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西榮也）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向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蓐收西方白虎金正之官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賀夢亦復何益雖亡者必亡而亦之矣）舟之僑曰衆謂虢亡不久吾乃今知之以其族適晉

乃知天之將亡人國未有不先告戒之者也

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不更傑）

操璧牽馬不足以爲恥而媵秦以屈辱之咎人過劍閣而嘆曰劉禪眞奴才也當移以贈公

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凡貪而忽名者可貨而賂故沛公西入武關欲以二萬人擊秦軍張良曰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將帥以小利失事者多矣）俱西襲咸陽沛公因其懈擊破秦軍夫破秦難事也以利先之何其易歟

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惠公既庸便不及文公）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重耳在狄而夷吾不奔狄以兩雄不竝棲一旦入國先後之際不便也（其適梁也便欲賴秦夫惠公爲入國計捷于文公故得先入）

夏諸侯伐鄭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待圍而城之雖不時城亦已後時矣

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楚子退舍武城猶有忿志而諸侯各罷兵故蔡將許君歸）

趙武城、楚地、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圍許以救鄭。兵法所謂奪其所愛則聽矣。此法有利無不利 故孫臏告田忌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戟。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諸侯伐鄭而楚圍許。諸侯不得不釋鄭而救許。是楚一舉解鄭之圍而收

功于許也。是使楚得操制我之勢也。夫爲諸侯計。莫若挾鄭以要楚。但恐許易下鄭難下 楚若下許。則我亦下鄭。楚若復許。則我亦復鄭。不然。楚逸我勞。我反爲楚所致矣。

七年 春。齊人伐鄭。孔叔言于鄭伯曰。智者之言 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

能弱者必能强。惟不能强者自不能弱也。于强弱兩無所居。而卒至于喪亡。此爲通病。鄭之殺申侯。雖因濤塗之譖。亦非但說于齊亦以示絶楚耳以申侯本由楚而仕鄭。則殺申侯。固足以說于齊耳。

八年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于采桑。傳言前年事也。平陽北屈縣西南有采桑津、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

以敗不相救爲無恥。然戎狄亦狡詐。善設伏。從之。或墮其計中也。

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後觀之伐驪戎亦以不盡爲恨

不大創之。彼不得懼也。若武侯擒孟獲而窮七縱之威。爲一勞永逸之計。

虢射曰。見錯所爲盡大法則終身創使得氣大後未易服也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言一期之後、狄必來伐晉、

澶淵之役。寇平仲欲以策困契丹。邀之稱臣。曰。如是可百年無事。卒不聽而與之盟。後雖無事。而宋之弱形見矣。收之而不論猶虞其所□況棄利而去乎當不知禁例者何等矣縱敵生患。則梁由靡之策爲長。

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明期年之言驗、

即何得使之不來惟來而不能爲我患此常得中

策故突厥寇太原封倫以擊之而後和爲恩威兼 千古一轍

濟若今歲不戰明年必當復來也

九年 夏會于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將下拜孔

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

下拜登受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宰孔先歸遇晉侯

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

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

君務靖亂無勤于行晉侯乃還

東西南北不遑寧處此桓之所以霸也宰孔卽以

爲識遠略之不知何云修德矣宰孔之意乃在晉 晉之內亂與秦相爲也

亂耳

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

亂里克殺奚齊于次殺公子卓于朝齊侯以諸侯之

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齊隰朋帥師會秦師

納晉惠公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其言多

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秦伯雖納夷吾而私心常利晉國之亂以天下之 其納惠公也聞曰置服也非置德也

勢不在晉卽在秦惟恐晉之爭霸也

十年 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卽狄又不能于

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蘇子雖無信而假手于狄是以夷狄戕中國也苟 所謂同舟之勢也不得不救

滅溫之後聲罪而致之討庶幾得全之道乎

晉侯改葬共太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曰夷吾無

禮余得請于帝矣將以晉畀秦對曰臣聞之神不歆

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君曰諾

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

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于韓 總之見晉侯不能安其國耳

咄咄怪事此等皆爲後世妖賊作俑

十一年 夏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

門 揚拒泉皐皆戎邑及諸雜戎居伊水雒水之間者 王子帶召之也 甘昭公也召戎欲因以篡位 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

曰平戎者譏之也戎晉所欲用者也是時晉仍失周不失戎（圃于冀北者猶用戎古今同也）其平戎者爲戎非爲周也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楚之滅弦也弦子奔黃弦滅而黃自不能免矣

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楚丘、衛國都、郛、郭也、）

設險至國都而險益微矣然衛弱國也（此真楚之城郭不同耳）不能及遠以保都爲幸耳

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孟達叛魏司馬懿討之倍道兼行八日至其城下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二千里聞我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歎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懿攻破之遂斬達此皆恃其僻遠然新城（地形指實聘脈）近蜀遠魏黃近楚遠齊其地勢又不同也此而不備豈足存乎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王子帶奔齊（前年子帶召戎伐周、故王治其罪）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仲下卿、王爲加禮、以上卿之禮饗之、）

齊使管子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則是晉能得戎要領也至悼公太收和戎之利益晉居山右能驅使諸戎如王浚劉琨以胡戎之去留爲強弱也（此于今事亦頗切今人思高淡二公耳）

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不言位而言職者、仲位卑而執齊政、故欲以職專之、）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仲有大功于天下其宜世祀也如漢高爲魏公子無忌置守塚也仲柄齊而執國政使高國之鼓不

嗚仲豈（仲雖執將柄而猶秋則與高國所以安齊國也）不念高國爲天子守乎以霸齊而匡天下

固非仲不能矣

十三年 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致戍守于周桓固勤王乎然戎與淮夷皆來病中（勤亦自有故）國者桓暮氣也

条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子桑有誤百里有道言雖同而意不同）施而報君將何求（言不損秦）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

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欲爲父報怨）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雍秦國都絳晉國都）命之曰汎舟之役（明年秦饑乞糴于晉晉人弗與）

秦伯遍詢羣臣以觀其賢否而意實先定蓋知惠公忍而無親秦欲傾之是以晉專爲怨秦專爲德（知與之爲取）昭烈所謂操以急我以仁者也晉在秦度中久矣安得不敗

十五年 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於匡以待之

救徐而次于匡乃是畏楚而不敢往也（然亦能進救）

秋伐厲以救徐也

厲在徐楚之間伐厲則楚當踰徐而赴厲乃楚卒敗徐者（致之而不來則楚得專而諸侯失勢矣）不能知楚之情而楚又料諸侯之必不能待如於厲故弗救也

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

徐恃救則力懈齊畏楚則氣奪故陳將吳明徹之攻壽陽也北齊王琳拒守大將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頓軍不進諸將咸以强援爲憂明徹曰彼結營不速進其不敢戰明矣于是疾攻壽陽竟克之盜馬武爲茂建所敗以武恃王霸之援明日復戰霸閉營固守示不相援武戰自倍乃知兵固須（蓋霸當出人不意援也而使賊內阻其道不同也）援亦時爲援所誤耳

晉侯許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河外河南也東盡虢略從河南而東盡虢界也解梁城今河東解縣也華山在弘農華陰縣西南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徒父秦之掌龜卜者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據其所見雜占而言之涉河侯車敗詰之主秦伯之軍涉河而晉侯車敗也不解故請問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巽下艮上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於周易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亦秦勝晉之卦也今此所言蓋卜筮書雜辭以狐蠱為君以喻惠公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巽為風秦象艮為山晉象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周九月夏之七月孟秋也艮為山山有木今歲已秋風吹落山木之實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

凡戰以固久人心皆以晉為曲秦為直則人心已不固何可久耶蓋敗一也而古人有善敗若晉惠公乃不善敗者

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惡其不孫不以為車右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步揚郤犨之父

師克在和不和于軍不可以出陳

乘小駟鄭入也鄭所獻馬名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臨戎畏懼而變其常度將與人易心而變化人意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狡戾也僨動也氣狡憤于外則血脈必周身而作隨氣張動外雖有強形而內實乾竭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

凡人馬必相親而後可使故吳子曰寧傷于人慎弗傷馬固也但馬必乘產之說蓋嘗疑之如興師伐人則人為主我為客豈伐秦必須秦產伐鄭必須鄭產而後可戰耶抑大宛月支之馬越數千里求之將安用耶是水土服習之說亦未可盡泥矣夫遷於地而又能為良斯為良馬觀小駟還濘當是馮本邪佳或實未調習以之嘗試故及懼而變

遂與人易

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言必敗)壬戌戰于韓原

苻堅使王猛率衆伐慕容暐暐問秦衆多少中書侍郎樂嵩進曰慶鄭有云秦衆雖少戰士倍我衆

之多少非所問也可謂善言衆寡矣

晉戎馬還濘而止(還便旋也小駟不調故陷泥中)公號慶鄭慶鄭曰(慶鄭以晉侯必敗不復顧國故言如此)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輅迎也將獲秦伯)鄭以救公誤之(慶鄭不知將獲秦伯呼使救惠公遂誤其師)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

晉獲秦伯必殺之秦獲晉侯必歸之天固當與秦哉若魏王逐赫連昌而入其宮夏人覺之閉門而索之將得之矣卒緣婦人之裙以免赫連昌逐之而反爲魏人所執其事頗與此相類也

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反首亂頭髮下垂也拔草舍止壞形毀服)秦伯使辭焉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瑕呂甥也)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恐國人不從故先賞之于朝)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貳代也圉惠公太子

懷公)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于所賞之衆)

矯稱惠公之命聚國人而賞之國人皆感私恩而泣(其在國也恨之其被執也憐之亦人情也)以見善言之能感人

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太子圉)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立君則能自強)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

晉作州兵而兵制大變一變（總爲簡便之兵）于內政再變于州兵也州二千五百家率一家起五人則是一萬二千五百人孔穎達曰以州長管人旣少督察易精故使州長治之審如州兵之制則亦幾于盡數調發矣揣晉當日之意以舉國之民皆爲兵是舉國而與秦爲仇耳豈知其階厲哉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陰飴甥、即呂甥也、食采於陰、故曰陰飴甥、王城、秦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

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善爲繕令）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

（晉亦未可立圉若立圉而秦歸惠公則如之何）以德歸秦實以怨刼秦不反惠公必立圉以拒之無立圉之心而有其勢也

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緯爲晉言然秦之情勢亦自不得不爾）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蛾析、晉大夫也、）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敕之當得其用）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餼、非糴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有文上文公之事矣）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

司焉（征、賦也、秦置官司、以征河東之賦、河外列城五之地、至是始歸之秦也、）

秦欲服役晉故其置君也置所不堪者其立文公不得已也迫子圉逃歸必將背秦是以召文公納之耳當惠公之獲也秦寔欲歸之雖無呂甥之辯必不更置君明矣

十六年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伐厲以救徐無功而還是與之期而敵不來奔命也

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汾入）（乘鄭取邑）

兵者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勝信矣（是時悼公初歸未能用其衆）

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

天子以四夷爲守京師孤注藉援于列國之戍而周室日卑矣周世受戎狄之禍者也（周時在洛而有戎難則戎與中國雜居矣）非秦漢大創之寧侯五胡而後雲擾哉

十七年 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

時僖公在會而季孫滅之故不爲之諱諱則曰取不諱則曰滅

十八年 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銅鐵之屬）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楚金利）故以鑄三鐘（古者以銅爲兵）

漢景帝時吳王濞之反亦恃國有鑄山之利晉時廣州刺史鄧嶽大開鼓鑄諸夷因此知造兵器庾翼表陳夷人伺隙若知造鑄之利將不可禦此以中國防夷狄也沈休文有云上古以銅爲兵後世易之以鐵而引此事爲証此可見上古兵器少而精也今西夷兵器最精（兵器粗惡不堪亦能使兵敗士氣怯）亦多用銅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燬衛文公）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訾婁衛邑）狄師還（邢主兵）（獨言狄還則邢留距衛邢所以終爲衛滅）

請臣請妾非特已自激厲亦以奮國之臣民所謂怒我而怠寇也（衛亡國之餘不書以畏以拒狄）豈徒靦然而人面哉使宋之高宗亦能慷慨自厲擇良臣猛將任以心腹何患二帝不復歸耶

十九年 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李衛公曰兵者詭道也托之陰陽術數太公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毀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問神太公以爲腐草枯骨無

足問散宜生發機于前而太公成機於後也若耿恭之刺山而飛泉湧出長孫晟見雨血而以爲虜當被滅天人之交殆眞有感焉至裴行儉討突厥營壘既周遽令移就崇岡衆謂咸已就安不當勞擾行儉促徙之是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服問何以先知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蓋安設營壘須擇高阜貴陽賤陰營壘既就而特出將之常道偶値風雨軍吏遂

詫爲神而行儉恐洩勢故秘之實非有異也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不書取梁者主名）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小寇當備將宜以寇懼其民）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此十八年事）

大凡兵有三一曰形一曰聲一曰實卽以城守言之盡力以守而外救不至爲敵所破者實也其他則敵示我以形而我爲形所懾矣敵愚我以聲而我爲聲所震矣爲形所懾者僅十之三而爲聲所震者則十之七也蓋聲有頃刻數十變者有一夕數十驚者雖斬之不能定而民于是乎潰矣昔唐太曆中城涇州段秀實爲留後刀斧將王童之欲爲變夜半焚草場秀實令曰救火者斬之童之居外營請入救火明日斬之馬文淵在隴右傷縣有執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郡請閉城發兵援特與客飲笑曰燒虜何敢犯我耶怖急者可

床下伏人服其鎮定乃知不爲形與聲所撼者必精智之士與經事多者爲能耳

二十年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滑近于鄭自當依鄭叛鄭受兵固其自取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

善用小國者須審離合當楚漢之際漢勝則諸侯叛楚楚勝則諸侯叛漢視兩國之勝負爲去就此

猶強弱未定也若敵強于我而小國傾從我而拒（勝則來我敗則往）（此當一州之推也敵）
敵者其心不能齊也韓魏不嘗率五國之師以攻（若使敵國雖大而無志四方者又不當以此論也）
秦乎秦師出函谷而五國皆敗走豈非積威勢之
所劫耶
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
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
多露（懼多露之濡己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汚辱）
隨大小國所覩為向背必隨有懲于諸小國小國

親隨叛楚而楚又自度未能得志故不極兵威取
成而還然隨非有大志自不得叛楚而有深謀亦（為隨計其得勿攻難支西隨而不取矣）
自不當顯然去就也（言將圖吳也）
二十二年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
此矣（宋公被楚執子魚以為禍猶未）
人各當揣度才分稱量本末齊桓晉文爭霸而伐（宋襄見小國則強見大國則怯所以威德皆失）
鄭可也宋襄爭霸而伐鄭不可也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五行志以為妖）

辛有（周大夫）伊川（周地伊水也）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
（計此去辛有過百年而云不及百年傳舉其事驗不必其年信）
自南北交割衣冠之俗淪於左衽陽九百六蓋符
歷數披髮而祭與狄泉之讋相類氣機先動而後（智者察其機其次驗其事最下并其事情矣）
人事從之也若唐之破突厥魏徵之議屈于彥博
然終以魏文貞之策為長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

禦之者親禦之也孫氏兄弟亦有輕躁之患嘗與（將闘非大將法也况人主乎）
太史慈奪戟幸衆至而解耳堅卒為祖軍所害權
亦幾為魏將所陷况雄略不如孫氏者哉
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言有備待不虞者勝）
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此之謂）
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
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於升陘
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魚門邾城門也）

兵凶事也將死官也何可易言哉吳子之論兵也
一曰戒戒者雖克如始戰故曰先戒為寶今魯侯
以千乘之尊親與邾戰觀兆蚤見獲則失於輕佻(發覺蚤則是恥國君矣)
不能持重固可戰而虜也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
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弗聽冬十
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
未既濟司馬曰(半渡可擊)(子魚也)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可成大功)

之(既濟而未成可擊)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
而後擊之(後戰)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
(左右)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為襄于今為笑也)
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
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
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因阻擊之猶恐不勝)且今之勍者皆
吾敵也(以致果為務)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胡耇元老之稱)明
恥教戰求殺敵也(明設刑戮以恥不果)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
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凡論是為明透)三軍以利用
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
儳可也(儳巖也未陳阻而鼓之)

孫子曰以水助攻者強非必以水灌城惟借水以
助我勢使為我用雖敵人百萬之眾我出奇以勝
之斯轉弱為強得水之助也(泓之戰阻水也)孫子又曰客絕水而
來無迎之于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而吳子亦曰
苟與敵相遇大水之傍須知其廣狹測其淺深乃

為奇以勝之敵若絕水半渡而薄之蓋孫吳所言
正泓戰之勢也泓之戰觀半濟可擊意吳起所謂
舟楫不設無用車騎直與楚徒兵步戰耳(阻人于半渡固無用車也)古人毀
車成行步戰本利出奇使襄公能以三軍之事一
委子魚而子魚用孫吳之術當宋人既成列楚人
未既濟已是一勝一負楚雖有良將安所用哉故
高歡伐西魏宇文泰拒之渭南諸將以眾寡不敵
為憂泰曰高歡越山度河及其新至正可擊之潛

令軍人輕騎渡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軍李弼謂泰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為要訣）可先據渭曲遂進至渭背水爲陣命將士偃戈於葭蘆中日晡齊將見泰軍少兵亂不成列泰乃鳴鼓擊破之豈非以水助攻者强耶襄公儒者子魚以爲君未知戰信矣故陳禹謨引容齋續筆以爲國家大策係於存亾幸而有智者陳至當之謀荒愚之主暗於事機不旋踵而受其禍敗誠篤論也

丙子晨鄭文夫人芈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時……）文公夫人芈氏楚女姜氏齊女也柯澤鄭地　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師縉楚樂師也）

君子曰非禮也戎車不邇女器

觀楚子示芈氏以俘馘所謂折馘執俘也秦始有首級獲首賜級而弊紛然若晉武帝時刺史石鑒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鑒備大臣我所取信而乃下同爲詐義得爾乎遣歸鄉里終不復用益冒級之弊狄武襄詳言之大意謂軍士爭級多致相（成少保曾以此言戒軍士）殺又其間以首級爲貨賣于無功不戰之人（必至之勢）願一切寢罷豈非計功弗便於折馘耶況首級施於虜猶可者以虜首易辨也若捕盜而計首級未有不殺良以冒功矣以民與賊實無從辨別故討賊者（桂文襄公論此事甚明切）以盜即我民不斬級不獻俘惟計其成敗以爲賞罰庶僞冒杜而爵賞實三軍爭奮矣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四

陳眉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闇公評閱

僖公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乘宋襄之敗而伐之其執詞也曰無忘桓公之德故盟于齊而宋不會（宋不會齊猶有圖霸之心也）是以伐之夫宋襄固有恩于桓者也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遠見）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此似范子之說也）

得臣恃才而凌上子文知其終不爲人下也故遜位以避之得臣在子文度中矣是以子文以功名終而得臣不免於難（子文深于老氏者也）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

力弱而戰戰必不勝不若出奔爲萬全（戰敗而出則難于復入也）

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魏犨）司空季子（胥臣）

（臼季也時狐毛賈佗皆從而獨舉此五人賢而有大功）

凡公子出亡皆有從亡之士冀一旦反國而有從龍之功也管鮑之於桓公子糾伍胥之於太子建皆然而文公之五人獨著以其在外久而反國遲（更以事難見奇耳）

耳（如是其久）

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如是其困）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

文公以羈旅公子而從亡者衆惠公已入國有君（其難在此）矣安知後之有立從亡者之無二心也乎子犯之言以堅從者故曰天命也文公亦悟是以拜受之

及齊齊桓公妻之（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

者以爲不可將行謀于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姜氏奇女子）

重耳之于齊也以齊霸國欲觀其遺政乎且日冀齊之納我也姜氏知孝公之衰而不能納也故欲其去之惟恐不速（惠公已因秦入故文公欲久留于齊）

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文公之于齊也不猶先主之婚于吳乎曰有事同而勢異者不可一律也先主之婚于吳寄身虎狼之側不得已也文公之婚于齊雖志不忘返國而時有未可則莫若以齊爲安蓋文公志大而語夸苟非大度之主則必忌觀適楚而子玉請殺之則不若居齊爲少安明矣夫桓沒而孝嗣即久居其國豈足爲我患哉公子所爲不可以姜氏未能知我心也不然英雄豈無髀肉之嘆而反出兒婦人下耶（此論更妙齊之妻文公欲以安之也不可而後行則得姜氏之心而無後患且）

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此言殊難答）（只此數言已足）（大歸說此等語亦自不必）

文公雖爲亡公子而氣剛語直不屈於人雖幸有天命非保身之道也繆公初欲納文公矣而內實憚之乃先惠公然則其遲遲反國蓋爲此乎（以其有英氣也故所至之國知其有成亦以是故使人憚之）

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此所以得返國）

劉備寄寓有似養虎此忠智之士所不能嘿嘿以處此也然王景畧勸苻堅殺慕容垂而苻堅不聽以爲任有天命者自爲之可謂有人君之度焉楚子不聽子玉亦猶是矣（楚送文公于秦者以子玉既有他心恐其不並立亦甚處難也）

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子圉妻）

秦女五人懷嬴繆之愛女也子圉棄之而失國文（納懷嬴則其交固矣）公納之而有國二君得失之事在此而已後卒以爲夫人晉人所謂寵于二君者也

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匜沃盥器也揮湔也）（能剛能柔）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

夫子房于圯上老人欣然爲之取履子瞻以爲能忍望之似好婦驚之若懼虎真英雄哉

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此真相爾器識）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義取河水朝宗喻秦）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詩首章言匡王國次章言佐天子故趙衰通言之）

秦之納文公不得已也懼其懷兩端子餘以繆公好名故因其賦詩而下拜以實之使不得反顧也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羈馬羈紲馬繮）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

從亡之時君臣之分未定其禮亦未肅且在外久矣而未有成功豈無愁怨不堪之態耶故曰臣之罪甚多文范之不終于越亦以患難時未必無失禮也

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懷公遣軍距重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

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武宮文公之祖武公廟）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

文公豈若勾踐難與共安樂哉子犯于其入也要之以誓乃知從亡之臣皆憂深而慮遠觀賞從亡而不及介推則舅犯已深窺之矣（子犯非要賞也恨文之不終也）

呂郤畏偪（呂甥郤芮）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即日至）

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所斬文公衣袂也）（其人加足爲可用也）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君爲蒲狄之人於我有何義）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言若反齊桓已將自去不須辱君命）公見之以難告（告欲焚公宮）

齊公之於敬仲太宗之于文貞非徒藉其用亦見（人主欲得志于天下固不可無此機）

宿咎之心無不可化耳

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所以誘之之說必有[illegible]其不傳）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此三千人將之亦不可以忽）實紀綱之僕（新有呂郤之難故以兵衛文公諸門戶僕隸之事皆秦卒共之）

文公于呂郤之謀不能正辭以執之而潛行避其（呂郤之在[illegible]）難（火著也）則始入國而力未足以制也蓋亦危矣呂郤已誅猶留外兵國之未易如此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文公求納）（亦是異人）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絏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讐匹夫（雖論）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以秦爲之援（從亡之人與在國之人必不相能須以道化之使其輯睦此[illegible]）而或撫其內或營其外文公所以歸國爲易（之後第一難事也）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

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執二子則其辭不順）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王弗聽使頽叔桃子出狄師

王與鄭相惡而出狄師是室之不和而借援于鄰也非特藉援于隣也直借援于盜以一快其忿招豺狼而責之禦侮亦何惑哉

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

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禍本）又通于隗氏。（王所立狄后）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王使頹叔桃子出狄師）我實使狄，狄其怨我。（何畏狄之甚也，蓋亦以失寵而怨耳）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王曰：先后其謂我何？（人將惡君）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何又適鄭）處于氾。（鄭南氾也）大叔以隗氏居于溫。

杜：原、毛皆采邑。

御士幾何哉，而堪禦狄？且其時叔帶素寵而權臣孽后擁之，至于越在坎欿，而國人不聽王出，則義必不勝，出奔而免于難，亦其幸也。夫王一念之微而輕謚親納狄后，非所謂人欲耶？至其及于禍也，如火之燎原，不可向邇，故曰欲勝義則滅。

（狄并及立狄女，後黜狄女而出奔，又適鄭，則王之反覆無常，倏彼倏此，益亦可見）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既已出亡矣，雖好異冠何害？鄭伯必其有他情而託此以爲名而殺之乎）

人臣不敢求異，以異生無常，求異者，人主之所惡也。

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官守王之羣臣）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二子周大夫）天子凶服降名，禮也。

讀忠宣制書而知哀痛之詔實足悚動天下，非徒以其文也。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

弟仕焉。乃往得仕。（深機）

孫子曰：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若慕容垂、姚萇皆身爲苻堅重臣而乘機伺隙以圖恢復，蓋不入其國則不知其陰事而無以觀其變也。（垂萇之入秦，一以庇身，一以觀變）

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杜預以爲惡其不知恥）

壯征錄曰：善用兵者，因其釁而已。釁應于我者謂

之機見於彼者謂之隙今夫禮至衛人也衛邢之仇讐也久矣乃用其昆弟使巡守焉此邢所謂隙而衛所爲夜行之道也然禮至之出也必以得罪於衛而出其入邢也必欲與邢共謀衛也信之深則任之固矣夫諸侯之亡既有謀衛之心則謀衛之言必易入不欲聞入不知其適爲人大夫所至無不禮而用者所所間也謂楚有才而晉用之也今邢乃受間焉此受降之難也不可一律論也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荀文若之言也

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侯今爲可矣晉文侯仇爲平王侯伯匡輔周室使卜偃卜偃晉卜人名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黃帝與神農之後戰于阪泉之野勝之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乾下離上大有之睽☲☱兌下離上睽大有九三變而爲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大有九三爻辭也三爲三公而得位變而爲兌兌爲說得位而說故能爲王所宴饗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乾爲天兌爲澤乾變爲兌而上當離離爲日日之在天垂耀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言去睽卦還論大有亦有天子降心之象乾尊離卑降尊下卑亦其義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大叔在溫故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于是始啓南陽

夫挾天子以令諸侯天下之大義也本初所以失曹公所以得也然秦晉共納王而晉獨享其功者

晉親近而秦疏遠也故同一尊王在內者易爲力在外者難爲功若克用之忠于唐百倍朱溫而不論內外之勢甚明然使一有難得於下亦不必功能臣同庭熾忌必生耳禁朱溫者以朱溫在內也宇文泰忠于魏智勇勝于高歡而不能制高歡者以高歡在內也昭烈奉衣帶討賊欲召外兵除內難事宜無成哉

秋秦晉伐鄀在秦楚界上小國楚鬭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申公子儀息公子邊戍商密商密鄀別邑二子屯兵于析以爲商密援

秦晉納王晉獨辭秦師而下專收納王之功皆就所近收功耳秦晉

伐鄀。秦獨收商密之利。一顯名。一厚實也

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析楚邑。隈隱蔽之處。係縛輿人。詐為克析得其囚俘者。昏而傅城。不欲令商密知囚非析人。（伏隱蔽之地可以用詐）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見縛囚故疑取析。見盟歃故疑二子已與衆叛。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商密既降。析戍亦敗。故得囚二子。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不復言晉者。秦為兵主。遂圍陳。納頓子于頓。

此詭形以詐敵而敵墮我計者也。若种世衡之于元昊閒野利天都也。世衡既閒野利。欲并閒天都。乃置祭境上。作文書于版以弔。多述野利與天都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雜紙幣。伺有虜至急焚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人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亦以此得罪。（亦必其國中已有可閒之情。故因而實之耳）蓋詭伏設詐。則使敵不疑也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不以此易彼）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伯貫周守原大夫也。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狐溱狐毛之子。

武侯曰。得原失信。古人所惜。蓋信立而後可以出令。信為萬事根本焉。尉繚子曰。令者一衆心也。衆心不審則數變。苟數變則令雖出衆不信矣。夫令之之法。小過無更。（所失者小。所全者大也）小疑無止。上無疑令。則衆不貳聽。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

二十六年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先犒師則可以兼戰而解）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齊侯既為此言。則其意亦欲講成矣）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

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此猶是春秋時詞令。若在戰國時。不可用矣。然齊孝公或欲修霸業。魯人已爲輸誠之詞。則亦足以塞意矣。（齊人本意不過如是。）

秉閔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

齊宋皆與晉。魯獨與楚。卒之刺買以說于晉。兩失據矣。

秋。楚成得臣鬭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得臣驟勝而驕。故當晉文而不懼。

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當年勢已屬晉。凡勢之所在。如晨風之趨北林也。

小之事大。在審天下之交。而揆盛衰之勢。惟能擇交而任勢者。斯乃爲智矣。（然宋欲即晉且永賴。疾晉以召兵端。當伐宋。）（而新使楚人不怒而未去得行。乃爲善謀耳。）

二十七年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子文時不爲令尹。故云使。（子文之不戮一人。即輔翼麟所為人不犯法。何所戮乎。）終朝而畢。不戮一人。欲委重子玉。故略其事。子玉復治兵於蔿。子玉爲令尹。故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蔿賈伯嬴。孫叔敖之父。

夫楊素之治兵也。臨戰輒求人過失而斬之。而軍志亦曰。能殺士卒之半者勝。其次殺其什三。其次殺其十一。是威克愛之道也。若必以鞭七人貫三人耳。而遽罪子玉。則非矣。意吳子論將有五。一曰約。法令省而不煩。必子文約而子玉繁。以是爲優劣耳。（秉吳約亦當之而得其發。）蓋孔明罰五十以下皆親覽。可謂繁矣。然讀書止求大意。可謂至約。（然中無齊首之疾。）陶公竹頭木屑。可謂繁矣。用法得法。外意可謂至約。若蔿賈所言剛而無禮者。以其平日所短言之。知其後之必敗。而非即言其治兵之失也。（此爲過論。）因蔿賈之言。而即擬議其治兵

之失此所以成後世之惑。曰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内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三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

子玉褊衷之人故疾之者衆觀楚殺子玉而晉文喜楚享晉文而子玉以爲莫若圖之則知楚材雖文謂必折子玉之謂也鉅實無有出其右者意子玉者特不可獨將而所將又未可太過其量耶若姚興之于楊佛嵩也[illegible]其驕也故常須抑而使之使之討赫連勃勃憂其驍勇不可制配兵不過五千竟爲勃勃所執而葛榮之于侯深以深能臨機設變少與之師卒能成功兵固不可一律哉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晉下軍佐原軫也。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大意不欲救宋之人也。

曹衛懼而親于楚欲以禦晉既解齊宋之圍復修怨于曹衛伐曹衛而楚必救是使人不得不至者害之也凡解圍之道疾趨而救之其功少出奇以撓之而使其圍自解則其功多蓋亦致人與致于人之別也故蘇峻攻大業而陶侃急攻石頭峻救之而大業自解晉王救劉仁恭而攻潞州以牽梁晉破潞州梁軍乃解去此君常勢自明耳

于是乎蒐于被廬被廬晉地。作三軍。晉獻公作二軍今復大國之禮。謀元帥

管仲申明軍政而諸侯已服是以諸國爲將者也此論亦爲霸發故不任將若晉則用戰者也用戰者而可不謀帥哉齊用列國故桓歿而齊易弱晉自爲戰故文歿齊用虚晉用實而晉世長諸夏以用人者易弱用己者恒强也中權制謀不在使勇故也

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説禮樂而敦詩書而意氣計謀自知敦詩説禮爲何事耶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賦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

車服以庸報其勞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趙衰以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讓於狐毛而佐之（狐毛偃之兄）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欒枝貞子也欒賓之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爲右

魏元忠曰魏用栢直韓信輕爲豎子燕任慕容評王猛以爲奴才蓋國家安危之主有必勝之將而無必勝之兵晉之是舉也文公自爲將彊力善謀之臣甚多而郤縠有巾褐儒雅之風故其謀元帥

（歐陽公有云近臣所舉多俗吏材幹之[illegible]）用敦詩書悅禮樂者取其能受人言而不以己長（[illegible]）（世之患讒矣）蓋人也若君不在行而擇帥必當取剛而能斷者（讒後以也故備論之）以荀林父之好善而至于喪師以其不斷也故從君則取其能和獨將則取其能斷也

（吳子云晉文召爲前行[illegible]而王圖伯[illegible]所考）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不詐以求豐多明定其辭不二）

（僞重言信也）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順少長明貴賤）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桓公內政而寄軍令文公大蒐以示民禮皆得治（欲戰勝者先治軍欲軍整者先治國）國之本意所謂不勝而自勝者也經畧宏遠非後世可幾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

濟（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五鹿衛地[illegible]）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先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故曰上德胥臣司空季子）

凡文公所舉二帥皆非從亡之臣不但拔才之精（人主所人親者不必重重者不必親情勢相參則皆得其用）亦以示公于國也

公子買戍衛（晉伐衛衛楚之昏姻魯欲與楚故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語云兩姑之間難爲婦魯之謂也何不擇一而從

之耶曰以國托人非易事也晉文公初入其功未立魯未知所從也故其難如是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磔晉死人于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輿衆也舍墓為將發冢）師遷焉曹人兇懼（劉鎮與朱齡石伐蜀亦因其兇懼而攻之）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墓險阻又孫子曰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如何靖曰用衆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倘主將有所疑忌則羣情搖羣情搖則敵乘釁而至故安營據地便乎人事而已（便人事一句為尤要）若澗兵陷隙之地乃人事不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敵乘我丘墓故城非絕險處我得之為利豈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說兵之至要也（深知取舍之利）故傅俊軍士發塚陳尸而郅惲以為宜收傷葬死從之所向皆下又按田單之誑燕將曰吾懼燕人掘我城外塚墓僇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

其欲出戰怒自百倍此與曹晉事相類而一勝一敗者即墨以舍墓為忿而曹人以舍墓為懼即墨以田單為城主是以轉敗為勝耳

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軒大夫車）

唐虞建官惟百曹小國也而乘軒者三百人冗官（官冗則食耗食耗則兵弱）莫甚於此

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猶勵也）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

管子之治國也以國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則君尊令輕則君卑故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曰益令者死虧令者死不從令者死治國且然而

況治軍乎軍誌有曰殺一人而萬人懼者殺之頡之違令自當借頭行法但罪同而罰異何以示公將無顛孤根之人犨功臣之後有不同耶抑二人（析辯精至）之違令或顛實造意而左氏不明言耶若以犨勇而釋之則勇者必將數犯令何以制之敗道矣韓非云載顛頡爲文公所最愛隕涕而斬之而百姓皆懼故能狀有功也

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

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張儀所謂其願甚慴也）（不許齊秦之請）喜賂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必自戰也）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垓下之戰漢王以韓信彭越兵不至入壁自守卒用子房計韓信彭越皆往而藉卒敗蓋敵多則力分晉之陰用齊秦所以分楚之力也（是時晉雖主兵然齊秦無利亦不可用也故以宋賂致之）

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申叔戍穀）二十六年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

子凡是非成敗皆可預必所難必者年耳中道夭折若孫破虜豈不令乎言增嘆耶即漢高得天下春秋亦已高矣所謂老謀成事誠天之所置哉

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

此三志者晉之謂矣

孫子曰知彼知已知難知易所謂允當者度量稱也即我之權衡也楚成王亦可謂知彼知已者矣（子玉不服則晉霸尚未成也楚所以去之無成晉之名也）

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

將有五難若子玉者所謂速忿可侮也（子玉大違人情何以能濟）

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楚有左右廣又太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

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

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故李陵以數千之兵卒陷于虜。夫兵不貴多，亦不厭多者，惟明于分合耳。（楚子知必敗矣，少與之師者，欲子玉知難而止，師戰而敗，其勢不重，則所失者少也。）

按六卒爲子玉宗人之兵，則私卒也。家蓄私卒，鬬氏幾爲禍于楚國。

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此請亦難作答）（曹伯見執在宋，已失位，故言復衛封曹。）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更高）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

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于楚，而後復之。）執宛春以怒楚。

孫子曰：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張預曰：觀其喜怒，則動靜之理可得而知也。若拘宛春以怒楚，子玉從晉師，是其躁動也。諸葛遺巾幗以怒宣王，宣王終不戰，是其安靜也。故動與靜，得自主也。

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

請復曹衛者，楚之示德于二國也。子玉此舉亦爲能手。今私許復曹衛，而使之告絕于楚，二國不知楚爲已請也，是以輕于絕楚而重于德晉也。（子玉宜先以此情告曹衛，不宜先請之晉，使晉得爲之計。）

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英雄之言）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亢，猶當也。）

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不明其誘人作言而通）退三舍。

屢退以驕之也。伯顏與海都交兵，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爲怯。伯顏曰：海都懸軍涉吾地，必誘其深入，乃一戰可擒耳。諸將必欲速戰，恐失海都，誰任其咎？諸將不聽，而海都脫去。（綱得以魚者，委而順之，其必師也。）蓋晉臣之謀，在必得子玉矣。（宋王之戒曰：大司馬擒弗與濮戰也。）

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

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

召陵之役以不戰爲主不得已則戰城濮之役以晉不勝楚不足以霸與前恒異勢必戰爲主不得已則不戰蓋晉之謀臣衆子玉終當墮我計也

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恐衆畏險故聽其歌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喻晉君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公疑焉

酅丘陵險阻之名背酅而舍憑恃險阻此言子玉善置陣所謂去國

遠鬪其鋒不可當晉侯是以詢之輿人是役也晉侯兩詢之輿人可見文公之能用衆也

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貞子、欒枝也、水北曰陽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

猶操之於漢實乃漢賊也智者一決而不猶豫此假虛著以蓋實患也

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盬嗻也是以懼

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故伏、腦所以柔物

晉文銳欲圖霸而內憚子玉是以妖夢入焉馮異所謂大王愼重之性也子犯詭言以解之此時須得解事之臣相助決策即受土得國之類及所解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而曰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也中有實有至理

子玉使鬬勃請戰勃、楚大夫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詞致輕脫非禮也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

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煩鬬勃令戒勅子玉子西之屬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

楚愈驕晉應之愈暇暇則整整則不可敗矣楚汰不若晉之文也

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韅、在胸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修備、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古之善用兵者敬正不敬奇孫子所云陵壘旗幟以決勝者也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有莘故國名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具己巳晉師陳于莘北

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管子曰器械功則

伐而不費又曰不試不藏夫至是而始伐木益兵不巳晩乎意此地形勢狹隘旁多草木不便列陳故伐木以益兵者卽豹韜所云亟廣我道以便戰所斬除艸木也益兵者地廣而後五萬二千五百人皆可容耳車戰山林茂穢有止車禦騎之患自須清明無隱然伐木爲兵器軍中時有之亦不可盡非也

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

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右）

有攻其瑕而勝者攻瑕則堅者氣奪矣有搗其堅而勝者攻堅而瑕者披靡矣惟我之兵不能盡精將不能盡良嘗秘之使敵爲不可測也其他則莫若詐泄而我已潛易如狄漢臣萬勝虎翼軍之類敵信我堅而不知乃我瑕敵信我瑕而不知乃吾堅則我不可測而敵自疑矣武編有云以將聞于天下者易將不易兵以兵聞於天下者易兵不易將此爲至要

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却）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曳柴起塵詐爲衆走）楚師馳之

唐太宗與李靖論兵曰凡兵以前向爲正後却爲奇若我軍不却則敵安能致之來哉夫佯敗引退皆致人也若垓下之戰韓信先今不利却乃詐敗也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退乃眞退也韓信自當

項籍觀韓信却而項王未嘗追信則知項籍善布陳矣劉寅曰胥臣以師犯陳蔡此卽向前爲正也狐毛設旆而退欒枝曳柴而遁此卽後却爲奇也此與霍邑之戰同皆以奇爲正也但晉誘楚而右軍少却建成墜馬偶合出奇之道耳假使當日晉退而楚師知其詐則左師尚可全也城濮之制子玉垓下之困項籍太宗之禽宋老生如張羅網以縛猛虎不可以得奇正之變哉

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横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

蓋曹公之陣先出合戰爲正後出横擊爲奇衛公之陣車徒居前爲正馬軍䟐盪居後爲奇奇正相（論奇正最精蓋兩人各得力處言之其實不可拘于一律）生如循環之無端或横擊或背擊不可執也若栗園之戰齊神武小却高昂與蔡儁横擊破爾朱兆臨洛之戰諸軍皆却李晟横擊田悅大破之則横

擊之功大矣夫楚之右師既已潰而楚又誤爲晉軍所誘晉以兩軍夾攻之晉勢重則楚不戰而自潰矣子玉收卒而止猶見子玉之能遠非世将所（平論）及也祁山之戰馬謖全師皆潰獨趙雲鄧芝收其卒而不敗将之能收者寡矣

（李勣所爲得黎陽倉則大事濟矣）

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於衡雍作王宮於踐土

孫子之言兵也止十三篇可謂約矣然於軍食也三致意焉不曰取用於國因糧於敵則曰軍無輜重則亡無委積則亡無糧食則亡又曰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蓋師行糧從古人用兵貴持重而惡輕脱者以營壘之設亦大半爲保護糧食計耳自（此言近事也給折色平居則貴糴而兵貧有事則買食而民饑國家之大患在乎是也）不給本色而給折色於是三軍有饑渴之患而道路繹騷矣夫糧食者軍之腑臟也仲達所謂焉有人遺其腑臟而可以生者耶按經云毎人日支米二升今晉軍五萬有奇以毎人二升筭之毎日應

米千石有奇三日館穀是食楚三千石有奇而馬（善算）之芻粟不與焉若如孫子二十石當一石則是省晉六萬石有奇也按筆談云運糧不但多費而勢難行遠予嘗計之負米六斗卒自攜五日乾糧人餉一卒一去可十八日若計復回只可進九日二人餉一卒一去可二十六日若計復回止可進十三日三人餉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計復回止可進十六日三人餉一卒極矣若興師十萬輜重三

也。一難復加矣。運糧之法。人負六斗。此以總數率之也。其間隊長不負。樵汲減半。所餘皆均在衆。更有死亡疾病者。所負之米。常以均之。則所負常不啻六斗矣。若以畜運。則駝運三石。馬騾減半。驢一石。然芻牧稍不時。畜輒死。一畜死則并所負之累棄之。較之人負利害相半。

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駟介四馬被甲。徒兵步卒。）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既饗又命晉侯助以束帛。）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周禮九命作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士也。叔興父大夫也。三官命之以寵晉。）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大輅金輅也。其服鷩冕。戎輅戎車也。其服常弁。）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彤赤弓。玈黑弓。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矣。）秬鬯一卣。（秬黑黍。鬯香酒。卣器名。）虎賁三百人。（周禮虎賁氏以虎士三百人先後王而趨。侯伯始受此賜。）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從來至去凡三見王。）

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錫。晉文受策。未為太過。而後之禪受者。皆濫觴於此。夫能為帝室除殘去穢。竭其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此言愈見武侯款誠）孔明所謂。十錫猶可。何況九耶。

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弁以鹿子皮為之。瓊玉之別名。次之以飾弁及纓。）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孟諸宋藪澤。水草之交曰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大心子玉之子。榮黃即榮季也。）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惡其無勤民之心）實自敗也

宋李允則為房州刺史。城北舊有甕城。允則欲合大城為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為供器。久之。聲言盜自北至。遂下令捕盜。移文北界。興版築以護神祠。卒就關城。濬濠起月隄。（不費力）自此甕城之人悉內城中。允則又徙浮圖於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此皆因民之俗而機用寓焉。以楚俗好鬼

使子玉能因夢設權如田單之於齊未必不足震（此亦用兵之一奇）服民志也然子玉之所以不與神者亦自有見所（所見當闢不得以此非之）謂將在軍禁機去祥者是也其敗固不在此

旣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子弟皆從子玉死言何以見其父老）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孫伯即大心子玉子也言欲令子玉往就君戮）及連穀而死（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也）

或疑子玉雖材有足取而軍敗身死法之無可如

何者也不知國有一定之憲而刑罰亦世爲輕重故國大而威不振者宜糾之以猛爾時楚僭王猾夏其勢方張不患其無威則子玉可以死可以無（楚之中軍不敗則子玉猶可以不死）死觀淆函之敗秦伯不殺孟明邲之敗晉侯不殺林父而其後未嘗不得志愛惜人才豈當以失刑之罪罪之耶（若去一敵國）

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爲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

心大志雄不辟患禍子玉當是姜伯約一流人物（然亦是所對者劉耳）實事不佳耳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於澤（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亡大旆之左旆（大旆旗名繫旐曰旆通帛曰旃）祁瞞奸命（掌此二事而不修爲軍令）司馬殺之以徇於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

疏晉侯在行閒傳言司馬殺之而不言晉侯則知（言司馬能舉其職也）晉之軍政肅矣孔疏云風於澤者爲別失牛馬又然軍中亡失大旆之左旃故杜云掌此二事劉炫

以爲不失牛馬非也

舟之僑先歸（以先歸）士會攝右（代舟之僑也士會士蔿之孫）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於晉獻俘授馘飮至大賞（獻楚俘于廟）徵會討貳（徵召諸侯將冬會于溫）殺舟之僑以徇於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顚頡祁瞞舟之僑）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觀晉惠返國作爰田作州兵則知小惠遍於民足

重耳一戰而霸旣足令遠近畏懷而內治其國不

得不重賞罰益出政之始臣民所觀望所謂立武（此晉事發明子玉之不必死與軍令合）以威衆誅惡以禁邪與楚當日之勢又逈不侔也（各有意）故李綱之論爲將者以爲威信未著則必有所假僧以立威然後士卒可用而功名可成如威信已著則不必耳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

或是師晉倂節兵之意分軍以禦狄狄人輕剽來如風雨恐我力不繼故分軍以禦之[illegible]番迭出是一道也（荀吳伐戎合車爲行取步戰也則[illegible]）或是晉欲作三行故假禦狄爲詞考晉作（徒兵車少非軍之常制故名行[illegible]）三行而旋廢當爲禦狄權設未必即僭天子六軍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五

陳省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闇公評閱

僖公

三十年 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此是兵機）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

晉侵鄭固試兵于鄭此用兵之巧也而狄遂肆兵于齊豈爲知吾虛實哉益盛衰無常其盛其衰皆因中國之間百密不當一疎矣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不能不作擊憤）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言至情者事之機也）

唐張嘉貞曰昔馬周起徒步太宗用之能盡其才（馬中令遇主時已四十餘矣可憤）甫五十而歿使向用少晩則無及矣陛下不以臣爲不肖必用之及其時後衰無能爲也然燭之武

之言自是憤詞語云壯者力焉老者謀焉間秦之此作定不[illegible]事固當屬之老謀也

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鄭近于秦鄭在秦之東故云東道主若先武備使命爲北道主人也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設版築以距秦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

西封肆申也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illegible]爲鄭守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以亂易整不武秦晉相恃而還相攻更爲亂也吾其還也亦去之

鄭燭之武猶趙張孟談也之武之言曰晉難厭也亡鄭必闕秦孟談之言曰亡趙二君爲之次其能使秦與韓魏之君甘心以從之者不過惑于利害之說耳觀秦人反爲鄭戍[illegible]惟重耳初霸故秦但戍鄭而不能爲晉害未知鄭國之情又其論不可自欺之武適會其機耳惟智氏將亡故二國反而智伯身死國分爲天下笑也

三十一年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今罷之更爲上下新軍河東聞喜縣北有清原趙衰爲卿從原大夫爲新軍帥

晉得志于天下而勤勤然以狄爲慮作軍而謀元帥此晉所以覇也豈獨志軍制沿革而已晉嘗收狄之用亦嘗以兵勢威之惟我君其重故能用之也

三十二年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然其與狄平者知不能一舉滅之兼厚怨也

狄嘗滅衛若乘亂而報之亦不失爲丈夫也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晉都柩有聲如牛管輅別傳曰民動兵憂其應在物在物則山林鳥獸也夫雞者兌之屬金者兵之精雉者離之鳥獸者武之神故太白揚輝則雞鳴熒惑流行則雉驚各感數而動是以晉柩牛响果有西師鴻嘉石鼓鳴則有兵不專近在于雞雉也又隋書漢王諒反周羅睺行絳晉呂三州諸軍事乃爲漢王流矢所中而卒送柩還京行數里輿馬自止策之不動其

年秋予仲隱忽夢見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設弓劍刀箭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是日絳州城陷乃知將殞而柩有聲事固有之耳

卜偃（偃不卜何以先知當是聞事告我秦謀先泄也）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

國有兇事而西師適過軼我則人情必兇懼卜偃故詭托以安衆卜偃不待卜而言將有西師所謂千里襲人其誰不知也大凡開剏之主必三軍所

震服特襄公初立或未嫻軍旅假詭托先君之命（兵事萬端或虛或實不過欲使敵震服耳）氣自百倍即如荀吳有事陸渾而夢文公啓之竟致克捷當亦屬詭托未必實事耳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三十年秦使大夫杞子戍鄭）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

鄭知之而有備秦特無功耳不足爲秦患曰行千（時又未知所之）里其誰不知者慮晉之要擊耳（有喪文公始薨能不備之乎）夫秦不獲逞志于鄭而旋師是歸師也所謂投之死地人自爲戰千里死鬭其鋒不可當正孫子所謂歸師弗遏也乃晉竟敢邀秦師者何（形同情不同不可不審）不知千里襲人必輕兵也法曰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

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以千里而趨利必多委軍而糧食難繼兵法之大忌也

漢末梁州賊圍陳倉拜皇甫義眞爲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拒之王國圍陳倉久不下衆疲敝解去皇甫嵩進兵擊之卓曰兵法歸師弗遏嵩曰不然所擊疲師非歸衆也遂獨進擊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乃知歸師弗遏非所論於襲遠矣（當求其情）

蹇叔哭之曰（徒哭無益欲公思其言而止其師也）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

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

有新進喜事之人當有老成遠慮之士若宋仁宗時西戎方熾韓魏公琦為經畧招討副使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時范仲淹守慶州堅持不可尹洙為秦州通判兼經畧判官一日將魏公命至慶州約范公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當自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耶以今觀之但見敗形未見勝勢也洙歎曰公于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敗于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韓公也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于度外仲淹未見其可洙議不合遽還魏公遂舉兵入界既而師次好水川元昊設覆全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魏公遽還至半塗而亡卒父兄妻子號于馬首者幾千人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聲震天地魏公不勝悲憤乃知置成敗于度外者臨事也揆度成敗者先事也若先幾不審則後悔無及臨事回惑則擾擾不休韓范二公固當論其合耳

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在弘農 水經注云其山[illegible]）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此道在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嶔故可以辟風雨）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按東崤長坂數里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崤全是石坂十二里險不異東崤皆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後亞夫擊吳楚而趙涉遮說以為吳王必置伏於殽黽故能料師之勝負未足為巧蹇叔趙涉料設伏必於殽乃為至巧耳料敵者非料事即料人若秦秀聞賈充為大都督以伐吳亦欲哭以送師是但知賈充之不才而不知吳之必亡也能料人而不明於料事豈得謂之審哉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

兵車大將居中御者在左秦無大將故御者居中

不下。但居左右者。去冑而下車也。
超乘者三百乘。超乘、謂超上車而乘之、蓋欲速也、
三百乘。亦二萬人有奇矣。千里襲人而用車。人且議其輕脫。則知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輕速。非輜車重大。日行三十里者矣。因秦師之輕以見車戰不爲重遲後人用車而敗者乃用之不善而非車戰之必不勝也自北狄用騎。劉岳用麻札刀以勝之。然民素與虜。鬪聲股栗。棄刃先潰。豈能禁之哉。欲制北狄之馬。須修復車戰。而席益以爲古人彼此皆用車耳。若彼徒

我車。已有侵軼之慮。後人每以車敵騎。其敗固宜。恐非通論。特東南沮洳之區。險隘之地。自不宜用車也

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孔明行兵亂堅重以爲人輕脫非堅而不[illegible]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輕則寡謀。無禮則脫也、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

凡師大輕則脫。太重則鈍。故輕則危。太重則無功此兵之常勢也。然皆因乎兵主。太輕則脫矣。而一人之兵。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馬隆不以三千人轉戰千里。破樹機能萬衆乎。要隆惟能出敵不意而奇謀間發耳。太重則鈍矣。而賞信罰必。分合爲變韓信不以三十萬衆破項籍數萬于垓下乎。要信惟能謀定而戰耳。輕○重○之○宜○非○儒○者○所○知○也將之爲道。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必盡知用兵之害。方能遠害而就利

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乘四也、韋熟革也、鄭商將獻牛於秦、故以四韋先、曰。寡君聞吾子將步

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衞。且使遽告于鄭遽傳車、今之驛遞也、

弦高可謂能權矣。夫事有不暇請者請之。將失事機。救荒與用兵是也。宋嘗出病衞之士戍邊。賞賚至再而不及鎮兵。沈括以爲衞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勅書矯制賜緡錢數萬。驛聞。詔報之曰。此須行之失。非卿察

事機。必援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

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何。（使秦戍自取麋鹿以爲行資、令敝邑得閒暇、如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二子皆奔則秦已孤孱矣）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曠日持久。師老財匱。我旋師而人已議其後矣。凡謀有似巧而實拙者。如秦穆之襲鄭。漢之誘虜人馬邑。皆拙也。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爲此言以爲兵名耳）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

新主嗣位。取威決勝在此一舉。晉奕世擅霸。實賴此也。（原軫善于決機）故縱敵則數世之患。盡敵則數世之利。亞子以梁人幸其喪。謂我不能軍。乃乘其怠。擊破梁軍。

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染其衰而加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

蹇叔能于數千里外料秦。孟明當機不能避秦。若天下事局外則明。而躬親則昧者多矣。若殽之役四馬隻輪無反者。意殽之嶔巖。爲巖險隱伏之藪。晉設伏擊之。而秦不能脫也。（其地兵而薄一勝不能接其伏）不然。孟明豈不念蹇叔之言。而終爲晉所扼乎。夫或曰往矣。或曰反矣。此秦之言耶。抑晉之言耶。殆晉以誤秦。而秦遂爲晉所誤也。

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晉。於是始墨。

勞師以襲遠。不待智者而知其必敗也。孫子曰勝已敗者。立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言不待戰而勝也）晉敗秦于殽是已。

文嬴（襄公嫡母）請三帥。使歸就戮于秦。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隳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

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使歸就戮於秦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古來委任之專若敬仲景畧皆内以治國而外以威敵矣要二子皆知兵優於孟明遠甚當穆公之遣三帥也孟明曾無一言半辭焉意孟明賢大夫也軍旅非其所長乎夫疆埸之事一彼一此始雖垂翅終竟奮跡穆公之引過有君人之度矣

狄侵齊因晉喪也

觀狄因晉喪侵齊則知殽師晉非得已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白狄別種也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或自討以威狄也或因其免胄入狄狄爲目焉晉師乘之而致勝也特左氏不詳其事耳考顔真卿返葬面貌如生晉卞壼墓見發亦如之且爪甲俱穿達手背亦異矣

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

昔人謂孔明躬耕南陽意在延攬天下豪傑則知草廬非無意當世者矣將無古之躬耕皆釣奇者耶

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

晉大夫多良矣猶能求于癈族蕃其臣之能進賢其君之能用人非後世可及也其霸不亦宜乎

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

以先軫死敵故進之所以勸忠也唐玄宗時王海濵與吐蕃戰殁時忠嗣尚幼入見玄宗帝撫之曰

此去病孤也須壯而將之因賜名忠嗣人主留意疚節若此則人臣安得不勸乎（余讀[illegible]爲大都督[illegible]淮南[illegible]日賞[illegible]人）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薦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尚有遺才焉威公之賞（止此一事能行賞罰則人才自出在能力行耳）鮑叔高帝之封鄂君可以爲法矣若晉文公伐鄭而賞郤子虎子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蓋賞貴博也使踈遠者皆爲我用是

在明賞哉

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所謂賞功不專與上賢不過等也郤缺雖登卿位（非徒論軍政又徒列卿殊務）而未有軍列魏絳和戎受賞而止佐下卿晉愼重軍政若此

楚令尹子上侵陳蔡（子上即鬬勃、）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三十一年瑕奔楚、）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車傾覆池中水）外僕髡屯禽之以獻（鄭之外僕髡髮而名屯者禽瑕殺之）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鄭文公夫人、）

車覆而不能救必車之制失也考工記云一器而工聚焉者惟車爲多凡察車之道必自載于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無以爲出也不微至無以爲我速也註曰樸屬堅固也鄭司農曰微至謂輪至地者少言其圜甚著地者微耳著地者微則易轉故不微至無以爲疾速此車之理也然車有死地者十車又貴知地形故

太公曰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陷潰前不能進後（其如馬倍之論何）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若能遵考工之制而軍中又能用熟知地利者主三軍行止雖車戰我不敢以爲迂也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泜水在魯陽縣、）

張預曰我欲必戰弗近水迎敵使不得渡我不欲

戰則阻水拒之使不得濟夾泜而軍陽子退舍欲使楚人渡子上亦退舍欲令晉師渡遂皆不戰而歸夫兵出不徒歸能無勝無負亦未爲失也

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爲知非誘）（晉退）相約涉水而伐其師是犯順也退舍而自棄去是違敵也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楚退晉涉）（楚濟）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

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商臣怨子上止王立己故譖之）

兵法曰勢因敵家之動動而得失爭焉晉楚兩軍隔水相對宜如蛇蝎之相制輕動者敗不得不兩（陽父本無戰備故爲此言以誑子上耳然□□）相持若漢高敗曹咎于汜水鍾繇敗郭援于汾水（待敵人之進狩墜以是敗于泜水要當相持以俟隙不宜輕進退也）皆是因其輕渡半涉迎擊乃知爭山而先據夾水而先涉兵有形同而勢異者不可不察也然夾水而軍若馬燧之于田悅則又異焉田悅之壁洹水也知馬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齎十日粮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欲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鳴鼓角而潛師趨魏州令曰聞賊至止爲陣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悅衆渡即焚橋燧行十餘里悅果率兵踰橋乘風縱火燧令勇士五千人陳而待比悅至火止氣少衰燧縱兵擊之悅敗走橋橋已焚衆赴水死者不可勝計此夾水而軍造橋以自（燧非欲誘悅一戰耳）

渡并以誘賊之渡尤爲奇也要惟燧知田悅欲以不戰老燧師故燧得安然造橋逾洹耳

文公

元年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衞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匡在潁川新汲縣東北）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衞及南陽（今河內地）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語有學議）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衞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

凡兵以義治之之謂正（無非欲以義服衛人）以大義號召則天下服

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

夫以見伐求和為不競必報伐而後假辭于人以（此陳人欲歸惡于衛而自為功也衛人捕陳人）謝晉誰為畫此策者假令陳自為計較量利害必不若此故君子當自為謀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

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是亦執法之言執之臣之）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

張俊罷相李綱請寛之以責來効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談兵趙鼎亦云後有奇謀祕計誰敢復言者是武帝殺王恢誠不如穆公赦孟明耳孟明君臣之間可謂固矣何兩人相信之深而不能勝衆口耶

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不用良臣之言反使我為悖亂）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用兵屢敗而後悔者秦穆是也屢勝而後悔者漢武是也要之始未有不貪者也所得不足贖所失不足償老未有不厭兵者也穆責已以貪而秦皇漢武亦貪于權利雖英雄之姿貪固難免耶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代郤溱）王官無地御戎（代梁弘）狐鞫居為右（鞫居續簡伯）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明言三年將拜君賜）

秦之敗也皆秦為客晉為主也主客勞逸之數相懸而秦之用其民太數也故孟明增脩國政也重施于民民忘其敗也

戰于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原前時事並在僖三十三年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

先軫將中軍固執政乎乃公所立而軫黜之不疑可見大將無不得專幾與人主侔矣

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封常清臨刑抗表將死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汝為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

孔明貶黜諸將孔明殁而有哭泣至死者誠當其宜而服其心也狼瞫于原軫亦如是已（蓋此二人者皆奇士也）

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于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吳起謂武侯曰夫使一死賊伏于曠野追者莫不狼顧梟視恐其暴起而害已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為一死命固難敵矣狼瞫以一人而敗秦師所謂死命之用也（亦欲用其勇也）

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于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師固有不占而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君臣同心若會稽之棲（子餘之料秦可謂審矣秦二敗而晉一避秦此秦雖得志而晉終不失霸也）此白起所以終不肯伐趙也兵志曰君明臣良任賢使能上愛其下惠施流布凡此不如敵人辟之弗疑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王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經書人而傳書字傳釋經故云）

秦也謂之崇德

穆公悔過誓軍聞者皆為流涕春秋中不再見也尊秦崇德又何疑哉

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莊叔得臣）以其服於楚也

沈潰

沈不戰而鳥獸散沈之不國也久矣如水之瀉地（國之潰也其[illegible]情形如是）不待盆盎破碎而後橫流也故民猶水也兵猶水也魏元忠譬御兵如擎盂水在一俯一仰之間謂

其易流而難持也當其流溢不可復制已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王官郊晉地

孫季高汎海襲番禺城池甚固季高先焚舟艦悉力登岸即日克拔劉裕至潼關王鎮惡帥水軍自河入渭鎮惡泝渭而上令軍士持杖登岸既登容使人解放舟艦渭水迅急倏忽不見諭士卒曰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不勝則骸骨不返矣乃身先士卒大破秦軍此與濟河焚舟皆置之死

地所謂不得已則鬬也

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

凡死將之人子弟名曰死憤之士故慕容垂過參合陂覩徃年戰處積骸如山爲設吊祭焉

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一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公孫枝舉孟明者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君臣之際始終不替固難言之况孟明累敗之餘舉士固有絀伸詎不信哉

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告于周欲假天子之威以伐楚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凡兵有虛實要使敵不可測耳夫伐楚以救在九

天之上江之被圍在九地之下也晉伐楚救江則其奔告于周道遇楚將而旋師皆用虛者也苟實之不繼則敵無所畏忌而我所操以制敵者窮矣夫惟有所挾者常可以制敵故可挾以制楚者莫若商臣之罪狀苟張皇六師鳴鐘鼓以窮告楚自救不暇敢悍然稱兵哉若此可謂善用虛者爾

四年 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秦已稱霸于天下矣曰報秦實何能報秦哉

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降服素服也，出次辟正寢，不舉去盛饌，鄰國之禮有數，今秦伯過之）。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孫權城武昌，下令諸將曰：昔雋不疑于安平之世，刀劍不離於身。況今處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輕忽不思變難哉。故明主于敵國外患，迫不啻處漏（江濱無與于秦，故秦猶懼之，若與秦接壤，其勢相倚者，則不啻唇齒也）舟之中矣。

五年　初，鄀叛楚即秦，又貳于楚。夏，秦人入鄀。

呂奉先之無成，多因無恆耳。如此反覆，何以立國。

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子燮滅蓼（蓼國，今安豐蓼縣）。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夫楚之于小國，猶博者之用梟也。欲食則食，欲握則握。六叛楚而即夷，是與楚以名也。夫近于楚而遠于晉，其存與亡無可如何者也。故一與一也，雖附大國亦無益，宋祖之下江南是也。若小國尚多，則以事大爲安，以其欲僭以招攜也。

六年　春，晉蒐于夷，舍二軍（僖三十一年晉蒐清原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使狐射姑將中軍（代先且居），趙盾佐之（代趙衰）。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易以趙盾爲帥，射姑佐之，河東汾陰縣有董亭）。陽子，成季之屬也（處父嘗爲趙衰屬大夫），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

按五年，晉趙成子衰、欒貞子枝、霍伯、臼季胥臣卒。霍伯、臼季即先且居、胥臣也。故六年蒐于夷，命賈季將中軍，趙盾代其父爲中軍佐矣。處父乃易其班，穀梁以爲處父啓言于晉侯，而晉侯漏言，致不容失臣云。然其時處父身爲太傅，而趙氏世柄晉國，卒不能禁也。豈宣孟如夏日可畏，而從政新，未能行令乎。抑處父侵官，雖盾亦不能庇之耶。衛大將軍不云乎：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職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

八月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且近于秦秦大而近足以爲援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

若立公子雍則盾不至受惡名矣事可不愼始耶（素亦非始料所及）

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

文公已入而未能定秦人與之紀綱之僕以爲衛可也公子雍未入而先與之徒衛安知晉人不疑

而拒我乎

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宣子與諸大夫皆患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

若不先立靈公則以臣抗主不順

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克先且居子代狐射姑）荀林父佐上軍（箕鄭將上軍居守故佐獨行）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

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

唐高祖欲先定京師裴寂以爲未可太宗曰關中郡盜屯結未有定主若失入關之機則彼將生計

乃疾引兵入關非太宗不能如此健決耳

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蓐食早食於寢蓐也）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從刳首去）

（也令狐在河東當與刳首相接）

秦爲送子雍而出師雖多未必過備晉以禦秦師

而出在立靈之後觀諸大夫俱在戎行則主客衆寡之勢秦自不敵晉矣惟是晉實召秦曲直則有所歸將何辭以謝秦哉且幼主新立人心未定安能保群臣中無持異議以取富貴者計自不得不決故潛師夜起間不容瞬耳夫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咎斯可謂赴之若驚用之若狂者乎

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令狐之曲在晉。故失地而不能報。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登之于上軍也）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士縠司空本）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晉禦秦師于堇陰以軍事奪其田也）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

謀元帥何事也。而大夫皆得操其說。軍政之失。（總言前事以見選帥不定）晉於是乎衰矣。

九年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

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陳師狼淵為伐鄭也狼淵潁川潁陰縣西有狼陂）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

始魏以蜀中惟有劉備。備死寂然無聲。而卒留諸葛亮出祁山。朝野恐懼。乃知用武之地。主少國危。怠戰則弱。故不得不連年北伐。雖無功猶愈于已。（亦以此矣）

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卿書名）

李衛公兵法曰。兵用上神。戰貴其速。簡練士卒。申明號令。召才能以任之。逃奇正以教之。如此則敵人雖有雷霆之疾。而我亦有所待也。若兵無先備（所以大寄乎）則不應卒。卒不應則失于機。而後于事矣。故呂氏（君常如敵王有命即曰斬旗也）春秋曰。兵欲急捷。所以一決取勝。不可久而用之矣。或曰。兵之情雖主速。乘人不及。然敵將多謀。豈（問將妙）可速而犯之耶。荅曰。若此則當卷跡藏聲。蓄盈待竭。與其持久。若廉頗之拒白起。守而不戰。宣王之抗武侯。抑而不進是也。予謂遲速各有機。當其宜

緩若趙奢堅壁二十八日不以為緩。（夫分皆兵机也）當其宜速。卷甲而趨。晝夜奔赴。不嫌其速。是在智將矣。

十年 陳侯鄭伯會楚子於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大藪也）

夫立國之道。為剛柔。行軍之勢。為强弱。然柔有剛之用。弱有强之用。斯內以治國。而外以威敵矣。至

若徒弱而無其用則畢飛欽翼亦大可憐之人耳

宋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田獵陳名）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復遂楚期思邑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子朱無畏皆楚大夫）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游獵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然則右司馬一人當中央）

右盂左盂將獵張兩甄也鄭攀杜曾等相與拒王廙廙使周訪擊之訪使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自領中軍曾先攻廙右甄訪于陳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訪聞鼓音知兩甄皆敗遂進兵大克之乃知所謂兩甄者即左右翼耳

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子舟無畏字）敢愛死以亂官乎厥貉之會𪺧子逃歸

節度使王承業軍政不修詔御史崔衆至河東交兵于光弼衆侮易光弼光弼怒乃令收繫衆頃之中使至除衆御史中丞中使出勅以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斬御史若宣詔旨即斬中丞若拜宰相亦斬宰相以兵仗圍衆至碑堂下斬之若光弼者可謂不辟彊禦不愛死以亂官矣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五終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

陳眉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闇公評閱

文公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防渚，麇地。)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潘崇，楚大師。錫穴，麇地。)

麇彈丸黑子，致楚兩被兵焉，以麇逃歸耳。然楚之伐麇，勝不足以為榮，不勝則足為陳鄭宋笑。若此者，當弗與輕戰，堅壁以老其師。彼既不能勝，則慮害之心自生，益不勝，雖足為恥，而少有蹉跌，尤足為笑于諸侯，則自舍我而去也。

鄋瞞侵齊，(狄國名。)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

左氏所載駟乘，凡一篇中兩見焉，皆以駟乘而敗長狄。以鄋瞞自恃其勇，不率部落，故得臣追之。四人共車，以一車而追一狄耳。若是，則所謂寅車也。

扶胥輕車與武士三人共載者也。凡能進取遠道，先行疾擊者為寅車，益戎車安而寅車疾。古未嘗(此亦言車戰不遠鈍。)患其遲鈍也。如後人追擊，則必用騎。古人特用馬以駕車，未有專用騎者。至秦乃有騎將，而六韜太公之言也。(晉兩被六騎，非太公書也。)乃曰一車當六騎，一騎當步卒八人，何耶。

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僑如，鄋瞞國之君，蓋長三丈。)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摏猶衝也。)(始皇時臨洮大人見長五丈，皆夷狄服，豈其類耶。)埋其首於子駒之門。(子駒，魯郭門。)

穀梁云：長狄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得臣最善射，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夫鄋瞞防風之裔也，其骨專車，乃知不誣。然形體太長，則不便于戰陣，未有不為人所制者。(異常之人以異技制之。)若王莽之徵巨無霸，真可笑也。

以命宣伯。(宣伯，叔孫僑如，以旌其功。)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在春秋前。)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皇父，戴公子，充石，皇

父名。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長丘宋地。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皇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故彤班獨受賞。宋公于是以門賞彤班，使食其征，謂之彤門。關門征稅也。以門賞彤班，故以彤班之姓名其門。晉之滅潞也，在宣十五年。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魯桓之十六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焚如後死而先詳者，欲其兄弟伯季相次。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既長且壽，有異于人。王子成父，齊大夫。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周首，齊邑。衛人獲其季弟簡如。伐齊退走，至衛見獲。鄋瞞由

是遂亡。長狄絕種。

長狄，外國時有之，至云長百尺，則亦誕矣。盖左氏所詳者形也，劉敞所別者類也，經世則敞之說爲密哉。

十二年，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若敖曾孫子孔。羣舒叛楚。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今廬江南有舒城。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平，舒君名。宗、巢，二國，羣舒之屬。

子孔新執政，假用兵以威遠。

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邑也。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林父代先克。郤缺將上軍，代箕鄭。臾駢佐之。代林父。欒盾將下軍，欒枝子，代先蔑。胥甲佐之。胥臣子，代先都。范無恤御戎。代步招。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衆心定，不得輕動，御兵之要也。從之。

深溝固壘以老敵師，而曰深壘者，深者高也，高壘以阻軍，亦是不同。魏元忠以亞夫堅壁、司馬懿閉營爲上策。有待其衰疲我乘間襲之者，有待其食盡，士卒自潰者，有求戰不得，持久不能，潛

師遠遁而我追擊大破之者。臾駢之[illegible]秦不能久，勢必潛遁，而我追擊之者也。唐太宗有疾，委軍于劉文靜，誡之曰：賊衆遠來，利在急戰，且宜持久，即此也。茲以趙穿、胥甲當門大呼，軍勢已泄，不得復出此謀，爾使秦力盡氣竭，發我銳士隨而擊之，秦即以精兵殿後，豈能全師哉。後王世充攻李密，魏徵以臾駢之計說密長史鄭頲，頲曰：此老生常談。徵曰：此乃奇謀深策，何謂常談。乃拂衣去。

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吾師也（秦人亦畏臾駢矣）

凡不明於敵人之將不先軍也。孫子曰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

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

秦伯以璧祈戰于河。

趙穿雖爲卿。亦未有軍行。何以得撓軍政也。蓋貴近之臣。不可與共軍旅。須借之以立威。不然則損我威而敗乃事矣。狄青往征儂智高。貴近有求從行者。青曰此青之所求也。然智高小寇。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擊賊有功則可。不然青軍中法重。恐青不能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卽奏取君矣。于是無敢復言求從行者

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

以輕軍掩襲上軍。穿若揣之。知其中必自有巧也

孫子曰。安能動之。張預曰臾駢堅壁。秦伯挑其裨將。遂皆出戰是也。

趙穿追之。不及。（上軍不動。穿獨追之。）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

宣子名爲嚴毅。而用兵乃不能制其下。其不至如林父之敗。幸矣。蓋穿之出也。知獨出而全軍必爲之援也。故能禁穿之出者上也。不然則任穿之出而假手于秦。次也。夫能禁其出與任其出而不爲之援。則趙穿亦不獨出矣。晉之去一穿也。猶去一贅疣也。去贅疣而不至于殺身。固求去之不暇。而又遑恤乎。

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

退兵爲綏。交退謂之交綏也。愚謂晉欲出戰而志未堅。故交綏。綏爲六轡之總。交綏者猶交和而舍

也古人善陳故歩伍整列畫地而守敵不得與我戰耳從綏者縱綏也得謂之退軍恐交綏便不得謂是交退也按司馬法以兩家車馬將士嚴整各執轡當陣有必戰之勢所以各防其失而交退是以綏為不戰而退軍之名也唐太宗曰兩陣相臨欲言不戰安可得乎李靖曰昔晉師伐秦交綏而退司馬法曰逐奔不遠縱綏不及我兵既有節制敵亦正行伍豈敢輕戰哉故有出而交綏退而不

逐各防其失敗者也孫武云勿擊堂堂之陣無邀正正之旗若兩陣體均勢等苟一輕肆為其所乘則或大敗理勢然也是故兵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必戰者在敵孫武云我不欲戰者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敵有人焉交綏之間未可圖也故曰不戰在我必戰在敵者孫武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敵無人焉則必來戰吾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

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猶缺也孔疏云詞强而進驅者退也張預曰使來辭壯軍又前進欲脅我而求退也此兵家之常然有反是者不可不慮也

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

涼王光遣子太原公纂攻金城天水公延攻臨洮皆克之西秦王乾歸使人紿延曰乾歸衆潰奔成紀矣延引輕騎追之軍吏諫曰告者視高色動殆必有姦延不從為乾歸所害乃知使者之來非審其聲當察其形（可論者言也不可匿者形與情也）使人莫遁耳故絺疵決韓魏之反亦以其有憂色而無志魏俠以孫暠目動言肆決其輕于去就而畢文嘆其有鑒也（魏俠爲鄧州刺史孫暠以來附俠決其必叛已而果）

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

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
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故爲將之道周密爲寶
而賈生之論六德也亦言仁義禮智信密
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孫子曰將聽吾計留之將不聽我計去之若趙穿
者豈可同三軍之政耶國語載河曲之戰韓厥爲
司馬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夫
賞貴下行罰貴上行者也何獻子舍豺狼而問狐

貍哉

十三年 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杜註云桃林在弘農華陰縣夫漢時雍州爲郡十
六縣二百三十一弘農郡十二縣有弘農縣未嘗
有華陰縣也京兆十二縣乃有華陰縣何得云在
弘農華陰縣耶若云元凱第就本朝言之則晉時
幷無華陰弘農二縣名矣至隋時始有華陰縣然
亦列于京兆郡秦地被山帶河四塞爲固故項籍
滅秦分秦地爲三秦。一曰雍。一曰翟。一曰塞漢高
祖初屬塞國後更爲渭南郡尋罷復秦內史名武
帝分爲右內史後更分京兆尹。領縣十二而華陰
與焉則知桃林屬京兆而不屬弘農明矣意桃林
之塞其名沿習已久故項籍亦因其稱耶今河南
有桃林寨在靈寶閿鄉相近而或以爲（潼關）考
守塞之事前此未之見夫山川丘陵而比之天險
亦有所不獲已乎然秦爲四塞之國而黃巢之亂

禁坑不備致使尚讓入之意所謂丸泥可封徒虛
語耶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諸浮晉地）趙
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生矣若之何中行
桓子曰請復賈季
國不以一人輕一人重哉然趙孟勤勤憂國古之
良執政也旄伯不云乎管子天下才也所在之國
則得志于天下隨會亦猶是矣

能外事

此何得輕許人世固有聲望有餘而幹畧不足若庾元規殷淵源者必若陶士行祖士雅我許之以能外事矣

且録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耻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

賤而有耻柔而不犯英雄而得黄老之術者也郤缺何知之深哉（言易行也）

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于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于朝

雖近狡獪亦見晉愛惜人才之至

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今河北縣於秦為在河之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

明是誘士會而秦伯卽使士會中有妙理

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

士會在秦未免有情已露歸晉之意于言外非示已無去心以要秦也

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語頗夸大不僅指士會一事但言之有蘊藉千載之下令人風流可想

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故示德于士會以合秦晉也此亦雅事士會之後）

劉累之胤別族復累之姓

按羊侃仕魏進爵鉅平侯祉其父常謂侃曰人生（侃本南人其父入北）安可久淹異域汝可歸奉東朝侃欲濟河以成先志魏帝聞之授侃大將軍司徒太山郡公長為兗州刺史侃斬其使者以狥魏人大駭令僕射于暉率衆數十萬及高歡等相繼來追侃且戰且行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口衆尚萬餘人將入南士卒並永夜悲歌侃乃謝曰卿等懷土理不能見隨幸適去留于此別異因各拜辭而去侃後為大軍

司馬及侯景叛梁攻臺城侃拒之景遣儀同傅士哲謂侃曰在北之日久挹風猷每恨平生未嘗披敘侃爲之免胄士哲瞻望久之而去其爲北人欽慕如此攷侃本傳稱其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云

十四年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八百乘六萬人）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此言小不能敵大也然有城小而堅圍之終不能下者顧守者何如耳夫邾雖小然考小國之能用兵未有如邾者也趙盾名既不順而以麇附之師六萬人臨邾所謂曾見以數萬衆頓于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是役也長轂五百乘縣地千里此兵家所忌

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廬戢黎及叔麇誘之遂殺鬬克及公子燮（莊王幼弱子儀爲師王子燮爲傅廬今襄陽中盧縣）

二子雖庸妄然挾楚子以爲重已成狐鼠之勢而誘致之易不煩甲兵傳紀楚之當與

初鬬克囚于秦秦有殽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作亂

時晉楚皆主少政在大夫其自相賊害者比比也晉雖以宣子當國而數年不競楚遂以覇莊亦資于多難哉

十五年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以一將而兼帥二軍此卽節兵之意亦其能分合也盖兵少則無贅累之虞獨將則無牽制之患故謂兵少必不能成功者非也但兵少則須將能兵精以奇取勝耳觀郤缺之事可見矣曰以上下二軍則特將也非傾國以從也入蔡者獲蔡大城也

獲蔡大城致蔡屈而爲城下之盟卽號召諸國之
兵而衆卿俱在行間亦不過如是而止則又何貴
乎多兵哉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
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能免乎已則無禮（執王使）
而討于有禮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詩
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不然何所不至）
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雖處亂世而違天犯順者終亦必敗（然亦視其勢與將而後論其成敗）故兵以五德
爲表裏者也

十六年楚大饑（因饑之兵）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
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山夷也大林陽丘訾枝皆楚邑）庸人帥
羣蠻以叛楚（乘人之兵）（庸今上庸縣）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選楚地百濮夷也）

楚人稀地曠苟能不失天時毋曠地利則率有水
旱有數年之積矣此皆農政不修所致也故爲國
者農戰而天下無敵矣曰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
所得爵（尤要）

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

楚已三面被兵矣恐中國乘其虛兵之故閉門以
示備然亦不當示人以弱也（不足者滿示人以有餘）

楚人謀徙於阪高（阪高地險）蔿賈曰不可

蘇峻之亂或議都豫章或議遷會稽王導不可曰
古之王者必不以豐儉移都（確論）苟弘衛文大帛之冠

則無往不可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
于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鎭之以靜羣
情自安繇是溫嶠等議不行廣循徐道覆敗劉毅
于桑落州時咸欲奉乘輿渡江以避其鋒劉裕曰
今重鎭外傾强寇內偪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
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急迫之時則不宜擾之）
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夫導與
裕所言非與蔿賈懸合者哉然南遷而國勢弱者

宋也。或謂使宋早遷。必無二帝之禍。宋之弱。弱于畏虜太過。畏虜太過。縶于二帝北狩。氣奪而不復振也。(此論亦未可遽定是非當以後事驗之)此亦事後之論歟

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蒍賈伯嬴也叔敖之父、)

吳子之論兵也。有四機。以張設輕重在于一人爲氣機。如蒍賈所言。乃氣機也。

自廬以往。振廩同食。(自廬振廩。王海爲襄陽之中廬。而或以今肥爲廬國。失矣、)

太公曰。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乃就食。爲止欲將。將不身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饑飽。古之名將未有不與士同甘苦而能成大功者也。獨霍去病少而侍中。史言其貴不省士。其還軍之日遺棄粱肉。而士卒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也。事多類此。則是敗道也。(子長于茂陵尚多微詞何論大將軍)意子長失志之人。故于大將軍不無刺譏耶

次于句澨。使廬戢梨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窗。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叔、潘尫也、)

凡因而逃歸者。(大將有逃囚而使爲間者虛者實之實者虛之是爲機便)必張大其事。見不及遠。夫起大師。必須重餉。(可謂明審)楚方當饑饉。於何而取之。且往返遷延。動費時日。(在得事機不在衆寡)事機又復有變。夫兵之爲道。如逐獸然。兎起鶻落。少縱則失之矣

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蚡冒、武王父。陘隰、地名、)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裨、鯈、魚、庸三邑。魚、魚復縣、)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

七遇皆北。(七遇皆北者。既示之弱。又引之入我便地也)而庸人不疑者。以楚當喪敗之餘也。庸累戰。浚入楚。張兩翼夾攻之。此新店之戰。幾敗于尹子奇也。

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

乘馹欲其速也分兵使庸不測不知所備（審機不可失）

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子越鬬椒也石溪仞入庸道）

此合而能分之效也法曰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分兵之妙在臨機不失）

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庸率羣蠻以叛楚羣蠻從楚子盟而庸勢已孤時（羣蠻無能爲也亦必委罪于庸以自解楚子因而撫之）羣蠻百濮乘楚之饑者如蝟毛而起遠近觀望在此一役若不大振兵威則楚已不國滅庸以救亡豈徒形見勢僂哉

十七年　晉侯蒐于黃父（一名黑壤）遂復合諸侯于扈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于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執訊通訊問之官）曰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亦是至言）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于鯈（其辭直）唯執事命之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强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趙穿卿也公壻池晉侯女壻）

小國也而執詞不屈致貴卿往質焉其事也創君子傷之矣

秋周甘歜敗戎于邥垂乘其飲酒也（歜周大夫邥垂周地）

必是兩軍既對壘而戎不戒肆志飲酒故出不意以勝之非兩國未有兵端乘其飲酒而擊之也凡（戎狄入中國當其分擾可乘之時多矣不必其飲酒也）宴飲亦軍中所不廢然一不戒若子反之醉而不能見有爲人所圖者矣陶士行飲酒有定限當歡有餘而量已竭殷浩等勸更少進侃愴懷良久以年少嘗有酒失故不敢踰

宣公

元年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

凡軍事賞不踰期欲民速覩爲善之利也罰不踰期欲民速覩爲不善之害也河曲至今八年矣而始討不用命者何濡滯也（此必執政有不同心者故也）

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

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與晉師相遇北林在鄭地囚晉解揚晉人乃還解揚晉大夫

盾之救陳宋不得已而應之也至伐鄭也惟敵自求乃遇楚不戰解揚被囚而旋所謂意欲歸禪志宣孟共政強于內而弱于外晉不知之也不在敵者耶趙氏無君之心固已久矣

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穿之計是欲致秦也然穿特盜兵耳豈眞有加于崇哉其心路人知之矣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宣子柄國數年要不爲不專矣乃其所爲未嘗令遠近畏懷也晉曰不競而楚且坐大宣子不得爲宣孟屢出師而無克敵之勳則其不競非必晉君之失史臣事後之言也無罪而皆委過于晉侯豈當日黨狐諸臣猶有曲筆歟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

按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兵車四百六十乘應三萬五千人有奇乃盡獲其甲車而俘者僅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可謂至少矣蘇氏所謂戰國之世民各推其壯者以爲兵春秋兵制見于此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豈但不可盡殺有以榮辱爲勝負者可見前代之兵精

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

狂狡自恃其勇倒戟以聽鄭人之出不虞以利器倒而授人反爲人所制也夫蜂蠆之毒所以自衛豈以一將之任可棄其所挾持者耶張遼單身誘昌豨曹公遣豨還而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曹公好奇亦爲此語

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勇而恒以易致敗

凡戰盡用兵之刃矣司馬法曰刃上察又曰刃上有此精理

果以斂言及鋒而用也

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呂氏春秋曰羊羹机差以未則不發戰大机也羹大忘弥敗）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斟何足責而宜戮）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

古者士人咸習射御則羊斟亦士人也且車戰托命于御奈何今日享士明日會戰而不及羊斟哉（華元治國有餘用兵不足故有此失）

亦見華元之疎矣故必用心于至密乃可爲大將

中山君所謂以一盃羊羹亡國以一壺飡得士也

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既已辦解）華元逃歸立于門外。（何爲逃歸）告而入

段疾陸春與從弟末柸攻石勒末柸爲勒所獲疾陸春以鎧馬金銀賂勒而請末柸諸將皆勸勒殺之勒曰鮮卑勁國也今殺一人而結一國之怨非計也（本無浚怨合之可以爲後交）乃歸末柸鄭不殺華元亦不欲浚怨耳

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叔牂羊斟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合猶會也）

在華元爲大度（華元詐敗效寬以收士心）元之于斟也蓋亦悔之矣

宋城華元爲植巡功（植將主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睅出目皤大腹）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于思多鬚貌）使其驂乘謂之曰（滑稽之言）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直是無可奈何語）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此亦可以治國不可用兵之驗也）

傳紀之以見華元爲將寛不可激以怒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焦晉河外邑）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陰地晉河南山北自上洛以東至陸渾）以

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知其難而易者至矣）遂次于鄭以待晉師

古人任事雖量力亦終不避難若動較難易亦令才氣自減司馬昭所言人心預怯則智勇俱竭強使之適所以爲敵禽也（後世使人多如此是以輒敗）然宋臣云昔人以爲難勉強爲之後人以爲難便不復有所爲夫畏其難而委之無可如何則又誰爲之者耶

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趙盾以鬪氏世爲令尹。紀此以爲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然趙宗競于晉、亦將斃焉。武之得免者幸（[illegible]）耳。若盾者見豪毛而不見其目睫者歟。

三年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雒水出上洛冢領山、至河南鞏縣入河。[illegible]）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瑞應圖以神鼎知吉凶、能輕能重。）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

自漢唐之末、强臣跋扈、火流殿廷、矢集帝室、而彝倫道盡、鐵服毁裂矣。若下勞問鼎、非分闌干、皆錄（[illegible]）

時無霸王、君子所以致念于桓文也。國策以周伐殷得九鼎、一鼎用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械器備具所以備者稱此、亦大誕矣。

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郟鄏、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illegible]）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illegible]）

周之末也、齊欲得九鼎、而爲梁所障、圖九鼎而爲（周在韓魏中）韓所蔽、（[illegible]）卒不得志。蓋地勢不便也。何況此時晉室方强耶。楚子問鼎、不過一時之言、未必王孫滿便能逆折其意也。然亦足覘楚子有非常之志矣。（[illegible]）

四年 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兵亦有禮。非必以兵遂非禮也。但齊魯始終以兵力加莒、故莒辭不受治耳。（[illegible]）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子文、子良兄。）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

凡性之貪狠者、恒與鋒刃相近。若徒以形與聲斷之、或有不驗也。（[illegible]）

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令尹子文卒、子越爲司馬。（即越椒。）譖子揚而殺之。（子文子、鬭班也。）

子越殺子揚、又殺蒍賈、（此論其濫。）不攻王不止。

子越爲令尹、又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于轑陽而殺

之（伯嬴、蔿賈也、轅陽楚邑、）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烝野楚邑、三王文成穆、）師于漳澨（漳澨漳水邊、）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皐滸楚地、）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于丁寧（伯棼越椒也、輈車轅、汰過也、箭過車轅上、丁寧鉦也、）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此言箭過車轅及王之蓋、）

朱泚圍奉天德宗與渾瑊對泣泚身衣黃衣蔽以羽扇俯瞰城內慢辭戲侮嗟乎彼亦人臣也若伯棼之射王汰輈亦何以異哉（楚王巡師以勵其衆此其氣蹙于昔德宗）

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于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爲惡者止此二矢、餘共不得用、）

師懼退故王巡師神其說以安慰人心孔疏所爲彄軍人之心者是也軍人之心彄故鳴鼓而進遂成大功（太宗忽劉黑闥發矢中突厥所餘弓箭皆擲武布）

初若敖娶於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夢澤、在江夏安陸縣、）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使于齊歸自拘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也使復其所（以勸有功爲得禮。）

傳紀若敖氏之興也以一婦人牟舌氏之覆宗也亦以一婦人左氏好奇類此（國之興亡固在婦人哉。）

六年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邢丘、河內平皐縣、）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

殪戎殷此類之謂也

凡攻强必助之使强益之使張盈滿必覆太剛則缺天之道也（凡欲翦而家謀故可誘之李牧之守邊用此術也）

七年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晉用桓子謀、故縱狄、）

衣赤者赤狄也衣白者白狄也狄之赤白以衣爲號者也尉繚子曰敵白者堊之赤者赭之（別其種可以知其情而制之。）

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絳市、晉所都之市也、死六日而復蘇、蓋記異也、）

諜則晉曷爲乎獲之其獲也欲晉人之獲也其殺也欲晉人之殺也殺諸市六日而蘇六日言久也其果之天耶人耶善死者不亡晉于是乎知秦間之不可測矣

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正其界也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凡有志于天下者未有不先治其根本者也藩籬預固而後可肆兵于中原不然則躬行北伐未免反顧故彊滑汭盟吳越正深于圖中國耳此楚莊霸天下之本

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爲政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

凡晉更置將佐傳俱詳之以重軍政

九年　楚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柳棼鄭地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楚窺伺中國有日長炎炎之勢鄭不服從以殺其怒而輕敗楚師不待知者而知其載禍矣故管子小國勝大國皆足以爲禍不但楚莊之將霸也之言曰請戰衛戰准戰流戰權戰勢五戰而至于兵

十年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陳之代戍鄭潁北潁水之北

書楚子伐鄭者楚子親將也楚子頻年伐鄭而士會獨能郤之故書士會逐楚師于潁北明乎會能逐之也夫勢有盛衰時有難易當其盛雖難易也當其衰雖易難也士會逐楚與魏公子之破秦軍可謂難勝矣是以用兵當辨難易不宜徒論成敗若専論成敗者是庸俗人之見也

十一年　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於辰陵陳鄭服也傳言楚與晉狎主盟

鄭始終兩事處大國之間而兩事以待能者此鄭[illegible]謀曰之勢也

尹子重侵宋子重公子嬰齊莊王弟王待諸郔郔楚地令尹艾獵城沂艾獵孫叔敖也沂楚邑使封人慮事封人其時主築城者慮事

謀慮計功以授司徒。司徒掌役量功命日。命日作日數分財用平板榦榦楨也以救之成所波意賢君子以爲善相一國稱畚築量輕重畚盛土器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此是要言

城以度有司爲王能度有司而量功命日不難也孝寬之料敵精矣使遇能手如司馬宣王者又當處之耳韋孝寬于汾州築城限期十日楊朝晟于方渠合道木波築城未旬而畢張仁愿于河北築三受降城六旬而三城克就皆以兵操版築也然其地皆迫胡虜非係內地較安常之時猶不作矣按傳叔

孫之城沂子產之救災規程燎然後人可爲師法

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衆狄假而求狄孤矣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

衆狄疾赤狄之役赤狄之强也足以驅駕衆狄而反令合于晉者此晉人之謀也是赤狄之釁也郤缺乘隙而動雖求成于狄似乎降尊亦因勢而利導矣

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轘車裂也栗門陳城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于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僭稱公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終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州鄉屬示討夏氏所獲也

五霸之伯也以諸侯服從也以召諸侯爲詞言者楚久欲取陳矣故內其下也而縣之然得陳矣霸者勿爲也易爲功而聽者易爲受也夫大罪伐之小罪憚之王霸所以治諸侯使知所懼也若莊之討徵舒雖夷狄猶將與之者譬錞于丁寧爲儆天下之用而已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終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陳眉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甫論
　　　　　　　　　同邑徐孚遠闇公評閱

宣公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

巷出車詎以為示當見遷不得安居也夫城方圍困即出車于巷又安從遷耶（行成不吉則當決計用戰然）或如後世鑿城而出敵不意或惡摧壞城牆出刃[illegible]以衆之或與敵鬭一面以資遁去耳

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

兵法既曰守在于外飾又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外飾者怯防也藏于九地之下者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也蓋守有二一曰城大而難守一曰城小而難守若渾瑊守奉天光弼守太原則大城未嘗不可守也若韋孝寬守玉璧趙犨守陳州則小城未嘗不可守也予見陳覲甚言守城之易因倚詢之老將皆云然豈非以憑城而守仰面而攻勞逸之勢固有殊者耶

進復圍之三月克之

有必救之兵者有必守之城無必救之兵者無必守之城鄭圍九十日而晉救不至故陷雖張許之于睢陽亦不能不陷也如趙犨于陳州黃巢以二十萬衆圍之三百日犨食將盡乃乞兵于梁假非梁晉會擊犨亦不免矣

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縣（傳稱文王縣申息凡十一國不知何以言九）君之惠也孤之願也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

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子重以南郢于鄭相去數千里是破鄭終不能有（取人國者大抵利于）但須借鄭以勸諸侯耳得國無救此與吳越之勢不同不獨此也猶有晉在楚嘗曰若取鄭則必不能勝晉矣以鄭之餘燼必為晉致死而晉之諸卿必合謀而為鄭圖後與入焉而秦救之矣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代郤缺、）先縠佐之（季）士會將上軍（代林父、河曲之役郤缺將上軍宣八年代將上軍趙盾為政將上軍士會代將上軍）郤克佐之（郤缺之子代史駢、）趙朔將下軍（代欒盾、）欒書佐之（代欒盾）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括嬰齊趙盾異母弟）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荀首林父弟趙同趙嬰兄）韓厥為司馬（韓萬玄孫）及河

九節度之師所以敗者以其不相統制也林父則久在行間身為元帥而威鈍銳挫滅狄之勳何足補敗楚之失耶莊勍敵也不當輕與之戰晉文霸而楚子不欲戰楚莊霸而桓子不欲戰皆畏其勍也

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

古用兵未有不陣者止為營動為陣也嘗遍詢世將曰戰有陳乎曰未嘗陳也僅操演兒戲而臨敵則鬬力宜其望風披靡矣揆厥所繇當因車戰廢耳用車則拒禦可以防衝突能使勇怯相應是車者陳之甲也去車而陣猶解甲而與人搏也弱者既丞勇者安得不隨之俱北哉蓋有陳與無陳而戎始為不可敗不可敗而後可以當大敵若張睢陽所謂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岳武穆所謂神而明之

存乎一心者變化生于法之中而不謂法當[illegible]廢也

蔿敖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

註曰車右挾轅爲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爲宿備于意此言未戰時耳若兩軍相當則楚人上左王必左其精兵勁卒當在左也據孔疏云凡兵車有甲士有步卒甲士在車（甲士止三人在車上）不供碎役分步卒爲前左右三處兵車一轅伏馬夾之而言夾轅者步卒被

分左右者軍行時又分之在兩廂挾轅以爲戰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爲王以轅表車正是挾車嚴兵以備不虞其應左右者使之追步草蓐（離道求草不近兵車恐亦有失）令離道求草不近兵車蓐謂臥止之草以爲宿備（言軍行將分步卒爲左右各司其事也）預定左右之別在道分使之故曰軍行至于對陳則在車左右預定左右之分在道使分之耳

前茅慮無

註曰時楚以茅爲旌識蓋前建旌茅以虞敵之有無通典云在前者明于思慮所無之事（在前者先見敵如軍中所無而備）恐卒有非常則預告軍衆（備者則以告）使知而爲備如令軍行令人遠在軍前斥候望虜有伏兵使踰行人持以絳及白爲幡軍人爲私號曲禮前有水則載青旌之類是也蓋前茅者軍鋒也詩曰伯也執殳爲王前驅軍鋒之冠皆才力之選所以禦鋭師陷堅陣盡須勇力也予謂若以奇言之（愚鋭氣挫則不振）先鋒不妨誘之以弱所謂

一負而兩勝也變化固在人哉

中權

卽八陣握奇也兵無不是機安在乎握而言也此李衛公之言也予則曰兵無不是機要在乎握而言也中權者智者爲謀主勝于此則勝敵矣弗勝于此則弗勝彼矣此所謂軍命也

後勁

註曰以精兵爲殿也恐敵出不意間道掩襲掠我

輜重須勁兵猛將在後捍禦可無腹背受敵之患故非特旋師有殿節進兵亦有殿也（兵欠亦可緩過敵人之背而擊之則背非精兵易于乘也）

百官象物而動。

註曰物猶類也夫象類而動何以載之用兵乎管子曰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益以類从狀必有所倣不徒然也此治民之器爲

兵之數而孔疏以爲旌旗畫物類也百官尊卑不同以所見之物而行動軍之政教不待號令而自（謂有不可以言語為號令也以之以物）備故周禮仲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凡旗有軍中者面異物無者帛而已尊卑所建各有物類

軍政不戒而備

比有制之師武技奮擊不足以當桓文之節制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

孟德與先主曰天下英雄則先主失箸聞玄德得荊州則孟德落筆于地乃知英雄各自量力也（量力者何知彼知己也）敵則能戰之不若則能避之無有不出此者

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不知兵家權謀之人而使司三軍之任則軍敗）

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繇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其言而何能而退）以中軍佐濟

彘子豈能以一軍抗楚師哉其偏濟也（此時爲中軍帥者奈何不寧失）度中軍之必將從也（一軍不可相離而致敗也）猶趨穿之故智也

知莊子（荀首）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坎下坤上師）之臨䷒（兌下坤上臨師初六變而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王弼注以齊衆以律失律則散失律而臧何異）此師卦初六爻辭律法否不也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坎爲衆今變爲）

兌弱、兌柔川壅爲澤。坎爲川、今變爲兌、兌爲澤、是川見壅、有律以如已也、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爲法象、今爲衆則散、爲川則壅、是失法之用、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爲兌、是法敗、盈而以竭。水以盈爲功、以竭則敗也、天且不整所以凶也。水遇天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不行之謂臨。水變爲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言軍法而不伸、故不整、所以不凶。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

管子曰、戰而懼水、此謂澹滅、小事不從、大事不吉。引管子之言與此甚合

戰而懼險、此謂迷中、分其師衆、人既迷芒、必其將

論其將以進退之道

亡之道蓋過而沉溺、下陷、將神不揚、曰懼水、水充火則濟滅、過而險阻、憂虞、將神不支、曰懼險、險多謀則迷中、郯之戰亦屬下陷、故水不盈而爲澤、且竭也。孔疏云、法律破壞、從人之象、法律竭盡、以破壞彼人違逆、不得施行、所以致此凶禍、

韓獻子謂桓子韓厥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

但當責桓子以行令不當、勸桓子以分惡、既欲分惡、則軍敗而請死、非誠言矣。韓厥之在晉也、有剛直整、而爲此言、何也。

楚子北、師次于郔、沈尹將中軍、沈或作寢、寢縣也、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

觀飲馬則知楚軍之整暇、進退在我、見形于敵也。楚師在可以進退之間、敵參

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亦不可不慮

令尹不欲戰、亦是善保勝、不爲無謀也

楚已有三軍正軍、而敖爲令尹、秉政不在三軍之數、如南轅、反旆、軍進退皆由之、故知令尹爲兼統三軍矣。楚軍政肅、故王主之、令尹主之、而無十羊九牧之患。

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迴車南鄉、旆、軍前大旗、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晉公所謂統帥專則人心一、兵徐如書則氣勢自卅、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

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滎陽京縣東北有管城敖鄗二山在滎陽縣西北管城管叔所封也

中軍佐先濟即是桓子未能行令也軍謀必知之此可擊則勿失此楚之所以伯也

故伍參云然。

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

鄭非有惡于晉也以其急而構楚懼晉之討故爲甘言以悅晉持此術也晉勝亦利楚勝亦利

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五十乘爲一廣司馬法百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

唐太宗曰楚子二廣之法此亦得周制歟李靖曰按左氏說楚子乘廣三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軍行右轅以轅爲法故挾轅而戰皆周制也臣謂百人曰卒五十人爲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耳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

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爲三隊則與周制同矣

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

左右廣爲親軍者以常在王側內官卒當其夜若今之當更循環衛敵以虞掩襲親軍之制詳焉軍誌曰令我壘上誰何誰何者呵問警備也不絕故漢有大誰之官楚有環列之尹蓋宮衛之官處則列兵而環王宮出則當夜以待不虞也審如此則奸人刺客無所用之

矣何以楚莊伐宋而華元乃登子反之牀乎

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祟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

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

鄭不可從

鄭本不足爲晉楚輕重但當時以爭鄭爲名故楚

鄭親則我勢孤且戰于鄭地鄭爲主人亦當察其

向背

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

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屛咎之徒也 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屛趙括

將之爲道也或進或退使汝在已曰專與下曰汝

曰法

趙莊子曰欒伯善哉 莊子趙朔 實其言必長晉國

必長晉國者言晉終當宗長羣服也元凱以爲執

晉國之政非是

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

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

無淹久

是役也楚本無求于晉晉師若還則楚已得全矣

矣故令尹不欲戰亦以保勝也

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 隨季亦善辭

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

人敢拜君命之辱

楚以鄭爲詞晉亦以鄭爲對只宜如此

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

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

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

無約而請和者謀也詞卑而益備者進也楚故爲

求成以懈晉軍觀晉人許之而盟有日不復以楚

爲事楚不必單車挑戰自可乘懈擊破晉軍

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 單車挑戰 許伯曰吾

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 靡旌驅疾也摩近也 樂

伯曰吾聞致師者 此言乘車者致師之道 左射以菆

者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兩飾也掉正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此言車右致師之道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車右入敵人之營壘折馘折其左耳執俘取其俘囚也皆行其所聞而復

孔疏周禮環人掌致師鄭玄曰致師致其必戰之志則致師者致巳欲戰之意于敵人故單車揚威武以挑之下云趙旃請挑戰是也挑彼晉師故言以致晉師也楚子既求成而又令挑戰示其不欲崇和以疑誤晉之羣帥蓋城濮之役楚爲晉所致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七　十二　劍閣齋

而是役則晉爲楚所致操縱闔闢使楚主之也

晉人逐之左右角之張兩角從旁夾攻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巳樂伯矢盡僅存其一麋興於前射麋麗龜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

太公曰凡將卒相喜以破敵相賢以威武此強微也司馬法曰避其閒寃閒寃而後投石超距惟我用之矣

晉魏錡求公族未得錡魏犨子欲爲公族大夫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請使卿致師之別名何以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滎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于鮮敢獻于從者滎澤在滎陽縣見六得一言其不如楚叔黨命去之叔黨潘尫之子命去魏錡勿復逐

今北人善射近南人善射遠射遠者弦緊而矢疾也射近者度十步二十步之內不中不發故往往命中者無不射近也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七　十三　劍閣齋

命中鳥獸也然若斛律光之射鵰又未嘗不遠也惟射疏及遠爲難矣

趙旃求卿未得旃趙穿子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獻子郤克二憾往矣弗備必敗

與敵營壘相遠勢力相均可遣輕騎挑之伏兵以待浤曰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此必計畫已定而輕騎挑之使落我計未有輕以師嘗敵而置成

敗于不問者也

彘子曰鄭人勸戰勿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論事極透）捐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帥將也覆爲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

凡將出門如見敵雖克如始戰言始終不忘備也傳紀上軍不敗與敗而先濟二條以明備之之驗故先具舟而濟似乎必生可虞然知其必敗而爲備猶勝于知其必敗而無備者也是非有死綏之志及操必尅之勢者我有取乎具舟耳

潛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于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

趙氏世爲晉卿故楚不敢害卽段公外甥死別埋（此晉湖之言也）

我意也

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說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繇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

章氏曰車戰之法行則以爲衛車則以爲營一車之間又有倅車春秋如韓原之戰輅秦伯將止之鞌之戰韓厥中御而從鄢陵之戰郤至遇楚子韓厥從鄭伯邲之戰楚子乘廣以逐趙旃用車以戰而使敵得與我元帥相接則是環衛之車不設也蓋古者車戰之法前後整齊必有護衛前後行列元帥未易搖動也惟元帥每以車逐利故敵人得（言每以杏氏叙大將相格事爲確察也）以及之若繻葛之戰二拒用事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滚得古法蓋章氏之說大車之害矣總之（此論甚當蓋大將被格則一軍）車步騎一道也主將非特車不可逐利步騎亦不

可逐利也大將以持重爲本

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兵車名 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令尹欲不欲戰及其戰也則爭先薄人可謂識兵勢矣）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

杜註以爲餘軍皆移去惟上軍在。經所以書戰言猶有陳也蓋晉以軘車逆二子本不欲戰楚車馳卒奔以乘晉軍因桓子始終欲不戰（既不欲戰何爲使人怒楚）見楚師至意令濟河旋師故中下二軍爭舟亂濟以此取敗惟上軍不動乃得獨全是晉之敗繇于倉卒移師未。嘗兩軍對壘斬將搴旗也凡將之道曰見敵怒見亂暇桓子不知所爲乃是平時千條萬緒臨事未免勃亂故不知所爲乃平時不能治心之過唐太宗曰先量己之心與敵之心孰審然後乃可得而制焉

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二子楚大夫唐屬楚之小國 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駒伯郤克上軍佐也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于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

游闕者意即八陣所謂握機游軍也游軍皆蹻捷

不羈之士蓋晉惟上軍不動楚遣游兵爲左拒以從之而隨季殿其卒而退楚疑晉爲誘故不追耳或曰游兵往來補闕者觀兵陳何處爲薄則從而補之所以防敗失繇正軍中分出不係步伍之數也總之三軍者正軍也兩廣者親兵也游闕者奇兵也蓋楚子常中軍分二拒當晉上下

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 以乘左得勝故

考乘車之禮君處左故造車者必慎于左若兵車則馭者在左戎右在右將帥居中如晉伐齊郤克將中軍(叔將帥坐處了了然也)覽傷矢而未絕鼓音則將在鼓下矣解張傷手而血汚左輪則御在車左矣若士卒所乘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欒鍼爲晉侯右曰寡君使鍼持矛焉楚樂伯曰致師者左射可見左人持弓也此三人乘車之法也然此特其大較若楚子欲乘右廣(人君之所御故當無常使人難測)是使敵移易爲不可測是又楚子之權耳且楚人尚左故親軍分爲二廣而王乘左窣

徒以獲勝哉

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譏言晉之但言楚之閒隙)車廣兵楚人惎之脫扃(惎教也扃車上兵闌)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

稽周禮車僕掌戎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所乘之車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補闕之車也苹猶屏也(敍五車如見之)所用對敵自隱蔽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傳曰公喪戎路又曰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則諸侯戎路廣車也然邲之戰晉侯不在行間而廣車在焉觀拔旆投衡或是其君不在則大將居之耳

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晉人解嘲之詞)

凡人不能者必恥自言其失豪傑必不爾如孟德爲公瑾所敗而曰孤不羞丞真快語也(亦是進退明決不失機也)

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丞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傁在後(二子自取死)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

殺二人以救一人且不可而况趙旃耶

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負羈楚大夫知罃知莊子之子族家兵反還戰)廚武子御(武子魏錡)下軍之士多從之(知莊子下軍大夫故)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抽擢也菆好箭房箭舍)廚子怒

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以爲箭）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言欲取楚人以易其子）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此晉人收中之勝也）以二者還

苟射者射之病也不可以苟射不忍喪其名也（遶遷中猶惜其名）古人射左目而中右目以爲終身之耻

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衆將不能用）

凡兵以靜勝故師前謀者謂之虛後謀者謂之實不謀者謂之秘虛實秘者兵之體也（微妙之訣）司馬法亦曰避其強靜擊其微靜益譁者必軍政不肅也如劉錡順昌之役金兵亘十五里營中諠譁終夜有聲而順昌城中肅然不聞鷄犬（創此可古勝負）

丙辰（日也）楚重至于邲（重輜重也）

通攷云楚輜重嘗後正軍一日蓋楚軍有洽輜重若與正軍過遠則有邀擊之患過近則重兵繞亂正軍亦潰後世用兵先擊輜重取勝者多以非太近即太遠以是知楚輜重遠大兵一日爲得宜也予謂輜重者軍之命也故趨利蹶將以委軍則輜重捐耳資糧應在中軍世俗所謂老營也（在軍中者以爲守也相去一日者以爲行也恐是兩事）相去一日猶以爲遠也（爲遷營而言也）

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克敵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于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興此不以成敗論）

邲與鄢陵之戰兵事之大者也然其勝也皆幸也善夫李靖之言曰用兵若敵人不誤則我安能克哉譬如奕棋兩敵均焉一着或失竟莫能救是古

今勝敗率繇一誤而已況多失者乎苟其不能無失則兵難事也不可以易言也

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

當時晉侯不當憂楚當憂諸卿耳免桓子所以制彘子也又不宜以軍法常律論

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

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唐憲宗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古何憚用兵耶自不以一敗便沮成計故裴度得成蔡功又若孔明之斬馬謖也習鑿齒以蜀僻陋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以是爲病信乎爲天下宰匠者爲國家執法易爲人主愛才難也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也纊綿

如吳起之吮疽段頻之親自裹創所謂視卒如愛子也荀卿有言曰美酒泛流三軍皆醉者秦穆公

伐晉及河而有酒一鍾投河而釀之三軍醉矣繇此言之溫言美酒非人主所乏也而楚莊秦穆善用之其霸天下也宜哉

遂傅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卯呼之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麥麴鞠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河魚腹疾奈何叔展言無禦濕藥將病曰目於眢井而拯之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展視虛廢井而求拯己若爲茅絰哭井則己叔展

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哭乃應以爲信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

外臣之交兩軍相對皆有之若用兵者以此爲問可以成大功

隱語不能卽曉如呼庚呼癸皆隱語也

十三年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 失志之人亦可畏哉 邲戰不得志召狄欲爲變 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

如見肺肝

彘子之先濟也使其勝楚則以功傾桓子其敗也 非此一段不知彘子前日之意 又潛引狄人總之欲圖執政也其事與魏延楊儀

相類皆欲內爭意不在敵

十四年夏晉侯伐鄭爲邲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 子張穆公孫 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

桓子但當增修國政爲內治之策不宜以兵加人 今內難初平恐諸侯乘之故先示之有所 此有斷昭乘辭之詳 示之以整者乃示人以弱耳以兵加鄭正不足畏鄭卽如楚謀晉我猶以爲鄭韓也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 犀申舟子 乃是以宋爲鄭對 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 亦有勝夫 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窒皇劒及于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 善形容 秋九月楚子圍宋

楚子欲伐宋故使申舟爲死間也其使齊者托耳

孟諸之田申舟戮宋公之僕故其君臣皆欲殺之以雪恥 也 以楚國之大豈無一人可任而必使申舟

非所謂擇人不謹也料宋必殺之以爲兵名耳夫兩國交兵使在其間人料我必戮其使而我獨使其料不驗楚固如宋何哉奈何殺一人以重一國之禍乎故齊殺燕使而燕使客謝過雖以驕之實以愧之

十五年春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

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此雖有道之言然每爲不能者藉口）

然晉力爭鄭而不救宋者鄭近而宋遠觀文公欲救宋尚難其事可見楚攻爲易晉救爲難也（晉方懲邲之失自不敢輕出師又況形勢不便乎）

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車上望櫓）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卽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不然何義士之多耶）夏五月楚師將去宋

救師未至而遣人達信此必誓死以行者故雖爲人所獲而每致其君命蓋敵既得我使必與爲彼用非載以樓車卽送至城下令其登高而呼唱空聲以撼城守而其人亦每佯許之而終不爲之用言猶在口而肢體解裂者自古及今何可勝數若揚之致命得免蓋亦幸矣故得敵人之使能舍之者上也不然則閉之營中使彼我之情俱不得通此固得中策哉

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無畏卽申舟名）王不能答（姑藏退楚鄭秦避以兵圍之築室反耕而姑藏）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築室于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宋人懼（叶命）

孫子曰拔人之城而非攻也張預曰或攻其所必救使敵弃城而來援則設伏取之若耿弇攻臨淄而克西安脇巨里而斬費邑是也或外絕其強援以久持之坐待其斃若築室反耕以服宋是也茲皆不攻而拔城之義也慕容恪曰軍勢有宜緩以克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且有強援慮腹（須審此二者）

背之患者宜急攻之以速大利如彼强我弱外無救援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敝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盖楚圍宋已積九月楚復爲持久之計亦見宋之善守楚子之爲此役也義無勝去要害服守而後反故爲持久計以懼之

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

縋城登牀前此未之有也似過乎蹈險然大要有二一則功名未顯而其人慷慨自負以爲終當大見于時履險而色不變如韓蘄王之于羣賊下馬釋甲啗賊牛酒聲言大兵當至而賊不敢動是也一則威望昭著素爲敵所畏懷如郭元振之親入虜帳馬燧之披襟示徐庭光郭子儀之見虜以數騎免冑徐出而傳呼曰令公來是也意元亦宋之良大夫也言論風釆足以竦動固有所恃以無恐者歟或以爲華元不必親往然非元亦無成也元萬死一生僥倖其成有似于任俠者流世固有才似孔明而爲刺客之所爲者耶故有此兩種人

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

子反更事多矣豈縋城登床遂心胆俱碎哉伐人之國而與人之執政夜半私語一軍皆驚矣即不許元王亦必疑側之所以懼也此舉華元甚安子反甚危非多識者不能知之

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楚莊滅陳而不有入鄭而不有豈克宋遂有之乎即克之亦終舍此而歸耳元之所以勇于往而側之所以果于許也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酆舒潞相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仲章潞賢人也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虐我伯

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
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
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
毋乃不可乎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
于曲梁辛亥滅潞（曲梁今廣平）鄷舒奔衛衛人歸諸
晉晉人殺之

晉謀狄之心久矣罪不可縱時不可失固其所也（攻謀者其貴也討鄷舒者其名也所以聚其必勝）
羊叔子不云乎若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
未可窺矣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
以畧狄土（畧取也稷晉地壬午七月二十九日晉時新破狄土地未安權秦師之弱故別遣魏顆距秦而東行定狄地）立黎侯而還（狄奪其地故晉復立之）及雒

秦師于七月伐晉而晉侯即于七月壬午治兵于
稷以畧狄土豈門庭之寇晉直可不應耶蓋晉方
滅狄欲以此夸耀于秦若秦師不至略定狄土亦
自不煩親往惟以略狄爲詞使秦不我備而密遣（滅狄破秦兩事並舉一爲客一爲主人深得虛）
魏顆出不意以擊之所謂聲言擊東其實擊西也（實之道此等皆特出之見）
爾時晉雖敗于邲而士會郤缺輩實知兵故能出
奇至此

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
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
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
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
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
余是以報

此天下之陰德也以一婦人而舉國勝敗係焉故
古之爲將也必擇有福德者與共謂其可以成事（以小論大妙甚）
也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士伯士貞子）（賞功有本）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邲之敗士伯諫而止）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
物也夫（庸用也祗敬也物事也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士伯庸中行伯君

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言文王布陳大利以賜天下故能載行周道福流子孫）率是道也其何不濟（兵之事之要無過二者二者得宜雖弱可強）賞罰當則兵可去何事兵耶此賞功而傳嘉其明德也以此言明德將國之存亡盛衰皆係焉豈徒迂說哉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劉康公王季子也原叔趙同也）天奪之魄矣（心之精爽是謂魄爲成八年晉殺趙同傳）

獻狄俘于周所謂四夷之功獻于王王以警于夷此帝王之威也周衰矣非此不爲威若能張撻伐之威自無事乎此爾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鐸辰不書留吁之屬）

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已而或者謂夷狄一氣所生亦足傷天地之和不已迂乎（今日更思此語之快）

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黻冕命卿之服）

以王命將中軍服以黻冕前此者未有也又加以孤卿焉猶漢武既奍衛霍欲褒寵大將軍復進秩大司馬也（晉侯雖鼓舞有功漢前此未有大司馬）

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用郤雍治盜國不如隨會也術一人而能使一國之盜俱盡）（妙解）（民何幸而謂之多幸耶）

盜之爲患也秦以後日甚矣漢唐與國運終始焉即宋南渡而諸將不能得志于夷狄者亦爲分力于羣盜也故若將士會而盜出奔以不治治者上也善遣長吏撫循解散次也繡衣持斧嚴刑峻罰使民不敢爲惡下也若姑息掌玩養成其勢而欲以力勝之難哉且賊大則必用勦不勝勦則必用撫夫撫賊之難甚于勦也李綱曰失業之民與潰

（魏禧謂盜賊者人也苟守宰貞良則盜自止善治盜者無他善治吏而已）（不嚴賞罰無章盜何畏乎教責盜于將帥不若責盜于郡邑也用法以禁盜不若任人以弭盜也）

散之兵聚而爲盜招納之以爲我用善良可散而歸田强勇可藉以充伍且以盜賊攻寇讐勝則享其功敗則不足惜此撫賊之利也然已放肆而欲（所以言動者）收其憤戾則難已鹵掠而欲窒其貪婪則難易置（師不自動其非猶轉）將帥則懷疑畀之部曲則易叛恩過則驕威勝則怨此撫賊之難也非善駕馭者不能轉難爲易矣

十七年 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

無能涉河

子儀見盧杞必屛去侍婢故懲此失

十八年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旣而用晉師楚于是有蜀之役

本年晉衛伐齊齊與晉成公乃如楚乞師追楚師不出又用晉師也

左氏兵法卷之七 終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陳眚公先生鑒定
同邑徐孚遠闇公評閱

成公

元年 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文十七年郤垂之役瑕嘉處瑕故謂之瑕嘉）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戎平還要其無備）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叔服周內史）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酈生爲說客而韓信擊破齊唐儉爲行人而李靖擊破突厥葢乘敵無備而自量其力足以破敵故不返顧耳若不自揣量而僥倖其成豈有濟乎自（又須度首入爲用爲戎之忍孰通孰輕）當度時而審勢也（而後可伐也不然將有責言）

爲齊難故作丘甲

按丘甲之說諸家紛然胡安國之說爲備余因詳之然未知其果增乘抑增甲也胡氏曰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

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前漢書刑法志：殷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兵車千乘。司馬法曰：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爲兵矣。孫氏曰：謂丘出甲士一人。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丘何甲士之有。孫氏曰：是丘出一甲，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往者三人，而今增其一，丘出一人焉。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杜氏曰：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則魯

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爲益兵，其數加增三之一耳。茅堂胡氏曰：成公以前，甸賦車一乘，每乘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凡二十五人爲一甲，是四丘共出三甲兩。今作丘甲，即一丘出一甲，其於賦增三分之一也。杜征南最號知兵，及釋此亦誤，予因看李衛公論車乘法，方曉此。先儒或言甲非人人之所能爲，又以爲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劉氏曰：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賦其民，擅稅其民。稅爲足食也，賦爲足兵也。然而不得擅者，先王之稅，既足以食矣，先王之賦，既足以用矣。張氏曰：每甲士統二十四人，必無增甲士而不增步卒之理。故知李靖所謂二十五人爲一甲者，其考周制詳矣。萬氏曰：四丘之甸，共出甲士三人，而成公使一丘出一甲士，甲士之數既加，則長轂牛馬步卒之賦，率加其四之一，惡其紊亂軍賦之制，故書之。汪氏曰：兵制之變，始壞于齊之內政，而家一人焉；繼壞于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長勺之戰，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楚遂略疆。謂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叔向亦謂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則兵制之增益於古，可知矣。杜元凱曰：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劉氏曰：公羊云，是始丘使也，何休云，使丘民作甲，非也。穀梁云，古者農工皆有職以事上，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丘作甲，非正也，亦非也。若惡使農夫爲甲，何不言井作甲，邑作甲，農作甲，而必云丘作甲。[illegible]民作甲，井民獨不作甲乎。杜氏又云，長轂一甲

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按丘者十六井爾、甸乃六十四井、使丘供甸賦、是加四倍。魯亦必不爲也。且云丘甲、不云丘乘。廬陵李氏曰、此條惟胡氏得之、葢司馬法舊制四丘出三甲、三甲爲七十五人、今四丘出四甲、四甲爲百人、四丘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三家也。公穀之說、固無足取、杜氏則又大過。豈有一丘十六井。一百二十八家。而使之出一乘之賦哉。

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修賦車馬、繕完城郭。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逞解也

逞非解也。馳逞也。時季文子爲政、宣叔知文子欲逞志于齊、先爲完固根本之計、故范武子曰、使郤子逞其志、宣叔曰、乃可以逞、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龍魯邑。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攻龍門也、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將殺之也弗聽。殺而膊諸城上。膊、磔也、魯人故欲怒齊、如耿恭欲怒虜、炙其使上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東晉將朱伺善戰。或問其何以輒勝。伺曰、兩敵相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崔仲文以兵定關東破尉遲迥、諸將皆以遠來士馬疲敝、仲文令趣食列陣大戰、既而破城。人問其何以克勝。仲文以所部將皆山東人、果于進、不宜持久、乘按此二段、總論齊人之伐魯、乘勝深入、所以輕[illegible]也、勢擊之、所以致勝。契丹主將五萬騎、敗唐兵于汾曲。石敬塘曰、遠來疲敝、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對曰、我氣方銳、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乃兵雖有勞逸之殊、然遠來者利速、此乃常法也、知或遲或速、惟在主將權衡時勢、而又當辨其國俗南北剛柔不同、即遲疾性亦各異也。

衞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齊伐魯還、相遇于衞地、良夫孫林父之父、石稷石碏四世孫、甯相甯俞子、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闕文、失新築戰事、

亦須度量己力、如司馬仲達于孔明、雖數請戰而終不戰者、力不敵也、然而軍相遇、亦可出不意擊之、豈可以兩軍相遇、而謂當必戰哉、此則忿兵也、不顧其難、是時魯衞深疾齊、欲報之、故以避敵爲辱耳

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成子石稷也衛師已敗而孫良夫復欲戰故成子欲使須救能使良夫必退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措詞妙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

兵法曰弗以三軍爲衆而輕敵弗以君命爲重而必死上木書與子戲論今之將帥輩死者又曰惜死重命者將帥之事也

且告車來甚衆新築人救孫桓子故並告令軍中言以此爲別故未至而知車來也齊師乃止

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

次于鞫居齊師知衛救至乃止不敢追鞫居衛地新築人仲叔于奚救

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面諸侯軒縣闕南方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

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凡天下重則治輕則亂使天下亂不治者爵輕而君無所司也當積輕之後不救之以甚重不可挽昔常格不通人無奮心則又當大變之以勸有功已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復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此已在晉間相師聽定意晉侯許之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自知勝于人知人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六萬人

以諸侯而爲匹夫興師此何得與圖霸者比然魯衛之合于晉是眞合也因其銳而用之故雖以忿興師而有大功此與吳人因唐蔡以伐楚相類也同欲相求其功易立

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范文子代荀庚欒書將下軍代趙朔

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韓非云罪人不可救非罪人而勸之以徇是重不幸也師從齊師于莘

夫兵之爲道也什長得誅伍長萬人之將得誅千人之將未聞軍司馬斬人而中軍有分謗之說也郤子之爲此也乃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待下也是役因郤克而興師故郤克多爲曲折

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靡笄山名齊侯使請戰曰子

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寡君使群臣請于大國（觀其相語之辭皆有憤憤非君子之度）無令輿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

此憤兵也驟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爲齊計者堅壁清野以老其師俟其糧盡力竭（齊人亦爲忿辭以速戰何耶）發我銳卒擊其惰歸其軍可覆

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其車而載所獲者車輿投石桓距有辨）繫桑本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樹繫車而走欲自異）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言已勇有餘欲賣之）

（勇力不足恃良然）其勝者未嘗非勇力國士也其敗者亦未嘗非勇力國士也故材力徤疾滅絕旌旗力輕扛鼎足輕戎馬者戰則置之死地當求所以生之也但弱者（此中有深機）當用彊勢彊者當用深謀齊侯以彊狠得罪于諸侯非勇力不足也今乃欲以勇氣懾之適足致人之怒而見已之輕耳

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逄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

齊侯無慮而易敵孫子所謂必禽于人也是役也鞌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縣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禍亦烈矣故兵戒武進兵志曰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齊侯所謂武進（辭此者絕少）也爲將且不可而况國君乎

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

（將帥多中流矢者當忍而秘之無使三軍奪氣）漢祖捫足不欲人知祭遵舉袖叱士決戰雖流血至踵而軍容不變恐衆心動則不能勝敵也故將雖不專貴勇力要須强徤者慮此等耳

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言血多污車輪）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

凡險阻之地車騎五而當一然遇險而丘緩下推

車必輕車可知也自房琯以車敗後人動以爲戒（此爲可想見）（余子儀禦房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每輛用步軍十人駕棧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横以爲營營車闕處以鹿角柞補塞別處伏兵亦以鹿角柞如車當自衛以侯若虜賊合衆對壘分散掠拔則隨處起伏兵或首迎擊或尾邀擊前項車營取便變應運無足之城聚不飼之馬此守邊節易法也）據琯效春秋時戰法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既戰賊乘風譟牛悉髀聚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則是敗于火也乃馬燧推火車焚田悅柵大破之車豈畏火者哉觀丘緩遇險自下推車是春秋時亦非皆以牛馬駕車明矣惟持重輕脫俱時爲之要須得其意耳是時固以馬駕車險則人爲之左右

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

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郎死也（擐貫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

師之存亡在枹之端故將專主旗鼓雖天子諸侯自將當自執旗鼓也然自執旗鼓則易別識恐爲敵人所乘不審令之制于旗鼓竟何如耳若桓元子伐蜀戰本不利欲退軍矣而鼓吏誤鳴鼓進軍卒以大勝遂平蜀蓋聞鼓而進敵知我之勇不知我之怯也是以勝之（勝者大概若有所謂僥倖也）

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子輿韓厥父）故中御而從齊侯（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亦自從容）（不知戎禮）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綦毋張欲從左右而載）皆肘之使立於後（以左右皆死不欲使立其處）韓厥俛定其右（俛俯也右被射仆車中故俯安隱之）

若射中韓厥則齊復轉敗爲勝（此中有天命）略足相當矣故不知三軍之事者不可與同三軍之政也

逢丑父與公易位（知其將敗故先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于轏中蛇出于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原前事）故不能推車而及

齊亦以丑父推車乃知斷無艱于運動牽挽不行之理然兵車一乘步卒甚多何以都不顧車之行（此事千古大疑何以正之）止而必待車上者下推之乎又左氏敘戰事每一

車則自爲一車其進止勝負若不相聯絡者何也
豈春秋時戰鬬之事固如此耶

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下臣不幸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易位故晉人不識）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佐車副車也）

孟德與呂布搏戰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操突火（將帥對敵常有避近故不當使人識之）而出孫堅爲董卓所圍堅常著赤罽幘脫幘令祖

茂著之軍騎爭逐茂堅幸得脫葢鋒鏑之餘恒迫于人若丑父之忠智有餘危不避難可謂勇矣

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入晉軍求之）
齊侯不介馬馳晉軍三入三出以求丑父此亦人情所甚難矣惟能行人所甚難故七年不飲酒御

肉而諸侯憚之葢強志有似句踐而不能忍小憤故一以伯一以喪師耳即其初立而數年不與盟會亦非無志意者意時無良臣佐之故無所成耶

每出齊師以帥退（齊師大敗皆有退心齊侯輕出其衆以帥厲退者）
凡行軍之道無絕人馬之力所以任其上令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齊師已敗而齊侯欲以身率退其下自不能任令也（然已衆而示張則亦不敢使衆之）

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

之（狄衛畏齊強不敢害）遂自徐關入（觀此則亦侯自爲毀也故師不大傷）
郭子儀謂令挺身來聽汝殺我我將士必死與汝戰矣

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所過城邑皆勉厲其守者）
恐晉師乘勝深入故勉厲之也（此亦善敗不亡之勢）

辟女子（單還故婦人不辟之）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銳司徒主銳兵者）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犇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辟司徒主徒）

壘壁者、與之石竅。

太公曰、軍中股肱。主修溝塹、治壁壘。又曰、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故三軍用備者、齊銳司徒主(能者各司兵事、故曰用備)兵辟、司徒主壁壘、所謂用備也。蓋壁壘不設、兵器不工、是謂棄軍。故管仲曰、爲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工者所以造軍器用)、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兵器)、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服、使也、謂便習武藝)。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俴者同實(俴謂無甲器者)、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俴者同實(徒人、謂無兵甲者、俴、單也)、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矢者同實。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

晉師從齊師(晉師躡齊師之後也)、入自丘輿、擊馬陘(丘輿馬陘、皆齊邑)、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國佐也)。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其若王命何。

乘勝逞欲、逆理犯順。齊亦霸國之餘也、使激怒其衆決一死戰、則諸卿事去矣(晉卿之言、以爲要成則可、以爲誠言則不可)。

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播殖之物、各從土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農者民之天也。國君之母亦民之所戴也。晉所以

執詞者于民心何如也夫已之兵與敵之兵皆民也是怠我而怒敵也（晉卿之志驕怠而不可以行爲也敵齊人有戰心不聽其使）

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

鞌之戰始而勝勢在齊既而轉敗爲勝勝勢在晉自質母之言一出而齊直晉曲勝勢又在齊即不

以土地國寶賂晉晉終不就盟乎當賓人挾上地國寶以往亦不料晉之有亂命也夫使當時背城借一齊未有不勝者寧至公羊所云再戰哉

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師先路三命之服（三師郤克士燮欒書已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并此車所建所服之物）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輿帥主兵車候正主斥候亞次旅衆也次于卿而爲衆大夫也）（然以畏晉故厚爲諸卿禮也）

鄭國無往賜也鄭國往賜所以致楚師也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我望爾也乎（武子士會文子之父）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文子殆知道者厥後勝楚而以爲大憂蓋宰相之器非但將帥之才也于其始嗣位而已見之矣（郤氏大侈文子所以處之實當不遇而難）

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郤克）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即范文子）欒伯見公亦

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下軍帥故推功上軍傳言晉將郤克讓所以能勝齊）

凡能不自稱者非器量與人殊即其所處之勢當隱有所避耳故歸而飲至謙讓不伐功名之士以爲軌則可以免焉（論功而獨舉則下其意謙自退）

魯衛受盟于晉從于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群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即克請八百乘亦以多敵）

況我儕乎。

客嘗謂兵必須衆勝者每心不謂然卽史所載王翦破荊非六十萬不可之說亦嘗疑之葢善用兵者正亦勝奇亦勝衆亦勝寡亦勝但當求之于勢所謂懸權而動耳故李信之敗敗于三日不頓舍夫三日不頓舍所謂趨利也卽百萬有不敗乎若白萬則敗葢甚爾王翦之勝勝于堅壁不戰休士洗沐楚不得戰引兵東歸翦擊破之所謂惰歸也

卽數萬有不勝乎若數萬則勝益奇夫王翦白起皆秦之勁將也王翦終以六十萬破楚非有不可奪之說也白起之終不肯伐趙雖孫吳復生其說不可易矣乃知古之善用兵者亦自分巧拙不可爲其所欺也

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閱民戶口）已責（棄逋責）逮鰥（施及老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王卒盡行故王戎車亦行雖無楚王令二君當左右之位）二君弱皆强冠之冬楚師侵衞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

亦以王卒盡行故不能久頓兵於外夫衆之喻固在乎劒也劒之脊不厚則鋒不能入此固舍喻也然猶有喻焉譬之衆千鈞之盾也大力者負之固望而却走然能提攜之者少矣即能提攜之苟未能掉運如風則未能制人而先爲人所制豈得謂

之利器乎若夫千金之劒雖恒人舉之無負重力竭之患然一麾而晉鄭之頭畢白雖有强敵罔不懾之矣故衆寡之利鈍盾與劒之喻也且我聞之司馬法曰用衆治衆利正也夫兵以正勝自不若以奇勝況所謂正者分數也故孫子曰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昔人謂淮陰將兵多多益辦辦者分數也今之治兵者動言兵少不足用必須十萬數萬而此十萬數萬者又非素所訓練者也竭天下

之奮血聚天下之白徒當其求之天下騷然及其聚也又時時有潰散奔竄不可知之患一旦冀其衝鋒陷陣則營陣行伍之制俱懵然不辨所謂分數者何在而猥云能用之耶是以用兵莫若用寡用寡必須練銳用寡者已鍊之金也用衆者未練之金也舍質之美惡用之利鈍而徒齊其重輕無怪乎侈言衆也

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陽橋魯地）孟孫請往賂之（楚侵遂深故孟孫請以賂往孟孫獻子也）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成公子）

士卒以軍中爲家凡有技能之人俱軍中所資故（楚亦將退矣故賂之而即許平）匠八女工織繒布者皆可爲賂

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于是乎畏晉而（此亦無奈何）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

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于諸侯

自非元帥則御在中將在左故殽之役左右免胄而下言左右下則中御者不下故言秦無大將若楚戎車既駕彭名爲御而許靈蔡景爲之左右故謂之失位必楚王在行間楚王御而二君爲左右（小國奉存而已豈敢論諸侯之禮）乃可耳使楚子親將中軍而二君爲之左右亦謂之失位矣

楚師及宋公衡逃歸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億兆可謂衆矣十人可謂少矣億兆人不敵十人（言此所謂衆之爲福也大）也然十人實可謂衆矣衆貴善用善用者衆之利也不善用者衆之害也欲知用兵之利者未有不（其爲術也亦大）先求用兵之害也若晉之辟楚速歸不敢與楚兵（晉已被弊欲休其勝故疲師）遐或別是有爲豈必專以衆哉（不必未必以衆寡論也）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于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

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莊伯鞏朔王使委于三吏委屬也三吏三公也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

○王○亦○有○惧○心○

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宴賄以慰鞏朔

○天○下○之○事○始○于○禮○終○于○勢○大○抵○然○也○

是役也晉有兩失而王之私賄亦一失也然亦勢也

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伯牛鄭地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師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鄤丘輿皆鄭地皇戌如楚獻捷

晉潛兵深入而鄭預設伏兵以待于鄤又不書敗於鄤而書敗于丘輿者必隨晉軍至丘輿而擊敗之也兵出於覆十出而十勝矣

○大○小○強○弱○論○哉○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邲之戰楚獲知罃于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知罃父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勝其任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

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纍臣得歸骨于晉首其請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嗣其祖宗之位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使楚不欲歸罃雖善詞不歸也楚苟欲歸罃雖强

詞亦必歸也然其以正對者非爲示能于楚乃欲
于歸國之時執此數語以明不辱耳況知罃之父
成公之孌也荀林父之季弟新佐中軍甚愛此子
則詞雖不屈楚不敢加害矣

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爲六軍僭王也）韓厥趙括鞏朔韓穿
荀騅趙旃皆爲卿賞鞌之功也（韓厥爲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爲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爲新下軍趙旃佐之晉舊自有三軍今增此故爲六軍）

考成周兵民之制丘甸之法兵皆設而不用比閭
之法戶皆有餘而不藉何也蓋有居民可任之數
用以力田治水田獵追胥毎同可任者十萬餘人
是也有丘甸出車之數毎同出車百乘徒萬人是
也有簡稽之數苟盡簡閱之則民不勝其疲故如
載師之法自十一至于二十而三毎五分而稽其
一必十餘載而一周其比閭之法則以一家而兼
十家所以統轄乎民者必十年而一周推此二法
卽如今之設里者計一藏九休九而用一也又周

兵揔論曰周官小司徒伍兩卒旅師軍上地家七
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五
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教練之數也
司馬法地方一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
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
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
不厭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
家家使之爲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
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甸六十
四井乃爲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
是六家調發共出一人也毎甸姑通以中地二家
五人計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
人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調發方及一
人也又周禮治民制兵之法六鄉七萬五千家六
軍七萬五千人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爲伍
兩卒旅師軍是故人服習而政便安此周人之法

所以爲善也夫兵不外乎民將不出乎吏此說是矣惜乎知其一而未嘗會其全也夫使王之所以守國者止此六軍苟事變紛沓如天子巡狩于方岳夷狄交侵奸宄竊發王城要害之並守遠近征討之迭用將何以爲備耶蓋鄉遂近郊二百里之地爲田六十四同當有一百六十萬餘家以丘甸出車之法計之當爲五十餘軍矣苟謂一家出一人而有十二軍之衆則二百里內豈止十五萬家

而已乎故以鄉而言約二十五軍遂亦如之此猶後世之京軍以居守爲重而不廢弛者也每都鄙各有鄉遂之兵視夫侯國之制而在野則有井邑丘甸出軍之賦此猶後世之畿輔軍各守衞其國都而拱護王畿者也故凡有大故致萬民於王門大喪用役凡事致野役此惟鄉遂之民有之也大事致民用之軍役旅田役夫故致餘子令各守其閭縣鄉遂至都鄙定法皆然也至于大司馬所握之六軍通王畿千里之內相更休而調遣之每以十分有餘而用其一觀四時教閱之旗物號曰必兼州里野家都鄙而並陳之可見矣其在王國則用之以爲會同軍旅田役喪紀其出畿外則用之以爲巡狩征討此皆公卿大夫各帥其鄉遂都鄙采地之民在後猶更番上直郡國遣調之兵故鄉遂之征止十一與十二而三用一而休九與七旬稍遠都則其征十二用一而休四大較天子之役

民近數而遂疏故大司馬之用衆近輕而遠重豈有專以六鄉爲六軍之理苟比即爲伍人人盡用歲歲無更休豈自古制軍之法且六鄉盡用而千里則居然無事何其勞逸不均況六軍每出則天子之近郊曠然無人胡以居守此皆悖理之大者以此觀之則五等之國其三軍二軍一軍皆通于四疆可以類推矣薛氏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軍七萬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萬井定出賦

六十四萬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爲五百一十二萬家家之一夫爲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爲七家而賦一兵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内外騷動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考七十萬家蓋言一夫從軍七家奉之此亦見七家賦一兵也自夫率之七家相更已給軍則王畿之内凡七征而役方一遍焉章氏曰司徒之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馬法之出士徒如彼其少蓋古今之于兵不盡用之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後世反此晉作州兵乃是盡數調發甚非先王之制予按天子六鄉六遂合有十二軍而止言六軍者蓋六鄉爲正軍六遂爲副倅至于大國之三鄉三遂小國之一鄉一遂莫不皆然但以王家迭用之則常六軍故止言六軍蓋古（兵多而調發少則力常有餘而用之無勞今日）人之兵不盡用之自晉作州兵乃盡數調發故兵（則雖欲多而無兵矣）多而將亦增若作六軍是六鄉六遂亦十二軍矣

恐未必沿鄉遂之制也要之上古兵農合一迨兵農分而民困矣故王荊公變法以汰兵爲先至于兵又與軍分兵與軍皆冗食于農而農益困矣所（此言我朝之事也蓋朝制有軍無兵有役軍不足用又益召募以爲兵故有軍有兵也）以古之民有四而今之民有六曰士農工商軍兵竭四民之力而養不屯之軍不戰之兵卽管商且（可爲太息）奈之何哉今則又多一焉曰盜而民益耗靡矣

四年　冬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前鄭伐許取田今往正其疆界）晉欒書將中軍（代郤克）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荀庚將上軍不行故佐獨出）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汜祭鄭地）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

鄭疆許田許人敗之鄭伯伐許取許田是曲在鄭（著親子反心事）矣鄭與楚較親楚與許較疎楚不無庇鄭也且臣不敢奸君故使楚子評其曲直

五年 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宋楚平後、華元使圍龜代己爲質、故怨之、

龜之被誅以華元方執政親于主而和于民是未可動也獨計圍龜文公子也習攻華元而宋公誅之寧非以元爲社稷之衞歟古之重大臣如是

六年 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衞孫良夫寗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辭會在前年師于鍼衞人

不保說欲襲衞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衞師實從晉何罪而襲之此將帥貪功徼倖）伯宗曰不可衞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作則之何）之是棄信也雖多衞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徒不得入也方且欲出）師還衞人登陴。

宋武帝討劉毅遣裨將王鎭惡假托劉兗州至城門未及下鎭惡已馳入城又宋武帝之在海鹽也孫恩日來攻城城內兵力甚弱宋武一夜偃旗匿衆若已遁者明旦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見無備率衆大上宋武乘懈奮擊大破之以宋武觀之可見不保未必不足登陴未必有餘也假使當日（則能審虛實）晉果襲衞鄭與戎蠻之師未必從也不過壁上觀耳晉襲衞而不得志毋論矣襲衞而勝晉兵亦已飽掠而無志于戰矣衞有不悉師追之者乎且良（夷人之師而出而襲其國獨不備此一算者乎）夫所握之兵又不得不爲反救之計而晉軍當盡殲矣乘兩國之鬬其所俘者必悉歸之鄭與戎蠻之師而晉覆軍辱國空受惡名此勢所必至者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

按傳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兵機纂曰夜戰多火鼓所以變人之耳目若襲敵營燃火適足以助敵人之耳目于我反害其利安在此孫武之微旨也夫夜戰之法貴乘敵不備幸敵撓亂駭而攻之則有勝計

或因天之陰霾，夜之風甚，各執火炬，銜枚疾馳，出其不意。若寇營士卒驚怖，吾以勁兵精騎乘之，此必勝之理也。若乘之而不亂，攻之而愈靖（可攻則攻，不可攻則止），將卒不驚，營壁如故，則是彼之法制謹嚴，備預周密，我當舍而勿攻。倘先覺賊至，當按兵勿動，縱賊進入，然後擊鼓，諸營齊應，衆兵皆起，然火內照，號令營中勿動，須臾之際，善惡自分（亦須法令嚴明，不至我軍驚擾）。凡夜須立號，逐日改易，置鋪狗巡探，人不得高聲。又丘葵曰：將以鼓鐸而

聲之，則所聞必亂；將以旗物而揮之，則所見必昧。于是專以號名爲尚，而號名又必外假者，所以防（大將行軍，發與論一日事，夕與言一宿事，所以防）奸細及間諜等事（間諜也）。故古人教戰，不徒教其晝，且教其夜；不徒教其行兵，而又教其止息。

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楚二縣），禦諸桑隧（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武子，欒書。知莊子，荀首，中軍佐）。范文子（士燮，上軍佐）、韓獻子（韓厥，新中軍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于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識輕重，知大体），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成師）。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

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然古人恒有據一小城，而重兵捨之弗攻者，以破之不足以爲名，故弗攻也。凡城之不守者，畏敵之久也，不畏敵之衆也（自古及今，未聞有重師圍一城而克之者）。衆則必不能久，以重師而圍二縣，又不能久，知其必不克矣，故還師。

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于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六軍之卿佐），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范、韓）。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傳善欒書得從衆之義，且爲八年晉侵蔡傳）。

從衆者，從善也。從善者，雖一言之善，蔑不從也（知此則不失机）。苟文若謂孟德應變無方，明達不拘。夫惟明達不拘

而後能從衆耳如撫掌而跣迎許攸卽用其策以破紹又如擊烏桓諸將以爲不可操獨用郭嘉計及成功還科問前諫者皆厚賞之曰孤行乘危以徼倖不可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弗難言之嗟乎必如是而後可謂能從善矣（昔人謂爲英主謀雖不中而有賞是也）

七年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晉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其言甚大此豈季文子所及乎（亦足彷彿秦繆矣）非英雄而懷聖賢之心者不能也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時諸侯皆協于救鄭故鄭藉諸侯之勢得以有功（是時楚爲晉弱矣）

楚圍宋之役（在宣十四年）師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呂楚二邑分申呂之田以自賞）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言申呂賴此田成邑耳不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壞也）

功臣多請田宅各自有爲但以不得爲恨則王翦蕭文終不當鄙吝若此也

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卽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

巫臣雖有可誅之罪然巳亡在外矣滅其族不足以制之反致怨焉又使之無後顧矣

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

古人不妄語者以終當踐此言耳若王處仲欲拔溫太眞舌豈可得耶（于予則不免矣）

巫臣請使于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

所謂合諸侯之交以爭天下之權葢楚吳越之交形○勢
弁也知亡楚者必吳而亡吳者必越當時先幾之（皆○自○下○流○而○有○其○上○也○此○地○利○之○變○也）
士必有見之者矣
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葢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與其射御教吳
乘車
吳之車乘猶趙之騎射也用人之技而乃能制人（國○有○能○者○則○能○兼○人○之○長○）
者其兵新而銳其將能用之所以勝也

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
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
楚山澤之國似乎車戰非所利然楚用革吳用木
也吳地下溼固無所用乘車而巫臣教吳乘車者
葢楚之所長楚之所恃也我欲圖人必先習其所（此○葢○深○心○伏○策○不○如○）
以制人之具而後可圖也且依人者其勢弱叛楚（楚○則○其○勢○不○振○）
則不得不習于兵習於兵而後國勢乃强吳得巫
臣始爲用武之國矣

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于是
乎一歲七奔命（一歲之間七爲楚害故子重子反凡七奔命）蠻夷屬于楚
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楚爲吳上流然吳能難楚楚不能難吳何也且非（吳攻○楚○不○利○則○易○反○楚○攻○吳○不○利○則○難○反○也○）
獨此也六朝時自荆楚下攻建業每敗自下攻荆
楚每勝固知吳爲楚根本也（此○已○事○衡○數○驗○）
八年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申驪楚大夫）楚師之還也（謂遇繞角時）
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繞角之役欒書從知）

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之言不與楚戰自是常從其謀師出有功故傳善之沈國名）君子曰從
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
人斯有功績矣
是時楚適有吳難未遑與晉爭故是役也晉有十（以一國牽制○人其爲力○多○矣）
全之勢非繞角之師可比也
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過許見其無備因攻之）
此[illegible]說之故智也大獲者如挾門之盜卤獲財（[illegible]然其形同也○其情異也）

物彼必疾去其裝既重其心必恐還遲務速必有
不屬追而擊之其將可覆吳子所以待暴寇也然（孫單則鄭多輕兵要之必當得利）
加于小國則可若大國必為主所敗矣

八年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渠丘公莒子朱也池城池也渠丘邑名）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深言可惧）（世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其暴掠者）勇夫重閉況國乎

夫重門擊柝此不得已也尉繚子曰夫守者不失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池深而廣城堅而厚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言財器用足以守）（其城則可久持雖舉天下之衆不能攻之矣）

九年 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晉別邑）
貳而執之服而舍之來執則不武故君子弗與也（來而執之是堅其為楚也於○猶亦不長）
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伯蠲鄭行人）晉人殺之非禮（是役也可以失霸）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陳與晉故）

寇恂之斬皇甫文以其為高峻之腹心也元昊反猶遣使來眾欲誅之而程琳不可後使者益驕橫大臣患之琳曰始以為無罪耳今既驕橫誅之乃國法也是二者不可以行人之常論也若以常言之假使鄭叟復生當撫其背而折其詞何至臨以鋒刃哉（蓋泓說言亦自使人不得加兵）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稅解也）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泠人樂官）公曰能樂乎使與

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鄭人以師筏師慧易堵女父尉翩司齊于宋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言是時持鄭無他故何為逆于求成）

夫重禮泠人以合兩國之成是泠人足為晉楚重

輕也不亦辱晉楚之士乎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月六日）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

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

使巫臣言之莒子即繕城濬池愛民訓士期年之（推堅難[illegible]）間已是無及（功○未朽易爲力○也）蘇氏所謂言于先事則患其不信言（古○今○通○病）於當事則患其不及爲也然非特闒茸者爲然李密亦一世之雄也破宇文化及有輕王世充之意不設壁壘世充夜遣騎設伏邏明薄密密不知其所伏出兵應之兩軍甫合戰而伏兵夾擊密軍驚潰乃知器不預備慮不先設皆足以致敗爲寇所（[illegible]○邪○之○有○壘○國○之○有○城○皆○當○開○之○以○備○不○[illegible]）

乘耳

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十年鄭人立成公大子繻書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乃歸鄭伯）

急則示之以緩于忠肅所以爲社稷臣也（晉○執○鄭○君○已爲○此○矣○故○鄭○人○將○欲○立○君○爲○不○反○顧○之○計○也）故凡處大事定大難成大功者必歸經術之士矣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九

陳眉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闇公評閱

成公

十二年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於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鄭伯如晉聽成會於瑣澤成故也

（然在當時實是美想鄭數致師宋再弭兵皆以小國操重權也）向戌弭兵亦本於華元耳君子不罪向戌而罪華元也

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入人之境而不設備此曉兵者所忌蓋（行師之難倍于守國）以我之逸制彼之勞自有利鈍若武德中突厥突利頡利二可汗到原州太宗率兵拒之時雨甚太宗乃召諸將謂之曰虜控弦鳴鏑弓馬是憑今弧矢俱雝虜俗進不相讓退不相救不如因而擊之可以得志乃潛師夜出醜徒震駭請和而去

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于下驚而走出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惟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于是乎有享宴之禮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

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爭尋常以盡其民畧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我子之言亂之道也

此唐之勢也唐之治也府兵足以威外（以干城腹心論兵制之內外妙想）所謂公侯干城也迨其亂也不知有朝廷而惟有藩鎮外日積重京師如鴻毛焉爪牙腹心皆舉而歸之節度府所謂赳赳武夫公侯腹心也故曰有道則能為（至其後也中官挾禁兵以制南牙兵又所）

民干城而制其腹心唐之末失於不能制也 論公侯腹心者卯不特方鎮矣
然我子主也敢不卒事歸而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
必食言我死無日矣
凡中國與夷狄和好鮮有可久者駕馭之道得則 無恃其盟也吾有以恃之雖敗盟可也
盟可恃駕馭之道失則益其疾矣
十三年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
呂相絕秦書備舉秦晉兵事傳皆有明文予故不
載大約互有曲直晉負秦差多耳 晉人之詞而見晉曲則其曲猶甚

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 此曲在秦
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 晉辭多誣秦故傳抒此三事以正秦罪
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 代荀首 士燮將上軍 代荀庚 郤錡
佐之 代士燮 韓厥將下軍 代郤錡 荀罃佐之 代趙同 趙旃將
新軍 代韓厥 郤至佐之 代趙括 郤毅御戎欒鍼爲右 郤毅郤至弟欒鍼欒書子
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
太公曰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十車而一吏五
十車而一率百乘而一將此所謂帥也選車士之
法取年四十以上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馬及
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超乘旌旗力彀
八石弩射前後左右皆便習者爲武車之士此乘 註明
也傳曰卒乘輯睦惟秦晉俱用車故于其帥乘和
而知其有大功且車戰莫詳于小戎則勝秦爲大 此又因事標之
難耳
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
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 不更秦爵

吳子曰行不合道舉不合義則患必及之所謂曲 此言秦人負曲而致敗也世制徽采文其遺意
直也後世軍檄布告俱是歸曲于人以作我氣耳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
印子羽反軍于市巳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
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駹孫叔孫知
凡結軍營須相擇地勢營中寬廣不當在隘巷逵 倉卒求入宮入則事成不入則不可必此大勢也若反軍于市進退失據即不被焚亦必
道明矣反軍于市便可曉破之之術市則窄隘不 潰敗矣
便展布且易爲風火故從而焚之也

十四年　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入平以叔申之封。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至是許以所封疆之田求和于鄭、

即是戰國割地之漸。鄭國小。不能亡舉。有許也。故漸割之。莊公時已然矣　時許先敗鄭師。故爲解紛息爭之計。

十五年　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子囊莊王子公子貞、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

禮之亡。欲免得乎。

兵貴權。然權不礙信也。信立而權以濟之。未有棄信而能濟者也。一與一奪可以權制若合諸侯則不可以失信也

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

楚侵鄭。鄭不得不應。迫楚移兵侵衛。而鄭即移師以侵楚。鄭小國亦爲乘虚制人之舉此用兵有意者也　善用兵者。如環之無端也。後鄭覆宋師。亦似此。

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明年晉敗楚、

時楚政騷。民疲于戰。故知其將叛也。諸葛武侯中原無休兵而後用之未有連年不歇者也

十六年　夏。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將鉏樂氏族、退舍于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天下無必勝之兵也。亦無必敗之兵也。善用兵者。勝兵當使其不可敗。而敗兵又當使之轉敗爲勝

也。汋陂必下濕荒澤草楚幽穢之地。因地形而測之　太公曰。溪谷險阻者。所以止車禦騎也。坳澤窈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此鄭之所以易于設伏也。宋恃勝不儆。不能爲不可敗。而子罕善兵。遂轉敗爲勝。故兵無常勢。若已勝而敗則其敗不可復矣　非我勝人。則人勝我。爲將者奈何而不慎耶。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欲使諸侯叛、冀其懼而思德、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

乃興師。

一則老成憂國之言，一則乘時立國之計。蓋文子見其大，而武子自多其能（勝諸外而慎諸內亦無不可），以時不可失，恐能者世不常有，而國勢不立，日安于弱也。

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代荀庚）。郤錡將上軍（代士燮），荀偃佐之（代郤錡）。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荀罃下軍佐，於是郤犨代趙旃將新軍。）

伐秦之役，晉止有四軍（晉之新軍書置書廢，皆卒伍不充耶，抑其將者少耶），則新上下軍蓋已久罷矣。

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

輕躁則寡謀畧，故曰為下。惟沉如下守（見形察勝，明者所決），須海惟魚。

驚是見可謂沉矣。

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句耳鄭大夫，與往非使也，為先歸張本）。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子重），右尹子辛將右（公子壬夫）。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

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動不失利，則事得其節），時順而物成（羣生得所），上下和睦，周旋不逆（動順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

范文子不欲戰，曰：夫戰，刑也。刑其民而後振武于外（此與諸葛公之論合）。武不行而勝，幸也。言司寇之刀鋸日弊，而斧鉞不行也。夫兵為國之大事，乃漢書備詳于刑法志。

蓋兵與刑合，所謂使民內畏重刑，則外輕敵也。畏我侮敵（刑輕則亢敢服之道），畏敵侮我，民不致死而刑益繁，邪僻愈滋矣。故戰之不勝，繇于政刑不立也。

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不順時，周四月今二月，妨農業），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吾不復見子矣（婁然）。

當時列國所不直楚者，以其無信，而申叔時所致

虞于楚者以民力已竭知不可復用也夫一日之間自朝至暮不爲休息必有覆軍擒將之患況歲月經久數用其民耶欲數用其民者非飾兵不可（兵不可不用又不可數用）故孔明更番亦管仲遺意也

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瑕）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

有紓而失志者所謂蕩蕩無慮也（此言行軍緩急疏密之節也）有速而失志者

太疾則前後不相次不相次則行陣必亂其軍或縱或橫自行自止皆敗道也蓋法令既立使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故天下莫當（孫子所謂紛紛紜紜也）也

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謙晉其臣）

（晉之君臣已有隙端不必待戰而後見也）

合晉後事觀之則知逃楚紓憂之說所得自多非儒者之迂說也

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

漢武大創匈奴至滅亡之間猶稽首臣服則武盡力之效也

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

晉欲滅吳廷臣多有爲此言者而元凱以爲凡事當以利害相較此舉利十有八九其一二止于無功耳凡爲異議者多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凡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皆（晉有平吳之事利害正如此）

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異議者皆叩頭謝以塞異端也要之鄢陵之戰倖不可再而

孫皓之平時不可失誠未可一例耳。

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

凡高陽之地先據者勝楚必先據高廣而我無餘地可以展布也如馬燧討田悅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為戰場廣道以便戰也。

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于軍中而疏行首

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為戰道杜元凱云予按司馬法曰凡陳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盖戰惟

密者以密則固而陳行惟疏者所謂長以救短短以救長鋒以疏則達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者乃在疎密之間耳然行為陳止為營時晉先濟河雖未遇楚亦已結營久矣寧有不知楚師之來而後至者反據勝地以壓我耶答曰楚師輕剽于月之晦日之暮乘晉師不備如風雨之勢卒然而至故不徒曰壓晉軍而曰晦晨壓晉軍也曰是孰勝乎應之曰此兩勝兩敗之兵也何謂兩勝使晉能預設伏以待勝當在晉若楚能及其鋒而用勝當在楚何謂兩敗楚致于人者也大疾則疲此戰患也晉失于應者也勢絀則懾此戰患也故兩勝兩敗之師惟稍能者勝矣

晉楚惟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

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靖曰楚人輕銳難與

爭鋒然勢不能久一日不戰賊必兩分留輕兵以抗我退羸師以自守此則勢孱力弱擊之必捷孝恭不從以銳師決戰為銑所敗此則輕兵當固壘以待之之証也然曹公深于兵者也其擊烏桓也輕兵掩其不備斬蹋頓降虜衆二十餘萬夫操越白檀之險塹山湮谷可以進難以返此所謂亟地也使袁尚兄弟與蹋頓堅壁以老曹師而不與之戰千里襲人觸藩之羊進退不可操與嘉之首坐

致戲下此李左車之策而成安君不能用者也操功雖奇亦悔之矣惟淮陰侯間知成安君不能用（料事者正料人者奇非能料人不可出奇也）左車乃進兵惟孟德料烏桓必無人為書此謀者故倖一日之成蓋能料事料人者雖輕兵可也重兵可也

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

太宗與衛公論淝水之捷衛公曰非謝玄之善乃苻堅之不善以慕容垂一軍獨全謂堅為垂所陷（吾亦疑此言為衛公強作解事也）

此非確論然古未有將帥不和而能成功者

王卒以舊

王卒者親兵也親兵罷老而不代皆冗食也然楚之王卒猶時時用之也即漢之南北軍唐之府兵宋之禁軍猶用之也（時用之猶可成軍）若夫京師根本重地而所謂爪牙者卒無一人可恃如歐陽公所謂衛士入宿（此言三大營軍也在正德時猶出入調遣至嘉靖則京軍希行矣從此百年不肯應名食糧取充數而已矣不用已久使成特隊祖可如何矣）不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者此豈可用耶積久不用將遂不可用矣然汰之則譁或速禍焉誰執其咎乃知王卒以舊者誠古今通病矣

鄭陳而不整

軍志曰凡戰智也陳巧也陳之道不越奇正相生分合為變所謂方圓曲直銳者因乎地利與敵變化（此五陣者皆有變不能出之外）而吾所恃以不可敗者整也故項王善于置陣英布陣復類項王高帝心惡之李臨淮善置陣入汾陽軍壁壘一變後吐蕃犯京畿郝廷玉與馬璘

屯中渭橋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號令部伍坐作進退若一廷玉曰此臨淮王遺法也（臨淮又復何如）臨淮沒無復旗較事何足賞哉此可謂能整矣

蠻軍而不陳

凡不能陳者其勢恒不堅以奇兵搗之易以橈敗

陳不違晦

月終陰盡兵家所忌然太公之突戰也曰審其期（人之所忌我以為吉）日必會于晦故晦者智將不為忌也唐太宗曰凶

器無甚于兵者。行師茍便人事。豈以避忌爲疑。今後諸將有以陰陽拘忌失事機者。宜遍誡之。

在陳而囂。合而加囂。陳合宜靜而益有聲

凡布陣欲固而密。靜多內力。是謂固陳。經曰。三軍之事。正以治。靜以幽。國語以爲。衆聞囂則必懼。兵誌以將已鼓而士卒相囂者。內自敗也。故若李勣之破高麗。李光弼之破史思明。皆登高而望見其陣囂。決其可擊破也。夫以囂致敗者多矣。若夫鼓行囂諠以行詭詐。又當別論耳。

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

各顧其後。莫有鬬志者。乃不能令。不能治。不能使也。鄭與蠻軍。爲附之衆。適爲贅累。所謂即十萬數。蓋不可得而用也。故孔明謂孫仲謀曰。曹公遠來疲敝。且荊州之民附之者。偪兵勢耳。將軍誠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凡假人之兵別出爲奇則可助我勝勢附于軍中即不能得其力救事如画

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犂侍于王後。晉伯宗子前年奔楚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晉軍有騁走者或左或右何也曰。召軍吏也。

巢車者。兵車之上。爲樓以望敵也。避戎夜語云。攻城之具。有火㮰雲梯編梯。鵞車洞子撞竿𡱝竿之類。凡梯皆與城高。亦有高于城者。皆可以燒樓櫓。雲梯編橋。可以倚城而上下。皆用車軸推行。此三物惟撞竿可以禦之。

皆聚於軍中矣。曰。合謀也。

岳武穆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金紀云。國有大事。適野環坐。畫灰而議。自卑者始。自卑者始則人無能議畢。即漫滅之。人不聞聲。將行軍使人人獻策。主帥聽而擇焉。其合者。即爲將。任其事。議者任其事既可以用其長又不敢輕言也

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

軍禮必載廟主以行。

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

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

時楚壓晉軍而陳。則交和而舍。相去不遠。而楚子乃登巢車以望晉。（自東轉師多登高以望敵軍知其衆寡壁壘虛實者也）亦厭表異意。巢車必可以視外。而又堅完矢石所不能及者耳。

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賁皇楚鬬椒子。宣四年奔晉。）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

杜元凱曰。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犂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憚合戰。與苗賁皇意異。予謂非也。

時州犂在楚。賁皇在晉。故兩軍各相戒以爲國士（說在外多以國情輸敵故臨陣時各忌之）在不可當耳。係晉楚兩軍之言。傳特省文也。玩傳文氣。自知元凱之誤。

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矣。

鄢陵之戰。據賁皇之言。是攻其中堅耶。既云王卒以舊。（近將于中軍也）而又曰其良在中軍王族而已。豈左右二軍（晉欲先擊左右軍左右）較中軍王族要不堪耶。晉共有四軍。以三軍萃於王卒。而曰分良以擊其左右。益擊左右者。乃新軍也。傳曰舊必不良。則晉之新軍必精於簡練（晉之新軍附爲奇兵也）一可當百者也。新軍已足當楚左右拒。使我爲不可敗。而我得以三軍萃於王卒。王卒舊則自潰矣。此亦攻瑕之道也。（行賁皇之計正得郤至之言謀同貴倘用之耳）非攻堅之道也。郤至之言驗也。攻堅者。若李晟遣將王佖襲賊營。誡無擊其首尾。候其（此李西平之千古善也）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則其中軍也。出其不意。乃是奇功。佖如其言。賊衆果敗。

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震下坤上）（復無變）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此卜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子。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蹙也。南國勢蹙。則離受其咎。離爲諸侯。又爲目。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

入主親將。危道也。閫外之事。當畀之大將。（[illegible]）

有淖在前。乃皆左右相違于淖。

管子曰。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轘路。形若轘轅。而又曲帶。用）濫車之水。（其水深淵。能泛車。）名山通谷經川

陵陸丘阜之所在萑草林木蒲葦之所茂（萑葦謂其草深茂、能有所覆藏）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非良將何繇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藏、謂苞蘊在心、）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

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步毅、即郤毅、）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大任、謂元帥之職、）且侵官冒也（載公、爲侵官、）失官慢也（去將而御失官也、）離局姦也（遠其部曲爲離局）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于淖

時晉侯陷于淖若主將離其步曲而載晉侯則晉軍必擾亂晉軍亂楚師乘之蔑不敗矣蓋元帥者一軍之主故曰見敵整見亂暇見危難毋忘其衆（此則在軍之事將重于君矣將重于君所以決勝）若書者不整不暇而并忘其衆也侵官之罪小而失官離局舉國之勝負係于俄頃故鍼斥言之不然豈有父急其君之難而子反以爲過者乎（以軍事爲急故斥之）

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黨、潘尫之子、蹲、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以楚如是其大而其臣僅以藝名此所謂辱國也楚王可謂合于道矣

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戰

射其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弢、弓衣、中呂錡之項、伏于弓衣而死、）以一矢復命

射以巧名也徹七札則以力也非力也技而進乎道者誠之至也射甲而徹七札射石而鏃飲羽者（論射入神矣）皆神也非力也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郤至故楚子使問之）曰方事之殷也（殷、盛也、）有韎韋之跗注（礼服以郤至服也）君子也（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于跗與袴連、）識見不穀而趨

乃傷乎郤至見客免冑承命

郤至見敵國之君猶免冑承命、而周亞夫于文帝（兩事相形各見其妙）乃介冑不拜一好以暇一好以整也

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言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答、故肅使者、肅手至地、）三肅使者而退（蓋謂與相遇有兄弟之禮故其時有此風也）

自春秋以後不復有軍禮矣此等雖無關係亦是古人不可及處

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

善御者如組如舞泠泠然御風也不在馬可也屢顧不可也（凡御者必在馬[illegible]其車也）

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illegible]）

元凱謂厥䇿戰已辱齊侯予謂非也當指芙王中目耳

郤至從鄭伯其友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illegible]）

諜輅之者以車距鄭伯實以諜委鄭也乃知古人無所不用諜若其計行以一諜而易一國君矣（[illegible]）諜之功大矣而孔疏又云以輕兵爲諜也輕兵獨出其間亦諜之類故翰胡得以諜言之蓋輕兵誘敵亦謂之諜則諜之道廣

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一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謂君大崩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與車右不同、故首當御君以退、已當死戰、）（惟以身格鬭故能使其君以間道去）

唐苟可以不死而死者以力竭而死也何之所以未死直是恐死以待耳元凱謂其當死戰非也

楚師薄於險

險者死地也死則示之以不活迫人于險人自爲戰（[illegible]）則救敗之兵其鋒不可當楚能轉敗爲勝在此

時也如吳漢圍蘇茂於廣樂漢迎戰不利墮馬傷
膝漢裹創奮擊大破茂軍

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
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軍折軾晉師乃止

困獸之鬭晉畏之所以遽斂兵

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
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
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

漢西羌反馮奉世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曰
反虜今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
矛之兵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
御史以爲不可奉世曰與少發師而曠日與一時（此亦惟善用之可[illegible]）
而疾決利害相萬也上爲發六萬人果擊破羌虜
夫六萬人可謂衆矣三萬人必須六萬人若今流
人數十萬我可得數百萬勝之耶大要用兵在論（此必然之事也）
其勢當其勢未成器仗自不備戎馬自不習附之（論[illegible]兵勢宜[illegible]機應[illegible]也）
者少當以我之重制彼之輕一舉大創爲功差易
若其勢已成則附者益衆攻城掠野動輒數萬數
十萬若與鬬衆角力未成朱儁之功而必受劉岱（言之痛切）
之禍矣故賊勢已衆必須用奇計勝之益衆整者（[illegible]）
正兵也以少擊衆者奇兵也奇兵勝亦可以得志（附也）
敗亦可以得志況今之用兵勝日常少而敗日常
多自當於敗中求勝何事諱言敗哉

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

王陽明先生之論用兵也曰當先治心若心不能
治利害得失方擾擾焉何暇出奇制勝耶所謂暇
者非臨事有緩急蓋能使心不亂則暇矣（[illegible]陽明之成大功蓋本之此）

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
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
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
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illegible]）

羊叔子謝太傅頗有此風度若臨陣從容如此更

爲難耳

子反命君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展陳也雞鳴而食唯命是聽復欲戰晉人患之苗賁皇狥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

耿弇欲誘張步而陰緩生口岳飛欲誘曹成而潛解諜縛逸囚之用大矣玆楚以復戰懾晉晉逸楚囚者示無所怖畏皆虛箕非實箕也是時楚爲晉然楚欲復戰者將退而但晉人懼之耳使晉人知楚之設則不敢襲之亦可以退矣弱晉可以再戰而楚不可以再戰故晉人有備則楚人速奔

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子反生于嗜酒甘而不能辭于口

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吐蕃猝至守珪于城上置酒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城宋眞宗幸澶淵人情洶懼而寇準與楊億飲博謳歌懽呼帝遣人視之喜曰寇準如此朕復何憂乃知子反戰敗而軍中飲酒亦藉以安慰人心未可便非也

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實亦子重間王故忽之乎

傳言宵遁者所以終驗楚師之輕言三日穀者所以重明楚師之敗

范文子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文子之言不但戒其君兼戒其臣也蓋欒郤功名振矣

春秋有二祈死者一爲范文子一爲叔孫舍皆深知國事之非以得死爲幸耳

楚師還及瑕瑕楚地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子玉敗城濮時王不在軍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

時側將中軍一軍之功罪皆側主之側引罪之言是戰也其罪固不專在子反故曰臣卒實奔且楚王引罪之言詞婉而諷非誠言也使如泰之於孟明晉之于中行伯則子反可而子反以死命也矣

以無死雖子重不睦誰能間之

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其辭其悵）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子重宜與子反分過不然當如羣帥之于士伯而乃迫子反于死人之無良至此極乎益人臣比肩（此千古之弊）事主一有異同終不能化若張延賞李西平其隙甚微至人主為之和解而不得又若岳武穆於韓

張也武穆平楊么各獻所獲樓船一具世忠甚德之而俊反以為恚豈非性固有與人殊者乎如汾（[illegible]）陽臨淮則不然當二人為牙門都將二人素不相能及子儀代安思順子儀謂光弼曰今主亂國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竟與光弼合破賊兩人不因此益重哉

秋會於沙隨謀伐鄭也郤犨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王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

凡將貪而忽名可貨而賂將要以廉為本故趙括多私財而其母訟之李牧市租輸幕府為士卒費故能破虜郤氏所以獲罪（郤氏無范子之識宜其及也夫）頗亦繇此此子產所以規韓宣子也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督揚鄭東地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於晉師豹叔孫僑如弟也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戒叔孫以必須所逆晉師至乃食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有書有五志）食使者而

後食諸侯遷于制田滎陽宛陵縣東有制澤知武子佐下軍武子荀罃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陳國武平縣西南有鹿邑遂侵蔡未反諸侯遷於潁上

奪者心之機也不能奪人而奪于人（晉人何以忽怯得非以鄭雖小而善用兵耶）奪人則鬪奪于人則走時晉雖倖勝而心實怯是以伐鄭而不敢逼且屢遷焉是奪于人之驗也

戊午鄭子罕宵軍之

軍誌曰師夜擊者驚也註云乘夜擊柝為警備也

子謂非也凡師乘夜而擊我者因我之驚也鄭子罕深於兵者也見諸侯之師翺翔而不敢下使以虛弓擊其影未有不墜者也故子罕及其退也乘夜兵之益因其驚懼以一擊十（北魏與南人相持每苦南人乘夜斫營此法用力少而功多也）所謂以少擊衆者必於日之暮耳若狄漢臣之南討廣宴將士時暫起如內數使人勸勞坐客潛以三鼓奪崑崙關又若李愬破蔡皆夜之所助

宋齊衛皆失軍

（其失不在敵之善攻在我之不善守也）時三國不虞故將與兵相失若亞夫之嚴重雖擾亂至帳前而堅臥不動大衆亦不至捐將而走者將能也世將不能禁也故賊將鄭君雄等劫高仁厚寨厚大開寨門賊不敢入副使楊茂言則棄寨走矣

晉侯使郤至獻楚捷於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亾乎位於七人之下（位佐新軍位在八）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襄公所謂兵在其頸也（郤氏世鄭國難脫去要在遷讓以持之耳）李衛公謂孫武范蠡張良脫然遠引不知所往謂其知道要三子真得老氏之深者也

十七年 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虛滑晉二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於高氏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獳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

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今新汲縣治曲洧城臨洧水）楚子重救鄭師於首止（首止衛地）諸侯還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是時晉將有內難志不在諸侯故雖出師而無功）稱諸侯者言衆也以衆諸侯而不能得志於鄭不足當一楚大夫何往來數數也所謂連雞之勢也疊記兩諸侯還自悼公立而即紀楚師還便可知强弱之勢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舒庸東夷國）道吳人圍巢伐駕圍

釐虺。巢駕釐虺、楚四邑、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凡小國不能孤立。必有所依托而向背之間即決。存亡故小之事大猶禽之擇木。取其不爲我害而已。舒庸自保不暇。而又欲逞志於楚。非自全之道。

十八年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朝廟五日、而即位也、厲公殺絕、故悼公不以嗣子居喪、 始命百官施舍已責。施恩惠、舍勞役、止逋責、 逮鰥寡。惠及微、 振廢滯。起舊德、 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

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相、魏錡子、魴、士會子、頡、魏顆子、武、趙朔子、 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無忌、韓厥子、 使士渥濁爲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渥濁、士貞子、武子爲景公大傅、范武子即士會、作執秩之法。故使士貞子修之。 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蔿之法。辛將右行、因以爲氏、士蔿、獻公司空、使修建都邑、起宮室、經溝洫之法、 弁糾御戎。校正屬焉。弁糾、欒糾也、校正、主馬官、 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司士、車右之官、 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勇力、皆車右也、勇力多不順命、故訓之以共時之使、 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省卿戎御、令軍尉攝御而已、 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魏犨子也、 張老爲候奄。候奄、中軍主斥候之官。 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籍偃、籍談父、爲上軍司馬、 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相親以聽上命、 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騶、六閑之騶、周禮諸侯有六閑馬、乘車尚禮容、故訓羣騶使知禮。 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大國三卿、晉時置六卿爲軍帥、故總舉六官、則知羣官無非其人、 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五百人之帥也、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偪、 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國語與左氏有異同。而於悼公始立獨詳焉。予備載之。[illegible] 國語云、使呂宣子佐下軍。宣子、呂錡之子呂相也、 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於上軍。上當爲下字之誤也、 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與襄老之尸以求知罃。楚人許之。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也。使彘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

至于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于今是賴夫二三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至於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爲太傅知右行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爲司空知欒糾之能御以和于政也使爲戎御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爲

戎右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也果敢無忌鎮靖使茲四人者爲之夫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者諗之使鎮靖者修之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文敏者道之則婉而入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靖者修之則一使茲四人者爲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爲元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爲元司馬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爲元候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爲輿尉知籍偃之惇率舊職而共給也使爲輿司馬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爲贊僕使張老延君譽於四方且觀道逆者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爲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三年公始合諸侯令狐文子卒公乃以魏絳爲不犯使佐親軍使張老爲司馬使范獻子爲候奄公譽達於戎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

盟之于是乎始復伯夫悼公卽位于弑君之後猶高貴鄉公常道鄉公之事也然能更置群臣政自（宋昌爲文帝建議以爲大臣不能專一[illegible]）巳出何與將其才有獨高抑强家參立未能制之（其志其勢則異于欒氏之亡也然亦危矣）而使得乘間以收其權耶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患之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冬十一月

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於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

欒伯之弑厲公也韓氏不與故悼公即位而韓獻子爲政（未有內政不收而成伯功者悼公之得在能進退諸卿而中軍帥猶重）公之所以收諸卿之權者此其本也而獻子果能復修伯業焉

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荀罃）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士魴）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當量其事之大小緩急而爲師之厚薄豈得以班爵爲等哉左氏載武仲之言以誌其失（凡此之變也當責大國不）凡此皆非禮之禮也蓋伯國之卿强而諸侯皆弱故用變禮焉變而加厚後不可改矣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九 終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陳眘公先生鑒定　同邑徐孚遠闇公評閱

襄公

元年春巳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置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太子光爲質於晉

凡古人勝着皆虛着也如漢高爲義帝發喪鄧禹謁高廟收十一帝神主豈常人所能見哉我用虛而敵智識自出於我下勝勢已爲我據兵所謂成（以立功）霸安疆在此一舉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

春秋之紀徒兵猶後世之紀車戰也以爲異也李衛公曰一馬當三人車步稱之混爲一法敵安知

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哉吳子令曰使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蓋二者衞公論其合吳子論其分也此專目徒兵是專用步戰耳車戰恒以正勝騎戰則奇而勝者十奇正分數大約如此三徒兵則奇而勝者十七然非乘間蹈隙欲以徒兵取勝車騎雖有侵軼之功自非百全之利太公大略謂四人當一騎四十人當一車予謂使得車騎之用所當尚不止此特善用步兵者能寡人之長則其利百全也能使彼車騎皆不得其用則見徒兵之利者不見車騎之利耳

於是東諸侯之師次於鄖以待晉師[illegible]晉師自鄭以鄖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衞侯次於戚以爲之援爲韓厥援

以兩軍而制其三方犄角之形而猿臂之勢也[illegible]

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因楚侵宋而鄭乃致師於宋此所以易爲功也

二年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衞以索馬牛皆百匹正輿子萊大夫夙沙衞齊寺人索簡擇好者齊師乃還齊侯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

萊人必間知齊侯惟衞言是聽而衞又可動以賂間遺賂之實人所難用一縣之力而竟千金之重也其事必行者故出此下策太公所謂因其所愛與其寵人彼貪利甚喜也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

曹公謂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雖非盛德亦英雄語蓋他人有其心而曹公有其言也此言以[illegible]而先主欲事事與操反故不忍襲劉璋龐士元乃云亂離非一道所能定若事定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尤爲確論

也然鄭之不遠即晉者以未知晉之心又懼楚之討也[illegible]故重爲去就重爲去就則得我者必有深喜而失我者亦無辭焉此小國之禮也

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政（爲政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晉伐喪非禮）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

鄭伯已卒可以即晉矣而猶遲之以是知鄭之有深謀也

會於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冬復會於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凡天下形勢必有要區故以天下之大論之即一隅所關甚小而當年爭之如此其至者以退則尺進則寸無此不足以立國如吳蜀之荊州宋之襄陽皆是也（此守要之論也）故守者不徒守必守其要害而後屹然金湯攻者不徒攻必扼其要領而後勢如破竹此古今不易之勢也按虎牢其地在鄭之西而楚在其南虎牢城而諸侯之師畢集非特鄭不敢南向即楚亦不得越鄭而東蹂躪中華之地獻子之謀有功於天下甚大後南宋吳玠用冉璡冉璞之言徙砦釣魚山（此守蜀也）爲賢於十萬師若陶侃移鎮武昌而諸將欲分兵鎮邾城侃每不答言者不已侃曰若（邾城在江北守之雖足以張形勢而南人敵之爲難故毛寶沒于北）以兵戍之必引虜致禍後庾亮戍之果大敗乃知天下有天下之勢一隅有一隅之勢遠近不同當阨險要也按穆天子傳七萃之士生捕虎天子畜東虢因名虎牢焉即漢之成皋

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於衡山（鳩茲吳邑衡山在吳興）

簡練之師必屬輕銳故懸軍深入然衡山在吳興則亦山林險阻沮澤難行之地也

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組文）按賈逵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用皮謂之甲用金謂之鎧也）帛綴甲步卒服之孔穎達曰甲貴牢固練若不固宜皆用組何當造不牢之甲而令步卒服之若練以綴甲何以謂之被又組是條繩不可爲衣服安

得以爲甲裏杜言漆甲爲文但被練文不言甲必非甲名被是被覆衣著之名故以練袍被于身上 [illegible] 子意軍事尚服飾故服膚輕服美重楚兵精故組甲被練爲記使戰時易識耳

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

孫子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距脫兔者速而不可追也吳人不與楚戰要而擊之非待其既去而後隨擊也凡稱要者必有所挾此則挾地勢以爲戰者也觀吳要擊得志便可知前以鳩茲委而誘敵欲用奇者其始固不惜有所棄矣

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

要擊則盡覆於敵矣尚有能免者亦以簡練之師耳

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

杜征南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恥以無備取敗（此亦將帥通弊）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乃表還其所獲之衆于皓皓果召政預乃啓伐吳之期蓋將當問其能否不當苛責一事成敗也（此在能御將者耳不拘成敗）

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巫臣在九天之上子反在九地之下此安得不病病安得不死乎（數語已盡武安侯傳末一段）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

又問焉對曰午也可于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于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于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午、祁奚子、羊舌赤、即羊舌職子、伯華也、）

祁奚之舉祁午也曰擇子莫若父言午能柔惠鎮定有直質而無流心公使祁午爲軍尉沒平公軍無秕政宋曹彬亦自舉其子爲大將（此古人常事總之不行于今日耳）然此乃君之明也使其有疑雖舉仇猶不可况其他乎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

軍誌曰中軍前後左右軍皆有分地方之以行垣（是為軍伍）而無通其交往非將帥之符節不得通行揚干挾貴而亂行也

魏絳戮其僕

若絳者可以為大將矣後世不復有能行此等事者人臣畏禍之心勝趙充國所云不忠之大者也然若光武勅避祭遵孫堅勸殺董卓巳為創事使

非握手之歡敢為震主之事耶

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二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不能致訓至于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于司寇

不伏劍而請死于司寇以見國有常刑蓋司寇執（以直詞而責明君而為決事）法者也絳無死法也亦恃晉君之明必將赦之可以無死

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言不止軍法能行也）

尉繚子曰將不私一人夫惟無私于一人故萬物至而命之君子不赦囚于五步之外雖鉤矢射之弗追也玉露云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勝愛身者敗如魏絳者固當令三軍畏愛耳

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群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為設禮食）（佐軍者在于自顯其才者貴于自全）

凡處卑地者多立奇節以顯名若胡建之斬御史是也至于衛大司馬肺腑之戚故云不患其無所處之地各異耳

張老爲中軍司馬。代魏絳 士富爲侯奄

晉侯匪特從善且賞諫矣以爵位鼓舞未有不風（明主賞君之別在其賞罰耳）動者也

四年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前年司馬何忌之師侵陳今猶未還繁陽楚地）韓獻子患之言于朝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于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况小乎夏

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魏主欲乘劉裕喪伐宋崔浩曰乘喪伐人縱得之（[illegible]）不令今宜遣人弔祭恤其凶災布義風于天下令（浩亦天文其言不宜伐喪以伐之未必有功[illegible]）德之事也而魏主以裕因姚興死而滅其國伐之亦何不可不從浩言

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間者主于知敵之情也又有以隣國爲間者孫子（戰國以後多用此術孫子之[illegible]）五間之所不及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莊子魏絳）

漢段紀明張然明皆一時名將而於東羌也一主用兵一主和議羌感矣恩德以前八郡都尉率好財貨故威化不行（後世羌人慕羌[illegible]以好利賂罷）觀山戎納虎豹之皮則知責賂于戎亦非所患苦但求者便無厭未開魏絳之懷（[illegible]三十[illegible]遺田豫豫張袖受之胡去豫以上聞詔褒之[illegible]）輒張田豫之袖耳（納戎令[illegible]袖以受狄）

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

陳新來和將觀于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爲國者當使常有餘力以待事來而應之）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

晉之於楚猶宋與魏也何以晉不宜伐戎魏獨宜擊柔然乎崔浩謂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是晉不先伐戎亦無以服中華也而未可同日論者宋弱而魏強也惟魏以十之七制蠕蠕而以十之三應宋已自從容有餘魏主所謂龜鱉小豎夫何

能為而浩以義隆非劉裕比也（[illegible]）時晉侯新立而楚（[illegible]）日益強大且鄢陵之敗楚之圖報必竭全力以抗之而後可濟若先開釁於戎是坐困也故當以陳之得失較量耳

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薦草也言戎狄逐水草而居者）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可資商賈）邊鄙不聳（聳懼）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

五利鑿鑿如穡人成功其利最大（[illegible]之禮順養亦以穡人成功）故邊塞多樹

栗多設地網外以防馳突內以修農功乃知設險（宋之李允則最留心民事）之道莫備於農事也太公舉戰攻守禦之備盡於農器而又曰善為國者取於人事必使遂其六畜闢其田野究其處所丈夫治田有畝數婦人織紝（[illegible]）有尺度乃富強之本也

戎狄事晉四隣震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

晉地邊狄（[illegible]）狄不可盡挾而用之可以為強且非獨晉也凡在冀北者皆當收戎之利（[illegible]）以德懷之於今亦然然爵人云當武帝而言和是為息民小人之貪功者多不悅當紹興而言和是為忘讐君子之守義者必力爭和戎殆不可槩論是又折衷無敵之道也

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晉悼之霸以修民事修民事者田也（此管敬仲之言也）人主未有不

富而可得志於敵國者未有不農而可致富者爵鄧士載廣田蓄穀為滅賊資（[illegible]）魏從其計每有軍事資食有餘艾所建也故蘇子曰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誠揣摩之言哉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髽麻髮合結也魯師既敗迎喪者多不能備凶服故髽以逆之雖有吉者亦髽以弔[illegible]）

爲常。憒引云、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于壺、終始是也、公幼弱、故云小子、紇短小、故云朱儒、杜預云、經不書敗、魯人諱之、

曰我君是使。而又曰使我敗於邾。以見將不知兵。此言將有所譏

而君不擇將致有斯敗也

五年王使王叔陳生愬戎於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

言王叔之貳於戎也。

時晉既已和戎。郎王叔陰懷二心。尚未顯白也。何

得不請王命。擅便倉卒耶。用戎者強國之本蓋晉人重於得戎之心。

執王叔以市德于戎。故知晉侯初欲伐戎之言爲

不誠也

楚子囊爲令尹。公子貞、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

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

楚之討陳叛也。曰以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子

辛。荍子王誅而晉文喜。子辛誅而宣子懼。乃知移于此言之國無人焉則爲敵所轉矣

易將師實敵國所瞻望。誠喜誠懼不可忽也

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此亦[illegible]

而後可。言晉力不能及陳、故七年陳侯逃歸、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

一月甲午。會於城棣以救之。城棣、鄭地、

凡春秋之爭諸侯者。鮮有不較量遠近也。遠。近者。

地也。雖有智巧。不能不稱審於度量。故晉楚爭陳

鄭中華不競。則二國必外附楚者。非有所好之也陳之附晉亦僅見耳力屈則又服于楚矣

徒以近楚。故耳。

六年莒人滅鄫。鄫恃賂也。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

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鄫雖屬魯。乃晉爲盟主而不恤小國。抑何不恕也。言鄫之附魯而又叛小國以自託及其失事則何以[illegible]

然鄫人恃魯而不。設備。魯竟不能救。則魯寔負鄫

不得不爲受過矣

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賂夙沙衛之謀、四月。晏弱城東

陽而遂圍萊。夙沙衛之力不足蔽萊耶抑受其賂而護之反使將師得成功邪

或搖櫓而詐商賈。或驅羊而稱上禮。皆市儈之智

也。故明者審於用間。而巧者得於研慮也

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堞、女墻也、埤、土山也、周城爲土山、及女墻、

凡城小而薄或外有高山賊得登山以俯瞰城內此城不可守也故凡僂櫓墩臺可俯瞰城內者則先令人守之如力不能守則先遣人毀之弗以資冠也（凡攻與守皆當奪人之高而使之處卑此亦在其術之能也）若城外本是平壤賊塹溝湮谷以陵我而我不能出奇以應之毋謂其難守也

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奔萊棠萊邑二人帥別邑兵解圍）齊師大敗之（敗湫等）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浮柔萊共公名）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陳無宇獻萊宗器於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郳高厚崔杼定其田

若晏弱先與正輿子王湫萊人戰未必決勝惟先（敵兵既敗則無心有奮氣矣）傾其根本使彼不得不還救乃所謂致人而不致于人也故用兵者必先審勢能審則如建瓴矣

八年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侵蔡欲以求媚于晉子耳子良之子不言敗唯以獲告）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

孫子曰雜於利而務可信也劉寅曰以所害參於所利則事務可伸也如鄭師伐蔡國人皆喜子產懼後楚果來伐鄭是所謂在利而思害也

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

鄭人本當合晉而又不當怒楚使楚人聽其合晉（小國自全宜如此耳）

然後少安今侵蔡以怒楚則楚之師必至而從違又不可定矣是以子產憂之子國之怒非憂其小器速成智盡此也當時諸卿爲政鄭國大亂少見鋒穎定爲所忌故變而保全之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待晉來救子孔穆公子子蟜子游子子展子罕子）（此爲得之）子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

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

小國所恃惟信不遠從楚楚怒不淡以我於晉有信也若棄晉即楚晉怒必甚而於楚尚新未必其能庇我與否是兩患也 此爲深見事理若欲從楚須使晉人無辭[illegible]從晉也亦復如必如是而後少安也

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

若止言晉善亦未必可從惟策從晉之利而兼明背楚之不害斯爲百全

子駟曰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於晉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而即安於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於城下惟君圖之

凡利害自須相兼欲求有利無害此何可得但須 此言[illegible] 不論目前爲經久之計耳若宋人議和議戰亦各有利害故人主甘心焉非特畏虜也諸將握重兵於外而不能制兼畏諸將故主和議者以諸將之 人主信之[illegible] 權未易收則非特北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唯大將惕息俟命而後江左得以少安兵權歸於朝廷利豈不大諸將廢而中國益弱害豈不大夫 惟其[illegible] 檜之奸易明也王次翁且多其杯酒釋兵有彌亂之功嗚呼一時倡議之人寧可遽定是非耶

晉范宣子來聘告將用師於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

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

凡子孫能念祖父犯霜露披荊榛開創之難自不至隳其業矣

九年

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 樂喜子罕也爲政卿[illegible]

備火之政、使伯氏司里。司里、里宰。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計人力所任、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巡行也、丈度也、繕治也、行度守備之處、恐因災有亂。表火道。火起則從其所趣標表之、使華臣具正徒。臣華元子、為司徒、正徒役徒也、司徒之所主也。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隧正官名也、五縣為隧、納聚郊野保守之民、使隨火所起往救之、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亦華元子、代元為右師、討治也、使具其官屬、向戌討左亦如之。向戌、左師、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樂遄司寇、刑器刑書、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

皇鄖皇父充石之後、校正主馬、工正主車、使各備其官。使西鉏吾庀府守西鉏大宰也、府六官之典、令司宮巷伯儆宮。司宮奄人、巷伯寺人、皆掌宮內之事、二師令四鄉正敬享。二師、左右二師也、鄉正、鄉大夫也、二師令四鄉之大夫敬用享祀、祝宗用馬於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祝、大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

觀宋子罕鄭子產救災。則知古人遇事整暇詳密實非後人所能彷彿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言不但爭強于敵

果能類能而使自當統制九寓縱橫萬里曹公不云乎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故慶之之揣玄謨郗超之料謝玄道不越此

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于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代韓厥將中軍、范匄少于中行偃而上之使

佐中軍。偃讓匄居已上、使匄佐中軍、偃將上軍、韓起少于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黶魴讓起、起佐上軍、黶將下軍、魴佐之、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武將新軍、絳佐新軍、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此皇甫威明之言也我亦欲云然耳

夫世所難者非年齒之不長爵位之不崇也貴而讓賢長而讓少以其能而已殷文奎云將軍之舉作謂自不可奪左旃公子之虛右席每誦斯言使人徘徊不徒言其玄儁也

君其圖之王曰吾旣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
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楚地）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
也
援秦而不出境本無戰情也（許援而不出師將以關兩敵也此戰國時之常事耳）後世求援於人者每
不得其半臂之用故倚人以爲重者其進退不豪
也
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
罃士匄門於鄟門（鄭城門也三國從中軍）衛北宮括曹人邾人

從荀偃韓起門於師之梁（師之梁亦鄭城門三國從上軍）滕人薛人
從欒黶士魴門於北門（二國從下軍）杞人郳人從趙武魏
絳斬行栗（二國從新軍行栗表道樹）甲戌師於氾（衆軍還聚氾氾鄭地）
管子曰三驚當一至三至當一軍三軍當一戰晉
分軍逼鄭不待交戰而鄭自服（能分軍者大[illegible]長）是一軍可當一戰
矣
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歸老幼者[illegible]）
魏公子之令曰父子俱在中軍者父歸兄弟俱在
中軍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無忌之破秦勾
踐之破吳皆歸老幼也
居疾於虎牢（使諸軍疾病息其中）
居疾則躬親醫藥乃劉郭守城城中言有病人即（因城中危懼故禁言病以自強）
今焚之於是城中不敢言疾此亦權道也
肆眚圍鄭
子產治鄭孔明治蜀皆赦不妄下也此猶治國也
豈有治兵而可以肆眚者乎治兵而肆眚此取道

也但當年亦以此愚鄭本非實事耳孔明不云乎
制勝於天下用法明也若復廢法何以討賊耶
鄭人恐乃行成
虎牢旣據鄭形勝而居疾虎牢非特爲經久之計
亦有緣咎爲主之勢乃知鄭所以服得力於虎牢（困久矣而復爲持久之計以[illegible]鄭人懼而[illegible]成）
之城也
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
然無成

獻子之策亦是以逸待勞未為失策但不若知武
子不戰而屈人兵猶為勝算耳

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

按賈逵云以三分四軍為十二部杜以分為十二
則一部人少不足抗敵鄭衆以分四軍為三部晉
各一動而楚三來故曰不能也夫世之用兵者孰
不知分兵之利而聚兵之害惟兵少而分患力不
足勝敵耳若今之流人皆百戰勁賊而復蔓延省

直盤踞於腹心之間無論所募之兵皆浮浪子弟
未必足用卽果有兵矣然唐宋之寇旋挫旋熾今
數年以來未甞大擊破之謂果幸邀一勝遂可滅
賊否耶固未敢以為然也考周書莫折後熾連結
賊黨所在寇掠李賢率鄉兵與行涇州事史寧討
之賢謂寧曰賊結聚歲久徒衆甚多數州之人皆
為其用我若總一陣幷力擊之彼同惡相濟理必
總萃於我莫若令諸軍分為數道多設旗鼓掎角
而前以脅諸柵公別統諸兵直指熾所按甲而待
莫與交鋒令其進不得戰退不得守以候其懈擊
之必破故奇法曰敵兵一進一止互換來攻此欲
疲勞吾也我當分軍為四一軍進戰一軍策應一
軍食一軍息更止更戰遞相進退益分軍治力為
國用兵之要道今之治寇者所當講也

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
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

力先王之制也（艾息也言當從勞心之勞）

光武勅吳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粮食若有逃亡
則沮敗軍心宜悉罷之乃知選銳分師非特與民
休息亦為計較資糧我悠游翱翔而楚疲于奔命
勞心之功過於數十萬師矣

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
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子駟）公子發（子國）公子嘉（子孔）公
孫輒（子耳）公孫蠆（子蟜）公孫舍之（子展）及其大夫門子皆從

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曰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此亦在詞情之中）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

公子騑首議欲即楚今晉師至而楚救未及恐爲（[illegible]）國人所譏晉人所討爲此盟以敗晉鄭之成也

晉人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三門鄭門師之梁北門也癸亥月有五日晉果三分其軍各攻一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以長曆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是閏月當爲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爲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爲月晉人三番四軍更攻鄭門門各五日晉各一攻鄭三受敵欲以苦之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日鄭故不服而去明日戊寅濟于陰阪復侵鄭外邑陰阪洧津）次於陰口而還（陰口鄭地名）

曰門其三門而又曰濟于陰阪即紀還師焉晉未嘗實用之也以分軍服鄭總之主于不戰但不戰之謀有遠功而無近效一時雖不能得志日久鄭（晉之服鄭不必久而後服之也當時鄭與不同心晉與楚亦不同心故事有錯出耳勿爲[illegible]文所象）自不能支楚自不得爭矣

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時晉與諸侯分兵尚且有師老思歸之患況率重

兵而僕僕長道耶然鄭即伺隙邀擊（[illegible]）僅可一時倖勝而禍益深矣且晉自與楚爭耳于鄭非有德怨何乃襲人于險耶此尤不當論兵勢當論國情也

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中分鄭城中里名罷戎楚大夫）

鄭子駟心欲善楚故晉爭之甚難（此其情也）楚即之甚易晉

人于鄭。數舉而後定之蓋亦勞矣若能先搆子駟（欲致人之國當搆其用）

即事立決耳故我以爲不善服鄭也（爭之臣則力少而功多）

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

賈詡所謂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法（此兵者所不失）

正亦云必內有憂喪故耳。能以精兵躡之可以覆

軍擒將。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今之大臣若倡此議則有殺身之禍矣）

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

凡財之爲道惟患中飽不在上不在下也但須人（財之利出于積財則雖禁其輸不可得也此管子之數也）（人之積財者自然施舍）

主講求鼓舞之道使人自樂輸耳故不能施舍輸

積而徒言息民與夫鼓舞之術不至而欲其臣之

施舍輸積皆空談也。

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

惟劉晏可當斯語桑孔不足言也。（利權歸一無人要個則易以致此耳）

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

國乃有節。

行之期年而國有節霸者速得志于天下也（我持經國乎也）

三駕而楚不能與爭。（十年師于牛首十一年師于向、其秋觀兵于鄭東門、）

凡我謀已成雖有強敵不得不就程束既握勝算（欲强敵者不過能內治而已）

無能越我度外也故成大業者。先定其規模而後

從事。

（十年）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

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

孫權號十萬衆攻新城滿寵欲率兵救之田豫曰。

此賊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城不可

拔衆必罷怠然後擊之魏太宗遣奚斤南伐斤請

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于守城不如分軍略地又

慕容白曜將攻肥城酈范曰肥城小得之無益軍

聲失之有損威勢若飛書告喻自可不攻而服益

攻城之法爲不得已故智者先慮之孫子曰城有（不可妄攻者勿攻）

所不攻張預曰拔之而不能守委之而不爲患自

不須攻也若淺溝高壘不能卒下則不可攻。

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堇父、孟獻子家臣、步挽重車、）
當時已有巢車則所謂輦重如役者重車也即孫
子所謂修櫓轒轀也轒轀者車也修櫓者大盾也
轒轀四輪車其下可覆數十人運土以實隍者
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
凡攻城而城内啓門者陳覘所爲雖誘之亦不敢（守城者亦使常有出兵則敵自不入）
入也諸侯之士門焉是落偪陽計中矣
縣門發（縣門、偪陽人發之、以閉攻門之士、）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内者也、紇郰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言紇抉舉縣門出在内者、）

楚子元伐鄭曰縣門不發註曰不閉城門以示閒
暇夫縣門在外者也一曰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
不發一曰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則知二役
皆已入城特一則不發以詐敵一則發縣門以要（從來攻圍皆城而入者多啓門而入者）
寇耳發者機也見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隨發而
隨括使寇能入不能出我乃舉而殲焉今每城設
甕城第爲曲叉甕巖門戶何以都泰見機巧乎按（則其術不可不）

孔疏縣門者編版廣長如門施機關以縣門上有
寇則發機而下之諸侯之士攻偪陽之門已有入
者縣門乃發郰人抉袂而舉之以出門者服虔云
抉撅也以木抉縣門使舉令下容人出也
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狄虎彌魯人也、蒙覆也、櫓、大楯、）
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
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絶之隊則
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

于軍三日
以區區偪陽而與諸侯之師且勇力之士從軍者
如雲而猶縣布辭客從容有餘以是知攻城之難
敵用衝車則懸布以當之此羊侃守城遺法
諸侯之師久于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
降懼不能歸（向夏恐有久雨、從丙寅至庚寅二十五日、故曰久、）請班師
從丙寅至庚寅二十五日則及一月矣曰水潦將
降則未降也太公兵徵曰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

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天輔此所以知可攻而攻者也不可攻而止句偃或是此意

知伯怒投之以機出于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伐偪陽、封向戌。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與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智伯亦有長處

攻城不克固當去之而智伯不從者以其謀非出元帥若其不捷有受其咎者使首謀之人出死力

以成其事耳此乃智伯巧于攻城也

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

兵法曰大將軍無不得誅然左氏所載未嘗有大將而斬副將者知伯投機之怒可謂王肅後荀丕圍襄陽久不下堅賜以劍曰來春不捷者汝可自裁不足復持面見我也與此極相類

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

庚寅月四日甲午月八日言不出七日也然有儒將有戰將若田單厲氣循城躬親矢石而狄人下乃戰將也夫儒者之為將也但須指麾在我處分有方何用身受矢石耶智謀投機韋叡授節乃大將之繩軌儒者之風烈乎

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言其因會以滅國非之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以偪陽光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

死請乃予宋公

與諸侯以自封豈特群臣不安事亦關於霸主然初伐偪陽之時向戌已知當封已矣恐而不言以待事成而辭之歸功於國向戌亦智矣哉

晉侯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諱俘中國故謂之夷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霍晉邑內史掌爵祿廢置者使選偪陽宗族賢者令居霍奉妘姓之祀善不滅姓故曰禮也使周史者示有王命

滅其國者卽予其子孫以侯爵亦不爲過而勝國

之裔便為廢族若漢高于項王也葬以侯禮而子

孫無聞焉此所以異于商周也

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為右生秦丕茲（堇父生子名丕茲）事

仲尼（言其父以力相尚子事仲尼以德相尚）

叔梁紇門而呂覽以為孔子之勁能舉國門之關

豈孔氏固世有武功耶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宋地）庚午圍宋門

于桐門

冠以圍而曰門宋桐門者圍宋者名也攻宋者實

也凡師十則圍之五則攻之楚與鄭能五而不能

十故能攻而不能圍也

衛侯救宋師於襄牛鄭子襄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

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

病矣子展曰得罪于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于亡乎

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

時不侵衛亦未必亡侵衛以救亡最為拙筭

孫文子卜追之獻兆于定姜姜氏問繇（繇兆辭）曰兆如

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

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孫蒯林父子）

出征喪雄未知其誰屬也而定姜以為禦寇之利

凡兵事之占吉凶論主客征者喪雄利主不利客

之詞也凡兩軍相對先起者為客後應者為主人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

克之

一邑則成圍宋國都則不成圍故拔人之國而非

攻毀人之國而非久圍與攻皆頓兵也

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

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鄭簡公幼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三士任其禍也）

立國有宜弱者有宜競者若晉悼賢霸而八卿和

睦鄭雖主少國弱而不宜競也弱與競當視時小

國不當有功況有功以怒大國乎鄭之是舉也功歸于楚而怨結于晉何利之有此執政之失策也（是時鄭之去就未定其待子產當國乎）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己酉師于牛首。

先至者有賞所以示勸也故以周之班爵爲序者（在霸主更立一明賞罰）正也以至之先後爲序者權也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禦牛首師也黜減損）尉止獲又與之爭（獲侯）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不使獻所獲）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子駟所殺公子熙等之黨）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公子嘉也知難不告利得其處也爲十九年殺公子嘉傳）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公孫夏子駟子）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子國子）爲門者庀群司閉府庫愼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二千[illegible]百七十五人）尸而攻盜于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犇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犇宋（尉翩尉止子司齊司臣子）

定變于倉卒智謀所不及施才之短劣易見（以此觀人最審）觀子西子產一歸而授甲一成列而出便知二子優劣（此又一論耳言賊起倉卒雖劫鄭伯非有人能執柄者除之易于諸呂也）此與漢誅諸呂大小不同各有難易也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梧制皆鄭地）

晉既城虎牢以偪鄭復城梧制以壯聯絡之勢令諸侯戍虎牢而晉師戍梧制皆所謂善分也

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修其城而置戍鄭服則欲以還鄭故大子追書繫之于鄭以見晉志）鄭及晉平

叛則挾虎牢以爲功服則懸虎牢以爲賞虎牢之功甚大但虎牢之戍（若鄭既服而仍[illegible]）不可以久鄭人既服即以與之非但收鄭人之心亦以休諸侯之力耳

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

還繞也陽陵鄭地

救鄭則爲晉所致矣（此亦用虛使楚師不進則晉事成矣）還鄭而南若與楚遇者以誘致楚。

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

兵家無過虛實有一陣之虛實如所謂實則以正勝之虛則以奇勝之也然行師又另有虛實（事後甚易知而當境者不易知）用戰者用實也用不戰者用虛也若知武子之謀是乃純用虛者鄭人皆知之而欒黶不知妄欲實用之耳

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潁出城陽至下蔡入淮）

吳起與秦戰未合有一夫不勝其忿斬敵一將起欲加刑衆曰此材士也起曰非吾令也遂斬之狄青之戰歸仁也旣陳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將賈逵私念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軍疾趨山賊至逵擁衆而下賊遂大潰逵乃詣青帳前請罪青撫逵背曰違令而勝權也何罪之有要之違令而斬（未戰以前雖有功而違令必當行罰法若既勝以後則可以功贖之矣）者正也違令而宥之者權也宥之不可者以一事之勝負不足論而後日不可復宣號令也

子矯曰諸侯旣有成行必不戰矣。（言有成去之志）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楚見晉退必來圍鄭晉雖見楚圍鄭猶將退師而去）不如從楚亦以退之（以退楚）宵涉潁與楚人盟（此時鄭尚欲觀楚故會卒然盟）

宵涉潁者非畏晉夜渡也恐稍遲則諸卿又滋異議耳鄭之輕於去就于是爲甚以故連年被師蓋執政無深謀以至此

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

杜云欲伐涉潁者夫涉潁而盟一卿大夫之事耳豈鄭師畢涉耶且曰宵涉則乘晉不知也我何能（因鄭與楚盟故欲伐之非伐涉潁者也）及之哉若果鄭師半涉而擊之則又非楚所能救也

曰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爲後伐之資）今伐其師楚必救之

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

致怨於鄭若鄭服從有以藉口于楚苟鄭南轅則此爲有深謀

堅其交而我後日有事于鄭楚不得不救使楚道

敝也

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欲以致怨

晉爭鄭與楚戰楚爭鄭與晉戰皆爲失策惟遷延鄭與鄢陵之事不可不懲也

不戰而示威于鄭可以安然服鄭而無患

楚人亦還

正欲使楚數出以罷之

侵鄭北鄙而還則致怨於鄭而楚弗能救也所謂

欲一戰豈可得耶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陳眉公先生鑒定

同邑徐孚遠闇公評閱

襄公

十一年春季武子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

穆子曰盟諸知季氏將復變易乃盟

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

各毀其乘壞其軍乘分以足成三軍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

入者無征使軍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無公征不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驅使入已

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

叔孫氏使盡爲臣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

不然不舍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此蓋三家盟詛之本言

魯大國也成王封周公地方七百里本應三軍春此言自毀之故

秋時軍多則貢重故自減爲二軍雖僖公公車千魯本應三軍自量強弱或減或益列史不須書也此以季氏擅權特書之耳

乘公徒三萬當亦二軍也今雖作三軍乃至昭公

時蒐於紅革車不過千乘蓋周禮公侯之賦千乘

魯始終千乘其制不爲過侈可見成公丘甲之作非計甸增乘明矣（因刑罪以明之）但兵賦皆君主之若有賦無民則民不爲公家用以故魯欲去三家而子家子以爲舍民數世不可以擧事也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晉晉不我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

晉欲致怨而鄭欲使晉師致死皆彼此懸合但必（托固之鄭如此）

使楚弗敢敵而後鄭始固與晉楚弗敢敵非明君賢將數年之功而能然乎

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

在晉有晉之謀鄭有鄭之謀故開闔人情今敵國（純以機用）一喜一怒者謀也

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

使疆埸之司惡於宋而宋大獲焉與之敵必取之也（總欲使楚人自見力弱而不能有辭于我）先失利於宋而後伐之者使楚人不以啓釁咎我也則楚必爲我興師矣然後晉楚相遇觀其機勢所在而去就焉國雖小乃居重矣

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

說之曲折（或擒或縱一齊不失）如河流之紆回而不可測

夏鄭子展侵宋四月諸侯伐鄭已亥齊太子光宋向

戌先至於鄭門於東門其莫晉荀罃至於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

紀諸侯之師先至而即係以其暮晉師至者以千（行師而能合期此將之能也）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不失期也惟晉分兵則師輕何至於失期哉

六月諸侯會於北林師於向（向在潁川）右還次於瑣圍鄭觀兵於南門西濟於濟隧（濟隧水名）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於亳

諸侯之師。三路攻鄭。或攻其東。或攻其西。或攻其北。分兵以攻。則無叢聚之患。會於北林。師於向。次於瑣。猶未解去也。合兵以圍。未極其兵力也。觀兵於南。西濟於隧。伐人者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以不足者。誘之也。(此謂晋人用虛之勢)示敵以有餘者。懼之也

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或間茲命。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齊桓晋悼之霸諸侯。皆有道敝之患。道敝而不至於病者。以悠游翺翔而不至如負重絕筋也(民力有餘則有以待人)

楚子囊乞旅於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鄭逆服。故要伐宋也。秦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

秦自知晋不可抗。故始而兵不出境。茲不得已而出兵。復不與伐宋而還。於楚明示異同也。晋欲頻致楚師。致楚師。而必不與之戰。(晋與鄭同情。能以逸敝勞)鄭亦欲頻致諸侯之師。頻致諸侯之師。而後有以謝楚。若鄭之謀所為避兵於兵也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此夏諸侯皆復來。故曰悉師)

悉師以復伐鄭者。鄭重之詞也。悉師則悉起師。以臨鄭矣。傳紀重兵者。以別於向之分兵也。晋悼節兵者也。(以其數少出師。而後用重兵以示之不可敵)此悉師者何。曰。晋悼謀定而後兵者也。于此。觀其成焉。是役也。鄭已服矣。楚已屈矣。前有數年之勞。而後享數十年之安。皆藉手此役。即悉師以示中國之壯武。(執審當日之情)雖重勞諸侯。當不為怨厲矣。故

齊桓二十年節兵。而召陵之役。亦用重兵也

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晋。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晋。不然。則武震以懾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

曰以玉帛綏晋。明以不能者要楚也。曰震之以武。明以不能者驕楚也。楚二者俱不能。聽則詞塞矣。執行人者。詞塞而窮於莫可如何也。然鄭行人之詞告楚。以難非遽絕楚也。(此言楚在鄭度中也)楚不能援。而執其行人

則鄭直楚曲後雖從晉楚不能重討之是可以安
矣
諸侯之師觀兵於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
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
十二月戊寅會於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
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於諸侯（叔向也、告諸侯亦使赦鄭囚、）
（其爭之也久故既得而重爲之禮）
必如此乃可令鄭服裴李之平蔡猶庶幾此風焉
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

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赦其罪人、）
鄭服而諸侯自懼遍告諸侯使赦鄭囚者雖以懷（張其功以固盟也）
諸侯也亦以威諸侯也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悝、觸、蠲、皆樂師名、）廣車軘車
淳十五乘甲兵備（廣車軘車皆兵車名、淳、耦也、廣軘車相耦凡十五乘、）
廣車見于周禮軘車見于邲之戰載廣車軘車而
又紀兵車百乘是廣軘必兵車之大者

凡兵車百乘（他兵車及廣軘共百乘、）歌鐘二肆（肆、列也、縣鐘十六爲一肆、二肆三十二枚、）及其鎛磬（鎛、磬、皆樂器、）女樂二八
鄭向有重賂晉師之謀今始行之（晉鄭之盟于是始固）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
諸華
晉悼之霸得計于和戎以此言賞絳功實爲不誣
夫齊擅魚鹽之饒晉收諸戎之利國之所以强也（圖霸者必有所挾以用之在于善收其利耳）
然非國有才臣則亦爲棄利矣

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
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
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
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
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
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
陸伯言曰方今英雄棊布豺狼瞷望克敵寧亂非
衆不濟而山冦依阻深地腹心未平難以圖遠故

孔明不令南人不反則無以致力于中原是以隴中之言即及西和諸戎南撫夷蠻也（□武□可用□當用之此皆□之良策）

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唐李晟破賊德宗賜第賜女樂八人入第之日京兆府供帳酒饌賜教坊樂具鼓吹迎導時以為榮

又李晟與馬燧在朝每宴樂恩賜使者相銜於道兩家日出無鐘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能使功臣富樂則朝廷自然粗安）

曰今日何不舉樂蓋子儀之聲伎自魏絳始也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爵也經不書救鄭已悔）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晉無所救）（外）

未戰而先勝者先見弱于敵而後戰也（示弱之之謀也）

壬午武濟自輔氏（從輔氏渡河）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合）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櫟晉地）

秦之出兵不過以塞責本無意於戰也兵將寡少勝不足以為名晉惟有嚴兵固圍以禦之弗與之（如是則能保勝矣）

戰而已鮑武始分而終合鮑先入晉者惟恐晉以秦為虞也鮑則少而又少焉鮑既入而武亦得以濟矣武之自輔氏濟也可擊而不可擊者以鮑先（可謂明于審勢）

入晉為之應也秦之敗晉伺晉之暇也而所以能敗晉者以其能分合也然則毋曰兵少不必分合（雖數百人或數十人亦可分也）

也衆而能分兵家之常少而能分乃可許以用奇矣故太公有烏雲山兵烏雲澤兵烏散而雲合也六韜數千言分合足以盡之（此為知言）

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為公盤

銅兵之利器也故楚子與而悔之曰無以鑄兵今獲鐘不以鑄兵器而以鑄食器是化有用為無用也（欲以旌功也為盤亦此意耳）

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晉圖鄭數十年而始收功於鄭楚不能有加于鄭

轉而伐宋益見其屈矣。

十三年 夏鄅亂分爲三師救鄅遂取之鄅師也經不稱師不滿二千五百人傳通言之

鄅亂國分爲三部必兄弟爭立如袁熙袁尚是也但鄅國小分爲三已不國矣書云君老太子不定其國易危也況托言救鄅而遂取之豈待多人哉雖不滿二千五百人力已有餘矣

荀罃士魴卒晉侯蒐於緜上以治兵爲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以與衆共

是將帥更迭爲政權猶在上

古者有軍容有國容軍容廢則民德弱此所謂軍容也

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匄佐之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荀罃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以武位卑故不聽更命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超四等代荀偃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黶亦如故絳自新軍佐超一等代士魴

晉侯賞功則先魏絳而不及智罃然魏絳之賢如是而諸卿皆冠於上僅佐下軍豈諸卿才皆過於絳者耶雖以晉才之盛然亦參用新舊故以絳之賢而猶在中軍之下也合文悼二公論之亦可以見晉才之盛矣

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

劉裕以朱齡石有武幹欲用爲元帥衆以其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而裕即以齡石爲益州刺史與之密謀進取可謂善於簡拔矣夫以晉之大何患無人耶晉侯卒難其人此不預儲之過也或有其人而望輕未足以爲卿耶列國之卿皆用世族晉卿多賢大夫而參以位故難其人昭烈使黃忠與關張同列而關不悅岳武穆與張韓同爲樞密而張忌之命將之輕重又當論耶

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

命將而民和民和而諸侯睦故和而後可造事也

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

凡將之侈汰者皆當偕以行法所謂不善者善人之資也欒黶可化以禮讓而不可束以軍法此亦（欒氏世宗亦未易可制）大將不能行法耳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時楚共王初歿）

兵志曰定謀貴决機巧貴速進退貴必兵權貴一也然非明决者不能乘人多遲鈍失事機矣

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於庸浦（庸浦楚地）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爲吳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凡設伏者必爲羸兵以誘敵自古及今何可勝數雖三尺童子平時皆知之臨事輒眩亂也蓋將有（將帥多有此失）十過愚者可詐而誘不戒者可潛而襲吳之易楚也誘之亦以敗之矣襲之亦以敗之矣即薄之要之震之亦以敗之矣因勢而利導尤莫若誘也故養叔者楚之知兵者也豈獨以射哉惜乎其以射名也

十四年 春吳告敗於晉會於向爲吳謀楚故也

巫臣請使於吳故吳得通上國有同惡相恤之義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正當開吳楚何爲以伐喪責之）（不爲伐楚）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駒支戎子名）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爲允姓瓜州地今在燉煌）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泄則職女之由（中國之待戎當羈縻而已豈宜責以忠信耶 [illegible]）

時晉已和戎則不以戎爲虞戎因以間晉致有漏言之失

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於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四嶽堯時方伯姜姓也）賜我南鄙之田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

臣至於今不貳。晉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於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

抑何從容爾雅。不諂不亢也。觀其賦詩而退。豈亦羈余之流歟。（戎人合以有退不可以不深有辭不可以不悔所以為駕上[illegible]）然晉非真欲絕戎也。不過讓之。使之後無二心而已。故受其辭而不責。以示包荒之意

凡御戎狄。皆當如此。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役在十一年）晉侯待於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涇水出安定）

武德中。劉黑闥據河北反。太宗率兵討之。先遣堰洺水上流。使淺。令黑闥得渡水。及戰。遽令決堰。水至深丈餘。賊徒溺死者數千人。（臨河而爭波已渡而輕進皆足致敗）乃知輕渡者亦非也。

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

及涇不濟者。必有所疑畏。而不敢濟也。或恐決上流而淹吾軍。或恐乘半渡而擊吾軍。故不濟也。或是水淺可涉。而三軍疑懼。故叔向退而具舟。舟制

若樓船蒙衝鬬艦走舸遊艇海鶻。通典載其制甚詳。則知唐已前固備之矣。若李皐運巧思為戰艦。挾二輪蹈之。翔風鼓浪。若挂帆席。宋紹興二年。無為軍守臣王彥恢置飛虎戰艦。旁設四輪。每輪八楫。四人斡旋。日行千里。楊么之樓船。以輪激水。其行如飛。今其制不復覩也。（若秦晉二國則秦師似非其所長）總之弓馬之利。南不如北。舟楫之利。北不如南。故有走船使馬之嘆矣。

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

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

鄭初服於晋欲示無貳心故勸諸侯速濟也 所謂欲人親已必先勸之

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

劉錡之禦兀术也遣人毒頴水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於河飲者夷其族時天大暑敵遠來晝夜不解甲人馬饑渴飲食水草輙病順昌之敗得水之助也 長孫晟置毒上流突厥頗有飲之人畜多死因夜遁 此亦小數耳豈可長勝 孫子曰無迎水流武經總要云防毒有五一謂新得敵地弗飲其井泉恐先置毒

二謂流泉出於敵境恐潛於上流入毒三謂死水不流四謂夏潦漲霪自溪塘而出其色黑及帶沫如沸或赤而味鹹或濁而味澁五謂土境舊有惡毒如含沙水弩之類皆須審告之以謹防慮

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於棫林 秦地 不獲成焉 秦不服 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

鄢陵之戰塞井夷竈者爲楚軍所壓不便布陳也此則形勢不同雖已濟涇未必即爲秦所薄惟是 濟河而戰利于一決項羽是也 入明告吏士將決一死戰不反顧耳 韋郎是也

欒黶曰晋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

孫子曰大吏怒而不服張預曰小將恚怒而不服於大將之令蓋所謂不服者雖大吏怒而下不服也數怒則軍無威

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 中行伯荀偃也莊子魏絳也左史晋

大夫 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

註曰以從命爲待也予謂非也言從帥東歸本以待夫子耳然三軍皆視中軍爲進退也此則莊子之失也 莊子當諫欒黶無違令又當說荀伯協和以就大事不宜默默而去

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晋人謂之遷延之役 伯游既知過矣必當以偏下欒黶欒黶亦當改圖以成廉藺之交今俱從去者是

三軍之於令貴順也大將之於令貴審也將之爲

道也將出令則必博謀於下已令則不可違也荀伯不謀欒黶違令兩失之矣

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欒鍼欒黶弟也二位謂黶將下軍鍼為戎右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

凡將應擇死所鍼死之以愧事君者恨黶之撓令也故曰吾有二位於戎路鍼之馳秦師而沒也欒大族也不和于衆然二役一此則猶有同知欒氏將滅而以死勤事乎然以鍼之賢使其生也猶足彌縫黶之汰而保其宗吾議其輕生矣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一 十 劍關齋

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問于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

欒書弒君晉人不以為賊而德之者以其定策悼公有大功于晉也大約與霍氏相類故禍不于其身而皆于其子孫若欒氏之禍亦大酷哉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為之蒯聵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

懷光有大功于唐觀其投券於地曰聖人疑懷光耶是迫之反也嗟乎臨淮且不免何論懷光耶人臣當置死生于度外也然為人君者亦不可不戒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一 九 劍關齋

臣始不令而君為始禍春秋譏之

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於丘宮孫子皆殺之子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姜氏追之敗公徒於阿澤鄄人執之子行亦公子

公徒何罪而鄄人執之耶則公之如鄄亦危矣

初尹公佗學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學射于公孫丁二

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子魚即庾公差

于此見衛人之逆志于君亦其君有以自取焉二子者其人非成德比也

從臣逐主而計較于師弟不知于義何居也

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

鄭玄云方四百里以上爲成國成國唯公與侯乃

所謂三軍者亦其名然耳衆寡之數必視其國力所出不然晉地數亦奚而作三軍乃出百里之賦耶

春秋之世鄭置六卿未必不是三軍夫一軍一卿豈鄭亦僭六軍耶殆不然矣

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朔知罃之長子盈朔弟也盈生而朔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彘裘士魴子也十三年荀罃士魴卒其子皆幼未任爲卿故新軍無帥遂舍之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

其事定如此蓋二子既幼則諸卿因而并之舍新軍者諸卿之利非晉侯之利也

舍新軍舍其帥乎則并新軍於三軍而軍額未嘗少也若盡舍去其軍是軍仍隸爲民矣古者以民爲兵秦漢始有募兵然猶民兵參用也唐之中世盡廢民兵爲募兵兵民截然矣唐之兵强宋之兵弱兵强者其將强兵弱者其國弱以兵與民分是兵之强弱俱足爲我累也故安石保甲與弓箭社皆欲寓兵於農但保甲之行本是繁密惟行之簡直庶不至冗敝若凡事一本周

爲法繁密則官民必擾故雖有良法皆成厲階 妙論

禮有不勝其害者以周禮太纖悉行之徒足以弱國周之弱自周禮弱之也汰募兵練民兵可也以周之法行之于宋不可也非其時異周禮實難行

愚謂以爲後世官吏受賕凡有事于官府皆當出費故多一令則民間多一擾以法愈繁而民愈困也周之法當時乃能行意其官吏皆清白民固可徒手而來往耶

要須得其意耳

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

兵有形與聲不出則無形也無形之形無聲之聲客動主人靜必有謀也宜亟去之皆所以誘敵也故曰難知如陰雖難知如陰而研慮揣勢當亦不能遁矣

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所以自斷後者欲以儆也若不儆則殆之無殿者矣

即自將斷後若不儆備必爲敵人所乘矣

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孫子之論地形也詳矣以地形爲兵之助而又曰有險者有隘者隘者兩山之間通谷也孫子曰隘形者敵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弗從不盈而從之謂我先盈之以待敵可也謂敵先居之盈而弗從可也若所謂敵先居之弗盈而從之竊有惑焉夫隘而從之（隘地先居者勝敵見其進不可從）其險我與敵共之者

也如兩鼠鬬於穴中我豈可從之哉故隘形而敵先居之避之可也從之不可也從之是致於人也且隘形者谷戰也吳子谷戰之法雖衆弗用（用我之輕以當敵而須重兵于安處也）募吾材士與敵相當用輕足利兵隱車騎於數里之外出旌列旆行出山外營之使敵不得進退則谷戰宜致人（曹公以地形險隘尤不宜致于人）而不宜致於人也明矣安可云弗盈而從之耶李衛公云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如彼要害敵先據之如此之利我已失守縱有驍兵亦何以施

其用乎益險阻之地或避或從必須預料吳人不出師應楚料楚必易之又料其旋師必取道皐舟（歸師厭難將隋要擊利有[illegible]）故從其隘預遣人設伏要擊之所謂用衆者務易用奇者務隘也

楚子燮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衛社稷

楚之存亡不係乎郢之城否然臨歿而以城郢爲（孔明臨歿謂楊儀等勿復來此子囊代吳而還乃欲城郢使後人又不如巳故勸其自保耶）言可謂社稷之衛矣

十五年　楚公子午爲令尹（子庚）公子罷戎爲右尹（爲子馮）爲大司馬（子馮叔敖從子）公子橐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到屈蕩子）公子追舒爲箴尹（[illegible]子南）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illegible]以此爲念）官人國之急也

國人之靖與否惟在官人之能否也夫楚漢之際風起雲蒸而秦之所將乃賈人子則所以官人者何如也故國家之興人才實不勝用及其衰也成

苟无才何以一旦有事卒伍之中皆將相之姿乎

夏。齊侯圍成。貳于晉故也。于是乎城成郛。

郛郭也。圍成而始知郛之不可已也。（成魯之險也何爲久而不郛）於是乎城。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爲傅。張君臣爲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御。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湨梁。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高厚逃歸。於是盟曰。同討不庭。

齊亦霸國之餘也。久欲與晉異。悼公歿而即貳於晉者。乘間乃發耳。故歌詩而獨不類。（此其君臣之志也）投壺而矢代與自茲以往。始終與晉立異者。齊也。

許男請遷於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許以其師討許之不肯遷）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伐許。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行）夏六月。次於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棫林函氏皆許地）

遷國重事也。不言許人而言大夫不可者。列國歸罪于許大夫。以爲兵名耳。

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楊梁之役。（晉師獨進）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於湛阪。（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

兵雖論巧拙。不論主客。然以客勝主。（以客勝主須反其主客之勢）勢終處難。其所以難者。以戰國犬牙相錯。我兵深入敵境。即獲勝。旋師尚有掩襲之患。若晉單師獨進。敗楚而至方城。可不謂深入哉。深入而猝遇要擊。必敗於敵矣。（曉兵者多忌之）故燕主寶聞魏軍將至。遍集羣議。咸言阻關拒戰。趙王麟以爲其鋒未可攖。不如乘其敝。蓋乘敝有二。奏凱而旋者。或多惰歸挫衄而北者。或係窮寇。使巧者設覆待之。未有能脫者矣。此春秋戰國之勢皆然也。

秋。齊侯圍郕。孟孺子速徼之。（獻子之子莊子速也。徼要也）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海陘魯隘道）

齊侯之旋必取道于海涇海涇隘道故孺子欲徼之也（闕城不下又有懲我者此收勢也）覩齊師未退而可要既退而可塞則知其易以進難以返明矣齊侯逃死去之安得不速乎齊侯好勝不欲示怯故謬言逃魯以成孺子之名耳

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畀宋也

莊朝宋微者司徒陳大夫以莊朝無名位威望以畀之也陸遜謂呂蒙曰關侯北進未嫌于我呂蒙對孫權曰陸遜未有遠名非敵所忌故用人于顯（用重名之將易以得勢用輕名之將易以圖入）不若用人于隱矣

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防臧紇邑）師自陽關逆臧孫至於旅松（陽關在泰山旅松近防地魯師畏齊不敢至防）

使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郰叔紇叔梁紇臧疇臧賈臧紇之昆弟也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送臧紇于旅松而復還守防）

（[illegible]）旅松與防相近得選勁兵出其不意乘夜突圍惟地近故往而復返

齊人獲臧堅（臧紇之族）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

張僧胤候羊侃侃曰此床非汝所坐遂不前之可（六朝將有士大夫非人主所命之言）謂郰魯之遺風矣

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

見梗陽之巫皋（梗陽晉邑在太原晉陽縣南皋巫名也）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

兩人同夢而以兵厭之或亦詭道乎（知必死矣而復用兵欲以國事為子孫計掩殺君之罪也）

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沈玉而濟冬十月會於魯濟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illegible]）

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謂防門不足為險）弗聽諸侯之

止門焉。齊人多死。

不能戰以爲守。即非善守者。次則以險爲守。況又不能設險耶。六韜曰。保險阻者。所以爲固敵。既不能守險。則宋武帝所謂軍已越險。士懷必死之志矣。（若無勇之人不能決戰守險亦得中決）不能戰又不能守險。總是無勇。故進退不決。

范宣子告析文子（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千乘十萬五千人。魯莒在齊之東。言自其鄉入蓋自東道以入齊。）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

言魯莒將行擣虛之計。然此乃陰事也。若果行之。（[illegible]）唯恐漏洩。豈有以國之陰事告人者乎。故姚興遣（[illegible]）使謂劉裕。將遣鐵騎十萬屯洛陽。裕謂其使者曰。語汝姚興。若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尤其啓釁。裕曰。此正兵機。非卿所解。（宋武見事敏決）彼若審能赴敵。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則宣子之言必非情實。明矣。子家不必告。而齊環不必懼也。此審聽參伍之道也。

然亦有料我必不信。遂揚言於衆。實行此事者。（[illegible]）料事者尚有失。料人者百不失也。

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

若晏子之言。是明於料人者也。亦知晉之誑也。然不能使君無遁者。敵之虛情易明。我之實怯難解（[illegible]）也。

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巫山在盧縣）

孫子曰。凡軍好高而惡下。張預曰。居高則便於覘望。利於馳逐。六韜曰。登高下望。以觀敵之變動。望其壘則知其虛實。望其士卒則知其來去也。大凡屯兵於山。高者爲敵所棲。卑者爲敵所因。故山之前後左右。皆宜備矣。

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斥候也。疏建旌旗以爲陳。示衆也。）

示弱則減竈。示彊則增竈。多鼓鈞聲。斥山陳旆。皆（形有餘必其情不足此乃凡事耳）示彊也。晉人逆知齊侯無勇。故多方以懼之。所謂

、形之敵必從之也夫晝而旗旛相續夜而鉦鼓相應則不能不爲之懾也然僅可乘人於倉卒苟遇智勇之將此術豈可施哉若杜元凱伐吳之役先遣奇兵泛舟夜渡以襲樂鄉而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宋武覆舟之役張油帔冠樹布滿山谷將士殊死戰破賊又非徒侈張形勢者可同日語矣

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建旆先驅僞以衣服爲人形也

法用卒牽馬馱草入於敵營相繞彼兵必射行四五次箭滿可歸又可放火燒草使馬驚走以擾亂敵營此用虛勢也敵雖能未能靜而不應此皆乘夜詐敵也受箭之法張雎陽亦嘗爲之

輿曳柴而從之

此揚塵之道也以中多虛僞故揚塵以亂之使其莫辨揚塵以亂人耳目也敵倘[illegible]其所以待之若崔乹祐之破哥舒翰也杜威李守貞之敗契丹也皆以風力暴急縱火揚塵以是取勝後又又順風揚灰者使敵目不及睞固道家所忌也

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

晦而夜遁故晉師不及知

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得空營故樂也邢伯告中行伯晉大夫邢侯也告獻子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有賊遁四五日而我不及知者矣然敵勇我怯則勇怯異情則異形矣其遁也難知敵怯我勇則其遁也易知先知其當

遁故察形而即決之耳

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

連大車實可塞道但此則隘形耳隘地又不能容大車此隘地也連大車者[illegible]車不得方軌又不得用車戰也

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殖綽郭最齊之勇士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

代之殿衛所樂也衛恐連車不足塞道故復出此此言爲衛[illegible]

耳。杜註謂恨二子。似非人情。

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頸也）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不止復欲射兩矢中央）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言不殺汝）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州綽之右）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

二子勇士也。惟臨敵不懷生者爲眞勇。此外勇而中怯者。故有斯辱也。（二子之辱國又甚于夙沙之輿矣）

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

觀曹公追先主。日夜不休而不能及。此曉兵者所忌也。然追獲齊侯。固是迫人於險。不追固非失策。（逐歸者其事甚易若太宗之于薛仁杲是也齊既屢敗固無慮于深入耳）若攻險則乘我銳氣。固可得志而頓兵堅城。亦有利害。故齊侯既遁。齊師既敗。則振旅而不極兵威。（此足以守勝）爲有餘地。夫晉於齊。非若魏於柔然者。以蠕蠕可破滅者也。齊雖獲其主而其國不可以破滅也。使齊能因勢設巧。轉敗爲勝。則晉與諸侯即欲振凱而旋。不可得矣。

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在平陰城東南）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欒黶死、其子盈佐下軍、平陰西有邿山）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盧、齊邑）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其伐萩也、雍門、齊城門）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橁以爲公琴。（孺子速也、橁木名）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揚門。（齊西門）州綽門於東閭。（齊東門）左驂迫還於門中。以枚數闔。（枚馬檛也、闔門扇也、數其板示不恐）

晉師乘勝。縱兵四出。齊望風而靡。故曰齊性剛。君臣簡於細民。一陳兩心。民不爲用。此其驗也。（一敗之後未能復振故晉師得志如此）

齊侯駕。將走郵棠。（郵棠、齊邑）太子與郭榮扣馬。（太子光也、榮齊大夫）曰。師速而疾。畧也。將退矣。君何懼焉。（此言曉兵機）

如張郃之料孔明。趙季梁之料石敬塘。皆以其縣軍不能久攻也。（此猶孟知祥報之北歸知祥得書詰謂趙季梁季梁策其必退知祥乃以書示之）晉師伐齊。自不能久。乃晉人不虞齊之掩擊者。知齊侯之怯也。（其主既怯雖有良謀不能決用故敵人雖犯兵忌而不及也）故敵人得國情。則大

事去矣。

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將突圍而出也。

晉王克用爲汴人所圍。欲棄晉陽走保雲州。劉夫人諫以爲不可。卒保晉陽而解汴人之圍。根本之地不可輕動。輕動則我反爲客。敵反爲主矣。苟尚能一戰則當乘銳而決之。苟不能一戰則當固守以待敵之衰。

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濰水在東莞東北。至北海都昌縣入海。沂水出東莞蓋縣至下邳入泗。

凡兵有倖勝者曲勝也。以齊侯不知兵氣奪於晉師之衆而又以夙沙衛殿兵。故晉得成其功。非兩軍相當使敵智竭威殫而我足以屈之也。善夫尉繚子之言曰。彼驚懼而曲勝之者曲勝。非全也。非全勝者無權名。能爭權於天下者。乃使人無所措耳。此章後論之以見其將之能否也。在當時則可以料人矣。在後世則可以料事矣。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子庚楚令尹公子午。

此與秦鄭逢揚客舘事相類。而此則諸卿半從鄭伯伐齊。乘虛召寇。尤爲叵測。然而子庚勿許者。以諸侯親晉而遠楚。恐一舉不捷爲天下笑耳。鄭之事機可乘。楚之勢形未當。故子庚持而弗許。

楚子聞之。告子庚曰。不穀即位。于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

此一念何可無。孫。仲。謀。李。亞子所以異於豚犬也。能不自安楚之所以爲楚

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

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illegible]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其言有進退

前已射王中目。損失威重。人臣謀國若此。可謂老成。子庚不急于趨利似有深謀者

子庚帥師治兵於汾。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子展子西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以小抗大又有內應使子孔不敢出則二子之能可見

雖其勢處逆。其謀先泄。然非有才畧者不能定也。

楚師伐鄭，次于魚陵。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將涉潁，故于水邊權築小城，以為進退之備。旃然水出滎陽成皋縣，東入汴。

孫仲謀欲作濡須塢以拒魏，諸將皆不欲。呂子明以為兵有利鈍，卒有不虞，賊騎蹙人，急難得渡。于是遂作之。即旃然築城遺事也。爭渡築城亦一法也。

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胥靡、獻于、雍梁皆鄭邑，河南陽翟縣東北有雍氏城。右回梅山，山在滎陽密縣。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再宿也。涉於魚齒之下。水經注溠水東逕犨縣故城北出于魚齒下也。魚齒山之下有溠水，故言涉。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

楚盐誤信子孔乘鄭空國，故縱兵不忌，非特天時不利也。既失内應則楚之擧事本無故不能得鄭之不利也。其所行皆敗道也。魏曹真等圍江陵，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作浮橋，南北往來。時董昭上疏曰：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陿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倘江水暴增，何以防禦。見事甚明。魏兵果一道遁歸，僅而獲濟。夫魚齒

及潁與旃然，皆水也。楚之涉魚陵者再，使鄭以數千人伏水隱處，卒起擊之，楚舟楫不備，何以自脫。然鄭所以不邀楚師者，大段在于備内，無暇外事耳。哉。觀其甚雨大寒，役徒幾盡，正不必多兵，即數百人振袂而起，其將皆可虜也。子庚奈何避懷安之名，而以國事為戲乎。

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

音律之道，聞聲可貞勝負。太公以為至深，而儒將不能知也。其法盡于太史公律書，蓋至漢而後絕矣。吾嘗見宋志京房等書猶能彷彿推其意也。據兵書云：王者出軍之日，大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賈疏云：兵書者，武王出兵之書。商屬西方金，金主剛斷，故兵士強也。角屬東方木，木主曲直，故多失士心。宮屬中央土，土主生長，又載四行，故軍士和

而同心。徵屬南方火。火主慓怒。故將急數怒。羽屬北方水。水主柔弱。又主幽闇。故兵弱少威也。

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不時謂觸歲月。）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叔向引之於德規也。非誦也。不可以成敗利鈍之。（楚已不能為晉兵故進儒者之言未將否者之能侵于楚也）數歸之天時耳。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癉疽。濟河。士匄請見。弗納。請後。曰。鄭甥可。（偃子荀吳，鄭女所出。）二月。甲寅卒。

傳紀之以終前夢。（荀氏弒君而無討也故以厲公之夢終之）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代荀偃將中軍。）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

宣子新執政。欲親諸侯。諸侯亦欲附之。（諸侯[illegible]于霸國則天下安此[illegible]）故賦詩以見志。當時天下之權。在晉之執政耳。

季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小國幸于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凡小之欲圖大者。必順言許之。以從其意。使彼氣驕而不我備。然後可得志也。（然魯于齊[illegible]必將事之故不宜銘功以怒齊也）又兵法有激之使怒者。蓋激怒之以誘其來。彼自墮我術。貴有以待之耳。

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齊靈廢太子光而立公子牙。使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逆光立之。執公子牙。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則齊國固內亂也。不伐喪。不乘危。士匄可謂能行古人之事矣。

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夙沙衛以叛。）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衛下與齊侯語。）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

之乃登。（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于戰死、故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既可號之揖之使下。則何不執之。乃任其還復登（衛既有風轢其一時舍之後必不免故遂入據以叛歟）城也且衛既已叛當無以君揖臣之禮

齊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醢衛于軍。（非不能守蓋齊侯欲生衛而衛不從城中之人皆離心矣）

乘夜縋師。乃弛備招寇此亦不善守之故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盗。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盗。武仲曰。子召外盗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盗（可謂仇直）

漢唐皆受盗患惟南宋最多者。以授兵既潰皆聚而為盗也李綱以撫賊有五易五難言之詳矣。然（所以招盗者偷目前之安也今人尚未至此）撫伎賊必誘之官爵此莊子所謂竊鉤者誅也

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名言）勇也。

以衆人遇之則報以衆人以國士遇之則報以國（勇士重恩思不重名非故須以恩結之）士（得其死力）尉遲敬德人有譖之太宗者及太宗與單雄信戰敬德刺雄信太宗曰何相報之速耶然敬德其始固亦非李氏之勇也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人主以恩私人不若將帥之以恩私人也何也軍國異宜也故將帥致勇力士則死人主致勇士則敗）

春秋人主聚勇力之徒者其身每及于難。乃知人主必有所私之士貴識所以用之耳

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言其暇也）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識門枚數）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隷新然二子者（此言不遜）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言嘗射得之）（要此數人于附腹固難矣）

此皆一犬之用也古今力詘于智惟謝晦智絀于力然晦實不得謂智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終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

陳眉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闇公評閱

襄公

二十二年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

以君而謀其臣。至於三泣。可謂溪矣。若高宗之於逆檜。檜死而高宗告楊郡王曰。朕今日始免膝褲中帶匕首。則又何敢輕涕泣也。（楚子知棄疾之賢也故泣之知其勿泄也）

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轘觀起。棄疾縊而死。

棄疾所爲若其父叛逆。則如是可也。後人有行之者矣。曰臣若不死。君亦無用此臣也。（[illegible]李懷光之子也）即棄疾君焉用之之說也。若其父非有大罪。則代父死而令父逃之可也。（未知子南之罪尚可誅乎楚子至于三泣而棄疾始門之黨亦忠有餘而智不足也）父逃之子受刑。忠之至也。孝之則也。

復使薳子馮爲令尹。公子齮爲司馬。屈建爲莫敖。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申叔以子南觀起爲言）

爲執政之私人者。其人未必有遠慮。多恃寵而行私。或因以凌公朝之臣。人君者忌之。則覆不旋踵矣。（唐宰相元載之敗頗亦類此至于後世愈益甚矣）

二十三年 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

二慶方遣人往楚害公子黃。乃反爲役人所殺。蓋叛逆之臣。恒死於倉卒。以其下必有圖之者也。（役叛人以反正爲利爲名無所不可故圖之者衆）若祿山希烈。恒不得其死。而未嘗死於戰陳。蓋天厭其惡。假手肘腋之間。禍固不可勝防矣。

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

其士納諸曲沃。欒盈邑也、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胥午之言有似王伯業之士大有為也[illegible]

盈若不輕舉事、因機會之至。匪特可以免禍、亦且可以復國。凡欲求復國者當俟可乘之隙、無隙不可動也

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盈出、徧拜之。

春秋之時、卿大夫能使其衆者、以各有分地、得臣其士民也。欒盈嘗施德于有恩于人、故其私邑人思之。如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不欲屬于京師、皆感私恩而抗大義也。

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恃勇而輕敵也

帥甲而晝入絳、便是寡謀、死不旋踵矣。

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莊子、魏絳、獻子之父。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莊姬譖之、欒郤為徵。韓趙方睦。韓起讓趙武、故和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伐秦、欒黶違荀偃命。而固與范氏和親。范宣子佐中行偃于中軍。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悼子知罃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程鄭嬖於公。鄭亦荀氏宗。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七輿、官名。

衆寡遠不相敵。且諸卿挾晉侯以號召、更分順逆。自外入者可名之曰叛、故不變

樂王鮒侍坐于范宣子。欲君則得勝勢。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桓子、樂王鮒。有臺且寵守備者、為固宮。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見事分明。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弱少以權之服。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

內所以制外者、國柄所在也。晉馬以後歷代之迹、皆柄在內也

司馬氏執政、淮南三起兵、而國本不搖。自後立國江南、以外謀內者多矣、而成事者甚少。以政自內出、其勢順也。若此者、雖衆寡不敵、猶足制之。今欒氏自外入、而又同心者少、其何懼焉。

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恐欒氏有內應距之、故為婦人服而入、奉公以如固宮。

盈之入也以媵女、宣子之如公也亦以婦人輦。御莊之入也亦假婦人

何相賊而相類也

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帶，備隋隊。）遂超乘，（跳上子車。）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逆獻子也。）執手，（注遂制人）賂之以曲沃。

蕭道成之弒蒼梧王也，袁粲劉秉心雖不同，而爲所刼，其入閤中，遂不得已，因循定立後之議，（事機一失，成敗便分耳。）與魏舒刼入公宮事相類也。既已共在一處，即不得行其本謀耳。

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閉著門外。）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短墻也。）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不費力）（以一國之大而懼一力士，何與。）

以董卓之惡，天人共憤，而不得呂布，卓不得除也。

此亦鋩刅之用矣。

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乘，登也。）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鞅攝宣子戎車。）遇欒樂，樂射之不中，又注，（屬矢于弦也。）則乘槐本而覆。（樂車轢槐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秋，晉人克欒盈於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

書曰：晉人殺欒盈。

射鞅不中，及乘槐本而覆，天也，非人也。晉六卿之勢將成矣，（外關內而不克，則內勢益張。）豈欒氏所能驅除哉。

秋，齊侯伐衛，先驅，（先驅，前鋒軍。）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申驅，（申驅，次前軍。）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爲右。（傅摯，申鮮虞之子。）曹開御戎，晏父戎爲右。（公御右也。）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爲右。（貳廣，公副車。）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爲右。（左翼曰啓。）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右翼曰胠。）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大殿，後車。）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殿車也。傳具載此，言莊公簇舊臣、任武力。）自衛將遂伐晉。

先驅申驅前也貳廣中軍也啓左翼也胠右翼也大殿後軍也此（伍法者以分爲合也）即伍法也孫子曰而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則視背益一身之中而前後左右中備五方焉（成將陣以出示人遂而拂）此最簡直易曉六花八陣奇正分合皆我身變化爾惟我一氣呼吸能令手足相救結陳亦如是故陳曰率然者欲其速然而有氣也

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

德而有功憂必及君

晏子於齊環則憂其無勇於齊光則憂其恃勇無（其後二君皆加所料）勇而憂憂喪師也恃勇而憂憂喪身也皆忠愛之至也

齊侯遂伐晉取朝歌（朝歌屬汲郡）爲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孟門晉隘道太行山在河內郡）

觀孟門道隘分五陳爲二隊能保晉不據前險守（晉師之出也必擁迭疾發故不慮晉之守險）後隘以要我乎使猝遇覆前後左右自不能相救

矣宋武帝屯覆舟山疑山下有伏搜之果然

張武軍於熒庭（築壘壁熒庭晉地）戍郫邵（取晉邑而守之）封少水（封晉尸于少水以爲京觀）以報平陰之役乃還

（齊師速反又速往所以乘晉之不備也然苟未發則凶之則晉必置伏以待矣亦皆其事也）師之輕暴與平陰相類敵若出此莫用千乘萬騎要先示之以不能乃爲奇以勝之凡係勢大者不能持久終必有變唐太宗往往於此獲勝

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

如此者宜設覆待之而不宜追擊也追擊之利小

設覆之利大也後周韓褒爲汾州刺史先是高齊數爲州患前後刺史皆莫能禦褒至適寇來褒乃不下屬縣民不及備多被鹵掠齊人喜相謂曰汾州不覺我至先未集兵今旋師必莫能追躡矣褒乃先勒精兵伏北山中分據險阻要其歸路縱伏擊之盡獲其衆（與之可以盡獲）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於且于（且于莒邑）傷股而退（還師襲莒亦以出其不意又欲自解伐晉無功也）

齊兵已暴用於晉乃不歸而息師是太勤勞也此

曉兵者所忌。

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二子齊大夫、且于隧狹路、

隧險狹路也乘夜入狹法曰險道狹路可擊此龎涓夜至馬陵爲孫子所殺也（言二子入于險地也）

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

小國畏大乃請行成請盟而不許則莒得有詞矣（爲小國者固當先請行成）故先之以禮戰守皆有餘地

華周對曰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卽請之齊侯亦未爲棄命也）

莒子請盟本非挾詐但華周不許勢必出于決戰故莒子因其未備卒然乘之遂獲杞梁蓋能決斷事機不失之怠緩而又始終行成不至於深怨莒（先勝而後和所以自立又以殺敵之怨）兩得之矣但齊請成不許以懈我而怒敵此華周（齊侯言勇士故所使者將勇而無謀）之失策所以接戰而獲一將也凡敵國請成雖在我不欲亦須有機以待之無直不許者

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古之人主將歿於國事至親爲弔之可以勸矣兩（未有勸賞不行而得人之力者特在平世則牽于文法雖有恤錄不足以勸耳）敵角立欲用人之力必勸死恤孤孫仲謀渼得此用。

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

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欲使怒而止

此似戰國策士機鋒而仲尼稱其智乃無過亂門（臧孫以智逐于魯亦以智安于齊）之意。

二十四年 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水軍也、

楚用華吳用木吳用舟師也楚用車師也特紀爲舟師者必楚初用舟師耳司馬法曰見物與侔是

謂兩之註曰見敵物即效之與之相侔是兩利不使獨有若吳習車戰楚習水戰是乃所謂兩之也（楚本澤國而不長于水戰者以與諸侯爭衡皆不習水也）各相效也然楚亦澤國也水戰不可不習也昔齊桓患越人而下矩游之令越笠澤之戰以三軍潛涉以水師勝謂之習流是即習水戰之兵漢武肯事南越曰于昆明池習水戰故漢法平地用車騎（言兼用其所長也）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也玉海云舟師可以進可以守東南之師趨三齊者自淮入泗而止（劉裕伐南燕至下邳）趨河北者自汴入河而止（桓溫伐燕至枋頭）舍舟登陸尚得半利趨關中者自河而入徑至長安（王鎮惡）水陸並進可得全利此以舟師進者也塞建平之口使自三峽者不得下（王濬楊素自此下）按武昌之夏使自漢水者不得進（漢入江水正直江夏何尚之言夏口在荊江之中正對沔江通）（按雍梁實為津要縣來舊鎮根本不易）守采石之險使自合肥者不得渡（韓擒虎渡處）防介步之津使自盱眙者不得至（魏太武來處）此以舟師守者也

不為軍政

不為軍政註云不設賞罰之差乎嘗疑之夫楚之用兵數矣其勝與敗必國有常典若一出軍必須條布賞罰能無以意為輕重耶或是楚新用舟師百事草創進退固非素嫻號令亦未畫一故曰不（不為軍政而止于無功者何也蓋初用水軍以嘗敵）為軍政耳夫將帥不為軍政是以卒與敵也廟堂（不制將是不為輿勢故耳）之上若人主不設賞罰是以將予敵也豈止於無功哉

無功而還

楚初用水師如學醫者未免人費也光武所謂大（楚之習水戰也必用之幾用之見亦一策）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是也梁王僧辨討侯景景以西人善水戰弗與爭鋒後僧辨終敗景兵故（凡事無終不可能者在于發憤為之耳）兵法曰行其所欲用其所能然我有所不能人即以是制我矣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啟彊如齊聘且請期（請會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祭社因閱數軍器以示遠）

啓彊

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

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如秦皇漢武皆弗戢而取（陳文子之言[illegible]）

其族者也

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

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齊人聞有晉師而（此爲兵勢）先伐莒亦以示有餘也

會於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時大雨用車戰故沒轅之水即不得騁苟善兵者

亦可以濟也何也齊恃水必當以晉爲旋師使能

用奇卒（言兵有行師無有御也往往因難而濟）然而至必可破齊也故以水不克者常道

也因水而克之者權道也兵固不可一律矣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於東門次於棘澤諸侯還救

鄭

使諸侯果能伐齊有功則當委鄭以罷楚不當還

兵而自救也亦因伐齊之謀不果故赴鄭耳（既以水不克伐齊則以救鄭爲名而去之）

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

不紀晉楚交兵而但紀二子入楚師者出奇兵以

誘之也楚識晉以二子餌敵故出入楚軍而不敢（楚之能靜何也其意亦不欲與晉戰）

迫害亦不出師追之懼入晉覆中耳

求御於鄭

行軍必須明曉山林險阻沮澤之形故欲用其鄉（御用土人猶駕車之馬必）

人（用土人之意也）而欲行誘致之謀尤須輕脫葢古人教民以御

射是以君子咸能御也

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

也（欲使早下之）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有深識）大叔曰不然部

婁無松柏（部婁小阜）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二子張骼輔躒、幄帳也）

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兵車）已皆乘乘車（乘車安車）

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後二子同射犬乘兵車）

軍中既有廣車復有乘車始而乘乘將及楚師而

後乘廣可見古人習熟不以車爲煩難也今其制

久廢若議修復必訝爲迂濶按郭固造戰車其車

前銳後方置七鎗以爲前後拒此馬燧戰車以制

戟於後行載兵甲止爲營陣者也古有鹿角車以戈戟在前故有鹿角之勢今前後俱揷鎗者擬此也又以民車之廂增爲重廂高四尺四寸前後二戶高與箱等用革輓之箱置床弩一車上容五人弓二弩二其一人擊金鼓以爲一車進止其車周迴悉覆以氈以備矢石火箭也凡車二十五人車[illegible]列有鹿角之先後出入以相應援則無車什馬無敵之患上五人前後推十四人執器械六人凡車十乘約以步多少隨之三軍所止橫列直布以爲寨脚夜則連制鐵索以撅陷地制其兩輪兩車之間用人五十其車相去不過五人行止挾轅以爲隊所謂伍乘彌縫也又李綱請頒張行中車式於京東西路其法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支籬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布爲陣止連爲營每車用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爲輜重及衛兵

餘當車八十乘即布方陣則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其中盖嘉祐間有造寨脚車拒馬車者總之遲重足以防衝突車之利亦車之累也

皆踞轉而鼓琴轉衣裝也皆箕踞末裝而鼓琴以示閒暇

臨敵鼓琴示詐以使敵不測故不敢擊若柴紹彈琵琶而破敵皆詭道也

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恨故近敵不告而馳皆取冑於櫜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冑兜鍪也二子取冑於櫜中而加于首入楚營壘三子皆下車手搏楚人以投其車收其禽獲挾其囚虜弗待而出射犬又不待二子皆超乘抽弓而射二子皆超乘而登車各抽弓而射楚人既免左氏所載敵師者無不得免急者

張遼趙雲出入敵壘使敵披靡以英風猛氣自足懾敵敵人圍繞之亦如不殺行人之義耶敵不敢害也然非大將之道

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義如兄弟胡再不謀內恨故爲權詞謂不告而馳不待而出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馳志于入壘今則怯敵故不待而出皆笑曰公孫之亟也言性急不能受屈以爲御而不爲之禮馳之入棄之出而不以爲恨

二子大遠于人情矣車托命于御華元見阨于羊斟可不戒哉（斯失之矣）

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

孟達之降也魏待之甚厚達欲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而孔明惡之使申儀漏泄其謀夫孟達當時實有投足重輕之勢（封疆之事誰欲乘隙此隙之大者也）使孔明嚴兵固守則達與魏為梗亦是勝算不知何以欲促其事而假手於懿也兵難踰度古人多有不可測者意劉封孟達孔明

素不善之若使能抗仲達則必復入蜀入蜀必將見重或修舊隙於孔明而以流言惑後主恐有內（孔明內顧事事牢固如外敗孟達內靡李嚴孫慶所謂請乃取畧足以坐制與滿足也輔幼主者不可以不知）難故洩其謀以敗之又非封疆常算也

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

楚遣二子讓舒鳩舒鳩必敬逆二子當其敬逆之時苟行班陳之事似若可為也（方逆而圖之足以言功已盟而伐之則為失信又勢逆不相當也）不於此時執之待其復命乃欲臨之以兵此薳子所為不可也當遣二子時亦未定謀而往耳

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令尹薳子馮）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也（終）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充國所謂欲捐闇昧之過隱而弗彰若壹我之力（隋端不可遽開故須忍之）未能破滅當隱忍之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

死矣貴而知懼懼而思降夫既登而求降者知人也不在程鄭（明年程鄭卒）

古人審音而知吉凶乃可謂神料也然何必位尊望重而後議損降餘人議此則為咎徵耶蓋以鄭（若從左氏所言將謂後人程鄭有內憂此無形之形惟智者察之然明固論其所耳）嬖人也而求損降將有內憂故耶劉宋時吳喜求去軍職為中散大夫而明帝惡之亦猶此也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宋武之業聞中亦然）不在病我必速歸其來也不

冠使民不嚴與於他日齊師徒歸

使民不嚴者非特施惠於齊民而陰欲結援於魯（崔杼固欲示恃于魯耳不然何爲徒歸徒往耶）也觀公綽料敵之審蓋亦非無能者子貢說田常無伐魯與此意同耳

崔杼弑其君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

入弇道狹出弇道廣也弇中狹道也此論地形也兵法曰有疑而不疑有信而不信有遲疾而不遲疾是三者戰之累也非但地形然也凡倉卒遇敵則當示之整暇既敵人疑我而不乘則當疾引去（李廣之遇胡騎孫堅之遇董卓之衆皆如此也）之蓋以虛爲實其勢不可以久所謂始如處女後如脫兎也

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六正六卿也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百官正長羣有司也師旅小將帥）

凡財入當則衆奸聚若夷儀之役是藪奸也晉於是乎失刑矣當正崔慶之罪而去之不當誘罪於莊公而登其弑君之臣也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隧徑也堙塞也刊除也）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

陳人伐鄭事大之禮也何爲致淺怨乎從衆而已（小國之于大國固當從令亦須自揣）此非善謀國者且鄭之入也豈有以七百乘伐我而我不得知者乎既無耳目又無防守是以鄭人（七百乘亦重師矣而能掩人不備此陳之不能非鄭之能也）得乘夜突入鄭必間知陳無備乃出此耳此亦探穴之功矣

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欲逃冢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

此如挾門之盜但當闔門以留之耳使其內有能

閽門者鄭亦不入矣何用此時乃巡城耶

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男女無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

公宮為子女玉帛之所聚親御諸門亦使士卒寡過且鄭小國也一舉入陳巳足報怨矣若師入公宮如吳人之處楚宮則必致深怨又懼大國之討

故守公宮使軍無譁成禮而去可謂能守勝矣

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產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祓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衆官修其所職以安定之）

曲終奏雅始奇而終正子產經國之才處置事體乃極詳整

楚蔿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子木）屈蕩為莫敖（代屈建宣十二年邲之役楚有屈蕩為左廣之右世本屈蕩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與之同姓名）舒鳩人卒叛

前云待其卒故此云卒叛以終前言左氏時有之

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舒鳩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先至舒鳩）

子木大將也奈何輕兵先發與左師不相顧耶夫進止警急雖各分軍當有首尾之勢若吳人與鳩乘左師未至先襲破右軍或因其斷絕唱空聲以惑衆兩軍必有離潰之患矣且楚右師先進而左

師不進則右師之心必懼吳人乃不先擊右師而擊左師此吳之失策故遂居敗局而轉為勝也何以知右師之無能為也既不量而輕進矣及吳擊左師又不能還兵自救成夾擊之功假使左師一敗此一軍者不將坐受縛耶故知右師之無能為也

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

楚一軍遮我前一軍居我後何可坐守其間耶此

用奇之時不可失也

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

墊隘虞水雨也必居軍之地形勢卑濕恐驟雨水沫可灌而沉故子彊慮先設也蓋墊隘乃禽者以

兵器不堪施用城壘有崩毀之患

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

此所謂一離一合一聚一散一奇一正一虛一實

一先一後一動一靜也明於此者對無强敵

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

杜云視其形勢而救助之非也楚之奔楚之誘也當我之奔視敵之逐利不逐利以分動靜也故奇兵捐將而走我之正兵當先爲撫約密爲審察

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

天下無兩勝也我救敗而敵已敗矣

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

吳子曰分爲五軍各軍一衝夫五軍五衝敵人必惑莫知所加

吳師奔

亦非眞敗也乃欲誘致楚師而楚師不逐利耳

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

吳初本欲致楚乃登高以望楚師見其不繼而復逐之者楚形之而吳從之也吳不能致人而反爲人所致也

簡師會之吳師大敗

吳以楚兵少乃逐楚師不意簡師嚴陳以待奇正合擊吳自知墮楚術中猝不及禦安得不狼狽耶

遂圍舒鳩舒鳩潰

是役也吳勝楚亦擊一而得二也楚此一軍破而彼軍不得獨全也楚勝吳亦擊一而得兩也吳敗將舒鳩不能復存也

八月楚滅舒鳩

夫吳之絕楚軍爲二也，不猶武安君斷趙乎。此雖有大小，勢絕相類也。何以吳絕楚軍而楚克，吳秦斷趙軍而秦破趙也。此豈無說耶。曰兵無常勢也，多算勝，少算不勝。是役也，吳寔斷楚，而楚之子彊善算也，則勝在楚。長平之役，趙兵非不多也，堅壁待四十六日，[illegible]不爲不久也，而陰匿武安君，僞敗以擊趙兵，[易敗也]算皆在秦，勝何得不在秦也。故無一定之形，在因其勢而利導，子彊武安之屬，皆因勢善算者也。

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戎服，異于朝服] 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士弱也] 趙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前雖入陳，故更伐以結成] 仲尼曰，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

戎服獻捷，亦屬多事，故孔子於子美有微詞焉。且鄭入陳矣，陳何罪，子西伐之，蓋入陳而不肆掠，成禮去之，[illegible] 則陳之于鄭，必致主人之敬焉，所以致楚人之怒也。于時晉楚諸卿，其才皆遠遜子美，故得縱橫一時。

楚蔿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蔿掩書土田，[書土地之所宜] 度山林，[度量山林之材，以共國用] 鳩藪澤，[鳩，聚也，藪澤使民不得焚燎壞之，欲以備田獵之處] 辨京陵，[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爲冢墓之地] 表淳鹵，[淳鹵，埆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 數疆潦，[計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 規偃豬，[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 町原防，[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爲小頃町] 牧隰皋，[隰皋，水岸下濕，爲芻牧之地] 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爲井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九夫爲井] 量入修賦，[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稅] 賦車，[周制，六十四井爲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楚制無可考] 籍馬，[籍，疏其毛色歲齒，以備軍用] 賦車兵，[車兵，甲士] 徒兵，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使有常數，得治國之禮]

治國之事備於管子頗力行何如耳徒文具無益[illegible]

也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攻巢門

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illegible]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

殪

羊叔子輕裘緩帶常欲夜出而軍司戒其輕脫[illegible]孫

權征合肥爲張遼所襲幾至危殆賀齊時率兵三

千迎權權入船大會諸將燕飲齊涕泣曰至尊人

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群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

此爲終身誡權自收其淚曰謹以尅心非但書諸

紳也

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

以射之卒[illegible]

諸樊亦一孫伯符也惜壽命不永耳此霸業所以

不振也

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蔿子之功也以

與蔿掩子木辭賞以與其子

舒鳩之役子木以右師先若非子疆幾敗乃事矣

子木之辭[illegible]夫固內愧也有所不得已于此矣

二十六年衛人侵戚東鄙以林父叛故孫氏愬於晉晉戍茅氏茅氏戚東鄙

春秋有二逐君者晉皆釋君而助臣以六卿柄晉

非特貪其貨賂直如谿[illegible]與主人有同憎也後趙武

諸卿取衛田以與孫氏豈非同欲相濟乎

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殖綽齊人今在衛孫蒯追之弗

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圉蒯感父言遂還逐殖

綽綽困衛地雍鉏獲殖綽雍鉏孫氏臣復愬於晉

魏大祖討代郡烏丸而命任城王曰居家爲父子

受事爲君臣爾其戒之鄧艾遣子忠入蜀忠欲斂

兵艾叱忠將正法忠還更戰大破之又岳飛之戒

其子雲曰不勝先斬汝皆以父而厲其子也行法

自親近者始則疏遠者自懾矣

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子展爲元帥故鄭伯享之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蓋請之于王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爲邑先八邑三十二井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二十四井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自上而至于下其隆殺皆以兩爲數此禮之定制也臣之位在四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霄見經十九年乃在子產爲卿故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賞禮以禮見賞謂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故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賞有功所以勵無功吳起以五百乘而破秦五十萬衆明賞之效也但凡諸人自必外人所以知其辭知政列國大夫相傾者多其以功見忌者尤多惟守禮自下者得全郤至位在人後功在人先所以不免也子產之讓器識自是宏遠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雩婁今屬安豐郡遂侵鄭五月至於城麇鄭皇頡戍之皇頡鄭大夫守城麇之邑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

劉項之爭天下也呂馬童呂勝等五人皆支裂項籍封爲五侯豈非以獲將之賞大故爭之者尤力大將見獲軍自不得獨全當重斬將之賞耶法曰斬馘千人不如生擒一將故諸將爭功自是常事獲囚易辨也而上下其手何

以使人心服乎從來自非明主不能使有功者不爭爭功者能靖以論功不明致有內爭者多矣二王爭下吳之功其最甚也

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楚人收城麇之師併囚印堇父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謂大叔辭以貨請堇父必不得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故謂秦不爾若曰拜君之勤子產具如詞儀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子產而後獲之更遣

使執幣用
子產詞、

秦楚雖同在行間乃城濮之役秦不與戰秦楚本先示與同故子產之詞最爲合情且受賄釋囚所得者賄不受賄而免囚以示德于鄭則得一國之（子產有詞亦以其能見事耳不然其言無益）心矣所得大小固是不同不待智者而辨也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伍參叔舉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王子牟爲申公得罪而出奔）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

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在平明年）聲子通使於晉（爲宋通平事）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且曰晉卿不如楚者有令尹之言見問也）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晉雖有而用楚材實多）

楚材晉用國之所忌懼其以我之情輸之于敵也（爲怨于我而輸情于敵[illegible]）故先主之于劉璋璋之姻親忌恨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凡有志之士無不兢勸善夫治國之喻也曰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勝者所用敗者之棋也在審所置而已

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聲子有明文故文多節略）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楚師宵潰晉遂侵蔡敗申息之師於桑隧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

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晉邑）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于靡角之谷（在成十八年）雍子發命于軍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巫臣）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晉邑）以爲謀主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事見成七）

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宣四年。苗，晉邑。以爲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六年。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于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祿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于楚。

項籍袁紹之勢，其强何如也。當項籍之時，天下以爲必無漢矣。羅其家任則敵國俗 當袁紹之時，天下以爲必無曹矣。乃高帝與曹公優游翱翔，而終得横行于天下者，以人才所歸而已。漢之臣始仕楚而後歸漢，即魏之謀臣大半皆紹屬也。其在羽紹之時，人才去就爲尤甚也。不能容天下國士，何以資群策畢群力哉。晉楚强弱，係于四子，而四子在晉皆奉爲謀主。楚之君臣，使止闕之者及子椒 終弗圖也。弗圖而遂有子胥之謀，亦太迫矣。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於楚。

許之佐鄭，鄭之加於許者無已也。雖其怨不獲報，亦志足憐矣。

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爲許。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大有識 諸侯將和，和在明年。楚王是故昧于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

晉楚將平，則鄭之拒楚乃爲無謂，故不禦以順楚。子產審于去就，不然則楚必致怨矣。

之欲並小國之所守者，在四隣，不在四境也。

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南里，鄭邑。涉於樂氏，樂氏，津名。門于師之梁。鄭城門。縣門發，獲九人焉。鄭人發縣門而禦攻者，獲楚攻者九人。涉於氾而歸，於氾城下涉汝水南歸。而後葬許靈公。

凡兵索便詐敵，皆可取勝。任其墮城涉津，而鄭不應者，乃子展所謂不禦寇也。發縣門而鄭獲九人，亦聊以相戲，不爲害也。能如國僑則不禦之爲勝多矣

齊人成郯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廩丘東郡縣名）襲衛羊角取之（廩丘縣有羊角城）遂襲我高魚（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有（乘瑕用堅者瑕）大雨自其竇入（雨故水竇開）介于其庫（入高魚庫而介其甲）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取高魚）

因雨水開竇致寇自竇入介庫登城如此其易者（陳知王杰詳言之矣）内不善守也守城之法古今異宜要古法不如新法詳耳按五代時葛從周爲兗州節度使從周將兵在外劉郭乃使人負油爉城中悉視城中虛實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二　劍閒齋

出入之所踩者得城下水竇可入郭乃以步兵五百從水竇入襲破之

於是范宣子卒（范句）諸侯弗能治及趙文子爲政乃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令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晉欲用師而難于謝烏餘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晉大夫言有權謀）

李鄭侯請單騎抵陝城也顧勅馬燧偕行以陝入若加害于泌則畏河東移兵討之此一勢也然使（相韓同而王李則異）王庭湊則得全使李希烈則不得全蕃亦有難易焉（胥梁帶將晉爲重故進退綽綽）若胥梁帶之無用師猶易也

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爲名）（紀此者元凱以爲賢趙文子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服）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地來故許封之）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效致也若致邑封烏餘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獲其徒衆）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于晉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二　劍閒齋

此如偶人運動隨手提掇楚楚有致雖非大局亦不得鎦亂也（亦可謂之能矣）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知兵不得久弭又不可不許）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此其事固難于）如楚楚亦許之（鄭氏之運橫也）如齊齊人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大

夫皆至以藩爲軍、

國語云、是行也以蕃爲軍攣輦即利而舍、(攣引輦車也、言人引車就水草便利之地而舍之、)候遮扞衛不行、(候候望、遮遮罔也、晝則候遮、夜則扞衛、扞衛謂羅闌狗附也、張羅闌上守五十步而陳。周軍之前後左右、候弩注矢以詣何謂之羅闌。又二十人爲曹嚮去壘三百步晝大其中或視前後或視左右、謂之狗附、晝居而設明而罷候遮二十人、居狗附處以視聽候望明而設、昏而罷。不行者、不設之、)

晉楚各處其偏、(晉處北、楚處南、)伯夙謂趙孟、(伯夙荀盈、)曰、楚氣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營在宋北東頭爲上、故晉營在東、有急可左迴入宋東門、)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二　十七　劍閣齋

兵何可弭、盟何可久。故吐蕃之盟、李西平以爲不可、(許武子)德宗遣崔翰入蕃報結贊、結贊曰清水之會、同(北戎人之多寡)盟人少、是以和好不成、今蕃相及元帥以下凡二十一人赴盟、請盟于土梨樹、翰歸奏、神策將馬有麟以土梨地多險、恐蕃軍隱伏、不如于平涼、其地頗平、且近涇州、就之、我便、乃定盟于平涼、以渾瑊充會盟使、兵部尚書崔漢衡副之、又詔華州節度使駱元光以本鎮兵從瑊等就盟、坦無他慮而結贊(不如此李西平何得稱先覺)鳴鼓呼譟、瑊僅以身免、從官六十餘人皆陷於賊、夫遣渾瑊而又以崔漢衡及駱元光從、其備非不嚴也、不於土梨而於平涼、其慮非不遠也、然犬羊之族、寧可信耶。渾侍中得免、亦以近涇州耳、此即趙孟所爲還入于宋也、若在土梨、(贊普恨瑊不落金網以待殺)則瑊已帶金枷而獻贊普矣、

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伯州犂固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二　十八　劍閣齋

請釋甲、子木曰、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言晉因宋而有此失、則宋必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爲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子何懼焉、又不及是、

凡盟有不備而爲敵所乘者、楚懷王與秦王會武關是也、有備之而無患者、趙王與秦王會澠池是也、(孔子且具司馬以從)楚已衷甲、晉雖備之、不爲失信、叔向所言不可

爲恒準縣當日入宋差易可無爲楚俘耳

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非所患也乃盟晉楚爭先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叙向云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乃先楚人蓋孔子追正之

孔子先晉者不使楚得加於中國也尊中國也不與晉有是盟也明矣若以守信而先之是與之也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六十井也當日晉楚有釁則宋立受其害戌之肉其足食乎也何免死之有子輸之入矣人臣爲私爲名而以國嘗試此所爲不忠之利也

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能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而子求去之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刜削也左師之賞向戌罷兵之說削存之也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

段司農云猛虎所以爲百獸畏者爲爪牙也夫兵之盛衰各以其時春秋非其時矣夫縱人之欲爲縱橫人之欲爲橫且不能久何論弭兵耶。故謂文弭兵尚不至于消兵然究弭兵之說者必至于消兵也德可興武功宜廢者此俗儒之論也唐穆宗秉章武恢復之餘蕭俛段文昌勸天下軍鎮有兵處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謂之消兵明年朱克融王庭凑復亂藩籍不充尋行招募動爲賊敗皆消兵之失也

二十八年冬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乃使歸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

戕舟發梁必非一日間事何以不疑

十一月乙亥嘗於太公之廟慶舍蒞事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公宮之內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于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欒子雅高子尾陳須無鮑國也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

於蔑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公懼飽國曰群臣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入伐內宮弗克遂來奔既而齊人來讓奔吳

凡變起倉卒者智猶可脫力則不能脫也若呂奉先之彈箏帳中幸而獲免亦可謂智矣（亦一從者）

三十年 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聚禾粟繕城郭而不撫其民

濟大事者以民爲本不撫其民徒爲他人守耳

鄭伯有嗜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

伯有行事有似曹爽宜其爲人所圖也

癸丑辰自墓門之瀆入（城門名）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于羊肆（市列）子產襚之殷而哭之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

若子產之自立雖處於亂國亦無有能害之者矣後有篡竊而不敢害者以其素爲民望也（然又有忌其名高而謀之者）

三十一年 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師問故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

嬰恐人耳不足論若使子尾謀泄適足自害迫人於險而授之以利器難哉（以[illegible]人[illegible]不覺）

華亭宋徵璧尚木甫論
陳眉公先生鑒定
同邑徐孚遠闇公評閱

昭公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旣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焉請墠聽命（城外除地爲墠行昏禮）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鄭小國存亾在一門之限故素杷子及晉悼使）

楚中懷叵測而鄭預泄其謀楚計所以終不得發也處置得宜更在垂櫜而受客使之內愧而不能（楚太子建皆欲啓門爲姦寺而俱先覺不及于難）

致慭小國之于大國其禮宜然也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卽大鹵無終山戎名）

前代車戰仍列步卒然不專用步卒也此以車爲前行全藉步卒勝爾要太原之宜於徒者以其阨（徒兵利于阻阨而…人）也而晉所以勝狄者以未陳而薄之也按菽園雜記云漢有武剛車晉有偏廂車不過行載輜重止（宋時魏勝制全勝車劉天和復增隨車小帳以免軍士露宿…）爲營衛而已（水頭以拒虜馬解輔止賀擬二所見實皆便）其出擊仍以騎兵所以制勝房琯擊祿山琯以車祿山以騎又非素練車戰之人其敗宜也又瑣言云車戰古今殊勢如寇中路以車戰矣忽轉而東倏馳而西勢如飄風將守而待其復（此卒富慮之）來抑馳而追其後殿知不能也車變而騎亦勢所必至若云阨衝守口則不可缺此二者皆言車之不適于用也予謂此非通論夫吳璘作叠陣最得（叠陣之法利在椅）束伍遺意（久故謂得車戰遺意）一時且重非之況車戰耶車戰者以濟

步騎之窮謂足以禦虜之衝突非謂步騎皆可廢也但車制須得宜而御法不傳又須用輕車耳若謂車爲鶂鴇車者猶之以左氏爲對砍書也（言其不可行故曰鶂鴇）

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車也）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車每困于阨道今去車爲必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爲伍分爲三伍）

阨道而用車房琯所以敗也凡我與敵所戰之地

不可知豈能預必其險易哉。故車騎步三者闕一
而待其利凡事皆有兩
不可當相地形而隨勢用之各因其宜也。當年狄
皆徒兵故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若今北狄皆用
騎而我以徒兵當之此豈可耶古人以走不逐飛
今數者不如虜所恃以弓者騎城
乃多蓄戰馬然馬政久弛今益不如虜矣欲制虜
恃險耳是可以不敗非可以求勝也
者先制其馬度非輕車不可也
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狥
孫子之斬愛姬也。司馬懿之斬所謂借鄉行法也都督令史也。雖以

赴水火可矣
爲五陳以相離以道阨難于用衆故不相聯屬易于進退
相離以疑敵亦以示伏也
相離者半隱半出分爲五軍敵不知所備也四分
五裂勢險節短所以破軍擒將也
兩于前伍于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
既曰兩于前而又曰偏爲前拒必別是一軍也若
戎狄能合不能分利用分翼之李公攻
于平原曠野則前後左右仍是方陳右角左角卽
之破匈奴用此法也
張二翼以刼之之道也但此則地阨或略存其意

耳曰以誘敵乃當時以意爲之若後人聞金而進
聾鼓而退皆出一時詭詐當非有所本而李衛公
此知兵之言
以爲雖舍車而法在其中焉一爲左角一爲右角
一爲前拒分爲三隊此一乘法也曹公新書云攻
車七十伍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攻
守二乘興師十萬用車千乘輕重二千大率皆荀
吳舊法孔疏曰五陳者卽兩伍專參偏是也相離
薄人于險不必多人分置以盡地利也
者布置使相遠也服虔引司馬法云五十乘爲兩

百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
十五乘爲偏彼皆準車數多寡以爲別名此傳去
車用卒而有此名則此名不以車數爲別也杜云
服說得其法杜說得其意可兼而用之
皆臨時處置之名其意不同服說則名與人數不
可得而知矣
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狄青之破儂智高也麾騎兵爲左右翼左者右右
李衛公之訓練也亦多爲之變合使由法
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賊不知所爲我軍

衝突大破賊軍蓋陳兵縱橫所以為變行非

訓習兩陳之間亦足自敗耳

三年 齊侯田于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子子雅子尾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盧蒲嫳謂子雅子尾我殺處之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嫳於北燕

若如此斷決王爽甫張九齡豈得稱先覺耶

四年 春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三年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故云復田

要諸侯與田傳紀楚國之後

椒舉致命晉侯欲弗許曰晉有三不殆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司馬侯曰四嶽一在兗州一在雍州一在荊州一在冀州三塗大行轘轅崤黽也在河南陸渾縣陽城大室在河南陽城縣荊山在新城沶鄉縣中南在始平武功縣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國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又何能濟

君其許之乃許楚使

多難或以興邦無難或以喪國固是通達之論按容齋隨筆云古今言地險者以崤函秦宅關河之勝齊負海岱趙魏據大河晉表裡河山蜀有劍門瞿唐之阻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吳長江萬里兼五湖之固皆足以立國唯宋衛之郊四通五達無一險可恃然東漢之末袁紹跨有青冀幽

并四州韓遂馬騰董分據關中劉璋擅蜀劉表居荊州呂布盜徐袁術包南陽壽春孫策取江東天下形勢盡矣曹操晚得兗州倔強其間終之夷羣雄覆漢祚議者尚以為操挾天子以自重故能成攻而唐僖昭之時方鎮擅地王氏有趙百年羅洪信在魏劉仁恭在燕李克用在河東王重榮在蒲朱宣朱瑾在兗鄆時溥在徐王武敬在淄青楊行密在淮南王建在蜀天子都長安鳳翔邠華三鎮

鼎立爲梗李茂貞韓建皆嘗刼遷乘輿而朱溫匪
匪以汴宋亳潁得志乃與操等操與溫之德又安（梁以汴宋[illegible]）
在耶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克之
執齊慶封負之斧鉞以徇于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
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
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
王使速殺之

孫皓所謂臣于江南亦設此坐以待陛下也惟無（[illegible]）
瑕者可以服人記此以見楚靈之不終

遂以諸侯滅賴遷賴于鄢楚子欲遷許于賴使鬬韋
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
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較王心不違民
其居乎民不堪命乃禍亂也（楚靈之[illegible]）
凡一張一弛天道也張之將以弛之矣

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
于夏汭葴尹宜咎城鍾離薳啓彊城巢然冊城州來
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註云吳兵在東北楚盛兵東南以絕其後然一時
而築三城卽申無宇所謂民不堪命也若張仁愿
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
而唐休璟以爲不可各有利害也（在後世爲利[illegible]也秦之長城亦[illegible]）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
臧氏季孫不欲親其議勅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四分公室季氏

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古兵民合故竊國者竊民也今兵民分故竊國者（子家子所謂令民[illegible]不可以[illegible]事謂此也）
竊兵也

仲至自齊時叔孫豹卒牛立豹之庶子婼公使杜洩葬叔孫仲壬聞父喪而來南遺使
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卒
昭子卽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必速殺之豎
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于寧風
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

欒書定策雖以悼公之賢未嘗致討以其有功于已也若私勞不賞則咸有所憚矣。牛詩乘隙而日有叔孫氏耳解子此舉非但不賞私勞亦以杜後患也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太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遂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耻匹夫不

此亦論天道耳然恐之未必能爲我患

可無備况耻國乎

晉不彰楚圍之逆而俯首受成慶封之不若矣抑叔向有謀將以驕楚子而敗之耶

抑叔向之謀乃縱之而敗非晉人之成謀也

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

以下專言韓氏羊舌氏

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七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耻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禮

遂敵禮亦能爲盡

楊石叔向子　叔向食采于楊

尚結贅平京之盟意欲得渾瑊以失渾瑊將鹵獲唐臣送歸亦懼結恨于唐耳晉斯時已政在六卿故大家强家實能驅使其民益當日可畏不在晉君在晉臣也失禮于晉君可以怠報若詐謗諸卿

雖在霸主猶將憚之文公之子子玉

擧國孰不與楚爲仇耶觀郤克伐齊近事可驗

是也况楚靈耶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太公謂當審察敵人十四變變見則擊之敵人必敗也但緩急虛實之際如望聞問切各有巧拙耳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

楚子干瓚。開吳師出。薳啓彊帥師從之。（從吳師）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廬江舒縣有鵲尾渚）

兵法曰。見而加之。又曰。加以卒㦒。言遽也。遽則亂。（薳啓彊之從吳師亦其志也故）亂則敵人擊之矣。（爲所乘而敗于人也）

楚子以馹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亟使人犒師。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若爲設辭）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

人情所以相安苟且。不肯預爲備者。以預備似乎生事。而人且議其怯懦也。（此邊臣之通病亦通患也）宋張方平帥秦州。諜告夏人將歷境。方平簡料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議者論其輕舉。曾公亮曰。寇之不得至。有備故也。（論事甚透可爲後法）倘罪之。則後之邊臣不敢爲先事之備矣。嗟乎。使守邊者盡若張。疆圉何患不固。使持議者盡若曾。功罪何患不明。其如當事者每沿故事。而局外者恒持當事之肘。灰任事之氣何。

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

楚實難吳。獲其弟而問卜吉與否。心憚之矣。故正辭以對。則自然不敢加害。（蹶任此有識矣之咲若辭數也）

楚師濟于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薳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于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薳啓彊待

命于雩婁。

致楚師而不與之戰。保守四境。使楚不得入。此得中策。（得中策已是書之中策今）（上策）使楚二師待命。孫仲謀所謂孤若不死。操不得安也。

六年 公子棄疾如晉。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太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對

不採藝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為暴主不恩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棄疾及晉竟晉侯逆之

非特氣象與人異實亦用法嚴威令行也靈王以汰侈失遠近之心平王規欲得其處故其待諸侯執禮過恭厚自節飭子產有早見知其將為王也（昭烈謂與我為水火者曹公也每事欲與相反平王之與靈王亦水火也英雄之相制定如此耳）

非卜筮知之也

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宮廄尹棄疾子蕩歸罪于薳洩而殺之

吳本為救徐則楚兩軍宜合而不宜分矣桓溫至青衣欲兩道進軍以分漢中之勢袁喬曰今當合勢力以取一戰之捷萬一偏敗大事去矣子蕩師豫章薳洩不為聲援以致喪師故恨而殺之二者俱不得為無罪焉耳（薳洩伐徐于為伐吳師絶徐之援也此[illegible]其敗也蓋子蕩自取耳）

七年楚子享公于新臺好以大屈（弓名）既而悔之薳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illegible]）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觀東西周專以名器重寶為言則知當年諸侯寧喪土地弗肯喪寶也此天下之至惑也然春秋時人多有絶伎以絶伎用利器一夫作難可以為患故當時重守器不敢妄以與人（[illegible]）後世絶伎既少雖有利器不得其用故以漸而輕也（古今人不同乎此亦可見）

八年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根牟魯東界商宋地魯西竟接宋衛也）

千乘之國在當日以為多自後世以為少不過七萬五千人耳（七萬五千人也）魯僻處東偏非用武之國故革車不溢千乘若晉當平公時則已四千乘矣千乘耳何以東至根牟西至商衛意所謂革車者僅大車而輕車當不與焉（千乘之國當今一大郡一大郡恐不能出　其後晉分為三國能各出車數千與強國戰　[illegible]）

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治其家政。丁丑殺梁嬰。而立子良氏之宰。子良、子尾之子高彊也。爲子梁立宰。梁嬰亦子尾家宰也。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我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于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于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聞子旗至。

子旗之不信。詐爲不信也。若皇遽稱兵相惡。則必敚于陳氏矣。齊之民皆爲陳氏也。人以智免。亦敚于智人。以力免。亦敚于力。子旗智而愚也。此所以獲免也歟。子旗欲治子尾之室。豈圖并兼哉。本欲封植之。以敵陳氏也。桓子亦知之矣。故將助子尾而攻子旗也。

游服而逆之。請命。不著戎服。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爲之立宰。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桓子遂和之如初。

桓子游服而逆。及授甲請從。藏機甚深。子旗追敘舊好。爲握手殷勤之言。乃不戰而屈人兵矣。然子旗可以免。而終不免于陳氏者。見弱則禍輕而緩。見強則禍疾而大也。桓子欲兩敗之。子旗知其情。故爲誠言以息其事。雖非桓子本意。然倉卒間雖殺耳。

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使穿封戌爲陳公。用穿封戌。即以諂靈王耳。曰城麇之役不諂。與子圍爭鄭囚。晉侯問于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歲星顓頊以水德王。歲星在鶉火。火盛則水滅。箕斗之間。有天漢。謂之析木之津。近北方水位。故陳當復由。由、用也。

其言固有至理。但帝王之興。或以水德王。或以火德王。夫盛衰無定者也。而躔度有定者也。據史趙之占。以五行推之。則國之廢與存亡。皆可預卜耶。故儒者不道也。後世姓氏統系不可考。術者以推始受命之君建號之歲。以卜祚之長短。亦屢有驗也。

九年春。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潁、周邑。陰戎、陸渾之戎。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

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戎狄其
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
使趙成如周致閻田反潁俘

凡戎狄得入中國其始未即爲害而其後鮮不爲
大患者前後五代皆然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二語可盡徙戎論也

十年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于陳鮑氏而惡
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

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
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
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
伐欒高氏

陳氏厚施于民欒高安得不多怨乎國人構鬬所
謂國人者皆陳之私人耳日飲酒且不免此敗豈
專爲酒耶陳氏因鮑氏以攻諸卿卒困鮑氏而專
齊政蓋亦巧矣此其陰謀殆甚于司馬仲達也

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
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
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
王黑以靈姑銔率（齊侯旗名）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
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
門

子良自知不能當陳鮑故欲挾齊侯以爲重然當
以計請公或與晏子謀之耳豈當伐公耶伐公即

自處其曲而使陳鮑得以爲名矣

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
于莒

凡事非人情恒不可信此亦莽懿之智也蓋鮑氏
之攻欒高其謀出陳氏欒高已滅恐爲鮑氏所疑
故作此狡獪以爲後圖之地

桓子召子山私具帷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
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

尾所逐公子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皆子尾所逐公子）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或陽剪之或陰結之至孟姬皆爲之請焉故陳之于宴也不曰纂竊而曰移也晏子曰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鐘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鐘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鐘乃

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也蓋人臣施以合親則人主失衆矣

十一年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蔡大夫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蔡侯不可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

秦旣以商餘地誑楚而又約楚王會武關因閉關留之竟死秦庭天下哀憐之義不直秦報報之反固不爽矣夫石勒之于王浚唐高祖之于李密皆甲詞推奬使其不虞而後乃得志焉是隣國奬奉之言且未必誠而況大于我者邪

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于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于其君而不能于其民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五行爲物用久則必有敝盡則捐棄之）

叔向之言雖萬世無敝可也

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爲蔡公

按國語云靈王城陳蔡不羹范無宇曰國爲大城未有利者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拇毛脉大能捍小故變而不動至其失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旣至虻䗁之旣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蓋地廣則兵強兵強則願欲益侈此唐之藩鎮所以爲腹心之禍也其城之也雖毀之也

復不易有國者其愼所守哉

申無宇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

註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是卽內重外重之道乎謂五細乃細人也

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

不敢專斥棄疾故及然丹爾然楚靈未鑑而然丹

先遁則知其心不可測且乾谿之禍謀皆起于羈旅是無宇之言未爲不驗也

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北齊昭帝簒位而委後于武城楚靈王簒位而歸重于棄疾將奪諸彼以與之此耶抑驅除之事自有漸次而倉卒不暇耶此事之不可曉者意楚圍雖簒弑觀其賞沈尹戌及赦陳無宇亦頗有度量

彼固知棄疾爲人望也封大城以厭其心冀其不爲我害而已若不能容之必除之而又不能除之也。

十二年 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綿皐歸（肥白狄也）

荀吳善兵正亦勝奇亦勝但出敵不意爲功差易耳明年晉伐鮮虞卽因肥之役也一舉而循環無端焉故孫子曰師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

如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潁水之尾在下蔡西）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在譙國城父南縣）以爲之援。

凡屈諸侯者以害楚不能有加于吳則非楚所能懼也虛實遠近之際楚之威易殫矣。

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也）翠被（以翠羽飾被）豹舄（以豹皮爲履）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大夫）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夕莫見）王

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與
呂級（大公之子丁公）、王孫牟（康叔子康伯）、燮父（唐叔之子）、禽父（伯禽）並事
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
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今周與四國服事
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
吾舊許是宅。（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
吾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
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

不羹。賦皆千乘。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
國者。專足畏也。（四國陳、蔡、二不羹）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
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剥圭以爲鏚柲。（鏚、斧也、柲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
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
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
出。吾刃將斬矣。（摩厲以斬王之淫慝）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
（倚相、楚史名）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穆）周行
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
以止王心。（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招、其名、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官而言、此詩逸）王
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
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
式昭德音。（愔愔、安和貌）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
力。而無醉飽之心。（楚子亦善悟）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悟感子革之言）
不能自克。以及于難。

凡性有所好。要能斷然決去爲難耳。饋不食。寢不
寐數日。而不能自克者。田千秋一言而立悟。固不
可同日語也。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爲費人所敗）平子怒。令見費
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
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
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

李密始事。最得士心。而後乃稍離者。以功成而勢
驕也。兵志曰。軍國之要。察衆心。施百務。將苑曰。善

[illegible]將者養人。如養子。有功則以身後之。有難則以身[illegible]
先之。用兵者善附民而已。[illegible]

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
皆然。賁人所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賁人
叛南氏。賁叛南氏在明年。

兵法曰。攻城者必有攻其心之法焉。行賞以招撫。
亦攻心之道也。呂蒙之下南郡。疾病者給醫藥。飢
寒者賜衣糧。懷其恩澤。士無闘志矣。

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卽位
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圍許大夫蔡洧有寵于王。蔡人仕楚者
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滅蔡洧仕楚其父在國故死王使與于
守而行。使洧守國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犨
韋龜令尹子文玄孫中犨邑名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成然韋龜子郊尹治郊竟大夫
蔓成然故事蔡公。蔡公棄疾也常趣以棄疾有當璧之命故使成然事之
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
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

凡禍患之作。動成瘡痏。蘊畜旣久。發于一朝也。然
時之未至。雖以翟義敬業之屬。共唱義聲。遠近響
應。而身死僇辱。爲天下嘆者。欲以厚其毒也。盈而
降罰。誠哉斯言乎。

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息舟楚邑城之堅固者觀起之死也。
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朝吳故蔡大夫聲子之子曰。今不封蔡。蔡不
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
之情。告以蔡公不知謀強與之盟。入襲蔡。

[illegible]觀從之于蔡。子房之爲韓。皆發難最早。深智遠慮
雪恥報怨。固稱首功哉。

蔡公將食。見之而逃。此指詐也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
速行。使子干居蔡公之牀食蔡公之食竝僞與蔡公盟之徵驗以示衆已徇于蔡已觀
從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
從之。詐言蔡公將以師助二子

高歡之起兵也。詐稱爾朱兆將以六鎭人配契胡
唐之藩鎭及五代節度欲起兵拒命者皆用此術
爲部曲。至爲雪涕。執別而衆皆不疑其詐。故相從

爲亂耳。

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

詐言其事已成。使國人不敢加害。此亦全身之智也。

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遂蔡公之命。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與蔡公則可得安定。且違上何適而可。上謂蔡公。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鄧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二子子干子皙。依陳蔡人以國。

此朝吳左袒棄疾之言也。蔡朝吳是時不得不從棄疾矣。

朝吳蔡人所信服。其言足以爲重于蔡。

楚公子比子干。公子黑肱子皙。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羨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四族遠氏許圍蔡洧蔓成然。以入楚。時靈王在乾谿。故乘虛以入楚。

陳蔡欲張其威武而棄疾意欲急疾恐稍遲則事機有變也大凡同一舉事而行間將吏俱不能知主將意指蓋號令可以齊一而機事不能曉白于衆也。凡乘虛者利于速。苟緩之不成。以入關而遲也。

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楚王在遠止欲速入當無他虞故不警備。

藩籬以爲軍者。不警備也。若遇勁敵。則非堅壘不可。

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須務牟史猈楚大夫蔡公之黨也正僕大子之近官林祿罷敵皆靈王子。公子比爲王。此奇也耳。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竟陵縣城西北有甘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告使叛靈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

此如金亮南侵而烏祿已稱帝于國中從征之士室家俱在國中根本已傾矣故一呼而大衆自潰也。

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

都而乞師于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亾于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楚子大剛故易折）然丹乃歸于楚。（然丹子革棄王而歸楚）王沿夏將欲入鄢。（夏漢別名。順流爲沿。順漢水南至鄢）芋尹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謂斷王旌執王人于章華宮）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圍以歸。（棘里名。圍門也）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

楚圍與煬帝。皆弒君父之賊也。二者皆志氣盈溢。數擾其下。一縊于申亥。一縊于廣陵。使其居宮闕之安。委腹心之佐。南向以臨天下。雖至無道。謀之者稍難也。乃輕棄根本。而托跡草間。寄命人手。毋亦天奪其鑒耶

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楚靈王不能殺棄疾。況子干乎）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相恐以靈王也）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周。徧也）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蔓成然以棄疾黨故使走告二子）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司馬謂棄疾也）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

居蔡者棄疾也。始謀者棄疾也。二子度其才不及棄疾。則爲泰伯之讓焉。是可免也。觀靈王封棄疾而不及子干子晳。則知非特國人與之。卽楚靈亦實畏之矣

丙辰。棄疾卽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不成君無號謚者。楚皆謂之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

馬燧署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所過輒殺人。李抱玉將無敢往。燧自請典辦具。乃先賂其酋。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燧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卽戮。𢑍虜大駭。張德遠之次秀州也。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傅劉正彥募害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河北人

知順逆豈以身爲賊用特恐有後來者須備之耳浚問其姓名不告而去浚明日斬死囚徇于衆曰此苗劉刺客也死囚用廣若此楚之戮囚者以時（靈王一匹夫耳何能爲然其不死）楚人大驚非此不得安靜耳（苗劉有事端故須假譎以安人心）

使子旗爲令尹（子旗蔓成然）楚師還自徐（前年圍徐之師）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楚師于豫章又柏舉之役吳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楚師淹久無功聞楚國內亂人心思歸故吳人乘

瑕敗之曰五帥則無有免者矣圍齊之師將卒俱不得已若楚靈不死久亦必自離潰蓋民不堪命（師久無功故知必當潰散）士無鬬志也將既不爲效死則志在得生其將皆可虜矣

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群賂施舍寬民（施恩惠舍逋責以寬民力）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觀從教子干殺弃疾今召用之明在君爲君之義）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佐卜人開龜兆）召觀從與之以爵而觀從願佐卜尹亦辭貴就賤居散閒之位不欲復與機事耳及朝吳在蔡無極譖之曰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乃知同始事之人人主非豁達大度者固不能無忌也以熟知其短長也（李元忠爲聲勢助神武起事及神武事成而元忠乃自處散地亦同此意也）

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犨櫟之田（犨櫟本鄭邑楚中取之平王新立故還以賂鄭）事畢弗致（知鄭自說服不須復賂故）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犨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

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君臣相悅以解傍人不知）能爲楚患者在陳蔡不在鄭鄭田固不須歸不論鄭之已服未服也（此知楚之情實）

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投龜詬呼豈有獲罪于天獲罪于民而可以免者乎（誑惑如此其何能爲）

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星辰山川而祈曰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偏以璧見于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既乃與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巴姬共王妾大室祖廟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微見璧紐以為審識鬬韋龜屬成然焉知其將立故託其子

棄疾之得立也宗帝之立也以天命平王之立也以人謀不猶曾皇孫乎曾皇孫生數月而巫蠱即起其孤露更甚于棄疾矣

子干歸韓宣子問于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宣子謂棄疾視子干其同好惡故言如市賈同利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言棄疾本不與子干同好則亦不得同惡

棄疾非不能舉事也推先子干以圖萬全耳事局已定必將振而去之矣宣子以二子為同欲相成而不知其必至于相圖也

取國有五難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謀而動可謂無謀

太公曰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然子干之事非無謀之難也知其前不慮其後也

又曰無為權首將受其咎

為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

子干之入楚也無所短長有一觀從而不能用惑于夜驚皇遽自殺不謂無謀哉

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城方城也時穿封戌既死

棄疾并領陳事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羋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此亦卜筮之言耳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皆庶賤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于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齊桓出奔莒衛有易氏之助有國高以為內主上卿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

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于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五士從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子餘趙衰、子犯狐偃、）有魏犫賈佗以爲股肱（魏犫、魏武子也、備五人而說四士、賈佗又不在木數、蓋叔向所賢、）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謂欒枝郤穀狐突先軫也、）亾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于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無施于民無援于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其賢如是棄疾亦令主也乃入郢之禍平王召之（平王之復立與共後之之縱欲若二人爲蔡得志）此何得與桓文比乎然據叔向之言所謂或推之或挽之誠便于復國也（失志之不同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終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四

陳眘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闇公評閱

昭公

十三年（在八年）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

霸王何可以無威然所爲霸王譬之蛟龍也其雲雨皆其所自爲也故能小能大屈伸變化而人不可測若夫巴蛇吞象其形非不大也而人不畏之者形雖大而質則異也叔向之四千乘亦爲大而已何足爲威乎叔向示弱于楚而先盟楚人示強于諸侯而大徵師旅蓋皆以勢立權不得已也然亦非有道者之舉矣（叔向有道之士也知晉之衰而爲盛勢此不能而示之能也）

乃竝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下邳有良城縣）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

時吳雄視南服故以水道詐辭

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

周公瑾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甚無謂也以實計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此七八萬人更難駕馭非但不得其用〕衆數雖多甚不足畏瑜請以精兵五萬制之故尉繚子有曰名爲十萬其實不過數萬耳葢有十萬之衆者其出師料不滿三萬有二十萬之衆者其出師料不滿六萬所謂百萬數十萬皆號之也非實也聲實不可不察也〔治兵與用師又不同也故可稱三十萬〕但當日三十萬人不知號之耶抑實數也春秋用兵之盛未有踰四千乘者

羊舌鮒攝司馬〔鮒叔向弟攝兼官也〕遂合諸侯于平丘

盟會有二有衣裳之會有兵車之會具司馬以從兵車之會也自有裹甲者遂不得不具司馬以備〔小則以爲備大圍以爲厳〕不測若夾谷之會孔子請左右司馬以從終郤萊夷是也

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幄幕軍旅之帳〕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

晉用三十萬衆而鄭幕九張一示强以攝小一示弱以順大也〔子產叔向才相敵也故解事耳〕子產作事如凌風臺銖兩皆稱雖危而不能傾也

次于衞地叔鮒求貨于衞淫芻蕘者衞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叔鮒亦殊淺〕

叔向不能禁其弟而以君命賜之子產亦云兄弟而及此我從天所與皆無可如何語〔叔向不勝其憂叔鮒不勝其貪終之殄其宗矣〕

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王卿士劉子〕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欲佐晉擧計齊〕叔向告于齊齊人懼叔向曰諸侯有間矣〔如此僭可〕不可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習戰〕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旒也〕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

平丘之盟。甲車四千乘。而諸侯畏晉。黃池之會。吳子布爲方陳。勇怯皆應。而諸侯畏吳。二國俱夸其衆多。而不知威已殫矣。亦幸未嘗實用之耳。使實用之。其敗無疑也。葢兵不論勝敗。當論巧拙。巧而敗。雖敗不失爲巧。拙而勝。雖勝不掩其拙。兵事無有拙于茲役者

（用寡而敗所失不多以衆合用是而勝）（勞昔不相當也）

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牛雖瘠。僨于豚上。其畏不死。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南蒯子仲爲間隙）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

（辭對客之言其中有深情在）

叔向晉之良也。以此命魯。亦可謂不擇音矣。

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除地爲壇）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外僕掌次舍大夫也。子產使之速張）

幄幕于所除地。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

凡遇事詳整者。或失之遲鈍。各有能不能也。能者謂之堪物。

（子產作事純用機變非當時諸人所及）

及盟。子產爭承。（貢賦之次）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

（此爲議勢）

子產之詞强。子貢之辭達。皆足以折服也。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湫子服惠伯。從至晉）

冰。箭箙葢脫而用之。可以取飲。司鐸射奉壺飲以冰承之也。溼蒻蕘則以錦賂守者。則以錦貨賂。公行晉安于偷矣。

（國之不競非官邪也此不論大小）

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五年傳曰。遺守四千。今甲車四千乘。故爲悉起）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

書自著雍者决非正道也必因其不備或紆道繞之或取徑僻道也荀吳聞鮮虞不設備亦用間之效

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人城驅衝車與狄爭）大獲而歸

險地不利車戰故荀吳毀車易地利于車戰故荀吳驅衝益軍用有大扶胥名震駭輕車扶胥名電擊而車戰有十害八勝有陷敵之功矣當春秋時

夷狄皆徒兵弗能遏也故車得其用步兵百而當一此亦步不敵車之証矣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司馬法曰軍旅以舒為主舒則民力足時楚平新立或有新立而張其威者或有新立而養其力者楚平繼靈王之後固當舒也

十四年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僞廢疾使請于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

春秋時最重盟誓使二子者先受盟而後圖之豈不可耶而必辭盟辭盟則有不順之迹矣南蒯何以不疑而舍之皆愚人之爲也故孔子曰要盟鬼神弗聽所以破當時之惑也

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

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送使出奔）請期五日遂奔齊

三年聽命而不能有所成就乃請五日遂陰冀有變亦可謂不度矣

侍飲酒于景公公曰叛夫（戲之）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晳曰（齊大夫）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凡作事要須量力故有其事甚大其名甚正而非

我力所得爲者君子不爲也當曰三家勢巳極重雖夫子之聖公室終不得張私家終不得弱又豈蒯力所及耶然南蒯陽貨之屬雖無益于公室而有害于私家故君子猶有取焉爾 我嘗以爲家臣不得謀公此非義也乃當時君弱臣強之習耳

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 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

孔明駐漢中魏主欲發兵攻之孫資曰不若但以現兵分命大將據諸要害亦足以鎮靜疆場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必自敝矣楚子息民正似此

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 單身民也 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叙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 物事也 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 兵在國都之東者 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兵誌曰兵之利害在國之名實今民名在官而實在家官不得其實家不得其名有空名而無實外 當今京營之兵正如此也 不足以禦敵內不足以守國此軍之所以不給將之所以奪威也此古今之至言也蓋簡兵則兵自精息民則民自固惟古之軍民合而後世兵與民分卒伍俱仰食于民以民養兵簡兵即所以息民 兵民既分又當使之各歸營伍不得糅有兵之名 尤今日要策哉

十五年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 鼓白狄之別種

按水經註滹水東逕昔陽城南世謂之直陽城非也本鼓聚矣左傳晉滅鼓子使涉佗守之者也十三州志曰今其城昔陽亭是矣京相璠曰白狄之別也下曲陽有鼓聚故鼓子國也

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

備力未竭而請降焉知非詐且請以城叛者亦未必（此爲削迹）是城主徒一人欲叛耳豈遂得其要領故荀吳正辭以拒之使鼓人殺叛我所執甚直則氣甚壯我氣壯而敵氣已爲我奪矣夫圍城兵之下策久圍不下而城中有變欲爲内應乃禱祠以求者穆子（所事不在于）何爲辭之以伐原示信圍鼓示義大意本有所在不在于得城不可以常勢論也此如趙襄子圍中

牟圍未降而城自壞襄子擊金而退之中牟聞其（欲以服之）義乃降耳

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此則甚矣其中有非）而城（惡者）

按晉書陶璜傳初霍弋之遣楊稷毛炅等與之誓（魏武之令亦如此也）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至我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給其粮使守待其限滿來降乃納之又劉曜率衆圍京城索綝使其子潛乞降于曜曜斬而送之曰天下之惡一也輙相爲戮之若審兵食未盡便可固守孤將兵久未嘗以譎詭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及城降曜以索綝不忠戮之東市又祖逖牙門童建遣降于石勒勒斬之送首使于祖逖曰叛臣逃吏我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遣（凡此者蓋別有解散當時鬪之正欲攻人之心也）使報謝凡叛勒者逖亦不納此其義益昉于穆子也

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敎民怠將焉用邑

荀吳之力必能克鼓故舉事一軌于正孔疏所謂（看破此事）自度其能獲故因以示義也若李德裕爲西川節度維州守將悉怛謀以城降而牛僧孺以中國禦（世人皆重穆子之立義而恨李事之失陰二事經權之別也）戎守信爲上今一朝失信戎醜得以爲詞遂詔西川不得納降此雖各有所執與漢甘陳之事何以異耶

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𦤎鞮歸

義見說仁見親勇見方信見信此天下之正兵與衆同好惡者也宋曹武惠彬下江南不戮一人而（以大併小無弁卒之虞則當行此事耳）宋太祖亦曰寧不得江南毋輕殺人君臣之用心所謂不嗜殺人能天下者乎

十六年春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殺之而新立以御戎狄耳）

安定盧水胡劉超反魏主遣陸俟鎮長安俟单馬之鎮諭以成敗納其女以招之超無降意俟乃帥帳下往見之超設備甚嚴俟縱酒盡醉而還復選敢死士五百人出獵因詣超營約曰發機當以醉爲限既飲俟佯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蓋夷狄詭詐以夷狄之道制夷狄此中國之利也

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

五霸如夏日之日當時若畏之久而後乃思之也（霸無常主安知齊侯不欲代興哉）故非特王者令人思也即霸亦令人思耳

十七年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三塗（屠蒯晉侯之膳宰也以忠諫見進雒雒水也三塗山名在陸渾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

按呂氏春秋云萇弘謂劉康公曰祈福于三塗而受禮于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殆公備之也劉康公乃儆戎車卒士以待之萇弘可謂能審矣（荀令君亦能觀魏武之色者偏抗事者非但敵國相關也）又齊桓公將伐衞也則足高氣揚有伐國之色而衞姬知之其將伐莒也謀未發而東郭牙意之故管子曰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桓公管仲雖善匿不能隱矣

陸渾氏甚睦于楚必是故也

兵事要須參伍參伍之以盡其變也故客容猛與陸渾氏甚睦于楚二者參伍之而知其必出於伐（以事與主而參之以備故無失）戎也必參伍而後可遥斷幾事文若公瑾之明鑒亦以此哉

君其備之乃警戎備（欲因晉以合勢）

陸渾密邇王室周之患也晉以兵滅之實周之利周之警備非以防晉蓋嚴其備以收漁人之功耳（嚴備者不當先時又不當後時所以動則有獲）

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

莽其謀易其居使人不備也以此致勝者何可勝（秦人襲鄭而鄭人覺之故并）數所以聲東者恒擊西警南者多備北也（功令晉人亦遂師矣而陸渾不知是以見此）

數之以其貳于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甘鹿周地）剮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時晉已不振故欲張大其事非事實也

吳伐楚陽匄爲令尹卜戰不吉（陽匄穆王曾孫令尹子瑕）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子魚公子魴也）

兵法以水助攻得上流是得水助也然所謂水助者或因水設巧若從上流囊沙决水之類故爲得水助豈有徒處形勢而漫謂必勝者耶惟上流則順流而下迎流而退進利而退難下流則逆流而進順流而退進難而退易順逆難易之勢如此昔（舟行利害兼此二言不可不知）張昭謂孫權曰操軍沿江而下長江之險已與敵共之當年操實據上流孫劉諸臣何嘗以上流爲懼乎（江南立國非恃者有長上流然不敢渡也）

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

舟師大多用風用火船大則鬬風力風烈則縱火勢也子魚志在克敵故冒死當先軍士爭進（水戰用火攻者多不可不講之事）

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隧出入道也炭火也置火滿于隧道之間師結爲陣以待楚命言其守之嚴密）

吳公子光請于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 藉衆之力 衆許之

時吳欲轉敗爲勝非激以救死衆不爲用而非出 公子光所志甚大君喪先王之乘舟則功不失去不得不出 奇計楚不可勝也 奇正將相

使長鬣者三人 詐爲楚人 潛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 其意不在取舟欲使楚師亂也楚軍亂則舟可取矣

石勒將北渡棘濾懼向氷邀之張賔聞氷船盡在瀆中未上枋内故簡壯勇襲取氷船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鈎授驍

健者朙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二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

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 彼不知我多少故殺似之人而其軍事亂矣

此三人而有萬人之用宋劉錡夜遣人斫虜營是夕電光四起錡命光中見辮髮者即斬之梁太祖于晉也選深目虬鬚貌如沙陀者二人牧馬于道側因雜其間晉軍大驚皆得力于二三人也

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後越通江淮轉襲吳遂入吳國燒姑蘇臺徙其大舟即餘皇也宋文帝時桓護之從王玄謨攻滑臺玄謨既敗魏以鐵鏁三重斷河以絶護之還路護 水師之歸也不惮于㳙河而惮于水枯吳明徹之北伐全師俱陷以水涸不可歸也 之每至鏁以長柯斧斷之魏人不能禁惟失一舸餘舟俱全蓋水戰舟楫盛于王濬伐吳楊素伐陳如連舫大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五牙艦高百餘丈容戰士八百餘人者使公瑾子敬復生恐蔽 近時惟廣舟最大民舟又大于官舟然不足以入泥河 江而下亦可燒而走也

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 火心星 丙子風梓愼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 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 七日其火作乎 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 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火作子産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 晉人新來未入故辭不使前也 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 所備多在此 爲其知國情不欲令去 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至于大宮 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大宮鄭祖廟 巡行宗廟不得使火及之 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 祏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群主於祖廟易救護 使

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府庫貨財所聚，故使其人各儆備火。)商成公儆司宮，(商成公，鄭大夫。司宮，巷伯寺人之官。)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司馬主兵，司寇主刑，列居火道，備非常也。)行火所焮。(焮，炙也。)城下之人伍列登城。(為部伍登城，城備姦也。)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野司寇，縣士也。火之明日，四方乃聞災，故戒保所徵役之人。)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郊外之人，助大祝大史除治祭處于國北方，就大陰禳火。)禳火於玄冥回祿，(玄冥水神，回祿火神。)祈于四鄘。(鄘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故祈祭之。)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

管仲子產孔明景畧，古今得君行政無有踰四子者，而四子經國之才，亦不甚相遠也。

六月，鄅人藉稻。(鄅妘姓國也。其君自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門者斬得閉者頭。)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以藉稻而亡國，故國亡而天下俱憐之。觀鄅子從帑畧無故國山河之恨，豈亦以愚自全者歟。

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乃簡兵大蒐。為蒐除，(治兵于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之。)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辭晉公子公孫而授兵，似若叛晉。)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辭理明直)

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境，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有災而備，何為責人。晉人識度劣于子產遠甚，宜其適為鄭所輕也。

楚左師王子勝言于楚子曰：許與鄭讎敵也，而居楚地，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鄭方有令政。

鄭小國也，子產相而大國畏之，故曰方有令政。

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讐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楚以葉與許、）

此專論形勢然晉鄭雖合豈能遂至于葉耶至葉而不能庇猶之逋逃者納人于堂壁而不能匿乃匿之于門外也是豈可以爲國乎。

十九年 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

合前後兩事觀之則知其不能及人矣保家與保國異自完以爲保而其國已弱矣此楚所以不復振也以楚懲靈王之失故不爭諸侯而先自完也。其志在内故不在外

楚子爲舟師以伐濮（南夷也、）費無極言于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今襄城父縣、）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

無極欲疎害太子耳此與驪姬說置太子曲沃二公子居屈蒲同然晉雖内亂而封疆以啓矣太子建之居城父乃未能有以張楚將無其事未久又未能如申生數將兵征伐耶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莒邑也、）使孫書伐之（書陳無宇之子子占也、）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于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

東觀記云海曲有呂母欲爲子報仇乃益釀醇酒。

少年來沽者貰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裝後聚數百人與呂母入海稱將軍遂破海曲。執縣宰斬之

及師至則投諸外（投繩城外、隨之而出、）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

朱序拒符丕。號爲夫人之城吐蕃取維州亦一婦人之力。故城守之難在于備内不在于備外也按傳言投諸外者當是繫繩城上而投其所垂于外婦人則隨之而出獻之子占者將婦人獻之子占

也師則因繩在城而夜縋登焉劉炫以唯投繩城
外婦人不出非也
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
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敵氣十伯倍而守者之氣不半焉故啓門而出也
此皆先事無備而臨事震于虛聲盜髙發始伐莒
而莒子即走紀乘夜鼓譟而莒子又啓門而奔莒
子善走者也兵法曰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

走夫登者縋絕而鼓譟此主人之利客之不利也
何為懼而奔耶使客已上城而內不亂則登者必
將殲焉甚矣其不善守也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
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
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
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于外民樂
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
寢與食非撫之也
所謂撫民者若句踐之弔死問疾王翦李牧之投
石超距可謂能撫民矣不然亦日就朽敝而已豈
曰能撫民哉
令尹子瑕言蹶繇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
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
乃歸蹶繇
楚平意欲結好于吳故歸其弟子瑕之言因勢利
導耳

二十年費無極言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
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
集矣王信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
城曲沃而申生死城城父而建誅
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
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于余口入于爾耳誰告
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能

苟貳。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歸從政如他日。

漢巫蠱事起、惛未有以奮揚之言告丞相者、苟能如奮揚則遲之以待武帝之悟、太子得全矣、何至發兵斬捕、以成君父之過哉。

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爲棠邑大夫、)曰、爾適吳、我將歸死。

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

子胥之亡也、初從太子建于鄭、其意欲爲太子謀入國、若晉惠文二公之事也。假使平王沒而太子得入、子胥所報者不過無極而已、豈能讐平王耶。于是知鞭墓之擧非子胥本心也。及太子爲鄭所殺、子胥之始圖不就矣。故奔吳以求報楚。吳既入楚、子胥終無反楚之事矣。故鞭墓以報怨、又以明其絕楚也。故太子建之死、乃楚之不幸也。

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光欲弑僚、不利員用事、故破其議、)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進勇士以求入于光、退居邊鄙、)乃見鱄設諸焉、而耕于鄙。

子胥初入吳、志在報楚而已。公子光之爭國、其事之成與否、非羈旅之人所當與。故進專諸以適公子光之意、而身退耕、不爲公子客。如其事不成、則不與其難。可謂有深謀。

衛公孟縶狎齊豹、(公孟、靈公兄也。齊豹、齊惡之子、爲衛司寇、狎、輕也、)奪之司寇與鄄。(鄄、豹邑、)有役則反之、(縶定不良、故有役則以官邑還豹使行、)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靈公嫡母、)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丙辰、衛侯在平壽。(平壽、衛下邑、)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

甲馬。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亦如前車寘戈于薪尋其後、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閎曲門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衛門名、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駵魋駟乘于公鴻駵魋復就公、乘一車四人、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以蓋當齊氏射公之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

門不欲令追者出、踰而從公。公如死鳥踰郭出、死鳥衛地、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朱鉏成子黑背孫、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青頃公之孫、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以其良馬見衛侯以爲乘馬賓將掫掫行夜、主人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既殺渠子其惡已北宮喜喜備不得不拔齊氏已滅公必不得入非始謀也所及也事發無疑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喜本與齊氏同謀、故公先與喜

謀、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皆齊氏黨、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滅齊氏故、賜析朱鉏謚曰成子。從公故、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言齊豹所以爲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

齊氏之焰如火之燎原不可向邇北宮喜與之始禍乃以其宰不與謀誤殺渠子之爲首功禍福之轉決于俄頃亦危矣哉

鄭子産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狎輕也、則多死焉。故寛難疾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寛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苻之澤。萑苻澤中劫人也、

馬援云擊賊如嬰兒頭多蟣蝨而剃之。蕩蕩然蟣蝨無所復依又梁統對尚書狀曰三輔盜賊郡輩並起國家開封侯之科以軍法追捕僅能破散于

謂此特小寇耳張敞虞詡皆能為之若赤眉黃巾之屬又非可一槩論也

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

澤中劫人常情不以為慮遽興兵盡殺之則民自不為盜此後世治盜之繩墨也況鄭小國也而又行寬政則民狎之不可為國矣蓋盜之熾緣于民之狎也狎則不見盜之害故相從為盜耳

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威克愛者濟治國之道也而治軍為尤甚第愛施於前威設于後或愛救于後威施于前各有所宜

即尚書威克厥愛愛克厥威之說未可盡執耳而衛公論兵以為愛施于先威設于後不可反是者當非極則也

二十年　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華亥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告司馬使逐貙）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匄故華貙之臣）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臼任鄭翩殺多僚（任翩亦貙家臣）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橫宋國睢陽縣南有橫亭）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盧門宋東城南門）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舊鄘故城桑林城門名）

以宋小國而華氏功名太盛父子俱為司馬此所以召亂也史不云乎功名者人情所甚重也苟能輕其所重則可以免于禍矣

冬十月、華登以呉師救華氏。（登前年奔呉）齊烏枝鳴戍宋。（齊助宋戍守）廚人濮曰、（濮宋廚邑大夫）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

主利固守、客利速戰。廚人濮之速決者、以敵人遠（觀濮之意欲乘其未合而擊）來、行列未定、可擊也。

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呉師于鴻口、（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偃州員。（呉大夫）

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曹操曰、交將合也。張預曰、兩軍將合、則先薄之。孫叔敖之敗晉師、廚人濮之破華氏是也。

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

華登救敗死戰、而宋師恃勝不戒、爲華登所敗也。（此中有交勢不可不察）

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一勝一敗兵之常事豈宜輕爲）待之。（待復戰決勝）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徽識也）衆從之。

鄭玄曰、徽號旌旗之名也。戰國秦伐齊、齊使章子將與秦交和而舍、章子爲變其徽章、以雜秦軍。是也。

公自揚門見之、（見國人皆揚徽。睢陽正東門名揚門）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

薛仁貴征遼東、兵僅三千、諸將咸言兵少。仁貴曰、在主將善用耳、不在多也。又吐蕃圍靈州、李抱玉遣右軍都將李晟、將兵五千擊之。晟曰、以衆則不

足、以謀則太多。乃請將兵千人、疾出大震關、焚其積聚、吐蕃乃解去。乃知衆而不用命、誠不若少而齊致死也。（兵之機在疾少而可成大）

請皆用劒從之。

凡兵長短相濟。劒太短、則不及。考工記云、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飮饑、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飮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晁錯曰、平陵相遠、川谷居閒、仰高臨（凡軍旅彼此自知不濟則多用短兵蓋以致死也）（短兵者欲以速決長兵者欲以持久）

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龍。枝葉交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

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

華氏北是佯退以誘我軍而我即之此敗道也凡追奔不得太遠懼致於人幸廚人濮出奇以勝之耳此用奪之之法也事有與此相類而相反者隋末楊玄感反衛文升與玄感戰兵始會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巳得玄感矣官軍稍怠玄感與數千騎乘之文昇大敗故廚人濮之智足以勝敵而不可以撼節制之師二事相較爲明撫敵我整情亂也楊玄感之術足以怠敵而亦足以致我軍之亂也

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居華氏邑而助公戰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華氏族故助華氏亦如僂新說甲歸傳言古之爲軍不皆小忿

然其足爲戰累者以其知我之情實而輸之于敵兵机在此矣前皆不用何與皆二人者欲爲欣也苗賁皇在楚伯州犂在晉。兩軍皆曰。有國士在而不可使爲亦耶不可忽矣。

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城以前年奔晉今還救宋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宋地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鵝。鄭翩華氏黨鸛鵝皆陳名

武經摠要云鴈行陣者乃太公三才之天陳于卦屬乾宮則孫子之鴈行陣吳起之鵝鸛陣諸葛亮之衛陣以其連接如秤衡也左傳曰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鵝是也軍中凡舉鶚旗九鼓則陣之背城向敵易斷繞人則利爲鴈行可以勝方陣鴈行前銳延斜而行便于左右利于周旋經曰厚而正者堅當選勇力脇其兩旁故鴈行勝方陣也五陣互有勝負兵家常言之矣然未知定何如也或亦測度之言許洞云結陣之術不可疎疎則難應不可密密則難用首欲棲翼欲輕腹欲實尾欲正棲者不可使過輕者不可使凌實者不可使不應機正者不可使不

知便此其要也唐李靖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謂古聖人詭設之名李筌以天圓地方風銳其首雲左右向而垂飛龍盤屈虎張兩翼蛇形宛轉鳥翔為突擊之勢以配四奇四正之位而後人以為二
（譏者以為李筌詐洞之言中多附會穿鑿然用以治軍亦能整肅後人以握奇八陣參而用之故其言變化不可復考也）
李實未知八陣之義將安所折衷耶

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為右（子祿向宜）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為右（呂封人華豹華氏黨）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反還）將注豹則關矣（注傅矢關引弓）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平公公子城之父）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狎更也城謂豹曰若不與我更射則汝為鄙夫）抽矢（豹止不射）城射之殪（豹死）

殺人于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故射疏及遠則弗能當今華豹與子城交語而射則是相去不遠也豹不能中子城反為子城所中此輕發苟射之過

張匄抽殳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匄死）干犨請一矢（干犨華豹車御求一矢死）城曰余言汝於君（欲活之）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犨死）又大敗華氏圍諸南里

嘗疑左氏所載戰事多雜碎若兩三人相搏者豈大軍相對中間紛綸不接定如此耶抑古以車今以步騎其法不同故耶
（左氏但載車上人不載徒兵故雜碎乃爾）

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為欒氏矣貙曰子無我迋（迋音狂）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于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入南里

時諸侯弱家臣強故私家皆養死士觀其身親突圍一出一入此非驍果之夫衝鋒蹈堅不能脫也
（私家多養死士公家不能河北三鎮與朝廷相抗者此也）

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犯楚大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昧大義而守小信者春秋中蓋亦多矣要之守信亦是餙詞推其本懷直欲釋君助臣耳
（華氏黨盛公徒少楚亦助其劫廢力者）

左氏兵法卷之十四　終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陳眘公先生鑒定
同邑徐孚遠闇公評閱

昭公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莒大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於壽餘。

所謂其求不多者。非必是要求貨賂。總是易與耳。帥賤勝之不足爲雄。不若下之。且小國雖勝。猶有後患。下之之所以弭患也。若不勝。其忿而決於一戰。（此與[illegible]）大國討焉。（而來不可當也）國人之心。反離矣。故莒子勝齊而莒人大惡其君。蓋所處之地。不堪競也。

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於稷門之外。（齊城門也）莒人於是乎大惡其君。

莒子不恐。忿忿之心。以身輕觸齊怒。及齊伐莒。爲行成之計。親以其身試虎狼之窟焉。雖幸而獲全。實危道也。蓋民心一失。不可收拾耳。其行成必執（[illegible]）恤民之說。而國人非嬰兒鳥獸。不以美言小數動也。故人主作事貴乎謀始。

楚薳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華向公族也故稱父兄）君若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

觀華氏以十五乘徒七十人。而出入重圍。兵不敢迫。則知皆精銳也。圍中英俊豪傑。堅甲利兵。勁弩强矢。決一死戰。而楚又爲之應援。是救必能開之守。必能出之救。有餘于守。守有餘于戍矣。（助宋者諸侯助華氏者楚宋之事一決于諸國矣且諸侯[illegible]以事勢論之）即不關圍。使之逸出。謂我力自能禁之。使不出。即固不如。（當得兩解）出之。以爲楚功。且諸侯之師久役於外。亦非得已。（用諸侯之力但可取大略耳若過求焉便有乾侯之事）苟有以藉手。孰肯終竭死力者。諸侯之固請宋人

之順從皆能審量己力者也。

巳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華貙已下五子不書非卿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代華費遂邊卬爲大司徒卬平公曾孫代華定樂祁爲司城祁子罕孫樂祁犁仲幾爲左師代向寧樂大心爲右師代華亥樂輓爲大司寇。以靖國人

乾侯之事魯君亦不善收拾故反大敗宋人適得從急之宜其事亦微有別

華氏自相攻所以去之易三桓自相比所以去之。難其成與敗皆有其勢矣

晉之取鼓也在十五年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于鮮虞晉叛屬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略行也東陽晉之山東邑魏郡廣平以北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昔陽故肥子所都遂襲鼓滅之。

荀吳圍鼓之事不可再用矣若急攻弱又恐敵人之心鼓亦以有負于穆子不敢復下矣故以權道取之

南虜爲邊患馬隆討之命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者虜以隆無征討意衆遂懈隆因擊破之又陶侃爲武昌太守山夷斷江刼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刼果至生擒之此皆荀吳之智也。

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守鼓之地涉佗晉大夫

觀穆子之再襲鼓也而後知前之爲所言者伏見甚深非誠信之故也

鼓人善叛故中行穆子之圍鼓也欲以德服之既服而又叛則知德不足以懷矣故以權道取之非。前後相反也其勢異矣兵法所謂逆詐必用權服也。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三邑以逐劉子伯蚠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

以如莊宮。王子還子得王猛故不欲使單取之癸亥單子出。失王故出奔王子還與召莊公謀。召伯奐也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頃子樊齊單劉黨遂奉王以追單子。王子還奉王及領大盟而復。領周地欲重盟令單子劉子復歸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於平時。知王子還欲背盟故亡走群王子追之。群王子黨子朝來共追單子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八子靈景之族因戰而殺之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子朝奔京故得

入辛未鞏簡公敗績於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甘鞏二公皆為子朝所敗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閔子馬魯大夫天之廢興寧有定哉或張之將以弛之也或亡之然欲成功亦當順所與者所謂天之所與者其才智實不多不失敗之道者耶將以興之也閔馬父之言非篤論矣

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處子猛黨守城距子朝盟百工於平宮辛卯鄩肸伐皇鄩肸子朝黨大敗

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焚鄩肸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於前城醜悼王司徒前城子朝所得邑百工叛

百工甫盟而復叛首鼠兩端此庸人常態是時百官無常主惟彊者是依若五代時馮瀛王之類朝大勢在軍中不在朝廷故如此耳爾來樂高叛之入漸皆然於此處勸進暮於彼處勸進亦無可奈何耳

巳巳伐單氏之宮敗焉百工為單氏所敗庚午反伐之反伐百工辛未伐東圉百工所在洛陽東南有圉鄉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九州戎陸渾戎十七年滅屬晉州鄉屬也五州為鄉及焦瑕溫原之師焦瑕溫原晉四邑以納王於王城

劉單以王子處守王城而躬在行間馳驅四方可謂勤矣乃功將成而師復敗悼王遽卒成敗之事故不可論所以多是恨嘆人也殆天心未厭亂耶

庚申單子劉盆以王師敗績於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前城子朝衆社周也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雖未即位周人謚曰悼王己丑敬王即位敬王猛母弟館于子旅氏子旅周大夫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於陰籍談所軍於侯

氏荀躒所軍于谿泉賈辛所軍鞏縣西南有明谿泉次于社司馬督所次王師軍于氾于解次于任人王師分在三邑洛陽西南有大解小解

據註所言是以二軍而軍七邑也兵固貴分然善用兵者譬之常山之蛇首尾中交應也今散如列星分綴遠近不知果有是理耶且兵之貴分者以彼寡我衆則宜分若大勢已定分兵下餘地則有之矣衆寡彼我相敵則宜分或我寡彼衆而能以奇計取勝則當分今觀周晉之師既未能出奇且其所遣之師惟調發四邑及陸渾之

殘則非重兵可知業已為子朝所敗不過收拾喪敗之餘不聞晉復發兵也當二師既敗其數必不既敗之後當聚不當散如項梁既敗懷王并將呂臣軍是也若又分散則不振矣衆多豈得分布七邑乎謂必是二師遙為聲援相機以決進止故今日軍侯氏明日軍谿泉駐軍則于社耳王師亦猶是此稍近理也按宋史張威用兵最善分恒以意創法名撒星陣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騎兵至則聲金一軍分為數十簇金人從而分兵則又鼓而聚之分合數變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然是乃對陣之分合與對陣亦兵分而為八合皆倚兵在三十里外而不能相及行兵分合又不同耳

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三子晉大夫濟師渡伊洛軍其東南王師軍於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京楚子朝所在

觀此則明是兩道進兵犄角之勢一攻其西一軍二軍十一三一字會平王所以克京邑也其東遙相聲援使敵牽制而不知所計也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王師晉師也癸卯郊鄩潰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鄩中郊鄩二邑皆子朝所得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平陰今河陰縣王使告閒庚戌還

時周衰晉強晉師援周資糧扉屨之費周必患苦二師分爭食頻愈益甚非但周不堪亦備晉亦不能不繼故有急則欲藉其力而稍閒則惟恐其去之過費乎故少閒便遣不速不然告閒之使一何太迫耶

邾人城翼翼邾邑還將自離姑離姑邾邑從離姑則道經魯之武城公孫鉏曰魯將御我鉏邾大夫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至武城而還依山行不欲過武城徐鉏丘弱茅地三子邾大夫曰道下遇謂此山道下隰遇

雨將不出是不歸也

其終不取道山南者恐遇雨不能即去而魯遣人行險地不如經武城然當計所以和武城者使其不要擊可耳不然何以山行也要之耳不然何以為不出不歸耶

遂自離姑遂過武城武城人塞其前以兵塞其前道斷其後之木而弗殊殊絕也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蹷仆也及邾師既過斷木之地乃推斷木而蹷仆于地以絕邾師走路

馬燧與田悅隔漳水軍不得渡以車數百乘維以鐵鎖絕中流實以土囊水稍淺諸軍得渡陳將吳

明徹堰淸水灌徐州王軌引兵先據淮口多豎大木以鐵鏁貫車輪繫以大石沉之淸水橫斷陳船方欲密决其堰明徹乃破堰遽退冀乘大水以得入淮比至淸口船並碍於車輪不得過軌壓之俱就擒獲（既知武城必欲遏我當出分其軍爲二以貴人率兵出行而多疑設兵向武城行　師已出險則直吉之武城知所得者少則必釋勿擊矣）蓋敵以計困我我必乘其所之使敵反爲我困焉若明知其謀而無所以制之者古人所云未之思也

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

旣知魯將御我則當用奇計脫歸蓋循山而南則圯地也自離姑而取道武城則重地也若夫旣塞其前又斷其後是死地矣法曰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又曰入深則不懼使三大夫忿而死戰魯人以（邾師大可得全其被擒者將之不能也非但不能恐）殺之無名且致懼於晉之致討自可以免若束手（三大夫亦不知耳）就擒是大辱國而使魯之計得也

叔孫婼如晉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乃弗與

昭子旣在晉矣雖執兵而朝亦復何能爲徒示弱（事理如此固不足爲勇然法形一見則身必辱國必辱）耳故不如以必死愧晉晉未欲絕魯必不執以送邾理勢自然不足爲勇旣執叔孫與邾邾亦必不敢加害（若以與邾邾必以叔孫易三大夫耳亦勿殺也）邾之自爲謀必不以其國爲償也徒足明晉之非禮耳

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

王子朝入於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

分兵有後援不至前軍致敗者有前軍旣敗後軍氣奪者高歡伐西魏皆以爲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前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乘之高歡弗聽敗於沙苑此分之利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分兵之道宜輕兵在前重兵在後吳漢之失以重兵在前而輕兵在後也）副將劉尚別營光武大驚曰賊若出兵綴公而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此分之害也分兵有緩

急傳紀先至者必當年有期會而單子朱於輕也
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
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於左巷秋
七月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又敗諸鄩甲
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潰
破京邑則勢危入王城則復熾固在乎憑據哉時
敬王惟藉劉單而子朝之黨與實繁則敬王無寵
而子朝恃寵故附之者衆也

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烏存帥國人
逐之 烏存莒大夫
千將莫邪天下之利器也苟非其人佩之者恒凶 語云正劍不邪邪劍不正蓋亦此耶
莒子以人爲戲所謂無道之主則去之者非耶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令尹以疾從戎故薳越攝其事及諸侯之
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 子瑕即令尹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軍之重主喪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
孔明既卒雖魏延楊儀皆在行間終不能進兵與

魏相持況子瑕威望不及孔明而行間將帥又不
如楊魏者耶帥卒師熸楚軍固已先敗矣何以知
薳越之不能以師熸而知之也熸者楚師自熸也
以此知薳越之不能也
耶此可占軍政之不戒
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
不獲已是以來
尉繚子曰凡諸侯之助我戰其兵來者無不謂其
將曰無爲人下先戰如鶩馬鬐與肉逐何能紹吾

氣哉此善喻也觀公子之言春秋已爲通病故尉
繚子論兵有道勝有威勝有力勝畏楚則近於威
力乃皆小國而又不獲已焉是威與力易殫矣
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
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
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一 薳越非正卿軍多寵人
孫子曰卒強吏弱曰弛張預曰士卒豪悍將吏懦
弱不能統轄約束故軍政弛壞也若雞父之役公

子光之料楚是也。

七國同役而不同心。

同役而不同心最爲軍患若唐九節度之師也故小國連横定不同心當視其帥能制之否耳帥又無威則多敗矣令之以文齊之以武上下同欲是謂必取按古之能將每以賊衆爲喜以其莫相歸服軍無適主則一舉可滅耳。

帥賤而不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

將輕則國輕人主重推轂所以重國也爲將未有

無大威命而可克敵者故兵有六敗孫子一曰吏弱。一曰將弱。一曰大吏怒而不服皆無威命之過使直起于徒步是以賤貴人何爲怒而不服耶此赤帶容莊尋宋朝

按許洞云將有威德謂之氣勢將無威德謂之輕勢夫將之道威也輕則勢失安得不覆軍敗將哉其勢既輕不能將久故

分師先犯小國掩其不備而突擊也兵志曰敵有可突而亂也輕勢者可以突之

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

此攻瑕之道但強弱勢也堅瑕形也敵恒有以此今所謂者圖情也非軍形也軍形可詐詐我者幽情不可詐又須審察太宗謂羣臣曰朕自興兵每執金鼓必自指揮習觀其陳即知強弱嘗以我弱對其強以我強對其弱敵犯我弱追奔不踰數十步即孫子二知之術其道在所敗者即所勝者亦然非我擊其弱必突過其陳自背反擊之無不潰多用王情不能則也何者追奔不過古法也此而制勝思得其利深也太宗之難難於習觀其陳即知強弱而不爲人所詐

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

去備薄威所以誘敵敦陳整旅爲不可敗以先者餌敵縱横爲變亦易於撓亂故後必繼之以整輕此數言已盡奇正之要蓋先出爲奇後繼爲正也重疎密之間既制勝在我而又屹然不可敗此爲百全之道

戊辰晦戰于雞父楚帥既輕故晦日敎師以乘之

遣兵忌晦傳每紀晦戰者以見兵不厭詐

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囚徒不習戰以示不整

漢擊匈奴必發死罪囚徒平時既未訓練不知何

以用之能不走也越敗吳於檇李以罪人三千屬
劍於頸亦乘吳未陳蓋以輕師餌人雖是致敵之
要或我師未能盡曉將意時反爲敵所乘惟以罪（所謂爲罪闕也安知遺武於罪囚非即此意耶）
囚誘敵則我師皆能識之追其鬭亂自當爭奮矣

三國爭之

三國不同心故爭且諸國之君大夫非狂則頑無
有知其爲餌者孫子曰亂而取之張預曰詐爲紛
亂誘而取之也又曰半進半退者誘也張預曰詐

爲亂形是誘我也若吳子用囚徒示不整以誘楚
師之類是也唐太宗（恐是高祖也）率王威等討歷山飛賊賊衆
多與帝漸近帝乃分所將兵爲二陣以羸兵居中
多張幡幟盡以輜重繼後從旌旗鼓角以爲大陣
又以麾下精兵數百騎分置左右隊爲小陣陣中（大將旗鼓所在易以誘人用此法以勝者多矣）
莫識所爲及戰帝遣王威領大陣居前盛張旌旗
賊衆遙看以爲帝所在乃帥精騎競來赴威及見
輜重皆來爭之帝引小陣左右二隊大呼而前夾

射之賊衆大亂因而縱擊所向摧陷

吳爲三軍以繫於後

三軍者正兵也罪人者奇兵也以罪人爲奇兵所
爲無用之用也法曰正兵貴先奇兵貴後又曰奇
兵或先或後蓋先正而後奇者常也先奇而後正（奇正先後何常之有當因勢用之）
者變也

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掩餘吳王壽夢子）

以王爲中軍而王子爲左右翼若論貴賤雖令尹

而在弗能當也但人主恒不習兵而吳之公子皆（吳人以重楚人爲輕矣亦制勝之一端）
善兵者自巫臣通吳爲上國教之戰陳吳是以日
習於兵爭雄上國耳

吳之罪人或奔或止

或奔或止者囚之常也或見之而笑或見之而驚
不意其卒奔我軍也其奔我軍則我軍必亂故即
其或奔或止已收死囚之用矣後越用罪人三行
屬劍於頸即此智也考行兵用武多用古法夫將

苟徒勇之夫即順用古法已足成功若稍有志慮
者則泥古不足以集事許洞云貴爲反古之事乃
新智也故曰顧方畧何如不至學古兵法此非欺
人之言也（此言昧爲自負然中心曉然不爲古人所惑耳）夫閉門造轍而天下合轍固也若夫行
九軌之道而曰必踐跡焉者我不信矣

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

三國不整故亂吳度三國易擾亂也（知其亂也盍力以獲之是縱兵也）故乘亂擊之
所謂亂而取之也

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
之三國奔（許蔡頓也）楚師大奔

兵之難難於靜也我欲靜而敵使我不得靜也敵
以我爲輕也（此論至微矣益爲楚實破吳之計）當有輕之用不然則持之以重任吳
兩縱囚焉楚與諸國能不動如山則吳之伎窮伎
窮則勢絀彼此勝負未可知也惟楚與諸國觸之
即亂則吳計行吳計得行則楚勢自絀夫吳之用（尚整而吳師已輕以整擊輕必當勝之）
虛也有迎刃之勢因胡沈陳之師而許蔡頓奔因
許蔡頓而楚師大奔皆假力于人者也善夫孫子
之言兵也（不乘也不乘則楚又得整矣故兵之變化因勢而制不能一也）如決積水于千仞之溪如轉圓石于千
仞之山因勢利導不假于多力也

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
戰楚未陳也

未陳而戰乃出敵不意太公所謂兵勝之術而孫
子所云勢險節短莫神于不意也當日若陳而戰
便失事機利于速決（吳人已謀定矣故戰如發機）豈能待楚之陳哉凡平坦則

方布汚叙則圓形左右俱高則張翼後高前下則
設衡此陳之常也不待陳而勝之此勝敵之巧也

八月丁酉南宮極震（爲屋所壓而死）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
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劉盆謂父獻公）周之亡也其三川震（涇渭洛水）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子朝在王城故謂西王）東（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
必大克（此與李西平渭上所論事異而意同也）

萇弘智士也東西方爭未知勝負而悼王先沒軍
有懈心矣故因天變而勉劉子亦以示武于下也

楚大子建之母在郹平王娶秦女廢大子建故母歸其家召吳人而啓之冬十一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郹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

夫人召吳而取寶器以歸是大辱楚也楚之君臣吳人獲楚太子母欲何爲耶蓋欲置之以與楚之嗣王爲難也不早爲匿處致有斯辱

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

註以爲徼者要其勝負也予謂非也追之不及乃遂伐吳以徼之是致人而不致于人也此非司馬然倉卒舉事亦未必有濟是以司馬辭之

所能耳

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于薳澨

司馬畏吳如虎與其自殺毋寧邀之而死于敵乎能決死則可以致勝矣而終不欲再敗君子猶取其量力然以必死之心決戰勝可必也強弱何定之有

楚囊瓦爲令尹囊瓦子囊之孫子常也代陽匄城郢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矣今畏吳復增修以自固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

城郢亦未必非但斯時楚之君臣邊境不保其所憑恃者惟此城耳且懼吳太過則志沮氣奪君子知其必折于吳矣譬虎之食人乘人之畏也嗟乎近今以來城郢之智何多也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集

註曰走集者邊境之壘壁蓋設險于四境門戶之守也城郢堂奧之守也門戶不固而欲堂奧之全斯言可嘆將古今事變不同故耶不可得矣

親其民人明其五候使民有部伍相爲候望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方百里爲一同言未滿一圻愼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方千里爲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後五戰及郢竟符其言則是有城而不能守也蓋兵法曰城有所不攻故我欲堅其城則敵人必以他計

古今亡國者多矣何嘗不有高城深池哉惟天造草昧之時雖小足以自立自不須城及國勢傾危則土地之大人民之多不爲我用而徒足爲我累故或失於土崩或失於瓦解也然亦有守一城而得全勢者若能如此則反爲關門延敵此宋武帝所以保石頭而敗盧循也敵人乘勝遠來所向皆下一遇堅城圍守不拔則其餘列城稍稍足以自完而我爲主敵爲客師久變生不能善其歸矣城郢之意或亦在此僭子囊之材又非能扼要以困人者耳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之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鄔

度當日之形勢所爲修德亦甚難即是舉動合宜四鄰之守即是可謂能修德者不輕不也不關制伏爲大責耳擾耳若前者敬王新立內難未除方恃外援而倥傯之中遣使告間亦是失處

晉士彌牟逆叔孫於箕將禮而歸之叔孫使梁其踁待於門內踁叔孫家臣曰余左顧而欬欬逆氣聲乃殺之疑士伯來殺己故謀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叔孫受禮而歸

殺士伯叔孫將無歸耶叔孫已置死生於度外矣殺士伯何益或家臣恐晉害叔孫而預爲嚴備使士伯不敢加害此慮患之過非事實也

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瑕杏敬王邑

隨攻隨潰此守者不盡職也是時周衰乏才凡守土者皆闒非但備疏亦有覬望意不肯效力茸庸流故寇兵之來自不能禦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

此伯王之職也鄭不同謀則慢此正風詩人之旨也爲得小國之體鄭直任之則僭惟大叔之詞爲得宜矣曰小國懼而大國憂也

抑人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韓起乃徵

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晉所以遲遲者以東西二王未知其曲直又未知孰當成事也期以明年則大事將判蓋欲必出師（[illegible]）則塗炭者多矣
而收漁人之功也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又變為玉（陰不佞敬王大夫溫人晉師也）與之東訾（合宮義一事觀之知天不祚子朝也）
用于河而得諸河上既化為石復化為玉又何其異耶意天未厭周故自有神靈也

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
墨子載公輸般自魯之楚為舟戰之具則知楚于舟戰自非素習也（楚水戰也何為不習舟楫耶）吳越軍于江子胥以船軍比陸軍大翼當陸軍之車小翼當輕車突冒者當衝車樓船者當行樓車船者當輕足驃騎武經總要云張兵威畜器械以樓船大艦為先趨便利立功効則走舸海鶻為其用又李綱守江淮事宜以帥府

宜別置水兵二軍要郡別置水兵一軍次要郡別置水兵半軍以習水戰並招募習水善波操舟便利之人充之蓋水陸二軍各有利害而本朝戚繼光以為水軍更多一舟險使能訓練尤易成功當是確論乃或謂步戰恒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水戰在一舟之中車戰在一兩之中[illegible]）舸舸各進不復相關非萬全之計者何耶
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汭水曲）越公子倉歸王乘舟（歸遺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壽夢越大夫）王及圉陽而還（圉陽楚地）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

吳人不禦楚而潛師以踵楚軍此如慕容垂之躡桓溫也（吳既踵楚軍楚求戰不得又不敢分兵野掠從行從反勞費已多矣）楚如倦飛之鳥已不能應而吳如新羈之馬自不可禦矣凡行兵須置踵軍以通聲息尉繚子有踵軍在軍之前太公曰審知敵人所在則武衝為壘而前又置兩踵軍于後遠者百里近者五

十里即有警急前後相知今吳得踵楚軍而邉人不備則是踵軍之制不設也

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于此在矣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守巢鍾離大夫也幾如是而不及郢

沈尹戌于城郢也于楚之畧吳也皆知郢之將亡亡郢是亡國也其時吳熖方張楚威未殫何遽得此不祥之語哉于城郢而知郢之將亡昧其本也於滅巢而知師之及郢虞其漸也良臣憂國之言然國人必笑其言矣以癖常者多也猶影與響矣

二十五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

納王天下之大義也曰將納王者未必然之詞也時天下無伯而列國之大夫勉强于一來雖名美而義正君子譏之其譏之者非特以其慢也納王宣言將納王者欲以擊儕之使內相圖也而以期布告諸侯則子朝之黨得爲之備矣

初季公鳥娶妻于齊鮑文子生申公鳥季公亥之兄平子庶叔父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公亥即公若也展季氏族相治也及季姒與饔人檀通姒公鳥妻而懼公若公思展申夜姑討之乃訴于公甫平子弟曰展與夜姑將要余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于卞而執夜姑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擣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爲介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于郈氏侵郈氏室以自益故郈昭伯亦怨平子

搔爪細事也而至于兵爭金距兒戲也而至于相賊兵端靡不起于微而成于巨也此季氏將亡之時借昭公應之失機耳

臧昭伯之從弟會臧爲子爲讒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于公爲公爲昭公子務人且與之出射于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果賁皆公爲弟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昭公佯怒將以戈擊僚相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獨言執之無勑命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果賁又使僚相如前言之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

人之所及也。

觀昭公不告椋柤，亦自不淺露，若與細人謀之，則（季氏乾權魯君父子之間不敢宣言情事如此可知之甚）必漏言，而季氏必先圖昭公，曾再有鍾巫之禍矣。

耶。求出奔，豈可得哉。

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子家羈）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退使去）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于公。（子家羈之智于公將欲圖季氏也特其深隱不露）

諸公子皆慫平子，而又得臧氏之助，宜若可為也。終不能勝季氏者，所謂宅根深而用物弘也。夫范雎以羈旅之人，而間秦相太后，其勢之逆百倍于（穰侯陰用秦之權故秦王可易置之季氏曹氏權乃自出不假于國故難圖也）魯事，而能行其說、奪其權者，以范雎有智術，而昭王果斷有餘也。玄德受密詔誅曹公，事竟不成，此等事固有極難者耶。

叔孫昭子如闞。（闞魯地）公居于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

平子登臺而請曰：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魯城南）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如是亦足矣）為之徒者眾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弗聽。

平子之請許也，緩以待日入，則難作耳，故子家羈致慮于日入也。夫昭公之于季氏也，即許之，亦自無益。平子終當悔耳。但許之而季氏食言，則曲歸于季氏矣。今數請不許，既以竪季氏之黨，而又令（此時大有機在待公以事直之意待之反致潰敗不可收拾）孟氏、叔孫氏有唇齒之懼，變之作也，可立而待也。

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于其衆曰：若之何？莫對。（衆對假有二心）又曰：凡有季氏與無，于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陷公圍也）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言無戰心也。冰櫝丸蓋。或云櫝丸是箭箙）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

時魯民皆已歸于私家，所謂公徒者，蓋亦無幾矣。（公徒實畏季氏又得叔孫之助知事不濟將變益不）

不然則名爲公徒實私人耳方將間公之不暇孰能緩急用命耶

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子家子曰不如早之晉弗從（子家欲早之晉者及季氏之賂未入而往之耶夫先後之間不容髮從子家亦或可也）時晉大夫賄賂公行故季氏得遣人行貨若擇所從在此猶在彼也

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

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叔孫謀故命執適公館者）公與昭子言于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昭子請歸安衆）

昭子信平子之言亦大不智此不過紬于大義聊以置對耳豈平子本情而遽爲所欺哉（公子時未有大國之援雖入亦不成國體矣）

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展魯大夫）公使昭子自鑄歸（辟伏兵）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齋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恥爲平子所欺）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乘騎也欲與昭公騎馬輕歸）

大約公徒有二非季氏之私人即昭公之私人季之私人固奉季之意旨而不欲公歸若公之私人則又相與謀攻季氏公若反國將季之疾從亡者（大抵此輩爲多然其不欲公入非他自爲身謀也公即入季氏擁制必愈切迫不若在外猶可遷延）必甚矣是從亡之人亦不利公之入也其後季氏請公以一乘歸而從亡之人堅持之公是以卒不歸公徒之欲殺昭子者此意也齊神武既立魏主而反于晉陽魏主之倖臣斛斯椿等不便神武而

譖之于魏主魏主便圖神武不克而入關中（君臣既已有隙矣又可尋坐其上乎）神武數十啓請魏主而終不見答蓋爲椿等所持也昭公出亡與此事相類其後昭公沒雖子家羈無怨于季氏而竟不復入其他可知也

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文公子朝黨東訾敬王邑）

觀孫子載火攻一篇知古人固重火攻也孫子所云則是焚其營壘文公此役以火攻城當如今之焚燒關廂其攻而弗能克者（然從來城邑爲火所毀者少）必其中有善守者也

按敵如用火攻城門法下漏沙滅之切勿以水水加則焰愈熾而古乃有用水袋水囊以沃之者

二十六年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豐賈二人皆季氏家臣）以幣錦二兩（二兩二匹）縛一如瑱（瑱充耳縛卷也急卷使如充耳）易懷藏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齮子猶家臣）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五千庾凡八千斛）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爲數）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君

若待於曲棘使群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其言亦似有謀使人不覺）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鉏齊大夫）

即齊侯身在行間而諸大夫貪平子貨賂必不獲濟也但奉人之君伐人之國事成其國可分即事不成其地可割也其爲利也豈特純錦百兩哉（推其貪而鄙故可解也）甚矣齊大夫之鄙也

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平子故爲大度）

平子威福得行雖不必納質而朝自竭死力若與昭公謀雖納質而終不爲用也（[illegible]）

告于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詐齊師言欲降）

史思明陷洛陽李抱玉守南城乃紿賊曰吾明日當降賊斂軍以待抱玉因得繕完守備明日堅壁請戰出奇兵擊破賊此用計緩之也非徒使我得

自爲備以敵既爲我詐始而信我則必懈懈可擊也既爲我所欺則必憤憤可擊也（愚者可懈輕者可憤也）是以善守者或示强於敵或見弱於敵所謂計定於內耳若齊魯之事則非緩之以決一死戰者以與齊行成許之而曲意順從則弱形見[illegible]示[illegible]于齊使齊君知三家之不可凌則[illegible]堅耳（成孟氏之謀也而爲季氏謀三家[illegible]）

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於淄者曰將以厭衆（以厭衆心不欲使知已降也淄水出泰山梁父縣）

伐其飲馬者以試其堅瑕而城中之人不知吾謀
見齊師可擊則氣壯而守益堅矣
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於炊鼻（炊鼻魯地）
後人多有效此者張睢陽亦出此獨以成賞猶師（然其知折君何）
公孫朝有大功于季亦猶睢陽之障江淮矣
齊子淵捷從洩聲子（聲子魯大夫齊子淵捷逐之）射之中楯瓦（瓦楯蹻）
蹻胸汰輈七入者三寸（入楯瓦也胸車軛輈車轅蹻過也汰矢激七矢鏃也）
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

斬鞅者非子淵斬鞅也聲子射齊子馬斷鞅也
人以爲駿戾也而助之（人魯人也駿戾叔孫氏司馬）子車曰齊人
也（子車即淵捷）將擊子車（魯人之先助淵捷者知其誤將擊之）子車射之殪
其御曰又之（又欲射餘人）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
齊子之射聲子則中楯瓦聲子之於齊子則射馬
斬鞅蓋齊既受賂不欲實有加於魯而魯亦不欲（所謂遷延之役也）
深齊之怒故射而不親也二子皆善射者也非不
能中也夫其所中與二子相去無幾矣蓋中楯與

馬者云相報也明示以不欲相害也不然當改駕
之時豈不能有加于齊子乃令之得全耶又齊子（近來官兵與流寇相遇每每約和不欲盡力其情事蓋亦以此）
之射魯人何惜復以一矢相加遺而以衆爲解說
耶
子囊帶從野洩叱之（囊帶齊大夫野洩即聲子）洩曰軍無私怒報
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子囊復叱之）亦叱之（野洩亦叱也）
註云不欲私報其叱非也言欲俟公戰者謾詞也
僅相叱以飾視聽乃本無戰心故無私報也臨敵（兩者相叱固相解也）

而相叱豈得謂之相報乎
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冉豎季氏臣陳武子即子彊）失弓而罵（武子罵）
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
彊也無乃亢諸（彊武子字）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
平子惟恐傷齊將故冉豎順言慰之傳於此役詳（然則是役也齊人之失心非魯人之失也平子于遷君而求自保不得不然耳）
載相詬相叱以見齊魯皆無必戰之志
林雍羞爲顏鳴右下（皆魯人羞爲右故下車戰）苑何忌取其耳（何忌齊大夫）
顏鳴去之（其右見獲懼而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使苑子擊

其足苑子刜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鑿一足行）顔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

必顔鳴素無威望而林雍輕之羞爲之下也淮陰恥與絳灌爲伍大抵名位輕者苟非才畧出衆一旦驟加人上人自不服（深得命將之道得命將之道斯軍士和睦）故設官命將人主當區處得宜乃克有濟不然若林雍之僇辱而顔鳴甘爲之下至三入齊師以呼之亦何及矣

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於施谷劉師敗績

子朝之亂與叔帶之亂一也叔帶之亂易定者時秦穆晉文爲之輔也今晉室曰衰大義既不足以動之而又無慕乎納王之名故勝敗相倚伏耳（晉人右劉氏而左尹君其于定王室必非倚賴矣）

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於渠王城人焚劉

王甫出而王城人焚劉則王退無所據矣然亦足成敬王有進無退之勢（譬如渡河焚舟勝敗在于一決）

丙子王宿於褚氏丁丑王次於萑谷庚辰王入于胥

靡辛巳王次於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女寬晉大夫闕塞河南府城西有闕塞山）

凡守塞者春秋中兩見焉若守桃林之塞及守闕塞也蘇子之言守也有抉門之盜有乘垣之盜分正道奇道伏道也但敵之爲計也或見形於此而竊發於彼或振厲於前而懈弛於後守塞之難倍於城守矣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於滑（起發也）辛丑在郊（郊子朝邑）遂次於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知躒趙鞅之師）

按周制畿内之兵不出所以重内也卒有四方之役即用諸侯人耳然調諸侯兵亦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此言殷周盛時分命方伯討伐之事也然後世一方有事徵調四出遂爲不能爲用則就近調撥其策爲長）蓋裒荊之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於征齊以魯追貊以韓於淮夷以江漢略見於經可考也此強幹弱枝之道然也迨其後也如朽株焉人得而搖之矣風雨之所摧殘霜雪之所侵凌其不至於拔者藉枝葉之庇也枝葉凋而斧柯加之

矣。故周之存亡以諸侯爲盛衰也。

召伯盈逐王子朝、伯盈本黨子朝、晉師克鞏、知子朝不成、更逐之而逆敬王、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陰忌、尹召二族皆奔、故稱氏、重見尹固名者、爲後還見殺、召伯逆王於尸及劉子單子盟。召伯新還故盟、遂軍圉澤次於隄上。圉澤隄上皆周地、癸酉王入於成周。成周、今洛陽、甲戌盟於襄宮。襄王之廟、晉師使成公般成周而還。般晉大夫、十二月癸未王入於莊宮。莊宮在王城、

當危急之時小人背叛此是常態雖光武有不義日之封亦當誅之以謝天下若宋明帝新立袁顗輩唐武宗李贊皇之論劉稹亦是此意正名而誅之當不在叛降之列耳奉晉安王子鸞以抗京師及其師敗也。顗又欲犭晉安王以自解方其舉事固預爲此算以爲進退之地矣。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終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六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陳眉公先生鑒定

同邑徐孚遠闇公評閱

昭公

二十七年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二子皆王僚母弟、潛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

公子光之有異志、王僚必能知之矣。畏其握兵故。不遣之爲將使之寄居肘腋間謂足以馭之耳。使闔閭不將兵能以弑成篡弑事則其勢重于國矣夫之備之俱難于僚苟能解王以成其志當與僚遣大夫圍潛。而二母弟與季子同在行間。則公子光之事、尚未得成也。季子並名矣

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二尹楚官、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

按賈逵云、平常免其行役事急乃使之君子既有士則不調發。惟吳楚多有此事急則從如越有君子六千人是也。從來與吳戰多爲所敗以此之然用兵自間將之能否不關兵之多寡也王馬之屬、王養馬官屬、凡此皆以

急調役非常法，夫可以應急者，其兵必精，意如漢奔命之卒也。

與吳師遇于窮，今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沙，水名。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遇窮之師，當吳之前，至潛之師，要吳之後。楚師强盛，故吳不得退去。

昭王新立，吳欺楚師不能軍，故楚五路出師以距吳。然聞吳有亂而不能即以兵擊破吳者，楚僅自守而不能及人也。

楚兵既多則其國已弱吳所[illegible]而其將之不[illegible]知矣[illegible]人乎

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觀其言則所難在季子不在王僚明矣。鱄設諸曰：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堀地為室。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坐道邊至光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王僚親密之人，夾之以劍，言守衛嚴密。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進食者必解衣易服于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坐行，膝行。執鈹者夾承之，執劍者二人夾承執羞者。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劍于魚中以進。全魚炙，故可寘劍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胸，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為卿。諸子。季子至，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

公子光具酒而請王僚，僚白其母。母曰：光心氣快快，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慎。雖婦人猶能知之哉。

然闔廬既有相圖之心[illegible]伏心腹人防衛雖密未必[illegible]於僚用也

觀防衛之密，則僚實忌光，不相剪不止，即不造飲亦不能免矣。

楚師聞吳亂而還。言聞吳亂，明郤宛不取路。

不乘亂擊吳，非楚之高義，即自度其力有不能也。乘亂擊之，成功甚易，舍此弗擊，故讒言得而入之。

公子既已無所歸，不須擊之，當招來以使其致怨于闔廬耳。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宛，楚左尹。鄢將師為右領，右領，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郤宛。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

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
以兵贈人此亦當疑之何以不疑也且無極之設（無極之謀有似陳氏之去諸郤使其[illegible]焉則諸人之逃取必矣）
此謀也何其下也世有欲剸刄于杯酒之間而先
陳甲于門者乎亦可謂懵然不辨矣
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
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役謂之役）吳可
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illegible]）
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

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
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
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編菅苫也秉把也秆稾也）
國人投之（投而棄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炮燔郤宛）
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令終陽匄子）
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大夫皆郤氏之黨）晉陳之族呼於國曰
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
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無極之讒也皆自伏其機而自發之此其讒爲有
迹使遇明者必能覺之而卒售其術者乘人之愛（[illegible]）
我也然而國人皆知之矣若自伏其機而使人發
之則尤甚矣
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
之范獻子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
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不然豈其伐人而
說甲執冰以游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

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
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請從
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illegible]）
小民不知大義可以威刼而惠餌也故小民難欺
而亦易愚也
孟懿子陽虎伐鄆（伐鄆欲納公）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
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
死于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且知近鄆地也）

昭公既已失勢更無興復之望者失所托也庶幾
藉援于吳而吳亦不爲用得無以伯嚭好利耶 [illegible]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 祭祀者 沈
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
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 中廐尹陽令終 夫無極楚之讒
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
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
郤氏陽氏晉陳氏 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吳新有君

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九月己未子常
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沈尹戌不言亦將及矣故沈尹戌之言所以救死
也郤宛得民心若令尹不殺二族則疆圉有事民
必乘亂而殺令尹是令尹之誅無極亦以救死也 然無極既死使一時不得報怨何不困其首用吳以解平王之怨耶
三十年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
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 大封與土田定其所徙之居 使監馬尹
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 奔楚使逆之于竟養即所封之邑 莠尹然左
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
吳也 將以爲吳邊疆之害
大封公子以害吳未爲失策 封疆二公子尚有相持之勢假使拒而不受更見討矣 觀二子出奔而吳子
必欲使人生致之則亦非常人也
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
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
楚惟內自治以禦吳而已蓋吳光勤民而料其難
敵夫差好大而策其自敗國之廢興敵國謀臣揣 吳既能自強楚何故不能御且昭王子西君臣皆賢非必久爲吳下者也
之熟矣

吾又彊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
今而始大 子西之所懼者在乎此耳 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 大王王季
自西戎始比諸華 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
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
數語含蓄驗之後事實無言不酬也然鄰國相伺
必以其釁亾公子在我此則彼之釁也厥後楚爲
吳所困乃疆場之不戒而謀國者之失也非以亾 使楚能御我邊備而封疆其所怨吳當與楚楚不能俱吳也

公子挑釁也惜也不善用之耳

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

予觀用火者恒巧。用水者恒拙。而許洞云。用水有四。一曰因。二曰逆。逆者為崇堤以障其下。汪溢於內。然後引之以灌。所謂逆者也。予謂使非借助於地形。即築為崇堤。豈能得其用乎。（方今所恃惟火具□夫物極必反水者火之制也用火不已安知不用水乎）故凡用水攻者。雖其道有四。實不外乎因耳。若汾水可灌平陽。濟水可灌安邑。河水灌大梁。洧水灌潁川。皆因也。

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邇、近也、）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夷、城父也、）

是時吳未欲入楚。故先破其與國。使之懼我而多備。以敝其力。五代周王朴獻策而曰。攻取之法。從易者始。吳有事於楚。而先滅徐。固從易之道也。（近日建州與之取屬國亦從其易也幸我政修事立故息心于內犯耳）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在二十年、）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illegible]）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

釋文曰。肄即肆也。案河曲之戰。使輕者肆焉。註謂肆暫往而退也。與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之義為長。而杜註以為勞也。予按吳玠云。與金人戰。更進更退。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致亂。自昔用兵所未嘗見。與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蓋金人堅忍。吾能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制陣之法欲其能持久為不可敗者此也）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於是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與之為無窮。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勢。蓋伍子所言一國之勞逸。吳子所言一陣之勞逸。（決機者巧也持久者法也非老于行陣兩不能辦）皆所謂肄也。

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

即管仲知營分兵之術。欲息民而使敵道敝。必出此也。（諸人之[illegible]當用此策[illegible]一舉滅江南故敗）故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計數得者。是乃謂之計數矣

亟肄以疲之

我欲疲之而彼知我計堅守不應或我分而敵亦分以應我則主逸而客反勞矣夫我以一軍出而彼必以全師應者患在不知我之衆寡虛實也

多方以誤之

孫子所謂敵所備者多也誤之者形之敵必從之（此則我逸彼勞）也淮南子云用兵之道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若鬼神之無迹若水之無朳所向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故兵須先爲不可測若宋書義熙九年高祖與朱齡石謀伐蜀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當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水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譙縱果備內水以重兵戍涪城是善用兵者固難測也玉露不云乎分兵擾之則力竭而敗設詐疑之則中疑而遁

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時孫子不知已用於吳否其所言絕類孫子之謀也田豐爲袁紹畫策以師出歷年百姓疲敝爲憂必務農逸民分遣精騎鈔其邊鄙令曹氏不得安我處其逸師此也歐陽公謂吾力一困師老力疲則敵無施而不可

三十一年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皆楚邑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于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若分兵而來則楚師不多守土者自可以禦無藉於救也此楚之守境者不良而間諜不施之故然子胥不云乎楚執政衆而乖庸人之見聞有吳師或以爲當禦或以爲當救盈庭之言紛然而難齊也孰執其咎乎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婉轉也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庚日有變日在辰尾故曰以庚辰定四年十一月庚辰吳入郢日月在辰尾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日月合朔於辰尾而食庚午之日日始有讁火勝金故弗克讁變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更以始變爲占也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有變故災在楚楚之仇敵爲吳故知入郢必吳火勝金者金爲火妃食在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也

徼之爲道也大聖人有所不知者數也但簡子之夢與吳越事絕不相涉而史墨以爲應在吳越此史墨之占適知吳之當亂楚而簡子之夢或所當諱故置所問而對所不問失於誕矣

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週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不知星者當言知知星者當言不知凶不爲術家所用

歲星所在不可伐兵家每以爲言我終以五星羸縮無常誰得知之爲儒將之家珍也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

按汲冢周書作雒解云成周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百里南繫於洛水地因於郟山爲天下之大湊後漢書雒城周時號成周有狄泉在城中。河南周公時所成雒邑也春秋時謂之王城陸機洛陽記曰洛陽城周公所制東西十里南北十三里城

上百步一樓櫓外有溝渠又華延儁洛陽記曰後漢魏隋並都於此城東西六里南北九里俗名九六城呂氏曰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東西周分地了然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按漢長安城周圍六十五里城中經緯各長三十二里地皆黑壤赤如火堅如石城南北爲南北斗形故呼爲斗城此與周制廣狹不侔矣

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

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魏獻子曰善。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己丑，士彌牟營成周。（士景伯）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春秋之末王亦不御于霸霸主亦無事于王故范子謂既已城周後雖有事晉勿與知也）

按杜氏通典，凡築城下闊與上倍，上闊與下倍，城高五丈，下闊二丈五尺，上闊一丈二尺五寸，高下闊狹，以此爲準。料功上闊下加闊，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之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以高五丈乘之，一尺之城積數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積數分了大小以此方之則工不能欺傑可應計）每一工日築土二尺，計工約四十七人，一步五尺之城，計役二百三十五人，一百步計工二萬三千五百人，三百步計工七萬五百人，率一里則十里可知。其出土負簣並計之大功之內，此其恒準也。

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

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韓不信［illegible］）成周甚微，一城何足爲强弱，而國語深言天命，爲（［illegible］）周室之不可支，而譏萇弘之不祥也。又以爲范氏劉氏之咎乎。此亦以成敗論耳。

定公

二年，桐叛楚。（桐小國盧江舒縣）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舒鳩楚屬國）曰以師臨我，（使楚以師臨吳）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吳伐桐也僞若畏楚師之臨已而爲伐其叛國以取媚者也欲使楚不忌）

以舒鳩爲間，而楚不疑，此猶可說也。詐爲畏楚伐桐，以使楚無忌，此非其時矣。楚雖至愚，奈何遽信之哉。（吳人誘楚出師［illegible］）其不空信而信者，人皆有倖心也。冀倖之心勝，則智識漸昧，而敵之虛聲詭計，皆得乘而入矣。

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從舒鳩言）囊瓦貪昏之人，不知中吳之計，必實信舒鳩之言，以吳爲畏楚，而夸耀於國中，張其威武也。愚人舉動類然。

吳人見舟于豫章，為將為楚伐桐，

吳用二軍，一軍軍豫章，一軍軍巢，皆實著，非虛用豫章也。吳人誘楚出師而兆之，則大兵在豫章伐桐，巢者乃兵虛也。但豫章見舟則顯用之耳，潛師於巢則陰用之耳。若云虛用豫章，何以得敗楚軍耶。此與韓信陳船臨晉，伏兵夏陽不類。陳船臨晉者虛也，夏陽潛渡者實也

而潛師于巢

潛者出九天入九地，無形無聲，精微之至也。楚備

禦豫章，則吳雖潛師，吳已見形于豫章，則巢自不備吳矣 而楚不得知，行於無人之地矣。故二軍無虛實，而有先後者，先豫章而後巢也。

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吳出不意攻楚師，楚不忌吳，故敗、

伐桐者吳以師從楚而示欲擊之，師雖少足用矣，且桐析其內，吳攻其外，楚兩受敵矣，其勢必敗 聲也，藏伐楚於伐桐，而楚不能窺也。見舟者形也，藏潛師於見舟，而楚不能察也。故聲與形皆詭也。但豫章見形，則師必寡，見形宜多而曰師少，其實少也；潛宜少而曰師多，其實多也。蓋形與實不相當者 潛軍於巢，則師必多。 殺也 吳能以少勝楚者，出楚不意，而吳師精也

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守巢之大夫、

分兵者恒有兵少之患，成功必須至巧。時孫子用於吳，巧之至也。拙者兩軍皆敗，否則或勝或負，巧者則兩軍皆得其用矣。蓋吳當日以豫章之師牽制楚，而一面克巢。不然，豫章乘人不虞，我牽得志 當日事勢似欲求豫章之師以而克巢難也，然勝軍以勝不備非 而圍巢， 半日攻城者比故克之 無功亦得半之道，非全勝也。乃既敗楚師，復合兵圍巢，克其名城，鹵獲其賢公子，不善兵而能之乎。故知戰不出於中人也。

三年 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平中晉地 獲晉觀虎，恃

其勇也。觀虎恃勇，故獲。為五年士鞅圍鮮虞張本，恃勇者其帥可虜

勇則材也，而十過即伏於五材，故天下所貴，聖人所賤。傳書獲者，恥之也

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于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此亦非事大之禮 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于

司敗。竊馬者自拘。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隱約也。棄國家。群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相助也。夫人謂養馬者。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以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遂辭蔡侯。

以一裘馬之故。而令小國之君。三年不得歸。此非獨貪也。以爲我所欲必遂。所求必得。此執必者示權耳不爲國計也列國之君。且然。則無有不畏懼者矣。然二君寧被拘繫而勿賄子常者。以子常貪而無厭。有求而必獲。此中有深意不然二君豈皆忍捐者蓋欲示自立之志又以昭楚之失也楚之失臣則小國亦難立矣。故示之以靳。而蓄怨焉。亦子產不爲韓子然則可以叛楚楚不能討已也買環意也。

四年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蔡滅沈。楚不得不救。故滅沈者。所以致楚也。蔡以此爲兵端蔡之果於致楚。而不懼者。外倚晉之援。而中實恃吳也。蔡與吳親矣。必吳之成算。以蔡撓楚而後乃大有事於楚耳。此子胥之謀也事見別傳

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太宰以謀楚。

春秋之季。列國之大夫。皆以賄聞。若吳之太宰。楚之子常。其尤酷者哉。然太宰亦國士也。其父兄之怨。未嘗一日忘。報也。[illegible]一怨一無怨也故與之謀越。則不可。與之謀楚。未爲不可也。

楚自昭王卽位。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于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漢江北地名、

時吳已深入楚境。舍舟而前。假使行司馬之言。欲戰不能。欲退不可。進退失據。此亦敗道。且子胥輩必料左司馬之言。兵法料事不如料人之審決不見用。而囊瓦貪昏。自是易與。故入深舍舟。不舍舟不能致死人欲其氣不能入囊瓦者固不可恃兩端也鼓銳致死。乘楚困敝之餘。如摧枯

拉朽不入郢不止也若李靖抵江陵大獲舟艦靖使散之江中諸將以為當藉其用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我懸軍深入若攻城不拔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安所用之此（此二者一以自當一以授人）亦舍舟之意也

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緣漢遮使勿渡）

沿漢者乃畫江而守也與之上下者恐其潛涉使其不得涉也夫漢水易渡難守也（[illegible]亦不能禦敵亦此意也）委子常以守漢以子常當孫武伍胥夫豈能當哉豈惟不能禦而已囊瓦非敗即奔楚國惟一司馬而司馬毀舟於淮汭已在外矣譬健者持門戶而盜已入室挾其主人在外者不得不反救也反救而國破君奔已不可為矣左司馬倉皇反救果能闔門而一鼓盡敵乎蓋吳之敗敗於入郢之後氣驕志溢故秦師得成其功若左司馬不終戰死則吳猶有所戒不至肆惡若此矣

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

此一將之任司馬不須親往也（[illegible]）王全斌伐蜀欲取道來蘇而康延澤以為不煩主帥親往

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東漢之隘道）

此即李左車之言也然形同而勢異者李左車勸成安君不戰而左司馬則欲戰也為左司馬計當別遣一軍毀舟塞道而已（[illegible]）與子常同在行間則猜忌不生畫漢而守使不得渡俟其師老財匱我乃設伏追擊此即武子子胥豈能為謀哉按括地志石城山在申州鍾山縣東南二十一里魏攻冥阨即北山淮南子九塞此其一也左傳定四年楚左司馬戌曰還塞大隧直轅冥阨春申君傳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楚世家楚人對頃襄王曰涉鄳塞而待秦之倦也戰國策莊辛曰穰侯受命於秦王塡黽塞之內而投巳乎黽塞之外蘇代曰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殘均陵塞黽阨徐廣注云或謂冥今江夏鄳縣正義申州羅山縣本漢鄳

縣。有平靖關。蓋古鄳縣之阨塞。

子濟漢而伐之。

人與同事。即知其能否。故謝玄之能克秦者。以其平日履屐間皆稱。故決其能破秦也。子常之貪懦。左司馬與之習久矣。夫豈不知之。即畫江而守。猶（濟漢伐吳得收敗所謂先人以奪之也史皇亦慮勝勢但濟者不能勝於陳人矣）懼不能。乃欲其濟漢而伐人乎。夫以子胥孫子之（欲以）用兵如神。雖左司馬且不免。豈子常所能敵哉。必（子常當孫子伍子是司馬既不知己又不知彼也故雖二子之將如武安君之隱名也）是二子潛藏於軍中。而楚不能知。如長平之戰有

敢漏洩。武安君者斬。故左司馬輕吳爲易與耳

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

（分兵夾擊雖于期會往往以此致敗）腹背受敵。固是必敗。但必須前後皆勁兵而期會以時。乃克勝耳。若前已遇而後擊者且未至。或自後邀擊而前軍已敗北。且奈之何哉

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

荀子云。魯人以榶。衛人用柯。齊人用革。土地形制不同者。械用飾不可不異也。此確論也。但行兵惟論主客。客則有師老財匱之患。故深入則欲速（我方...久則...以深入之客...速戰也）戰耳。吳利於速戰。豈楚之利乎。且革木各有利鈍。何以革不宜久耶。此愚人之詞。爲將者愚亦受之。（...）智亦受之。詐亦受之。誠亦受之。而審察當在我也

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史皇楚大夫）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隘道之總名）是獨克吳也。子必（此言深矣足以亂戎謀）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

孔疏。禹貢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子常本無戰情此司馬獨克而國人惡己故不得已濟漢此爲身事不爲國事也金人闔沙議）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孔安國云。三澨水（种氏姚氏共擊金人嘗于仲姚功名獨歸种氏先期舉兵以致敗功正此類也）名。入漢。大別。山名。觸山迴南入江。如彼文。大別在江北。小別當近之。小別當在大別之東也。何則。子常從小別與吳戰。退而至大別。明其自東而漸西也。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傳曰。吳既與楚夾漢。然後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不緣反在安豐矣。杜元凱曰。漢水至大別

南入江。二別在江夏界。

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

何待三戰而後知不可哉。三戰之前必見弱於楚。（三戰已誘州楚之誰故也逆矣）以誘之而子常尚不覺耳。子常濟漢弗迎之於水內半渡而擊之。乃俟其陳而與之戰者。兩軍相當料我之未必勝。敵之未可勝。故乘其半渡。惟恐失之耳。若夫知我卒之可以擊。又知敵之可擊。又知地形之可以擊。（渡之十險者迎其半至也渡而後戰者欲盡取之也）吳之覗子常。猶狐兎鳥雀小物耳

寧必薄之於險哉。

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

史皇敎之速戰。是殺之也。（史皇前言似佞此言似忠何爲其兩截也）世有貪昧如囊瓦而肯殉國者乎。

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吳楚師。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于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

李筌曰。將在外不受君命者。眞將軍也。若晉宣拒諸葛於五丈原。天子使辛毗仗節軍門。亮聞笑曰。苟能制我。豈千里請戰。此是不能之將。劉寅曰。大將有能。而國君不御者勝。如夏侯惇有大帥之略。而曹公假以節度便宜也。若夫將帥不能。人主必當授以成算。如後魏大武命將出師。（君命將而授之方略此亦古法也人君當擇帥不當畀已）從命者無不勝。違命者無不敗。齊神武任用將帥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教。多致奔亾。是將不能而君

能。又安得不御之。

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擊子常之卒。

吳非不知子常可擊也。抑夫槩而勿許者。何也。觀（此自是吳家事耳非關兵略不然兄可而勿擊何以爲闔廬哉）後吳入楚。夫槩先歸而自王。則平時必有異志。既不敢留之國中。又不欲使之立功。意欲羈縻之耳。

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淸發。將擊之。

呂氏曰齊使章子將與荊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是時吳楚軍皆未渡漢也先引此段以起下文）人視水可絕者荊人射之水不得近有芻水旁告（其人謂人雖一身漢風衆者不過數處以粉[illegible]之法也[illegible]而攻之[illegible]）齊候者曰水淺深易知荊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候者載芻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奄荊人所盛守果殺唐篾章子可謂知將分矣

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

趙充國引兵至先零虜欲渡湟水道狹充國徐行驅之曰緩之（欲濟不得則反兵而鬬類淮陰背水之事自然致死矣故當緩之使其爭渡）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於是虜赴水溺死者數百此卽夫槩王所云也

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食者走不陳故不在戰數）時大將已遁則不得謂之戰矣（此杜征南所謂破竹之勢乘此勢也智不及謀勇不及斷故追奔不過者）故曰將不能者以其主與敵也按水經注郢城西南有赤坂罡罡下有濆水東北流入城名曰子胥濆蓋入郢所開云

巳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癸巳入郢何爲不守而出吳勢大重故也）（世族譜季芊畀我皆平王女也服云畀我季芊云）涉雎（雎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枝江縣入江是楚王西走）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

此皆古法也秀州水賊用火牛王德笑曰古法可一不可再先命合軍持滿兵始交萬矢齊發牛皆反奔遂大殲焉（玆）懼吳追及之故使鍼尹出奇爲反攻之勢（王出恐不能脫使吳師少緩亦利敵亦[illegible]）不恥其能必勝恥其有以撓吳而緩於追已耳蓋法一也或以勝或以敗非法之有利鈍也田單火牛出不意而秀州之賊則先使王德聞之遂反爲德所制也

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吳王子）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入令尹宮然亦爭也輕楚輕于[illegible]吳矣故功不）以班處宮夷狄之道也自時子胥不諫者將以報（終）怨焉故也

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汝南新息也聞楚敗故還）敗吳師于雍澨傷

司馬身被創、初司馬臣闔盧。故恥爲禽焉。嘗爲吳臣、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到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

司馬謀吳。亦似有所布置。而一軍先敗。師薄國都。劍閣之師方相拒而陰平之師已入遂兵內救大抵不能成功矣司馬伯約兩事相類所圖不遂。便見撓亂。

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入雲夢澤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芉

以從。建楚大夫、由于徐蘇而從。以背受戈、故當時悶絕、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吾殺其子。不亦可乎。辛蔓成然之子門辛也、昭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

若殺昭王。則秦之救兵不出。而包胥即欲存楚。亦無能爲矣。夫子胥報仇。楚猶不至於亡。若懷乘危弒王。即子西不得自立。雖然是有天意在此非人事可實也是楚亡而秦不出兵。無復有楚也。不特春秋之局變。即戰國之局。亦大變矣。

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必犯是。余將殺女。鬭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竄匿也、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奬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隨公宮也、吳人在其南。

王藏於隨宮。而吳人不能知者。吳偵探不明。不能得隨之間也。若得昭王。豈惟漢陽之田。即捐楚之半。以與隨。尚當爲之矣。隨人與楚雖有盟然不能有無又吳勢方張亦欲借楚敝之耳故惟漢高能捐天下以與

人。而不悋也。

子期似王。子期昭王兄、公子結也、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惟一人。隨人亦善爲辭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鳩安集也、

田單所以復齊者。以法章賢也。若執昭王。包胥未能。即輔子西以存楚也。故吳於昭王也。不當害之。吳人不以鳩楚而欲執王者亦知楚國甚大一時不能平定、故不得昭王不可以得楚國。當執以令楚耳。夫破人之國。執人之君。其國方擾。

擾焉雖有賢公子又不敢倉卒自立此鼠勝箕也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刺血）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與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臨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秦人貪欲動之以利）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

楚存則以存楚爲功楚亡則與吳分楚地此秦之兩利也（旣後楚復之後秦亦無大利焉故知秦之利于亡楚而分其地也）然猶遲遲不出師者何也秦實利楚之亡也故欲緩師以誤之及其感包胥之義知楚未能即亡故爲出師耳

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秦風）九頓首而坐（三章）（章三頓首）秦師乃出

吳入郢在四年冬而秦師救楚在明年夏要歷三時矣以楚大國也吳即（破人之國易定人之國難蓋非倉卒間事耳）假仁義以撫之一時且不能遽定如樂毅下齊七十餘城而終不能亡齊者以人心未亡齊也昭王不死則人心猶有所屬不能禁其不服矣

（五年）越入吳吳在楚也

時吳久於楚而未返故越乘間入吳所謂高蟬處乎輕陰不知螳螂之襲其後也後越乘黃池而入也猶今日乘虛之故智也（欲斷其前當備其後故吳未嘗從事于上國宜與越爲水火耳）使吳能以前事爲戒寧至國亡而不悟哉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五百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子蒲曰吾未知吳道（是善用兵人者）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稷沂皆楚地）

先以楚之弱兵誘之而以秦勁兵從他道會擊非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六　劍閒齋

擊旁即擊背也。吳疲敝之餘，安得不敗耶。夫夫槩王亦能者。秦師卒至，而遽敗。何也。時已知吳師之(此夫槩王之情也，故能得敵人之情，兵可未戰而先勝矣)有瑕矣，意欲先歸，不在備秦也

吳人獲薳射于柏舉。(薳射，楚大夫)其子帥奔徒(奔徒，楚潰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楚地)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唐從吳伐楚故)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自立爲吳王)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吳之立君也，始以讓，終以爭，爭立既習，便欲以王僚處闔廬)

夫槩王破楚，因爲首功，乃班官而攻子山，竊歸而圖自立。何其昧也。

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麇，楚地名)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麇中)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

兵誌曰：限壑分川，斯可以縱弓弩；深林盛薄，斯可以奮矛鋋；蘆葦深草，斯可以用風火。是必吳結營(兵勢所在，用火之利，故欲焚之)之地，藉草木爲屏障，而是時又得風飈之便，故子期欲焚之也。([illegible])經曰：行火必有因，煙火必素具。後李陵與匈奴遇大澤葭葦中，匈奴於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燒斷葭葦，用絕火勢以自救，即太公所謂燔吾前而廣延之，又燔吾後也。皇甫嵩討黃巾，因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因束炬縱火，大破賊軍，皆火之利也

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楚地名)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闉輿罷。闉輿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

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諸梁，沈尹戌之子葉公子高也。楚定，臧棄母而歸)葉公終不正視

時夫槩自立爲王。(國內立王，將有弑死之事，吳卒而得歸)吳國內亂，是以屢戰而勝者，亦屢戰而敗也。夫吳之轉戰而前，何其銳也；其退也，何其衰也。蓋楚平失道，雖昭王繼立，而無補於亡；闔廬失道，(闔廬善勝而不善待之，可以爲將而不可以君國也)雖子胥孫武俱在行間，而無救於敗。兵固貴以道勝哉

楚子入于郢。初，鬭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

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于成臼。（江夏竟陵縣有臼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終從其兄，免王大難。）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子旗，蔓成然也。以有德於平王，求欲無厭，平王殺之。）遂逃賞。

魯仲連不云乎，所貴乎大丈夫者，為其能解紛怨而無恥也。故包胥不復楚，不可以見子胥；復楚者，臣道也。復楚受賞，亦不可以見子胥。復楚而不受賞，不失為良友也。（包胥處身可謂分明矣，故功名歸身而患害遠之。）

王將嫁季芉，季芉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司樂大夫。）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於脾洩。（楚邑也。恐國人潰散，故僞為王車服。）開王所在而後從王。

吳加害昭王，則子西必為王。子西固為假王以鎮楚矣。雖然，子西之為此，固危道也。王尚在而有貳，（子西為王輿服以繫國人，書其事者不得不然。所難者棄身歸于王而不自疑也。君臣皆賢，可以威人矣。）王之疑，國事若定，必見猜矣。然昭王固賢者，觀其復國報功，釋怨，君臣同心，可免此患耳。

王使由于城麇，（築城於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

王遇盜于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視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繇余之言，固才人之通論，不可以不能者弱人也。（此言蓋有所挾。）

繇于為此言，蓋以閒子西也。而昭王釋然不問，兩利而俱存之，是可以為人主矣。（昭王復國之前既難，復國之後尤難。使少有猜嫌，內變又將起矣。）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六 終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陳眉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闇公評閱

定公

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鄭倚遠楚與漢陽諸姬有別故來閒伐其與國耶）

鄭與許世仇也因楚之敗而滅其與國楚若得志鄭必被兵矣豈鄭料楚之不復振乎。

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于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

陽虎謀逐三桓故往還不假道于衛以激怒之乃藉兵於衛也三桓愚幾墮虎術中（是時三桓猶然惟虎命是聽耳）

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太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弃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乃止

有強臣者其國存無強臣者其國亡陽虎能張公室則弃三桓可也不能張公室則存三桓可也。（陽貨之謀使于衛國取之則其淺露可知其終不能得志者此也）

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終纍闔廬子夫差兄）獲潘子臣小惟子（舟師二帥）及大夫七人。

此楚分水陸二師也孫子曰倍則分之曹公曰以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杜牧曰以二敵一則當取已之一或趣敵之要害或攻敵之必救使敵一分之中復須分減相救因以一分而擊之夫戰法非有衆寡每陣皆有奇正不待人衆然後能設奇項籍二十八騎猶設奇正循環相救況于其他哉（曹公論將才畧皆不如公故約畧其數而教之以分兵蓋言其大略耳其實不可執一而言）蓋分軍必須用奇予按分軍而兩利者吳豫章之役是也分軍而兩失者楚繁揚之敗是也

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陸軍）

時楚國新復宜鳩衆安民不宜即與吳角兵也國破君奔之後若復水陸交敗國人必大震懼如傷弓之鳥應弦而駭矣此不審度時勢而輕用兵者之戒（既分水陸一軍敗則一軍不能自存）故北史崔延伯楊大眼共量策淮堰事宜延

伯以水陸不宜競進（北人不便習水戰或不利又艱于進）水兵須給復一年專習水戰
脫有不虞召便可用靈太后浚然之
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于是乎遷郢於都（改都為郢）
（故曰遷郢）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若范文子之懼勝子西之喜敗（既敗而喜敵便國人有恃敵無意外之變）皆非常人所見盖
楚之所處當大壞積敝非更張不可（更張雖行故須于失勢之時為）然如泛舟中
（功使國人下復爭執）流必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為變色啼怖然後操
舟者東西南北乃得而至之焉故遷郢者徙木棄

灰之意所以變其耳目一其心志也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作亂于周鄭于是
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戍周且
城胥靡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辟儋翩之亂也
鄭既滅許乃復假子朝之黨伐周六邑滅許則楚
得而報之伐周則晉得而討之以其時楚晉衰其（鄭素有强志為驕乎所約束故驕）
執政偷而天下之勢在吳越也故鄭得跳梁無忌（衰之後便欲肆耳也）
焉勝勢在東南則中原幸一日之安矣

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夏四月單武公劉
桓公敗尹氏於窮谷（儀栗周邑）
尹氏復黨儋翩為亂而劉單敗之盖吳入郢之時
王人已乘楚亂殺子朝其徒黨猶蠢蠢焉至是年
冬劉單逆王于慶氏晉藉秦送王王入于王城竭
列國之力數年之功而後王室始獲底定然于時（相持既久不知誰為真主故其徒愈難解散）
號敬王為東王子朝為西王至此國遂分東西周（周既衰矣而又自分宜其愈弱也）
焉自西而東自一而二東西周其閏統哉

齊國夏伐我（齊叛晉故）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
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毀其軍以誘敵）
北史費穆之討蠕蠕也伏騎兵于山谷使羸劣之
衆為外營以誘之賊騎覘見俄而競至伏兵奔擊
大破之盖兵未有不設伏者譬之鳥之擊也先匿（兵之有伏以致人也以自敗勝敗皆須之）
獸之攫也先俯此固兵法之大威也然有不見形
于敵以為伏者又有見形于敵以為伏者是所謂（敵有智愚不見形以致智將見形以致愚將也）
墮伏也今之用兵者無不言設伏然不得其用盖

設伏者奇兵也（大傳分解）有先正兵出者有同正兵出者戚
大將軍云伏兵在兵之前必須賊未見時先事遣
發亦必賊勢迎頭而來者乃可也（非身經此事者不知設伏之難易如此也）然此伏收功最
易伏之甚難非上等好漢齊心齊力不可也須賊
過我伏來方聽我號令而出不大成則大敗惟有
隨兵同出遇藏身之處隨便伏于兵後一着此最
穩當但此伏所以防前兵少却為第一功除此無（兵不滿則伏後若置伏則前兵少却即為后齊）
所用其力如此設伏恁是如何賊不可測有前行

大兵遮護之耳
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苫夷季氏家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宵軍齊師而齊師聞之者必陽虎漏之使二子見
執也若陷于伏中貨亦不免貨造為此謀必能自（脫從涉之必能自脫或又有遞速或與齊久漸解耳）
脫耳他日田常欲專齊子貢説之攻吳軍敗大臣
多死而後得志貨之欲陷二子此意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

弓六鈞（三十斤為鈞）皆取而傳觀之
傳觀亦屬不戒若乘隙突擊則敗于敵觀奪人弱
弓而為子鉏所擊此亦不戒之驗矣抱朴子自敘（抱朴子亦嘗與）
云少嘗學射（史義之功）但力少不能挽强若顏高之弓耳孔
疏云計六鈞有一百八十斤合為二千八百八十
兩於量為重兩斛八斗八升計今人用弓此亦未
為强矣而魯人傳觀杜以為古稱重故以為異强
然余聞之古稱輕如漢賜黃金動輒稱觔明乎古

稱輕矣或又云今人之勇遠過古人亦于挽弓而（今之人之力之度不及古人其遺器及佛氏之書可以知之）
知之予未敢信也
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
斃（子鉏齊人 斃仆也）偃且射子鉏中頰殪
吳越春秋云迎風則偃負風則仆也顏高被擊且
奪人弱弓而猶能射子鉏至死其材力定異人耳
顏息射人中眉（顏息魯人）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無勇則意乎勢矣不及害志雖自矜之辭）
射目而中眉曰無勇此非勇所能也言無能以自

矜其能也（然言亦有意）

師還冉猛僞傷足而先。（猛欲先歸）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會見師退，而猛不在列，乃大呼猛在後爲殿。傳言魯無軍政。）

冉猛僞傷足而傳詳之者必裨將也師旋而將斷後爲殿將已詐疾而逃又詐言其殿則陽州之役竟無有人殿後也何以禦追躡哉後鄧禹軍到栒邑赤眉大衆且至禹以栒邑不足守欲因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爲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筒中令各探之（此非高帝無事故甚狀以此試將之勇怯耳）張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就逸乎遂署爲後（軍中定有如此人恨大將不知）拒堅壁壘以死當之禹以衆寡不敵遣步騎二千（亦有此等）人反還迎宗（使將士益氣）宗引兵始發而赤眉卒至宗戰却之益禹非宗軍不得全若非步騎還迎殿亦難免矣

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

（劉單亦自顧其家耳故爲王室盡）時王室之亂擾擾數十年使敬王無劉單以爲輔亦終不能定也春秋譏世卿而孟氏以爲當有世臣若劉單者其亦世臣歟

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齊人焚魯攻廩邱者之戰車。衝說文作幢）或濡馬褐以救之（馬褐，馬衣）遂毁之

火勢未烈故濡馬褐以救之火攻之具至後世而始備然用以攻守則爲神器若兩軍對壘則或利或不利至于將不知兵兵不習戰一無足恃而徒恃火器（今日所恃惟火器故將無智謀卒無技勇可寒也）是武備之弛士卒之懦皆火器誤之也

主人出（廩丘人出戰）師奔。（攻郛人少，故後師悉往助之）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此言亦有机）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顛。（冉猛聞言怒逐廩丘人，反顧莫有繼其後者，復爲顛仆而止。）虎曰盡客氣也。

若冉猛之懦劣而又變幻無實此豈可當將帥之選夫公所以重入徵求其外貌與中情相應也（勇怯在志，不在貌）

晉師將盟衞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衞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將歃涉佗捘衞侯之手及捥衞侯怒衞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

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前言因趙此言衛情更爲切也）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衛侯與賈詭爲困苦難堪之事以激怒其衆蓋小國欲背盟主恐其見伐而國人不悅則國人不爲用故爲此譎詐以固國人之心觀此知衛侯之有（若欲動衆必有以激之而後可用後世軍中多行此術）深謀而王孫賈堪爲將帥矣

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

九月師侵衛晉人也

報鄭有名者也侵衛無名者也經書侵陋之也陋之者晉昧于自反矣譬有客焉主逐去之不以禮（以我之曲攻彼之直雖大國豈能加于小哉）命而又加詬厲焉實何能加于客哉

季寤（桓子弟）公鉏極公山不狃（費宰）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輒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魯（志叔孫帶孫）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代諡子）

陽虎雖叛臣非有張公室之志然實三桓之害也況資五人之助哉陽虎欲見孔子以孔子有重望使與孔子合必得志于三桓故勸孔子仕而孔子應之觀不狃以費叛召孔子則知家臣未嘗一日

忘孔子而孔子欣然欲往亦未嘗一日忘家臣與乘其隙矣聖人曰吾將爲東周者尊周以存魯明乎不狃之非畔也

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都邑之兵車也陽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二家）

陽虎爲謀主而輔之者五人羽翼成矣然其事不可以多人其衆或欲或否則勢洩矣故將成而敗者多失于輕躁也

成宰公歛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

若陽貨不戒都車處父雖至巧不能揣索于空虛矣欲舉事未有不預戒者但當設他事以寄名耳知凡軍事欲預戒者以爲備也見備之形則懼洩焉汲休因趁兵以誅孫欲是也不戒者以爲密也然約信不定則臨事而失機

此兩有患也

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于子先備諸處父必子孟氏欲亂三家之勢

孔子欲墮成而處父不可亦竟不墮矣處父亦有智者雖聖人且無如之何豈陽貨敵哉

與孟孫以壬辰爲期處父期以兵救孟氏壬辰先癸巳一日

先一日者先事而預備此事當備豫之機也毋後事而不及也我有備

則彼之形露而勢不得成

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鈹、劒也盾、干櫓也虞人之官、以鈹盾夾衛桓子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徵、速也死無益于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

免主桓子曰往也

陽虎前驅陽越殿後桓子亦危矣哉使陽越御車則桓子不得免矣陽貨之勇而多疑亦人所謂陽虎命都車則孟孫知之孟孫僞爲築室則陽貨不知甚矣貨之昧也

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于門外僞築室于門外、因得聚衆、公期孟氏支子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季孫既得入、乃閉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叔孫不敢之子州仇也以伐孟氏公歛處父帥

成人自上東門入處父與孟氏期以壬辰、故帥成人、自魯東城之北門入救孟氏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城內地名陽氏敗

陽虎說甲如公宮

陽貨挾公以伐孟氏未卜勝負也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是兩軍相當則彼此得助者勝矣況在處父爲預備在陽虎爲不虞則貨之氣自奪既失相守則陽貨之計已不遂矣又得處父之助貨勇得不敗

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徵死何暇追余徵召

也陽虎召季氏於蒲圃將殺之今得脫必死故言喜于召死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畏陽虎

觀御人之言則知所畏者惟一處父耳無斂陽是無三桓矣無三桓不猶愈于存三桓乎假令陽貨得志必并除季寤叔孫輒而魯國大亂矣以貨者昔三桓不當去貨去三家而貨專欲所謂除後而得虎耳凶人也造亂則有餘定亂則不足也

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

杜元凱以爲欲因亂討季氏此謂折處欲陽也陽欲殺桓子使孟氏專政故曰以彊孟氏也以彊孟氏也若是則

孟孫字以一身皆孟氏此與爾抒歸處封何異孟孫素無大志又欲三桓相維持故不敢處父之策不應懼也蓋當處父欲追貨是時桓子同在孟氏也。桓子固親見孟孫之弗許也以處父力能制貨而孟孫何以弗許桓子時雖逃死心實疑之。矣陽貨知其情或詐言謀本出于孟氏以間三桓以刼孟氏此孟氏所爲懼而歸之也歸之則桓子圖貨之不暇奚暇及孟孫哉。

子言辨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子言季寤辨周偏也偏告廟飲酒示無懼

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

貨出入自恣此時貨尙不[illegible]無所忌憚以孔子未用于魯也

九年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陽關邑門師驚見火起而驚犯之而出奔齊

貨之厄于人者數矣每以詐自脫此亦其一也意陽關惟一門未必止一門故虎犯師而出不然當如紀信之詐楚使人焚萊門以驚魯師而已則當從他門脫耳不然則奔齊之逕惟取道萊門故犯之而出耶

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三加兵于魯齊侯將許之。

三加而用重兵則齊亦道敝矣若用輕兵來擾魯亦苦于應也意當時貨必知魯情實貨齊人也得兵柄終不從然耳乃欲齊魯交敝而貨乘形勢之便收漁人之利焉此其心甚巨測也鮑文子浚言矣。

鮑文子諫曰魯未可取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于是乎奮其詐謀

陽貨去魯適齊而假齊師于魯猶矦景出高澄而歸梁假梁師伐澄也原其初意欲因釁再入耳未

必卽有志于齊也然齊魯俱敝則貨乃得奮其詐（陽貨以觸旅而欲事齊之兵此亦謀不以可將之大臣之不欲也）謀視二國可入者入之矣如景之終爲亂于梁也

夫陽虎有寵于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于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

矦景之來也梁人多有爲此言者然景之歸梁猶以河南行臺歸之故有所資以爲亂貨奔齊一匹（二者事勢正自不同）夫耳既無資力或其事勢有不同乎夫矦景郭藥師之屬三尺童子皆疑其爲亂而入主傾心焉者（非但其才足以動人亦事勢牽挽不能自止故耳）誠其才足以動人固不在乎有所資也

齊矦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己故詐欲東）乃因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鍥刻也刻其軸使易毀折以麻約縛刻處而歸之其主欲絕追者）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葱靈車名車有障蔽者）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田單以鐵籠得全陽貨以鍥軸得脫皆全身之智也虎所爲亦一步百詐而竟無成者以單之詐能用之于正也（虎之于齊也宜先用鮑氏或陳氏可也乃說齊矦所以說不行而幾爲齊人所閉雖以得自脫然亦危矣）

秋齊矦伐晉夷儀（爲衛討也）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于霤下（既入城夷儀人不服故鬭死于門屋霤下也）

此願亦易酬何以奪之使不遂耶殆李英公所謂命薄不足與成事者歟（成事者未必才力有餘不成者未必才力不足說此令人發深嘆）

東郭書讓登（登城非人所樂故讓衆使後而己先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從彌言）（左行彌遂自先下亦讓也）書與王猛息（王猛齊人）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斂甲起欲擊猛）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猛不敢與書爭）

孔疏曰說文云靳當膺也則靳是當胸之皮也驂馬之首當服馬之胸胸上有靳故云我子從子如驂馬當服馬之靳杜言靳車中馬也言靳是中馬

之駕具故以靳表中馬詩云騏騮是中騧驪是驂
其說詳于毛詩是名服馬爲中馬也
晉車千乘在中牟敉夷儀也今滎陽有中牟縣迴遠疑非也
齊師已克夷儀而晉兵尚滯中牟是其救不誠也
其救不誠者卽及救安能解圍哉惟衛亦知晉兵
齊師爲衛之王也衛不得不赴
不足畏故晉駐師于此衛復取道于此耳
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五氏道過中牟畏晉故卜龜焦兆不成也
劉向說苑曰武王伐紂卜而龜熸散宜生以爲妖

而武王以爲利于擊衆其所獨見者精矣又句踐
兵以氣爲王衛懼晉實甚故不避其難
之守龜也恃龜而敗棄龜而覇勝敗存亡豈不以
人事哉
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
牟
古之用師專論帥之貴賤故人君與介弟王子俱
在行間以貴重則有威望亦制敵之道也是以衛
觀韓厥子之言此論更爲切要
車當其半衛君當其半且辱國君者不祥故國君
所在多避而勿攻衛侯云寡人當其半此也
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褚師圃衛舊大夫時已奔在中
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此君子之言又爲審于兵勢齊師克城而驕其
帥又賤帥謂東郭書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
擭齊車五百乘事見哀十五年
此齊師以驕致敗也若翟讓數爲張須陀所敗聞
其來大懼李密曰須陀無謀兵又驟勝驕狠保爲
公敗之密設伏掩擊竟斬須陀又西秦乞伏益州

乾歸之弟也時天水姜乳襲據上邽遣益州討之
驟勝而驕固當必敗不論帥之貴賤也
益州以屢有戰功常有驕色爲姜乳所敗夫以益
州懿弟變歸又遣重臣輔之且有此失況乎賤帥
而處驟勝示人以隙兵何得不敗乎
齊侯致禚媚杏於衛三邑皆齊西界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
有先登者臣從之晳幘而衣貍製晳白也幘齒上下相値製裘也公
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旣子公賞東郭書辭曰
彼賓旅也言彼與我若賓主相讓旅俱進退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

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給其五家令常不其役事）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犀軒卿車直蓋高蓋）而先歸之（歸無存喪）坐引者以師哭之（停喪車以盡哀也、君方為位而哭故從喪者不敢立）親推之三

兵誌云死事之家人主歲遣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於心敝無存死於鼂寒齊侯故以卿車賵寵（此一事齊侯亦善勸上有句踐之風）之所謂生不得五鼎食死而五鼎烹也

（十年）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于齊

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所滅萊夷也）

孔子以禮為干城素聞於諸侯矣故齊人疑其無備而欲劫之然不知魯之武備已具矣此在孔子（盟會而為不信齊侯何以求霸乎晏子在何不爭之）度中適見齊之謀淺也

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

時孔子具左右司馬以從蓋料齊之必出於此耳豈得謂孔子不善料耶夫齊魯皆大國也非若趙于秦也藺相如以一趙大夫能以彊詞拒秦其時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若孔子之於齊似不必以兵免也夫挾禮義以折彊子產尚饒為之何論孔子哉（齊亦禮義之國非楚蠻秦邪北狄犂彌之計出于不意而孔子之備之為能制人也若其他盟會固不必論耳）然孔子之愛其君必為計百全也使萊人鼓譟苟不預以兵從魯君雖藉孔子以免其能不震驚耶故文事武備孔子所為百全而不以我君為孤注耳

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

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于德為愆義于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

先備以為不可敗此則聖人之用也既聞而遽辟此則聖人之神也

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人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三百乘共計二千五百人）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

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陽虎九年以此奔齊經文創者次魯事

據穀梁所言乃是齊自歸以謝過非孔子要之也以余論之應是齊人自歸其田非孔子以此要之也下反我汶陽之田亦是人情所難故以此要之穀梁又謂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陸賈云使優施者然齊女能出師從齊竟則所得不如所失矣傲戲欲候魯君之隙以執定公孔子嘆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焉許嘉王商以為孔子斬優施

雖盛夏首足異門而出者是也。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前年齊為衛伐晉夷儀初衛侯伐邯鄲午于寒氏邯鄲廣平縣也午晉邯鄲大夫寒氏即五氏也前年衛人助齊伐五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于衛西門殺人于門中闢門與午鬬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啟門夫子謂午

午既殺人于門中則衛已懾故涉陀往而衛不敢啟門也其所以不敢啟門者懼其以七十人為餌而後重兵繼之乘我擾亂而入城也若知其無繼以騎兵過人此處事也而今不可而前而後亦討則不能善反矣則衛殲之矣此皆以兵事僥倖者

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至其門下步行門左右然後立待不動以示整日中不啟門乃退反役。

俱以徒七十人攻門而衛不能敵者七十人乃一可當百千金百金之士以當衝陷之用者也使衛衛人亦無謀此七十人可勇也能設伏以待雖有勇者亦難脫矣

晉人討衛之叛故曰鎵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

晉以無禮討涉佗不知衛本欲颺去特借端于捘手耳夫以臣辱君當時即誅之壇坫之側夫豈不可若衛之離叛不能以兵力加之殺涉佗以求悅焉是晉負涉佗矣當時殺之則衛必不叛伐之不勝而殺以求悅適足見輕于諸侯矣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即不敢武叔郈州仇藐叔孫氏之族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

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劒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劒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僞為固陋者、）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犯以不能副武叔之命故叛、）

觀武叔修郤公若則侯犯之不能副命亦不得不（猜忌之心既著則人人自危）自危矣急而走險勢固然也。

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掌工匠之官、）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揚水詩唐風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叔孫稽首。（謝其受命、）

（郈之兵力內足以攻之實難以郈人謀之固為易矣）力所不能得者以智略取之借兵于寇因糧于敵固可資以成事矣。

駟赤謂犯曰。若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于齊以臨民不然將叛。（此亦一策故使人信之）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于郈中（詐為齊使言也、）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

鍾士季既下蜀與伯約密圖有異志衛伯玉宣言（能使侯犯與郈人相離則在）士季欲盡殺北來諸將。諸將皆懼。遂不期而會共攻士季殺之此。駟赤之謀也

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于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于子之門。以備不虞。

俱是揣摩形勢之言。雖智者處此亦當入其玄中。況困迫之際。邪。多舍甲于門正伯玉所謂士季欲（使人殺備則）多作木棓以棓殺諸將也示以形使郈人信之（必殺之使人修備其言實甘不可得而疑也）

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于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呑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正欲使之不疑）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郈人許之、）駟赤先如宿（宿東平、在鹽縣故宿國、）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閉其後門、）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物識也、）犯謂駟赤曰。子止

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納魯圍郈之師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駟赤全以機詐運于不窮以工師賤官也名位俱駟赤之謀似盡忠于侯犯者故侯犯不疑出侯犯下犯故不爲忌哉

十二年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邑郊曹邑還滑羅殿滑羅衛大夫未出不退于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

殿者一軍所恃以安危故必退在行列之後以身爲捍衛也岑彭入弘農界百姓持牛酒迎軍曰蒙將軍爲後拒于弟得全是殿爲軍之司命也乃孫吳獨不言後殿惟言退不可追耳不言殿後者欲以致人耳此內備而外示之形也

羅曰與其素厲寧爲無勇素空也言伐小国當如畏者以誘致之

寧爲無勇所謂爲將當有怯時不在乎徒勇也呂氏春秋曰凡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之兵必隱必微必積必摶此兵家之微言隱則勝闡矣微則勝顯矣積則勝散矣摶則勝離矣齒牙爪角必托于甲微隱蔽所以成勝此非徒勇者所知也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三都費郈成也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是時魯國皆三家三家又皆三都矣以其數叛也故孔子因而助之昔爲三家深謀耳固家有甲兵之藏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

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不狃費宰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二子不狃叔孫輒遂墮費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郈費墮不狃叔孫輒之叛反亂三子三子在孔子度中也處父一說孟氏而孔子之謀淺矣天生北人以尼孔子耳雖有成無成矣不必盡墮也且齊人至于北門是魯之患也魯形勢所係聖人何必墮耶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改名郥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郥亭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齊大夫曰可銳師伐河內汲郡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自絳救河內則已卒事濟河乃伐河[illegible]

卽令數日而及絳又三月而出河晉悉師趨利已是疲勞齊衛安然禦之勞逸之勢已不侔矣況遑 邢意茲之言有似乎迂遠
警急救師緩彼師出則我已歸耶此孫子所謂度也國策一書皆揣度紆直研審形勢是左氏中稍類國策者然是亦有反勢彼以道遠料我不能出師則必懈怠使能趨救是亦可擊破也故夏侯淵在軍常如寇至聞命卽行軍中有三日五百六日 應卒之軍固家所不可無也之則
一千之號此足以應暴卒 不能救焚趨利

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邢意茲乘軒
吳之欲拒魏也魏之欲滅蜀也廷臣皆持兩端當人主意者甚少齊侯以乘軒寵異之所謂言及此 所以勸智謀之士急于有功之
甚合孤心耳唐劉晏輓漕代宗遣衛士以鼓吹迓 然亦能使人忘之
東渭橋馳使慰勞人主盡若比則臣下風勸矣
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 請以巳車攝代衛車
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齊侯輕不能成功、
欲與衛侯乘是使衛侯參乘也以此戲衛侯耳如 衛侯北辱于晉而歸殆矣又
秦王飲酒酣而令趙王奏瑟秦王爲趙王擊缻爲 押之是兩因也
不能加勝于趙也與衛侯乘則加勝于衛侯必不肯春秋時以參乘爲失位一失其位不得列于諸侯故使人詐言晉師之至而與之乘及其急而邀之迫既與之乘而言無晉師既已爲齊所詐不 衛之事齊可謂悉心矣齊侯
可悔矣此則齊侯之輕也非齊侯不審晉師虛實 所以必欲使之驂乘耶
而爲虛聲所炫以爲輕也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
午許諾 衛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著晉陽 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
不可衛是以爲邯鄲 言衛以五百家故與邯鄲親、 而寘諸晉陽絕
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 侵齊則齊當來報欲因懼齊而徙則衛與邯鄲好不絕、
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 欲如是謀、
無故遷五百家實晉陽此人情所不樂也侵齊而 其爲謀也曲而隱使五百家不覺其詐使趙孟
謀之爲鞅畫計可謂曲至而不能免其身悲夫 不覺
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

不可。涉賓、午家臣。

涉賓不肯說劒，亦竟不入也。說劒則束手受誅，毋寧不說劒以逃死乎。

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于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午、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稷，趙午子。此一小事，滋至大變。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趙氏臣。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

後。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于趙氏，趙氏必得晉國。乃以先發難討于趙氏。安于縊死，趙氏祀之于廟。嗟乎，謀臣者敵所甚忌也。謂不殺安于必得晉國，安于為晉重輕至此哉。趙孟有圖伯之志而不遂，豈亦安于既死，無為主謀者耶。然觀晉有安于，則有備而免趙鞅于禍；魯得斂陽，則有備而脫桓子于死。其時才智之士皆為私家用，君子重惜其遭矣。

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皋夷無寵于范吉射，而欲為亂于范氏。皋夷，范氏側室子。梁嬰父嬖于知文子，文子，荀躒。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韓起孫不信也，文子，荀寅也。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魏舒孫曼多也，昭子，士吉射也。故五子謀，范皋夷、梁嬰父、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是將趙氏幾危矣，乃反滅范中行，而趙氏愈大，禍福固難定也。亂之將生，其事適相符也。故治常少而亂常多也。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荀躒言于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

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

擅殺邯鄲午，是始禍者趙孟也，何得云三臣始禍乎。其時晉侯權既下移，拱手于諸卿而已。將邯鄲為趙氏私邑，晉圖之所不治者耶，故偏以伐趙為二子罪也。

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三家，知、韓、魏。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

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錄晉衰亂以見三家分晉之始）

齊高彊之言可謂曲盡矣惜乎其不聽也盖國不聽於君則聽于民若君與臣爭則民必與臣也此魯事可証也若臣與臣相爭則又君之所與者民亦與之此當日之勢也（六卿存亡反掌之間雖人事亦天意也然扶君者多成伐君者多敗此本初難爲孟德所敗者也）

十四年 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

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

按李衛公以越伐吳越中軍潛涉襲破吳師此變客爲主之驗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來勒遣孔萇逆擊澹軍孔萇退而澹來追勒伏兵夾攻之澹軍大敗此變勞爲佚之驗余謂句踐患吳之整使死士再禽不動乃用罪人自刎大敗吳軍此變靜爲動之驗即孫子所謂佚能勞之安能動之也（出人不意使之不得不動）

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而辭曰三軍有治（治軍旅）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

師屬之目

師之耳目在旗鼓屬目于越人則越人因而乘之矣以耳目者即心志氣三者所係不可不專一也故善用兵者擊其亂不攻其治淮南兵略訓云敵若反靜爲之出奇夫再禽不動靜也使罪人自到奇也盖春秋之時兵恒繁而曲此正兵也故整若整則以奇計撓之所謂簡而直也（彼曲我直以動之也）按蘇軾云嘗讀

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盖王者之兵不可敗而巳至于威文非決勝無以定覇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獨識其遺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爲不可敗而非以逐利勝者耶若夫管仲之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此論八陣雖不能盡其制頗得其意）

矣仲欲以歳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為是簡（吳越皆以奇用兵爭衡于上國其善司兵在于）略速勝之兵也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而速也故記此文于是焉之中）北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雖不可盡用要其近于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于簡而（兩言盡之）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越王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

闔廬必自表異而為越所擊也吳人輕浮故連喪

（并文臺伯符為二君也）二君若孫氏都于江南亦連喪二君皆以其輕也

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立庭而呼此可見者也臥薪嘗膽此不可見者也（句踐夫差其失志皆能忍治特夫差之得志速）可見者孰若不可見者之深乎（句踐之得志遲故夫差為句踐所滔也）後白公勝報父仇罷朝而立到杖策綴上貫頤血流至地而不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析成鮒小王桃甲皆晉大夫）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秦彊范氏之黨）

淮南三叛吳人助之然卒不克步氏據西陵魏人助之亦不能救也此與三國助范氏中行同也蓋借助于外衆心未必能和一故輒不勝此為客紬于主也（范中行既伐公國人不附故雖有外援不能成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陳眘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闇公評閱

哀公

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栽設板築爲圍壘周匝去蔡城一里廣丈高倍壘厚一丈高二丈夫屯晝夜九日夫猶兵也壘未成故令人在壘聚也守蔡如子西之素子西本計爲壘當用九日而成蔡人男女以辨辨別也男女各別係纍而出降使彊于江汝之間而還楚欲使蔡徙國在江水之北汝水之南求田以自安也蔡權聽命故楚師還蔡于是乎請遷于吳楚還蔡更叛楚就吳

時楚圍蔡未久何遽降也意蔡獲罪于楚重矣斯蔡有即吳之心故請降時又未有必救之兵也故聽命以紓難亦權道也以緩楚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夫椒吳郡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上會稽山也

敗于夫椒而保于會稽吳已深入矣以甲楯保不益吳之怒乎夫許之越之願也不許則尚決一死吳師既深入越又保險以持之乞和而許亦事宜耳戰何敢去兵哉不然遂將致死

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越大于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皆得其人親不弃勞推親愛之誠則不遺小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于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

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

同壤而世爲仇讎所謂土地同而有欲于我此即戰國所謂遠交而近攻也若如秦之于韓魏屢和屢伐使不得休息正不必一舉滅之也

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生民聚財富而後教之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謂吳宮室廢壞當爲汙池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吳越匹敵一戰而勝此時形勢亦未能便定越也許之以成未爲失算但其後也當忌而謀之不當親而易之吳之亡也在于玩越而不在于許其成（吳既與越和越之聽命于吳亦其矣使吳人中道而復圖之越亦不能支也）許而復圖之則越愈失勢久而必入于吳矣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田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逢滑當公而進

入楚而召陳助吳爲亂大不祥自宜當公而進

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則得弘解）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爲吳所勝）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

吳召不往則懼吳之討楚復其國而徵貳焉又將被兵此陳之難也然陳之爲楚舊矣一旦改志于（吳之爲禍有日前楚之患在日後能深慮之矣）吳則楚之仇我必深矣若其避吳雖或見討其怨（擇禍以輕耳）尚淺故當緩于從吳耳

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見難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吳亡于勝齊而不亡于勝越既勝齊矣民力已敝國用已竭而雄心日侈欲愈難厭也故用兵而後悔者秦穆漢武是也始善用兵而後德衰者趙武靈王唐莊宗是也夫開創之主始而用兵既而厭

兵者情之常耳若頻年疲兵而無厭悔之心雖賢（善敗者霸不亡也善勝者恒亡以其不能救敗也）如苻堅猶身及于難況不如堅者哉（項王苻堅皆百勝而一敗者也）

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召陳不至闔廬事也故爲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

（名曰修怨實欲致陳以成伯業耳陳可無大患）若修怨則越仇爲重矣此而可赦乃亦云修其先人之怨耶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于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

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旹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
不崇壇器不形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
不取費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
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軍士皆分熟食不敢先食分猶徧也其所嘗
者卒乘與焉所嘗甘珍非常食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
民不罷勞死知不曠知身死不見曠棄此三君者皆可患
闔廬如是以治國其孰能當之今闔廬所行皆句
雖不可以安樂成敗之殊以此別之
踐躬蹈之以日夜謀吳而夫差養虎自貽害也使

天假闔廬以年雖幷天下何難哉
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
杜元凱云易者反其道也予謂吳君如此其賢乃唐莊宗如滕于夾寨梁祖憚之卒爲所滅若闔廬之賢雖憚而備之猶不易當也况可易之耶
是不可敵而子常易視之所以取敗
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
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
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鄧艾論諸葛恪謂不撫恤上下以立根本乃兢于
外事誠禍而歸亡可翹足待使夫差承闔廬之後夫差之亡不在其後於也患在求勝過甚耳使
爲守成令主葢闔廬張之而夫差弛之未爲失也其不與上國爭衡先越後楚以漸而大雖進欲
吳君臣累世用兵不休能不弦急調絕耶大約江將亦未易亡也
南饒富志欲易侈孫皓之亡亦有類此者
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
受盟絞邾邑漷沂漷水以東沂水以西
漷沂之田獨非土耶此卽戰國抱薪救火之喻而或地有緩急弃彼全此爾
刻割心腹以補四支者乎無刑之所耳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范氏久居朝歌鄭子姚子般送之士
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
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旆先驅車也以先驅車蓋以兵示衆罕駟即子姚子般也
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晉人先陳鄭人隨之
不知其虛實見車多必懼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
齊輸范氏粟千車罕駟送之吉射逆之趙鞅禦之
常思所以保全齊粟之道莫若見弱于晉以千乘
之粟委而餌晉始爲羸兵誘敵而以我精銳設伏

于車之左右晉見我師北必遂利逐利必爭粟而晉軍懈且亂矣乘晉亂而伏起急擊卽趙鞅與衛太子且不免粟將焉往哉是弃之正所以全之也

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樂丁、晉大夫、詩大雅、言先人事、後卜筮、）人謀協以故兆詢可也（詢、諮詢也、故兆言始納衛太子、卜得吉兆、今旣謀同、可不須再卜、）

龜焦則兆不成而龜焦者毋勝（龜焦而戰、毋致克捷者、以人謀制勝耳）

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

國而滅其君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耻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書作雒篇、十里百縣、縣有四郡、）

吳漢之饗士也曰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王猛之討慕容評也于潞原誓衆曰今與諸君受爵君父之前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將鄧羌謂猛曰若以司隸見與公無憂猛曰此非我所及必以本郡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俄而兵交羌寢不應猛馳就許之羌大破評軍斬俘五萬此可謂善用賞矣若猛之于羌尤得操縱之道也（雜引諸事以見誓衆嚴明可以制勝）

士田十萬（十萬畝也、）庶人工商遂（得遂進士、）人臣隸圉免（去廝役、）

志父無罪君實圖之（志父、趙簡子名、）

軍志曰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名曰費留故曹公每攻城破邑得靡麗之物則悉賜有功若勳勞宜賞則不悋萬金無功蕃施雖分毫不與能以賞罰駕馭將人才自出有不惟我所用者乎（卽此數語可以平定天下）

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屬辟、棺之重數、）素車樸馬（以載柩、）無入于兆（葬域、）下卿之罰也（爲衆設賞、自設罰、）

以死自誓以厲衆心（非有明罰之心、不能致勝）益范氏入朝歌齊鄭附之至輸范粟千車其交厚矣范氏久居朝歌助之者衆羽翼成矣此勍敵也故簡子重陳軍政耳

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爲右（郵無恤、王良也、）登鐵上（鐵、丘名、）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

太子見兵車皆旆故懼而王良以婦人激之也韓世忠以武寧等軍節度使置司楚州將士有怯戰者皆遺以巾幗設樂大宴俾婦人妝以耻之故人人奮勵乎謂非韓王不能亦不可耳（韓王身自勇健故耻人而人不怨）

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于牖下（此言近于事理）（畢萬晉獻公卿也皆獲有功）羣子勉之死不在寇

南史王景文求解揚州宋帝詔荅曰晉將畢萬七戰死于牖下蜀相費禕從容坐談斃于刺客故甘心于履危未必逢禍縱意于處安不必全福若班

仲升立功異域在外國三十餘年而老入玉關死于牖下所謂死不在寇殆爲將之良規也（惟不懼死乃可以生）

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三子晉大夫）羅無勇麇之（麇束縛也）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言羅痁瘧而伏故束縛之）

怯人則嚴刑以爲使然形怯者猶可用性怯者不可用也按九州春秋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鄂柏孝長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三日含出戶問消息至四日乃更負楯親鬭語子緒曰勇可習也（推怯勇氣可習見國戰者以貪卒勝不可恃耳[illegible]四日我行已固信無足恃矣）

衛太子禱曰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勝鄭聲公）晉午在難（午晉定公）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

凡用禱者所以威衆也故鄭子產廟崔府君廟皆禱而求助焉竟獲其用後狄武襄用兩面字錢勝（大衆踴躍則必成功所以[illegible]）敵後示士大夫以破後世之惑也（踴躍在先知當勝也）

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斃踣也）獲其蠭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温大夫趙羅（羅無勇故鄭師雖北猶獲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

凡師有詐敗者若鄭師詐敗則太子之伐墮其計中矣葢先見弱于我者師必詐敗也先見強于我者師必眞敗也先見弱則力全而智深固不可測（此言敗軍之情十得八九矣）先見強則智淺而力不繼凡力竭智殫者固可乘

勝而虜也故鄭之敗敗于先見强至太子爲之投車而後乃見弱致太子亦起而横擊焉强弱之用反也

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

襄行儉之討突厥也以蕭嗣業糧運爲突厥所掠料突厥必復爲此謀乃詐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爲之援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方擬取糧而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自是糧運無敢近者（然出擊之時須視緩急不可失机）後周賀若敦取相州陳將侯瑱拒之湘羅之人乘輕船載米粟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僞爲二人裝船伏甲士于中瑱兵見之謂餉船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正欲絶其般道以内困之）此後實有饋餉者瑱不敢受此皆用巧詐敵也時罕駟在軍中以齊鄭二國之師而士吉射又遥相應援竟不能運謀出奇乃以千車之粟拱手授敵亦見其無能矣惟既獲齊粟則朝歌内

饑范氏必不能久拒非降則奔故曰可耳

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

後竟有晉陽之患（趙氏謀深知氏氣驕自不相）蓋三卿未睦當時皆能知之而趙氏欲專晉政所憂在内不在外故其言如此

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尨范氏臣爲范氏收）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趙孟亦有度故所爲馭人）而與之田（還其所稅）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于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

（劫壘之兵正不須多）以死士乘宵突之五百人而有五萬之用使敵師直突幕下此鄭之壁壘不堅也

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

趙孟所患在范氏不在鄭也范氏既敗則本志已（論事分明則所敵者少易爲力矣）遂于鄭實無深怨不必盡力擊其歸師矣

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

古以車戰將多爲敵所識若大將被虜或爲敵所

傷則一軍敗矣此危事也吾每見左氏所載戰輙
而歎之後世用步騎則敝衣易貌以避矢石此其
此戰當使敵人不識大將所在
勝于車也而或又以爲病者以旗鼓之制失也
大將亦不必在鼓下也
大子曰吾救主于車退敵于下我右之上也
簡子爲主將故稱主也時簡子大將也大將爲鄭
人所擊踣于車中則晉軍已敗矣太子復伐之大
自簡子以下皆爭居功軍禮于是衰矣
敗鄭師是轉敗爲勝太子之功多焉
郵良曰我兩靷將絶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

材兩靷皆絶
乘載也材横木明細小也使簡子覩之以明止使不絶之功
車制詳于秦風曰小戎俴收小戎兵車也天子謂
之元戎諸侯謂之小戎俴淺也收軫也軫車前後
兩端横木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凡車制廣皆
六尺六寸則軫深八尺兵車軫深四尺四寸比之
爲俴故曰俴收則所謂材者意即收也秦風又曰
除靷鋈續註云靷所以爲引也續續靷也鄭氏云
車衡之長惟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頸不當衡

别以皮爲二靷係陰板之上令驂馬引引亦謂之
靷傳曰兩靷將絶是横軌之前别有驂馬二靷也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
大夫殺公子駟以説哭而遷墓冬蔡遷於州來
蔡于是不成爲國矣
凡兵必有所假托或假納聘或假會葬彼既有所
挾以爲名使我不得疑非惟不得疑即果知之亦
吳人無信雖知而拒之將爲兵卒耳
自不得拒也觀師畢入而衆始知雖是蔡偵探不
明亦繇吳實詭秘使蔡無從知耳乃知垂櫜而入

若子產之拒楚當年尤是不易
觀子鄭事知蔡人之不能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
徒自北門內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
荀寅不能守自內伐其南郛之圍以誤趙師使備
南乃命救已者自北門入已乃與此徒犯北門之
圍出奔邯鄲後若朱雋之討黄巾也賊據宛拒雋
此在兵法亦易解耳但舍卒乘人
雋鳴鼓攻其西南自將精兵五千攻其東北乘城
賊不及備故曰攻東北備西南
而入西魏末獨孤信率兵討宇文仲和信夜令諸

將以衝梯攻東北信親帥壯士襲其西南克之皆此智也

十一月趙鞅殺士皐夷惡范氏也

趙鞅遷怒也爲將者不可遷怒經曰將遷怒則一軍懼（非徒遷怒誅亦除惡務盡耳）

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音懲）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墻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

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盱即霍也）

二矢之力不過殺二人中鍇肘而鍇即殺之者一與一惟勇者勝也鍇執弓而先其氣已足懾翩矣（若先後而進則人必俱死不敢進如墻而人莫知其所射則競進矣此一法可以待善射者）

夏楚人既克夷虎（夷虎夷叛楚者）乃謀北方

此先後次第不可紊也項籍之踈只在不固根本（秦人欲圖周先滅蜀莊宋欲後梁先滅燕皆根本之計也）故先內而後外乃爲堅完也

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于負函（三子楚大夫也此蔡之故地人民楚因以爲邑致之者會其衆也）致方城之外于繒關（負函繒關皆楚地）曰吳將泝江入郢（逆流曰泝）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明日便襲梁霍）襲梁及霍（使僞辭當備吳夜結期使不知之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邑）

致蔡致方城之外此形也僞詞備吳此聲也襲梁及霍此實也若盛彥師之料李密也密乘險而東聲言向洛彥師率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其衆夾路而伏或問密向洛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密果南出彥師擊斬之此則彥師于密之聲而能得密之實也（聲實之間大抵初反敵因聲審實所得爲多也）

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浮餘楚大夫）蠻子赤奔晉陰地（陰地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司馬起豐析與狄戎（楚司馬眅也析縣屬南鄉郡析南有豐鄉發此二邑人及戎狄）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菟和山在上雒東也）右師軍于倉野（倉野在上雒縣）

法曰分不分爲縻軍聚不聚爲孤旅若不明于分合則雖聚百人已不可用何以將十萬數十萬耶故治衆如治寡分合是也若一軍菟和一軍倉野（分兩軍既以自救又以張兵勢）

此近在百里之內緩急相應爲適宜矣。

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命大夫、別縣監尹、）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少習、商縣武關也、）

陳兵耀武志不在于罪人乃是意在懾晉若果能（亦因晉有內難而脅之于是乃得畢志于蠻）大開武關以伐晉寧容先遣信命耶。

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速與之（未寧、時有范中行之難、）士蔑乃致九州之戎（九州戎、在晉陰地陸渾者）

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今丹水縣北三戶亭、）

本朝王伯安于群洞也無多機巧大要惟聲東擊西一術而蠻卒不悟其愚豈不繇性哉（惟其愚也故可以智略御之）然蠻之愚固無論獨計晉之出此計也（晉人本不爲蠻計耳）何以號于天下乎。後吐蕃維州守將以城降爲牛僧孺所阻李德裕曰。臣聞楚誘蠻子春秋明譏周送鄧叔簡册深鄙以負此異類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也。

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楚復詐爲蠻子作邑、立其宗主、）而盡俘以歸。

（士氏亦晉卿之族）

士蔑必晉大夫故趙孟曰速與之而士蔑乃詐蠻子執以畀楚若如註所云楚特命大夫使監陰地（自是晉人傳疑辭以致于與之耳蠻人）則裂田以與蠻子蠻亦不容遂信也且楚大夫自（所恃者晉今進退兩難據矣）詐執蠻子春秋又何以書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而傳亦曰奔晉陰地耶豈晉地而楚命大夫監之耶傳云畀楚師明乎晉人執之矣。

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

趙稷之于臨猶脫兎也既已去臨而歸齊則聽之可耳（墮臨者示不忘情于晉耳所以致忠臣之氣也）且晉險固之邑多矣安得盡墮之乎。

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畤陰人盂壺口。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鞅僅降邯鄲而國夏取晉八邑所得不足以償矣。

乃范氏漸衰而趙勢日盛是一時勝負實不足以（齊晉之得失又非趙范之得失也故歸于八邑不說趙氏之張耳）

論成敗也

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爲柏人宰也昭子范吉射也）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出柏人奔齊）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于柏人（爲吉射距晉戰死）

人或死于恩或死于義使盡如柏人（其[illegible]不二死）于封疆者矣然能舉其恩者已爲美談孰有舉其仇而不以一死報者耶（舉仇出于意外施不測之恩一死猶小耳）

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名曰納蒯聵實以修范氏之怨酬德之念輕報怨之情重也（然不納蒯聵亦無處置之）

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則亦戒于已一則立功于國晉馬）

時趙孟當國勤勤然圖報范氏而鮮虞弱小屢被晉兵又晉所得一當者故鞅甘心焉（時彈伐皆如此也）

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我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盟可寒也吳入郢召陳而陳不與吳此不可忘也（當楚亂而陳不與吳則其結楚固矣美當救之）楚昭王其審所報矣（然後知輕爲去就者非也）

齊陳乞僞事高國者（高張國夏受命立荼陳乞欲害之故先僞事焉）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弃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得君寵也）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

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

卽圖之又豈能盡滅諸大夫耶奸人之詞有涉于愚者而聽者每不察也（陳氏每用此術而屢效何齊卿之愚也）

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踩盡去之而後君定旣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昭

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昭子、即高張、惠子、即國夏、戰于莊。敗。高國敗也、莊、六軌之道、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圉、晏嬰之子、圉、施、不書非卿、

高國齊之世臣。國人何以追之而不恤也。必陳乞有以激怒國人者。而傳不詳也。夫乞之反覆詭變。
○陳○乞○親○于○高○國○矣○而○說○大○夫○使○攻○之○此○必○有○詐○
使諸大夫與高國質言焉。則乞無所匿其詐矣。而卒不察。此諸大夫愚。而陳氏之事將成也。亦天也。
○不○必○識○者○而○後○知○之○也○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申、子西、結、子期、啓、子閭、皆昭王兄、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大冥、陳地、吳師所在、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章、惠王、潛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也、

楚武王卒于樠木。乃除道梁溠。以盟隨人。濟漢而後發喪。夫楚之故事。羣臣必知之矣。但大將殁于陳。尚不能成軍。況國君乎。若不潛師閉塗。吳乘喪襲擊。必至喪師。故處變事。則可以見能。此亦子西之能也。
楚王○既○沒○楚○師○忽○然○而○去○吳○人○雖○智○不○及○料○也○故○可○以○善○反

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為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為當王身、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當楚累敗。人所甚惡也。子西獨以為喜。卜戰卜退不吉。而從容一死。讐亦人所甚惡也。昭王不以為懼。此皆人情所難也。能行人所難。可不謂之知道哉。
○死○生○之○事○亦○大○矣○豈○禱○祈○之○可○移○解○哉○此○不○
必○知○道○者○而○能○之○其○有○善○言○又○能○樹○後○于○楚○可○謂○智○矣○

七年　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吳也、伐小

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怪諸大夫不言故指問之）惡賢而逆之（孟孫賢景伯欲使大夫不逆其言）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諸大夫對也）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荅孟孫）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孟孫忿荅大夫今魯德無所怪且阿附季孫但欲以勝邾恃衆可乎）不樂而出

康子不聽景伯致有城下之辱故非啓疆之主兵

不可不愼也不然春秋時彈丸小國强大皆得吞并之其不輕加兵于小者懼我舉兵而覇國執詞以督我也是春秋之所以不遂爲戰國者此耳（此可行于大國不可行于小國小國以自守爲幸不敢昭武功不敢啓疆土勢也）

秋伐邾及范門（郛門也）猶聞鍾聲（邾不禦寇）

邾無間諜斥候之故是謂不國但邾固魯附庸也（魯人伐邾已有謀矣邾不能知定是疎耳）魯恃邾禦侮者今且躬爲盜焉此邾之所不虞也（此其本謀也）

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于吳（成子邾大夫茅夷鴻）不許曰魯擊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言足以拒魯）成子以茅叛（高平西南有茅鄉亭）

（不與國難者將叛然）

知邾之必亡而先自全將以有爲也大有機用豈當以叛書耶國內不足則不能久拒以待吳人之援若其自足而援師復至魯內外受困破之必矣（邾苟自足亦不須援然其言特以拒諫者耳非事實也）何爲不可邾子之言若此眞是驕痴不知國事者

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繹邾山也在鄒）師宵掠

師無紀律故晝夜淆掠使成子素養戰士乘其飽掠擊之盡殲爲功差易

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負瑕魯邑前者魯得邾之繹民使在負瑕故使相就以辱之）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

乃知國雖小自有能者若邾成子有仲連之風心（蓋其據茅也以國無軍政必將就於保聚其邑以爲後圖耳然其以叛書者國人未知其心以其自完近于叛也）未嘗不尚慕其爲人也

曾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

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曾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此言深得吳之情不抵不救六百乘君之私也爲私屬以私奉貳奉敵國使之强大唯君圖之吳子從之爲明年吳伐我傳

吳負氣自矜方欲雄長中原固可激而用也與侈大之主言當激之使揚其氣但魯若弁邾此晉之憂也吳實道遠又非所忌也何以爲之出師乎夫爲投机之言雖不當事實亦必行此類是也差務遠略而不卹近患宜其及矣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

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

能先伐宋使宋解曹圍而自救此形禁勢格之道也若救曹而還師侵宋是技窮于無所施聊以解先伐宋是致人之兵也救曹不得而伐宋則說于天下耳故傳書侵宋以救曹是有益于曹者見短而自踈宋不畏之矣也書救曹侵宋是無益于曹者也

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曹始祖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于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梁國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

姚崇以十事要說亦因田弋以進儒者譏之然英智之士不欲潔己以全名者貴乘時也乘時必擇大國而後可得志于天下故管仲度天下之勢誠

莫若齊耳若國小而弱則不足用如孟子于滕薛國小則以自完爲主不然子產之才豈不足于霸耶而終事晉畏勢故也以曹伯而圖霸不亡何待亦無可如何也況以彊而言霸說于曹哉

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宋大夫曹人詬之不行殿不行兵止也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終曹人之夢

大之加於小也卑以自屈猶懼其憎焉詬其歸師何耶故有所爲而詬以誘之可也無所恃而詬以雖然以詬我而當師亦不可也恃吾人之怨招之不可也弱所不論耳

吳爲邾故將伐魯問于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有大國名無情實）伐之必得志焉

有名無情語最深隱意徒有其表觸之敗絮者乎（國有亡臣之外深得我情如叔孫輒之言亦可患矣）魯執政懦而怯則人各異心城下之盟魯幾至亡國敵所畏者惟孔門諸弟耳其餘固所謂漢廷諸臣推枯拉朽者也

退而告公山不狃（亦故魯人）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讐國（奔亡也）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未臣所適之國）所託也則隱（魯所隱託則爲之隱惡）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輒魯公族故謂之宗國）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子張輒也）

（子洩有君子之言而未知其心也故不狃知其）子洩亦縱横之流意欲自將以示重吳魯之間耳（不出于縱横耳）不然已之不恤而何人之能謀

王問于子洩（子洩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緩時若無能自立）必有與斃（急則人人知懼皆將同死戰）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讐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

魯僻處東偏脣亡齒寒四國亦非其勢若畏三國之救則許分裂其地焉三國之兵雲翔而不下矣（然吳本欲滅魯以定霸耳何必滅魯[illegible]滅魯矣安能有之耶）此其喻在韓趙魏之分智伯也

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欲使魯備）

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仍用魯人爲向導耳然伐敵國而用敵國之人爲率非有深怨者不可如泄水之敗敗于朱序也（然子洩雖有害魯之心而勢難歸魯耳無長其設計也）

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僑田吳界）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鄫人亦僑田吳滋濁也）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敎吳必可克）

堅瑕虛實之數其土人盡知之也故張預曰山川之夷險道路之迂直必用鄉人引而導之乃可知其所利而爭勝吳伐魯鄫人導之以克武城是也何氏引鄉導略曰從禽者若無山虞之官度其形勢之可否則徒入於林中終不能獲鹿矣出征者

若無本鄉之人導其道路之迂直則雖至於境外。終不能獲寇矣夫以奉辭致討趨未歷之地聲教未通音譯所絕深入其阻不亦艱哉我孤軍以往彼嚴密而待客主之勢已相遠矣況其專任詭譎多方以誤我苟不計而直進目危而長驅躋險則有壅決之害晝行則有暴來之鬭夜止則有虛驚之憂倉卒無備落其彀中是乃擁熊虎之師自投於死地又安能摩壘蕩狡穴乎故敵國之山川陵陸丘阜之可以設險者。林木蒲葦茂草之可以隱藏者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邑落之寬狹田壤之肥瘠溝渠之深淺蓄積之豐約卒乘之衆寡器械之堅脆必能盡知之則虜在目中不足擒也昔張騫常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利善水草處其軍得以無飢渴茲亦能獲其便利也凡用鄉導或軍行虜獲其人須防賊謀陰持姦計爲其誘誤必在鑒其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始終如一

（數語盡客兵之難）（此亦當慮之）（雖用間然參之衆言）

乃可爲準厚其頒賞使之懷恩豐其室家使之係心即爲吾人當爲反覆然不如素畜堪用者但能諳練行途不必土人亦可任也仍選腹心智勇之士挾而偕往則巨細必審指蹤無失矣

（即厚賞可密）

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爲武城宰子羽武城人國人懼其父爲內應）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其語甚激切以國謀之不振）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于蠶室。

吳乘勝深入懿子所以懼也國人懼者應是爲全魯懼耳按孔疏杜意拘者導之以伐武城克之謂語吳人云若伐武城必可克之吳人王犯嘗爲武城之宰與澹臺子羽之父相善國人懼者謂武城邑懼子羽爲吳內應劉炫以吳實克武城今知非者以下傳始云王犯嘗爲之宰國人懼是未得武城故知此克之是鄫人教吳之語劉以爲伐武城克之者實克武城國人懼者懼其害魯若然吳師

既來伐魯是顯然行兵不須云王犯與子羽之父相善魯已受害何須云國人始懼傳既云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又是武城之人皆據武城而言故知恐爲武城內應傳載漚菅事者說來伐武城之繇劉妄生異見而規杜非也 辨析甚當要之吳亦未能下全魯應恐武城不守非但文法可曉亦事勢宜然

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于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 公賓庚公甲叔子幷析爲三人皆同車傳互言之 同車能俱死是國能使人故不可望得

古人每以一事而料國之存亡勝敗如三人同車而知其使能皆可以類推也蓋吳入魯地已深不無進退之慮故吳子言此有懼心焉 軍雖敗矣能不辱國則敵人憚之況其勝乎

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 設格令士試躍之 卒三百人有若與焉 卒終也終得三百人任行有若孔子弟子與在三百人中 及稷門之內 行至稷門

七百人而得三百人可謂多矣若乘夜攻之三百人而有三萬之用惜乎計之終不行也有若與焉者必有若爲之率也豈聖門高第而與死士同列者乎 以死士所營者用我之輕攻彼之重所得多所失少故往往勝

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

此三百人死士也乘人不備可以有大功然使斫營不利而爲敵所殲則城不可守矣不如挾此以請成彼既憚我致死則易以講解也 實用之不如虛用之此爲百全之策

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弃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

吳懸軍深入自不能久勢自不得不歸若不與魯成則勢不得歸魯必追擊故行成安吳急而不應魯急也其所謂輕者若一夕三遷乃是輕耳管子曰飛鳥之舉者輕也有飛鳥之舉故能不遠道里矣風雨之行者速也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險山河矣雷電之戰者士不齊也有雷電之戰故能獨行 宋人若知此必無析骸之禍

而無敵矣以此言之輕者兵之所忌亦兵之所貴哉

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釋舍也魯人欲留景伯爲質于吳既得吳之許復求吳王之子以交質吳人不欲留王子故遂兩止

子服景伯之言皆良謀也其言兩不見用而復往然以能者爲質亦足質焉人爲其易我爲其難可以愧謀國者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

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秋及齊平齊逆季姬以歸嬖冬十月齊人歸讙反闡季姬嬖故也

其與師也以婦人其歸邑也亦以婦人婦人能爲本國重輕所以四面出嫁也悼公輕脫如此宜其不能長有齊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齊魯既平故辭師將進受命言將伐齊也

有始同而終變者若韓魏之于智伯是也人情不爲相親卽爲相惡謀國者所以不輕與人以隙也吳既許齊伐魯矣而齊有貳心是齊反爲德而吳反爲怨也能無怒乎然齊魯既合則吳人雖責言于齊恐反爲二者所乘未可輕也不可以怒而興師當俟其隙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

鄭圍宋雍丘而宋復圍鄭師蓋兵法十則圍之鄭客也客兵有限宋主也主兵日增故宋之兵十倍于鄭也鄭圍人而反爲人所圍是內外受敵矣深明主客之勢內外受敵則難于必出昔太公曰必出之道器械爲寶勇鬬爲首審知敵人空虛之地可以必出勇力飛兖之士居前材士强弩居後弱卒車騎居中若從地出若從天下三軍勇鬬莫我能禦也勝則如此亦未可得必出也

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作壘塹成輒從舍合其圍

圍鄭師何以云遷舍耶宋始圍鄭師壘塹必寬以日而進漸逼之也漸逼之而壘合則圍者愈密出者愈難矣（厲則能出洵其則不可出矣）但兵在圍地當出奇致死乃能有功今鄭師倉皇上下無氣有立潰矣此與吳漢在廣都之事相反

子姚救之大敗（即武子勝也）

子姚救之宋支撤圍鄭之師以禦之（宋之[illegible]兵[illegible]也長圍既合）宋撤兵禦子姚而鄭圍已解矣始而宋有內外夾攻之勢繼而

鄭亦有內外相應之勢乃反為宋所敗者氣奪于宋圍而失于輕戰也（使雖得出後世多有此事耳）大凡兵披圍而救師適至往往致勝非全恃救師也以突圍欲出者勢不可禦也今鄭師已束手受困則來救者無夾擊之助而（故而無應則反失勢見刃）圍人者有餘力以禦之故反敗也（倉皇致敗）

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

武子取邑于宋冀以興發行事已是輕妄懸軍深入兩弃鄭師武子之寡謀固無待言即雍丘之師壘合而哭亦自束手坐困法曰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夫遷舍壘合天下之困兵也大凡圍兵不鬬則人人死戰故將之能者恒自塞其闕孫子亦曰圍地我將塞其闕夫何畏乎壘合哉壘合而突將懦兵弱又可知也故傳曰取鄭師取者易詞也（合圍而取之不折兵力或是食之而勝耳）

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

有能者無死既足收全勝之功又可取以為質（如楚之鍾儀）使後日易為講解地此攻心之策也宋人亦大能矣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水火之兆）占諸史趙史墨史龜

曰是謂沈陽（火陽得水故沈）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姜齊姓子商謂宋姜火師之後火弱故伐姜則利子商姓屬水故伐商不利）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趙鞅姓盈宋姓子水盈坎乃行子姓又得北方水位）名位敵不可干也（二水俱盛故言不可干）炎帝為火師（神農有火瑞以火名官）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遊也（既盈而得水位故為如川之滿不可馮遊言其波流盛）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救鄭

則當伐宋、故不吉也、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乾下坤上泰、之需。䷄乾下坎上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不可與戰。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陰而得中、有似王者嫁妹、得如其願、受福祿而大吉、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後、宋鄭爲昏姻甥舅國、宋爲微子之後、今卜得帝乙卦、故以爲宋吉、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吉在彼、則我伐之爲不吉、

春秋時五行盛衰大抵皆論五姓以統系明也後世卜筮不能斷其系但以地分論之耳

冬吳子使來儆師于齊前年齊請吳師伐魯、齊與魯成、故吳反與魯謀伐齊

吳毒物也譬之蛇蝎觸物卽齧以洩其毒不得于彼卽得于此耳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終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陳眷公先生鑒定
同邑徐孚遠闇公評閱

哀公

十年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郎。郎、齊地齊人弒悼公赴於師。以說吳、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

吳之伐齊未爲得算幸齊有內變耳吳于此時既不可以空反若討齊之亂又未能倉卒卽辦莫若置齊君而去之所謂與人同欲必濟也

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曰將自海入齊爲齊人所敗則已在齊地矣如今之登青萊皆齊地濱海然皆在東北吳豈能濱入至此是當年所謂自海入齊者不知從何處入海也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說者以爲東北通射陽河西北至宋口入淮是吳當年固大修水利矣意卽從淮陽間取道入海則已近齊境乃爲齊所

敗耳校黃池之會越沿海泝淮以絶吳路蓋循海
而逆入于淮也則爲淮陽間取道入海明矣

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于此起兵謂往歲卜利以伐姜故今興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旣不問其國之當伐事之可否而惟决之于卜使敵人知之卽可以卜間也意陽貨有怨于齊其言宋不可伐與卜者之言合是役也殆貨之所爲耶

秋吳子使來復儆師未得志故欲再伐齊

魯以季姬故善于齊今悼公見弑吳人知我情亦欲報齊矣是以來儆師以魯之近力雖不足而可爲主人故合魯也吳之難齊者以道遠也故結魯爲援移遠爲近

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成子期之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季子壽夢少子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盖九十餘

命之救陳而退師是無及于陳也然退師以成伐陳之名觀吳師之退楚加于陳者必不力雖似無及于陳陳實陰受其賜矣夫務德安民則深以夫差之爭霸爲非而終不正言于吳者以夫差之驕也此亦老氏之術也楚之伐陳氏以致吳師也季子講洋而退亦自全季子蓋有先見豈不知吳之將亡耶

十一年春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清齊地濟北盧縣東有清亭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季孫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

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竟內近郊

已則守國而君與二子居其至危此錯所以見誅于盎也冉子知季孫弱故爲此以激之冉子能見機事蓋敵人來伐則三家無不異心魯公欲圖執政則三家無不同心此魯之三家所以弱于外而彊于內也三家之弱三家如此久矣

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言不戰爲不臣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羣室都邑居家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

此豈可以衆寡較勝負耶夫五都之市摩肩擊轂者不謂不衆矣然一夫攘臂大呼靡不鳥獸駭者（不可為不知者道）必死與必生異也豈得謂一都之衆敵齊之兵車必有餘用乎其時大敵臨境而季孫怯于戰故冉子以此言寛之（怯而示之以强此亦有挾可以用衆）（可以自立）

二子之不欲戰也家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曾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于諸侯矣（至此方正言）

非特以雪耻亦自無可推諉也後之賊臣且有挾寇以脅和者摠爲不能戰而不耻耳（前之蔡檜後之仇鸞皆挾寇而自重者）

季孫使從于朝俟於黨氏之溝（朝中地名）武叔呼而問戰焉（即叔孫州仇）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

兵誌曰戰者士卒事也不戰者將帥事也不戰屈人者謀也以戰屈人者力也此君子小人之别也（此言上則有謀下則有勇）

懿子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

本無戰情故五日始出師而遇敵先奔也彼或自量不能豈當强之使將耶宋臣有云將不擇人以官爲序此敗道也

孟孺子洩帥右師（懿子之子武伯彘）顔羽御邴洩爲右（二子孟氏臣）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雖年少能用命）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

七千者私甲也三百者精兵也有勇知方惟我用之益邑有大小爲宰者生聚教訓自成勁旅矣使宰盡若求無事何至于銷兵有事何至于勸募哉（古之才能之士宰一城一邑卽可得其死力此亦非難事也要在平日留意耳）

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南城門也）五日右師從之

穰苴謂臧賈曰將受命則忘其家援枹鼓則忘其身期而後至斬以狗若穰苴爲大將豈能待孺子至五日耶（三子各不相用命故進退自如）

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保守城者）曰事充（繇役）政重（賦稅多）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既言人不能已不敢不）

上不能謀士不能死此未戰而先敗者矣豈知之言之而遂當執其咎歟

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稷曲郊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衆素不信故三刻而後踰之若令之素具則不待三與衆三刻約信如遲言乃踰溝

魏明帝遣張郃領勁兵四十餘萬向劒閣而孔明戰士萬二千更番歸者八千時魏兵臨陳番兵適交亮參佐咸以敵衆强多請留下兵以幷聲勢亮

曰吾聞用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乃勑遣還于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莫不以一當十遂殺張郃蓋必上之舉動信而後士卒亦信上恒患下之不率下恒患上之不信相習以爲然無可如何上雖以赴水火可也

師入齊軍冉求師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曾右師雖奔左師尚未挫也使二陳涉泗而左師奮擊未有不擒者蓋右師之奔以奔爲誘者也李衛公云晋邑之戰建成少却正誘敵之奇若郭淮之在漢中也與此意同也玄德欲渡漢水來攻淮以爲寔引而致之備覺而不敢渡唐薛萬均守幽燕竇建德率衆十萬來至范陽萬均以衆寡不敵不若以計取之乃令弱兵阻水背城爲陣以誘之伏精騎于城側待半涉而擊之建德引兵渡水果爲萬均亦以輕于進所敗然則二陳之涉泗其爲敗道也明矣取敗人後于事執皆非良將幸相當耳

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魯士五人爲伍而欲走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

觀不狃之詞甚憤必其才超出人上而季孫弗能若能用之定爲推鋒之士知故寧死而不樂戰也

徐步而死徐行而死言魯非無壯士但季孫不能使

尉繚子有伍制有束伍蓋伍制者平時各相保也束伍者五人一長臨陣亡長身死家殘若林不狃凡士卒臨陣善走者爲伍法不嚴也若能行束伍之令則伍伍相救無不致死敵伍法立則陣法固矣之伍必不狃爲長也不狃徐步而死與其長欸于戰陳而同伍不救者不當同科但兵敎之令凡伍臨陣若一人有不進死于敵者敎者如犯法者之

罪敎者且與同罪同伍安得不與同死耶
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
後周達奚武與齊王憲爲齊所敗武欲還憲欲待
明更戰武曰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遂全（此言亦有得失當審察而用之）
軍而返齊人不悟而弗追若追之必克也
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
甲首八十不足爲侈但當右師奔迸之餘而左師
桂之小有斬獲使齊人不能成師亦足爲功矣不（獲八十甲首五百人何以不能成師當別有缺文不爾非事實也）

能成師則齊師已亂故冉有請從者三
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二子與孟孺子同乘）
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
凡師之進退在旗鼓我欲戰非我可得而戰也我
不欲戰亦非我可得而不戰也若揚言于衆驅馬（臨戰急時正自不能自爲進退觀大勢耳）
欲奔是誘我師奔北而以身爲鵠矣孟孺子爲右
師帥方陣而奔而其言如此何頽之厚
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
以衞社稷可無殤也
張昭弟子奮年二十造攻城大車爲步騭所薦昭
不願曰汝年尚少何爲委于軍旅乎奮對曰昔汪（子布保家之主故不願子弟習兵年少之師權初耳）
童死難子奇治阿于年不爲少也遂領兵爲將軍
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言能以義勇）
按釋名云矛冒也刃下冒矜也下頭曰鐏鐏入地
也矛長丈八尺曰矟馬上所持言其矟矟便殺也
又曰激矛激集也可以激截敵陳之矟也仇矛頭

有三言可以討仇敵之矛也夷矟夷常也其矟長
丈六尺不言長而曰夷者言其可夷滅敵亦車上
所持也矜矛長九尺者也矜霍也所中霍然中即
破裂也殳矛殳除也長丈二尺而無刃有所撞挃
于車上使殊離也公孫伯珪爲鮮卑所圍伯珪持
矛兩頭施刃馳出刺胡殺傷數十人白孝德善用
矛刺賊將劉龍仙魏書曰議者多言關西兵强習
長矛非精選前鋒則不能當也公謂諸將曰戰在

此言得機要蓋賊之所長我當制之不害也

我非在賊也賊雖用長矛將使不得以刺益矛長兵也使之不得刺者使短兵乘間而入則失長兵之用矣若冉有之用矛身先士卒為能盡長兵之利者也。

之謂也 咸少僻之論長短兵可謂精詳矣

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博嬴齊邑也。二縣皆屬泰山。中軍從王。吳中軍。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三將吳大夫。

楚王常在行間然在行間與謀議而非必為主將也又有楚王與令尹俱在行間操進退之權而諸軍則又以將領督之者以楚君恒習于兵且古之兵精每不易敗故將輕而不至于大患若後世則不然兵恒不能如古而人主又恒不習兵是以人主必重將權將權重而後可以克敵使如楚之進退遙制此大敗之道矣即如吳以四軍出而中軍從王王為親將是夫差固大將也然不數十年而吳之君歿于戎事者二焉豈非親將恒有失歟

後世有人主自將而敗者齊後主晉陽之戰是也有自將而勝者周世宗高平之戰也蓋視人主之能否云 唐莊宗之夾河而爭亦身為大將也然亦恒有失利

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相厲以致死亦勇戰之道但若齊將咸以死自誓則為不祥為妖孽耳。

吳人善戰吳勝齊之將帥憚之故相厲如此

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送葬歌曲。

夫聲之感人甚深用兵家伐鼓叫呼投石超距以作其氣閧絲竹哀怨之聲使人悽愴損銳挫氣則難勝敵也故漢之困楚以四面楚歌而劉越石吹笳冢兗胡人久倦征戍夜聞遂潰

鼓者氣也故詩歌宋調軍士先登者為未解思 豈此正所以致勇若歌引人哀思集矣何以能戰

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約繩也。八尺為尋。吳髮短。欲以繩貫其首。

後魏葛榮向京師眾號百萬爾朱榮以七千人禦之榮喜令其眾辦長繩曰至便取之榮潛軍山谷密勒軍士各齎棒一枚不聽斬級以棒擊之果于陳擒葛榮餘眾悉降一辦繩一齎棒皆變事也

得榮驕而輕敵爾朱榮備而出奇勝敗可決也

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三戰夷儀五氏與今）使問弦多以琴（弦多六年奔齊）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傳言齊人皆知將敗）

總是必死可殺司馬法曰上死不勝以持必死之心乃徒勇之夫必至喪軍辱國也故又曰凡戰之道教約人輕死道約人死正是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各有不同要以死正爲難耳若艾陵之敗（知必死而戰有亦將求勝之心但不知用計以勝之畢恃勇力耳）知其必死孰若不戰爲愈耶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　十一　劍閣齋

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齊上軍敗）國子敗胥門巢（吳上軍亦敗）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公兵從故勞公）

（勝負未殊敵有援者則不能支）

始勝負相當也以王卒助之而勝意王之中軍皆精銳也故以此勝耳若耿弇于張步也步與裨將劉歆合戰弇升王宮環臺觀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橫突步陳于東城下大破之唐太宗征王充也大宗以精騎陣于北邙登後魏宣武陵以觀賊陣乃勒屈突通曰待兵交即放烟我當率馬軍南下兵纔接太宗以騎衝之表裏合勢俘斬七千人此即旁擊背擊之術蓋旁擊背擊皆奇兵也必精兵始能出奇是先以正兵而繼以奇兵者（先正後奇此兵家常事）

將戰吳子呼叔孫（叔孫武孫州仇）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從吳司馬所命）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　十二　劍閣齋

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言天識不善殺國下）

郤至免冑趨風猶敵國之君也況州仇奉甲從君（小國昭武功）敢不拜命耶傳紀之以見子貢應事之敏而歸元寘書以誌其失于驕也（以怒大國非善勝之道）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

越所以制吳者用全力也其內治甚詳然又非討倪不爲功也不然以區區之越賂遺于吳多矣其

國必當內空何以久而益強能得人死力乎蓋越
王夫婦度力自養而不資于國國之積聚止為外
交及內為訓練之費而已所以能報吳也
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夫其
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
冒頓之于東胡也先獻之名馬閼氏東胡復欲得
何奴棄地冒頓曰地者國之本也遂上馬襲破東
胡滅之乃知壤地同而有欲于我此言最可深長

思也宋臣余端禮有言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
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讋其氣敵強者先實後聲以
候其機漢武親征漠南無王庭讋其氣而服之所
謂先聲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修戎
備陽行成以種蠡陰結援于齊晉教習之士益精
而獻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伯者何其機而國
之所謂先實而後聲也（此見事之言何可以無聽）
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

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
子胥之言曰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攻
而勝之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越國我攻而勝（晉王克用才力十倍于朱溫而後）
之我能居其地我能乘其舟利不可失也以勝齊（反不振者以徇兵于外不能自拓其地故雖勝不）
以驕之越所甚願也雖勝齊有利尚當計較于舍（為功也夫益才力亦大以務遠忽近而為人所圖）
越之有害況實無所用耶
使于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
之屬鏤以死（艾陵役也屬鏤劍名）

言不空伐齊而復遣使于齊托其子焉是授讒人（吳將有內憂伍胥固不憂其死以）
以間矣此則子胥之疏也（延禍為幸矣）
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
矣盈必毀天之道也（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極也為十三年越伐吳）
墓檟可材猶以為遠也句踐冬抱冰而夏握火朝（自此以後十有三年吳人尚無圖越之心乎曰雖欲圖越越已內困不可為矣）
不及夕其何能待乎
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善有備）
觀吳伐我而為城下之盟及冉有請從而季孫弗

許乃知季孫最怯也魯國素弱自此日趨于弱矣（吳人方強齊將有內變魯若修除而結援于外齊其如魯何）故有其言甚善而言者之人則非者如修衛之言非不善也在季孫言之則不得掩其懦劣矣

冬衛大叔疾出奔宋（疾即齊也）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以奪妻奪軒二事爲恥）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於是自衛反魯樂正）

孔子不言兵楚子西輩忌之猶若一敵國若使用孔子孔子爲東周豈不能爲太公伊尹之事者哉（非但爲外國所忌定恐見疑于三家耳）故或言或不言皆有深意也

十二年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于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毋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必弃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

不往亦未爲失衛即不往吳滿而將覆亦不能害吳矣但不往則示之弱須子貢子產之流相之而往雖往自無傷也（會爲猶不會爲弱秦趙之事亦如此也）

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十端爲束）語及衛故大宰嚭曰衛君之來也緩

太宰好利固非束錦不能成功杜征南遺洛中貴（貨賂之功賢于辯說之力）游曰求其不爲我害而已此豈可爲後世口實耶

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于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此爲能言）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說乃歸衛侯

其衆或欲或否乃衛實事借實事爲詞自然易入
深得情事雖知爲衛言然太宰已心解矣
以太宰亦能言之流也與能言者言依于辨不然
則其説易窮乃子貢之言辨而實太宰不能不聽
也但竟歸衛君亦未爲得策當以衛君之命執其
此策狠甚然太宰已受賂矣無怨于衛自不須此
初議不來者而乃歸衛君是足以難衛矣

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
執焉而又説其言從之固矣
益禍福之徵見于神志也
若煬帝幸江南也識者于曲調而知其不復返矣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
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
人爲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
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

前雍丘之役鄭有事于宋宋圍鄭師今嵒之役宋
有事于鄭鄭圍宋師宋圍鄭取鄭師于雍丘鄭圍
此無他地形險一不便其將又不能
宋取宋師于嵒兩役皆有救兵皆爲所敗皆獲大
可出奇故耳
夫以歸兵事未有前後彼此相當如此者

十三年 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
賞魋也逃歸

魋之怯也如是何以能爲亂乎韋孝寬得高歡賞
格題其背曰若得高歡一依此賞可謂措詞簡捷

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爲虛成讙郜延皆宋大夫

吳子曰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
從東敗師既敗則所失者往
益向巢伐鄭取錫乘勝圍嵒巳師久兵疲又向魋
往自潰衆心不固矣
逃歸無及于救是以遺鄭禽也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黄池六月丙子越
子伐吳爲二隧隧道也疇無餘謳陽自南方二子越大夫先
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于姚自泓上觀
之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越地今東陽大末縣曰吾父之旗也彌庸父爲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旌旗

裴子野法有揚奇備伏四軍皆逐便而居大約揚
以設疑奇以續戰備以補缺伏以設覆不越乎奇
伏二法然伏者潛用之也揚者顯用之也若彌庸

見旗以誘吳人為并有智者不法忌也

之見旗乃用揚法也范蠡曰先則用陽後則用陰先動則顯用之後動則陰用之彌庸之見旗先動也是范大夫之智也

不可以見讐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

凡事不專以成敗論故當其勝或本出于敗道常其敗或偶出于不幸若彌庸之見旗而奮使其幸勝人必嘉其勇敢以是為鼓勇能斷矣使推求越人見旗之意明以此誘致我而欲我輕于一戰也

越人之見旗以誘吳既以誘吳并二子而敵之吳耳非二子之無勇也

孫子曰兵怒而相迎宜審察之蘇氏曰覘敵有無故之形必謹察之弗動也

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

越之於吳也驕之而已故不以范蠡文種為將而命疇無餘謳陽以先之又見姑蔑之旗以激誘之皆以餌吳而詐之也吳始戰而勝則吳之備益疎

先敗後勝用兵之奇欲鬪人

之國與決勝一時者自不同耳

志益懈越可以得志焉此見弱于吳道固應[illegible]之

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于姚

地守故不獲

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

若吳太子友及北地王皆有足憐者使吳太子自度不能勝越死守以待吳師之旋越豈遂能得志哉然重兵在外民力已竭舉國危疑毋論戰勝為難即堅守實不易也

夫差素驕越兵至而太子不戰難能堅守不見子胥之謀矣故太子之敗也亦數也

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于幕下

吳即不為黃池之會越遂終不入吳耶但乘重兵出外襲其巢穴傾其根本使之遠鬪所謂乘虛也

乘虛襲入其巢有其功

淮南子曰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鬪虛則走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北與齊戰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三千人擒之于隧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也故勝兵非常實也敗兵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不能者虛

高帝之用兵雖文終越王之用大夫種范蠡治國也故可以勝可以敗須王夫差終于子胥而不治國故勝而無實敗則不復支也

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

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晉大夫）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二臣鞅與寅）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

按國語黃池之會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絕還路之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姑熊夷、吳郊也、）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江、吳江也、）以襲吳入

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王舟）吳晉爭長未成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服、兵也、擐、貫也、）係馬舌出火竈（縛馬舌、恐有聲也、出火于竈外以自燭、）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百行（以百人通爲一行、百行爲萬人、謂之方陳、）行頭皆官師擁鐸拱稽（下言十行一嬖大夫、此一行宜爲士、周禮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擁、抱也、拱、執也、抱鐸者、亦恐有聲也、稽、計兵名稽也、周禮、聽師田以簡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肥胡、幡也、文犀之渠、謂楯也、）十行一嬖大夫（十行千人、嬖下大夫也、）建旌提鼓（析羽爲旌、）挾經秉枹（在腋曰挾、經、兵書也、秉、執也、）十旌一將軍（十旌、萬人也、將軍命卿也、）載常建鼓挾經秉枹（日月爲常、鼓、晉鼓也、建、謂爲之楹而樹之、）爲萬人以爲方陳（百行故曰萬人、正曰方也、）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交龍爲旂、矰、矢名、荼、茅秀也、）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熊虎爲旗、此王所帥中軍、）左軍亦如之（亦如中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之屬）皆赤常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鳥隼爲旟、尚赤、左陽也、丹、彤也、朱羽染爲朱也、）右軍亦如之皆玄常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黑、漆甲也、尚黑、右陰也、）爲帶甲三百（帶甲、衿鎧）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

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丁寧錞于振鐸（丁寧謂鉦也、唐尚書云、錞于鐲非也、錞于與鐲各異物、軍行鳴之、與鼓相應也、）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釦以振旅（譁釦、讙呼也、）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周、繞也、飭、治也、）乃令董褐請事（董褐、晉大夫、）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

斯時吳王刎七人于帳下同盟之人已知越入吳矣但未卜勝敗耳于墨而揣其國勝也

吳申叔儀乞糧于公孫有山氏，曰：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魯大夫。佩玉繠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繠然，服飾備也。已獨無以繫佩，言吳王不恤下。一盛，一器也。睨，視也。褐，寒賤之人，言但得視，不得飲。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軍中不得出糧，故爲私隱。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

分肉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以分者漸廣，人樂爲用也。夫不恤士卒，則罰不行，有諭諭失衆之患矣。夫越之謀吳也，怒蛙且軾之，十年不收于國民，吳越不相當，此足爲驗。無長幼，雖湯火不避也。吳豈能禦哉。按武經總要云：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況深入敵境，飛輓不通，襲師及寇，益資擬備。雖云因糧于敵，亦虞清野以待。舊法人持乾糧三㪷，可用數旬。若班師在道，去境猶遠，儲貯乏絕，即須揀擇羸瘦牛馬，應卒以充軍食，庶全人力，不至爲賊困逼。謂入中國久而無糧，則多殺馬以食。若近代邊兵遠行，則有糜餅、皺飦、麨袋、雜餅之類。糜餅用糜末作麪，投沸湯和爲餅，厚一分，候次切作棊子，曝乾收貯，如在營砦內，以湯沃而食之。路行及戰陣中乾食之，味美不渴，愈于雜餅。皺飯麨並製如常法，惟曝極乾，令可持久。

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宋不會黃池故。太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終伍員之言。

國已勝而猶欲伐宋者，此非誠言也。吳王故爲誇大之言，以示武于下，吳之歸國道遠，若不示武，敵國將乘之，故伐宋。而太宰時解其意，陽順之，以爲必可勝，但弗能居耳。之言蓋數也。使夫差平越之後，日夕備越，變易其所爲，五年之間，猶可以救亡，乃吳日淪于亡而不悟者。越以平愚吳也，猶金之以欵愚宋也。始而敵國外患，上下交憂之，繼而敵量其力未能得志，則愚我以欵，而我乃曰此易與也，不過志在子女玉帛耳，繫上君子所見，蓋爲令我吾懈，不能勝之。無論忘其所以備，亦并忘其所以憂。所以懼矣。夫憂與懼，雖無實，猶在我未懈而在彼，得之有惕然不安于其中也。謂所爲此言者。若并忘其憂懼，而有狎之之心，則習而與之相化，害寧可勝言哉。

十四年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闞止子我也）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成子陳常心不安故數顧之）諸御鞅言於公（鞅齊大夫）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夕視事）陳逆殺人逢之（陳逆子行陳氏宗也）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使詐病固內潘沐并得內酒肉潘米汁可以沐頭）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

簡公之任子我也正以間陳氏也豈不知陳闞之不可並邪但以陳氏之執政久矣一時不能驟去也（二者不可並又不可去眞無奈何）若畏陳氏而先去子我則又不成爲君矣君弱執政强後世多有此事深患之未能出其理也直當追咎先君之失柄耳（先人失之後人不能救之矣此千古之大戒也）

初陳豹欲爲子我臣（豹陳氏族）使公孫言已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

凡反覆多詐者其人必難制不自度而云能制之者（常有以處之不常使之移我情）後每不能制也

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

陳豹之爲人子我亦知之而欲用之者正以圖陳氏也其爲人貪詐子我以爲可以利誘之故告以將逐陳氏而使代之也然豹豈心爲陳氏者哉必逆料陳氏未可動故反以子我之謀告陳氏耳（此二者皆以机智相御也然憚得勢者能執机勢在陳氏子我雖用机適見殺耳）

子行曰（即陳逆）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子行又隱于陳氏今又隱于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凡八人二人共一乘）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成子入反閉門不納子我）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

子我一日未死則成子一日未弒君也恐子我得以爲名也公怒之是速其疾矣（子我之成敗即齊君之安危君臣并命可歎也夫）

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

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
誰非陳宗（言陳氏宗族衆多）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
凡賊臣欲舉大事。必子行輩爲鋒刃也。猶司馬氏（弑君之事、雖在權臣、雖以顯然、令其子故須。）
之有賈充。蕭齊之有王敬則也（此輩成就之。從古一轍耳。）
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屬、會也。闈、宮中小門。大門、公門也。）皆不勝。
乃出。陳氏追之。失道于弇中。適豐丘。（弇中、狹路。豐丘、陳氏邑。）豐
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郭關、齊關名。）
陳氏宅根深矣。非特陳宗爲之用也。其民知有陳

（李訓誅宦官、與帝有成言矣、及其壞事、宦者）
而不知有君。亦已久矣。夫闞子所倚者君也。身已
（狼狽輿帝而入、訓持之不得、故敗、假使訓得奉）
在宮門之外。則內外之事。皆陳氏專之。所以攻則
（帝在宮中、事成敗未可知、子我身在宮外、何所恃）
必敗亡則必獲也。蒞既失勢。又失名。人不與我也
成子將殺大陸子方。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于
道。及耏。衆知而東之。（知其矯命、奪車逐使東、）出雍門。（齊城門也。）陳豹
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言陳逆爲
我請免罪、陳豹以車送我出奔、是我有私于陳氏、）事子我而有私于其讐。何
以見魯衛之士。

雖有仇者。我亦施之。此則陳氏之善施也（陳氏之施、不使子我有死黨之臣也）
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
之言。不及此。
高貴鄉公之于司馬昭也。率兵討昭。然終爲昭所
害也。子我有寵。成子以翦之。豈能行鞅之言哉（早從鞅之言、皆將欲乘關殺成子耶、然陳氏族大黨多、雖殺之、如魏殺亦未能也）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
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宗廟所在）
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

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皇野、司馬子仲、）
救司馬子仲曰。不得左師不可。（左師、向魋兄向巢也。）請以君命
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
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迹人、主迹禽獸者、）
有介麇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
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
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既得左師、則魋無能爲矣。）
聞鐘而入。乘車逆巢。以田爲詞。亦不皇遽。故能從

咎而免于難若當危迫而舉動舛錯者恒必及也
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瑞符節以發兵）以命其徒攻桓氏向魋遂入于曹以叛

此王茂弘所謂不意亂臣賊子近出臣族也然敦舉兵內向（敦仲初起兵茂弘不以為非也及其末年再娶妻知其無成不得不並辭決絕作門戶計矣）敦始寢疾便率子弟發喪導之遵養時晦誠有功于晉也向巢為左師若與魋合便不可制司馬子仲欲先得左師乃扼要之算觀左師見

公拜不能起及繼而求質必平日已知向魋之情（見惡察情自不能匿既已知之又善包含左師務最利害自不敢速變矣）特不得不為宋公驅馳耳左師雖桓黨然亦中人見公待之以誠便不敢決然去而為逆

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克恐公怒）不能亦入于曹取質（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劫曹人子弟而質之欲以自固）

公之劫左師是去向魋一援矣魋不能獨存是以叛去此為得中策今又使左師伐向魋則失策矣左師無功而懼或連魋而入則如何當是時宜執左師以為質而使別將攻魋其可也

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牛桓魋弟也珪守邑符信）向魋出于衛地公文氏攻之（公文氏衛大夫）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

而適吳

同惡相恤同情相成也桓魋之逆而成子使為次卿不弒簡公不止矣

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齋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

宋儒疑此二語為傅會孔氏者謂孔子勝齊餘事

也豈計衆寡哉此則迂濶之論也夫魯之討齊也必以兵魯爲齊弱久矣必以齊衆難敵也不則曰陳氏得民心難敵也不知陳氏雖得民然與之者恒半不與之者恒半也以魯之全制齊之半豈不足勝齊乎雖孔子之勝齊不必以衆而欲塞魯國之口破魯君之迷非明魯之衆不可也安所見而謂孔子必不爲此言邪

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焉吾以從大夫之

後也故不敢不言

哀公蓋不得已以孔子懼季孫使季孫知大義不可泯滅天下之人猶有請之者則季孫不敢加害焉爾何必作春秋乃使亂臣賊子懼耶

初孟孺子洩將圉馬于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焉

按周制畿方千里提封百萬出戎馬四萬匹然周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豈田與駑俱號之戎馬而惟掌質馬者平量其材質高下歟不然則出戎馬四萬匹民力已竭豈容復出田馬駑馬歟蓋馬不牧于官即牧于民但牧于民必爲民害不若牧于官者官得其人可收騏驥之用也觀孟氏以成之病不圉馬而其宰僅得罪不受圉馬則知周之官民通牧當年已重苦之矣

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

圉馬則逆命欲襲成則從人不得入以此爲宰何（成宰固能者惜孟孫不善馭）

事不辦

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納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懼不歸（不敢歸成也）

凡叛逆之臣不當激之爲亂故陸贄李德裕奉勅處分藩鎮事體多曲中事情使之寛然有餘不迫之走險也

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

成在魯北門爲魯之蔽若叛入于齊則齊挾成以

制魯魯之形勢已爲齊所據矣夫成所以不墮者
成之叛孟氏實之叛季氏皆處用其私邑而人
孟氏倚以爲固也今即爲患于孟氏始知人臣不
不僭也二子者蓋有自危之道焉
忠於公家其深謀曲計徒足自害而已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
及良而卒良吳地將以尸入吳子使太宰嚭勞且辭上
介芋尹蓋對上介正使也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
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今
天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

草莽也吳人內之
此等事不經見當以意創禮者也禮記曾子問一篇皆創禮也必欲內之亦屬
不近情若夫掛劍于墓樹復命于行頭此則丈夫此無關於義然
意氣之感人有不能忘者矣有俠上之風亦可謂不辱國矣

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
斧斤既斵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
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何必惡焉仲由事孔子故爲魯言
子玉曰然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弟即成子也

陳氏之欲有齊夫人而知之矣既欲擅國不當挑
季路以信聞于諸侯一言而邾魯已平所
釁于鄰此亦陳氏之情也子路爲魯言魯而已固
得大矣然廷儒之所知也
不計及齊之順逆也

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
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
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
焉用之成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成即成宰公孫宿魯公孫故曰周公孫

凡亂臣雖利不可得而恒便于爲不義者以得利
之日多失利之日少也然成之附齊乃孟氏致之
去國復歸者多矣何必成子
其去也既非本心與陽貨行事定有別
非其本心也當爲好語以爲他日反正之地

陳成子館客曰寡君願事君如事衛君子服景伯揖
子贛而進之對曰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
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
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
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
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禚媚杏嬴皆齊邑

子貢弁公孫宿招之而宿終以兵甲入于嬴子貢即善詞說不能為之招也孺子怒其違命鞭其僕（人本不欲叛而激之使叛從古如此者多矣君）不已必欲以兵襲之是孟氏之加于宿者無已也（使宿懷畏季懷尤之叛是也其君術低自貴以招之）故入于嬴以逃死驅有用之才而迫之使叛君子（猶可全也）重為魯惜矣。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文子也蒯聵姊孔伯姬）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于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吾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死罪三）與之盟為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為婦人服）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介被甲輿豭欲以盟）迫孔悝於廁彊盟之（孔氏專政故劫孔悝）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召獲不欲戰）馬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

召獲處事最適宜斯時豈不能戰哉不可以戰也

世固有庸人而所為乃偶合于道過于賢人君子（不但新君衛亦善君故曰知道）所為者若召獲之于季路是矣

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政不及己）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言輒已出）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言則然矣救患之道奈何）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言己必繼孔悝為難攻大子）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二子蒯聵黨敵當也）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于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比褚師聲子為明年瞞成奔）

夫子不為衛輒子路豈不知之且孔（此言甚分明）伯姬始謀孔悝亦已就盟非孔氏之難也夫以父逐子而燔臺

以攻之豈眞欲稱兵誅蒯聵乎亦無食其子之祿而殺其父之理也故太子立孔悝不及于難安之（季路之死于孔氏已有非詞矣上）可也太子立孔悝及于難逃之可也（以死抗朝廷之亂難不愧乎心然未合乎道）夫子羔之來也聖人不以爲病則子羔之不死固未嘗得罪于聖門矣

左氏兵法測要卷二十

陳眉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闇公評閱

哀公

十六年　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平陽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祏藏主石函）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于公（升爲大夫）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子伯季子殺載祏者）許公爲反祏（孔悝怪載祏者久不來使公爲反逆之）遇之（遇伯子於道）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爲許爲射之殪或以其車從得祏於橐中孔悝出奔宋

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而使其射先發此亦信心之論也（兼敘此一事以明衛侯之薄德）

衛侯因良夫及伯姬入既入而逐伯姬已又殺良夫（亦不應復渾良夫伯姬專能擧發之事）此其殘忍愈于晉惠公遠矣宜其及也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于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于子木請行而期焉（請行襲鄭之期）子木（子木即建也）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

此以前事將殺白公勝故追言之（假使子木不死白公之禍其可以解乎）

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葉公子高沈諸梁也）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境使衛藩焉（使爲藩屏）葉公曰吾聞勝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子必悔之弗從

世間自有凶人恒不可近亦終不爲人用者以其才可惜而其性詭譎其志迂妄恒必爲亂也白公父子無罪于楚而出亡此于義固當召之者然其怨未洩若欲報怨焉無極之黨已盡非于乾政是取而誰取之乎此亦當慮也

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未得節制）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

註謂比子西于鄭人言復讐不遠在鄭而近在子西子謂勝雖有怒子西之心然其所謂鄭人在此讐不遠者乃以鄭就盟近在肘腋之間謂可以得志耳厲劍之對特見子平意氣相激遂不擇音也

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子期公子結）

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

白公勝以勇氣鬪然來至愚率若此益好事者之言也賈生云白公之爲亂也匕首以衡讐人之胸爲發憤快志耳非爲取國伐主也豈知白公者哉

楚國第（次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言我必殺之若得自死我乃不復成人）

子西于白公無怨何爲必欲殺之此非事實也蓋

白公自以其父不得立。欲爲闔廬之事。故殺執政刼王耳。子西之言。楚國用人以第。次將及白公。亦非也。（楚國用白公子西與其人對又與伍奢有讎而使不得犯此亦）白公自是廢族。置之邊境。已爲足矣。肯授之政乎。（有謀慮者内任國縣稍白公且有叛嫌難以委寄矣）若果有執政之望。則亦隱忍以待執政而後圖之矣。必不先事而發也。

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勇士也）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

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

石乞宜僚皆勇于義者。白公好死士。故死士咸爲之用。（宜僚不從白公亦知事必不成欲其慎密之耶不然成則）宜僚非力士也。卽其不爲利誘。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爲事諸敗則爲石乞士爲知其死亦其辭也）雖千萬人足當之。奚止五百人哉。

吳人伐愼。（卑與吳戰也先與吳人有讎耳）白公敗之。（愼，汝陰縣也）請以戰備獻。（與吳戰所得鎧仗兵器）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刼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

以戰備獻。必是卑詞厚貌。故二子不復慮耳。東晉初。石勒僞推奉王浚。浚不疑勒。勒輕騎襲幽州。或請引軍拒勒。浚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浚設饗。勒令甲士執浚。數其罪誅之。夫石勒亦一佳虜。其智豈王浚所能料哉。但子西亦有智者。子西不能（以其本逆料之圖）料白公。亦緣將死而神昧也。（入鄰度無他慮故不設備）

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

白公實欲擧大事。此非誠言也。蓋以外援未盡。恐事不成。（刼之足以濟遠近之心殺之反兵者多矣此正事機不可以失）刼王以爲質。不欲速害之耳。若楚之立義帝也。與楚何損。而必欲弒之。以歸直于楚耶。弒王不祥。楚之所以失。漢之所以得乎。

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

呂氏春秋曰。白公得荆。不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不能分人則焚之。白公又不能。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衆。攻十有九日而白公死。（白公好勇能得士心必勿嗇也斯言也因焚庫無聚之節）

白公之裔可謂至愚矣

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譬物偏重則離敗）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

觀方城之外皆曰可入則知其民可用葢亂人恒不能久須少避其鋒而徐圖之不然非特于事無濟亦以甚其禍也或謂國之安危僅在晷刻而以是區區決進退者殆未足以與于進退者乎

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平王子子閭王者五辭）子閭不可遂刼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楚別府）

白公既得惠王則當以王令于國中而身爲令尹以輔之俟國人少安而後攻圖可乎今乃欲彊立子閭而廢惠王假使子閭許之國人不附一匹夫耳何以能爲

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穴高府之宮而負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昭夫人越女）

石乞尹門而公陽穴宮負王則已失王而乞不得知矣勝挾王爲重自不可敵若失王而使葉公得輔之則已失勢矣

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

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于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

葉公平日得民民自不敢加害當旌之以徇于國使人心鎮定

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

劉寅曰。兵有制勝于朝廷者、如晏子破范昭之謀而晋不敢加兵于齊是也。有制勝于原野者、如韓信破趙取齊、皆以野戰而勝是也。有制勝于市井者。葉公入楚遇箴尹固與國人攻白公而敗是也。葢箴尹固始未嘗不持兩端、見白公已失、惠王葉公自足倚仗、故反于正耳。

其徒微之。（匿其尸）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

語奕朗有氣、白公能宥宜僚、葉公不能宥石乞、乞固以得死爲快哉。

王孫燕奔頯黄氏。（燕、勝弟。頯黄、呉地）沈諸梁兼二事。（沈諸梁即葉公。子高、二事、令尹、司馬）國寧。乃使寧爲令尹、（子西之子子國）使寛爲司馬、而老于葉。

子西一念猶豫。而身死國亂、幾亡社稷、遂使葉公爲先幾之哲。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誠可畏矣。

十七（年）三月越子伐呉。呉子禦之笠澤。

按國語云、呉王夫差還自黄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乃倡謀曰、呉民既罷、而大荒薦饑、市無赤米、其民必移就蒲蠃於東海之濱。（蒲、深蒲也。蠃、蚌蛤之屬）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悛。夫呉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呉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不待遠兵）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中國、國都也）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言呉邊鄙雖來、將不能會）吾用禦兒臨之。（禦兒、今嘉興。言呉邊兵若至、吾以禦兒之民臨敵之）呉王若慍而又戰、奔遂可出。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呉。乃召五大夫曰。戰奚可。大夫舌庸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通也）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嚴也）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辨。（物、旌旗物色徽織之屬。辨、別也）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備、守禦之備。巧、密不可攻入也）大夫皐如進對

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不審則衆疑也、）王乃命有司大令于國曰。苟任戎者。皆造于國門之外。王乃命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謂有善計策、及職事所當陳白者、）告孤不審。將爲戮不利。過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屛而立。夫人向屛。王曰。自今日以後。内政無出。外政無入。内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屛。乃闔左闔。塡之以土。去笄。側席而坐。

不埽。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檐謂之樀、樀門戸檐陽也、）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内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内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闔。塡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王乃之壇列。（講列士衆、誓告之處、）鼓而行之。至於軍。斬有罪者以狥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狥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狥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狥于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于溝壑。子爲我禮已重矣。子歸歿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狥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狥于軍曰。有眩瞀

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瞀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狥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龢。（上下皆龢也、）斬有罪者以狥曰。莫如此志行不果。（大意在此）于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狥于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越（江淞江、去吳五十里、當知此河爲淞江也、）

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私卒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也）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須後命也）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于沒。（沒地名也）又郊敗之（郊郭外也）三戰三北乃至於吳、越師遂入吳國。

（左右軍先涉鳴鼓者形也中軍銜枚潛涉者情也兵亦當分軍以待左右軍而中軍不動則勝負之數未可知也）

（笠澤也沒也郊也、）

夾水而陳。

越初伐吳敗于五湖此越望而驚心者也況主客勞逸不同不爲奇以勝之則事又將未可知矣

越子爲左右句卒（句卒、鉤伍相著、別爲左右也、）

此爲形以詐吳也孫子所謂形之敵必從之也假使日中不以此詐吳卽乘夜鼓譟亦未必信惟見越爲左右句卒則信而分兵以禦我矣。故當越爲左右句卒卽不能預料其必以中軍潛涉而亦當料其有謀若後齊魏夾淮而軍長史傳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于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爲二部又以瓢貯火容遣人于深處置之是夜齊將果引兵斫水營齊將丕趣淮水火既競起不知從溺死無筭此非用奇計者勝耶。

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

形爲詭形聲爲詭聲也用兵不識虛實則所備者多所與戰者自寡故左右鼓譟虛也中軍潛涉實也。淮南子云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錙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億萬不足。

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吳分禦左右則中軍虛潛涉以衝其虛而三軍俱鼓吳益不測衆寡我專爲一敵分爲三使彼惑亂

而無所措不待戰而自敗也國語爲中軍潛涉不
鼓不譟而左氏乃爲當呉中軍而鼓之蓋以奇擊
正以實擊虛孫子所謂衝虛則進而不可禦是鼓
之亦已破之矣卽不鼓不譟亦已破之矣故淮南
子兵訓曰因其勞倦恐懼窘步乘之以選卒擊之
以宵夜此善因時應變者也涉水多弓隘則用弩
晝則多旌夜則多火晦冥多鼓此善爲施設者也
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

太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衛侯
辭以難太子又使椓之
趙孟豈畏晉君者意趙孟別有爲欲搆釁于衛知
其不能遠出衛境故要之而太子遂使人行讒耳
夏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
古者兩國交兵使在其間卽執得其使自當雍容
成禮豈必斬使焚書戮其行人哉若所謂腹心之
人其所取計者而我戮之此又當別論也然腹心
之人在中權主謀議豈使之在外耶
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
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
齊戰乃還
晉與齊戰則衛圍自解而簡子不與齊戰者乃欒
書不遷戮之意也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
取麥者因粮于陳而但以取麥爲名則陳人不深

忌之大凡國之愚人甚多以爲楚志甚小極楚之
志不過盡取陳麥而止且幾倖其未必然者又比
比也卽盡人而告之夫豈能信哉
楚子問帥于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
車與左史老皆楚大夫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
向伐陳有功則誠可用所謂曉上流利害無如卿
也兵法曰過則從
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右領左史皆楚賤官子穀曰

覿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群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開封畛北至汝水。）唯其任也。何賤之有。

春秋時恒論率之貴賤。要以不極其位而以功漸進之。則賤者之自奮固百倍于貴極寵溢者矣。所謂榮人于辱者必盡節以雪恥也。

子高曰。天命不謟。令尹有憾于陳。（子西伐吳。陳使貞子弔吳。以此為恨。）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舍右領與左史。）臣

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

若無其令德。則天下賤者多矣。寧可勝用耶。此語固令人長價。若吳越王鏐遊府園。見園卒陸仁章。樹藝有智而志之。後果得其用。故古之用人或取之吏胥。或取之卒伍。或取之盜賊。豈得病其賤耶。

王卜之。武城尹吉。（武城尹子西子公孫朝。）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

曹公欲取徐州。荀彧以為嘗分討陳宮。使虜不得西顧。乘間收熟麥以資一舉。則呂布不足破。宜亦與孔明相持爭上芟之麥。因卷甲兼道赴之。是因糧之功大矣。特楚之于陳。投食于麥。非深根之寇。若師老食盡。我能善守。則楚當自退。何以圍陳而遽滅之也。宋武帝討慕容超。超將欲芟除粟苗。使敵無所資。超以青苗布野。不能卒芟。猶豫不決。遂至敗滅。觀左氏于一事兩記取陳麥。誠重之矣。然陳之立國久。楚加兵而遂至破滅。是陳一無足恃之國也。豈能行清野之策哉。

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枚卜不斥言所卜以令龜。子良惠王弟。）沈尹朱曰吉。過于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將為王也。）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尹。（子國寧也。）

將相大器。古人皆決之卜。亦明其有神靈也。

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

趙鞅得復晉國蒯聵實助之而簡子乃欲起師伐衛其入城而中止者亦畏見莊公耳外以樹德于衛而內以邀功于晉也

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己氏

蒯聵之亡也以使匠久而衛輒亦以使三匠久遂及于禍前車既覆後者復不能戒豈天奪其鑑歟（莊公非令德之主固當失之而失之于後）

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起靈公子後為石圃所逐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

衛侯之死死于翦戎也衛馭戎失所以馭之之道故足以為禍

十八年巴人伐楚圍鄾（鄾楚邑）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子國未為令尹時卜為右司馬得吉兆如其志觀瞻楚開卜大夫）故命之（命以為右司馬）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寧子國也）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寢尹以背受戈工尹執燧象奔吳師）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薳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於析

觀薳固帥師而已知其克矣何以知之于其使能而卜之也

君子曰惠王知志（知用其意）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不疑故不卜）

楚于巴至小也乃量能而使不忘前勞其于卜也先斷意後用龜此善于卜者也不然決疑者徒以益疑何以禁一衆志乎

十九年 春越人侵楚以誤呉也

傳 紀越侵楚而卽繼以誤呉者所以破後世之惑也故曰左氏爲兵法之祖也蓋呉之上下已不知有越而越之精神志氣全聚于呉其所以侵楚者將欲用其師故小試之于楚如鳥之習飛必幾振羽而後乘長風也（欲動衆興事不可卒合則敵得而備之矣將伐呉而宣言伐楚以試兵人不備也以爲楚越連兵不可卒解而不知非共惰也）呉之人驕者半惰者半驕者以越切于積威必畏懼呉之不暇而惰者見其用兵于楚又私幸一日之安不知越之日伺隙而發也

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冥越地）

越志不在楚以楚不容揣越情故追越師要以揚兵于楚（越本無意于楚故入之輕去之速）追之不能及則越兵爲可用矣自非精兵恒不能徤疾度非數年不能成練銳之功也夫金至利也猶必數鍊而後精況兵固利鈍參半者哉

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

從越之夷三種故云三夷時越雖未滅呉而越之（越之之圖呉也大抵在于外交所動夷種亦外交之一端耳）新政已足令諸夷厭心故夷人從越者衆楚伐之而就盟乃是不得已耳

二十年 呉公子慶忌驟諫呉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艾呉邑）遂適楚聞越將伐呉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呉人殺之

慶忌所處固爲不幸矣既不能與宗國同盡而又不忍于坐視也是勢之無可如何者也（前既偕君之令獨不敢共用觀慶忌見不幸于偕慶也）楚與呉世讐也驟諫不聽而適于楚則無怨懟之心而有其跡呉君心忌之矣此何得復歸歸何得（不忠者何人共諂宰嚭輩耶彼方內得于君而乘我之疎自全且難況欲舉事乎）

復行非常之事哉讒人卽橫加以勾楚之名而誅之自不得辭也且以亡公子歸而欲行誅戮以平兩國豈不難哉是速其死也慶忌果有宗國之憂（因不忘而國之爲力差易而）當俟越入呉後乞師他國以爲與復之地其可乎（假揣殊亡國已亡而後復之爲力甚難而無牽制之憂卽或不成猶可延嗣也）

十一月越圍呉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呉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呉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

秦穆所謂同盟滅既不能救敢不懼乎是時趙孟吳越云者吳主也吳主之忍所有霸天下之心也亦有霸天下之心憚越之彊也非憂吳也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

若越之君臣生聚教訓必當時列國得聞而畏之特吳不自為計耳不然趙孟有憂天下之心豈不能出一旅之師進為聲援而僅為此無益之策哉吳越所以中國之利特恐吳人不支遣使偵之慶其被急以為聲也

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楚有讎於吳吳敗吳滅惟楚能救之而楚必不救也惟晉當救之而晉不能救也以晉與吳地既遼遠而晉強于內不能強于外也諸卿徒欲分晉室耳遑暇問吳哉越所以安然得霸天下者乎

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以自喻所問不急史黯何以得為君子晉史黯云不及四十年吳當亡王感問此也對曰黯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吳後二年始亡此二年中竟無自全之勢乎甚夫差之項王不肯復渡江東者正畏其生憂求死不得不如速死也句踐生憂久矣貴賤苦樂更迭為之豈有往而不復者耶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

時越方有事于吳尚未滅吳也何暇聘問四出哉此則文種之能也范大夫與越王同在行間而文種守國于列國行人往來不失禮焉亦所以止列國之兵也不然用師淹久圍吳三年而未即下王客相持日久變生此亦危道也安知不有效倚庭之泣歌無衣之章者乎又安知不有乘兩國之敝而收漁人之功者乎以是知越謀慮之密而文種

之才當不在少伯下也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越自二十年圍吳，至是滅之）

孫子曰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智者不能善其後張預曰兵已疲矣力已困（越之圍吳久而滅之燕之下齊久而自潰敵之有人無人故也）矣財已匱矣隣國因其疲弊起兵以襲之則縱有智能之人亦不能防患也夫子胥死而孫武去所謂智謀不能善後者殆孫子自謂也

請使吳王居甬東。（甬東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十　[illegible]　劍閒齋

按國語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法地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人事不起弗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王若行之將妨于國家王弗聽與師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于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定傾者與人王曰與人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

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吳人許諾王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宦為臣隸也）三年而吳人遣之歸反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范蠡對曰節事者與地惟地能包萬物以為一其事不失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民衆殷無曠其衆以為亂梯（梯階）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撫民保教以須之王曰不穀之國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十　[illegible]　劍閒齋

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三時之務勸事樂業也）不亂民功不逆天時五穀稑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陰陽謂剛柔晦明三光虧猶用兵利鈍之常數也）柔而不屈彊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為常（德有所懷柔及爵賞也虐有所斬伐及黜奪也）死生因天地之刑（殺生必因天地四時之刑推亡固存亦是也）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于外福生於內用

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爲之（治國也）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那於也）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子胥以越爲秦吳信如此）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言是其參吳也）王曰諾又一年（魯哀十年）王召范蠡而問謀吳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范子明於術數故知之）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謀吳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

曰道固然乎亡其欺不穀耶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誠人之國知其難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子胥有言自謀人之心而使人知之殆也故爲此謀使人忘之）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示無復之之志也）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至於玄月（爾雅曰九月爲玄謂魯哀十六年九月至十七年三月越伐吳也）王召范蠡而問焉曰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所術始如處女後如脫兔）蹶而趨之唯恐不及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乘利因守客利疾夫今反用之此亦數也）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嬴縮以爲常四時以爲紀（以爲常隨其嬴縮紀猶法也四時有轉運用兵有利鈍也周語曰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是也）無過天極究數而止（無過天道之所至窮其數而止也）天道

皇皇日月以爲常（常象也）明者以爲法微者則是行（法其明以進取行其微以隱遁孫子十三篇言人事也范子此數言天數也人事易知天數難知）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後動先動也用陰者謂沈重固密用陽謂輕疾猛厲）近則用柔遠則用剛（敵近則用柔順示之以弱遠則抗威厲辭以亢禦）後無陰蔽先無陽察（後動者泰舒靜爲陰蔽也先動者泰顯露爲陽察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無藝無常所也行軍用人之道因敵爲制不豫設也故曰往從其所）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言敵以剛彊來禦己其陽節未盡尚未可）

克。故曰、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奇門陰符○用○陰○制陽也）盈吾陰節而奪之。（彼陽勢已盡、而吾陰節盛滿、則能奪之也。）宜爲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先動爲客、於時宜爲人客。）（剛彊力疾、陽數未盡、雖輕易人、猶不可得取也。）宜爲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時宜爲主人、安徐重固、陰數未盡、雖柔不可困迫也。）凡陳之道、設右以爲牝、益左以爲牡。（陳有牝牡、使相受也。在陰爲牝、在陽爲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晏、晩也。）周旋無究。今其來

也。剛彊而力疾。（言吳陽勢未盡、未可擊也。）王姑待之。王曰、諾。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范十圍吳前知其期）（會哀二十年冬十一月、越圍吳。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滅吳。）

二十三年夏六月、晉荀瑤伐齊。（荀瑤、荀躒之孫、知伯襄子。）高無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返也。及壘而還。

孫臏曰、騎兵有十利、言其能聚散爲離合之兵也。

蘇子曰、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使爲我用。蓋馬有善馳驟者、有壯健遲鈍者、有馴良者、各有其用。即泛駕難馭者、亦可備衝突之用。若馬駭而驅之、此敗道也。淝水之戰、苻融率騎畧陳、欲以帥退、適以馬倒爲晉所害。秦兵遂潰。是寧可嘗試哉。兵志云、將戰務披帶衣器、演其筋力、習熟使之諳會進止之節。猝遇緩急、不惧驅使。又按韃人養馬、春夏恣其水草。至秋則取而縶于帳房、啖以些少水草。經月膘落、騎之數百里、自然無汗。故可以耐遠而出戰

凡行路辛苦、不令其啖水草。蓋辛苦中啖水草、則反生病。此養馬之良法也。夫虜所以强者、恃彼之騎也。不求所以制之之道、何耶。欲制其馬、必須輕車。（以車制騎、所謂用兵之長、歷代之恒也。敵之[illegible]久）輕車誠能倣古制、鑄鉄爲利器、如耕犂樣、冐于車前、以當虜之馬胸、則虜馬必有所憚、而不敢馳突矣。（夫中國未嘗與之接戰、故不知制之之道也。如金人所拐子馬、其始屢得志、其後亦爲諸將所破。蓋習與之戰、故能制之。）不然則遍設地網以拒之、亦可也。

將戰、長武子請卜。（武子、晉大夫。）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

丘。君命瑳。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治亦取英丘、以辭伐罪
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犂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
庚。顏庚、齊大夫顏涿聚、

古之卜恆驗者以卜世其官而古之卜。異于今之
卜也。今之術家恆失其傳。故術數之學。軍中當備李衞公亦爲此言
之。而不足恃也。

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
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

福于周公。願乞靈于臧氏。以臧氏世勝齊故、臧石帥師會之。
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晉軍吏繕治戰備、

臧氏世有功于伐齊。而晉使來乞師者亦以此。厭
軍士之志慮。所以愚之也。故爲將者使其下樂而
不憂信而不疑。斯所以成功

萊章曰。君卑政暴。萊章、齊大夫、往歲克敵。禽顏庚、今又勝都。取廩丘、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𧨲言也。𧨲過也、是過誤不信之言也、
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大史謝之。曰。以寡君
之在行。牢禮不度。不如禮度、敢展謝之。

凡大國所以爲威者。以其不可測也。故列國畏之。
及其衰也。人皆得而量之者。譬如形骸具而精氣
已銷亡。晉之靈爽已盡。自不能及齊也。

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適郢、越王大子、得相親說也、將妻公。而
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
嚭而納賂焉。乃止。

諸家以爲越滅吳誅太宰。此當以左氏爲正。傳去

春秋近。而諸家皆漢人之書也。但太宰之沒。不知
其在何時。越王已霸。范子去大夫種殺。將其德衰
耶。抑以嚭在左右。故范文二大夫不復能全耶。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衞侯出奔宋。輒也、衞侯爲靈臺于藉
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韤而登席。褚師比、古者見君解韤、
公怒。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
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南子之子公孫彌牟、
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

于池。（公文要、）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期夏戊之子。）少畜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俳優也）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于公宮而自太子疾之宮。（疾、蒯聵太子也、時疾死、故宮尚存、）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之（鄄子士、衛大夫、）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

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

此時禦之必不勝。若以勇力之士佐鬬。乃速其疾（彌無忠于公而又料其將敗故爲解之辭。）也。休而易間其所言未必非。

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城鉏、宋邑近）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欺衛君、言君以寶自隨、將致衛盜、請速行、已爲先發。）

鉤越之謀彌牟獻之彌盜寶先歸則先以謀歸告（是時州越可以求復此言其然既已謀之而又復背之何耶）懿子所以衛人咸知其必請師于越也

公爲支離之卒（支離、陳名。）

支離之名不知于義何所取。即兵家八陣亦訖無定說。據云八陣者在軍。方陣也。方則以八包一。六花陣七軍。圓陣也。圓則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陣之大體也。然八陣皆生于方圓。五陳皆始于方。方圓則握機在中。曲直銳則握奇在後。而方圓曲直

銳隨地形而設。若武侯布石爲陣。桓大司馬見之。（所謂常山蛇勢者以四頭八尾觸處爲首也此陣形變故）以爲此常山蛇勢者。此因體而嘆其變化也。非徒（言方陣耳然圓銳曲直隨地制形將陣形雖變而觸處爲首）貴其體也。惟體具而後有用。往來屈伸必依于用（左右相救者不失其意耶。）動靜開闔必本乎體。故不知奇正之體者終難得奇正之變。是以衛公分兵談爲三等而曰繇下以及中。繇中以及上。漸而深之。先體後用之謂也。

因祝史揮以侵衛。（揮、衛祝史）衛人病之。懿子知之（知揮爲內間）見子之（子之、公孫彌牟文子也）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

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于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內（再宿為信）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彌牟教之適越而載寶以歸則越之納輒者必不力以春秋之末皆以賂也使衛輒以重寶歸越越必爲之盡力故載寶以歸可决其弗克納矣

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臯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舒武叔之子文子也臯如后庸越大夫樂茷宋司城子潞衛侯輒也）文子欲納之（卹彌牟、）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于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越納輒之師、）出禦之大敗（衛師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定子褚師比之父也、平莊陵名、）

凡行兵弗掘人焚墓懼益敵之怒也況欲復國而乃仇死人乎則舉國之人孰不懼及焉

文子使王孫齊私於臯如（王孫賈之子、）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臯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

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死事者之子使朝三日以禮之、）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乘車兩馬大夫服、又加之五邑、）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

凡旌死事之人所以勸用命也軍誌謂將戰則重陳賞罰賞罰重而後戰者之氣百倍踴躍矣

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留舒齊也）

兵之擊也如雷如霆然故秘之則杳杳冥冥使敵不得知也此客之能而主之不能故師已壓境而不得知則游奕候探不設也古法用空胡祿令人枕之而臥有人馬行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響見于胡祿中名曰地聽

及濮雨不涉（濮水自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入濟、）

孫子曰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

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子思國參）成子衣製杖戈（製雨衣也、）立於阪上馬不出

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桓之則桓君受之則受命

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守陴而納君未為不可也曰無內主故不敢入申重也開重門而陴設守備欲以恐入使

不敢入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蒯聵庶弟公子黚也南氏相之郎公

孫彌牟以城鉏與越人

以人之君伐人之國其利大而難受敵之賄而止以人之君伐人之國而納君苟其國人勿欲雖强大無知小

不納君其利小而易是時列國皆貪小而畏難故弱何故以內乎為畏

多不克入者

公曰期則為此司徒期也令苟有怨于夫人者報之夫人期姊也怒期而不得加戮故勅宮女令苦困期姊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大子者遂卒于越終言之也終殁言死于越

公既逐于越矣期固公之戚也其來聘也當厚期以求入焉期未必無悔也乃虐其姊奪其貨內失國人之心而外為越人所輕其何以能濟

二十七年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荀瑤即知襄子鄭駟弘請

者助之救之知伯聞之乃還

為將之道暑不張蓋身先服勞所謂乞人之死不索尊也軍誌曰弗以身貴而賤人若成子衣製杖戈立阪鞭馬皆身為倡率雖知伯之愎聞之而增懼焉乃知將固當威重而驕貴自矜者則又非也與上卒同甘苦則能用其衆矣此不可與驕敵

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十七年楚獨滅陳非鄭之罪蓋知伯誣陳子故陳子怒謂其多陵人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

利本之顛瑤何有焉言陳滅于已無傷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

知伯之言很成子不能答也故為咀語以洩忿耳

然亦可以知知伯之為人

中行文子告成子文子荀寅此時在齊曰有自晉師告寅者此欲怒成子以散晉師也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成子疑其有為晉之心也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

下。（自悦已無知）君子之謀也，始事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
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中行已出亡，我何懼乎，智然中行與智氏同祖故也）
凡兵事有始要終，三者苟三者皆舉之，為能料事。（其有與心中行子無以自明而為此言，所謂三不知而之）
也。知終而不知始，則莫識其端；知始而不知終，則
（傳在圍之末，會也）又苦于能發而不能收也。若知終知始而不能知
要，則精粗內外之間，僅得半耳，豈能測其微。密故
謀莫難于周，知事莫難于悉舉也。
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悼公，哀公之子寧也。哀公出孫，魯人立悼公）

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
先保南里以待之。（南里在城外）
按知伯請地于韓，又請地于魏，韓魏之謀臣段規
趙葭（此非以見智伯愎而好勝，早下之為得算也）以智伯好利而驁愎，皆致萬家之縣一，以驕
之。乃請皋狼之地于趙，趙弗與，圍晉陽三年，決晉
陽之水以灌之，城中沉竈產鼃者是也。
知伯入南里，門于桔秩之門。鄭人俘酅魁壘，（晉上）賂之
以知政，（欲使反為鄭）閉其口而死，將門。（門，攻鄭）知伯謂趙孟

入之，對曰：主在此。（此對亦指伯也，主謂知伯也）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
子。（簡子嫡子、襄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
趙襄子由是惎知伯，（惎，毒也）遂喪之。
知伯好勝，故人勉為之下。（智氏有德于趙氏，故卑之不知其為怨也）勉為之下而又以惡言
凌人，襄子所為不能堪也。以能忍恥無害趙宗，機（此二語似恨亦似傲，故智伯）
鋒相逼，不喪（不以為意）智氏不止矣。聞其言而不能察，故曰
智伯之為人也，驫中而少親。
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韓魏與趙氏謀殺知伯，在春秋後二十七年）

夫韓魏之將反知伯也，知過獨能先見之。知伯不
聽，而又以其言告韓魏之君，抑何芮昧耶。善夫子
墨子之言曰：君子不鏡于水而鏡于人。鏡于水見
容，鏡于人知吉凶。知伯之貪而愎，身死國分，為天
下笑，誠後世良鑑哉。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終

左氏兵法測要二十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宋徵璧撰徵璧原名存楠字尚木華亭人是書節畧左氏所紀兵事而論其得失春秋車戰事與後世迥異徵璧引以談兵殊不達時變